

楊家駱主編

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之一

拾軍文獻彙編四

楊家駱主編 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之一

檢軍文獻彙編 第四册

(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所收各書本局另編附編併行合索引印行)

鼎文書局印行

山東軍興紙略凡五十篇總二十二卷

卷之一 竄通擾亂天下說書山東流賊於兩廣賊口與匪名籍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二 至匪擾亂山東秦趙北地梁州山東時疫南徐北地安賊故以於匪名籍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三 皖匪三 皖匪四

卷之四 皖匪五 皖匪六 皖匪七

卷之五 皖匪八 皖匪九

卷之六 皖匪十 皖匪十一 皖匪十二

卷之七 皖匪十三 皖匪十四

卷之八 皖匪十五 皖匪十六

卷之九 皖匪十七 皖匪十八

卷之十 也或就定案無常數附皆止著故只上名云 卷之十一 上區三 長嶺會匪 小南匪附 長嶺會匪 水美匪附

卷之十二 官教高彩騰相師授起於附賊故以路華對 卷之十三 邱華教匪一 邱華教匪二

卷之十四 官教高彩騰相師授起於附賊故以路華對 邱華教匪一 邱華教匪二

卷之十三

邱幸殺匪三 邱幸殺匪四

卷之十四

敵匪已降復叛與上事相關故以降衆名篇 降衆一 降衆二 降衆三

卷之十五

降衆四 降衆五

卷之十六

降衆六 降衆七

卷之十七

結葛雄拉雅與土國無異而奈既交服治此邦謂故以約匪名篇 編匪一 編匪二

卷之十八

編匪三 編匪四 編匪五

卷之十九

與邱幸殺匪同義故以郭敵名篇 郭敵一 郭敵二 郭敵三

卷之二十

據城叛亂或賊其地故以瀧匪名篇 瀧川匪一 瀧川匪二

卷之二十一

保翠山岩窟勞王師故以黃匪名篇 黃匪一

卷之二十二

圖核其法流而爲匪故以圖匪名篇 圖匪一 圖匪二 圖匪三

捻軍文獻彙編第四冊目錄

第二部分 活動地區(三)

山東(下).....

山東軍與捻軍.....

人名.....

山東軍興紀略卷一之上

山東自乾隆三十九年兗州奸民王倫以清水教作亂，陷臨清、堂邑、陽穀，前大學士舒文襄德、侍衛晉濟圖，不一月平之。至嘉慶十八年有天里教，洪文成、林清之變，直犯京邑，而山東曹縣、定陶皆破，騷動四省。前直隸總督那文毅慶、陝甘總督楊忠武武、湖南提督楊勤勇、山東運使劉奇、討平之。首尾五閱月，徇野紀載均已粲然。厥後東省民安，耕鑿，槍鋸罕聞者幾四十年。迨逆粵倣擾，江表淪陷，變火北來，又爲山東軍興之始。故此次紀略始此云。

粵匪一

粵匪洪秀全、楊秀清之肇亂也，萌蘖於道光季年。秀全籍花縣，秀清籍嘉應州，均粵東產，遷粵西潯州府桂平縣有年。三十年夏六月，合謀起事金田村，著名數巨，爲秀全同縣馮雲山、武宣蕭朝貴、桂平韋正、和平石達開、揭陽羅大綱、湖南衡山洪大全等，而貴縣林鳳祥、陸川縣李開芳，皆與焉。秀全等羣賊由廣西蹂兩楚，下皖、吳，陷數百郡縣，迄於龍定，近時粵匪紀略詳言之，不具述，述其匪酋之擾亂山東者曰：林鳳祥曰李開芳、白吉文元曰黃生才、白曾立昌、白陳世保、白許宗揚。

我文宗顯皇帝御宇之三年，正月，秀全、秀清等率賊陷九江、安慶，二月，陷江寧，遣僞天官正丞相林鳳祥等陷鎮江、揚州，勢駭駭北犯。文宗詔山東巡撫李德曰：「河南、安徽、江蘇接壤山東，應早防範。」德奏言：「邊賊

北竄，莫如扼守黃河。東省惟曹、單、甯、德、滸、河，其餘渡口均隸江、豫，要使上下游無船可掠，必不能越河登陸。」
奉旨：「所奏均合機宜，已飭陸建瀛、楊文定、楊以增、福濟、陸應燾照辦矣。」
時建瀛督河，文定撫江蘇，以曹、單、甯、德、滸、河屬曹、單、甯、德、滸、河。

德由東昌詣曹州，嚴勸河堤，將官私船械歸併曹縣劉家口，單縣董家口，令道員劉慶凱、曹中營遊擊劉
王豹分駐曹單，禁私渡，捕土匪，令商兌州鎮三星保、兗州鎮百駝各設千兵，嚴緝，併先駐曹縣。

時詔令京員毛鴻賓等回籍辦團。德遂奏請欽派山東在籍曾任京外官者，上自督撫，下至州縣，皆責令
分督民團，均得旨允行。曹、單、德、滸、河並詔李德馨等在魏縣之南，黃河之北，嚴緝土匪，並派兵呂飯安應否
調令幫辦河防。

德旋移駐兗州，奏言：「臣周歷三府，詳度形勢，自南而北，應分扼三路。東南為郟城縣南紅花埠，接壤宿
遷，以遊擊王鳳祥、知縣唐炳安、村民團謝慶昇等防守，其中路一為嶧縣之韓莊關，一為嶧縣湖路之陰平。查
黃河沙淤，隨河一片平曠，沙河以南十餘里，即江南嶧山縣和國縣，又南七十里，即黃河，安徽入東，必由此渡
河，現在豎工漫水未消，難以徑涉，派百將、萬民官防此兩路，嶧縣縣知縣黃良楷帶兵分駐韓莊、陰平，其西南
為曹縣劉口，單縣董口，接壤河南歸德、汴南豐、沛，派三星保、劉慶凱督帶張營遊擊張遇祥駐守。」疏入，奉
有「布置扼要，辦理尚好」之諭。

朝議增兵勦賊，給調山西兵三千、陝甘兵四千、交山東巡撫調遣。德奏請調同前赴河南兵三千，請停止
續調，占江官兵，再奏言：「向榮琦、潘金綬等所帶之兵，不為不厚，怡良、廷斌、楊斌、邦楨以增，又帶兵數千，臣

現防堯沂一帶，又有山西、陝、甘兵七千，固已師徒廣集，時向空無，欽差大臣關防攻江甯，琦奉佩欽差大臣關防與總督陳金

綬來揚州，怡良督兩江，欽差以四川總督楊岳、段那督糧之。臣以為爲斷不可再有稽調，勞苦遠方。且江南卑淺，西北之兵易致疾疫，兼以近來兵將慳，驍悍者，固官騎兵，亦不驚賊，是戰守未見有益，各處已受累無窮。以臣愚見，利小害大。一遣人，溫言嘉獎，而在省之布政司劉源勳，按察司吳桂，鹽運司司徒照，濟東泰道花詠春，聯

節拜疏，請派京兵一萬來京，防賊，其

人分檢安徽潞州縣賊，淮陰臨陽縣賊，均各擒獲，多所擄掠，學士勝保引軍赴之，他移軍進駐江南徐州境，先勸兵捕勸土匪，民賴以安。許奉是上，臣奉奏言：「賊在揚州東省新防一路，以王家營爲急，徐州次之。今分擾鳳陽，東省須防甯路，又以徐州爲急。」

既而賊黨僞丞相古文元等，率衆由江北河口入安徽，鳳、蒙、亳、合、股、鳳、祥。五月，儘回軍東境，十七日至滕縣，二十六日至曹縣，奏言：「臣前議以清江浦爲第一路，將軍托明阿扼之，王家營爲第二路，侍郎奕經扼之；三路之重，與集、四路之順河集、五路之宿遷，臣督統將分紮，今賊竄懷、蒙，則曹、單其衝，與前說迥異，已改派三星保及留東之左江道達鐸，引兵防堵劉口河岸，遊擊王鳳祥引兵四百餘留宿遷，臣十三日回軍東境。」

先是，廷議因揚賊逼淮，徐、命理藩院尚書恩華、侍郎托去保、容照、引吉林、黑龍江勁旅南發。至是，恩華督後隊行抵東阿，使因奏留防勦，恩華直由汶上、東平、魯定州分盛京及直隸官兵赴防劉口。有謂山東防勦事務，著恩華、瑞昌、李德專辦，而賊已深入豫，偶因請救下帶兵之署四川總督吳成、侍郎學士晉康、由清江浦

梁黃南赴汴，奏留甘肅遊擊王定烈引兵防西路曹、考交界，請將交經山西兵回扼王家營，杭州將軍瑞昌盛京兵移扼宿遷。

賊已由亳入豫之商邱境，潛出宋家集儀道，馳陷夏邑、永城，及歸德府，分股由雒州犯開封，圍之八日。江寧將軍托明阿、貴州提督善祿、察哈爾都統西凌阿、追賊至汴，賊竄由朱仙鎮、中牟、鄭州、汜水、汾河而西。僞奏言：「逆匪竄入汴梁，以河中、鄆等處，搆提諸臣，自必合力截擊，惟因賊猶闕，若從中乘上下游，盜決河隄，逞其水淹之毒謀，不特汴梁成澤國，且使南北岸地勢河形，同時變易，天險化為康莊，兵民均遭淪沒，其患更不可言。臣路出濟甯時，與東河督臣長臻計慮及此，並咨會撫臣陸應穀，督臣納爾經額，嚴飭廳營逐段嚴防，勿使得逞奸計。」疏入，上諭之。

先是四月，有詔命詹事府少詹事王履謙、刑部員外郎邵懿辰，馳赴河向與東河總督長臻防黃岸，查禁官私船筏，故賊不得渡，迺繞汜水竄鞏縣之東黃河上流，奪煤樹船，渡河北，陷溫縣，逼懷慶、衛輝。懷、衛北即彰德，東北即直隸大名，可由東明、開州入山東濮州境。僞再請敕下瑞昌回軍濮州，恩華軍由東明進懷、衛，送奉文宗嘉獎，有「所籌甚妥，所見與朕適合」之諭。

六月，詔授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為欽差大臣，恩華、托明阿幫辦軍務，統領大河南北官兵，旋並命勝保幫辦河北軍務。

僞又奏請敕下豫撫查登汜、鞏，被賊搶渡之地方文武，檄調鞏、沂道厲恩官，護曹州鎮廣德，接防曹縣。於是調軍食，遣將弁，定策赴援懷慶，專撤蘭山縣青蛇寺巡檢程繩武為前敵領兵官，率張遇祥勇隊五百先發，

知縣盧朝安與王定璧等率二隊繼之，親督知縣童廷、曹中營遊擊武殿奎、遊擊東得鳳等千兵，未入桃痕練勇二百續進。二十二日會師清化，進營懷慶城外原莊。賊分竄溫、密、新鄉，披猖颯忽。奉有「李德不分畛域，出境會勦，甚合機宜」之諭。

會刑科給事中張燁奏言：「河南溫縣、武陟與山西澤潞等府祇隔太行一山。太行西連王屋，迤東則山西、河南交界，由東而北則山西、直隸交界。今據報圍絳司馬寨，惟有聚而殲，方保無患。臣愚以為用兵之道，必先能戰而後能守。乃近年辦軍務者，率以防堵之說，可用之於鄉邑，不可用之於都會；可備之於平時，不可恃之於臨敵。今之不圖會勦迎勦者，率自分疆界，欲偷安幸免耳！獨不思戰尚難於必勝，能守豈足以自完？不能往而攻之，乃俟其來而堵之，氣其智，不待見賊而知其無能為矣。請敕下燕、秦、晉、豫、齊、五省督撫，各率將弁，五路圍攻之，庶幾迅掃煙氛，致勿滋蔓。」疏入，詔錄原疏下，訥爾經額、舒與阿、哈芬、陸應殺、李德時舒與阿督陝甘，哈芬撫山西等，四面截擊，勿使竄入太行，致成負隅之勢。

德乃分兵交河督長鑾扼木蘭店，奏言：「武陟縣木蘭店為東南要道，苦於無兵可撥，故商之長鑾，並帶原部兵勇扼之。」疏入，報可。於是德合恩、華兩軍營丹河北，府城東北數里為沁河，沁河東北為丹河。托明阿、勝保、善祿、西凌阿、董占元、都統雙祿、署河北鎮花里雅遜布、諸軍營沁南。

賊圍懷益密，知府余炳巖、知縣裘寶鏞，守禦甚力，而外兵隔不能通。德奏言：「臣營原莊離清化鎮二十里，南至丹河口四五里，離賊營六里。花里雅遜布、董占元、雙祿等在臣營後，分布三營，勢以聯絡。賊營圍繞懷城，四面林立，夫股在城東北，北關臨沁兩岸均賊壘。沁北至丹河三里許，我兵渡丹攻擊，勢成背水。賊營東

西林木緝鬻，高梁蘆葦，高聳過人，恐有埋伏。故在丹北迎截者，杜賊由清化趨衛輝也。惟臣祇千八百兵勇，欲當七八千逆賊，衆寡既殊，強弱亦異，未便輕舉失機。連日濫隊渡河，賊堅匿不出。清化爲糧食聚集之所，若爲賊掠，勢更披猖。仰懇天恩，俯准飭諸軍來豫夾攻，滅賊較易，不宜使有用之兵，置之閒散。一遂微調駐守廟工之直隸藩司張集馨，駐守輝縣之長蘆運司楊崑，澤州防堵之總兵郝光甲，引兵來會。初，有旨命向榮由江甯遣那陽鎮總兵瞿騰龍將兵赴東，豫勦賊。至是，德檄催騰龍趨懷，衛毋庸入東。

七月初九日，德與勝保約，勝軍扼府東關之南，德軍扼水北關，爲夾攻計。恩軍扼丹河口，備北竄。德軍分三道進：右路從東北逼賊營，賊槍噉猛密，堅壁不出，我軍燬其木城一隅，斃紅衣賊目二，賊黨六七十；中右兩路同逼木賊，殺傷賊數相等，賊氣奪。

德自正月出省視師，至今馳二千餘里，患洞洩，晝夜百數十行，不能督戰。十五日，令知府張樸引過丹河，合恩華所遣托雲保、蘊秀等步騎進西南。林落伏賊百餘，旂矛隱見。騎兵馳下，擊斬數十，步軍亦進。日中，逼木城，火器焚賊望樓，摧其大黃旂二，小黃旂十數，守賊勢卻。諸軍乘勢踰溝，毀賊礮臺一。光甲軍由東進，抵水北關，繞向西北，山東軍由北進，太原鎮總兵烏勒欣泰軍由中進。賊深溝三重，兵勇負藁壘土填壑，賊悉力拒。相持三時久，再縱威遠礮轟之，斃衣紅賊十餘，刀矛所殺百數。次日，又分道猛攻，兵勇躍而墮者數十，均負刀矛傷。官軍礮賊營暮，烟焰翻翁，守賊不亂，又斃百數，斬女賊一，諸軍悉有斬獲。

四 料 資 軍 差

德病殆，勺水不入，不能治軍。十八日，拜疏回東，所部悉隸勝保。八月初三日，抵濟南，越二日，薨於位。布政司覺羅崇恩奏聞，文宗震悼，贈總督，加太子少保銜，賜諡恭毅。按公名德，字吉人，陝西華陰人。剛毅廉正，敢於任事。由即用

知縣浴升順天府尹，旋任清司，先撥糧撫，是年六十三，中外歎惜。

崇恩署巡撫事，有旨調兩湖總督張亮基撫山東。詔崇恩曰：「金陵揚州攻圍日久，賊勢窮蹙，難保不奔竄北來。山東交界江、豫，並黃河渡口，均關緊要，不得因署任推諉。」九月，崇恩奏由東昌詣曹、兗，周巡交界江、豫邊陲，順道濟甯撫卹被災黎。初三日次莘縣。

先是七月二十八日，鳳祥、開芳、文元諸賊爲托明阿、勝保軍所敗，憤屢解圍。賊引衆欲走，而南阻黃流，北限太行，東懾重兵，惟西路黃河、太行間有仄徑，賊乃潛趨山西，連陷垣曲、絳、曲沃諸縣，再陷平陽府，入臨汾、洪洞。勝保軍先至，收平陽。詔速問欽差大臣訥爾經額，奪關防授勝保督諸軍，固山貝子德勒克色楞額辦軍務。八月二十四日，詔曰：「軍律首貴嚴明，將士方能用命。近覽軍營奏報，鎮將備弁畏葸成風，縱賊殃民，朕實痛恨。勝保勇敢有爲，朕所深悉，著頒給康熙間安親王所進神雀刀，如有遷延退縮，貽誤軍情者，副將以下先斬以聞。」

賊東竄屯留，長子，連陷潞城、黎城，再陷河南涉縣、武安，犯直隸境，屯邯鄲縣北臨洛關，連陷沙河、任、栢鄉、隆平諸縣，深入廣平。順德二府，畿疆大震。上命和碩惠親王綿愉爲奉命大將軍，科爾沁郡王滿多巴圖魯僧格林沁爲參贊大臣，督北路諸軍辦賊。而廣、順二府壤接山東臨清、東昌，臨清迤北德州爲入直大道，迤南曹州壤接大名，於是崇恩折詣臨清防堵，飭糧道姚錫華、德州城守尉豐紳額、募勇合官兵扼德州。

鳳祥等率衆自初二日始，陷趙州、樂城、藁城、晉州、深州，距德益近，僅百數十里。十六日，崇恩至德，奏言：「烽火逼近，調到兵勇僅千名，除留臨清外，到者八百餘，合之滿綠各營祇千二百，請敕下勝保分兵南

來。一勝保方令都統西凌阿、副都統魁福、引騎兵出饒陽河間，分道追賊，咨參贊大臣僧那王引兵出趙北口，任邱逆擊，敬河間副將邱聯恩引兵由劉智廟折回武強協助，敬天津鎮道嚴戒備。

賊由深州向東南陷獻縣，入交河，由泊頭渡河而東，旋陷滄州，趨天津，攻不能下。十月，勞陷靜海縣，分駐楊柳青、獨流鎮，相犄角。崇恩奏言：「賊勢趨東北，德防稍緩。武定北接天津，二十九日，由省移軍武定，並令文登營都司武殿奎引兵三百駐陽信。」詔責崇恩將防兵撤回武定，僅匪乘虛竄德，恐難抵禦，即臨清亦宜分兵防守，以爲聲援，當總籌全局，不可帶兵轉懷紆塗，致有疎虞。

是月，亮基履任視事，奏言：「全省額兵已調出六千餘名，存營之兵不敷分布，臣入東境，見曹南最要之區祇防兵數百，戰守皆不足恃。賊氛甚近，惟有飭各州縣募壯丁四十送省，由臣訓練，以補兵力之不足，約可得二千餘人，事平遣散亦易。」疏入，允行。亮基遂飭前湖北襄陽縣典史陳韜爲教練官，其法不合綠營步伐，論者頗譏。

時賊萬餘擾天津、靜海、直軍扼西北，其南則鹽山、慶雲二縣毗連武屬陽信、海豐、樂陵。十一月，亮基督練軍趨武定，再檄州縣僱民勇，調營訓練備勦。飭歷城之候選知縣金寶符募回勇四百，聊城之何運富、荷澤武生何世恩各募勇三百赴軍前。崇恩自請引兵扼鹽、慶，障賊東竄武定之路。亮基聽之，撥官兵千五百，臨、惠練勇五百有奇，參遊以下悉聽調遣。十四日，崇恩至鹽，營城西北二十里辛店，合兩省民團衆踰四萬，聲威甚壯。亮基調臬司厲恩官移軍德州，請救下邳昌駐濮州之盛京兵來德，與恩官連營柘園鎮，自請回省料量地方公事。有旨申飭。二十日，仍赴德州。

時勝保奏言：「賊勢窮蹙，請飭山東巡撫分兵二千堵堵四隘口。」有詔：「山東兵力不敷，已飭部統瑞麟領前鋒營千兵赴汝營聽調。」會上尤亮基言，令瑞昌引盛京兵來德，勝保乃累檄調令赴靜海會勦，並專疏請之。

十二月，江南揚州東路營勇潰散，賊勢寔盛。北路邵伯潁河防兵單，有詔：「山東壤接淮、徐，當嚴密設防。張亮基現赴德州，恐未能顧兩路，應如何選將撥兵於山東，訂向交界嚴防，迅速籌辦。」亮基改令恩官引兵趨宿遷，扼山湖要隘，令總兵州鎮雙齡引兵扼利國驛，其曹單渡口，令總兵州鎮武隆額、署濟東泰道李天錫率千兵憑河駐守。交言：「臬司駐兵宿遷，祇能防揚賊北竄，若由安徽北竄，則徐州爲重，可否調回赴援廬州之江南提督和春駐守。」疏入，不允。

勝保復檄調崇恩赴靜，崇恩奉檄拜疏即發，留千兵飭登中營遊擊雙慶將之，始白亮基。亮基奏言：「臣因陽信、樂陵、海豐、鹽靜海近無險可扼，分兵交藩司扼鹽山，附近民團聞風興起，兩省邊防嚴整。武定爲省東大道，南至嶽陵關，東至登萊二府，原野曠曠，若此處兵分力單，人心一搖，民團漸散，所關匪細。勝保靜海環寇之師已逾二萬，添此千人，攻勦未必遠有大益。」疏入，乃詔亮基曰：「業已趕到，豈能再令折回？」詔令亮基派員接統崇恩留營兵勇，遂令辦團之藩司王簡赴之。

次年正月初八夜，初九日黎明，靜海獨流游賊林鳳祥等，全股五六千突圍向西，由大城縣順天府南樂二百九十里白楊橋、辛莊，分闕東城鎮、舒成村、小里文莊、管德村諸處，距新滄州西北九十里，河間府北六十里，冰雪寒淒，賊殄多死，能行者手足溲沫，委棄兵仗。僧都王軍追擊之，斬級千數百，營舒城之北，濤祿營正東。崇恩

初十日由靜海唐官屯引軍進至營東南徐村。十三日勝保軍由靜道任邱進，至則連營西南，旋移北臥佛堂。均甲騎待賊竄動兜擊，因賊在東城築木柵，踞大小村落數十，未能深入也。

詔下山東巡撫張亮基，河南巡撫復春，山西巡撫英桂，防賊闖入。亮基引練軍二千餘扼景，德交界劉智，調王詩武定防兵分赴德平，扼濰濱甯邊，至則營劉家集。

二十六日，崇營帶勇官朱某擊勇掠賊軍，殺百餘賊首，去勇二，賊夜與廿九村西安副都統雙英營崇，思軍軍營之賊乘勢進攻徐村，遂焚王用安都司武嚴室，奮擊勇黃館賊口，餘賊二十。賊日夕出犯，請示皆軍勝之。

一月賊解等率衆由辛莊出戰，官軍四面蹙之，斬千餘。賊退死守諸軍乃環東城，卒共五六里外，穿長濠困之。獲謂曰：賊圍軍臨潰，而初十日，賊偵濠未成，果由八里文東西面出，十一日陷阜坡寨，河，府南，四十里分踞田水莊，塔兒頭三處，相犄角，復連築木城，諸軍追及之，至則先立營壘，防爲所乘。於是僧軍營西北，勝軍營三里莊之東，善軍營東北，營軍營正東，崇軍營三里舖之北，皆縱火焚林，自十一至十五，無日不戰。十七日，左崇兒營，賊出小北門奔田家莊，諸軍蹙之，復入。

賊將日袁遣黨求救，府中初給符驗，內衣褲襪褲及解屬中，袁文，讓也，案爲五日。多爲官軍獲斬。繼則授口號，擊音，每疑以相識音志，別，僞爲難民負販之屬，緣道營孫鄉團搜索益嚴，糧南音者悉不得前。繼乃道歸釋行乞，及善歌獨索，官軍皆偵知，遂留之，顧不能無一二違者。

則大至。鄭白度不敵，退而守城。二十一日，賊燔門呼譟，四面鑿坎上。城固久壞，遂陷。葉綸與訓導公載東，典史葉國霖死城闕，鄭白斫賊負傷，投糞宮井死，妻女殉。賊焚掠而出，分股北竄嘉祥。良楷伏勇獨山擊勝之，擒斬衣黃賊曰張春恩等數十。曹令童挺率勇援軍，城武令陳應元率勇扼賊孫孝寺。賊皆未犯境，遂竄距野，二十四日陷之。知縣朱運昌、典史孫駿、把總張水隆、教諭辛本相、外委傅君平皆死。

亮基練軍二千餘，由山路趨濟甯迎勦，兵單，又新募，未敢進戰。善祿引步騎二千五百餘，由胡路趨東昌。曹州賊由鉅折趨西北，攻鄆城，次日陷。二十六日，賊由鄆分股一出北門，趨梁山，壽張縣一路；一出東門，沿運趨東平之安山而北。二十七日，由黑虎廟、小白口，至壽張南坡胡臺廟，管裏村，縱火贖鄉白餘里，蔓延東平南境，合股趨張秋鎮。管河主簿史榮會、壽東主簿德怡均被執，罵賊遇害，商民死踰千人。運河東西彌望皆賊，蔓延聊城之周家店，七級諸處。

亮基檄前陽毅令高振洛率千勇扼豐北，禦後股續渡，自引練軍折甯陽山路，間道趨湖路東平，終不及賊。分練軍千名，令遊擊玉山、知縣姚景崇、未入李人龍等將之，出朝城一路，吾會善軍兜擊，檄東阿縣飭武童劉文統、東昌練勇馳軍前助勦。善祿頓兵東昌。

陽毅令文穎漢軍旗人，道光乙巳進士。奉檄視事甫三日，土城年久窳敗，不及脩守，飛書請救，一日五發，不報。二十八日，賊趨阿城鎮，烽火日逼。文穎知援兵不至，有死而已。二十九日平明，賊萬餘由東北來，城民四百餘戶，無固志，翻城走，頃刻成路。文穎曰：「吾責守土，死分也。胡爲禁民不行以同死！」脫半臂授從者韓隆，「持見吾翁作遺念，吾不偷生羞父母也！」賊騎至，文穎縱馬衝陣，死之。典史徐鳳嗜死獄門，教官李文綬死大成。

知州張積功飛書乞援。崇恩軍在靜海東城傷亡應九百餘，馳營城南門外，時初二日未刻也。詰旦，賊衆五六千分東西兩路攻城，參將吉興阿、署高唐營遊擊王用安、守備劉奉祥、引守城兵二百奮呼夾擊，賊如潮而前，兵單不能敵，死傷殆盡，敵隊登陣懸守，積功與臨清湯副將廖順、臨清州同鄧達、訓導王化醇、都司希奎、知縣張燾、鹽運文照、孫承貴、汝柱、晨夜嚴守，再飛書乞援。

高基練軍初三日，由東清營渡河，遇賊軍三十，其酋甚夫利，退軍堂邑柳林，妄言派魁福騎兵勝賊臨清，遁南，賊奔關口，結橫河，又爲官軍所伏，首酋善孫、魁福不能逃，賊北竄，奪職留任，賊於州南里許樹膠涇。勝保聞報，由阜統軍自北而南，道劉智爾，故城獲勳，防北犯，惟郡王僧格林沁全軍留辦阜賊。

初三、四等日，賊悉入附城東南民居，穴垣縱火器，宵旦急攻，隱南月城外穿隧爲雷，初五日卯刻，陷子城外牆及城樓，賊蟻附上，屢奮糜兵，砲闖城得勿陷。

先是，賊分股在三里莊築木城，沿隱密排槍，阻官軍渡河之路。善祿繞至二十里鋪，始架浮梁渡，出東北馳援，營五里廟崇恩望其旗，引兵出北門，聲言接應，兵民遮留幾不得出。是日，勝保令總兵桂齡等引兵至臨，營西南油坊鎮。初七日，高基練軍至臨，擊賊王家集，互有殺傷。夜令遊擊張遇祥、都司王殿元、千總韓英奎、把總王元泰、外委黑錦城、典史陳紹等，襲賊黑家莊，屠殺大勝。初八日，進營城東南八里莊，調厲恩官由竟移軍北來助勦。勝保勦亮黑家莊之戰，冒功妄上，奉旨，亮基遣戍軍臺，於是崇恩卽眞爲巡撫。

善崇、兩軍營城東北石槽鎮，賊衆逾四萬，分半外向抗諸軍，分半攻城益急。兵民守者日夜不得番休，勢幾陷，積功、殿奎、吉興阿、用安、希奎等多方守禦，俱有奇效。賊無算，環城穿內濠，多爲坵坎，注水灌之。崇恩商

之勝保，增兵入城，令遊擊阿克敦布、千總馬誥，引古北口、遵化官兵四百，初九日合隊擊賊，乘間馳入北門。十一日，撥川勇四百續入，兵民傷病，量予更替。勝、崇兩軍連日戰賊城外，互有負勝。十四日，殺賊甚多，焚西北隅賊棚。賊敗而北竄也。勝軍抽隊趨西北，崇軍、崇軍、遼東北。勝保、崇恩引小隊乘間入城，巡城堞，撫慰吏兵，諸積功、殿奎等曰：「若攻，亟懸燈為號，警北門入援軍。」

十五日，諸軍分道向北，向有定、懷、城、順、有風如狂，揚沙蔽日，夜聞三鼓，風益狂，月色慘慘，竟夕戒備。漏五下，蓋十六日正刻矣。西南有怪甚厲，竊然發，急趨南地，阻賊營不得薄城，改趨北門，惟聞巷戰，賊殺聲，號哭聲，大呼啓門，無應者。蓋賊用地雷陷西南城，擁而上，守者死傷頗墜。吉興阿由西城馳救，衝殺數十賊，賊不敢逼。先擲火蛋，復長矛攢刺之以死。殿奎見賊從西來，迎戰斬百餘，刀折，身被十餘傷，回至南城，遇積功、商派勇役焚賊藥火藥，曰：「毋留以資賊。」慶順與本任臨清協副將慶德、臨清營都司徐廣勇、千總馬誥，均負傷至，指心相語同死。遂登城樓，坐火藥，甌上燼之，誓背背城，兵民哭失聲。舉城聞賊入，向城北奔，門塞不能啓。賊大至，希全墮內城，皆折，引刀自刎。外軍連呼啓門，賊反登堞，縱火器擊官軍，遂卻。用安苦戰東城，浴血不辨眉目，傷重而殞。阿克東阿被斫墮外城而殞。知縣呂升基、學正單為憲、府經歷文增、縣丞史積潤、巡檢戴應魁、吏目戴葆光、恩騎尉英德寬、帶兵入城之守備王萬林、王國泰、及千總、把總、外委等二十二人。蕭安樂、曹爾輝、田五、王錦堂、紀仲恩、張奇、徐、楊、宮、陳、陳、柏、清、李、後、美、劉、榮、成、嚴、九、希、高、夏、中、宮、心、一、趙、背、山、榮、廷、棟、劉、廷、鑄、梁、松、山、魏、明、崔、奇、廷、武、裴、王、飛、鳳、劉、雲、漢、協同守城之募友戚、尉吳志本等十七人。蕭、徐、若、需、文、鈞、吳、志、本、字、向、賓、信、益、人、歲、貢、考、取、教、習、子、蘭、芬、已、酉、舉、人、次、子三郎、即臨清城志本宗家緊鑼作五糧地所積館金及警耳，孫老漢曰：「爾逃去賊退之日，以警耳填南柏香女，以金鑲三指合療我夫婦，兒

夫獨，獨瘞三耶。城感，以次就殲，僕死於亂兵。史君謂字新泉，臨曉人，賊不以其不得餘，始就殺。張刺吏廷舉軍，日夕督勇往來市廛。十月五夜，月色皎潔，登城望之，見賊將之近而附城也。張曉如警，官軍之遠而閉城也，錯落如棋。增然而嘆曰：「死無日矣！」是夜，聞城崩聲，返寓，扉佩刀授妻曰：「我年老，墓紀，子還可也。」親妻自飾，整衣控燭。孫世清字守慎，大興人，誠懇勤幹。賊守，且背還城，守報所請先事。城陷，死。楊寶麟字鶴山，直隸人，賊至，自以刀照牆，呼中曰：「我死，使人知吾大將監生也。」沈質字竹亭，山陰人，習刑法家言。城陷，與父元吉，貽黃杪，弟鶴亭，妻女凡六人，自焚。門下十童，孫同死。史與字子同，前山陰人，與妻范，妾劉，罵賊死。宋式，字小雲，祥符人，石擊字清華，如皋人，均死於下側。又崑山陸字鴻雲，妻，也。女，也。妻弟，先同死。宋，弟，及，妻，同門，於野，雖有婦。家丁張喜等十五人皆死，軍民累萬，無姓氏可記。勝保，崇恩以城陷，與善祿皆被殺，戴罪自効，嚴旨飭勝保、崇恩迅圖收復，贖前愆。

時省城震動，崇恩部軍在州城傷亡存廬百數十，續調青州協領久祿騎兵二百，德平防兵二百五十，統計不足六百，不能分兵，檄代辦藩司劉源瀚、臬司花詠春、運司景霖、濟南府知府陳寬、歷城縣知縣章文津，加意巡守，令同知譚伯筠率勇八百營省西門市陞，參將張爾均率勇三百營南門外，辦圍之毛鴻賓、李慶翔率勇五百扼齊河境大清河南岸，令厲恩官所部守東昌。

隨賊因糴糶火藥先焚，無所繫戀，官軍又四面促賊，十八日，官軍戰賊，拔賊，十九至二十四日，連戰乃連勝之，賊閉壁不戰，而增壘旅拒，二十五夜，勝保令提督桂明、總兵桂齡等引兵進西北，善祿及侍衛雙屏引健銳火器營進東南，已革藩司張集驛率練勇台侍衛恭鈺、遊擊薩爾善、范維清守備劉承翼等，率通永鎮兵憑河堵擊，潛令收死數十泗水渡河縱火，自督步騎陳城北，漏下四鼓，賊壘伏勇同時擲火大呼，諸軍三面呼應，

風火烈烈，軍聲四合，賊誼賊分奔，波倫如沸，賊禍火惡，諸軍有進無退，奮衝而前，燔斬不可勝算。城賊縱，助勢。崇恩令久祿、雙慶、王殿元、劉奉祥、千總、張蘇等分道薄城。黃生才盡出城賊助戰，而羣捻飽金帛，久懷分竄，甫啓關，渡濠，聞然散者千數百。官軍乘勢掩斫，奪門而入，遂克臨清。時二十六日也。生才、立昌等分率死黨，追遮潰賊，賊衆反戈，官軍夾擊之，賊大潰，兩奔里官莊。德勒克色楞、齊祿、魁福、蘇海、侍衛克興阿、引步騎追及之，羶姑廟，斬級二、三下，散竄者稍是。奏入，詔曰：「臨清西南緊接大廣，東南面北直抵德州，距阜甚近。僧格、林沁應派明慶馬隊防賊北竄，勝保等當乘勝窮追，崇恩著留辦善後。」

時長髮老賊分保附近民寨，諸軍逼圍之。分股三百餘，趨館陶境，肅城運東，爲陳顯森率勇斬擊，盡殲之。二十七日，大股走清水鎮，衆心益渙，日夕逃亡不止。賊復立木城，勝保後軍追及之，老賊劫衆戰，官軍輒敗，死傷緣道。留三日，乏食，田勝林樾，自經，自刎投水者在處皆是。生才、立昌度官軍疲乏，又屢勝而驕，挑死黨千人，攜火毬名曰先鋒礮，二十八夜乘風燔官軍，頃刻烟燄塞空，官軍不戒而潰。

立昌謂生才、宗揚、世保曰：「乘勢趨阜城，僧營不虞後路之變，此轉敗爲勝事也！」生才然之。宗揚等言：「衆心欲南趨，北行恐多逃亡。我則深入，不如南行，明旦迅發，官軍未能追也。」爭執不決。

二十九日，衆拔隊而南，立昌、生才無如何。行近冠縣，鄉團萬餘鉦鼓聲之，勝軍尾至，賊惶駭不成列，斫殺千餘。立昌竇衆遂教致敗，欲行誅衆譁，刺刃立昌，生才救之。立昌自經伏誅，賊羶髮四散，日暮，老賊前截後殿，逼脅狂奔，數尚萬餘，散兵徒手者十之四。

四月初二日平明，前隊至冠南三里莊，代理令茅龍率勇役邀擊於十里埠，斬百數十，獲礮、麤槍械百餘。

後股近萬隨至，勝保督諸軍追之，斬敵二千以上，賊酋陳世保獲焉。

漫延觀城瀧北王奉、大塢、蘇館諸莊，知縣彭垣禦之李志莊，申刻，竄至縣境，夕至陽穀境，奪股數百，勞逸東南，壽張令彭嘉賓、遊擊馬錫侯率勇邀之十五里園，殲其十之四，擒偽檢點、偽總制、司馬等四十人。

初五日北刻，至張伙鎮，東阿令何傳興率民團周光碧、劉鳴勳等擊賊勝，斬二百有奇，擒百四十有五，斬江廣髮長老賊，餘皆縱還回籍。日中，大股至東平之義和集，壽章集，知州吳煒率練勇展士清等合民團三戰三勝之，殺獲二百餘，勝軍又追擊之土山迤西，斬敵千人以上。

初六日黎明，由西南向鄆城，勝保諸軍乘夜縱火，燔斬又千，賊饑疲無人形，官軍亦兩日不得食，囑令于煊率團邀賊戴老人莊，斬數十，民團斬賊容賊亦數十，賊由距城十八里馳竄而過，分股南奔，馬步賊不及萬，另股三百餘騎擁肩輿，備東南向東平，吳煒督勇追近汶上，不及而返。

賊勢日蹙，惟竄由靳家口南行五六百人爲大股，外此多則百餘，少則一二十，有匿廢寺廡屋，有伏麥隴林麓，東平民團前後格斃三百餘，擒斬兩廣、兩湖、安徽老賊百有二十，道釋江、揚、徐、魯者四十一。

汶上令徐順昌率團截擊前賊於臬甫集，斬偽殿左十五，檢點蔣茂廣等四十餘，擒偽軍田有富等八，再擊之齊家岡，斬八十餘，擒十有二，是日已刻，前隊大股竄鉅野，代理令郭淑率團搜斬容賊百餘，民團彭兆魁率團圍衙三百餘級，擒偽丞相劉姓等五十有奇，及偽印偽示，方騰鬪間，勝軍又及之，即日南竄獨山、羊山，夕入金鄉境，代理令胡春華偵賊七八百踞李家莊，部勸勇役，掘隊而前，逆衆致死旅拒，火器斃其數十，賊卻入莊，調附近民團圍之數重，會黃良楷率勇由嘉祥來，合春華奮擊，勇圍長驅入，殺傷敵地，擒百數，餘匪登危

樓飛飄擲火，火及春華窟，仰攻兩時久，不克，積薪燔之，焦質頗墮，與樓並圮，全股盡殲。春華又督民團胡從龍、李錫璫等，邀賊葛村集，化南集、菜園莊、李家樓、石佛坊諸處，往來縱擊，斬敵三百餘，擒僞檢點司馬、旅帥、帥帥、總制、指揮等七十一，凡授職倖賊悉訊斬之，刀仗旂纛僞印無算。

魚臺縣壤接金鄉，知縣李璣率兵圍禦賊陳家集，殲百餘，擒僞秋官副丞相及拯危虎使、左陸典、油鹽、右陸後營帥、金正、金玖、庚五監軍、天朝正典、入聖糧等僞官三百有奇。

初七日，前股千餘入江南豐縣境，後隊分裂數股，據單之北邊。盧朝安先率勇扼之城東南，安駕莊，分千人逆擊於三十里堡，分千人禦之曹馬集，各鄉民團斬殺數百，擒僞將軍、旅帥、先鋒等二百十四，僞印旂纛衣箱蓋甲馬贏，分解勝、德軍充賞。初八日，北境民團李方秀等擊賊金鄉宗家營，徐廟、殲僞金叁正將軍、左玖軍帥等四百有奇。徐廟一股踞莊死關，良措復率勇從金鄉來，合隊圍勦，火攻盡殲之。朝安、春華功並最，皆荷奏獎。

另股黃旂紅巾五六百，賊爲徐順昌率圍三擊之孟關集，擒僞土官將軍程士保等，遂竄嘉祥，距城十八里楊家樓。知縣蔡德沛率團邀擊之，燬火山，斬十數，擒僞司馬、總制等五十餘，餘向羊山南去。是夕，疾馳再陷豐縣，閉關拒官軍。勝保率步騎甚夜窮追，斬散踰萬。至城下，攻其東北，檄朝安率勇二千餘赴豐，攻其西，綠檀突梯，百道俱上。賊守具未備，又聞德勒克色楞後軍抵單，至將合圍。初九夜，全股三千餘啓關分竄。先向西南，折而東南，徒手者十而五，號道乞命者疊疊，惟悍酋死黨挾兵狂進。勝軍、德軍、善軍三路逼擊。初十日，追之豐北決口，化山河干及蟠龍集一帶，全數殲之。徐州鎮百勝自九堡引兵馳豐南培墩，前清運總督李湘篆自郝

家集引軍來會，凡斃水南渡之賊，擊溺略盡，匪酋許宗揚、黃益芸、朱希琨等皆沈誅。奏入，勝保賞太子少保銜，善祿、崇恩等有差。黃生才隻身行乞觀城境，彭垣率民圍獲之。孔家集，解崇營門斬。

山東軍興紀略卷一之下

粵匪三

北路卓賊始開援賊勦敗南奔，先於四月初六夜半，向東南填濠乘風縱火，犯營總培成汛段，風火鹿烈，勢將潰圍。官軍奮擊之，退屯壕外，逸出騎賊三百餘，向西南乘強一路。將軍瑞昌、都統慶口騎兵追之，又分股向東南鄭家口武城一路，僧營再分兵追之。城賊知圍師追賊，竄益力，初十夜五鼓，全股數千致死奔吳橋境。僧軍遮擊血戰，多所殺獲，而前隊竄東西連鎮，分踞隘戶、陳莊等八處，凶饒再張，跨運河爲浮梁，晝夜潛壕樹。僧郡王全軍爲後賊所縋，戰之阜南七里，自晨迄夕，未斂隊，先撥培成等步騎四千追之。於是山東邊備益亟，東南可由鹽、聚、趨武定，正南則德平當賊衝，其西可由故城鄭家口入武，臨西南則德州爲尤近，距連鎮不足百里。

十一日，崇恩留久祿、玉秀、恭鈺、臨清協副將雙慶、臨清營都司王殿元，代理知州董步雲，率步騎兵勇千二百餘守隨，自督玉山引步騎五百扼德州駙馬營，令著登萊青道張鳳池、參將定順，率兵千一百有奇，扼吳德交界柘園鎮，檄廣恩官引原部千兵回扼德平，檄分防鄭家口縣丞閣松巖、鄭家口遊擊袁敬、督民團捍禦西路。

十三日，僧郡王軍追賊至連鎮河東，連營東北。賊日出數百騎，冒官軍旗幟，掠糧連鎮東南，掘鎮北運河，

引水爲濠。德勅克色楞等諸軍先後至，瑞昌車擊賊逐西小勝，諸軍未能合圍。賊衆百十爲羣，奔軼東北東南，分軍追之，則勢單，全軍追之，則路賊未盡發，而東有優道可犯恩縣。高唐、匪騎往復窺伺，兩州縣告急。僧都王日督兵勇穿岫巖圍賊，周遭三四十里，工費甚夥，而賊踞之窟戶，陳莊、斜兵、曳尾、壕外，賊出入自由，晝夜襲官軍。軍中晝則胼胝奮搗，夜復戒備站隊，德甚。王令嚴，且躬自巡徼，莫敢違者。十九夜，出賊多且猛，火及王帳，諸軍力發始卻。

二十二日，勝保南行，誘軍回至連鎮，檢川勇二千扼舊恩縣，自引全軍營鎮東南。諸營進壓賊壘，近者五六里，遠者十餘里，僧都王撥勁旅守扼窟戶，陳莊，餘軍環濠守之。賊屢由陳莊擁出，皆傷斬而卻。諸營分築礮臺，編置五六千勦巨礮，薄之，賊巢火光煜煜，輒落輒起，礮聲連宵，且百里，礮穀。賊鬪窺甚，頃夜輒負蓋塞濠四面出，分官軍力。自二十三日始，至三十，糜日不然，傷斃累千。

五月初二日五鼓，全隊鳴礮，賊濠分兩股行，步賊五六千沿河而西，李開芳率馬賊二三千沿河而東，向大吳莊以北，折向東南去。林鳳祥擁衆未發。勝軍、德軍追河之東，僧都王分軍追河之西。辰刻，勢趨甯津，至許旺村折而南，趨吳橋西南。僧都王全軍仍留連鎮，賊薄暮竄德州，距城十二里，崇恩驢馬營、栢園鎮兩軍合民圍列陣不動，備後股，先令久賊騎兵遮其西南，定順、文英引單勇伏恩縣。賊折奔東南，是日辰刻，由平原曲陸店渡河，復向西南。午刻，陷恩縣，焚殺疾馳，兼理令朱瑞果在夏津，未及於難。有詔責問定順、文英，何以未見要緊，崇恩疏解得免。

初，高唐州知州魏文翰，河南鄭州人，道光乙未進士。授兵部守禦。城久圯，民無固志，徙者旁午。文翰夙號威嚴，

不之禁。或問之，文翰泣曰：「予初聞北方有警，上言臺司修城，不得請，諭勸百姓修城，不應。方謂大軍數萬，圍賊數重，可苟全也。今賊逼，我不能先事謀，罪當死。忍刑迫勢，禁令數十萬生靈成吾一日名，終歸屠滅乎！金鄉陽穀冠縣壞城無援，弗論已；不見隴清堅城死守，援兵數萬壁城外，矚目側耳，望烽煙而聽號哭乎？吾甯獨死以謝國家，勿求生以害百姓也。」聞者感泣。始猶閉關，繼而四垂城缺成路，舉州擁負糈糒以行，不存尺布斗粟。文翰曰：「賊卽入，亦難久踞也。」發廩粟資貧民，斬獄囚罪當殊死者，餘悉縱遣。日朝服調開西門待賊。是日申刻，賊前隊距城一里而止。城尚寂寂，不敢入。道騎視虛實，往返數十屯。累日中，大股馳入，文翰聞人聲，礮火聲，從容朝服赴井死，民無一人遇害者。明年三月，州城復，居民數萬，蓋與井個累月不絕。水泔滌見賊，爭入舉文翰屍，尙端坐出之，面如生，以聞。樞帥并立廟祀之，曰魏公井。嗚呼！不設備而逃，其難者遠矣。銷錢滯卷文存。予嘗至鄆城，拜善治也。士民述君治狀，可謂勇矣。高唐帥至，則縣民避寇，何其仁也！讓者或非之，曰：城亡而君死矣，君死而民生矣，可輕讓哉！可輕讓哉！賊無所得食，忿甚，火官民屋廬。騎軍卽夕馳至，崇恩謂報留玉山率德州兵五百扼驛馬營。次日，移軍高唐會勦。賊會李開芳見官軍四合，撲穴，撤屋材繕城爲守禦。

於是正南之在平，西南之德平，日夕告急。獲謀亦言賊乏糧，將南奔。勝保令台職引吉林騎兵四百赴在平，崇恩令侍衛郝明衝率步勇三百會之。撤清平令崔澤率勇四百扼城東北隘，撤兗州守岳齡率勇三百設伏南路東阿之銅城驛，夾溝，撤東昌營參將飭把總孔廣苞率練勇四百扼博平之韓官屯，撤定順分單勇三百安守備趙鵬飛扼長清之潘店，調黃良棧率所部總勇分布陽穀壽張，沿連之張秋，戴廟，遮賊南行。而高唐間道人省應百六十里，孔道必出齊河，於是王簡、毛鴻賓與知縣李金聲把總李英分率團練扼城西五里鋪，

爲三樓，譚伯筠率勇五百移扼大清河渡口。

勝保回軍壁城下，追賊往返三千里，不無疲勞，先築壘自固。賊輒夜出襲官軍，潛隊赴近鄉掠食。如是旬日夜，勝保檄德勒克色楞、善祿等後軍由南而北者，戒備高甯，賊出夾擊，南軍行則列隊，止則結營立棚，日進邏行三數十里，賊賊終不南奔。勝保崇恩商伺賊夜出潛師襲城，邏賊輒覺，不得薄。崇軍攻賊屢捷，壽張營馬家汛外委葛太平、尙州營外委張起盛、臨朐汛把總劉興武先後戰歿。

六月初旬，後軍先後至，環城列營，諒穿長澤，日集民大近處，春插如雲。賊乘間衝突，民夫多傷亡。會魯南上淋上潦，濛濛輒壞。

三十日，有詔，以僧格林沁奏言，環阜築隄困賊，運河水漲隄決，恐賊南奔，官軍限於泥淖，追逐難，請敕山東巡撫嚴防武定、德平。詔下崇恩籌度，應否親往武定，抑派勇防守。勝保、崇恩合詞奏言：「武定東北切近連鎮，臣崇恩必須親往布置，兼之省垣防務，自李德、張亮基出省督勦年餘，崇恩授任，離省亦將一載，擬便道由省赴武定。」於是崇恩挑留兵勇千一百有奇，飭留營之兗州守葉圭書及定順、玉山將之，隨軍攻勦，自督遊擊哲克敦、都司緒綸、引標兵滿兵三百有奇，七月初三日赴省。詔責崇恩避難就易，不准逗留省城，遂於十一日至武定。察樂陵最近連鎮，令典史葉壽海整勦團練，所帶弁勇留守府城。盧賊合股高唐，必道曲陸店，檄姚錫華抽勇二百，扼德州平原連界曹莊，檄恩官撥勇數十，在曲陸沿黃巡邏馳報。奏入，殊拂文宗意，有詔不得僕僕道路，空有履勘之名，於督勦籌防兩無裨益。崇恩奏以霖雨兼旬，泥潦載道，不能卽赴高唐爲解。二旬餘始反。高唐賊出掠如故。

二十七日，勝保督軍攻城西北，火箭焚賊帳，燬其望樓，總勒克色楞攻南城，抵城下，縱火燒城樓，良久不得入，始罷。勝保奏請增兵合圍，奉旨嚴責完寇，仍發天津、直隸兵及東三省騎兵益之。移營渡內濠環守，再於附城益穿重濠，賊始不得出。諸軍多築礮臺，賊夜轟擊，時已八月下旬，獲諜言賊惶急圖竄，城居爲礮火燔燬無一完屋，賊食焚處窟戶，盡掘水如食垂盡，日宰羸馬雜豆饋食之。官軍度賊刻期可盡，勝保奏言急攻多傷士卒，賊賊不足千人，重圍飛走不通，可無他慮。乃被致死奇突，濟勇、勝勇、吉江騎兵殺傷數十百，朝右頗聞之。十月十五夜，賊潛謀突入玉秀營，傷亡兵勇三百餘，失礮械無算，奏聞，擬王秀佩、詔責勝保辦賊無功。

勝保方獲諜言，而賊續來北援，乃製摺牌衝禮急攻之。高書村城中，有陷城降者，先後數百，編爲知方營、報恩營，令降賊陶天章、韓文奎等執招降旗爲前隊，誑守賊，斬獻李開芳頭者賞二千金。開芳防衛益密，排刀擁旌，遮迺出入，夜輒窺處。而勝保自前此追賊山西，賊設營縣，功高無右之者，故在軍意氣甚逸，擊牛釀酒，絲竹徹旦，賊陽爲奔突，日出銳賊驪官軍，官軍火器擊之輒走。潛由城東南穿隧，達重濠外，夜隱出數十人，趨者覺之，狂呼而鬪，大軍撥隊馳救，盡寇之。後者寒蕪，莫知其處。復出賊燔官軍芻糧，環營數十里外，夜火颯起，沙盜軍中驚奮，裁殺轉餉軍士，多方警備不可止。訊降賊言，穿隧甚多，遠出六七里外。勝保大驚，商崇恩檄地方官督圍環營五里內外巡守，官軍曉夜恐動。城賊夜復營關鼓譟，隱賊背出相呼容，勢如夾攻。官軍憑濠內外，向縱槍礮以自守。勝保乃於內濠每數十武穿井，導河水入濠絕賊隱，檄州縣進煤工，伏營穿濠過濠，抵城根爲地雷。賊穴居服聽，多得其處，殺傷數四，雷不成。而勝保自夏徂冬，奏報駁賊斬獲之數，借蓀初奏，詔問外無援賊，何以城賊寇多。勝保不能答，褫職，拔孔雀翎，無何，天時漸寒，濠井冰合，賊復由隱出，官軍備遠賊，時由內

濠出，官軍備近賊，時由外濠之外出。勝保忿頗多怒，曉夜督攻，多所取。唐闕司以失其耳目，詔迄五年正月，高唐孤城卒不拔。

會正月十九日，僧都王督都統西凌阿、瑞麟、總兵經文俗、伊勒東阿、珠勒亨達崇阿、慶祺、綿洵、綏隆阿、巴揚阿、崇昌、玉明、雙成、蔭炳阿等，克東西連鎮，擒斬賊，幾輔邊清。僧格林沁進得博多勒噶台，亦作博托拉克親王，有旨令移師赴高唐，密詔曰：「勝保勦游高唐路阻，遷延觀望，日久無功，徵百餘匪，稽誅已久，糜餉勞師，厥罪甚重，著僧格林沁傳旨拿問，解京治罪，德勒克色榜在勝保軍營，未能迅速成功，亦難辭咎。姑念勝保總統全軍，從寬免議，仍著幫辦僧格林沁軍務。」

僧親王軍至高唐，闕匪知遠鎮已平，勢孤援絕。二十九夜，開芳率死黨三百數十，出南門，填壘奪路狂奔，官軍不能禦，西凌阿等追之五十里。至在平距城十八里，馮官屯。賊見糧糶充物，堡砦完牢，追軍將及，遂斷守之。崇恩令玉山、文英、都司信長慶、緒綸，率奮勇五百，隨王軍追勦，自引全軍入高唐城，搜斬餘孽。賊先在高唐及附城爲三地雷，至是轟發，公私廬舍，一望靡闕。崇恩勦兵撲餘火，招徠流亡，三日而畢，引軍馳詣馮官屯會勦。於是僧王、德勒克色榜、西凌阿，分營步隊四面築壘，穿濠圍之，各營高築礮臺，宵旦轟擊。賊營仍如高唐，壘居以避礮火。自二月至四月，嚴饑無算，賊困守益力。

僧王商之崇恩，大清河黃水漸漲，飭各州縣賑民，夫環馮官屯爲渠塢數十，引水壩壑充溢而淹之。賊巢水深三四尺，糧糶火藥皆沒，賊倉登樓待斃。十三日，僞先鋒黃大漢率衆三百數十，是水出降。訊釋往高唐，民二百有奇，斬兩廣、江楚勦賊大漢等百四十二、十四、十五等日，官軍是水泊渡者，四路並進，開芳與僞總制

偽將軍黃懿端、謝金聲、李添佑、譚有柱、韋應傳、曹得相、劉志澹等，逆黨百餘，皆擒斬，惟開芳、樞、京師、礪之、僧格林沁以親王世襲，同替，兄二品頂戴吉朗布林沁為輔國公，弟四等台吉崇格林沁賞二品頂戴孔雀翎，德勒克色楞貝勒銜，西凌阿三等男爵，崇恩前得處分，悉予寬免。詔僧格林沁入覲，旋命西凌阿為欽差大臣，統全軍赴湖北，北路擊匪，全股蕩平。

山東軍興紀略卷二之上

皖匪一

嗟乎！生民之受禍烈矣！盜賊之變態奇矣！問得傳觀裁奪，考之往古，盜賊之發，或困於飢寒，或迫於征餉，畏死幸生，鉅險噴聚，少者數百，多者累千，負固山梁，結寨之間，擄掠數十里而已。其甚者，如前明流寇，衆常數萬，非一鄉一邑之人，處無定巢，舉歲狂奔，無所留戀，加以太吳歲歉，千里蒿蓬，擇地焚厝，苟延喘息，并無室廬，孳貽之樂也。今之皖匪不然，起於皖北，嶺、壽、蒙、亳之間，有憾旅，有妻孥，不飢寒而抗征稅，國家因用兵，粵匪，捷伐稍稽，遂乃子弟父兄相率爲盜，私立名號，曰堂主，曰先鋒，或數百人爲一捻，數千人爲一捻，故當時號曰捻匪。恆於春秋二時，縱橫衆衆，焚掠自近及遠，負載而歸，飽食歌呼，糧盡再出，有如貿易者。嗚呼！盜賊之變態奇矣！生民之受禍烈矣！

考其輿地：壽州居淮河之南，穎上在淮汝之北，穎河之南，其東北爲蒙城，去穎上不足二百里，其西北爲亳州，距穎幾四百里，渦河在蒙，亳東北，渦河又在渦河東北，蓋亳州則皖城西北極邊，過此卽豫境，宿州爲東北極邊，過此卽江境也。

咸豐初元，亳民越疆劫奪商，永互怨交殺，牧令不能彈治，已歷年所。泊三年春，粵匪擾皖，蒙城捻首蘇添福、張樂利者，乘亂聚衆，從之者室家相保，不從者立見焚沒，蒙、亳之郊，除一城外，幾無完戶，亦罕良民。

年二月，捻首粵匪陷蒙、鎮兩城，而粵匪則又自捻由毫竄豫之永、夏，入江南蕭、礪，渡黃河之北，入豐、沛，北竄山東，連陷州縣，事詳粵匪紀。實則捻匪未出皖，樂刑方窟穴蒙城之雉，河集、尹家溝、亳州之白龍廟、高家集諸處，自白龍廟以南至開州及高家集以東，雖不下三四百處，日防商、永居民報復也。

五年三月，添福、樂刑與王貫三、飛得等合衆萬餘，大掠豫之商、虞、永、夏、鹿、柘諸縣間，數百里烽煙頗赤，而山東南邊諸縣，曹、單、金、魚、汶、鄆、滕、嶧，時皆在黃河之北，兵民晏如，迨沿河上，特以爲固，卽魯、張、王、龍諸巨捻，每千乘萬騎臨流而返，信乎黃河天險不能飛渡，山東雖百年無捻禍可也。其年夏六月，甚雨兼旬，黃河瀉瀑，風濤鬪號，遂清蘭儀之銅瓦廂大隄，河決而北，山東鄆、莒、濰、范諸縣或澤國，全黃入大清河以達於海，於是不得沿邊曹、單、金、魚、鄆、滕、嶧居黃南，凡大清河東北數十州縣皆在黃南矣。然猶以黃流初改，其故道長隄千里屹然，爭言增兵布守。

八月，添福、樂刑率衆出巢，分屯虞之會亭集、永之鄆集、礪之鼎新集、大楊集，時涉乾河窺山東之魚臺、金鄉，同時，宿州藍旗捻首陸連科、丁大力、張玉林等衆復千餘，由蕭縣北趨，焚掠嶧縣臺莊之南。於是山東邊備益衰遠，捻尋回窺東南。

九月，欽差防河左副都御史王履謙奏言：「黃河自蘭陽漫口之後，下游自下北缺口以至曹、單、黃河數百里間無涓滴之水，儼然平陸，可以萬衆馳驅。今皖捻北來，長隄防不勝防，兵小力單，直同虛設，以臣愚見，與其設防於無用之地，不如移防河兵勇酌駐豫、皖交界扼防於切要之區，寇來卽擊，不令圍入東疆，以保完善。」疏入，詔下直隸總督桂良，飭原防山東黃北大名鎮史榮椿官兵千五百人入豫，交東河總督李鈞調遣。

卽著李鈞飭史榮椿由豫入皖，以勦爲防。鈞奏言：「史榮椿方赴衛輝勦辦聯莊會匪，事竣遵旨令其由豫入皖，以勦爲防，較之王履謙移駐豫皖交界之議尤爲得力。惟下游乾河防軍，如曹縣之劉口，地屬扼要，山東所遣武隆額曹單勇丁五百濟南府知府李天錫練勇五百似不可再爲更調。其劉口以上，蘭儀口以下，百餘里俱已斷流，前此桂良原派防河副將姜殿鼐官兵五百，應令仍駐蘭儀，與劉口之軍相策應。」疏入，報聞。

時豫中歸德危急，豫軍甚敗。會皖撫福濟提督和春請派大員督勦捻匪。冬十月，上乃授山東曹州鎮總兵武隆額爲湖南提督，引山東軍擄毫州捻巢，江皖豫三省防兵悉歸調遣，詔下東撫覺羅崇恩遴員接防曹河。因檄中軍參將郝上庠謹鎮篆，將兵合道員黃良楷，前軍令盧朝安等練勇布守。

十一月朔，武隆額行次永城，調徐州兵來會。捻圍永城，豫軍臬司余炳燾等赴援。捻解圍走，再陷夏邑，復踞會亭集、麻莊，距曹縣百十四里，窺虞城，距曹縣百單，深入豐縣，單令范鵬程、參將文英、集圍扼東南馬良集、孔家集、姜馬口、董家口，其曹縣之劉口距虞城三十餘里，上庠防軍因城武士匪騷動引去，知縣郭逢春飛書告急。捻尋引回。十二月，樂刑等衆四五萬圍永城不克，犯夏邑，武隆額退守虞城。賊至旋陷，武隆額退守歸德。越四日，賊南奔柘城。武隆額奏言：「近年捻勢益衆，非曩時可比，請派京營馬隊，催調揚州軍營吉林騎兵，請敕下壽春鎮總兵鄭魁士率官兵千五百及廬州軍營甘肅官兵來會，方足制賊。」疏入，允之，並詔豫撫英桂飭崇安、邱聯恩兩軍迎擊，以勦爲防，不可株守省垣，任賊奔突。

六年春正月，捻衆再由蒙城出巢，樂刑等向西北亳州入鹿柘，宋喜元、張中元、李烏嘴等向東北入永城，復踞會亭集，游騎入曹縣乾河劉口南岸，單縣乾河之南黃岡集諸處，此爲皖匪入東疆之始。兵圍憑堤扼視，

岌岌可危。大股尋向東南，飽掠處，永由宿州回雒河去。

時奉詔曰：「英桂奏歸德擒匪分股由劉口奔碭山等處，王履謙奏劉口擒匪回軍情形，自係意圖北犯，難保不去而復來。崇恩著即帶兵出省赴曹，單督飭護鎮郝上庠布守要隘。」崇恩乃於二十八日引標兵六百，武定營兵四百，青州滿營騎兵二百五十，道濟甯而前。

三月，擒黨張順、崔貴、李華先等，崇恩之營龍集。四月，擒黨陳元翠、陳亂子、陳秀子、王洪、史萬春、閻洪、李玉良、李百林、陳降等九股，衆合五千餘，焚掠宿城，勢北趨。黑樹擒首李月、余河、趙才、糾衆三千，屯碭山東北，逼徐州。山東邊備始自五年八月，至今九閱月，迄未解嚴。會高唐粵逆竄入馮官屯，爲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所滅，全省救定，詳呈區參益集兵團專備南圍，擒亦聞風不敢深入。

八月，詔令山東移防河兵數千人入豫會勦。崇恩專致力陳兵單無可分撥，得旨而罷。九月，福濟復奏調山東防兵，亦得旨不行。會懲刑等大股再陷虞、夏，由天然隔趨徐州，圍攻累月。豐縣幾陷。十月，擒黨李約、傅繼周等率大股兩犯單南，兵團有備而退。崇恩虔所駐營莊、利國驛之兵，以障驛。滕、二縣者勢甚單，檄兗州鎮選兵數百益之。擒尋還。

七年夏間五月初旬，樂刑與李月、趙浩然、韓浪子、邱正功、黃義祥等大股數萬，掠食永碭，斬單大營，侍衛伊興額擊敗之，進斬正功，義祥於宿州。

九月，濟南擒首劉狗、劉三、老酒與傅繼周、郝三、楊娃等股爲欽差勦擒。太僕卿袁甲三敗之亳南，敗擒潛人豐、碭、馬牧集，旋竄商邱之東，逼劉口。曹州守童正詩檄曹令茅讓督勇六百，與守禦所千總趙廷、軍功王景

垣、率蒞、曹、民團千二百有奇、禦之、范、鵬、程亦調圍扼守黃岡、集隄岸、蘇添福之弟添祥即立榜、引衆護商、曹連界之崔家樓、豫軍逆擊之、上座率都司、資聯芳引兵涉河夾擊、擒斬頗夥、擒甚敗、追抵處之李家集、會伊與額擊斬李月於永城、繼周等驚走、樂刑回京、正陽關、崇恩奏言、擒匪遠竄、酌減曹軍防兵、請錄歷年在事員、立功、得旨、陞敘文英、范鵬、程等文武百餘。

冬十二月、伊與額連勝擒於渦河南北、旬日間破其七營、擒總頭北奔、出伊軍後、於是西連總督、鄂、豫、南河總督、庚長奏言、渦北擒氛復熾、必須江、東、皖三省會勦、以遏北竄、請令崇恩選精兵出境、遂檄高唐、德州等兵五百赴徐州。

八年春正月下旬、擒首劉天祥、卜黑小竄灘口之西、築壘閭家橋、黑旂擒首劉大老淵、鄂劉學國劉二老淵、即劉狗、劉玉泗、張柱林等竄灘口西南、築壘周家樓、伊與額連戰皆勝、斬天祥、柱林、而擒黨趙浩然、李春富、桑才、光竄屯永宿交界、出渦、滑之北、二月、劉二老淵股衆六千餘、突入徐南、史榮楮擊勝之、初二日、白旂擒首孫葵、心股衆由順口集西奔商虞、循潘口越河窺曹縣、上座督兵圍扼隄守、賊繞商邱東南回集、防軍戒嚴者又幾一月。

三月、浩然等入永城東南、襲得葛大牛等率黑白旂大股、合商邱降匪張全忠、叛衆、屯鹿邑城、西及水城、東南、駐軍兵團整之興隆集、始退走、是月下旬、另股擒首任乾、張隆率馬步三千餘、由銅山之時村、雙溝、渡黃北岸兩半子莊、幅匪陳玉標糾黨應之、晚至業家集、距縣數十里、運南大震、知縣蔣慶第調圍扼邊境、調頭村、鄒令林士琦率勇五百赴輝、滕令彭斗山赴防邊境、大泉汛、城南二百二十里、距縣六十里、宋至、賊回奔宿州。

四月，劉二老酒率藍房股衆與宿州武舉胡浩善等衆數千，復由燈河入豐碭，逼東甯。金鄉令王朝翼率勇團出境扼之，曹馬集。十六日，馬步捻千餘入單之馬良集、文英、聯芳、鵬程、民團朱聖桂等迎擊之，小黃莊，互有殺傷。十七日，曹州鎮多降武沂州協副將郝上庠地至會擊。又商、虞、永、夏之民被捻禍者，孫、皆白衣，旂旗如雪，名口一牛頭會。一集衆累萬以禦捻，賊全股南奔徐州。俄而分屯虞、碭，又逼單南。鵬程令千總丁佩、勇、實清臣等千勇扼東南孔家集，劉聖基率勇五百扼黃岡集。上庠、文英、聖桂等率兵圍扼辛辛店，民團朱世祿等千勇扼魏土廟。十七日，捻前隊高軍之賊家河北起，文英等散之，張行集，還奔虞城，由夏、永回蒙城去。

五月，藍房二老又由宿州黑古埠出單，人人屯夏邑，虞、碭東北單，全復等。十一日，趙浩然一股圍永城，樂利、添福、符等股屯碭山瓦子口，爲伊興額賊，奔回五馬溝。六月既望，另股騎捻于麻和等千餘人入夏邑，越日，朱喜元等股又入慮城。二十五日，豐縣入邱關兒引衆千數百屯碭山元帝廟，前驅入馬良。單令程繩武以說降之，撫其衆以禦賊。

七月，劉大老淵大股屯永城東北。十五日，自旆賊四五百自銅山之雙溝犯豪莊，參將因福戰不利，餘兵。王以信、民團股高實等數十人皆破賊，趨西北。掠多義溝，福合沙溝營，追擊之沛縣安家渡，賊由夏鎮西南遁。八月朔，伊興額軍挫灘溪口，賊由徐州之西入豐東南，劉天福股衆入單東南高家樓唐莊。初八日，豐縣陷，分股捻衆二千餘復合屯高家樓。魏武督邱尊謙，聞見更名張茂榮等分引兵圍出磘，午未兩時久，陣斬百餘。另股繞由東莊趨城下，魏武飭外委賈清臣等與民團朱聖桂、朱世德分兩道禦擊，斬其百餘。與前股合隊應圖，勇目周建勳、劉順、衝陣馳突，魏武躍馬繼進，奮呼力斫，賊卻，擒葛玉春等數十，追之十里，會雨而罷。次

日，大股復至，沿隄列仗，攻城甚急。繩武率會謙等再擊之，衆寡不敵，爲賊所敗，登陣固守。民圍謂會謙新撫不足恃，日夕譁白繩武。繩武力爭之，會謙感奮。初十日，賊縱火焚西門，潛隊攻東南隅。城上守禦甚密，寇賊顛踣，一日夜始退外隄。虞城令李瀛追賊單孟莊，戰力。次日分股賊擾入城，武孫孝寺諸處，蔓延數十里，侵及曹縣。寧望連，衆幾三萬。定陶令吳文達率勇兩勝之曹，定交界折桂棗，城。定交界文昌集，又設伏誘擊，勝之。普連軍其單縣外隄之賊，復逼城。十二夜半，會謙引原部五百騎城隄之，謀斬尤夥，賊驚潰狂進，全股皆亂。會守歸楊曹林等引勇繞內壩築夾施而前，勝賊城。西郭家樓多降，武引防軍合景正，許由侯家集轉戰以進，內軍圍門夾擊，袁甲三亦由徐州遣吉林騎兵援單，圍遂解。十三日，賊繞豐東北薄城武，知縣彭鳳麟自南境馳回，嬰壘守禦。日中，城陷，鳳麟被七傷以死，典史徐泰死獄前，教諭杜宗銳率城圍巷戰，騎夫魏景與鳳麟家丁張萬泰、孟福儒等皆歿。曹林、會謙等引兵馳襲之，內外呼聲相答，賊啓南門遁，中刻復縣城。賊趨曹縣圍之，十五日單賊亦來圍密，以陷，教諭孟福儒死，武舉樊吉岳巷戰歿，知縣茅廣詣省未及於難。多降武軍至，賊啓西門奔考城。豫軍營總辦克全、總兵朱連泰夾擊之，賊敗而歸。旋後股衆六七千屯城，單交界天女廟、潘家窪二十餘村。十六日，朝翼率勇圍扼孟家鋪，把總朱邦憲率勇圍扼雞黍集，商、漢、永、潁間民圍十餘萬人扼乾河隄岸，賊不敢南，狂奔睢甯而西。

督辦三省勦匪事太僕卿袁甲三奏言：「臣恭膺寵命，督辦三省會勦，自應緊扼北邊，力籌南勦，爲一鼓聚殲之計。無如現在賊勢，句結之衆數倍臣軍，兼之飄忽往來，邊馬四出，百數十里，乘虛搗險，兵至即奔，竊計江皖兩省毗連之所，西隣豫境，北接豫州，東西互二千餘里，平原四達，萬馬馳驅。臣一兩之兵，即日夜窮追，若

前無堵擊之師，北竄西馳，何所底止？若面面設防，又苦兵力無多，襄糧莫及。即如此次臣軍道經豐縣，不得不先復縣城，而賊則已分擾曹、單，又有西揆周口之諺。賊鋒愈趨愈遠，臣軍追逐而來，已距底營四五百里，兵疲糧盡，勢處萬難。惟有斷懸天恩，敕下東、豫撫臣督軍嚴扼西北，以便與臣軍兩面夾擊，則分防專勦，庶有責成。一疏入，有詔山東曹、竟二鎮官兵著袁三甲酌調，祇可於山東、江南交界地方兜圍合勦，不可遠調，致令本省空虛。又詔崇恩親自出省，並諭瑛榮加意防範云。

初賊之圍單也，崇恩遣兵七百自將赴之。行次濟甯，而賊已遁，乃周巡兗、曹屬邑，察邊防。九月十四日奏言：「自河流改道以來，曹屬已無險可據，卽集數萬兵勇，亦安能處處設防。青、兗集舊有防兵，原爲扼守劉口而設。今乾河已成平陸，應將防兵悉歸曹鎮統帶，歸併駐郡，爲各路策應之師。其曹、單兩縣，本有飭募壯勇，民團人數頗衆，步伐齊整，再留官兵二百以扶助勇團膽氣，當可得力。再令濟東道黃良楷募千人駐曹，竟適中，以便聞警赴勦，則捻逆縱欲北犯，恐我兵截其歸路，斷不能蕩越輕進。惟江浦、粵賊逼清、淮，而竟、沂以南黃河同一斷流，與曹屬無異，如嶧之韓莊、鄭之紅花埠，地當赤緊，應添撥勇隊三百，官兵一百五十，令臺莊營參將閃福合原駐防兵嚴扼韓莊，疏入，報可。」

同時邵燧、庚長奏言：「粵賊猖獗，江南浦營失利，天長、儀徵繼陷，北路淮安、清江須重兵設守。山東捻氛已遠，請敕下崇恩調兵撥餉，迅赴清江。」崇恩再奏言：「清、淮固南北咽喉，又與山東切近，豈容膜視。然東省西北邊境，距亳州捻巢不足二百里，捻股尚有冬月復來之耗，防軍安敢抽調？卽三鎮額兵，久已征調空伍，一時亦難集一、二千人。且近日粵匪再陷揚州，北犯可慮。臣統籌南北，左支右絀，襄糧難安，惟有暫於黃良楷練

勇中挑精壯六百，令參將定順將之先發，再抽調青、萊、膠，卽官兵四百，令遊擊桂林將之，由安邱、莒州間道繼進，餉項亦速爲籌撥，以慰宸廑。」

拜疏十日，聞傳振邦勦擒軍敗，由濰日退營徐州雲龍山。黃旗徐會李大喜股衆深入蕪縣，燔殺甚熾，大股由胡新店奔棧山詳稟卷三十一十四日伊與劉登擊，特之九子口劉大老淵等由嶺北檢劍山，復陷豐縣，邊馬入魚臺牛家莊。良楛令未入，尚有游卒五千，良楛分股屯魯寧之諸莊集，有由黃家口渡河北者，又有數千賊在鮑家口渡入，以之同家營，伊國，六軍臨險，馬應屯出韓莊之北，閃福與守備聖鈺戰賊大挫，退軍蘭陵鎮，修福職，擒錄頂。

二十八日，分股擒賊圍攻徐城，良楛等賊逼輝，分所部爲三：一由齊村南進，一由賈峯口東進，一由陰平逆擊。所部楊忠渡運擊賊蟬蟬境高阜廟，獲勝魚臺，擒股復移犯金鄉，良楛令知縣吳邦治率河標兵六百，民團千人赴援。賊奔東南沛縣漆山。

十月初二日，譯賊撥入左莊七里店，逼城東，繞至城北曹山後諸處，知縣沈善濟引勇力擊卻之。會崇恩所調赴淮協勦之參將桂林軍至，良楛自驍率勇會之初七八日，良楛兩敗賊周家營，逼西賊築柵白固，良楛濟夜燔攻之，斬級數百，又設伏截擊之，斬益夥，餘賊遁回運南汪塘，梁王城，曹瑞集。

先是，善濟開分股賊逼縣城，由臺莊馳回設守，號召民團，集閃福敗兵，約丁廟汛子總姚鴻烈，合軍復趨臺莊南伏擊，賊驚亂，善濟躬發巨礮，賊馬步自相躡，死傷蔽地，餘賊亦渡湖口，退屯蕭縣。時大喜、二老淵與樂朋夫和，分股合孫葵心，趁自出樊掖商，鹿間十九日屯甯陵孔家集，距曹境十餘

里，旋退屯商邱十字河，包公廟，饑窘爲持久計。曹令莽鑿軍令，歸魏武，定陶令樊文達、魚野令趙惟禮，與民相率，錫魯、趙張、侯、魏、篤等合謀，集四縣民團五萬，以二萬人扼乾河堤岸，以三萬人隨防軍由劉口進擊，揚旂乘燄，百里不絕。二十三日，賊棄對南奔宿縣。

時民團設防幾累月，城武合武變上言：「兩月之中，賊來三次，圍練黃糧防堵，勢雖難壯，然可暫而不可久也。賊軍距曹濟邊境不足二百里，賊馬如飛，一日自好，一日圍巢，尤明戒備，追賊回道，非三兩月不敢解嚴。赴防撤防，動以旬日。一月三次，幾乎無日不防，其失甚時，商汝其業，卽如蒙、亳去歲，猶有良民，今則悉窺爲賊，竊恐明年歸徐之民，變如蒙、亳，曹之民變，又如徐、汝，變則賊愈多，無可於今之計。與其賊來而迎勦，不如乘其未出而先勦，擬以曹單城、軍及江南豐、沛、蕭、碭、河南甯、離、虞、夏、永各州縣，縣團數千，則十萬人可集，盡與分段，定期進發，一勞永逸，賊可滅也。」一書思慮之，而不果行。

冬十月，劉狗、杜廣臣等衆數百，潛入曹南樊陵。十一月初旬，蘇、沛、福、劉、天祥、張、藍、黑二旗出巢，分股一奔東北至瓦子口，一奔西北至唐家寨，白豐、磯、通、魚、寨，前令陳烈、代、理、令、尙、芝、蘭，以湖勇千人禦之，郝家集。初九日，大股深入蕭、豐、磯、濟、甯、金、單、大、嶺、良、楷、率所部與鉅野令黃鍾岳、民團魏篤等，扼羊山、楊道壩，朝安與知州舒孔安、知縣吳邦治、王、率、縣、丞、姚、延、壽、及、許、有、源、等、分、引、河、標、步、騎、八、百、練、勇、二、千、爲、後、繼、鄆、城、令、蔡、德、沛、扼、洙、水、河、樊、文、達、武、變、分、扼、城、武、南、路、集、孫、孝、寺、王、朝、寬、出、防、霄、雲、寺、乃、豐、縣、民、團、戰、賊、大、敗、潰、入、單、縣、高、樓、寨。初十日，賊入單之黃岡集，繹武與都司蘇泰、民團朱元凱、黃、鏡、等、遊、戰、之、曹、馬、集、小、有、斬、獲、而、後、股、大、隊、狂、奔、而、來、繹、武、回、縣、城、守、先、其、單、城、則、遣、僅、四、里、鄉、民、數、十、人、成、累、萬、聲、不、能、容、且、其、非、衆、不、堪、繹、武、蒞、任、日、度、距、步、單、許、進、有、說、賊、臨、高

久有恩，聞城場十二里，商之神民，因歸爲賊，立壇裝設，門窗共計十幾，濟南。守長民野者全活無算。秦率撫濟三營官兵三百，久山汛外委李長華健勇三百，爲賊所鈔而潰，守兵管玉升等十餘戰，秦突圍夜走羊山。賊勢甚，黃勇故多，籍輦，鉅威有歸志。良楷見軍心動搖，偕朝安退軍濟甯。次日，民圍收賊城武大小雙壩集，黨家集，奔通東南溝，行集。越二日，入金，鉅交界紙坊，狼山，又折向東南田家海，分騎四擾。朝安與副將崔燮貴三戰三勝，賊於孔家樓，索家樓，黃德集，十三日，賊數十騎自薩道突入金營城，朝安自防所馳回，合良楷趙康侯，王乃常等要擊之，賊屯黃野之薛長集，柳樹集，望前二高，逼城南，民圍姚體休等戰死者數十人。郡圍趙康侯，王乃常等要擊之，斬敵數百，鉅圍解，圍營火藥忽燬，賊乘之，乃常戰死，困丁死傷益衆。十四日，賊北奔獨山，分犯嘉祥，知縣丁兆基告急，朝安令邦治引軍救之。次日，分股竄孫孝寺，其一爲知縣武燮督民圍黃廣坦，井景壘等擊之，苟村，兩勝之，由白浮園，于家橋，尤下集，鄆城集奔西南，出單縣郭村集南去，其一爲謝炳，茅鏡狙擊，向南奔單縣謝寨，浮園，繩武與條清令李均，程國榮，把總丁佩珩，民圍陳源，秦增培等設伏夾擊，勝斬七百餘級，賊奔西南，繩武，糜軍追之，虞城二壩，又斬級二百餘，救回難民八十車有奇，婦孺老弱隨軍而歸者三千人以上。

賊慶廷虞城李新集，馮賢集，大陽集者累數日，出碭山西南回巢，再分股由魚臺南陽湖迤西而遁，烈，芝蘭，瀕湖截殺甚多，朝翼追至豐境郭家集而罷，另股仍屯豐，沛華山。

是役也，賊出入馳驟，朝東夕西，未敢屯踞。良楷，繩武，朝翼，功多。會協領關係引吉，江，察哈爾騎兵赴甲三軍，上命崇恩酌會勦。崇恩因賊出境，留騎兵五百，令營總巴彥珠爾克將之，扼防韓莊，餘令南下。於是大倍邊備，令守備胡運鴻騎兵二百，參將桂林步軍二百，協領明霖青州滿營騎兵二百，朝翼湖勇五百，分扼金

鄉；繩武募勇千人，合駐單防軍，高唐營官兵五百，與外委賈清臣練勇五百，扼東北黃增堆，曹馬集，典史於廷璋練勇八百，扼東南馬良集，烈原部湖勇千人，加募五百，分扼魚臺，良楷部勇二千五百，分飭泰安營把總袁大武、外委李牧紅以下人扼單西南新園集，以五百令典史陳恩濬武單東終興集，以五百扼嶧之萬年關，令德州營守備龔錫、外委楊忠會率兵勇扼守嶧莊云。

山東軍興紀略卷二之下

餘匪二

先是，八年冬十一月，袁甲一、吳軍徐宥奏言：「自古用兵之道，氣勝爲先，故兵家貴合不貴分，誠以合則勢盛氣強，分則勢孤氣弱。此一定之理也。以今日賊甚於方而論，更有不可不合之勢。彼掠首張樂刑、張瞎子等，盤互犄角，控扼長淮，自南而北，迄於蒙亳，橫互千有餘里，中踰三城，以爲藏身之固；周遭數百里，匪巢雖以數計，倉圍相關，有擊首尾應，擊尾首應之勢。附近州縣已成焦土，匪衆不耕而食，勢非東擾淮，徐、北入曹、濟，西掠歸、陳，難以苟活。無論句連粵匪，爲患滋大，然卽此數十萬人，加以所在不逞之徒，乘機附和，被寄流離之輩，畏死相從，故賊旗朝張，萬衆雲集。三省督平原曠野，萬馬可以並馳，此賊勢之可慮也。臣追思咸豐六年四月，臣由歸德引軍擊賊，撫臣英桂隨營步騎兩萬有餘，江皖會勦之軍數亦踰萬。臣總統師，兵強氣盛，故累戰輒勝，盡拔匪巢。今臣所部步騎八百，合之不及曩時三分之一，尙有留防各處，故愈分則愈弱，守疆者不得番休，這勦者動至力竭。此次西竄之匪甫經馳驟，濟南之賊復又北趨，窺鳳巨股亦將東下。兵力止此，奔命不遑，應敵且慮後時，安能制賊死命？此兵力之可慮也。臣思維至再，現蒙皇上洞悉賊衆兵單，派協領關保統吉、江察哈爾騎兵交臣調遣。北方騎士夙負勁名，軍氣且爲一振。賊中自必聞知，則圍竄益急，俾官軍墮兵分力單之計。河南撫臣復福雖已調派防兵六千餘，交南陽鎮邱聯恩將之，山東撫臣崇恩亦募勇三千，交濟東道黃

良權將之分守要隘。然數年以來，未嘗不堵，未嘗不培，何嘗能遏賊鋒？不特堡壘淪亡，甚且城邑破陷。非防勦之不力，調度之乖方也。良由千里平曠，無山川險谷之限，平時商旅經行之路，恐傷禾稼，紆紆田墾者，非真有所阻隔也。今捻賊萬衆騁蹄，千騎馳驅，尚何顧忌之有？則設防之處，所謂要者非要，險者非險者，地勢然也。徒有防堵之名，終歸無用之地。不如乘此騎兵新到，兩省防軍與臣軍聯絡一氣，同搗賊巢，則勢如破竹，成功較速。先發制人，策之上者也。一、流入，詔收博福，崇恩各就本境防軍，濟員統率，協力進剿，揆於集穴，以保北路完善之區。

崇恩奏言，俟遣派大員，彙集兵勇，再行奏報。博福奏言，已令此縣整飭防兵候調，均以官軍深入，賊成鉅險，勞趨爲慮。

十二月，甲三再奏言：「諜報羣捻會議，各互不許再與室處，定於來年正月裝旗出掠，是賊處心積慮，勢將他往。若待傾巢而出，遏堵更難。臣已前訂博福、崇恩，擬令豫軍由亳東進，東軍由永南進，臣與幫辦勦匪徐州鎮臣傅振邦諸軍由宿州西南進，請旨飭催兩撫臣會勦，不可坐失事機。」有詔。袁甲三所奏雖通籌大局，力過逆氛，然兩省兵勇進勦太深，更應防其繞趨，攻落賊後。崇恩、博福將要隘嚴爲布置，即行發兵會勦，毋再遲延。並諭崇恩將截留黑龍江騎兵供進征之用，未便令駐韓莊。

九年春正月，崇恩令良楷統勇三千，兗州鎮宮新統兵一千，將營水城垓，因奏言：「會勦之眾，外間建議已久，臣所以遲遲未發者，以征兵調餉須合全局，以通籌度。事密機宜，畏勝算於得半。查山東額兵在防者已踰三分之二，日前因邊防宜密，增兵千有九百，募勇六千，月增餉銀四五萬，立見竭蹶。今驟增此出勦之軍，所

費更難爲繼。且也，遠征出境，其不可勝者有三，而餉匱特其顯焉者耳。彼衆我寡，地廣數百里，豈能合圍？不可勝者一。彼逸我勞，進攻則閉壁不出，回隊則伺隙來窺，不可勝者二。若日久不克，或轉戰而前，入之愈深，餉餒兵譁，爲賊所乘，前功盡敗，不可勝者三。蓋臣以爲主審異形，險易異備，委軍一試，不如計出萬全。可否敕下袁甲三、侯明春二三月，相度機宜，再籌合勦。一奏入，上意以宿寇，寇氣甚熾，急應會集火糧。崇思乃飭良楛等於二月初八日，引軍南行，而饒黃唐蒙古都統霍爾博圖魯勝，得方餉，致差大臣關防，專辦皖賊，奏請以邱聯恩之東駐鹿邑，太和間，備西北，黃良楛之東，兼徐州後路，合肅勳、曹、鄒、鄉圍備東北，以勦捻事。專責徐州鎮臣傅振邦等奉詔，兩省邊防，固屬緊要，而傅振邦兵力無多，若東、豫官兵各守一隅，恐地遠軍單，難資策應。應卽定期出撥會勦。於是崇思令郝上庠引兵駐□□，令饒、錄率勇駐歸縣，令民團扼御邊境。

是月，孫葵心、李大喜等率紅白黑三旗衆萬餘，由宿州石弓山走永夏。十四日，北趨曹縣，劉口兵圍布隄上，賊繞西南商邱境，於十六夜由夏莊屯小壩，北竄曹境。山東王集、上庠自金鄉馳擊，賊西奔睢、蘭。二十日，振邦、聯恩鈔蹙之。二十五日，回奔甯陵，再入山東土集。上庠率兵圍下隄，盡擊，賊敗奔東南，走商邱，回巢。遂燈暫遠者累月。

泊四月初旬，滄南諸捻，劉天福、天祥、劉大老淵、二老淵、頭號雷、即張世修矮腰虎等，率藍黑兩旗馬步二萬餘，復白宿之灘溪口，百善站入碭，入蕭，圍碭城，魚臺告罄，前令陳烈率湖團擊之，趙莊、即龜城獲勝。賊分股涉乾河，復分兩股，一向東北，一向西北，人數之衆，互五六里，圍豐縣，逼單。金單令程繩武、參將玉山引兵勇出營，馬良、金鄰、令王朝翼、民團趙康侯、魏篤等分扼雲雲寺、趙家口、繩武、玉山、朝翼合軍擊賊平岡及新集。彭縣

賊見有備，回奔豐南，向東南漆山去，分設二千餘焚掠豐之守賢集。距豐城二十五里，曹州鎮都上庫軍由單苑出擊之，朝臣率魏鳳與魯臺圍團三衛友等會戰大勝，斬殺五百有奇，擒賊二十三，獲馬三十七，追之十里，斂軍化雨集，偵賊一股獵賄方行，由楊之唐家寨回集，一股屯豐沛東北。十三日，分股數千由蒲之後棚、茶付屯擊之，劉國輝、安家口、雷孫兩軍與輝合擊，孟禦之崩，益山賊退，由韓莊過東龐家渡渡河，檢周家營、杏邑村、屯泥溝，向東北屯軍，環城安設，攻圍甚急，崇孟與典史吳學庭，把總劉振元固守三晝夜。十七日，署兗州鎮忠順道曹聯芳引兵二百，林士琦亦遣李牧、紅部勇五百赴救，不得前，勢復急，會西北侯孟等社民圍近萬，賊鼓揚旂而前，馬賊先卻，步賊隨之而奔，崇孟圍城夾擊，圍始解，擒賊十四，斬殺七十餘，獲雲梯攻具二百有奇，賊奔滕，士琦率勇截擊之，傅洪邦令協領常陞引軍來援，爲賊所挫，亡騎兵五六十，吉林營總奇成額等負傷者二十餘，官軍卻回利國驛。續遣副將傅崇武軍來，賊始奪路走，客騎數百分趨蘭山之柳樹、王村、南橋、高慶諸處，許州守成善合營縣兵圍敗賊將溝，追至豐之青山嶺，米宗榮斬殺而還。十九日，另股賊由蘭陵、紅山窺鄆之馬頭嶺，窺縣城，知縣胡鳴泰、外委周廷標率勇三百，調民團五百，扼之大草溝，戰之白馬橋，鳴泰指麾夾擊，斬殺五十餘，馬頭嶺外委仙兆、民團李克孝、親兵呂定等歿於陣，家丁馬榮等血戰負傷，賊奔西南，鳴泰追之，賊噴溺沂河，長衆，會鄆州牧畢培真連擊之重坊集，賊狂馳，宿邊境回巢。

其賊之由輝解圍南走也，聞傅崇武軍將至，二十日回奔輝東南，士琦、崇孟、千總姚鴻烈與侯孟、民團韓培厚等擊之七里莊，羸斬三百餘，奪馬五十有奇，火器兵仗倍是。賊奔西北，縣丞張振榮等又率團臨擊之，黑騎步賊千餘由東南擁出，陸平汛外委王宗禮、勇丁陳三洛等戰歿，全軍力闕之，斬殺二百許，擒十餘，官聯

芳與沙溝營官軍馳至合巖，復斬級七十餘，賊大奔而南。乃白旗孫葵心、姜玉泰、紅旗侯樹槐、田獻等股，於是月望後出巢，由夏邑、銅山竄碭南，邊防又警。旬餘，奔虞城去，東防解嚴。

二十六日，良楷軍守備翁吉順、府經歷易朝棟等，富新軍都司孫大用，守備姜長清等，追擊勝賊永東苗村橋。此後捻蹤雖出沒於蕭、碭、銅、豐數縣間，以富新、良楷濟北之軍與邱聯恩、傅振邦諸軍日夕遮擊，故自五月迄七月上旬賊未入東嶺。

至七月十九日，趙浩然賊卜小黑、羅和尚等衆乘早霧渡滄河。良楷聞馬嘶，率騎兵冒霧進。賊方半渡，掩擊之。顧對面不見，波倫三盪三落，砲火從之，諸營開壁譟應，賊遂退沮。二十一、二日，連擊賊永西南柘樹集、雙橋、裴家橋，皆勝。二十五日，藍旗賊繞永東築壘胡家莊爲持久計，官軍乘風縱火，庵廬際空，毀其五壘，殲賊三百餘，賊南走。良楷等欲乘銳進取，東河總督黃贊湯奏言，請派重臣移師督勦。文宗以天津海疆防務急難議撤，慮諸軍深入皖中難以折回，若山東有警尚可撥津兵策應。崇恩知朝廷注重北路，飭良楷毋得輕進。

九月，孫葵心、雷彥股衆復自宿州分擾蕭、永，良楷合豫軍涼州鎮總兵朱連泰等擊之。初八、九日，繞虞窺單，而蕭賊亦繞銅窺碭。欽差帶兵之甯古塔副都統德榜額與郝上庠力禦之。二十七日，趙浩然、劉如正、江鳳臺、李大喜、魏希坤等衆，五旗復聚永境，一晝夜分掠睢、虞、夏、蘭，考數百里間皆警。二十八日，入曹縣之張灣大寨。曹團與舊考城民團兜擊之，自茅集、匪棄資賄而奔。二十九日，抵安陵桃源集。桃源營守備丁玉昇戰不利。大股屯蘭、杞間，分股入清河之金隄，定陶之馬家集，民團孔繼聖戰歿。分股竄直隸東明縣。新任東撫文煜檄上庠合大名鎮道逼賊南趨。三十日，曹令王光綬守備謝炳，督兵圍禦賊劉家岡，民團袁瀛戰歿，定陶民

圍敗賊於張店馬集。十月朔，賊逼曹縣城，大股屯城南劉園集。光經乘城固守。上庠回軍援之。光綬等聞關夾攻，賊走。土山寨、張灣、青山集，由西南流，集向蘭儀南奔，屯蘭。杞聞句諺，豫撫瑛檄奏請飭東軍德勝、郝上庠赴救。文煜以邊備未便空虛，僅檄良將白水馳援。二十九日，良楷率遊擊李其昌、永城守備宋大有等，合傅振邦所遣騎將遊擊張保元等，擊敗北屯。賊與傅振邦於陳家集、旱道口、蔣家莊，追奔至巴溝河干而返。

十一月，捻復分股出。東河總兵三營獲傷，五日之內，所留之匪將日三，至曹縣。富新將將由東會勦軍，被圍十日。振邦遣土江協副將曹其式、李德壽率騎勇赴救之。賊圍窺不得入，詔諭欽差大臣詩禮總督袁甲三，連分兵援勦。方道營總郭興阿、邊際尹嘉賓將步騎而前。二十八甫夜，富新與振邦援軍外內攻，全軍突圍出，而馬賊分股五六千，四路繞攻。先於十九日起，起之景山。總領額驍軍聯營潰歸。沙溝諸處民圍焚走。臨城驛縣丞章兆璋、沙溝營都司孔繼武，整團再進，賊入釋之。柳泉、毛村、周家山頭、陳烈湖勇被圍於利國驛。南宗家山中，一日突圍出。惠軍遠戍不利，曹、江騎兵再奔。德勇劉單騎入城。魚臺令趙溶、金鄉令錢廷煦、滕令林士琦、鄒令許寶名、嶧令沈崇誼，分率勇團遠擊。賊趨嶧莊對岸，架浮梁，附近民團決駱馬諸湖灌連河。水陡漲，浮梁隨流去，賊始不得渡。分股回奔東甯，正南原榜嶺分軍五百，抗萬年祠，參將崔萬盛引兵圍千人。扼侯遷河，河標守備洪楓引兵圍扼臺莊兩鄉。邳州教張富率調民圍六十餘，設布守，士琦、崇誼引兵圍分布。嶧莊、夏鎮署交州鎮錢齡率兵四百來援。賊知有備，奔回邳州。遂聯合徐州軍，追至利國驛，而分股近萬屯礪山之回龍集，前隊數千由礪，潛犯魚臺之大劉莊，設小集，逼城山。趙溶與典史錢發潛登陴而守。會上庠步軍全副令錢廷煦、縣丞陳愈元，各引湖勇及湖團總事錢榮先後至，賊解圍走西南，斬滅八十餘，每為三十一，拔

民軍百五十有奇。此二十九日事也。六日，上座擊賊豐縣口，勝之。

十二月朔，濟甯牧風備安率陳愈元、河標遊擊孫廷路、副將崔雙貴率把總孫進哲等擊賊於家，亦有斬獲。賊縱橫六七十里，分合無定。曹軍同時告警。知縣王元毅、張贊勛戰賊甚力，乃卻。趙野令李均、李國會擊賊於西南。朝安軍王廷臣、上座軍李九集、單家軍城固旋游弋。上座與單國未聖桂等再勝之官莊壩。初六日，全股才擊，楊回京。

初賊已歸莊時，德勝額奏言兵單力弱，請添撥重兵，詔下豫撫張蔭桓並結辦三省勦匪督辦河南軍務馬龍江湖都統何其阿、江蘇副將，飭令良楷駐永項，分二千回東文豐奏言，此時輝縣之賊已被堵回京，而金、魚、曹、單等沿邊六七州縣，遊長二百餘里，德勝額原帶黑龍江千騎，前撫臣崇恩因其屢言兵力不足，又撥李牧紅壯勇五百，陳烈湖勇五百，歸令調遣，兵力不爲不厚。而德勝額現向臣言，前已奏明專防輝縣，以致沿邊有警，僅賴上座一軍來往奔救，臣不得已，再令曹州府知府董正詩、濟寧州知州唐朝安，率役勇民圍邊禦，又令署兗州鎮總兵與鄰上座將角而出，尙覺地廣兵單。今蒙聖恩，令黃良楷分所部誠勇東歸，臣難減勇本從前投誠之賊，原部三千，良楷統帶年久，上下相孚，故臨陣得力。今分一千留永城，兵分力弱，兩地防勦，均恐無益。且帶勇官或不能駕馭，轉致潰散滋事。可否飭將誠勇全數調回，得旨允行。於是良楷令軍回扼南邊，陳、郝要隘，惟富新軍千人仍隨振邦留徐宿辦賊。

是月，張蔭奏言，敬陳管見，請旨簡派督師，盡地分防，聯兵合勦，以保豫疆而維東直。一竊查皖、松出巢，分擾永軍，宿西跬步即迫豫境，近則邊及江南，鵠山東單、魚、兗接愈廣，蓄意北趨已久。雖山東有德勝額、黃良

楷兩軍拖邊防，江豫有關係。傅振邦兩軍譁會動，然而豫之歸、陳、光、固、千里平原，錯環皖北，無處不可乘間深入。歸德之北卽直隸之東明、長垣，山東之曹縣、單縣，是豫中與直、東、安危相共，唇齒相依。欲固直、東，必先固豫。斷斷然也。爲今之計，臣愚所謂分防合勦者，似宜分兵爲三路：徐宿爲一路，以山東之滕、嶧等縣軍專責之；皖中爲一路，以□□□□□□軍事責之；豫中爲一路，以山東之曹、單、直隸之東、長等縣軍專責之。每路統帥所部，多則二萬人，少則萬五千人，聽其調派。畫界分防之責，則三路各任之；聯兵合勦之謀，則三路共圖之。庶幾事有專責，調遣自如，休戚相關，互爲策應，不至若今日軍事，一路有警，則統帥孤軍不能自救，卑詞急檄乞助他軍，他軍亦孤子單微，不敢分救，勢待呼籲朝廷，臨以君命，事機已失久矣。惟三路之中，豫中爲皖捻必爭之路，又爲直、東保障之藩，故豫帥較徐、皖二帥爲尤重。現在督辦豫軍關保、臨陣勇敢，爲騎將中僅見之員，然統籌全局，非所長也。臣數年來，竊見威信威孚，運籌制勝，可以獨當一面者，江北軍中惟袁甲三、勝保及傅振邦三人。仰懇天恩，量材簡派督辦三路軍事，仍以關保副豫帥，責令三帥會商，將現有之兵，分防合勦，以期計出萬全。何路失機，何路集事，則容照如神，刑賞立下，平捻之期，可翹足待也。一疏入，留中。旋授勝保爲鑲藍旗漢軍副都統，專辦豫賊。

十年春正月五日，詔責德楞額一軍專辦東賊，副以乾清門三等侍衛哈勒洪阿。諭之曰：「自此次分派後，徐、宿、東、豫賊由何路北竄，卽將河路督兵大臣嚴加懲處。又詔曰：『袁、徐等奸捻匪，因傅振邦督軍進攻，築壘屯守，一面裝辦出竄，圖擾袁、豫，已有馬步賊千餘竄向西北虞、碭、東、豫兩省。自應速籌堵勦。著文煜、德楞額、魏榮、關保迅爲調派，不得株守。東省如蘇、上、庠、黃、良、椿等兵勇，爲數較多，尤應不分畛域，出境迎勦。再飭文煜

整理曹軍，民圍，修築黃河北隄，限賊馬隊。

初七日，藍白兩旗掠衆自灘溪口新集入度窺軍，知縣張贊勳方詣府，參將玉山、典史吳邦鏐率兵圍禦之。次日，賊趨曹隄，民圍焚廩等力擊卻之。王光綬率勇圍馳至合巖，小有斬獲。縣丞洪炳率圍截擊於章莊，賊退入度境，分竄單之曹巨集、東李莊，民圍劉凝時等夜戰陷殺，黃岡、老君堂諸處民圍萬餘，馳至盛之，賊兩奔。賊家將、上座軍馳至曹堤，定鎮諸縣民圍方營築已完，集者累萬，即險以守，賊不能馳突，退奔碼頭。

十四日，黑藍旗掠日魏欽，合花白旗屯碼頭，上座守軍終與集，贊勳與協領明霖扼馬良。越二日，黑藍旗趨歸德，花白紅三旗自銅瓊時十九日，民圍復決湖水灌運，德榜額箭陳烈恐河守之。二十一日，賊犯利國驛，屯韓莊運南。次日，良楷軍至白藤，連御閩渡之賊，至夕，良楷渡軍候邏關，擄斬百三餘，復令翁吉順勇目劉志和夜選軍鋒二百襲賊運南馬鞍莊，賊駭而奔。前股已至汴塘，擊交界縱火，尾家尙屯萬年關，人數之衆如此。其黑藍旗分趨歸德一股，於二十三日奔回曹軍之黃隄口，上座與參將桂林等撤橋堅壁拒之，敵斃賊數十，退由豐之白臘園回宿集。越二日，汴塘前股賊繞荷之徐塘，宿之阜河，趨郟境，知縣沈沅率勇圍自軍坊移紅花埠禦之。良楷軍至白縣，二十七日，賊回奔藤，沛交界周家山頭，得勝寨，六里關諸處，德榜額、鄒崇孟分引兵圍扼之。癸莊二十八日，賊屯利國驛，高皇廟，伐木壩，謀計將持久。良楷與德軍進擊焚之，賊走邳之黑山，須斬離賊百許。賊由雙溝南奔，陷桃源縣，趨宿遷清河。二月初三日，連陷王家營、清江浦，南河總督庚長退守淮安，文煜檄良楷赴營。三月下甲三，振邦分道營德克蒙額、副將胡元昌等馳援。十三日，踞賊驚走，由垓城、雙溝官行。

先是初九日黎明，有百數十騎犯曹縣黃南，民圍樊嶺，劉建堂等憑陔禦擊良久，擒衣黃賊目一，斬十餘，賊奔回虞城。乃二十七日，另股百數十騎，復逼歸縣運東，民圍劉永錫等要擊之，侯孟社、永錫等死者數十人，血戰兩時久始退。

三月初旬，藍旗劉天福、天祥、黑旗趙開元、劉興安等衆四萬餘，先後出巢，自馬收集西奔虞北，上庠自金鄉馳防。明霖方率騎兵赴沂州勦幅匪，詳另卷因合民圍下隄壘之，賊由土村、石樓集、道口鋪去。考城民圍自東夾攻之，饒有斬獲。賊因考城不得前，十五日南奔十堡鋪、高小園，入豫之蘭儀、陳留、杞、諸縣。勝保方駐師鹿邑，引軍自西南逆擊，賊復奔回，東趨舊考城，又爲民圍所阻。二十一日復南奔，勝軍馳堵不及。

勝保習知曹、單、民團可用，檄曹令析晁、單、令多瑞、縣集千人聽調。晁瑞上言：「農民各有本業，練技未必皆精，崎零湊集，心志不齊，雖有例給口糧，本境須籌津貼，兼以頻年防捻，築寨紮陔，民財已殫，力難應調出境。」事得寢。

時東防解嚴歲月餘，而良楷部勇驕縱不法，文煜檄令駐軍紅花埠，於是蘭、鄆、蒙、費間，日報焚掠。初猶假冒土匪，繼乃自稱黃勇，無復忌憚。民之赴愬於巡撫者累百，文檄責問無虛日。各勇益拔旂靡衆，百十爲羣，馳逐數縣間，民圍要遮，搶斬如禦捻禍。一日，有三百餘趨蒙陰城，民圍千餘圍而縶之以入。知縣區士熊出慰諭，先令民圍退屯城外，乃續報黃勇後隊至，縶者呼叫突起，脫縛奪刃，擊傷守者，守者羣斫之，三百餘盡殲。閏三月初八日，良楷移營滕縣，上言兵食缺乏，不能枵腹荷戈，且以士熊擅殺，稟辯諮語。文煜勅士熊，並奪良楷職，令青州營參將梁愷統其衆。

五月，上命在諸戶部侍郎吐龍游圍禦賊。詳另志

泊乎六月，亳州霖雨兼旬，龍山蛟發，澗漲溢，平地成巨浸。七月，蒙亳擒首姜台凌、王懷義、程大偉、劉狗等十餘萬衆，領巢北徒，擒首李加英、李大狗子、劉天福跨澗而居，距永城治所近者二十里，距曹單境僅百里。徐軍迎戰，紅白旗搶捷，挫於宿北，賊西趨歸德。二十七日，白旗城分趨曹境，劉家口、李集、單境、朱家、盧家、商、齊北隄。上庠自沂州引軍回防，率桂林、王山等，合新軍，多端兩縣民團分時力禦。次日，賊走礪山回巢。

先是，五月初旬，詔責勝保勳賊不力，畏葸無能，罷令參京，以二品京堂候補，令撫撫慶應統其軍，仍與都統關保副之。至是，蒙慶奏言：「賊率刑，變符，孫葵心，于龍藏，天台港，劉狗諸營，各據衆數萬，出巢則注東，豫三省被其蹂躪。臣目擊時艱，統籌全局，臣與關保所部兵練萬數千人，合之歸、陳兩屬民團，足以扼防邊境，不足以進擄賊巢。袁甲三現攻定遠，若分軍環擊，治北賊圩，擄其東南要害，傅振邦現攻袁、徐二圩，指日可拔，即從東北進軍，臣兵現扼商、鹿，即移營進逼，毫北賊巢，三路同時並舉，或可堵其竄越。然臣軍與傅振邦駐宿之師相距尚遠，中間懸隔之處，地廣防單，爲賊窺西北要路。惟川北道苗沛霖全軍之駐宿兩者，距永城及蕭、礪均不足百里，若令移扼永蕭，合之原防諸軍，當可遏賊奔突。豫強鞏固，山東直隸自可安堵無虞。疏入，上從其請，詔下甲三、振邦而捨股李六龍、李厚之紛紛豫豫者，豫軍無不得前，擒首當查，劉狗、方大殺趨鹿邑，關保所遺營總依黃河遊擊釋仲深諸軍散且死。此七月初旬事。下旬則諸擒首查，劉狗、宋喜元、蘇立榜、張朝甲、楊興太等益深入歸德，犯石城，圍太寨。八月初旬，深入陳州屬縣，暨繁所遺總兵承憲，知府王榮烈，都司何天祥諸軍，賊能戰者又敗死。虛糜救過不暇，不復理前說矣。

其分股藍黑白三旗亦於八月初十日由宿入銅之雙溝、汴塘，犯蠓，分數百騎趨蘭山之池塘口，知縣程繩武、沂州協副將范正坦等引兵圍出境，分扼邳州之梁王城、馬莊、河干。賊一再搶渡，皆擊卻之。賊回雙溝，閉壁旬餘。二十三日，犯蠓之頓莊、丁廟、德楞、額督縣丞張振榮力扼蠓莊，潛師襲之。□□與廉令趙敏功引兵圍扼蠓莊。賊知不可犯，二十四日退竄汴塘、大佛寺、八義集。振邦檄徐州鎮李恆清、副將胡元昌守備姜長清、邳州牧周力城、宿遷令王獻等分率兵圍由豐、碭北行障賊歸路。

九月初六夜，賊犯萬年閘，撤運南民居屋材及膠牖以起反之屬，亂流渡運。東軍兵圍攷死轟擊，沈溺累百，始卻。同日，臺莊附近巨人橋、河干、閘渡之賊亦爲防軍擊走，循河東奔。恆清騎軍由鞍莊出賊東逆擊，步軍渡河與東軍協守。申刻，賊復圍渡大泛口，哈勒洪、阿濠河築壘力禦。賊踰淺就渡百餘，逼壘下，胡元昌夾擊之，焚溺各數十，德營舟師縱礮順流南下，轟擊益密，始敗遁。初九日，回奔豐沛。乃大股由魚臺城南十五里豐境張家莊，越濠牆闖入。十一日逼魚城，趙溶與委員尙芝蘭、趙光斗督民團勇役防守甚力，遂竄金鄉之化雨集、黃堆、羊山諸處，分擾鉅野、田家集、嘉祥、滿家洞、綿互六十里，兵聲火色，數百里皆震。上庠駐軍金單聞難，集賊衆踰四萬，兵單不能進戰。十三日，賊犯濟甯之安居、長溝，知州盧朝安、河營守備馬萬春、引標兵並青州騎兵扼唐家口，分軍趨安居逆擊，失利，萬春戰歿，朝安馳回城守。賊大至，逼外圩。圩內市肆櫛比，賈旅增粥，糗資調劑，守備立具賊屢薄屢卻。十四日，東鄉民團馳至，旂矛森然，參將孫延略、都司周貞元等率河標兵圍城，應之，內外喧擊，賊解圍分三股走：一向東行，一向東北，一向正北。

當是時也，文宗皇帝秋獵木蘭，津郡海疆不靖，方徵兵衛畿甸。文煜引軍北行，駐交河之富莊驛，俟進止。

賊迫虛深入，振邦撤出境會勦之。富新統原部回東，由韓莊繞前扼賊北犯。高令烈辦像、宿勦匪太原鎮總兵田在田、督胡元昌等步騎五千，於十四日由礪西入單，號名鄉團。憑陵布守，逼令南趨。至則無及，擊斬尾隊百數十面已。

山東軍興紀略卷三十一

皖匪三

方賊之由濟甯解圍分竄也。署巡撫清盛於九月二十日，統新募練軍千人，扼泰安之辛莊。奏言：待備調兵勇到齊，卽親赴汶南堵勦。刻下津防漸緩，請留進出東境北援之建甯鎮總兵張得勝軍助勦，並請調回赴北適州山東兵二千，得旨允行。二十五日，欽差大臣候補侍郎勝保咨會津郡解嚴，文煜統撥軍由宓莊驛回東。而濟甯東竄捻股，先於十七日至滋陽之顏村店，高屋橋，入富陽之施家店。知縣董春卿率勇出禦，賊闖入縣城，典史龔紹昌罵賊不屈死。節錄滄海文鈔：紹昌武進人，本名芳，字瓦若，少日縣學生，具給事內閣，敘勞登實歸典，歷十稔。今是邑，亦必階君，常擬與除利害，故民戰之。十年九月十八日，賊解甯陽遇害，年五十六。事聞，贈卹如制。十八日熹夕，賊北走，春卿復縣城。賊竄泰安，逼府城，知府夏雲煥率兵登陴，守禦甚力。賊先後往返蒲城者月餘，至是知不可犯，退由大汶口折而西逼兗州府城，行犯曲阜。富新引軍自鮑湖馳回逐之，賊奔遁，至聖林廟得毋毀。

衍聖公孔繁灝奏言：「曲阜四鄉被擾，圍練溪離，東行之賊，兵圍蓮勦，勢欲奔回，南路金、魚又報捻至。曲阜聖賢林廟所在，官軍駐此，西可策應曹濟，南可控制鄒滕，請留富新軍駐曲阜。」疏入，詔下文煜體量，果於全省有益，則允所請，若應調防他處，未便株守一隅。文煜奏寢其議。

其由濟甯北竄一股，同日由汶上之蔡家林走東平之戴廟，知州王錫驊督民團陸厚堪等憑河礮卻之。

東阿令吳樹聲、張秋通判海翼，亦力御賊李連橋、挂劍亭諸處。賊遂西，二十日，由壽張之黑虎廟趨梁山，梁山營都司馬風雲戰歿。與鄆、鉅屯賊復合，逼鉅城。會田在田引軍數百入縣城，登陣布守，調胡元昌等大軍遊戰，賊引去。

初，賊之圍濟甯也，有後股七八下屯鉅城。九月十三、四等日，分據鄆之呂官屯、馬家海、呂月屯、凌石橋、郭官屯諸處，知縣何允安敗之丁官屯。十六日，賊極老若堂圍長季錫魯趙康侯、魏篤等引民間擊賊黃莊，擄斬數百。遣之鉅城歸家廟，賊衆大集，步騎縱橫接戰，民間殊死糜之，傷賊五六百，錫魯援旂陷，三出三入，創痕蔽體，所斫賊以百計，而賊勢不挽，力竭以殞。奏聞，優卹照知府議卹，時諱深谷康侯。

賊益無所懼，十八日薄縣城，允安登陣守禦。次日陷，允安死之。允安，陽北江夏人。城固於三年兩爲粵匪、土匪所陷，官民困窮，強望難贖，賊棄之而奔。

會河南圍練大臣毛昶熙檄蘭、考民間擊賊曹州之王莊、金雞頭，勝斬二百餘級，追之白茅集。賊奔曹南八里屯，又回奔西北。考城固，又伏礮擊走之劉成村，危澗圍通磔之王洪屯，賊乃由曹州城正南西南分竄，一股趨定陶城，圍攻一晝夜，城夾火起，知縣武燮撲火登陣，知故。會上庠與候補令李均、遊擊黃克敦、守備武殿元等軍至，賊解圍走南旺店，趨曹縣。二十五日黎明，匪之數重，知縣靳景哲、民團呂念亭等礮礮猛轟，湖城關、驪、東、豫民團又合擊之，流通集，昶熙所遣歸德鎮文軍亦至。次日子刻，賊由曹南集、夏善集、桑堤口瀕河隄，趨夏邑西南去。

其先由濟甯東北竄入山路之賊，十九至二十一日，歷泗、費、新泰，入蒙、陰，會張得勝軍至，改之西北甯路。

莊。知縣錢枚方調圍出防，賊境白馬九女關，賊襲入縣城，焚掠竟日。二十三日，得勝，枚合引兵圍赴之。二十四日，退由常路莊，入沂水之棗莊，隔山之湯頭青院寺、徐公店、李官莊、相公莊、莒州之汀水集、大店。知州福格集圍力擊之，躬冒礮火，斬賊數十。賊聞而奔，自境內十字路、坪上、分窟、日照之碑廓集，大股趨江南，輟輸之沙河、齊口諸處。十月朔，回奔郟城。知縣沈沅率民團數千，合德楞額軍禦之。夏莊賊奔馬陵山、泉兒頭，范正垣與蘭山令程□□逐賊李家莊。賊退高都、歷郊而郟。江南民團禦擊之，回奔臺兒莊。進東黃林莊渡速，餘賊千騎夾沂河屯馬頭、重坊，諸處兵團防禦之。初七日，走嶧，緣道步賊來會者復數千，夾誘資糧累數百車，牲畜數萬，歌呼而行。由丁廟、萬年關、大泛口、撤屋材門，騰爲三梁而渡。文煜已回東受巡撫李、進軍河澤，移沂州，檄崔萬盛、范正垣引兵倍道追之。初十日，及之河干，賊奔遁。

是役也，賊自八月出巢入東，由東南出西南，合股而至，分股而回，繞行千餘里，陷兩城，焚掠幾二十縣。有詔查參防堵不力之員，都上庠、明霖、錢廷熙皆獲咎，奪職。

十一月，詔曰：「天氣寒冷，正北方勁旅得力之時。若能年內蕩平捻逆，則粵逆之勢自孤。僧格林沁、瑞麟均著毋庸馳赴行在，即帶兵勦辦北路各匪，先由河間，次及山東、河南，權其緩急，以次進勦。僧格林沁現爲欽差大臣，著督各路兵勇，合力兜擊，激厲將士，以贖前愆。」於是僧王與前文淵閣大學士瑞麟、率師由直隸進東昌，調山東滿綠營官兵赴曹聽用。文煜令副將文英、遊擊保德、統通州歸伍兵二千，咨青州副都統撥滿洲營兵數亦如之。初六日，僧王軍次濟甯。

毫東巨捻劉玉潤合五旗賊衆近萬，由魯入魯之陳家集、卞家集、犯金鄉。廷熙率團擊賊圍圍口，頗有

擒斬，賊退屯乾魚頭，化南集，胡家莊數十處。僧王勸騎兵進擊，賊退羊山，胡家洞，李春樓。十五日，僧王督步騎擊賊羊山東麓，火器斃賊三百餘。而陰雨泥濘，鄂、鉅間地多蘧窳，北兵不知徑路，行傍羊山集東，爲賊所乘，傷亡騎士數百。疏聞，詔諭文煜卽飭富新軍助擊，此外如有可調兵勇，分投堵剿，毋任北竄。時賊退屯獨山，縣屬僧王親駐鄆，鉅賊，而令都統舒通額扼汶上之袁口，上下河干，集團布守，備北犯。

十八日，賊奔入范縣，河東香店，鄆之黑虎廟，爲鄆、鉅、濰、范上匪所引，竄險渡黃河，詳卷于軍追之，范令彭錫齡、魏城令蘇汝鏡、扼河北，兗州道判海興、東河令吳樹聲、扼嶧、秋、嶽、李連、游、駁、南日夜循河而南。二十一日，由濮州之紅川口，溝澤之黃鎮集，西集，避兵夜行，次日與長鑄會匪合，詳卷于逼曹州城，營克敦寇擊之。二十四、五等日，入城，定之汶上集、楊樓，僧王軍又及之。上座軍自鄆至，迭敗賊八里莊、王店、崗長武舉韓澤陷。賊趨曹境，東普連集，掠食近城，知縣靳昱突擊之，屢有斬獲。賊因王軍追逐勿釋，民塗炭以固守，無可剽掠。二十七日，全股奔豫，賴虞、夏去。僧王令騎兵追之，親巡黃河舊隄，見賊後濠築壘，起隄之考城、乾魚臺之南陽湖，凡四百七十餘里，以傍隄之曹、單、濬、城、西縣民團分段守之，鄆、鉅、濟、金、嘉、魚、民團開警協守，規制略具。

十二月，趙浩然復率黑藍白三旗萬餘由碭，廣逼單。曹州守黃正詩以等隄至單，合上座軍悉力禦之。賊分兩股，西股馬步千餘繼上座軍，悉北股誘鴉之龐家林，由陵塌缺處入單之賈家莊。团长張從辰致死慶馨，其子百忍歿於陣。十九日，賊由曹馬屯入金鄉，大李家諸莊。僧王軍由濟甯西南牛頭河馳出，勢如風雷，藍旗賊退走曹境之南，黑白旗賊退屯羊山南麓。二十三日，僧王督通額、營、禮、寶、和，分引勁騎張兩翼鈔之，賊奔嘉祥紙坊潘處，富和選突騎三百衝擊賊陣，賊愕而逃，全股皆亂。舒通額擊全軍，獲之，斬殺五六百，步軍繼進，賊

波倫四起，馬步復集，舒通額設伏雪山，奮起要之，赤斬四百餘級。賊全股分裂，竄單之東北，金鄉西南，城武之北，八、九十里間如驚禽鷙獸。二十四至二十八日，僧軍步騎往來縱擊，上庠從之，賊或鬪或否，俟行條止，斬馘累千。以積雪沒踝，士馬飢餒，始斂軍。賊蜂屯蟻聚，鉅野城南單縣東北烽煙鼓與官軍相鏘也。

十一年春，正月六日，偵賊方旋隊，王率後軍自唐家口進金、鉅，賊奔西南。初九日向晨，敗之鉅境史家樓，日鋪，又敗之太平集，馮漸步賊甚衆，賊奔，資糧牲畜委棄滿野。初十日四鼓，王潛夜由安興墓，沙土集進，及賊官莊，悍騎千餘回鬪。王軍戰益力，民圍所在夾擊，互有殺傷，莽秦幾百里，兵圍死者與賊屍又相錯也。賊奪路奔直隸之東明長垣，折東入考城，王回軍濟甯。二十七、八等日，賊復突入單縣新隄，擾曹鉅鄆城。二月朔，自鄆之元帝廟、梁山入濰張、東平境。

時文煜調撥直隸總督，清盛再攝巡撫事，詔寶會同辦團大臣杜翻整飭民團，嚴防河岸。清盛檄守備李凌霄率兵二百扼張秋河北。初四日，賊由戴廟島水渡，連分股自安山渡運東，屯東平之窪裏。清盛檄濟東道明新參將玉山率千兵馳勦，次日賊回渡汶河，深入東平，州判吳琦率團眷戰安山，以死僧王傷三品頂戴前副部統伊興額、徐州鎮總兵滕家勝，追擊勝之。賊潰，相避兵而行，乘間圍攻民圩。初五日，官軍襲賊東汶，擊嶺之臥虎山，追奔二十餘里，至楊柳集。伊興額、家勝深入伏中，挺矛馳突，不得出，併賊數十，身被十數傷，力竭以殉。伊興額治軍嚴整，有聲淮、徐間，家勝驍勇，王爺清之，請優卹如例。王爺清，字德潤，家於武原。

賊分擾甯陽、曲阜、泗水。初九日，及泰安之夏莊，逼城下，知府夏雲煥候代將去任，兵民聚留，有泣下者。後守錫惠上言，臺司稱靈煥在官七閱月，日在兵間，露宿堞堞，體說廷病，兵民感之，請留任以從民望。雲煥不可，

曰：「是一郡有二守也。」遂解印綬授錫惠，相與嬰堞固守，無異握綬時。賊解圍走，始去，送者數萬人。

賊入萊蕪東境菟絲口，及博山之顏神鎮，章邱之黑峪口，陷長山之周村鎮，飽掠東行，人馬盈萬。清盛率兵勇八百營章邱，飭明新固防會城。僧王爲後賊所縶，不得北發，駐軍長溝，飭德榜額與道員李睦遇引軍馳勦。

十五、六日，賊陷益都之金嶺鎮，分擾新城之張店、鄒平之黃山、淄川之白塔諸處。清盛慮賊回逼會城，令守備白占翫、章邱令陳來忠、軍圍扼沂山埠。又因鄒、長北界武定，檄鹽運使桂亮引兵勇七百赴之。

二十日，賊奔淄河店，逼青州，焚城外民居。知府王繼庭、知縣陶紹緒等率勇出擊，副都統恩勳引滿兵禦之。兵潰，多傷亡。次日，賊擾昌樂、臨朐、涉小峪河，薄濰縣城。知縣張楷枝乘城設守，民圍扼外圩。圩內瀾閣股脈，賊心所嚮。二十二日，分兩道圍攻。在籍前河南歸德府知府陳介眉、武舉譚占元，出圩接戰。賊數倍蓰，不敵陣亡，圍丁死傷累數百。圩內連縱巨礮，賊退入昌邑東南，犯安邱城。知縣陳用衡、把總石萬魁，分守城關。二十三日，賊壞東城入，用衝巷戰死之。賊踞城四出焚鈔。德榜額軍尾賊濰城陵山、房市，賊大股屯馬司村，夾沙河列陣，數踰二萬。營總色榜泰步軍出西南擊其右股，騎軍由東南衝入，斬級百餘。二十六日，甚雨，賊復入安邱城，追之李官莊。是夜，李聯彪、馮子率勇四百合民圍焚宗家莊賊卡四。二十八日，出城向東南，入高密、諸城境。知縣崔瀾擊之渠河，孟家店。賊奔日照、莒州，入江南贛榆、青口。

四 科 資 軍 檢

其後股花游賊，先於月十三日由豐入單之高家樓、衆興集，十五日犯金鄉，走濟汶之新開河。其辦事務都統西凌阿由濟甯循河截擊。十七日，賊奔屯運西鄆之張家營、老君堂。二十一日，疾馳出汶上戴家廟十堡，

渡運東，焚掠二郎廟、沙河站、楊柳店諸處，游騎趨百里外，及擾及肥城之王道嶺、衛魚莊、長清之霍家莊、費德鎮。二十七日，清盛由濟陽回軍齊河。三十日，賊擾及長清之小金家莊、杜家廟，深入段店，距省十二里，會城戒嚴。杜翻率游團之前，江西廣信府知府袁沐錫等登陴巡守，調齊河、濟陽民圍扼省西飲馬莊。距省三十里，清盛飭參將緒綸，知府潘駿文，引軍擊賊敗之。駿文、緒綸功最，皆荷陞敘。遊擊玉山亦擊敗西山口來犯之賊。

三月初，賊犯長清城。次日，分股由崗山回奔泰安東汶境。初六日，復回趨甯陽，逼城下。知縣李琛嬰城守。僧營寄通額疾馳而前，抄賊東北坦山，復擊之許家橋。賊兩散而奔，入滋、泗三縣境。十三日，擾滕縣，屯一日，走銅、嶧，竄周家山頭。二十四日，回攻滕城。僧王自長溝移軍鄒縣，防白蓮池教匪之與合也。詳另卷。

四月初二日，賊攻圍縣西白林廠民圩。王軍援之，復分股西擾滋境，王印村諸處。王檄黃良楷引軍追之。賊趨濟甯，知州周錫率兵圍逆擊卻之。分股由濟之趙村、汶之袁路口渡運，再犯甯陽、東平。初十日，西凌阿騎軍擊賊戴廟之南，斬截累百，副將文英步軍復及之，賊奔西南。十一、二兩日，步騎合軍躡擊，賊晝夜奔。金、單、民圩知官軍在後，閉營力守，賊不得食，趨汶、夏以去。

僧王移軍入曹州勸會匪，詳另卷。令西凌阿騎軍赴東昌，與巡撫譚廷襄會勦邱莘教匪。詳另卷。

五月十四日，捻衆由宿、蕭、銅山趨段家莊、湖頭、汴塘、通嶧。十七日，德標額復令民團決湖水灌運，擊退七里溝、甯口闖渡之賊，令營總某渡河邀賊得勝莊。賊繞邳之決口，涉水潛渡，入嶧、蘭、兼轄之甘石溝、蘭之蘭陵鎮。二十九日，分犯邳城，知縣周士溥擊卻之。擾蘭、邳之泉兒莊、李家莊，西抵朋旺莊，東及紅花埠，糾幅匪周九羽黨，分道而馳。詳另卷。

其時，小黃旗魏懷元捻股，於六月初三日，白銅趙曹之唐家寨，入魚臺之殺亭集，與長槍會匪合，詳另卷逼縣城，知縣趙溶登陴而守。僧王軍城西四十里羅家屯。十八日，飭營總常山保引騎軍合擊，賊遁，追斬百餘。仍屯穀亭集附近。常山保與相持旬餘，賊趨西北。而後股趙浩然、趙欣然股衆由碭犯單，十九日，陷臨洪家橋民牙。另股李加英、李大偏子、張策等率花白旗衆萬餘，於七月初二日由豐之高家樓、唐家寨北趨魚臺，回援曹之西顧村，又北入單東之光明集。黑旗宋喜元捻衆於六月出巢，邊馬至虞城馬牧集，大股屯大侯集，另股劉二老、楊興太衆數千，結至虞城老君寨合之。

初四日，僧營遊擊蔡某戰賊金鄉，失利，翁吉順後軍馳援獲勝。初七日，殺李捻會賊衆奔鉅野之西，分屯鄆城郭官屯、王老虎莊。十一、二等日，軍令周士銜合參將定廟、引兵圍勦加英股衆於曹馬集、黃家莊、高莊戶。賊由東北斜趨西北，環城奔驛，士銜回單城守。常山保、翁吉順擊懷元股衆於鉅之獲驛集、鑽草坦。加英一股十四日竄金鄉司馬集，與隆集回奔正西馬家廟、葛村集。喜元一股又由豐之隨家集、陳家橋北來。懷元一股仍屯鄆東、鉅西，相犄角。

當是時，金、魚、鉅、四縣間，村寨數千，無不見賊。或攻或否，盤繞無定，民圍呼號乞援。會其雨泥潦，高禾蔽野，僧王騎兵疲於奔救，芻糧不繼，士馬疲羸，王髮形於色，而諜報另股捻首趙開元、任得秀、陳清讓等衆萬餘，游弋徐州之北。徐、宿軍太原鎮總兵田在田、徐州道吳棠，迎戰卻之，勢由韓莊萬年湖渡蓮、德榜額飛書告急。王謂將佐曰：「賊勢如此，數幾十倍官軍，不能再與野戰，惟營嚴固，直北蒞離。」乃檄西凌阿回軍濟甯，扼北路，自統全軍扼東平之安山，憑河而守。

賊分股由鄉之梁山趨河干，相持旬日，官軍屢敗，開河、袁口、王壩口、關渡之賊，分兵援河西馬頭築民圩，擊退張秋鎮土匪。賊夜撲王壩口，至再至三，爲兵團所卻，乃潛由東平王仲口、常仲口、靳家口分起渡運，而東時八月初三夜也。副將文英由安山引兵數百尾之。賊日夜馳走，由東平之吳家漫沙、劉家所、涉大清河，歷犯汶上、平陰、肥城。初七日，夾汶河而東，分犯甯、泰，知府錫惠、知縣楊寶賢引兵圍擊之。邱家店。初十日，東奔玉皇山、范家莊，入萊蕪之水北寺。此擒首張閔刑等大股，由西南金、魚深入之擒衆也。

另股花旗七、八千衆，先於七月二十四、五日，由邳之夾口渡河，向東北，入沭陽。後股犯八關，被擊，回奔泮塘，入銅北，走侯孟山而東。德榜領引兵圍渡河，敗之黑山，追抵塔山之東。賊以騎緩官軍，二十九日夜，步賊於巨人橋新岡子渡運。民團驚退，大隊乘之益猛，守兵潰。賊分由三灣、德勝、陶同渡，一股趨攻郟城，知縣周士溥率民圍爲守，屢卻屢圍。三十日，分起北竄，一股入嶧之古邵、陰平、白山莊，逼城下，知縣顧銜讓之，退屯滕之東北桑村孤山。其夾口渡河之賊，分股回奔甘石溝、關陵鎮。八月朔，黎明，白山莊一股至土魯河，分二股：一由嶧城西北行，一趨城東北，屯距城三里前灣侯家橋，火光逼漢。半夜，攻城兩時久，爲火器所卻。次日，德榜領軍至。賊吹角北趨，德軍尾之，至賣山口始罷。偵賊退攻齊村民寨，分股入滕東嶧村，勢趨蒙、泗，因叢山不能馳，回奔東北。初八、九日，趨鄒之嶧山、鳧村、迺城下，知縣張體健登陴擊，傷馬賊十餘。賊奔正北，入曲阜之大屯村、大趙村、孟林南、公府東北諸處，犯泰、新萊、蒙境，分擾數百村寨，名不勝書。與前竄萊蕪水北寺賊合股，欲入青石陽，趨青萊。

先是，博山令樊文遠倡議緣山築牆，調長、鄒、淄諸縣民團扼關而守。初十日，賊騎數百盤旋關外，免絲口。

芎山，文達引勇圍潛出擊之，萊境楊家屯，轟斬衣黃馬賊五，餘賊十七，追躡兔絲口而回，拔出難民七十有奇。賊回奔東北，入萊之蓮花山、盤莊、孝義、顏莊、董家園，知縣艾恩憲率團逆戰，奮擊卻之。十一日黎明，民團舉人呂傳誥等再戰，陣斬八卦旗賊百。賊回奔東南，入蒙、陰境，及泰安之新莊、長清之界首、長城、翟家莊、烏洞、薄縣城，知縣丁兆基，把總李炳武，固守兩晝夜。十二夜，關門出擊，頗有掄斬。賊沿大清河趨濰口，距首十二里，辦團編修徐昌緒與齊河令李均，分率民團布河兩，賊不得渡，會城賊嚴。

初，譚廷襄之開賊渡運也，專疏言德勝類防河不力，俾賊深入，請旨罷之。遂由東昌馳回，令參將柏祥、縣丞徐必麒，率勇七百，扼長清之開山、泰安之新莊。參將保德兵勇六百扼楊家臺，營總烏爾貢札布遊擊緒綸扼杜家廟。賊虜脅萬餘，奔騰馳驟而至，諸軍幾為所吞，不能禦，全師旁逸。廷襄駐軍城西，突泉上，賊大至，乃馳而入。外坪被難民庶累數萬，男女登陣，令曰：「毋縱敵以怒賊！」賊旂矛如林，向東北趨草邱，三日始盡。此捻首劉天福等大股由南路，鄰深入之捻衆也。

其後股尚餘七八千衆，屯東、汶間，皆黃賊，亦由王仲口至吳家漫沙，循前股舊路入，人數之衆如此。乃續有白旗賊，先於七月二十三日自豐南張五樓逼魚臺城，西趨嘉、鉅、鄆，與黃旗合。趙康侯與嘉祥令黃景晟迭擊之境，北狼山屯、南武山、鉅野、饒官屯、劉家寨，同時續有藍、白、黑三旗股衆由豐入單，入曹，入金鄉，後股黃旗賊仍屯礮境。

另股由江南、海州、青口，於八月初三日入莒州之大店、鐵牛莊、野泉莊，分股由日照之紅嶺碑、郭莊、竈譜城之許孟，一股由莒之招賢館奔諸城之只溝，初六日撲城下，知縣鄒崇孟、典史王恩滿守禦三晝夜。初八日，

由諸之孟、夾堯等莊入安邱之景芝鎮、壩山，知縣稽文笏勦賊甘泉莊，賊奔昌邑、高密之雙羊店。

前雲南提督練克托巴圖魯傅振邦去冬因病疏辭督辦徐宿勦匪，乞假回籍。是年三月，奉命督辦登萊、青三府圍防。至是集團要擊，賊爲三：一股圍攻昌邑城，知縣聶益思力守，振邦馳援解圍，走諸城之巴山；一股趨膠州之上關；一股入高密澤，南奔膠境，澇桓來平，卽濰諸縣，焚屠村寨，掠逐牲畜，五六百里間曉夜驚動，死傷屬道。此捻首李成等大股由南路莒、日深入東三府之捻衆也。

其劉家寨一股，亦於初十日奔王仲、常仲口渡蓮，再循前股舊路行。泰安令楊寶賢禦之下村，肥城令蘇炳榮禦之演馬莊，張家店、萊蕪令戈恩鑾禦之董家花園，賊再犯會城。十六日分股竄東北，一趨段店、晏頭、中宮，入章邱之明水，知縣陳來忠、把總鄒麟開率役勇禦之龍山鎮。賊分股由南山僂道趨縣城，來忠馳回城守。賊捲地而至，民圍前後受敵，團長焦肇京被圍自刎，許繼統陣亡，家丁杜升率勇圍戰賊馬棚莊，勝斬累百，回援縣城，遇賊血戰而死。

一股屯南澗口、閭旺、新開河，循大清河圖北渡。廷襄檄齊河、長清、濟陽、商河諸縣集團布守河北。會僧王軍由濟甯尾賊至，賊循河之南奔齊東、新城，亦入鄒、長。

十九日，王軍至省。二十一日，先遣營總札□□騎兵逐賊入章。鄒是夜，前軍兩敗賊許山埠。僧王營城之東，賊分股，一入鄒、長山中，一入齊東、新城境。王偵賊首趙浩然，胡四在孫家鎮，令騎兵盪之，斬級百餘。賊走壽光、樂安、濰縣。壽光令彭嘉寅以賊火箭焚城央廩舍，民情洶懼，選銳士四百翻城夜襲之，守陣者呼應，擒僞元帥祝鞠、石萬同等三十餘，斃者累百。離令□□先敗另股賊於北張柳壩，出營城北，集團擊賊高里、寒亭。

二十三日，僧王移軍劉果莊，逼之，盡斬王家，馮頭，顯賊。賊奔遁，縱擊之長山以西，鄒平以北。賊薄鄒平城，知縣鄭錫鴻力擊卻之。復合圍擊之三座嶺，賊返奔，王督騎軍要其歸路，時甚雨，上淋下潦，士馬饑乏。晉書文引詩小匪移營，馬王臂，方駛而墜，終之顛，以逐賊，將士皆感奮。

賊奪路奔長山之陝，唐知縣何權望，下總李恩遠，要擊之。二十八日，又敗之高苑，知縣林溥擊之張莊，韓莊。二十九日，于軍追賊入博野，知縣周不灝先期調同謀侯，毒擊其力，賊不敢戰，同疑焚掠而去。付王軍與德榜額分路馳進，賊合股臨胸之盤龍山，掩入益都，知縣長唐引兵圍連勝之城，東十里，廂。九月初二日，時南奔僧王軍馳之。越二日，敗之譚家坊，樊文達勝斬岑股於野園莊，賊山臨胸之寶家窪南遁。初五日，王軍擊之山溝，槍斃無算，賊奔安邱之高崖，知縣稭文笏與辦圍之庶吉士張瑩禦之，葛泉社。賊入諸城之臨濬，只溝西行，委棄牲畜資糧塞路。王軍逐賊由安邱而南，初八日黎明，及之莒州王湖莊，邁東山口及柳家店。知州福格集民團四、五萬，喊聲瘡瘡，覆矛如林，賊不戰走。日中，又及之新莊，賊依山列陣，富和先以吉林騎兵馳下，賊嚴陣不動。恆齡常山保分躡其首尾，德榜額舒通額擣中堅。賊陣亂，奔西南。王全軍縱擊之，十馬騰躍，馬賊奔突者為連弩所中，斃賊三千餘，獲牲畜軍械倍蓰。王令福佑速解長溝底營，擊之數日始盡。

賊入沂，闖境，圍過沂水，縣城。初十日，及之木顏湖，虜者散竄，步賊累萬，略盡，斬馬賊三百餘於嶺山之大山寺，餘五六百騎由蘭陵鎮奔邳，蟬河干，鳧渡而南。德榜額軍追之，王軍暫駐臺兒莊。餘賊之在鄆，鉅境內者，鄭令趙惟嶠守備姚良材格殺百餘，遂令人長槍會匪，別詳另記。

山東軍興紀略卷三之下

皖匪四

其李成、張閱、刑二大股之深入東府也。旋旋乘平、膠，卽累月分股數十，陷村寨以數百計。八月十二日，大股由平度之劉莊、膠州之礮村，分竄卽墨，參將鳳崗、知縣李淦禦之，小有殺獲。十三日，趨城下，焚西關市廛，掠質庫，得木材潛夜攻城，下總張治平燒火彈擊之，下總王廷濤、團長江方銜等，方引兵圍扼沾河，圍總江恭先、紀雲瑞血戰死，圍丁殉者百餘。方銜開城圍且陷，同軍馳援，守者呼號相答，鳳崗啓關夾擊，圍遂解。

後股賊方由濶光、樂安犯青州。二十九日，馬賊東西馳突，步賊列陣城南，知府潘峻文、參將馬秉阿、知縣長廣等，登陴守禦。長廣夜選練勇六百，滿兵三百，投繩出南城，襲賊城東十里廟，斬步賊八九十，馬賊奔追之。玉皇關馮家莊賊終夜有聲，黎明，循河奔東南，民潮夏兆樹、李延和戰歿。再入萊陽之黑石埠、平度之豐山，卽墨之刁村諸處。萊令陳恩壽禦賊小沾河，勝斬累百，賊卻入招遠之新城諸處。

其分股者，先於十五日至黃縣之北馬、黃河營、小河口、品家後營，又分股南趨位莊、諸高、黃山館、香城諸處。知縣何亨九與官籍辦團編修丁培鑑屢卻之，把總趙振邦率勇敗於黃山館。賊趨南店，分股賊入蓬萊之饒家口、登州戒嚴。知府戴肇辰居憂將去郡，代者覺羅常筠未至。烽火日近，紳民籲肇辰蒞事。乃襄統理兵，與登州鎮總兵曾逢年率同知閻桑阿、蓬萊令張國華、府經歷章嗣曾、縣丞孫繼祖、李廣勤、典史江瑞采、教官陳寅

懋、張嵐奇等，脩守調閣。令後營遊擊施元敏、守備許連城、率水師入城助守，令鄉團徐同泰等扼茶棚，令城團朱昌霖等扼石門，令史家溝等民團扼沿海東奔之路，令南王轄等團姜榮森、曲守基等扼城西北峯頂，杜沿海西奔之路。賊犯北溝，民團楊鴻漸敗之。賊遵海而西，榮森守基等再敗之。賊退距城七十里，三家、仲家、後股圍攻黃縣，亨九乞援師。逢年撤遊擊舒泰、寧辰、委員知縣戴勉，引兵援之。

賊聞僧王軍追後股東行，大勝於臨胸境，晝夜恐動，勢將西還，遂分兩股：十五日，一由原陸西行，一由朱橋奔掖縣之沙河，蔓延平度之關院，即墨之南村，黃之白馬，入距城西南。賊氛互數百里，東西股各二三萬，分合不可辨。

二十六日，回奔萊陽之水岔、石格莊，招遠之魏道村，畢郭集。招遠令春林，把總孫顯堂禦之。午刻，奔蓬萊之諸由觀，焚掠黃河營、野張家、高家莊。九月初，分三路犯府城：一由沿海備倭城北來，一由西路入三十里鋪，一由南路入宋家店。舒泰、趙明堂等兩敗賊茶棚、平山河，賊焚掠徐家集、北王轄、高家莊、北溝及平山河，民團皆敗，糜生楊鴻漸、生員楊長春、劉錫齡等死之。殉者累百，城內大震。分股二千餘攻水城，寧辰等力禦之，分股三千餘攻黃縣，亨九、勉等固守，得勿陷。

其倭府城者，衆踰萬，焚掠欒家疇、沙家莊、五里墩，參攻西城。城上火器猛密，始卻。初四日，分股東奔，大股環城馳騁，舒泰、國華引兵圍緹城出擊，賊由辛莊退走，分股入棲霞縣，又分股入潮水集入福山。

凌道一股至境內臧格莊，偽圍于岸等率黨迎之，與于皆敗死。詳另卷逢年撤甯福營都司孔廣苞引兵援福山，賊疾趨沿海煙臺鎮，巡檢黃光耀從九方信芳禦之，信芳死。賊後股尙擾萊陽之穴坊莊諸處，分股者

由黃務、五臺、深山、解甲莊入甯海，知州王贊思倚學正王厚階辦團，設防甚密。賊焚城關，民圍曲雲齋父子戰死，孔廣苞與千總王萬春敵卻之。分西南、東南兩股走，上莊龍泉湯民團兩敗之。

賊犯文登，知縣徐福鑒，副將黃承第，在籍工部主事畢瀚昭等率文榮二縣民團禦賊，崑崙山賊不得入，引去，回奔海陽，逼城下，知縣倉景長力守御之。時福山團解，賊攻萊陽城，知縣陳恩壽多方守禦。賊盤旋境內，七八日，十七日由萊海西奔，數亦踰萬。

其分擾膠州之賊萬餘，知州殷嘉樹，副將春林，城團傅儒功，高含章等自八月棄城死守，屢源於危。至九月十八日，城圍始解，四鄉無完戶。賊走諸城，入安邱之井邱，莒州之招賢館，循海南奔，遂出東疆，入江城。

餘賊五六千聞僧王軍追賊而南，遲回不敢南下，盤旋高密、壽光間，與萊海回賊合，衆復萬五六千。十月朔，自高密之雙羊店、安邱之景芝、入昌邑之高陽，防嶺。傅振邦令遊擊傅振鼐、千總陳南森，與高密令文熙，城汛把總高名揚等率團夜襲之，斬級六十，再擊之高陽東北迎風村、鮑家屯，斬級二百，三擊之東南譚家營，毀其三壘，斬級三百餘，民圍傷亡者二百有奇。

賊分股奔：一由安、諸而南，大股奔濰縣。知縣程□□引兵圍要之南流集，斬百餘。賊由樂、臨、新、長走鄒平。孫家寨、章邱水寨，油牌莊而西，廷襄令武舉鄧麟閣，把總楊逢春，設伏山陰，突起呼嘯卻之。知縣陳來忠引民圍扼之危山，斫賊數十。副將保德追襲之黑峪口，賊越山奔萊蕪之長城嶺，初三日，入泰安之徂徠山、汶河、趙家壩，緣道潰散數千，衆尚踰萬。初六日，南奔濰，由二縣境，入鄒之孟林頭。初八日，僧營騎將富和、常山保擊之界河，賊敗屯坊邊灣。初九日，趨滕之大廟村，知官軍駐驢回奔滕，驢交界之羊店。十二日，復爲富和等敗之滕。

境高廟村。十三日，入魚臺東北兩城鎮，夜奔濟甯，潛渡王村，石佛閣，越蓮而西，奔金鄉。十五日，出高河店，陞濠，奔豐、碭回巢。

當賊之奔高河也，金鄉令鏗廷煦督民團緣道截擊，擒長髮賊石爲玉等四十餘，探爲玉腰間，得咸豐四年知縣楊鄭白殉粵賊之難所失金鄉縣印，備學印各一，事越十年，復於金鄉得之，異已。

詔令德榜賴來京候部議，詳另卷留辦兩嶧幅匪。詳另卷朝廷重違王意，許之。

先是，廷襄於九月奏設團營。詳另卷未成，而捻酋楊興泰、宋喜元、龐光俊、劉狗等衆屯廣、碭日久，單縣不能弛備。十月既望，光俊率騎二百餘，由碭入單之辛羊集，代理令周存庚與民團朱聖桂、王敬讓等截擊，斬光俊及餘匪數十，擒袁興元等四，匪散回。十九日，泰興引衆游弋南隄，邊騎入單之柴隄口，民團勢甚盛，復卻走廣境。

而同日劉天祥紅旂股衆萬餘由碭入單之朱家集、馬良集、梁家窪、楊家窪，擾及金鄉之石佛集、乾魚頭。二十五日，由單之新興集入城武之天宮廟，知縣趙鳴琴引民團宋澍三逆擊之郟城，僧王方駐軍曹縣勸會匪，詳另卷先遣富和、常山保騎兵來援。十一月初三日，賊南遁。王軍由曹之袁家圍馳出，斬數百級。富和等追之白浮園，賊走豐。

時諸軍專辦會匪，而會匪潛引捻爲外援。詳另卷開僧王駐軍曹馬集，乃十二月初九日，紅旂敗賊繞由沛縣湖團，程子廟會匪三四千，入魚臺洪福寺，單之芳桂集。王令富和等合金、嘉、城、民團御擊之，西凌柯軍，復追逐會匪餘黨於城，定間，連勝之馬良、曹馬集。賊不得逞，再奔豐。

乃黑旂趙浩然大股合竄，前股入屯磻境，衆號數萬。二十六日，僧王移軍王家樓禦之，令翁吉顯率楚勇二千輔以騎兵，出奇突之。單縣邊境燹百餘，賊再奔豐。二十八、九等日，燹游騎甚多。

河南圍練大臣內閣學士毛昶熙奏言：「捻氛之肆，一誤於專言防堵，再誤於無勝算而輕戰。准合兵堵巢，實爲平捻要策。臣在諫垣時，即持此議。今蒙指示方略，諭飭僧格林沁等移得勝之師進搗巢穴，此賊削平捻逆之機。而江皖東豫生民之幸也。夫防賊於既出之後，何如遏賊於未出之先？勦賊於既聚之餘，何如蹙賊於將聚之日？且大捻困則散，散之勢孤，散於平則大，大之氣索。現在統兵威望素著，爲捻所懼者，無如僧格林沁一人。今東省曹、單雖未肅清，勝保方駐軍濮，若令僧格林沁之軍進搗羣巢，東捻自可責勝保兼辦。徵臣所部雖祇五千，亦可策厲馳驅，與僧軍會合夾擊，以期收功有日。」詔答曰：「僧格林沁現與勝保會攻曹、南，若移兵進毫，於事機有無妨礙？而東各匪歸勝保勦辦，是否足資抵禦？」於是僧格林沁奏言：「各捻老巢多在宿州西南蒙城左右，及亳州東南，蔓延數百里，豫境商虞、永夏、江境銅、沛、豐、碭、東境曹、單、魚、滕、鄒、嶧三省邊防幾將千里，爲捻匪竄突熟路。若奴才徑進亳州，勢須由西次第掃蕩而入。卽果全軍掃毫，距蒙、宿之賊尙遙，東路諸捻必將走豐、碭、趨滕、鈔我後路。我軍勢須回顧北路，凡亳州東南之賊勢將尾我而行，轉覺進退失據。且東境教、幅、會匪時須抽兵勦辦，勝保兵單，萬難獨當北面。奴才軍准有仍駐單縣，北清會匪餘孽，南察皖匪動靜，再籌進止。」疏入，朝議趨之。

時文宗皇帝先於八月寅天，今上冲齡踐祚，四方軍旅，蒙兩宮皇太后主持。雖南服則粵、捻交橫，東豫則烽煙徹野，國步阽危之甚，而民心固結，師武臣力，曾未十年，卒平大亂，率土敕甯，中興之治，基於此也。

同治元年春正月，會匪潛引趙浩然、胡四黨眾回旋豐北。僧王遣西凌阿、富和步騎分路襲之，翁吉順引選兵千二百餘橫出夾擊。賊驚潰紛奔，諸軍縱橫截，賊尸枕藉，步賊略盡，陣擒魏東玉等三十一，馬賊分路而奔，馮山、東南奔錫山去。魚臺令趙濟引民團要之，胡家關、林家莊、殺獲尤夥。

同時輝境幅匪劉平，詳籌匪卷先於上年除夕，糾李成黨眾北竄，於朝日由澗頭薄嶺城，張振榮、李其昌扼之，河、韓家樓、古邱社次日卯刻，趙浩然、趙開元、李加英、打得福、拾索馬步萬餘來，探督勦幅匪之阿勒楚喀、副都統德榜額，由萬年關渡運，襲之馬蘭屯，令劉志和、呂德勳引勇由輝莊渡運堵擊，哈勒洪阿、色爾固善、色楞泰出北路富爾孫，倭和參將因鳳來，出南路，德榜額自出中路，戰賊新安莊大泛口，沿隄追之而西，抵丁廟關，四十里間，賊屍相屬，擒匪自和踏藉，沈溝甚衆，分股者，踞澗頭集、程家莊，諸軍環攻破之，擒斬劉平及擒日趙鳳堂、趙然弟趙狗、趙然姪趙克端等，獲香鑿三百餘，旗矛刀械二千餘，另股黃黑旗賊二千餘向西行，鄰城令周士溥合團橫擊之，士門、曹村、饒有槍斃。賊入城南高峯頭，署沂州守奎芳扼城南李莊，接應士溥。初五日，賊回奔沐陽、海州。

於是諸捻首劉大老淵、劉二老淵、蘇天福、蘇天祥、卽立榜標王懷義、孫繼先、李加英、趙浩然、趙開元、楊興泰、李大個子、李五、孫四階、龔耀等，與山東長槍會匪王廣繼等，均入豫疆，僧王亦移軍入豫。山東邊防暫可息肩，無如腹地白蓮池教匪熾，餘額、餘幅匪縱橫，費降衆恣睡堂、冠、徵兵調餉，仍無留字。均詳另卷

光緒四月中旬，會匪董執信、李標等，復糾南捻白曹，考交界流通集過隄北竄。十九日，分屯曹縣危灣、韓集、曹樓諸處，另股由東路入蕭、豐之北，勢趨蘭、鄆、滕、嶧。僧軍方駐虎城馬牧集，相距百數十里。廷襄奏言：「臣

前經議守隍濠，立有規約，又籌備經費，飭堯沂道盧朝安分飭辦理。今匪蹤闖入，應由臣查參扼守隍濠之署，青縣知縣蔡德沛，並請調現駐大名督辦直東勦匪正白旗漢軍副都統遮克敦布一軍，由東明渡黃赴曹州，都統西凌阿理兵濟甯，亦奏請選調進軍，又咨僧王回軍兜擊，均得旨允行。旋奉詔曰：『風聞滕縣已見逆衆，邊馬已至魚臺，定陶、曹單告急。譚廷襄意存粉飾，奏報每多敷衍。僧格林沁威望甚著，如賊勢浩大，即統全軍間道繞出賊前，以固北路。譚廷襄若以僧格林沁督兵迎勦，稍涉推諉，不能堵遏，罪無可道！』

時西凌阿騎軍不數分撥，遮克敦布軍汜未渡河，廷襄駐會城不出，惟菏泽令王朝翼、定陶令武燮、引兵圍數千人戰賊，小有斬擒。二十七日，朝翼等激厲民團圍賊，賊縱騎衝突，民團潰退，傷亡數百人。二十七日，朝翼等再率民團與曹州守林士琦、都司郭齡齋所部進，相持良久，互有殺傷。會僧王飭翼長蘇克金騎軍至，捻奔東南，入江豫。惟會匪屯東明境之沙舉寺。詳另卷

五月，捻復出巢，竄徐州之南，景山之北，向山前馬鞍山撲進，南邊馬至滕之柳泉，嶧之澗頭集。德楞額由蛋谷山分勦幅軍，詳另卷令哈勒洪阿將之扼齊村，令色楞泰引騎兵扼臺莊。十六、十七日，幅匪高龜、劉兆燦等，句引馬捻千餘，自小山子、申幅山來窺，見沿河有備，反走。十八日，大股屯廬山、黑山、徐楊橋，向東南入睢甯。至六月既望，馬步五六千，復由銅山入澗頭集。德楞額分兵赴頓莊、開、德勝岡、韓莊禦之。賊趨韓莊之三灣搶渡，解令張振榮引民團堵擊。德軍亦至，賊退茅村向東走。

另股黑旗二千餘，亦於月望入魚臺之夏鎮，鄉團無備，驚潰。署都司姚鴻烈禦之，賊由安家口渡河入沛縣。廷襄咨堯鎮札隆武引兵馳堵，調駐曲阜之協領海華騎兵會之。十七夜，再入夏鎮，八里屯。其前此韓莊退

賊仍游弋連南車輻山。十八日，德軍至滬口，賊見水浪河，參將樂愷截之，候送開。大股奔回宿羊山，旋移東南。礙莊，距運河六七十里。署漕運總督吳棠檄駐鄂之記名總兵黃萬瑞、黃廷選、陳沿河扼禦，而同時魚臺復輟捻。乘結沛縣湖團圍北犯，魚境殺卒東北，火光燦燦，不絕者數日。廷選奔西凌阿軍，由濟甯戒備出擊。

迭奉詔諭，廷選出省督勦。七月初三日，出紅泰安，令謝酒引勇五百，扼新莊嶺。滿奉詔，飭廷選進駐兌沂途中，以期東西兼顧。始移駐於新莊嶺。

乃張樂刑、趙浩然、李成等，復於七月下旬五時並出分竄。聖岳之西，水城之北，有詔曰：「僧格林沁公忠夙著，威望卓隆，著統轄東豫軍務，調度而歸。山西及魯、豫、秦、晉等處防兵，凡由東、魯、晉督撫提鎮以下各官，及正白旗副都統遮克敦布、禮部右侍郎毛昶熙，署請運糧督吳棠，均隨時節制，其欽承朕命，毋許固辭。」

八月初九、初十等日，又有衆數千，從豐、碭入魚臺，色爾固善敗之羅家樓。賊走金嘉之羊山、滿家洞、湯家、前鋒犯濟甯黃德集。廷襄與札薩武督保德、黃良楷等軍扼長溝、趙村河干，撤道員陳顯章率勇數千扼防。縣澗水套。詳另卷月既望，色軍敗賊金鄉十里鋪，顯章敗賊卞南。

十八日，僧王軍至自夏邑，營壘之大，義集，阻阻不得前。二十夜半，月色微吐，親引騎兵進金山北紆坊，賊數千倚山出隊。西凌阿與杭州將軍宗室福瑞率軍分路抄進，槍箭如雨，賊死傷甚夥。營總悅酌以駁駝二百餘之，斬首四五十級。賊見其軍自行，各入溝。宗室大營軍乘勝追之，死首四百餘。餘賊下隊，旬旬皆進，馬賊著反。副將何建燾、陳健銳等營騎軍，西安步軍接戰，槍箭火砲，傷馬步賊甚百。洋槍無虛發，擊殺甚夥。賊勢將奔恆船，常山保全軍阻之，賊自相踏藉而潰，奔魚山鋪。呈獻屯賊聞敗先馳，諸軍自金山、李登樓、滿家洞、魚

山、英山、宋家集、追奔數十里，屍血蔽地。餘賊奪路奔東南，騎兵又及之。魚羊城北，賊奔豐，日向暮而罷。一日間，所斬不下二三千，俘賊目李長華等百有四十，收雜民數百。當大軍之環賊滿家洞也。王率數十騎乘高督戰，令之曰：「髮長者斬，餘者可赦。」一陷陣，號降者數百人，賊氣奪，是以甚敗。

二十二日，王回軍夏邑。捷聞，優詔嘉獎。而捻首李成復糾謝家橋、另股裝旂北犯，又約胡四大股於是月突入金鄉。僧王軍襲之，羊山賊未得遁，下旬，令其黨李老婆、劉成、魏拉、卜殿青等衆二千餘，由邳渡運，入嶧之泥臺，后城。民團程學智截斬數十，大股夜入蘭山之青山、紅山、成全山、車朝園。僧王飭富和與協領春壽騎兵追之，入徐州軍黃鐵瑞亦馳援，而總榜額自言擊會擁於王路圩，勝棍圍於坊前寨，且以承僧王檄，飭合色爾圍善軍備渡河擊捻爲詞。廷襄累催促之，不應。

二十八日，嶧之石城區民伍勝賊大密村，擒賊目李大生、熊紅眼等。維時李成大股捻衆爲富和等軍追入峽關，所餘竄匿數千，會捻雜衆，棍、窟莫辨。

十一月中旬，賊由邳過河北奔南山，十二月朔，分股擾費，攻圍同石民圩。知縣王成謙、都司楊適廉、山平邑集引軍救之，賊解圍逼縣城，與吳永雲、于紹張永慶等登陴守。一日夜，寇退。初三日，賊入蒙山中，成謙、適廉軍自平邑、賈莊追之。賊趨小泮河，攻上治民圩，成謙等軍至，解圍東走，頗有斬擒。初五夜，賊屯東南薛莊，大股屯上治，官軍與賊夾河而營。賊勢更趨，成謙所部不及二千，飛書請廷襄撥騎兵協勦。廷襄徵催德榜額軍不至，因奏言：「王成謙等一旅孤軍，萬難當此劇寇，臣已飛咨德榜額、富和兩軍，皆遲久不至。」有詔切責德榜額：「有意遷延，不遵調度，誤被牽之嫌，以縱賊爲報復，居心如此，看來不能受朝廷保全之恩。著譴廷襄傳

旨中飭如再不實力追勦，即奏問候旨懲創，以肅軍律，毋許姑息。」

初六日，分股擒賊撲蒙，陰之對山莊，知縣謝慶元，守備任全吉合圍力禦，賊退三官廟。是日，成謙與上冶賊三戰，殺傷相當。賊乘夜來襲，均敗之，退嶺東。初七日，圍屯薛莊，困城陽民圩。成謙與千總張永慶引勇繞出石溝夾擊，賊歸山灣費城，與無匪及雲谷山教匪合股聚突。廷宸擊沂州守文彬，同知奎芳、蘭山令長庚等率步騎千人，圍費民圍赴費會糧。

初八日，賊撲汶村民圩，文彬等率軍進戰，餘匪莫當，遂散數十。商民圍兜擊之，抵費城下，又擊斃二百餘。賊合屯蘭、費境，教、會、幅、捻益不可殲。

至是，德富兩軍始由嶧抵蘭，廷襄復調守備郭大勝勇六百由泗入費之平邑集，以扼北路。黃國瑞方引軍圍攻長城賊圩，李成與會匪糾蘭、邳卒匪數千赴救。德富兩軍十七日自蘭馳進會之，戰之易堂，追之大楊樹，斬賊數百，步賊幾盡，追其馬賊至成全山，復斬級百餘。德榜額悻悻無歸志，回軍嶧縣去。

十九日，捻賊復糾衆趨長城，黃國瑞分軍襲之南橋，轉戰三時久，槍斃捻目趙開元，擒馬賊數十，獲馬三十餘，賊奔西北。

蘭、費兩軍方分路規取幅匪圩寨，文彬、奎芳、長庚所部方攻磊石幅匪，詳經匪卷中而二十日，李成復會匪王廣繼、棍匪岳湘林、劉雙印等，擄衆近萬，聚車橋岡、梁邱，逼沂州府城。文彬等聞報回軍城北，繞西逆擊。賊勢甚盛，四路逼官軍。文彬等步勇千六百有奇，殊死力戰，往來馳突，兵動若神，火器如奔雷響，陣斬賊二百餘，馬勇王克成、鄧留等，步勇高得盛等十七人，陷陣盡快，雖所當者破，而以身殉之。千總姜順大呼馳入，騎

兵胡應起、步兵任百勝等從之，文彬、長庚等率軍合擊，所向皆摧，賊勢大潰，擒泗州長髮老捨馬亭九等數十，斬之陣前。

另股賊抱險西馳，文彬與副將范正坦分軍逐之，輒有斬獲，馬賊分股薄城，城上縱礮卻之，賊退入東北。文彬等結營城外，夜將半，長庚率從九李復亨，未入陣，乃昌、徐銘珊等蘭勇五百，合民團，襲賊北曲坊，劉官莊，焚燬數百，擒蘇美成等數十，二十一、二等日，敗賊益趨東北，凡蘭山之半坡、沂水之葛溝、莒州之朱里、下莊、石家屯、空冲山，一、二百里間，大小十數股。德榜額、富和等始移軍蘭山，尾賊入莒。有詔責問，黃國瑞一軍在蘭山之南，德榜額等軍在蘭山之北，賊已無可竄逸，何以德榜額回軍嶧縣，俾賊乘隙奔突逼圍郡城，該革員貽誤事機，深堪痛恨！現雖仍赴蘭山，當再遷延不遑，必治以應得之罪。

二年正月朔，宮牧林之材、譚國、魏賊馬者山，回圍周百濟戰尤力，賊奔西南，廷襄奏言：「沂水令孫愷元勝賊葛溝，賊回奔東南，由于家官莊向宮之大店，汀水築諸處，有分股者，遁入江南嶺榆境，復有馬賊數百，折回嶺、蘭、莒，日交界空冲山游弋，乃德榜額等軍由嶧回軍，僅往蘭山之南，無怪乎與賊相左。臣惟有飭奎芳等勇隊追賊東路，文彬、長庚等分率勇圍扼截北路而已。」疏入，而德榜額等方以擊賊兩勝之紙房、清水進西，斬首三四百，報由僧親王拜疏以聞。

初四日，賊沿蒙山小嶺向西南，擾蘭沂之雙山，費之方城，富和軍至，小有斬馘。賊奔東北，入沂水之梁莊，孫愷元引民團擊卻之。賊奔蒙陰之界牌，知縣謝慶元率團力扼之，賊分股奔蒙山之北，由黃草關而南，奎芳追之陡山，斃其百餘，軍向正南仲村去。德榜額分軍追之榆墟嶺、斗谷山，頗有斬馘，自督全軍駐紅山坊前。

其界牌未發之賊，初十日由九女關回奔東南。王成謙、楊通廉、郭大勝、勳、幅軍橫出截之，大勝等敗之。汪家坡，成謙、通廉追至，屠市莊，又敗之。賊涉温水而南，民團乘夜襲擊，賊怒，致死鏖戰。成謙等軍馳之，始走。兩日夜，寇賊六七百云黃國瑞一軍攻圍長城，匪圩不下，李成股兼營旋仲村，欲北援長城。德楞額、富和紅山坊之軍皆在賊南，廷襄督倣促令移扼北路，兼旬不報。乃直達廷襄，言：「十七日，擊賊于子圩，略通山處，殺賊三百餘，擒四五十人，十八日，勝賊王路，親見馬賊三千，步賊萬餘，十九日，賊屯杜家堡，分股赴長城，圍攻黃國瑞營，德楞額以是時取運軍火，方能赴救，為河廷襄忿恚已極。」會黃國瑞上言：「李成捻衆已至長城，擊之西哨，踰匪出圩，表裏受敵，兩端戰卻，賊法請德、富兩軍相援，坐視不救。」廷襄復疏聞，詔曰：「已革副都統德楞額，挾嫌置地方軍務於不顧，意將何居？著僧格林沁嚴行查參，如再不進兵，有心延誤，即軍法從事，諒僧格林沁不肯爲之姑容也！」

是日捻衆趨圍之朱許、國頂諸處，文彬、長磨引兵合鄰境下莊、碑柱、崗境高安、永安、多岩、庵屯民團邵廣平等，分道襲之，獲其輜貲數十車，繫畜無算，賊奔正東海州之馬陵山，輻匪不肯與合，回竄，爲文彬等所敗。

李成股衆由曉灣過河奔泉兒頭，爲莊塢掛劍橋民團所襲，二十二日，入郊之夏莊，趨蘭之蛟龍江，文彬、長磨率勇圍扼之，版泉處，二十六日，有另股由蒼入沂水之王莊，朱瑞、勢由東北趨青萊，與淄匪合股。詳另卷

時東昌降衆勢張甚，宋景詩等乘機起變，廷襄乃於二十八日移軍東昌，李成股匪仍飭奎芳、任全吉引軍扼蒙陰北路，嚴防蒙諸縣，調圍扼東路，行令甯川軍會逢年等截管，惟德富兩軍由坊前出隊，過蘭山沙埠莊，大埠莊不知何往云。

山東軍興紀略卷四之上

皖匪五

先是，賊之竄馬陵山者，分股千餘，爲措莊民團擊斬三四百，奪其刀矛槍箭奇無算。遂竄東潘黃崖，民團又截之，奔營州城下。林之村道極狹，頗有斬馘，擒擄口宋腐等十餘。賊由土山折趨沂水，同治二年二月朔，由姚家店向西北行。孫愷元親之，燬馬賊三，獲馬二。賊攻黃石山莊，官軍火器乘之，賊火藥燔罄，焦糜數百人，勢喧亂，愷元又勝之橫嶺。初八日，潰入新泰之羊流店。

是時鄒縣教匪犯泰安，另股亦入新泰。詳鄒縣中而德榜額軍始於正月二十六日，由馬陵山東渡河至瓦子溝，函達廷襄言兵單不便進擊。迨二月，賊入新蒙，德軍適遇沂、莒間。廷襄不得已，抽兗州勦教軍千四百有奇，令遊擊焦其淵將之出泗水東北，疾馳新泰賊前，障其東竄。檄萊蕪、長清調團扼北路，會城戒嚴。初九日，德軍次新泰，戰賊小勝。十二日，賊由泰安西南入甯陽之東新加驛、黃茂莊、米家村、曲阜之北冬莊、九山大嶗、石家集、葛史店、毛莊諸處。十五日，德軍函告勝賊泰、泗間。洪嶺口賊蔓延汶上之界牌、白塔、作里，復奔甯陽之西蜀、及滋陽之龍王店、谷家莊。廷襄奏言：「東境外匪與內匪交訂，實屬弗遑殲。願且教匪勾聯日久，屯聚甯陽，已在兗州之北，平原四達，距省匪遠，北竄可慮。惟望德榜額與駐兗諸軍合力夾擊，庶幾保全大局。」又奏言：「賊邊馬已至汶甯，湖路可達東平，山路可逼省會，事機危迫。而鄒教又勾結雲谷山幅匪劉雙印，占踞

山民寨，分股四出，竟營左右皆賊，岌岌可危。

會擒賊逼曲阜，廷襄先期謁兗州守孫家穀，守備郭大勝之軍禦擊之，斬長髮老捻數十，獲馬稱是。縣丞孫家篤引兵向西北縱橫衝擊，衝斬甚衆，獲牛馬百餘，擒彭彬、王建信等數十。大勝等復潛夜襲賊泗水之北，軍聲突發，賊袒裸而奔，焚溺無算。李成德急隱垣境之下，有部向魁、部貴、張泰和、部丙香、郝明光、部章者，宿州人也，給李成人民令，巽斬成首而趨之。黎明，升軍前以獻。初，僧三何清淮統募兵黃開榜募人入賊中，開榜軍中勇自向魁自言與成舊，應募入年餘，未得聞。家穀先在宿營，亦令練總朱廷芳、部慶遠等授賞等賞格印給，至是出俘囚及賊中歸者，驗之果成頭。廷襄疏聞，向魁、泰和等賞六品頂翎，丙香等給功牌銀卮有差。於是巨懸授首。

潰賊數千屯宿陽之彩山，立木特死守。德榜領富和軍次泰安之西集，扼賊趨省。二十一日，進軍洪嶺。賊分衆逼甯城，知縣余茂昌引民圍擊卻之。而泗水屯教復與捻合，德富兩軍馳擊之，賊遁東南房山口，山頭諸處。其洲軍夾攻之，賊入曲阜之元曠，防軍都司劉萬清伏軍湖上村，突起奮擊，斫殺百餘。賊退山北，二十二夜薄萬清營，營勇擊卻之。其洲軍統西鈔擊，萬清抽銳士三百山南堵北，與其洲表裏攻之。賊登山吹角應。諸軍知首逆伏誅，人人思奮，衝墜甚力。賊不支，翻山東走，追至魯園，有台入嶧山教黨者，有隨入白蓮池禱教者。教衆復出不納，奔回費縣、梁邱。至是，李成之姪李帛質魁其衆。

初，李成之自費分竄也，餘衆二千屯梁邱、陽村、關陽鎮。成謹密遣教諭朱桂升、生員趙邦興、文童李唐等，諭勸吳王綽歸。山會匪張芳義効功自贖。芳義感奮，糾岐泉、大頂諸匪擊捻，不勝，復隨官軍由黑風口進隊。

兩戰圍陽，斬擒日陳雙頂等三十餘級，擒其三。文彬、長廣調郡，兩幅匪糾衆欲援李捻，先擊之。匪再敗，不敢出援。詳另卷兩會匪守義等以無功自疑，復與李捻餘黨屯梁邱者合，又潛合嶺山幅匪孫化青。

會化青爲黃國瑞、長廣軍收斬，詳圖匪卷三。三月，會匪合衆六七千竄嶧山，教匪因糧乏不納。初五日，捻遁都縣，雲湖騎軍與家發步軍分合馳之。賊舍鄒慶堯郡，家發追之弗及。賊至南土柳崗，德楞額方移軍中山店，由楊家窪出軍擊賊。風雲翻翁，前軍營總永林、副都統銜富樹孫等領隊力戰，德楞額繼之。捻伴敗，永林等追之，伏發王家集，永林血戰歿，富爾葆負傷突圍走，亡士馬累數百。中山店東軍都司毛貴守備劉志和步軍馳救，德楞額斂隊不敢前，民兵訕笑之，復以勝賊馳白僧王。

是夜，賊繞郡北趨汶上，游騎擾東平沙河站，甯陽西北臥牛山，距濟南不三百里，省城再戒嚴。廷襄駐軍東昌城，奏言：「降衆張錫珠方由直境回竄冠館，勢難分兵，德、富兩軍自當挑隊追擒。臣已飛調平邑集勦，郭大勝一軍由泗水堯山口出甯陽濰縣，撤東北州縣調圍嚴遏，勿令與淄川踞匪合。惟此次擒會匪合勢北趨，悉家毀，焦其洲、毛貴、劉志和，遏堵不力，請將家毀其洲摘頂，貴志和奪職，責後效。」上從之。

十三日，詔曰：「永林陣亡，軍威稍挫，賊勢愈張。著德楞額、富和會軍痛勦，毋令趨省。僧格林沁已於初九日由峽回軍，遣出東昌勦降衆。當陽捻勢猖獗，已諭知僧格林沁酌辦。一俟僧軍到昌，謂廷襄即應回顧省城，毋令其地。」

當是時，捻賊爲淄匪所引，由泰安東南入羊流店。廷襄飭楊通廉與大勝等由青石關徑赴博山南路，遏擊乃之會匪。由泰當竄萊蕪。十三日，知縣艾恩驤擊之王家莊逸西，斬馬賊數級，步賊數十，擒二。賊由苗山竄

青石關，博山令樊文達縱賊滋回，又爲恩縣繞前截擊，驍馬賊甚多，賊繞竄常莊，洪山口，石馬莊諸處。文達再迎擊之，遂竄六土崖分股，一入益都之朱崖，一由張莊，黃崖趨淄川。僧王軍方抵濟寧，聞李成餘黨入泰安，遂引軍改趨富陽，擊大股，移會之在濟寧嶺者，追奔三十餘里，斬千三百餘級，追至狼山，餘賊二千負創入淄城。詳前卷中德、富兩軍聞王且至，先至平地入博山。其時松桑之分股者入長山之張店，東可赴青，西可入省，廷

旨令張大富步騎九百入守了。

二十一日，廷取山東昌諸省。四月，新任巡撫閣鈞銘履任視事，進軍淄川。六月，淄川平。詳前卷中是月，白蓮地教匪亦平。七月，敏銘移軍博平，勦餘衆。九月，降衆平。詳前卷奏言：「東省依次肅清，懇恩准臣回籍終制。」疏入，溫旨慰留。有詔下敏銘，將可撤之勇，委員率赴蒙城，交正紅旗漢軍都統富明阿助勦。

十一月，詔授敏銘巡撫山東。再疏辭，不允。詔曰：「擒匪李大個，夜在僧格林沁安徽軍營投誠，惟項盤等股仍前負固。東省與徐、宿毗連，著閣鈞銘飭各軍慎密防維，毋令闖入。」於是敏銘遣副將陳錫、周東治三營扼馬良策，遊擊王心安兩營扼魏莊關，守備郭大勝一營扼臺兒莊。月十九日旋省，奏明抽調營兵，改練騎隊，爲有備無患之資。

詔以陝、甘回匪騷張，令山東派兵赴山西蒲州防黃。敏銘奏言：「臣思陝省回亂，勢趨西北，蒲防較緩，不如派兵徑赴西安，交欽差大臣多隆阿調度。臣已抽兩境防軍劉漢秀、雷顯揚千人，由單拔隊，道汴入秦。二將本多隆阿舊部，將帥相習，情意相孚，較可得力。」疏入，上慰之。

又奏言：「東省綠營廢弛已久，又兼歷年積欠餉餉，既無良將，遂成廢兵。若驟加整頓，撤勇用兵，先須募

兵足額，善給俸餉，而又訓練需時，不得不留勇以待。勇糧、兵糧，同時並發，同虛難以猝辦。若先行撤勇，恐交屬教匪餘黨滋多，沂、蘭、郯費之聞受撫幅匪或懷蠢動，東、直交界降衆雖懾威反正，革而未必革心。卽濟、武屬縣鹽梟亦時藉兵威彈治。此輩時不能撤勇之實情也。臣非敢於事平之後擁兵糜餉，亦非敢意存成見粗勇輕兵，實因東省事變頻仍，奸民多半土著，譬如新病初起，肌膚之疥搔甫定，臟腑之癢結未除，澆諂需時，參苓宜備，有非他省情形可比。他省祇期能富即可自強，東省必先自強乃可致富。何則？戈鋌不動，斯農畝不廢耕耘，強梁鋤盡，則良懦自輸賦稅。近年以來，窮鄉僻壤或偶有奸民嘯聚，兵符午發，士馬夕臨，兵不血刃，而鄉民里甲卽已鑽獻兇渠。不特丁漕較屢歲旺收，且匪類知官司有備，不敢造謀發難，保全民命尤多。此一時不能撤勇之小效也。故臣不敢爲節蓄帑項之浮詞，作粉飾太平之下策。敢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又奏言：「兵之能強，端恃將領，將領之材，固由性生，性生之賢，亦資汲引。如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倡率鄉里，樂育人材，王鑫、李續賓、李續宜、彭玉麟、楊岳斌、蔣益澧諸臣，誠有將材，實賴推挽。使朝廷知其可用，日加拔擢，自然頑廉懦立，志士奮興，故楚勇之名遂著。卽多隆阿亦賴胡林翼同官日久，所聞於林翼者，皆忠君事上之言，輕財重士之說，行軍用兵之數，信賞必罰之宜。多隆阿質性忠良，天資高朗，遂成名將。學成於所習，信不誣也。」

「前者，借格林沁奏稱不可盡用南勇，啓輕視朝廷之漸，誠爲老謀碩畫。且自古名將，北人爲多。臣北人也，焉不習兵，才漸定亂。因在軍多歷年所，見諸軍之成敗利鈍，胸中必往復求其所以然之故。故深知紛冗雜湊之軍，不求將而先湊兵，則有兵與無兵等，有將與無將同。今北方雖所在募勇，直是匪徒烏合，不知尊君親

上殺敵致果之方，帶勇者功利重心，貪婪欺飾，以之爲將則兵譁，以之爲將則民亂，謬種流傳，後患滋大，病在不考其技能，不察其志趣，謂弁兵即可出戰，鎮協即可領兵，無怪乎臨陣倉惶，將逃勇潰，爲賊所笑。

「故欲強北方之兵，必先儲北方之將。當今之時，北人智勇俱備，馬步兼長者，莫多隆阿若矣。臣曩與多隆阿及其軍中道員李宗遠請論，多隆阿自言其部下曹克忠、石清吉，皆有將材，皆爲北產。李宗遠知之，臣亦聞其名久矣，安在楚將之下哉！應請密飭多隆阿多募北方將士，教之戰陣，屬以忠純，擇其忠勇樸實者，疏請補授北方及各省提鎮參遊，即令裁任練兵，則萬一有警，綠營均成勁旅，何必再募勇丁。臣竊謂事莫有急於此者。如其不然，徒恃武科技勇之材，行伍資俸遷轉，終蹈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之覆轍。數十年後，偶有捷伐，仍慨然於用兵不如用勇也晚矣。且南勇規模猶在，訓練易成，又致謂於北勇誠不如南勇也，益屈矣。臣愚竊無識，惟聖明裁之。」疏入，報聞。

泊同治三年正月，有詔以陝甘總督熙麟奏回匪馬化澁熾甚，調山西兵進征，飭敬銘抽防兵赴督。於是敬銘調東昌防軍千總曹正榜一營，募莊防軍守備郭大勝一營，先後赴之。

二月，晉撫沈桂芬奏請改調赴陝。敬銘復奏言：「竊惟用兵之道，端在將卒志意相孚，甘苦相習，故廉頗思用趙人，卽如今之用兵者，胡林翼、曾國藩、多隆阿、李續宜，若稱知兵，善於將將者也。臣昔年見其彼此調用所部，往往不如自用其軍，每此軍改隸彼部，卽先期由本管遣散原軍，彼部卽日召募。營制雖同，將弁易位，步伐則一，崩賦改觀，以之應敵，迥不津矣。彼諸臣者，何故爲是煩費哉？情勢有然，不可苟也。臣前次撥交多隆阿之雷顯揚等軍，因本其舊部，相習有素，前疏已詳陳之。今曹正榜二營，爲前撫臣譚廷襄所募，初雖楚勇，嗣因

傷亡挑汰，漸多徐宿之人。若調晉作爲防軍，距東較近，臣耳目易周。若再赴多營，彼處兩楚軍多，各立門戶，將領深明大義，即不至歧視客軍，兵勇相形，勢孤見絀，鎗鏑扞格，細自口角，大且鬥爭，勢所必至。此不宜赴陝者一也。再雷顯揚兩軍赴陝之餉，多隆阿尙欲由東籌解，則陝省不患無兵，而患無餉明矣。若多隆阿營餉充裕，不難集楚中舊部，募百戰精勇十營，何屑用此山東五方雜處之隊？如其無餉增兵，再欲東邦籌給，臣前餉尙未有以應，再加二營，更難接濟。且二營將士在東日久，人地諳悉，積欠尙可賒貸挪移。若遠赴關中，領餉愆期，慮將譁亂。此不宜赴陝者二也。

「臣受恩深重，祇期不飾不欺。且陝省爲臣桑梓，如果東勇有益陝疆，豈不願其厚集兵力，思維至再，實覺於陝無補，不若調回東省，以備緩急。」得旨允行。

是年四月，始追錄三載以來文武員弁勦擒、勦教、勦降衆、勦土匪、圍匪之勞，所保者不足二百人。曹屬勦擒者，以知府曹丙輝、李宗岱功最，賞運使銜，潘川以知府王繼庭、邱縣知縣陳用資爲最，東昌以知府裴易圖、直隸州惠慶、知縣丁彥臣、聊城令鄭紀略爲最，兗州勦教以費令王成謙爲最，沂州勦緝以蘭山令長廣爲最，武人自副將范正垣、協領喜昌以次，廬百餘人，各詳另紀。

於是鉦鼓不聞，烽燧消熄者幾二年。敬銘剛方清直，表率羣僚，澄敘官方，吏治日上，民安耕鑿，賦稅極將。迄乎四年三月，始復有捻警，民困存餉者再四載，始大定云。

山東軍興紀略卷四之中

皖匪六

同治四年春正月，捻衆爲信王軍及之河南新鄭，聞其奔歸氏，因封野司。寶扶溝，陳州府屬。時王軍疲甚，而追賊不釋。奉詔曰：「適匪賴汶洗、張總懋等知河洛有兵阻截，率蔡南甯魯山、僧格林沁、飭恆齡等奮力衝賊，而另股馬賊抄我後營，營總富克精阿等不及時援應，以致恆齡、蘇衛保等陣亡。僧格林沁將富克精阿等軍前正法。著將各營整頓，以圖再振。直隸、山東兩省在在與豫邊毗連，大廣、曹、單一帶更恐有宋景詩餘匪，著劉長佑、閻敬銘嚴密防堵，勿令渡河而北。」於是敬銘調魚臺王心安一營、嶧縣宋延德一營、觀城郭大勝一營、東昌曹正榜一營，均赴扼曹、單、德、平、劉時霖一營及塔克蘇堪騎兵，均回省候調。時布政司丁寶楨入覲，有旨無論已未起程，行抵河處，著劉長佑、閻敬銘飭令回京帶兵嚴防。寶楨二十四晚回會城，調濟安營八百人並騎兵三百數十，二月朔，將之出省。派參將韋應麒率兵巡防東昌，調原駐德州參將黃兆昇移營館陶，備降匪宋景詩餘黨也。詳另卷

四 料 資 軍 總

當是時，捻酋僞增王賴汶洗、僞梁王張總懋、韓營小開王率衆由豫之鄆陵，開封屬。汝陽，汝甯，三河尖，日夜南竄，去東日遠。寶楨駐軍曹、單適中許期集，遠報僧王二十四日在樞山，汝甯府。督總兵陳國瑞、翼長全順、總兵何廷鼐、倭和、副將常星阿、郭寶昌等擊賊大勝。乃三月初，賊回奔鄆陵，扶溝，杞縣，開封府屬。北入睢州，歸德屬。

日行幾二百里，由李八集過黃河老堤，初六日抵交界山東之考城縣，河南衛輝屬初七日，曹、滑、城、定、鄆、鉅、金、濟八州縣均見賊騎，百十成羣，往來迅疾。僧王亦回軍入東，三旬之間，回旋奔逐不下三四千里，將士死亡者數百，軍中多怨言。顯王寢食俱廢，恆解鞍小憩道左，引火澆兩巨觥，輒上馬，遂賊，謂誓滅羣醜以紓宵旰，以救民生，聞者皆爲泣下。

於是敬銘馳檄曹州鎮總兵保德等引兵會勦，寶楨亦檄護兗州鎮范正坦率兵五百會之，調王正起軍入省，劉時霖軍赴東平堵擊。

邊防遼闊，捻寇兵旁竄，初八日，入城武之大田集。僧王騎軍及之，卽奔定陶，入嘉祥之羊山。寶楨步軍及之，騎軍亦至，又奔汶上，逼城下。步騎軍又及之，又奔甯陽之白馬廟。騎軍由汶晝夜躡擊，賊不遑喘息，死者屬道。寶楨步軍復繞濟甯橫出其前，初九日，日中，賊東入曲阜。捻計以奔馳激官軍，乘間取勝。遂調時霖軍移開山扼之，正坦軍進濟甯扼之。捻乘間游弋汶河。僧王督騎軍追至距曲城三十里之沙河，馳驟交鋒，斃其二百許。王軍疲甚。寶楨語翼長內閣學士全順，盡從容諫王，全順曰：「王忠愍盛怒，莫敢諫也。」

於是捻奔西北，王引軍躡而西北。寶楨度鄆，滕爲捻歸路，步軍尾之弗及，復繞前出兗州東南備夾擊。王軍自曲阜東北攻之，賊反轡西趨甯陽、東平。寶楨復回甯甯陽，僧王商令移扼泰安。時正坦引步軍出甯陽，猝遇捻衆折回，萬騎奔騰，兵單不能禦，守備張俊之、把總尹振彪、姚廣勛、外委袁汝漢、劉慶元、沈憲珍等數十人陣歿。另股賊急奔二百餘里，由滕入蘭山之尚家巖傅家莊，南趨鄆城。寶楨先飭參將莫相紳逆擊之，捻由汶南抵陳家店，官軍斬其百餘。大股益集圍攻，組紳以少駭衆，斃長髮甚多，官軍傷百餘。會追兵將及，捻抱隊狂

奔。

僧王軍方抵東平，有詔令僧軍暫爲休息，穩慎進攻。寶楨因賊於十三四日由東平北奔東阿，平陰、肥城南桃山一帶防趨會城，遂由泰安回軍張夏，至是復進甯陽。敬銘復謁正起軍扼楊家臺，時霖軍扼杜家廟，顧長清一路寶楨慮其由蒙陰折而北，再移軍兗州。乃捻勢趨江南，寶楨復回軍濟甯。捻衆遂由蘭之卞莊渡河南城，進入江南青口、賴榆、卞莊即臨沂州海州至涑陽。濟州回奔邳州。有詔飭清淮一帶扼要嚴防，令張從龍等水陸諸軍分防成子河及邳、宿等處。劉銘傳一軍能否赴淮東交界扼守。僧王軍復奮起，由魯家集臨賊而南。

捻阻於運河，奔突邳、沐、海、贛四州縣，勢由北而西則爲嶧，由北而東則爲蘭、莒。敬銘乃檄都司韓登泰勇營赴扼莒，日撤沂州守文彬、蘭山令長府，費令王成謙等募勇千二百，並原部勇丁分布莒、蘭、蒙、沂要隘，心安軍仍扼韓莊，寶楨暫駐沂州。

二十七日，僧王軍擊捻房山，離青口百里勝之。捻竄嶧山，法屬嶧又爲王軍所敗。四月朔，回奔邳之梁王城、湖口，次日至陰平、馬蘭諸處。初七日奔宿遷之北視頭營嶧，邳城之南店，距城十里。龍泉溝附近盤旋，勢向西南竄濰渡運。初九日，由邳西南奔西北，初十日，竄蘭之西南向城、尙巖，即日奔嶧之西南褚頭林，冒官兵旂，至馬頭民圩，稽奉王爺令遺賊。圩練與答話，卽譏罵，「何不開門！」總兵陳國瑞逐賊至，賊馬環圩越走，圩內縱槍呼救。國瑞追之如飛，緣道殺傷甚多，呼號聲不絕。捻奔尹家林、蘇家營、馬陵諸處，兵聲火色，百里圍。

僧王駐軍張莊寺。邳州境賊方造飯休息，王潛軍自馬陵山繞繞山之東，出邳城東南鄉莊口渡沭河，王

營紅山塢之東，陳國瑞營在烟，奮起來擊。捻營潰，由紅山、蘭陵、關山、嶺、奔、驪、勢、從、長、溝、過、寶、積、渡、運、寶、積、度、距、臺、莊、三、十、二、里、之、大、泛、口、水、淺、灘、高、捻、必、由、此、北、渡、蹂、躪、滕、縣、遂、令、心、安、營、大、泛、口、扼、之。

十一日，日加已，賊果大至。心安憑河塔擊，斬首累百，擒十餘。捻奔正北，勢趨臨城，寶積軍鄭際西倉橋，遇賊衝。次日向辰，游騎趨橋塊，官軍嚴聲折回。已刻，馬步二萬餘，萬躍騰踴，煙麥蔽天，聲動原陸，向正北捲地而來。寶積飭漕糧都司楊酉林、守備郭齡菴、紀殿地擊，槍礮猛密，斃賊四百餘。後設馬賊數千撲橋口，令莫組紳阻橋縱礮，斃其百餘。捻向西趨，令宋延德、守備曹正榜直前衝之，奪其馬牛旂幟無算。步賊卻走，分股馬賊千餘潛出陣西十里外，隱於民圩，突起馳襲，環繞周市，旋轉如風。官軍腹背受敵，酉林、齡菴被困力鬥，短兵接，不能突圍，與把總董宮經、劉登鰲、張懷義、趙廷棟、劉懷清、外委侯廣昌等皆戰歿。延德率千總王萃交鋒西路，大呼反衝，向東穿重圍救之，不及。賊圍閉而復合，守備莫松亭、千總馬連勝、馬芳洛等再陷歿。延德左右馳突，重圍益厚，郭大勝與參將戴鴻仁等揮兵力戰，救延德出之。寶積見賊勢張，親督全軍隨陣，所向皆靡，兵勁若神。捻喧駭震潰，狂奔正西，崩山塢隄，敗不可止。官軍追之十餘里，捻無復行列，斃二千餘，血流盈野，牲畜蹂躪衣裝不可計數。是役也，先挫後勝，追奔逐北，至今臨城驛居民猶樂道之。僧親王恆以蹈危履險殺賊致果爲己任，他人無所許可，至是歎服，謂所親驍將曰：「丁某是真躬冒矢石者，文臣大員莫與儔也。」爾曹武官當益奮勉報國。」時理餉委員丁彥臣，度前軍裹二日糧，且乏食，籌轉餉濟軍。顧捻騎縱橫道梗，先語寅僚，莫敢應。傅翰亭將校士騎語之，皆曰：「是餒虎肉而齋齋糧也。」彥臣曰：「丁公國家柱石，躬自戰賊，吾儕安居而食心，吾行決矣。」衆拜曰：「言良是，顧不得達而徒死何？」彥臣曰：「從吾計，十可七八達，死纔二三耳。」衆曰：「若

何？」彥臣曰：「速具饌餅十萬劔，吾出庫鏐五千，露車轆之，吾爲前導，諸君十數輩，歌嘯而從，疾徐視我。」衆咋舌，謂不敢而從。彥臣揮衆退曰：「請朝從吾行！」

漏五下，傳令登城伐鼓，數百人，素炬呼譟而出，如發千軍然。令曰：「辨色則軍等悉反，留二十人步從。」時賊附城教軍者，聞軍聲，皆吹角整隊。衆曰：「敗矣，潛行萬一得濟，若此，擧勞死矣！」饒寅僚出，闕固留，且云：「爲君申丁公，具白欲行狀，足解請責否？」彥臣馳然曰：「吾爲品責，而作此虛語，毋相混也。」遂即收我事。」騎士與送者多雪涕道左，彥臣獨戎裝麗都，意致開暇，掉鞅而行。

行十數里，捻轡岸如連珠，仍進不已。衆執鞭泣諫，彥臣正色謂之曰：「先期死耳，軍食事大，丁公忠國，吾輩忠於丁公，此舍生取義也！何懼爲？」衆乃奮天明，捻騎五六反，馳迨左來窺。衆曰：「疾刺之！」而彥臣行益徐，令步卒以饌餅遙投之，捻俯而噓，復取白糴巨錠五擲之，捻下馬反覆持而笑，愕胎不解。再數十里，遇捻騎輒益從容，前賊驟馬掠車而過，如逆而語之，相顧咄咄者，委棄予之如前，不敢逼。步卒手招之，反卻走。又數十里，會前軍撥騎兵來，距纔不及二十里矣，疾馳之，頃刻而至，軍中懸釜十日，於是歡聲若雷，壯士踴躍，怒馬歸隊，再戰再勝。賈楨曰：彥臣曰：「君之功也！」自此奇其膽智。

諺時，將校或請曰：「幸得從公至軍，竊多所不喻者，將潛行而反伐鼓，已遇賊而反從容，極處示賊而賊不奪，何也？」彥臣曰：「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耳。其時賊說都在臨城，附城不遠，卒賊日出，數百肆劫奪，聞大軍出，則不敢來，必先發遺騎，遺騎歸報，謂露車轆銀粉，又發容冠佩，從以贏卒，則不信，疑有伏兵，益不敢來。且道騎得鑑謀自私，適迨不反而我已達矣。」衆皆拜曰：「非所及也！」迨後倚彥臣督前數年，大軍未嘗一日

乏食，亦未爲賊掠寸絲斗粟。人皆服彥臣忠誠至而智計廣也，信然。

時擒衆盤旋滋陽，距城二十五里，洪河及濟甯東南石佛趙村，汶上城南康莊驛，西南開河，袁口欲渡，運葛延甯陽之九里山，袤廣數百里。十六日，由袁口踰淺微渡。十八、九日，入范之羅家樓、律家集、濮之箕山集、許家廟，屯逼黃南，葛延鉅野、定陶，及城武西北，清河西南。竇植軍扼濟甯，敬銘亦督軍出駐東昌。僧王軍追賊駐晁家寨，郟城賊復詔曰：「逆蹤逼近黃南，懼保不旬，結水套匪徒，希圖北渡。僧格林沁全軍業已抵郟城，著繞北路迎頭截擊，逼賊南趨。」有詔下兩江總督曾國藩嚴防徐、宿及袁下河諸處。國藩檄總兵張樹珊樹字六營扼清江浦，提督劉銘傳全軍扼徐州，總兵劉盛波全軍扼宿州，與東軍收夾擊之效。

二十二日，馬賊千餘竄直隸開州之白岡水套，旋回奔濮州，大股趨河澤。王軍及之江米寨，斬步賊二千餘，馬賊南奔五霸岡，並擊取明緒，又斬殺數百。敬銘咨副都統定安、督章應麒、黃兆昇等軍赴柘開、濮交界，令邊擊周森藻礮船入濮，范黃河。時奉詔曰：「賊在濮、范、東南，連破民寨，賊馬已至河澤之甘露集，散布於濇、郟、范、濮之間，界近開州，著閻敬銘等嚴密堵截。賊爲僧格林沁大軍所逼，又有陳國瑞分兵抄截，往往避兵而行，紛紛肆竄。著僧格林沁仍遵前旨，繞北截擊，穩慎進取，不可銳意輕進，徒疲兵力。亟宜專派知兵大臣統率諸軍兩路輪替兜勦。楚軍素稱能戰，惟曾國藩聲威素著，可以惟所指揮。前已有旨令曾國藩酌度出省，著卽刻期督率南軍，逼賊相機勦辦。」於是曾國藩以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圍防，督師北上。

時擒竄曹州府西南，分北向，自河澤之朱家集、濮州之臨濮集、開州之焦邱，戈斨若林，人馬如蟻，不見其際。僧王親督步騎轉戰追逐，殺後無算。王軍疲甚，士卒道踣，而王忠勇奮發，曉夜追奔不已。二十三日，及賊滯

澤之解元集。次日日中，及賊背澤西北之高樓寨。捻且戰且走，追壓十餘里。大股羣捻隱隄外，王軍逐之正酣，波倫四起，聲塵蔽野。王分軍爲三，鄧隊進擊，諾林丕勒、陳國瑞由左，常星阿由右，王晉成保騎軍，郭寶昌步軍，擄中堅，敗賊回門，伏賊夾攻，左軍先卻，中路步騎方進不撓，捻幾不支。俄而右軍亦卻，捨舍兩路抄中軍之後，四面圍襲。王馳馬衝陣，不能突圍，退保小圩，捻環圩列隊。圩內井塊木刊，官軍不能舉壘。王下馬憩樹下，從容諭從騎曰：「爾曹死無益，吾當在此盡忠。」衆皆泣。捻槍斃已及，騎上驚散，從者環聽請行，日色漸暝，全順等請乘夜突圍，王領之，遂行。騎感賊，王曰：「一驍之，一三騾，三驢，從騎多負傷不能前，要將再進，至吳家店，距府城西北十五里，從者略盡，長矛已及，王墮馬，遂遇害，全順、何建鼈、額爾經厄同死。王所御黃馬被賊馳回，軍士識之，方驚疑，拉隊掩至，軍民悼駭號哭，四野不絕聲。時四月二十四日戌刻也。幫辦軍務前杭州將軍國瑞奏聞，上爲震悼，優詔照陣亡例，以親王飾修典禮，從優議卹，派乾清門侍衛克興阿、岳林、恩全、吉凌馳驛迎護，賞銀五千兩經理喪事，入祀京師昭忠祠，死事地方，出師省分，均立專祠，事功宜付史館立傳。伊子彥諾謨祜百日孝滿，著承襲親王。布彥諾謨祜所遺貝勒，著賞給伊孫那爾蘇，以示篤念忠靈之至意。國瑞未能督兵救援主將，咎無可辭，革職，暫議欽差大臣關防，帶罪勦賊。內閣學士恩水一併革職，郭寶昌成保有差，惟陳國瑞自言受傷，蒙恩寬免，後爲國藩疏糾。敬銘奏言：「臣伏念僧格林沁以藩位之尊，與士卒同甘苦，身歷數省，轉戰十餘年，於山東一省保衛之功最大，以誓期滅賊，血戰以殉，其忠誠實爲千古所罕有。草野鄉民，聞親王陣歿，無不悲泣。臣身膺疆寄，不能率師救援，上負朝廷，下無以對親王之忠烈。伏求將臣重治罪，以彰臣咎。」疏入，上以敬銘會先事陳奏，有親王忠奮勇敢，兵凶戰危之言，先以屢詔誠王穩慎，故不以爲敬銘罪。

詔促國藩赴東勦賊，保衛畿疆甚亟。國藩奏言：「價格林沁猝爾捐軀，逆饒熾長。朝廷責臣討賊，至切且速，卽山東官民亦望臣北發，臣亦何敢濡滯。惟有萬難迅速，恐誤大局者數端，請爲我皇上陳之：

「臣部勇營除劉連捷等調赴江西，易開俊等分防皖南皖北，金陵未撤之隊僅一十六營耳。淄勇從征日久，日夜思歸，聞赴山東紛紛求訴，不願北征。勸諭三日，始定議裁撤十二營，北征者僅得四營。又新募兩營，共三千人，作爲隨臣左右親兵。此外僅劉松山甯國之軍相距較近，飛檄調之，恐部卒不願北征。臣有鑒於前，此鮑超西征兵潰金口覆轍，故不敢強之行北。惟有酌帶楚軍將弁，另募徐州之勇，約以楚軍之規模，冀開徐竟之風尚。雖李鴻章所部淮勇稍習於北方，然尙長食稻米，不慣麥麩，若徐竟間能另出勁旅，則北路到處相宜。其劉銘傳、周盛波、淮勇兩軍，現歸臣調遣，而人數尙少，分撥不敷，不得已添募徐方之士，約須三、四月，乃能訓練有成。此不能迅速者一也。」

「又捻匪積年虜掠，仗馬極多。此次蒙古騎兵潰散，又爲賊衆所得，賊馬聞已萬餘。臣軍昔年本止二千騎，後分與左宗棠、李榕三百騎，外此分與會國荃、鮑超兩處。數月以來，李榕部下者已遣散，鮑超部下者在上杭飢餓，尙未安撫就緒。李鴻章甫經派員出口買馬，臣亦派員赴古北採辦戰馬千匹，至遠非三月不能往返，加以訓練，又將兩月。臣憂心如焚，而事勢至此，若不佐以騎兵，強驅步軍以當馬賊，雖資育之勇亦將不仗自靡。此不能迅速者二也。」

「又黃河爲北方天險，防河扼賊，自是目前至計。臣上次疏陳，由東、豫兩撫臣趕造輪板仗船。現在事機益緊，直、東、豫三省故應速備舟師，方能制賊北渡。吳棠奏以江南之船於黃河水性不合，與臣所驗相同。所有

樹酌船式，採購木料，招募水勇，應由三省督撫因地制宜，即日興辦職位，臣當由金陵撥運三百餘濟用。若黃河水師就緒，樓船可永無撿思。事緩而功大，亦非四五月不爲功。此不能迅速者三也。」疏入，朝意深重，國藩老謀傾軫，願待援甚亟，發旨飭劉銘德全軍渡河赴直隸。

國藩再奏：「劉銘傳一軍辰下不宜遽入直隸，宜勦賊於黃河之南。臣非故爲此迂緩也。果使於事有濟，臣何敢稍緩須臾。且下賊乘蔓延，濮、鄆等州縣數百里，非節節掃蕩不能衝過北岸。若繞道北行，上游須至河南蘭儀等處，下游須至山東長清等處，紆回五六百里。且銘軍在南岸，尚可遇賊一擊。若先北渡，反置勁旅於無用之地。軍情地勢均不相宜。昨得劉銘傳來文，已批令暫紮魚臺、滕縣近運河干，俟糧運稍足，再進濟寧。臣以理勢揆之，黃河夏秋盛漲，劉長佑親統大軍防遏河北，該逆應難飛渡。不特銘軍目下不宜渡黃而北，卽將來事機稍定，亦不宜黃南之兵兼顧黃北。查黃北僅有直隸一省，近年捻患尙少，黃南有齊、豫、皖、蘇四省，近年捻患頗甚。臣愚以爲直隸宜另籌防禦之兵，但令分守河干，不令渡河擊賊。齊、豫、皖、蘇四省擊賊之軍，不令馳援河北。蓋整勇軍行，向章日饋四十里。黃河船少，萬人濟渡，動輒旬餘。若時而北渡，時而南渡，我則疲於奔命，而恆不及賊，殊爲非策。此因不能迅速，遂不能兼顧直隸者，又其一端也。」

「以僧格林沁之忠勇，其統兵追賊，日行七、八十里，或百餘里不等。然聞於三月間率騎兵馳至汶上，步軍後七日始到兗州，騎兵亦有後二日者。又因軍行太速，不能自攜鍋帳行，令州縣供支。兵燹之餘，州縣力難具數千人之食。設兩縣交界，便彼此推諉不前，將士爭先落後，亦多飢飽不均。其隊伍難整，以此行軍神速亦以此。臣軍營制，每日菜營支帳，理鍋造飯，不向州縣索取供饋。李鴻章淮軍亦然。其步步穩慎在此，其行軍遲

鈍亦在此。價格林沁勦辦捻賊，一年以來，周歷楚、皖、蘇、豫、齊五省，若臣等接辦此賊，斷不能五省兼顧，不特不能至楚北，卽齊、豫、蘇、皖四省尙不能處處兼顧。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能辦兗、沂、曹、濟四郡，濟、東、泰、臨以北方不遠矣；河南祇能辦歸、陳二郡，而開、許、南、汝以西力不遠矣；江蘇祇能辦淮、徐、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餘屬力不逮矣。此四省十二府州，縱橫千里，從古四戰之場，歷年捻匪出沒熟路，以此責令督辦之臣，而以餘屬責成四省督撫，則汛地各有專屬，庶幾事有歸宿也。

「此賊已成流寇，強忽異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方今賢臣新隕，劇賊方張，齊、魯望援急於星火，而臣策彼事乃在半年以後；北路之重地莫如畿輔，而臣策直隸乃須另籌防兵，此皆駭人聽聞之言，殆不免於物議沸騰，交章責備矣。然臣籌思累日，不特軍行萬難迅速，恐草率赴敵，則一誤再誤，雖悔何追？又必須用力不分，專注於擒匪最熟之十二府州，方足以弭流寇日久無窮之禍。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疏入，優詔褒焉。而先數日已詔命國藩節制直、東、豫三省軍事，飭卽兼程北上。

國藩力請收回成命，奏言：「伏查注重徐州經營十二府州者，將來勦擒之長策也；先顧畿輔安定直、東八心者，目下應變之急圖也。黃河當仲夏盛漲之候，北岸有劉長佑列防之軍，謂賊難以飛渡者，事理之常，可以臆度也；汛遠而防兵太單，賊多而土匪勾引，恐賊猝然過河者，軍情之變不可逆料也。萬一賊竟北渡，則臣前疏所言，狃於常而闕於變，明於日後而昧於目前。正在籌思無策，李鴻章函告，已派常鎮道潘鼎新鼎字淮勇十營由輪船浮海赴津郡。有此一軍，可以壯畿輔之聲威，可以慰聖主之宵旰，可以補微臣迂緩之譽尤。

「至劉銘傳一軍，定於五月初八起程赴直。臣查曹、齊等處，一片賊氛，侍郎臣國瑞殘兵敗卒，孤子可危。

故臣令銘軍先赴濟甯，與商進止。如賊竟渡河而北，則銘軍應由東阿、平陰渡黃，在東昌境內迎擊；若賊未渡，則應仍駐濟甯，分擊郛、鉅之賊。辰下有鼎軍在河北，以助劉長佑，銘軍可南可北，以助國瑞，局勢暫可無慮。臣到山東，當力擊曹、濟之賊，逼之西走。俟風波大定，仍當回駐徐州，注重十二府州，屯列衝要，分途兜勦，務使欲寇之寇，東出西沒，不能越吾網羅之外，庶幾彼勞我逸，制人而不能制於人也。

「惟節制三省，微臣實不敢拜此寵命。自問參司兵柄，雖江南初立寸功，皆諸將艱難百戰之勞，臣並未躬冒矢石，頻叨懋賞，抱愧方深。今且精力日衰，即專辦十二府州，已自度能言之而不能行，更何敢肩荷非常，罔知非分，伏請天恩收回成命。」

「再，直隸一省，獨居河北，此次姑集各路之兵，急援畿輔。惟自今以後，應責成直隸總督另籌防守之軍，必不可調南岸戰軍往來競渡。即河南、山東兩省，除歸、陳、兗、沂、曹、濟，令督師大臣分軍馳逐，其餘各屬，應令兩省撫臣另籌防守之軍，必不可使勦擒之軍，追奔千里，自蹈危機。臣前疏已略陳梗概，茲復反覆陳明。即使有臣，其才十倍微臣，籌辦此賊，似亦不必有節制三省之名。」疏入，不許，再疏辭，仍未許。

三疏辭益切，其略言：「臣自度精神兵力，苟能稱此重任，何敢瀆請。惟精力實已衰頹，楚勇已成暮氣，此外概借李鴻章淮勇，雖情誼本同一家，而人數不滿二萬，馬隊尙無一騎，與各省會辦此寇，或可有成。若微臣總抱全綱，則力所不逮。若虛與委蛇，姑存其號，又與臣篤誓之素志相乖。臣近閱世情，博覽史冊，無才而位高於衆，轉瞬必致禍災，無德而權重於人，羣情必生疑忌，寸心耿耿，如負重疚。儻不蒙俞允，更當累疏瀆陳，雖上千嚴譴，所不敢辭！」

山東軍興紀略卷四之下

皖匪七

方僧王之軍敗也。諸路軍報阻絕。寶楨時駐軍濟甯。分股捻衆萬餘環濟外城。百道圍攻。晨夜督守。得不陷。一日有吉江結東騎兵七八百從南來。前騎操蒙古音。敵圩欲入。將軍國瑞及王纘豪將校在城者請縱之入。寶楨升圩望其旂纛曰：「是後隊皆賊也！」揚鞭指東南孫家圩。呼而語之曰：「姑駐此！」衆爲請曰：「殘兵冒死來歸。宜令人圩休息。設爲賊所乘。諸有未宜！」寶楨不從。飭王心安鄴隊鳴鼓。建旂闔門而出。騎兵皆散走。惟餘莫吉江疲羸百餘騎。始納之。衆皆默服。越日將軍問於寶楨曰：「何以知其僞也？」曰：「王師已敗。騎兵應飢疲。乃馬多臃健。兵仗亦完。以是知也。」又問：「何以蒙古兵前導也？」曰：「東三省騎士與賊語言不通。性本樸魯。方奔北震恐。喜其不相斫殺。疑敗兵隨行。不知爲賊也。」既而詢之果然。衆乃大服。捻知城不可克。引去。

一日向暮。萬騎馳回壁圩外。里許。時降捻劉天福八百人駐圩內濟陽臺。民間藉藉言天福爲捻內應。晚當陷城。寶楨心思之。而內度揚言且立變。願紳民進見者趾相接。言之洶洶。皆力折之。將軍刺史將校傾城入謁。顏色沮喪。屏人耳語。亦大聲卻之。多懼懷出。益露函致將軍。有言天福爲變者。請將軍軍法斬之。羣情益懼。惟知府惠慶自湘楚從寶楨來。稔公非常人。且老於兵事。每奇計定亂。必非謾然者。願不能徬告也。既昏。寶楨

語知府襲易圖、丁彥臣、濟甯牧程繩武曰：「營務責易圖，糧樸責彥臣，州城責該管道盧朝安，吾與惠慶、繩武出內城，爾等閉關塞賢，以待天曙，誠守城士卒毋得擅發火器亂衆心。」遂策騎引親兵數十，惠慶、繩武佩刀而從，巡圩撫慰。密屬心安選軍鋒四百，戒備以待。令繩武駐濟陽豪，授計而去。令圩中巷陌，戶懸一燈，巷兩端二兵守之，禁居民夜行。竟夜收斬犯令者二十七，訊皆天福謀也。是夕，捻環圩鼓譟，三反三却。天福不敢發，嚮晨，捻引去，令諸軍率天福部曲追之，城得無恙。責檳步行巡圩墩口，定難於肘腋之間，州民至今感之，曰：「丁公活我！」

於餘事伐謀決策多奇績，人莫能窺，此其著者。

賊勢趨張秋鎮以西，因飭陽、陽、濮、范、朝、觀六州縣，縣募勇三百，補兵力之不足。責陽穀令王亮采、范令宮本昂、朝城令文龍，分段率六州縣民團巡徼黃岸。捻乘編機聯軍屢渡，均爲亮采等擊退。

時會城聞王軍失利，人心惶駭。獲捻諜言，賊酋偽王牛烙洪與張總愚、賴汶沅、陳大喜等紛議，或先陷濟南，或北趨直隸，或渡黃由豫入陝，諸酋爭言不決。羣賊數萬，盤旋濶、曹城、定、鄆、鉅、濮、范、金、濟間，收納土匪滑勇，新得官馬四五千，兇焰張甚。東平、壽張、陽穀均見游騎。有馬賊四百赴開州，黃南人烟稀處，試水深淺，爲千總李殿邦擊而退。又馬賊二百餘攻入東明縣，東明縣直隸大名府屬北開，另股趨張秋之南，勢犯會城。倣銘乃督王正起軍，返自莘，三十日入省。

五月，捻寇曹、單、境，修木城，盡破民寨，收其孳廝糧畜，分保鄆西紅川口，東至王家古墩，南至安興墓，水堡集，及陽穀、壽張、張家樓、裴城寺，多築堅壘，以拒官軍。

調總兵詹啓綸、宋慶、陳國瑞諸軍，赴濰澤以北海州，郭會勳、清運總督吳棠遣水師提督黃震升礮船赴濟甯，乃黃河自四月至今，日見淺落，濰甯以北水僅尺餘，水師舢板不能鼓棹，敬銘乃增設礮划五六十，派遊擊周森藻將之，令黃兆昇增勇三百，並原隊移駐張秋上下。賊勢遂趨張秋以東，復令齊河、茌平、長清、東阿、平陰五縣，縣募勇三百守河隄，令知府李德增督率巡徼。

賊攻臨濰境二十餘寨，復攻范縣之大瀆潭，陳家集、李家圩、儲家窪等處。知縣宮本昂年才二十，督民團李心銘、傅建中等集團轟擊，斃長髮老捻二三十，賊退走。有奸民杜二鴨從賊回縣，糾衆豎旗，本昂復捕斬之。又與郭大勝、羅家樓通賊之罪，內寅及長槍會匪目郭廷鈺等，民大悅。

時曹屬善民郝鳳高等百數十人，赴兩江總督軍前乞兵。其辭曰：某等生長東郡，輪隸曹屬，十餘年，於我各匪蹂躪蹂躪，碎，碎，碎，小民知曉，不諳大義，以致被賊文閣之奸，謂曰：揭港，督教日窮，從亂如歸，難為持立。近年以來，幸督臣帥救民水火，兵動賊驚，逃賊奔竄不遠，民得須臾毋死。今者政臣查節，萬衆痛心，六軍無統帥之人，一方有淪胥之厄。趁此志得意，到處千百成羣，小民喪胆亡魂，難免二、三其德，伏莽四起，在在烽烟。巡撫聞大人招募義勇，訓練未成，布政使丁大人所統不足三千，隨運四五萬狂寇，親臨前敵，當郊原，忠國愛民之心，殺敵致果之慨，與當王爺無異。小民非不知感，無如賊衆兵單，東擊西還，勸進受惑。然民間圩寨向賴保全，地廣軍孤，不免東征西怨，各圩寨交留兄，現向每人從賊，然已甚，家平不可終日矣。某等身處危邦，不知死所，若聞皇上移念殘黎，命公北上，公惠在池，必當搜括厲兵，剋日進發，與丁大人東軍夾擊，這掃羣孽。若再遲一月，則此邪民鮮子遺矣。不揣冒昧，馳名具呈。遣敢死夜出賊中，請速發援師。其中途遇賊被殺，皆未得達。賊退後，鄰人於衣襟得之。

吳棠續遣總兵張樹珊軍扼韓莊，障賊南竄清、淮。初八日，賊由汶上開河，袁口以北圍渡運，衆六七萬，自

已汜西連遼川原，分據甯陽西南北三鄉，勢由泰安、長清犯省，亦可由東阿、長清逼大清河。直隸總督劉長佑、檄總兵劉祺、護天津鎮春霖、率天津綠營及勇隊營在平、齊河、臬司李鶴年督原駐開州八公橋副將崔福泰所部赴營、欽州鎮州提舉馮南、知府楊毓楠率武安軍由范縣赴張秋，與張得祿等軍合。長佑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赴東昌、張秋、廬湖、河防。長佑溯流而上，由濰、范入開州，崇厚循河而東，由李連橋、河沿分股至地黃、運合而為一，汜、魯河止。李通永鎮陳濟清率兵五百扼張秋，與東省黃兆昇、李連橋之軍聯絡，守備李德英率勇五百，與副都統定安魚山騎軍聯絡，副將王永勝率兵五百，駐魚山北三十里滑口，與東省守備余全勝之軍聯絡，再東北七十里之官莊，派直字前營勇丁五百扼之，再下六十里即齊河縣，派都司蕭桂蔭率兵五百與東省原駐標兵聯絡。

時有旨令長佑將防務辦理周妥，即馳回直境，崇厚著駐東昌，所有東昌沿河營縣均歸調度。崇厚乃奏分濟東秦遠衛歸、東昌府知府曹丙輝、知府李德培等會辦，調洋鎗軍扼駐阿城鎮，令英國天津稅務司貝格、洋人民日斯為正副教練官，神機營官兵為後路聲援，調直隸道員劉策先為營務處，商令提督劉銘傳營濟甯城西。

四 科 安 事 抄

時豫衆分竄單之陳營莊、修興寨、朱油坊、鄆之硝皮口，鉅之大小代義集，城武東北，汶上東南，甯陽城西，許家橋，濟甯之長溝、柳林、張家山、匡山、嶗里山、安居、南旺、嘉祥之閻圍寨、金鄉之羊山、滿家河，攻圍民寨數十處，旋分二股，一由魚臺南行，一向東出汶，竄擾西南犯濟甯。寶楨飭王心安、馮義德合國瑞軍步騎二千餘分道進擊，初九日黎明，大股至安居鎮，曹兵連河守備陳瀛章由曹州率勇來濟，道安居，旋隊會戰，礮船總兵趙三

元縱礮夾擊，相持一時許，心安等馳至，賊卻走，難民出竄數百人。賊遭遲不進，人數漸少，度其設伏誘敵，馳斬數十而回。賊夜聚而旺湖頭，慮其乘夜來攻，先令步軍潛伏。賊從安居進，陸軍與水師猛起邀之，小有斬擒。賊乘屯濟甯三日，分擾滋陽、西境、宿陽南境。初十、十一等日，夜趨嘉祥東北洪山，距城三里，王家集諸處，知縣黃景崧登陣守禦。賊環陣馳騁，暫植心安等軍救之。賊奔東南，同日濟、金、魚同時見賊南去，勢入豐沛。獲諜言，南去者爲張總愚一股，擾濟甯者爲賴汝沈、牛烙紅及僞魯主任、杜、僞王李允；南竄者僅數千人，大股仍屯長溝汶上。

十八日卯刻，銘傳軍由文正莊進，心安軍由安居進，合濼率騎兵攻之。賊衆列隊長溝以東，官軍分合奮擊，賊退敗，追之十餘里。夜三鼓，銘傳軍由麥仁店進，黎明抵長溝以東。賊吹螺站牆，官軍吶喊猛起。賊由西南寨門出戰，官軍奪門而入，所殺千餘。心安等軍五鼓逼寨夾擊，賊屍遍野，委棄擊賄盈路，大潰而奔。啓綸、陳國瑞與黃白旂騎軍均由曹州向東來，將抵嘉祥，又殺獲五六百，城圍解。賊奔西南，入鉅野之龍湖集、章縫集，分股奔定陶，再由城武九女集、智家樓、曹縣三義集、冉壩集南去，遂出東甯入豫。

閏五月，敬銘詣齊河，會商崇厚製礮船，派丙輝、森藻就黃河大小船安礮演試。嗣飭易圖、三元會辦，仍用長龍舢板舊式，旋進駐兗州理兵，奏言：「臣此次出省，以整頓勇營爲強兵之計，以相度地勢爲策應之方。勇不器難則訓練易成，地居適中則聲息不隔。濟甯五方雜處，爲水路要衝，固應重兵守之。現在有丁寶楨之軍、陳國瑞之軍、將軍宗室國瑞之軍，合計步騎不下萬餘，羣集濟甯城內外。臣若復駐軍數千，兵勇糾紛，勢難整暇。且臣軍皆自爲選募，欲使身耐勤苦，野宿營盤，朝夕訓練，而後可以使戰。臣酌擬地勢，請駐軍兗郡，便於紮

營。其地則南由滕、嶧直達徐州，北接泰安，西近濟甯。曾國藩計日到徐，臣既可聲息相通，卽汶、宿沿河一帶皆可兼顧。臣在兗訓練新兵，使不觀繁華，不病擾雜，庶期知有紀律。卽將來移營他處，而南北適中，臣愚以駐兗爲便。擬於十一日赴兗，一疏入報可。

飭知府惠慶、張易圖率兵勇赴金、魚、曹、單、鄆、濰、濮、范，凡賊至處，卽索餘匪。惠慶親駐湖團程子廟，宣示朝廷威德，農民樂業，不安讎一人，終亦安帖無患。易圖所至亦然。一時推兩賢太守云。以著得人所以投鼠

劉銘傳駐軍長溝，提督唐殿魁駐軍鉅野，道員劉盛藻駐軍馬村集。國藩因捻衆圍攻安徽雒河集，檄銘傳移軍徐州，陳國瑞移軍南下，高令東軍王心安、宋廷德、馮義德六營駐郭村集，吳崇、莫和紳、曹正榜五營駐再壩集。曹景先是，蘇撫李鴻章令潘鼎新軍浮海赴津沽，防捻北犯，至是移濟甯。敬銘先於三月內，飭總兵楊飛熊赴湖北募新勇，名爲吉勝營，至是抵東，合東勇五營爲一枝，扼再壩集，潘甯西而王心安統八營爲一枝，扼清澤、皇鎮集，沙士集，齊甯西北與濟甯淮軍犄角。

有詔以捻股聚豫，著曾國藩、喬松年退飭張得勝、史念祖等軍赴豫，合李世玉等軍，將賴汶沈等股勦除務盡，並著曾國藩、喬松年派騎兵赴豫會勦。國藩奏言：「查髮捻大股，現從雒河集西竄，分爲兩股，其向北路者，爲張總愚、任柱等會，由柏、太、扶、洧、復趨而西，將入汝、洛，其向南路者，爲賴汶沈、李允、由太和至沈邱，蹂躪陳州、周家口一帶。臣已調劉銘傳全軍、烏爾那遜等騎兵赴救，惟北竄河洛一股，臣軍萬難追及。臣現令周盛波步軍進駐毫州，以便爲劉銘傳接應，托倫布騎兵已屬合營，預備赴豫矣。」

一臣因淮、河盛漲，大小道路處處被淹，曾不能前赴徐州，有旨令臣前進擇要駐紮，臣雖至愚，未嘗不想

步步進逼，急鬪殄賊之方。惟細觀賊情，已成流寇行徑。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此時追至汝洛，賊或南趨元黃，又折而追至光黃，賊或東入徐兗，又折而追之徐兗，終歲奔波，終無大損於賊。臣惟有堅持初議，於捻所必經之途，重兵扼守。如劉銘傳軍駐周口，賊若回竄扶鄆，即自周口出軍迎擊之；張樹珊等軍駐徐州，賊若回竄永蕭，即自徐州出軍迎擊之。推之賊窟蒙宿，則劉松山等軍自臨淮迎擊之；賊窟曹單，則潘鼎新軍自濟甯迎擊之。疑尾追之局，爲關鎖之陣，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庶幾漸有歸宿，不致疲於奔命，爲賊所乘，一蹶不振。

「近時議者，多謂捻無大志，且夕可平，臣獨憂捻匪或成流寇，禍患滋大。此賊有甚似流寇者一端，有不甚似流寇者一端。凡流寇所以日聚日衆，非良民樂於從賊也，祇因賊騎剽忽劫掠，居民不得耕穫。百里廢耕，則百里之民從賊偷活；千里廢耕，則千里之民從賊偷活。今鳳、潁、徐、泗、歸、陳等郡，幾於千里廢耕，而官兵又騷擾異常，幾有賊過如箠，兵過如洗之慘。民圩仇視官兵，於賊匪反有怨詞，即從賊亦無愧色。此甚似流寇之象，證之可危者也。凡流寇如無源之水，聽其所之，而此賊尚奔戀蒙、亳老巢，旁縣皆田荒屋廢，而蒙、亳尚有田廬之樂。斯又不甚似流寇，症之差善者也。臣駐軍之處，仍應以徐州爲老營，以臨淮、濟甯、周家口爲行營，庶於清查民圩，督飭諸將兩有神益。伏候聖謨詳爲指飭。」

疏未達時，復奉嚴旨飭催，責令飭銘軍循河西上，馳赴洛陽以西，保固完善，另撥一軍兼顧晉省。有「實屬疲玩因循，若欲藉此獲咎，冀卸節制三省仔肩，何以副朝廷委任」之諭。國藩奏言：「臣三次具疏固辭，未蒙俞允。以臣賦性顛懇，卽一省已難專任。然臣受恩深重，雖數省亦當通籌。竊計捻匪可到之處，約有八省，分

爲三路。江蘇、安徽兩省，及豫之歸、陳、齊之兗、沂、曹、濟，臣初次疏中所指之十二府州，皆東路也；直隸、山西兩省，及豫之彰、衛、懷、齊之東、武、臨，凡在黃河以北，皆北路也；湖北、陝西兩省，及豫之南、汝、洛、陝等郡，皆西路也。論用兵緩急先後之序，則東路最重，西路次之，北路又次之。論臣之才識與所部之兵力，則卽東路十二府州，縱橫千里，已嫌汎地太寬，動虞疏失，實不能兼顧西路，更何能謀及北路？今皇上飭臣兼顧三省，已在節制三省之外，而外間望治之心，責臣之詞，尙不止于三省，一似三路之前截、後追，爲防、爲勦，皆臣軍應辦之事。臣何以堪此重任？又何能當此重咎？今愆罪之馬匹愈多，而時論之視臣愈輕，一似數月期年，可望肅清。臣又安能奏此速效？

「臣自揣嫻騎，愚怯，籌東路十二府州之防，加以清查民圩，訓練馬隊，一、二年內或可漸鞏穩固。其北路防河之法，西路堵勦之方，應請旨敕令山西、河南速辦舟師，守禦黃河，免致賊窺管境，倉皇貽誤。臣管見所及，常思堅持初議，又恐失之俄擲，可否仰懇天恩，敕下九卿科道八省督撫會議勦捻事，各抒所見，恭請宸斷，定一不可改易之策，畫分汎地，各專責成，無論賊竄何處，而辦賊之方萬變而不離其宗，庶幾謀不分歧，事有歸宿。」臣幸甚！大局幸甚！

七月，閣臣敬銘奏言：「賊蹤已遠，藩司軍旅之責稍輕，籌餉甚於籌兵，臣又駐營在外，地方公事，兼顧不及，應飭藩司丁寶楨回省。凡湘勇從軍日久者，酌量遣歸。」

八月初三、四日，捻分兩股：東股由豫入皖之潁州、阜陽，回奔汝、蔡、沈、項，陝州府屬爲劉銘傳逆擊，敗奔東北，回太康、睢州、柘城、歸德府屬睢州、歸德府屬入考城保鹿寨。二十日，曹縣之危得見游騎，心安，飛熊等軍迎擊之。

西股張練忠由湖北棗陽回奔南陽，分竄唐縣、新野，南陽所屬勢亦東趨。

時黃水日落，敏鎰飭濟東秦武臨道衛榮光扼河北，聊、濰、范諸營悉歸調度，楊長林噴船巡徵張秋上
下游，公私渡船歸泊北岸。又令黃兆昇數營及陽、濰、范、東昌兵千，交章應麒與邊駿陳占聚守備桃鴻烈，合
各州縣民團扼河干。鼎字營移軍鄆，留老營駐濟甯。國藩飭張樹珊與副都統色爾固善步騎赴東協勦。

二十三日，馬步捻賊數萬犯曹縣，環城三匝。知縣湯鈞督民勇守禦，連縱大礮，賊退保西南之古營集，偵
吉勝營由冉鵠集來，從西北逼竄青岡寨。曹縣境後股盤旋定陶西南，心安軍從定陶西出夾擊，賊策馬狂奔，
心安遂至曹州城外，賊奔屯荷澤，東明交界金鷄頭、武備岡、李八老寨，心安等分軍卻擊，小有擒斬。賊大股趨
定陶，知縣劉韻珂守備嚴不能逼，退距城三五里，環繞圍困，官營隔不通。飛熊軍馳援，鳴鼓吹角，掩旗突入，賊
解圍走。心安聞賊圍定陶，磨軍由北向南兜擊，而賊已爲飛熊離走，奔荷澤之葭密寨。九月初三日黎明，追至
張河，賊騎呼嘯馳騁，遂督軍大呼猛進，賊紛紜退地。追至劈山，大股回戰，喊聲震轟，火器子落如雨。千總宋國
元等手斬悍賊數十，心安奮力向東追之，抵寶林寨。賊來愈衆，把總劉太平陣亡，心安下馬接戰，軍士殊死衝
突，自辰至酉，賊始敗奔，肆擾曹州城南，荷澤令江繼爽夜襲之，擒長髮捻二十餘。賊驚走，退屯曹縣之橋源集，
白茅集，界接東明及定陶兩境，店圍屯，火光百餘處，斜長七八十里。鼎新進軍荷澤，賊不敢戀戰，遵迥荷，定開
流漫曹縣，城武馬步不下三萬。

十三日，鼎軍自新集進，東治軍自黃鎮集進，吉勝軍自冉鵠集進。賊分爲二，以馬隊夾步約萬餘再逼定
陶，向西北行，韻珂率勇鈔斬殺賊七八十。賊逼城武，知縣邵承照伏勇濠外，吶喊猛起擊之，賊怒罵卻走。十四

日卯刻全股攻城東南隅。城上火器環擊不退。志在必克。承照多方守禦。會飛熊軍至。內外呼聲相應。賊罷攻狂奔。饒從黃店入汶上。三更圍攻縣境小青稠集。飛熊遣飯媪隊。銜枚疾趨。分兩翼南北並入。民寨正危。遊擊王得勝先陷陣斬一旗賊。飛軍繼之。寨內外呼聲動天。賊不知所措。奔東南。同日。費新。心安軍見賊東趨。從西路踴擊。賊時行時止。一際之魚臺城北。再擊之。金鄉。鄒。泰。集。三縣之鉅野南。章。德。四縣之嘉祥東南。賊回奔厚縣。

諸軍知賊之竄走也。皆故爲疑兵。欲西行反北折。欲南行反東趨。故盤旋數縣之間。所部分曹總擊。多張旂幟以疑之。賊望見旁逸。數萬之衆。或分或合。野無所掠。人馬困餓。擊者縱橫隨敵。遂由單。夏。豐。沛。廣。聚。獻。口。豐縣境距魚臺四十餘里。

鼎軍進營白浮岡。原野以心安令總兵陳錫周。遊擊王正起。四軍進營魚臺策應。敬銘。杏園。潘。徐州軍。吳棠。清。淮。軍。喬松。年。皖。軍。河南撫吳昌壽。豫軍會擊。度捻或由魚。沛。湖。濱。回。奔。滕。縣。令飛熊軍由金鄉間道趨滕。賊果入湖濱鄭家集。距韓莊不遠。飛熊軍進韓莊。扼運以待之。以著者賊決棄所只散乳捻乘潛入湖關。自銅山。江。濱。徐州府屬之茶村。沛縣之汶口。徐州府城外李家瓦店。速退充斥。莫辨大股所在。故銘檄調駐充李應然紹修進軍臨城驛。調色衛固善。張松珊。潘鼎新三營由豐南進。以書不分賊城所具數亂

二十九日。賊奔徐州城南。十月向。向蕭縣。徐州府屬西奔。初二日。由豐之渠家關北。寬金鄉李家大樓。距城二十里。初三日。由沛東南回竄。心安潛夜回軍。初四日。甫過豐十餘里。遇馬步賊七八千。馳驟而至。心安疑隊接戰。自朝迄昏。轉戰三十餘里。始出重圍。暫緩百數十既夕。距魚臺數里。聞礮聲。知賊攻縣城及心安。魚臺底

營，魚臺令帶勇合底營三成隊夾擊不退。心安潛軍入林麓，鳴鼓吹角，賊驚遁，遂乘之，賊敗。訊獲賊言，捻酋任柱、牛烙洪、賴汝洸共四萬餘衆圍寶清江，因有備折回。又難民言，汝洸已赴宿州，任柱句令回窺。

同日，賊另股由銅沛回奔豐南，時潘鼎新駐濟四營未抵豐，先於五更引前軍六營進擊之，距城八里陳家莊，遣營哨官馳近賊營訛之，鼎新嚴陣以待。兩炊久，賊分布圍陣來犯，官軍屹如山立。大隊馬賊繞官軍陣後，步賊萬餘四面圍擊，官軍洋鎗伺近連環擊之，突縱炸礮，捻衆紛紛，卻而復進者三。官軍環衝之，傷斬甚多，獲兵仗資糧不計數。賊奔西南，豫夕罷追。是夜，賊復由豐西折而北，犯魚臺。次日，潘鼎琛留濟四營赴豐，中途迎擊，心安從賊隊衝過，回扼魚臺。鼎琛、鼎琛、詩官後路空虛，夜由魚臺湖濱馳回。初六日，抵濟之唐廟集。心安初四日由豐轉戰抵魚臺，聞賊分股由濟渡運，初五日未曙，由魚引軍趨金鄉，繞賊前設陣以待。俄而大全、心安四營抱方陣擊之，賊卻入西南，追十餘里，擒長髮賊李八等數十。其夕，回軍金鄉。

是日，心安四營先發，令錫周等四營續進。錫周等偵單之大油坊，曹馬集有賊，引軍乘霧進，至則密擊，破走之。初六日，心安復由金鄉之西進，金鄉令蔣慶虎率勇隨營而前。行近典隊集，賊馬步不可計數，心安有方陣三層，如勝衝擊，斃之無算，殘賊馬器械益多。賊敗北，獲悍賊何大操等，訊言捻股初三日在豐縣爲洋鎗官軍擊敗，回奔魚臺。初四日復爲官軍追擊，牛烙洪一股奔散，紛入單城，任柱、賴汝洸兩股趨濟甯，爲官軍擊勦，欲回入豫中。

敬銘奏言：「此次賊匪敗奔回窺，潘鼎新由豐三日至濟，王心安由魚臺衝賊而過，均能繞出賊前，臣不料能如此之速。且潘鼎新以前隊二千餘人擊賊二萬餘賊，王心安等連日尋賊與戰，並有斬擒，足以攝賊膽。

而振軍威。若有精勁騎兵相輔而行，必能迅闊殲滅。一疏入報聞。

時賊游賊曹馬集京南，後隊至西南與隆集，曹縣東鄉亦見馬賊，延長百餘里，紛向處，考而去。諸軍追之不及。調心安東治軍回探登灣，曹縣東西，飛熊山勝軍回屯金堤，曹縣西南相距六七十里。調都司韓登森守備曹正榜，把總劉培軍扼梁山，城北為危灣，金陵後路。令知府王成謙新軍扼開河，再奏言：「現擬募一軍，徵調署費縣事王成謙統帶該員練習兵事，可期得力。」令進軍曹營扼濟甯，居中肆應，藉以休息客兵。

偵領汶流一股竄宿陵，初九日為周盛波軍擊敗，遂竄扶溝，又為劉銘傳軍擊敗，西竄許州，北入長葛。許州知縣張經魁一股於十二、三等日亦入長葛，浦川、周氏二鄉皆被擄。

時河冰凍合，飭沿河水陸諸營總冰。趙三元中營礮船與黃兆昇陸營管李家橋一段，曹州東南岸都司楊長林左營礮船與周森藻陸營管韓家莊一段，曹州西岸守備李宗漢右營礮船與莫組紳陸營管駱家集一段，曹縣曹營曹成州縣率民夫協助。

十二月，敬銘編設騎隊，練習洋鎗，再奏言：「賊困於東則必趨豫，窮於豫則必趨東。雖有追勦之計，然兵之所往，賊之所避。今春賊敗於礮山，不十日狂奔千餘里，遂至曹，其剽疾可見矣。臣不敢謂冬防總冰即為可恃，不敢謂境內無賊即為肅清，惟有亟求治兵，非特稠糧未雨之謀，實為時不可緩之計。臣自閏五月駐軍兗郡，講求訓練，粗有條緒，而寇復滋擾，尚賴江南諸軍相援，本省諸軍稍知紀律，竭力堵勦，忠祇受於曹甯，幸不侵入完善。然而不能迎頭截擊者，固秦寡之勢，亦無騎兵及利器以勝之也。賊恃邊馬，而我之步卒不能急追；賊有洋鎗，而我之火器未能利捷。故東軍之戰，蹈能結陣進退，保無挫衄而已。」

『自來戰事，存亡呼吸之頃，本無十分把握。惟恃有五六分以備之，其成功皆天，其敗則人事之未盡。臣前請購戰馬五百匹，今已到齊。現調發，曹官兵各配以騎，分爲兩營，一營歸已革總兵楊飛熊，一營歸副將王心安，俾其統帶，與該營步軍合練。蓋以五百騎自爲一軍，則不足當賊馬萬衆之衝；以五百騎歸於兩軍，則可爲兩軍步卒之輔。臣又以賊之所畏，洋鎗炸礮，吳司藩鼎新部勇精習於此。臣已令其自江南購買，配齊洋火子藥，挑本省之兵練之，選派官弁督帶，講求教習，另爲一隊。此臣現編騎隊與擬練洋鎗火器，其效尙非朝夕能期，所謂恃有以備之也。』

『抑臣不用勇而用兵者，深察散勇流弊，不可以馬之便捷與火器之輕利，假諸名募之徒，授之於兵，則散勇不離營伍，授之於勇，恐貽後患。所以養兵禦寇之方，不得不略求粗備，以立規模。至於餉領有不繼之憂，臣因籌之無全策也。惟有勉力闢維，隨時綜計，無論費之與省，視乎當用不當用，以求於事有濟。』以著防惠未

然慮深謀遠，務名實，所以險阻疏人，上意嘉之。

山東軍興紀略卷五之上

皖匪八

同治五年春二月，張鴻慈一段重湖北，河守之，岳岳逢平，向東北奔舞陽，郟城，禹州，新鄭，鄆州，中牟，通豫省，由朱仙鎮東窺陳留，二十二日入臨邑，過東進，晉旆直東，豫三省軍事欽差大臣曾國藩，初九日，由徐移軍至鄆，十九日，至晉留，長山曹廷歸德，其時陳州之馬口，時聞敵鎗請假養疾，譚撫丁寶楨詣濟南軍，遣飭楊飛熊八營駐清澤金堤集，備賊由考入河之路，王心安八營駐曹縣危家灣，備賊由蘭，考入曹之路，寶楨率知府王成謙營武十營，又泰安營兵二百，駐開河袁口，扼運河北路，飭東平州發民團五百，分布新口至安山三十里，其間沈口黃水穿運處，沙淤水淺，令副將關鳳山一營專守，令趙三元舟師添雇礮划二十，巡徼沈口上下，雲鳳山陸營相應，東昌營參將韋應麒，范縣營守備姚鴻烈，率勇布守河干，都司楊長林舟師與直隸舟師入援，范，壽，陽，河內，臬司潘鼎新四營留濟，八營赴嘉鎮探擊，國藩調原駐湖團團詳勇參提督劉松山老湘三營交濟，皆出隴軍赴前敵。

二十一日日暮，賊萬餘由考入曹之許河寨，長樂寨，次日入定陶之林窪，喬樓，二十五日蔓延清澤西南檢場集，濮州南鄉頭城集，鄆城之王家屯，朱家灣，張家角，夜陷鉅野之太平寨，蔓延范縣之李家樓，楊家集，黃河南岸，蓋飛熊，心安兩軍祇十六營，賊從兩軍相距數十里間狂竄，追出軍邀擊，則已繞越營外，深入腹地，飛

經偵賊繞東明、荷澤東行，卽日引軍赴鉅野，遇馬賊五六千於安興寨，分兩股來戰。槍礮連環擊之，賊致死不退。歷門一日，殺傷略相等。二十六日，率諸營壓賊壘，從北退之。甫列陣，大股馬步萬餘四面環抄而前，官軍往來衝突，圍益密，有捨營出陣穿飛熊隊，矛傷飛熊左額，參將劉興旺身被重傷，浴血苦戰，始全軍出賊後抵鄆城。計斬賊酋悍捻數百，陣亡把總朱啓鳳及勇丁二三百。心安飭遊擊王正起四營馳入鉅，自率四營由後臨之。二十七日，賊方攻圍沙土集，軍至圍解，全股將官軍。心安力闢方酣，大股賊衆復合圍。官軍嚴陣轟擊，輟戰輟進，自未而晡，約進三十餘里，至觀音寨，築壘相持，通夕守禦。二十八日平明，復疑隊逼之。再戰再進，至龍棚集，賊圍益厚，心安與陳錫周皆被傷，血戰甚力。六十里至姚店，正起縱礮遙戰，賊始退，斃其五百餘，官軍傷亡三百餘。

敬銘力疾至東平視師，因奏言：「軍情緊急，非臣子便安之日。用兵必須籌餉，藩司丁寶楨在行間，恐難兼顧餉事，祇得力疾銷假，俾藩司回省，專意軍儲，無誤軍食。臣於二十七日由省赴東平接替。」以上奏詞二十九日至軍。

三月，調飛熊、心安軍回扼運防，與成謙軍協守。時鼎新軍赴前敵，淮軍李昭慶十四營由豫之通許、杞縣回東，前月二十九日抵曹縣，初二日營於鉅野章縫集。

賊衆分屯鄆城西北碭溪渡。其地兩隄跨灑河，南北對峙，附近之孟家莊、樊家樓民寨均陷賊，逃民被傷，呼號聲徹宵旦。鼎新出軍至刁家河溝，分三道進：潘鼎立步軍、萬國順騎軍，由南寨前抄擊，唐宏成、余在榜步軍、黃齊昂騎軍，由南寨後抄擊，戴春林、吳從發、潘國英等中央進。賊兩寨並出，步隊居中，馬賊東西環抄。鼎立

排槍炸破從後猛轟，賊不能抄，撫東路馬隊併右路，從西兜進，奮銳猛衝，聲塵合卷，官軍靜不稍動，萬火俱出，命中洞穿，賊隊大卻，孟家莊又出援賊二千餘，官軍分隊圍之，一擊扼走。國順、齊昂輪軍追殺離河至北寨之西，兩寨斷賊閉壁不出，鼎新令鼎立、宏成、國順等驅敗賊，春林諸營環攻兩寨，賊奪門出竄，殺溺及自相蹂藉者不可計，孟漢波附近諸莊踏賊去盡，燬而奔，官軍縱擒之，馬賊向北，步賊向西，不能合隊，自辰及晡，殺獲千二百餘，救出難民三千餘。

賊復夜陷高唐寨。五月十八日，初六日，鼎新軍攻之，卒圍住圍。初八日，賊排列步位，東西各四里，馬賊前馳，官軍趨離擊之，無虛發，斃其前隊數十，後騎受傷大奔，回觀步賊，黃金志等騎軍縱衝之，步賊勢卻，林後馬賊三四百奔衝騎軍，官馬多負傷，迅即斂隊，步軍接住力戰，槍礮無停聲，賊乃奔北，斃其百餘，官軍傷亡五十餘。

昭慶偵賊勢趨梁山渡，遂先於初五日移軍嘉祥，留數營扼長溝，自挈行隊八成東至肅慶寨覓戰。分兩道進，賊迎戰兩時，久勢不支，官軍擁而上，賊啓寨走，昭慶傳令毋入寨，妮隊更替傳餐，俄而賊合隊回犯，官軍迎擊之，賊伴敗，星騎右營猛追深入，營官陳玉章中槍，弁勇馳救，陣亂，親兵中營急起接應，馬步賊圍裏而前，哨官裴兆宏、吳坤田皆戰歿，營勇傷亡過半，營官朱公遠與賊搏戰危急，柱前營護衛營馳救之，洋槍如雨，捻賊傾倒，輒進，衝逼益緊，營官韓鳳昌、曹仁賢皆力戰，仁賢被多傷不退，昭慶令護軍中營、松右營馳救柱前營，令松中營、忠樸左營馳救護衛營，又令溫德勒克西、張士芳騎軍周旋而前，聲勢益烈，賊紛踏無算，漸稀漸退，騎軍斬衣紅捻日二，營官王芝生斬衣黃捻日一，賊股全退，追至趙王河而返，弁勇陣亡百餘，受傷二百數十。

初七日賊奔入河套，于家口、温家口。初八日入沙河，水套，逼黃南，距運河沈口十餘里。濟東秦道銜榮光督勇圍憑黃北爲守，堯沂、曹道文彬督心安、飛熊、威謙軍憑運東布防。賊奔壽張黃南官家橋、艾家壩堆、殷家圩、白家嶺諸處，民圍張扶清、陳慎言等率團渡擊，斬數十。鴻烈與遊擊陳占鼐把總楊廷秀見賊奪舟欲渡，廷秀連縱排槍，賊舟覆。直隸防軍總兵余承恩、陳際清潛隊渡擊，時有斬獲。初十日，趙三元鐵船由運入黃，擊走壽張南岸黨家莊聚捻。繞船入港，引隊登陸，擊散嚴家圩聚捻，焚其糧糧，賊逃走。

是日鼎新、昭慶軍向黑虎廟進，勢將布圍。次夜，賊衆全股馳入西南，十二日至濮州紅川口，十三日至荷澤小留集。鼎新追之，折回東奔。十五日，統黑虎廟巡奔運西沈口，安山附近搶渡。防軍曉夜戒嚴，不得送，賊退濮范境。

另股捻酋賴汶、牛烙紅率衆先自湖北入皖之阜陽，劉銘傳軍蹙之。月之二日，入豫之沈、項、淮、太、扶溝、遷豫省，向中牟西北竄鄭州，南入蒙、鞏。被圍擊回，入通、陳、睢、杞、蘭、考，復逼曹縣。日夜奔馳，十二日入鄆城之北，與總魁合。銘傳軍追賊回東，十八日至定陶，周盛波軍亦由歸德蹙追而來，十七日至曹縣。松山老湘軍由湖圍至濟。

於是張、賴、牛、任諸捻萬衆雲屯，自十六日起時擾黃連兩岸，防黃東軍與直軍余承恩等悉力堵擊。賊知不能渡黃，遂專扶運河，千百成羣，日夜馳騁沈口、戴家廟西岸。陸軍列營柵柵，安礮排礮，晝夜無間。三日間尤爲致死搶渡，上下遊二十餘里間無處不警。賊勢層疊，數踰五六萬。文彬督勇圍轟擊卻賊，又乘夜渡河掩之，賊誠甚夥。國藩慮鼎新軍深入受困，調令山梁山移新口。十九日，引軍沿運西行。甫至安山，捻騎充斥，鼎新擊

隊趨截廂。賊見連東防軍密，運河游兵復來，始輟渡運之謀。二十一日，回奔西南。

銘、盛二軍折回鉅野，逼賊而軍。次日，銘軍由鉅城西北進，盛軍由正北進。西北軍行不十里，遇牛烙洪前隊，黑龍江騎兵猛擊之，擒三十餘，斫數十，賊奔。正北軍行十餘里，遇賊亦斃其數十。二十三日，銘軍追過韓氏橋十餘里，步賊伏深林，馬賊先出，張景春之軍甫交鋒，賊即返走。銘軍知其詐也，頓隊不逐。賊衆結隊南趨，銘軍亦引而南，並驅，旌旗相望。至烏官屯，賊驍老既免發，張會率衆五千掛紮不動。銘軍探隊相並，納卒糧入烏官屯，傷景春與劉風藻騎軍由南進，唐履魁步軍由中進，自引中軍及保成等騎兵由北進。賊先犯保成軍，畢乃爾連縱炸燬，賊卻。黃桂蘭、劉明幹引軍馳入，景春、官樹法額六七十等勇氣百倍，乘勢抄追，擒斬數十。馬賊大潰，步賊陣亂，盛藻殿魁全軍薄之，賊如前奔誘，銘軍勒回觀之。賊退四五里，復結隊南行。銘軍適遇前發，至龍牆集，畢乃爾、李錫增復以炸燬擊其陣密處。牛會甚怯，不敢進，張會以馬隊繞出騎軍之後，步賊同時來戰，步隊。盛藻令馮汝霖等兩營迎之，白率劉盛休等四營接應；殿魁令懸舉義等兩營迎之，白率周志本等四營接應，保成景春騎軍亦分前後出。學義、丁汝昌等槍密火處，擊賊滿前，賊進勿懼。殿魁全軍大呼，壓入，刀矛火器及踐踏死賊三百餘。馬賊來援，景春、保成縱騎揮戰，所向皆摧。張會敗，牛會不能進，抱隊不動。桂蘭伺變突之，斬數十，賊西奔，獲長矛千餘，馬百餘，賊勢沮喪。

盛傳獲諜言，捻會欲由歸德回蒙，空。而盛軍底營在歸德，盛傳僅率八成行隊東來，急馳回防，夕次章鏡集。二十五日，賊衆全圍城武，盛傳四營及之城西三里許。賊見官軍少，勢欲合圍，盛傳勒馬不動。賊近猛擊之，傷賊百餘，令騎軍橫出，賊卻。營官周行發斬道首張大發於陣，衆駭潰，盛波從後掩之，又斃二百餘。二十六日，

盛波軍行至清澤之侯家集。賊攻民寨，分馬步千餘屯游莊寨。盛波揮軍擁而入，又斬級百餘。二十七日，盛波後軍至，知銳賊屠集，先立營壘，再與交鋒。張、牛二酋亦奪路前後大寨三處。盛波令盛傳三營勦中路，周壽昌三營勦右路，賈啓勝三營勦左路，自引親軍及行發騎兵接應。賊衆前後環抄，官軍誓死轟擊，往返回合，戰狀極苦。前賊死傷枕藉，後賊冒煙直入。盛波指揮血戰，斬賊目十餘。賊隊動，馳馬陷之，哨弁皆爲士卒先。賊敗北，追五六里而止。盛傳及衛汝貴、楊安典、楊國正等均受矛傷，弁勇傷亡百數十，卒以二千餘人勝賊二萬。其夜二鼓，潛軍壓方埠賊壘築二營，次日大軍繼發。張會吹角集隊，官軍破壞其船，乘勢掩入，斬三百餘級。賊南奔廣城，旋由豐回奔單縣，徘徊不去。昭慶軍由金赴單，與銘軍會。鼎新回軍長溝，備賊回竄，松山軍由濟回湖圍。盛波軍馳回歸德，進據亳州。任、賴、李、尤等股則竄永城、蕭、碭、睢甯境，逼近皂河、洋河，去宿遷不遠。

曾國藩奏言：「臣本早擬勸黃運南河，因賊蹤盤旋不定，遲遲未發。臣思東北則畿輔爲天下之根本，東南則江蘇爲臣軍之根本，屢經奏明注重東路。既以東路爲重，不得不藉運河衣帶之水爲阻隔流寇之界。惟河淺汛長，設防千有餘里，急須會同閩、敬、銘大加修浚，增隄置柵，能否確有把握，俟查勘後再爲奏聞。」

四月，敬、銘詣濟甯，與國藩商軍事，由水路察河防。會劉長佑至張秋，遂聯柵入黃河劉家隄口，十三日回東平。於是國藩、長佑、敬、銘始建分段扼守運河之議。自濟甯、長溝以南至韓莊，令鼎新軍守之；韓莊以南，令鼎勳軍守之；自長溝以北至沈口二百里，東軍守之。凡成謙常武十營、飛熊吉勝六營、心安東治六營、振字五營、莫組紳紳字一營，皆築牆樹柵，專扼運東，以保完善。而曹屬之荷、鉅、城、定、鄆六縣皆處運西，敬、銘乃分別衝僻，敕令縣募勇二三百，資守禦。

時張、牛二股爲錦盛軍擊敗後，盤旋颺、豐、虞、單間。銘軍由虞追抵單之黃岡集，遇賊輒有斬獲。賊奔東南，逼湖圍。松山出軍擊之，回勦單縣、竄城武、圍攻曹縣。十三日竄冉廂集，十五日復圍曹縣。賊三四萬猛攻，著知縣湯鉉守禦最力，重陷。昭慶軍由城武來，松山軍由豐縣至，圍始解。退距城五六里。兩軍會擊之，湘軍由左，淮軍由右。十六日，昭慶軍進擊，賊分路來戰。昭慶總站環轟，賊易之。我騎軍從林麓出，右路賊衆大奔。昭慶升高見馬步賊千五六百有向，南繞奔東北者，勢犯後營，傳飭戒備。譚桂字三營向南迎之。松山之出左路也，令總兵李榮桂分三路進，馬賊五六千冒死衝突。松山軍著名嚴整，賊五進五卻，傷敵數百。松山隨擊隨進，已數十里。賊馬撤分兩旁環抄步賊萬餘湧出，槍礮如雨，矛矛越途而進。榮桂軍四面踏擊多破之，乘勢猛入，十盪十扶，賊不支紛潰。另股之繞出南路者亦爲譚營擊退。計斃賊千人以上，奪羸馬百餘。張牛全股奔曹南。

是日銘傳軍由颺馳至，遇賊王圍集。騎軍先戰馬賊，斬殺十餘。步賊擁至，周志本、張士元等屢軍苦戰，殲其前茅悍捻百數。四面環轟之，又斬四百餘。旋奪路而南，銘軍傷亡弁勇六七十。十八日，三軍拔隊追之。二十日竄豐縣，旋竄銅沛。其轄任、李三會全股，則竄宿遷、清江。先於初七、八兩日連撲連河，不得渡，回奔安甯。甯泗、原縣臨淮王永勝一軍赴泗州古州鎮，劉子奇七營移紮宿遷，引渡一軍由甯開古州進，而淮則兩修張錫陸陸營與水師駐守，皆不詳款。

劉秉璋、楊鼎勛兩軍各留數營扼韓莊八關，山東餘軍概備游擊。國藩度銘傳一軍自去臘至今赴援楚、皖、東、豫，馳驅疲乏，令移紮濟甯，休息，替出鼎新全軍作游擊之師。

五月，敬銘添設板礮船，教練洋槍隊，初有長龍輪板船。因運河水淺不能運掉，飭趙三元赴江南購

襲糧飯五十艘，限兩月入運。又先已購洋槍千桿，至是派成讓募淮勇四營，學習備游擊。國藩調銘傳軍由濟甯赴徐，仍令在徐休養，替出幫辦軍務江蘇臬司劉秉璋全軍游擊。以李昭慶十營赴濟甯，八營赴韓莊，騰出楊鼎勛全軍游擊。

於是國藩、長佑、敬銘建分段扼守黃河之議：自范縣豆腐店以上，在范縣城東數里，凡豆腐店對河南岸及濮州各河口，如直隸東明、□□、長垣諸處，歸直軍專防；自豆腐店以下，如張秋、東阿諸處，歸東軍專防。敬銘原派衛榮光統東昌、濰縣、范縣、濮州、泰安綠營兵二千，又添派同知劉時霖勇隊五百，齊調前雲南提督傅振邦原駐高密景芝鎮官兵千移駐張秋之南。

時賊踪去東日遠，深入皖、豫，而江境桃、宿、運河隄牆未固，國藩遂親詣履勘。六月十五日自濟甯放舟由韓莊、八閘、黃林莊至宿遷，國藩奏言：「臣查捻逆各股回竄皖、豫兩省，中原平曠，四通八達，若不擇地設防，此勦彼竄，不能大創。上年劉銘傳在豫察看地勢，創扼守沙河之議，驅賊沙河以南以蹙之。臣彼時兵力未齊，未遑允行。今張、牛等逆既渡沙河以南，任賴等逆亦將渡沙渡淮，并趨南路。本年防守東、蘇、運河相有成效，應即仿照在沙河設防。惟查沙河上流直至鄉縣、汝州，地段過長，幾無止境。臣博採衆議，擬自周口以下至槐店止，扼守沙河，自周家口以上至朱仙鎮止，扼守賈魯河，由巨派兵防守；自朱仙鎮以上四十里至汴梁省城，又北三十里至黃河南岸，無河可扼，即挖濬守之，由李鶴年派兵防守；自槐店以上至正陽關以下，即爲淮河，臣再派水師與之會防。或者漸逼漸緊，遂捨於西南山多田多之處，較易爲力。現已檄劉銘傳自徐州拔赴沙河，與潘鼎新、張樹珊等熟商，並咨皖、豫兩撫臣調兵分防，皆憑人力，勿以地險爲可恃。」疏入報可。

山東軍興紀略卷五之下

皖匪九

當是時，張、牛、徐、葉爲劉、張、瑋敗之宿讎，洋河集、劉松山敗之徐州王家林，又敗之銅山境，唐殿魁又敗之徐州趙莊，任、賴、徐、葉爲周、盛、波連敗之永城、徐州。張會入豫中，任會入皖北。入皖者，由宿州趨鳳、懷、蒙、穎，入豫者，由虞、甯、睢、陳過周口，渡沙河，自鄆城西過，牛會亦率衆自苑寨渡河而南，與張會合，又自商水西趨，奔遂平、確山。六月，任、賴大股爲沙河水阻，由西折而東，復至扶、太、滄、桓、通、杞、睢州，狂奔山東曹縣。潘鼎新軍繼擊之，再折而西，於是任、賴、張、牛四會均竄裕、葉以西，漸近湖北，有合股之勢。

於是會國藩再建設守沙河之議，奏言：「臣必始終堅持此策，不因難難自盡，不因浮言中更，以求有成。自古變流賊本無盡善之謀，惟逼之使不流，猶是得寸則寸之道。」「寸」指係平於大局，節制不詳數。時霪雨累月，河水泛漲，牆隄傾壞。八月，敬銘親巡督修，自長溝至沈口，循舊河隄堅築，高寬皆丈有二尺。女牆安礮，自隄趾至巔高三丈餘。逢河曲處，必建礮臺。

任、賴、張、牛四會由許、禹、鎮平、南召、遮運北行，趨新鄭，逼豫省。十六日，由省北黑岡口循黃東岸南趨。是夜，於蘆花崗墳濠猛進，大股分路壕濠，飛越而過。會月落夜黑，向火光陣留東北趨中牟，至關、考交界之安陵集十九日，任、賴、牛三會股衆突奔荊澤西南，趨鉅野。張會股衆奔曹縣東北，趨金鄉，分道而馳，妖騰鬼魅，勢不

可遇。敬銘調成謙常武軍六營，勻扼開河以遠長溝，抽八營赴鉅鹿擊，令飛熊吉勝六營勻紮劉老口之北，東治六營勻紮王仲口之北以遠戴廟，抽王正起振字五營赴鄆城策應，而濟甯、東平、二州汶上一縣民圩有在河王者，牧令應渡河督團布守，乃飭各募民勇三百資捍禦。自八月十八日爲始，俟賊遠而罷。

二十四日，成謙進軍代義集。馬賊千餘直前環鈔，守備李炳武騎軍先縱，技網槍準，無一虛發，斃賊二千。賊卻入西南，成謙麾軍逼之。遙望大股馬步賊分六股出，成謙八營分六道迎之，留兩營接應。將曾玉森衝鋒陷陣，所向無前，步軍隨之，洋槍炸礮乘風電擊，白旂賊隊先敗；我軍猛起死戰，紅藍旂賊誓死不退。官軍選奮勇三百，冒烟俯進，呼聲震山，賊驚顛勢懈。大軍乘之，遂敗走，追斬二百餘。天晚始斂，是夜馬賊四路旋繞，官軍警備達旦。

大隊夜奔百有餘里。二十六日，從鄆城東北逼運河。張曾大股從金鄉西南來，成謙分軍向南逆擊，正起軍由鄆南夜進鉅野，合擊之李家樓。賊馬步五六萬，列仗約數十里，前後層疊，旂幟招轉，望之無際。官軍以少輜衆，度難力爭，成謙飭參將姚紹修遊擊貴日華率兩營搗戰，賊少之，大隊徐進。紹修、日華驟馬衝入，縱橫盪扶，賊槍礮不能回擊，殺傷甚多，入而復出者再。成謙分六營爲兩路，路三營，陣如長蛇，直衝之。賊列仗疎，槍礮多虛發。官軍首尾長數里，勢難包鈔。賊酋指揮傳號，波倫如沸，催隊圍裏。人馬如蟻。官軍突發落地開花炸礮，炸傷散竄四五百人，自突其陣，互相蹂躪，賊人馬大亂。正起軍從西南喊殺而入，賊不敢交鋒，全隊南奔。日華及遊擊曾萬田、黎清泉，守備盧必榮皆深入賊陣，所殺傷不可計，槍斃矛折，力竭以亡。是役也，成謙軍殺賊七八百，擒五十餘；正起軍殺賊三百餘，擒三十餘。

檢營注意渡運，潛分萬餘衆趨運西。二十六、七兩日，自韓家堂、靳口、王壩口數十里間，同時吶喊，躍馬衝渡。飛熊軍縱排槍巨礮數十出，退而復進十數次。敬銘與道員潘駿文、知府熊易圖及文武員弁露宿河堤，曉夜分段巡守。調東平州知州□□□、汶上縣知縣□□□親赴沿河民寨督團嚴備。計二十七日起至三十日，四日夜，自王仲口、張壩口、靳家口、王壩口、劉老口、開河袁口、安山開迤北，直接黃岸八十餘里，賊蜂屯蟻聚，或分或合，多方撲河，或數處同渡，或一處專攻。官軍火器四晝夜不絕聲，擊斃泗水賊二三百，河灣曲處幾斷流。舟師上下轟擊，用鉤連槍撥屍人溜，以防聚寨。陸師潛夜渡河馳擊，所殺賊亦數百。賊中相黨，謂南軍已至，如是四晝夜始西遁。

銘傳軍二十七日至城武，鼎新軍至鉅野，兩軍會於汶上之馬村。偵屯賊梁山，火光互數十里。九月朔，銘軍由蔡家林進，鼎軍由方家廟進，分道薄之。馬賊東西包鈔而來，張景春、烏爾圖那遜騎軍迎戰，劉盛藻、唐殿魁步軍繼之，斬悍賊數十，馬賊先敗。另股步賊三千餘，馬賊數百，由北而南，與鼎軍值。潘鼎琛、余在榜等先縱炸礮，潘鼎立從右抄之。賊轉而西，官軍三面擊之，遂向王莊奪路去。烏爾圖那遜陷陣，手斬馬賊四，身受矛傷。五，浴血力戰，張佩之、陞軍救之。盛藻、殿魁、鼎琛前後夾擊，追之二十餘里，斃賊無算。賊受創膺落，次日南奔。

銘、鼎軍合力蹙擊，初二日，及之鄆城季家莊；初三日，追之安興、葛孔集。偵賊在河澤縣東之新集。初四日，鶴明、鼎軍先馳入新集南數里，檢衆方西趨，官軍衝擊之，裂爲數段，逆勢大潰。銘軍步騎悉集，追殺十里，至趙王河干，賊由河澤城北西奔，兩軍追斬益迅，擒捻日與大剛及散賊二百餘。初五日，又及之曹縣朱家集。賊被追急，先驅孳甯兩行，悍賊悉數回鬪。步賊分數股犯銘軍，馬賊作十數圍繼之。盛藻、殿魁道陸擊，景春等騎軍

由黃集進。戰正酣，鼎軍潘由周集出賊後，前後夾攻，賊又大亂，奔西南。官軍追之，折而東走。鼎環、鼎立從東，又擊敗之，追至江南桃源境。是夜，賊循老黃河南奔，由東明界入豫之考城、睢、杞。兩軍旋旋兜擊之，非東境不詳敘。蓋七日之間，大小六戰，輒勝，兩旬之間，往來千六七百里云。

其劉秉璋、楊鼎勛兩軍均由定陶、曹縣搗擊，張樹珊軍先已由虞入東，其豫中蔣希夷、保英二軍先亦抵曹縣。至是回趨考城。維時任、賴兩股，徘徊豫鄭黃南黑岡口。牛烙紅已死，子喜領其衆，與任、賴二酋合。張會一、曹縣，向扶溝、許州西南，奔竄陝西、湖北。於是遂分東西兩股。國藩乃檄提督鮑超、楊鼎勛、劉山松、劉秉璋四軍專辦西捻，檄劉銘傳、潘鼎新、張樹珊三軍專辦東捻。

東捻由黑岡趨中牟，東奔一晝夜，行二百五六十里，十八日至蘭儀，十九日再逼曹縣。二十一夜，分數股突至袁口河西，遊擊張青雲、蕭擊遠旦。二十二日，回旋西岸，倏近倏遠，槍礮終不得停。夜漏三鼓，移至邈南劉老口河干，參將莫組紳、遊擊趙鴻先奮擊如前。飛熊得魁，三元抽水陸防軍八成隊，渡河擊之。賊猝無備，爲官軍衝裂數段，分向南奔，追斬三百餘級，賊折而西。是夜，馬步賊突攻開河圩牆。成讓軍往來堵擊，一時久始卻。五更後，突攻劉老口，防軍警備不懈。二十四日，全股西趨。方分軍追勦，賊西行不三十里，回奔東北，趨安山戴廟河干。心安，正起親執桴鼓督軍排轟，舟師飛棹策應，高下槍礮，聲光如震雷掣電。頃刻間，馬步賊充塞河西，不下萬餘，自未沔暮不退。夜復銜枚逸水，防軍投繩下隄擊之，傷斃溺死者百許，謾罵而卻。二十五日，又西趨攻梁山民寨，都司賈宗江率兵圍擊走之。二十六日，奔西南梁寶寺、馬村，夜三鼓，至長溝。防軍副將全高升、參將何楚隆、縣丞裕凱，悉力堵擊。五鼓，官軍乘暗渡河，狂呼猛擊。賊棄馬遁者甚衆，多所斬獲。二十七日，大股奔

嘉祥之羊山。鼎新軍二十四日抵定陶，二十七日擊賊嘉祥獲勝。銘傳軍二十九日抵鉅野，勝賊葛店。樹珊軍亦由廣入單。時黃崖張積中謀亂，敬銘令鼎新軍兼顧河防，抽防運東軍親赴肥城圍勦，十日克之，回軍東平。

十月朔，銘軍勝賊羊山、馬山口、滿家洞，擒賊二百餘，獲資糧牛馬無算，追至金鄉東北周家圩而止。初二日，馬賊前隊有人豐縣者，大股尚屯金、濟間，鼎軍扼安居鎮。初十日，成讓等軍由黃崖回運防。十二日，樹珊軍追賊勝之豐縣。十三日，適之沛縣湖剛。十五日，銘軍勝賊金鄉姜家樓。十六日又勝之陳莊。是日，鼎軍由金鄉劉家樓追賊入魚臺之舊城，大股賊全入豐城。十七日由豐北回奔。鼎軍自東而南，至翟家莊相值。賊方避銘軍之蹙擊，不虞鼎軍之旁出也。徑前奮擊，賊馬步分裂。追之十餘里，至張家集，賊死鬪。總兵方有道視花旗所向，陷陣取賴倉，奪其馬。有道身中十餘矛，浴血搏之，猝中洋槍殞。賴倉脫走，全股由金鄉回奔魚臺東北。十八日，追至城北二十餘里。賊奔西南，又敗之羅官屯。賊循湖走，又敗之清河沿相里集，其潛分三四千衆入濟甯西鄉，犯淮軍運防者，昭慶率提督張桂芳、總兵李長樂、銜擊卻之。十九日，鼎軍由孫家橋進。賊將由唐堽集北奔濟甯，鼎軍迎擊之。賊見官軍少，吹角列陣，互五六里。鼎軍以平陸無險可扼，分軍爲三方陣，輜重居中，屹立轟擊。賊三進三敗，自辰加午，擊殺人馬狼籍蔽地。官軍炸礮八裂其五，且戰且退，至徐家店，步賊引卻，馬賊踞大莊不動，復以四營繞後襲之。賊飢疲不敢戰，殺傷益多。前軍夾攻之，賊由西南奪路闖潰。次日，樹珊軍追之魚臺縣李家集。二十一日至金鄉鹽爐棚。二十二日至鉅野。二十三日追至郟城之飛首集。二十五日追至濰澤、濮州交界，卽日走定陶，又向城武。二十六日又回奔鉅野。諸軍皆踞之，皆有擄斬。其銘軍二十一日之追賊金鄉也，賊屯羊山之麓。先令盛藻、嚴魁、景春分路鈔之，賊棄館而遁。追十餘里，獲驛馬百餘，擒六十餘。景春騎

軍追至代義集，馬賊千餘回拒。陳振邦、章高元等擊敗之，賊奔鉅野城南。二十二日走郟城之武安集。樹珊軍方抵葛店，與銘傳合。次日，擊之荷澤之郭明口。二十四日，賊北趨，兩軍及之濮州，斬其前隊。馬賊略盡。二十五日，大股由荷澤走定陶，城東土集官軍一日馳百里，抵定陶。其夕，盛藻殿魁東進，銘傳、樹珊西進，滿四鼓，抵賊壘，已結束將行，悉燬邊館之賊。餘賊乘暗狂奔，官軍奮追之。二十六日黎明，追四十餘里，至曹縣孫老寨。任、牛二會站隊覓食。官軍憤極，急乘之，復乘輻重南奔。樹珊追至曹縣，遇賴會繞城南走，令劉克仁、張樹屏進擊。銘軍黃桂蘭、畢乃爾復兜圍之，賊不可勝計，擒偽大將、偽朝將、偽叢義等賊酋十數，長髮捻數百，孛賄無算。偽印令旂數十，降者數百。賴會率衆南奔，克仁及樹珊來追，抵土圍集，復擒賊目持大阜等十數，餘向西南走。二十七日，全數出境，向睢州南行。會天時漸寒，每歲黃運兩河堅凍，人馬如履平地。運河常分汛掘冰，密布椿柵，黃流隨鑿隨合。敬銘乃改舟師爲旱隊，自張秋至豆腐店，里設礮臺二，安巨礮爲多防。

十一月，敬銘因病乞假，詔給假三月，著丁寶楨署巡撫事。敬銘初十日旋省，寶楨馳赴東平督諸軍，令濟東泰道衛榮光、兗沂曹道文彬分督運防將士嚴戒備，所有河北黃防、曹屬濮、范、觀、朝及兗屬陽、濰六州縣與東昌近，均歸龔易圖兼轄調遣。先是，欽差大臣蘇撫李鴻章視師駐徐州，兩商敬銘令東軍接防淮軍河牆，替出淮軍遊擊。敬銘以冬防方亟，若將運防諸軍勻調河北防黃，不敷分撥，折之。至是十二月，節屆春融，河冰漸泮，敬銘乃將運防諸軍，量爲南移。接替咨派傅振邦綠營兵七百，郭大勝、馮勝林千勇，移濟甯之南，自新店起至趙村止。成謙常武十四營移趙村起至長溝止。長溝至開河一段，內外重湖，春融成沮洳，人馬難越，毋煩兵力。開河至劉老口一段，常武軍原駐汛地，調黃防募粗紳、劉時霖勇營接替。餘如舊勻紮焉。

山東軍興紀略卷六之上

皖匪十

同治六年正月，提督鮑超差軍，劉銘傳銘軍會勦捻酋杜杜、賴汝沈、李允、牛遂等衆，勝之湖北安陸府境。永澧河杜汝沈敗衆全股西奔，追豫疆。豫撫李鶴年檄提督宋慶軍赴唐縣截勦，調蔣希夷軍駐葉，調提督馬德昭軍赴許州，令副都統善慶騎軍出信陽州，與宋慶合擊。調副將蔣東才等援鄂，諸軍回豫，皆扼賊不令趨東北也。

宋慶軍由唐迎擊勝賊，劉廷、王連三、桂錫植等步騎及賊桐柏。非山東境戰事不詳，敵而賊乃分股，向襄陽、襄陽東、東北奔。二月下旬至桐、泌，勢欲東趨。欽差大臣兩湖總督李鴻章督古州鎮總兵劉士奇步騎，自徐赴豫之周口扼賊。兩江總督大學士曾國藩嚴檄鮑超臨控而行，令之曰：「凡在開封以西，南陽、許、汝境，固與之縱橫追逐，不令喘息，如至汝州、河、陝，亦應跟蹤西行。」

乃賊又分股，由楚之黃梅、廣濟、蕪皖之潛、太、英山，勢由光、固入豫，或由六安、穎、亳奪路東奔。時鴻章所部淮湘軍深入楚疆，度臨賊入豫軍行不及賊行之速，乃飛調山東臬司潘鼎新軍由濟甯赴豫，暨扶溝以備之。
陳州府西北屬

東撫丁寶楨方由武定、臨清、東昌、巡視河防，由張秋渡河駐東平。度東豫地勢平衍，無險可扼，賊在豫則

以運河爲重。而張秋黃運交匯處，沈口、戴廟、淤墊斷流，先於正月飭王心安、凌濟疏導，大修河橋，加高培厚。令心安東治營，扼河東沈口至新口，計八十里，陳錫周與楊飛熊、吉勝營扼新口至開河，計三十餘里。自開河至長溝四十里，內外重湖，河水漸漲，賊難徒涉。自長溝至新店八十餘里，令王成讓與傅振邦率青州兵七百，勇丁五百布守，令王正起、姚紹修、馮義德、張青雲、張德魁、莫組紳、廖楚雲等十四營駐河西王壩口至開河，探賊逆擊。又因是處比年爲賊搶渡，調趙三元水師總板礮船一營、烟板二營駐安山、老乾碑、新口、袁口、開河上下與河西陸師和夾護。部分已定，偵賊爲善慶與南汝光道副賀孫敗之信陽州，未幾，蔣東才軍在羅山兜擊，賊已由光山回奔湖北黃安，去東日遠。四月初九日，旋省。

俄而偵賊復由楚之雲夢、聚陽回入豫之新、南陽府東南屬鄧府西南正東，南陽府西南，犯唐、裕、寶、舞、唐、東北屬葉、府北屬臨潁。許州東南屬曾國藩奏言：一任、頗造股自鄂省出竄，現在擾及葉、裕、許州，已有東趨之勢。由東防勦以運河爲最要。去年逆踪三次竄撲，均經苦戰擊退，固由防務嚴密，亦由水勢寬深。本年天氣亢旱，河水乾涸，農田枯坼，禾稻難栽，鹽河無水，鹽船停運，遠近人心惶惶，昔由微臣位高德薄，上干天和，累及下民，憂愧無地。若過夏至不雨，則旱災已成，民食軍餉兩無所出，恐飢民流爲寇賊，則軍務愈棘。目下運河日涸，水師不能施展。陸兵本嫌單薄，賊若致死衝撲，恐上年濟河修橋前功盡棄。此東路軍情之可慮也。

→至陝西張逆一股，屢爲劉松山擊敗，逆餒已衰，聞有回竄出關之意。如竄至豫鄂，應請旨敕下李鴻章，仍敕劉松山追賊東還，不宜久留秦地。一因道遠餒餉爲難，一因該軍戰途已久，深悉賊技，須與各軍全力合謀，以保中原腹地。

「臣治捻無功，抱愧莫釋。天時人事，交傷於中，苟有所見，不敢不陳。」

時捻酋賴汶洗、任柱等本謀入陝，與張總愚合，因鄂城梁山土匪從賊者，甘言款汶洗，言山東頻年歲稔，東三府比戶足食，誠以陝中回亂久，糧乏可慮，不如東行。於是汶洗等引衆遂東，入許州、涪川、尉氏。均開封府西南。鼎新軍要賂之張市，張氏項折而北，掠朱仙鎮，汴省附郭縣皆境，大股向陳、杞、通、睢。

五月，寶楨出省視師開河，因奏言：「去歲捻逆攻我河隴，均在開河、新口上下。此次赴防，若駐東平，未免較遠。擬改駐開河，有警則身在前敵，調度親切。再前此南陽鎮十八里之穀亭一帶，湖水漲，可勿設防。近則瀾成陸地，現祇淮軍提督徐道奎水師一營守之。水涸，礮船不能施展。若賊窺曹境，由此闖入，殊礙大局。東省運防汛地，自去冬李鴻章調出潘鼎新、張桂芳各軍，復將長溝以南至新店八十里撥歸東防，統計黃運兩防已三百餘里，實形地廣兵單。已飛商李鴻章妥速籌議。」疏入，報聞。

寶楨復以河岸袤遠，每勇營五百人，專汛十里，實爲兵分力薄。乃檄沿運之濟甯州知州程繩武、東平州知州王錫麟、汶上縣知縣張錫綸、東阿縣知縣周毓南、諭勸民團協守，由官備給糧藥，民團毋許斂費，無警各安耕鑿。於是發濟甯四千丁、東平三千丁、汶上三千五百丁、東阿千丁，刊示條教曰：運壯佼，不得以老弱充數。曰：認段落，先期由地方官議定，令團長認明汛地。曰：頒器械，五百人爲一團，械准給槍礮十、鳥槍百餘，用長矛短刀由地方官給領，毋許私攜回家。曰：均勞逸，管如有警，團十團營站炮，或守一日，或守一夜。若不能撥隊，再調十團營更替。曰：一號令，有警，地方官諭調毋許遲延到防，非奉遣撤，毋許輕逃。站礮各營汛地，他處有警，非調毋許擅移。即更替時，一丁到汛，方許一丁離汛。曰：和衆志，團營與勇營相聞分緊，副兵附營官節制團丁，如有違犯，隨地方官懲處。繩武、錫麟、錫綸、毓南均佩營務處銜，以示優異，而資鎮攝。再令心

安增募東治一營，遊擊周森漢守備莫在明各增新勇一營，限日募集，訓練聽調。

捻衆羶疾異常，日行一二百里，勢將由汴入東。寶楨度賊由曹、考闖入，徑趨南陽湖，由新店、新開犯鄆，滕則速防成局，驟於一旦。雖屬淮軍汛地，前已咨商鴻章，未及舉辦。而賊踪日逼，飛飭成謙往察地勢，築礮臺六十一，抽振邦長溝，新店兵勇移扼南陽鎮，飭魚臺令李淦督民團在鎮南築牆憑守，抽紹修兩營填紮長溝，新店、錫周、得魁兩營移扼新店以東石佛岡河西，調護兗州鎮范正坦官軍五百扼石佛岡以下。

時鴻章奏言：「豫境平原四遠，無險可扼。捻逆避兵急趨，日夜東走，臣早料及此。惟自冬復夏，捻衆久擾鄂中，不得不全軍入鄂協勤，稍慰鄂人之望。迨賊出鄂，而臣軍俱已深入，又不得不落其後。堵禦無術，愧愴徒深。」

「劉銘傳前在信陽，整練兩月，銳氣甫復，尙能與賊馳驅。東自廬山、黃陂，西出安陸、襄棗，頃又由南陽追至鄭、汴，日行百里，捻賊望風奔逃，而軍士亦冒暑疲乏。臣令其追抵曹、單，暫行屯紮，察度賊情地勢，再圖合力兜圍。臣飭潘鼎新，如賊入東，即緊躡前往，與速防諸軍妥籌策應。又徐州防兵甚單，江境連河亦瀕，恐賊乘虛下竄，已飛咨曾國藩，商令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迅率礮船赴清江、徐州，水陸嚴防。又派昭通鎮總兵沈宏富代統奇字馬步八營，由周口拔赴歸德，相機截堵。如賊已東行，即由廣赴豐扼勦，與劉銘傳、潘鼎新聯絡聲勢。仍俟劉秉璋、王永勝、楊鼎勳、董鳳高各軍由鄂回周口後，整頓休養，再酌赴東徐，就地布局，設謀制賊。」疏入，報聞。

於是鴻章所調總兵鄧萬林舟師行次高良澗，尙未過湖，因潁州至周口河道淺阻，花園嘴等處尤甚，鴻

章檄令渡湖後暫紮臨淮。至是因徐州防務日亟，飭萬林礮船駛入微山湖之蘭家壩，萬家寨河內，聯絡駐徐陸軍嚴防搶渡。

月之六日，賊由蘭、考晨夜狂奔，鼎新逐之不及。初八日，定陶城見火光，僅修且百里。次日，馬賊入曹州城北白茅集，距曹州四十里，曹縣之范家樓、鉅野之林家莊、張表集、鄒城之安興墓、玉皇廟，縱橫馳騁，勢莫可遏。

寶楨奏言：「河西踞地，彌望平曠，若奉師迎擊，僅是支持一隅。而賊股過索，落路可分，設我軍截勦不及，轉落賊後，是以督飭河西諸營晝夜喧響，嚴兵以待，俟賊稍近，卽當截勦，以恐西運防。令總兵趙三元、師自安原勾繫靳口，推兵數營單，已飭運東濟甯、東平、汶上、東阿各州縣整飭民團，協守助勞。」疏入，報可。

初十日，賊衆旋擾鄆之黃家海、蔡家林，距運河百三十餘里。土匪投賊鄉導，由梁山間道疾趨而來。十一日，薰夕，逼河干。寶楨先勦是處河水淺澗，專飭參將金承德東沿平字右營扼守，復令飛熊抽袁口站驍四成軍助之。當是時，沈口上下二十里間，匪蹤屢發，充斥馳驟，戈矛如林，槍礮如雷電，通夜喧騰，賊衆四五萬圍渡沈口。戰方鏖，另股步賊四五千，馬賊五六百，於十二黎明，由戴家廟河西涉水馳突而東。都司朱萬美督勇奮擊，火器連環轟之，前賊應聲踏百數十，後賊墮牆填壑，人馬屍骸和土撲積，頃刻斷流。後賊洋槍炸礮轟湧，上人騎皆騰躍，聲光煜燿，萬美軍致死，而賊屍愈積愈高。戰兩時許，天色大明，心安軍由沈口馳至，督堵益力。賊引河西高阜，縱西洋炸礮，搖河東民慮。防軍檄發於背，鎗限礮死者累累，驚亂稍懈。賊益衆，如潮而升，心安度勢不敵，斂隊。賊衆毀驢入，踞戴廟民圩，應接大股四五萬悉渡。

東阿令周毓南奉檄防河戴廟。地固東平境，因近東阿，責毓南督團爲守。是日侵曉，毓南聞河干礮聲，不

知賊已東渡，率團長增貢劉萬資迎禦。至三里莊，賊鋒甚銳，團衆盡靡，毓南傳呼力戰。圍奔，毓南出陣前陣之，賊洋槍洞廳，羣矛攢刺之而殺，鴻賓同死。寶楨奏卹毓南、鴻賓，奪心安職，斬萬美軍前。

賊衆屯戴廟，分股竊三里莊，邊馬四散馳驅，竄路無定。十三日，寶楨督振字七營由開河出汶上，扼賊犯會城之路。調南路成謙軍赴汶會勦，調莫組紳軍由東平入省。

寶楨因速防禦已隳守，全恃黃河屏蔽北路，遂畫分黃防爲三段，奏言：「黃防汛地，去歲會國藩奏明以范縣豆腐店爲界，與直省分防。東省自豆腐店以東至張秋沙灣止，長一百數十里，奏委東昌府知府張易圖專辦。茲賊已入東，則河防自范縣起，至武定屬之鐵門關，綿長千餘里，在在須防。地段愈長，需兵愈衆，張易圖一人萬難兼顧。臣特爲劃分地段，俾專責成。自豆腐店至張秋，仍飭張易圖認守，調東昌、壽張、濮州、范縣、泰安綠營兵丁千二百，華字、道字營勇一千，歸其調遣；自張秋至齊河，調提督傅振邦督青州兵七百，郭大勝勇五百，擇要布守；自齊河以下至鐵門關，飭武定府知府張鼎輔認守，調副將張得魁、莫組紳兩營與該府會商分布，復飭各府嚴督所屬集團協助。令遊擊楊長林礮船分布張秋至齊河，總兵趙三元礮船分布齊河至鐵門關，令道員張文林總司上下游防務。嚴飭濱黃州縣小渡歸併大渡，船楫盡提北岸。」時有詔飭濱黃州縣嚴查渡口，倘有疎失，即以軍法從事，故牧令人人惶恐，有露宿河干累日夜不返者。

其日申刻，大股賊入汶上之戴村壩，王泮莊，繞城東北數十里，邊馬成羣。知縣張錫楡守禦有方，城得無恙。正起，飛熊軍馳逐要擊，匪衆不戰，盤旋竄走，或分或合，攻圍苑莊民圩。汶上境正起十四日馳及之，賊解圍引去，奔東北，入甯陽之古城、沙莊。正起軍及之甯城南三十里，分曹遮擊。賊如飄風掣電，倏東倏西，官軍擒

其長髮者數十，披難民千餘。夜四鼓，正起，飛熊軍追擊大股於甯之崗山屯。遂分股奔滋陽之房家院，雖城十二里，城東郭家村、腰村、蔡家橋，東南五里金口壩、粉店，曲阜城西大柳莊、戴莊，城北姚村、孔村，泗水橋、肥城西南西里村、張里莊、營裏、葛延汶上之馬莊、馮莊，泰安之天平店、黑水灣、竹店，又正南龜鎮、趙家莊，幾二百里，人馬如蜂如蟻，不見其際。

鴻章撤諸軍馳擊而東，十四日，鼎新軍追賊入甯。十六日，銘傳軍亦至。十五日，鼎新軍子濟甯，備糧藥，由滋曲向泰安。十七日，銘軍亦至。周盛波、盛傳軍二千餘營，由曹縣趨長溝。

鴻章又慮賊由泰安窺沂州，可達江南海州，沿江飭王水營關守爭出單縣，竊安完命守軍出徐州均赴宿遷。董鳳高鳳字軍、孔昭右華字軍，併扼韓莊。

寶楨令成謙常武軍追入甯陽，而捻衆前隊方屯滋陽之蔡家橋、甄家橋，泰安之安劉莊、坡莊、邊家園，勢趨東北，後隊仍在崗山屯，人數之衆如此。

十六日卯刻，寶楨督成謙、紹修、錫周軍向崗山屯進。行至屯南十餘里茅莊，馬步賊千二三百向北行，遙見官軍，蛇隊迎拒。官軍騎兵先縱，森擊踐踏，斃賊二百餘，賊竄入山谷。寶楨先期飭常武軍騎將李炳武自他道出其背，設伏擊之，斬寇略盡。馬賊爲紹修等合圍，徒步接戰，陣斬又無算。守備蔡忠順躍馬挺矛入賊中，勢如旋風，莫敢攔刃。生擒捻首邵廷濂、賧馬，搃其吭，馳而出，全軍乘勝取之。紹修、錫周亦陣擒匪首邵元明，解克終、劉旺扶、葉添佑、侯妮、蕭得勝、李慎齋等百八十餘人，得馬二百數十，槍礮旂幟縱橫甯陌間。訊斬廷濂，元明等髮長一二尺者百四十餘，縱道發粟孔昭亮等數十。

顯山東、沂、曹爲西三府，類年備搶，民漸知兵，堡砦日多，野無庾積。東昌在黃河之北，武定海隅，斥鹵，非賊所心黠。濟、泰二府大軍所萃，不能任其蹂躪。惟青、萊登爲東三府，久未被兵，家給人足，戶有蓋藏，民情樸茂，兵備久弛，賊中知之久矣。奸民爲賊鄉導，所遣間諜不下數十輩云。

山東軍興紀略卷六之中

皖匪十一

時寶楨督軍追賊夏張，調鼎新軍合擊。捻賊專意趨登、萊、青三府，前隊奔萊蕪之西毛埠村，魯溪莊、和莊、博山之青石關爲南入青州僥道，博山令樊文達率淄、博民團四五千扼關隘，分伏團勇關前叢莽密菁之下。賊騎飛騰馳騁，如入無人之境，逼關前，盤旋山石聲礮聞，團勇排槍驟發，負傷駭駭，墮馬者數十，回奔新莊大路，入長清之犖臺、長城、張夏、崗山，由飲馬莊趨會城附近之段店。自距省四十里之楊家臺列隊起，直至濰口，戈矛稍雲，烟焰蔽日，數不下六七萬。正起引軍至省，布政司盧定勳兼署按察司濟東道衛榮光、鹽運司錫祉，率在省文武登陴守禦。

十八兩夜，賊潛窺章邱，爲東入青州大道。正起軍卽夕捲甲東行，寶楨督軍冒雨逐賊，由間道出肥城，長清，一日夜馳二百數十里，衣不解帶，餐寢不遑，與將卒同苦。入會城，周際城垣，慰諭兵練，人人知奮。

正起軍晝夜窮追，遇賊鄒平城北二十餘里，甫列隊，賊縱櫜而奔，四面分竄，烟塵際天，不辨大股所向。官軍尋蹤逐之，追至新城，齊南東便則又分股矣。

二十一日，寶楨追賊東行，賊奔新城迤北，勢出臨淄、樂安、趨高苑、博興。均青州屬。二十三日，寶楨督常武軍繞出賊前，飭正起軍躡其後，奏言：「東府登、萊、青屬縣，三面距海，山徑崎嶇，若以一軍跟蹤，又有一軍從蕪、博、

隨駒橫出，又一軍由沂、莒、諸城、穆陵崗迎截，必可得手。臣所部無多，祇能一路緊逼，以保全所過城邑。即可時繞出賊前，深虞兵單力薄。現在對銘傳已抵鉅、鄆，潘鼎新已抵濟甯，臣已一面飛咨李鴻章，並運調兩軍，冀收速效。應請敕下李鴻章，令銘軍由沂、莒進，鼎軍由蕪、博進。一疏入，允行。

維時鴻章所部諸將領劉銘傳等，於蹙賊登萊之議，鴻章疑之，奏言：「山東各縣稟陳賊勢，似向青州一路，暫可無慮。北竄劉銘傳、潘鼎新向有擠入登萊，趁勢圍逼聚賊之謀，此次復申前說。欲臣商調皖、豫軍出境，協守東、蘇、連、西，杜其回突。銘鼎軍與卓軍再於東三府相度要隘，步步緊逼，使不得再出等語。臣查捻賊已成流寇，逼之不流，方是殄賊上策。明臣孫傳廷所謂「驅之於必困之途，取之於垂死之日，如第一彼一此，爭勝負於矢石之間，即勝亦無補蕩平。」實辨流寇篤論。臣去冬奏明，須蹙之由重水複之處，棄地以誘其人，然後會合各省兵力三四面圍逼之，亦是陰師其意。本年三月，左宗棠會同李會商在湖北襄河東岸白口地方，設圍困賊。五月間，臣擬就曹、單、豐、碭黃河舊隄分段憑守，蹙賊黃運之間，皆欲就地勢以圖兜圍。無如賊蹤蹙疾，兵力未齊，瞬息百變，竟未辦到。

「臣刻已密屬銘、鼎諸將，如賊果竄登萊，即於膠萊咽喉設法圍逼，使北不至竄犯畿甸，南不得蔓延淮海。臣又擬商李鶴年酌調張曜、宋慶兩軍進紮汶上、運西、開河一帶，英翰酌調張得勝、黃秉忠、程文炳三軍進紮宿遷至灘上運西，以備接應。張之萬酌調成子河防軍及淮揚鎮水師，移防清淮及阜甯之射陽湖，以杜窺竄。下河之路，惟串機倉猝，地段太長，恐有力不從心之處。臣懸擬大略，借助各軍，賊蹤是否遷趨登州，膠萊能否阻扼，各軍能否趕及，運西能否徧防，應俟隨時察商，未便預爲限制。」一疏入，報可。

鴻章檄銘傳軍由秦、蕪趨青州爲中路，鼎新軍由濰、昌趨萊州爲北路，鳳高、宏富軍由鄒、蘭進莒州爲南路。再奏言：「三路兜勦而前，會合東軍逼入登萊絕地，扼之於膠萊河，使不得復出。臣再抽調運防諸軍，更番進擊。如其布置未定，而賊已回竄，則運防各軍隨地圍截，不令再竄連西，仍須蹙入海隅，乃有聚殲之日。山東撫臣丁寶楨咨函亦云：「登、萊三面距海，河渠交錯，山徑崎嶇，馬賊無可馳騁，張思就地勦滅。」意見不謀而合。當此上下滅賊勝算，惟任賴各股實粵、捻百戰之餘，兼游兵散勇鑽悍之衆，技倆不可易視。若兵力不足兜圍，逼之過緊，使窺破機關，急圖出竄，稍縱即逝，全局又非。故臣必先布運防以杜出路，次扼膠萊以斷咽喉。其追賊之軍未達膠萊，須急進以迫擊之。既達膠萊，宜速紮以圍困之。誘流賊之法，必先能堵而後能勦也。」

時屢奉嚴旨責鴻章玩寇。鴻章再奏言：「欽奉諭旨，飭臣速赴前敵，迅圖殄賊。而臣調兵未集，布防未定，不得不將懸擬辦賊大致，及現在情形，爲我皇太后皇上詳悉陳之。」

「自來流賊最難追勦，而賊流之速，尤莫如今日之捻逆。中原平曠，萬騎衝突，日輒百數十里或二百里。無論官軍步隊力不相及，即使及賊見仗，而此截彼竄，橫行側出，賊路不窮，我力必有時而窮。迨日久追逐疲憊，爲賊所乘，往往一蹶不振。自勦捻以來，十數年如一轍。蹙追賊神速如僧格林沁，尙且不能成功，臣等自問萬不能及。故欲滅此賊，計惟有扼地兜圍之一法。臣曾屢奏及之。曾國藩始思變計，初議四鎮之設，繼議沙河、賈魯河之守，本年春間，左宗棠、曾國荃又擬爲白口之圍，皆欲逼之不流，蹙之漸緊也。」

「自臣受事抵豫，賊已入罪，諸軍與賊轉戰鄂、豫，數月迄無機勢可乘，惟有嚴檄諸軍往來臨擊。智術短淺，實無解於朝廷之責備。追賊由豫竄東，臣思東省運防屢經賊撲，向稱可恃，遂注意布扼曹、單、豐、碭、舊河隄，

欲困之黃、運之間，以爲得地。乃不數日而賊已渡運。臣由歸德馳赴濟甯，與劉銘傳等函商，不得已復爲登賊登萊之計。先借各省兵力，協守運河西隄，以爲圍制而遏回竄。續奉六月初五日寄諭，鈔發劉長佑、英翰等原摺，皆言之甚切，與臣部署相符。是目前辦賊，舍此竟無良策。

「臣更衡量利害之輕重，與其馳逐終年，流毒江、皖、東、豫、楚各省，不如棄一隅以誘之；與其往復運東、濟、秦、兗、沂、青及江蘇之漕、徐、海各屬，均受其害，不如專棄登、萊以扼之。膠萊河之守不密，則登、萊無可扼；運河之守不密，則膠萊仍不足恃。賊蹤已向膠東，事勢至此，機會可圖，但求萬全，不爭一日。故臣立意必運隄與膠萊河兩防均已布定，乃可抽兵進剿。庶殺一賊，少一賊，賊智自困，而兵力不疲。明知此計至愚，至拙，亦至難，然不若此，更不足以制賊。所以日夜圖維，先固守局而後進兵，此籌辦之大致也。」

「東、蘇兩境運隄袤長千里，臣軍斷不敷用。皖、豫派到各軍與淮軍分守宿遷以上地段，臣前已奏明。現令於西岸排築長牆，分哨過運東就舊牆修繕礮臺，犄角謹守，非月餘不得牢固。而宿遷以下至清江運隄，幾二百里，尙無兵守。漕臣張之萬兵力止能自保蘇、駁，全軍無可再調。臣僅調前金門鎮王鎮華、提督魯洪達水師三營，分紮宿遷、濟甯閣下至鹽河河口一帶，苦無陸師依護。欽奉初五日寄諭，復經函商浙江撫臣馬新貽，請其速派五千人北上，協守宿遷、桃源運隄，尙未接覆。惟李瀚章、曾國荃、咨稱已派提督譚仁芳、總兵劉維楨率萬一千人，劉長佑咨稱已派臬司張樹聲率總兵余承恩等四五千人前來助守。故運防猶未布滿，卽暫無兵替入。」

「膠萊河距北海口，濰鼎新函稱二百七十里。以每營三里計，須百營布守，少亦須八十營。劉銘傳等

三路之師，日內先後已到，然步隊止四十六營。臣復擬調豫軍宋慶十二營、淮軍王永勝開字十營，由運防續行抽往，必合之了寶楨所部東軍三十一營，始可密布。了寶楨尤以十一營相助，而臣添調運防之宋、王兩軍，又須牆工稍就乃可拔隊。若了寶楨盡以東軍協守，目前略可敷用，而東軍防地亦單，未知果否允行。

「連日據報，賊蹤僻處秦陽、掖縣，勢向東北。臣飭劉銘傳等如賊外向，當設法堵入，並商之了寶楨移軍分扼。若膠、萊之守未成，暫勿設意離賊。若賊或竄出膠、萊，諸將必能跟蹤急返。」

「臣雖庸懦，所勦辦江蘇粵逆，暨城要地，恆親出陣前，蓋勦守賊與辦流賊情事本自不同。況此時運防諸軍已到者，築牆紮營，臣須就近督飭，而直隸、湖北、浙江未到者，尙二萬餘人，催督照應，調派抽替，皆臣所當主持，皆當在濟甯居中籌辦。若遽舍之前進，則五省客兵無所稟承。運防門戶未扇，膠、萊咽喉未斷，臣卽親往，尙無裨益。於大局轉有妨礙。兵機百變，臣不敢謂運防旣成，賊賊必有把握，然立意已定，經營則尤須盡善。此臣暫難卽赴前敵之實情也。」

「惟念捻逆流竄多年，數省生靈塗炭，實貽聖主宵旰之憂。及今地利人力，幸有可辦之機，而辦理須有次第。臣何敢遽迂緩之名，而不竭力經營，頓彼失此，貽誤全局，仰懇聖慈曲察，稍寬時日以責臣效。不勝悚切屏營之至！」

二十三日，賊從高苑邊境閃奔新城，向臨淄東北逸出，遁兵口行二百三四十里，驅疾莫測。寶楨仿正起心安，飛熊軍儘力追逐，賊分股入樂安城東北蓮花店、顏徐店，圍攻民寨。知縣彭嘉賓督團援勦，斬級百餘，擒戴學堂等。賊由戚家口、高柳行東奔。後股從虞家山入馬家王莊、徐家樓，又督團轟斬四五十，擒僞將軍劉兆

乾，僞指揮張鐵頭，僞都督賈大才等。大股掩至，不下萬人，遂斂隊。

寶積進軍金嶺鎮。距濰州三十餘里，爲入青州一大鎮。賊衆分股北竄壽光蛇家莊、皮家嶺，攻圍壽、濰交界侯鎮、民團擊退之。焚掠距城二十餘里楊河莊、南北松落，知縣吳樹聲登陣固守。賊過洩河，於是入萊州府境。二十
六日，入濰縣萊州屬縣之流飯橋，距濰二十里昌邑北境于家莊，再涉濰河。

寶積步軍窮追馬賊不及，調諸營統領營官騎馬五百餘，挑密勇六成，自將而行。乃馬賊分十數起殿後旋繞，牽制官兵，步賊分股先發。鼎新軍由省拔隊，二十九日抵胡營，壽光城進昌樂。賊衆竄平度州，萊州屬縣心安正起軍及之州東三十餘里馬關堡。二十七日，正起、心安、飛熊軍夜襲之。心安騎軍先進東北，飛熊正起步軍六成精銳與守備劉家興平字三營，向東南衝枚疾趨。騎軍抵馬關堡，曙色未曙，霧氣尙合。擒賊馬嘶人賊，約千餘騎技隊東行。心安突前衝之，賊瞥見鄧隊，意甚易之。轟擊半時許，心安馳馬突陣大呼，騎軍驟進，賊卻正起步軍乘勢掩之，斃馬賊五六十。賊波倫再過，大股馬步環襲而前。衆寡懸絕，心安正起揮軍確鬪。飛熊聞礮聲，知已合賊，催軍分兩道趨之。於是騎兵趨其前，步卒盛其後，軍士皆殊死，十盡十扶，衝賊陣爲二，斃馬賊百二十有奇，猶分股旅拒。飛熊正起火器連環逼擊之，再斃馬賊二百許。步賊鬪益力，馬賊援旂急，分抄官軍。正起、飛熊軍張兩翼尾譟後路，而以長矛小槍更替擊之。呼聲動天，士氣百倍，斃賊千數百有奇。家興三營精銳猛密，所斃尤夥。糜賊自卯至酉，八時久，賊潰奔東南、東北。我軍追逐躡藉，緣道又斬級千餘，奪馬二三百。晝夕，追抵安官莊而罷。擒二百有奇，解散千人以上，獲牲畜八百餘，黃色龍風旂纛四十六，刀稍火器布滿曠野。官兵陣亡受傷者四十餘，以大捷聞。

賊竄掖縣萊州府部之沙河，西上山，焚掠朱橋，蔓延萊陽登州府部之五龍河，即墨之全家口，於是深入登州府矣。夜由海陽之行村寨，登望石山，逼城下，知縣□□□登陴守禦。

寶積偵賊敗奔東北，而萊、黃、招、棲、福五縣均由路崎嶇，慮其誘官軍東北追逐，乘間南奔膠、莒、日照，先飭成謙軍赴萊州拒之，自督馮義德、陳錫周軍並親兵四百，二十九日進平度城西，視賊所向遮禦。賊知福山沿海州臺爲中外貿易，百貨委積，無城郭，率衆疾趨之。登萊青道潘爵先期募勇五百，與英吉利、法蘭西兩國兵官率洋兵爲守禦，飛書乞援，而東軍隔賊不得前。三日通商大臣侍郎崇厚駐天津聞報，奏派參將鄧啓元洋槍隊一營，槍礮官兵五百有奇，攜大開花礮二小開花礮四，六月朔，放洋抵烟台。賊前隊徂海而行，爲礮所卻，後隊遂全師。

正起，心安、飛熊軍初五日五更由金口道至崑山，賊方攻民寨，官軍疾馳擊之，知縣楊鴻烈率勇出城會戰。賊奔潰，資裝率賄委葉某，同勞山奔竄。是晚，官軍營城西三里店，三軍偵賊大股萬餘屯花院山嶺基口，距三里店十五里，各選軍鋒分道赴之，期至城南合隊。飛熊軍由南進，正起軍由西南進，心安軍由西進。時雨初霽，賊不揣官軍深入山險，突聞波倫號礮聲，分路擊寶。官軍乘勢搗之，自大廟至石盤，連破所踞莊寨十餘。賊皆棄馬接戰，官軍勇銳莫當，山徑險狹，噴筒火器無虛發，賊大潰奔，斃馬步三千餘，擒長髮者百數十，難民出者七八千，二鼓斂軍。

次晨，餘賊數千從鐵某山口湧出，官軍戰勝鋒銳，賊不能禦，退走山谷。夜三鼓，心安率親兵二百潛入谷中，人馬踐踏山石，礮礮有聲，賊喊殺而出，心安向外衝突，飛熊、正起自外應之。表裏夾擊，賊又大亂，斃斃及自

相繼藉死者千數。昏夜不辨大股所向，縱橫死鬪。官軍奮勇深入，負傷陣歿者亦數十。傳令勿追，而賊固已膽落矣。

初九、初十、十一等日，賊險嶺諸山，折竄萊陽、招遠、黃縣、踰踐村寨，四境無完戶，焚掠甚酷。

先是，賊之由烟台回竄也，後股圍福縣山城。知縣吳恩柔防守甚力，賊不得逞。初二日，其前股循海濱趨東北。宿海州知州尹煥章引民圍逼擊之，賊不敢逼城，勢趨文登。知縣陳汝楫於水陸隘口上莊、孟良崮、黃花姑子洞、橫橋、楊子二十餘處，多方禦之。賊不得入，折而西奔蓬萊境。由劉家旺海子口趨城下三里莊。賊騎充斥，登州守豫山監壯散江南藝習員珠洪阿長子。自五月開警設備，至今六十餘日，躬自巡徼，無間暑雨，軍民感奮。其時賊在附近，雖民數萬，環城欲入。豫山衣冠危坐門閭，督餉納之，均免鋒鏑。兩月之久，賊始遁，迄未開城，全活甚衆。一日，有官軍長髮紅巾類，購裝東趨城下，民情洶湧，恐河內亂。豫山親出撫諭，自辰至午而定。其特設鎮定如此。其他諸縣設防，救死扶傷，惠政仁心，難以盡計。守禦完備，賊卒不敢撲城，有東漢循良，賊不犯境之美。復回奔金口。

東軍於是日由三家園、下鮑村等處向西南追之。賊不得志於東，竄棗軍又扼其西，勢由膠州出營沂。竄積於初七日移軍入膠，障其南竄。鼎新軍進壁平度，備賊由南復折而西也。

當是時，竄積因萊陽以西一片平原，一軍跟追，兩軍遮擊，中間懸隔二百餘里，不忍膠東民圍集，被賊攻圍，不特不踰蹤追逐，救民水火。而淮軍方籌蹙賊海隅，扼守膠、萊之策，不欲銳進窮追，致令回竄。用兵之難如此，竄積爲廢，食者累月云。

山東軍興紀略卷六之下

皖匪十二

膠萊河考，元時因糴運泛濫，有九阜大洋之險，鑿之以轉漕者也。其河道形勢，自東南麻灣口，袤邪西北，徑二百八十餘里，至掖縣之海倉口入北海。其沿河諸州縣，西南則昌樂、昌邑、膠州，東北則掖縣、平度。

東淮諸軍循河分段築牆，銘傳軍駐平度、瓦廟口，鼎新軍駐掖縣、新河關，而沿海河灘七八十里，沙水沮洳，不能版築，人馬可涉。鼎新軍改由新河西紮至濰河之東止，水勢較深，就平地築牆，濬濠三十餘里。新河南至麻灣口，是爲膠萊正河，間斷淤淺，水僅一二尺，有無水者。銘傳軍自新河南守至大成寺，百有十里，蕘鳳高。沈宏富軍自大成寺守至吳家關，約六十里，成謙軍自吳家關守至南海柳林口，約八十餘里，俱憑河西築牆。又柳林至塔埠頭十五里，浮沙不能築，其濰河之西，自夏口至海口，水深泥凍，擬東軍布守，以補其隙。寶楨復徵膠州協副將玉山發膠州兵百三十有奇，增募民勇九百，每營約五里，兵力甚單。且濰河之西，辛王莊以上至夏店，河水日落，每營五百人，分防三四里，設賊踰淺圍渡，勢必不敵。寶楨徵昌邑令董槐，濰令靳昱，各發兵團三四千，隨鼎新軍爲守。

寶楨於十三日引軍赴海倉口，行三十里，偵賊奔西南，回軍高密迎擊。行至朱陽集，賊又回奔，遂進軍膠州，督成謙軍分段築牆柳林口、吳家關。賊乃深入祖山境，一日夜奔三百數十里，南入卽墨，馬山、馬賊分向卽

壘城西南北三面環繞，東北挽七級村，離膠不足七十里。卽是合楊鴻烈、參將興瑞、千總楊鏗、把總宋保清、曲登魁等率兵勇禦寇之營，賊十餘營，奪馬二，大股擁至，鴻烈親督民團出擊，鏗等奮勇爭先，追至蕪泉周村，靈山統殺賊千餘。

時賊既深入京府，不特膠、萊防守未備，且黃、運兩河所在罅漏，北犯可虞。於是直督劉長佑、通商大臣崇厚、分軍先頭黃防。長佑飭正定鎮所部河間練軍自劉智廟移扼齊河，參將張國安直字前營騎兵巡徼齊河以下至利津，守備劉在直直字後營騎兵巡徼齊河以上至張秋。長佑奏言：「黃河自開、長、漢、范以達利津海口，地段綿遠，除東省水師及沿河營縣兵團外，其自范縣至張秋，臣現派前藩司唐訓方督保定練軍三營，糧調道北練軍兩營，新泰河間練軍一營，分段布防。自張秋至齊河，派署正定鎮總兵劉景芳，督河間練軍五營，洋槍隊一營，分路布守。自齊河至利津，派天津鎮陳濟清督天津練軍四營，調洋槍隊一營，分段布守。至范縣以西，陸路則派大名鎮總兵姜國晉督省標練軍，自長垣至開濮界上，分屯衝要；水路則派大名府知府楊毓桺水師三營與陸路梭巡策應。飭大名道范梁與山東知府鄭元善督沿河鄉團協助。此專防黃河之備，細情形也。」崇厚復撥天津練軍入東，防武定府黃河北岸。時寶楨因直境鹽梟竊動，猝突臨、館邊境，檄驛易關抽參將韋應麟、黃兆昇兩營赴臨、館，令張文林移駐張秋鎮，督兗州縣聯絡直隸防軍。

當是時，直、東、豫、皖、楚五省督撫建議倒守運河困賊。長佑奏言：「捻匪渡運東窺，可以就地殲除。通籌全局，遠防不如近堵，分堵不如合圍。擬請飭催各省合兵會剿，以除積寇而靖中原事。竊捻匪肇亂十餘年，流毒四五省，戕皇上珍念民命，欽派大臣督師勦辦，並飭各省悉力嚴防。然而賊勢日甚，一日年復一年者，非戰陣

之不力，防禦之不嚴也。有限之兵力，日疲於奔馳，無險之地，形莫扼其衝突，而捨之長技，不占城邑，不費資糧，飽掠狂奔，數日千里，游民效勇，到處勾結，兇焰熾長，至於燎原。近則直入山東青萊，登完善之區，藉停喘息。大兵踵至，則飽掠遠肥，北犯南奔，其勢靡定。是追剿之兵，苦無止境，備防之兵，亦無已時。爲今之計，惟有集數省防勤之兵，嚴扼運河，勿使回竄，然後以節制勁旅，由西南步步進逼，蹙之一隅，盡括河海官商船筏，使匪渡黃，不能自洩，不得好馬就斃於山，看數部之聞。

一臣恐振興益鉢，各調兵萬人，合堵運河，臣於防黃萬人之外，亦加調數千，助堵運岸。山東本省之兵，水師仍合直隸兵，防黃陸軍馬步，酌量發遣，河自直東至江蘇，千有餘里，必集兵數之多寡，劃定地段，挨次布守，以專責成。濟甯以南，江皖，定北之兵分守，濟甯以北，河南直隸之兵分守。至如何進剿，俾腹內城池民業，得保全，願由李鴻章，丁寶楨，嚴近密度合辦，但能適往東南，勿搜西南，數月定可蕩事。

一近又探得陝西捻股，被勦其窮，將有回東回竄之意。賊情緩則思分，急則思合，往往如是。應請仿左宗棠所統四十營及潼關內外各軍，悉力嚴扼，勿使乘運防兵，勦兵，再有反顧之虞。所謂遠防不如近堵，分堵不如合圍，該捻已自趨絕地，有可滅之機，各省將帥，久切同仇，亦皆有滅賊之力。李鴻章責任勦賊，必操勝算。臣等分應嚴防河片，何敢越位而謀，然力所能爲，不敢不盡，誠有所及，不敢不言。謹據實密陳。」

皖撫英曾奏言：「臣與李鴻章有夙約，擬就黃運之間，設圍蹙賊。故一聞賊入東境，即檄張得勝等軍分駐柘城及信陽境上，節地堵剿，嗣聞賊勢日東，僅令各軍馳赴蕭楊，沿黃河舊堤布紮，冀與淮運軍共收兜圍之效。乃軍甫成行，據報賊已渡運遠竄，葉蕪進東。局勢瞬變，前途無成，又恐賊由清淮回竄，皖境泗、泗州、盩、

雖空虛，故又改令各軍分駐東北境上扼守，聽候調度。縱觀全局，賊已深入東邦，若驅之登萊二府，以重兵分守膠萊，逼賊入海，可收盡殲之效，事易而功速，此似上策。若北守新黃河，南守連河，合湘淮東軍兵力與賊縱橫馳逐，使一日不得喘息，我軍日增，賊勢日蹙，稍需時日，終可成功，此亦中策。若令飽掠而回，蹙，仍事尾追，兵疲賊張，漸難制其死命，此靈之下者。

「正在商致李鴻章籌策間，適得來函，用劉銘傳等之議，商調皖軍進赴連河西岸會合逼賊。因地利，軍兵力廣設方略以張網罟，所等與臣前議相合。上年劉銘傳過潁州，臣曾與之籌商及此。因黃河水漲，恐我軍緊逼，直省河防堪虞，未敢遽述此議。今大雨時行，黃河天險，賊難北渡。李鴻章苦心經營，能趁此時大舉會剿，臣向不存瞻域之見，况又意見相同，事機相湊，更不敢稍有推諉。已馳檄張得勝等之軍兼程前赴連西。以黃乘鈞八營從宿遷向上海扼紮，張得勝九營從灘上向下游扼紮，程文炳步軍八營居中策應，而以騎軍五營往來巡哨。另調總兵余承先、副將張捷習、遊擊蕭泰來水師各營，由洪澤湖駛入連河，為陸路各營接應。」

鴻章復飭員外郎李昭慶督所部山灘上，黃林崖接守至韓莊八閘。

「英翰再奏言：『從來制流寇之策原無一定，而用兵機變全在一心，固不可僅為自守之謀，亦必須先能自守，乃足辦賊。逆捻尚游弋於高密一帶，能否遁入膠萊以東，尚未可定。此次扼運，是預布遠局，以守為戰。目前之前情形似穩，將來之機勢實緊。但使陝捻不復東竄，軍無回顧之憂，任逆不出山東，在吾網羅之內，各軍與之縱橫追逐，終可奏功。』」

鴻章復令藩司劉秉璋、總兵況文榜營運河十里閘，蔡金章營三里鋪，萬重煊營柳林閘，自濟甯開河南

圩外起，至嘉祥縣孫莊止，共六營。運河東其三營，運河西合源州鎮總兵周盛波自東平新口南圩起，至開河北口止，共十六營。提督楊鼎勳營趙村石佛寺，南湖一帶。

豫撫李鶴年令提督張曜、朱慶兩軍入東，歸鴻章調遣，分布東平以上新口至黃河，沈家口百有餘里。鶴年奏言：「臣屢接李鴻章函咨，云豫賊已成流寇，須逐之於必困之途，取之於垂死之日，會師合勦，方爲上策。由東登萊地處海隅，正宜乘勢擠之使不得出，繼以膠萊爲裹圍，運河爲外圍，合東、滄、皖、豫四省兵力共圖聚散之計，誠爲謀賊良內。已查定議文，飭帶軍先後入東，惟豫省情形有不能不總總慮者。張總撫捻股雖日漸窮蹙，恐復東入關，臣已力籌堵遏商，雖一路惟荆子關一路，門戶洞開，一經輒出，秦中、豫境漸、新川、內、外、鄂、豫、皖、陝、甘、均形吃重。陝甘督臣左宗棠已統軍由宛、洛、潼關入秦，甘肅臬司劉典亦帶兵由荆子關前進，若得鄂中援軍，大枝扼紫荊子關，則西圍有備，可以專力東征。」

兩湖總督李瀚章、湖北巡撫曾國荃奏言：「先准李鴻章檄調劉銘傳等軍赴曹、單、豐、徐、黃河舊隄聯絡扼紮，並兩商皖、豫三省各抽萬人赴隄協守，騰出一軍游擊，盛賊於黃、運之間。正在調派間，李鴻章兩咨，局勢遽變，所商抽派之軍，須協守東、徐、運河西岸，杜賊回突，而令劉銘傳、潘鼎新等入東三府步步緊逼，擠入登、萊、濰角，以便聚殲。」

臣等查劉銘傳、潘鼎新昔年曾建此策，時南江總督臣曾國藩以東省完善，不忍令其蹂躪，因創畫守運東之議，兩年以來極有成效。然而兵力之不齊，人事之利鈍，往往出意料之外。現在東省既經賊擾，劉銘傳等復據前說，李鴻章因時制宜，亦屬萬不得已之苦衷。臣等力所能爲，卽應共維大局。現調駐防黃安各隘提督

輝仁芳馬步十一營，駐防麻城等處總兵劉維楨馬步十四營，兩軍合而爲一，均由河南光、羅、息馳赴歸德，聽鴻章調遣。目前鄂東幸向無事，所慮者秦捻屢挫不振，有回窺豫、鄂之勢，鄂之西防未可鬆勁。左宗棠五月十三日由襄取道新野、南陽入潼關，與劉典出荆子關之軍犄角併進，或可不致張逆鉅險出關。再能守住運河，東賊不能窺南犯北，非惟鄂省之幸，亦皖、豫均受其福。

復派水師副將丁長春將所部師船三十餘艘，起旋而下，由清淮轉入運河，窺兗、徐州一帶，聽李昭慶調遣。

時奉詔曰：「運河以東，自山東至江南境，地段甚長，官軍須合力進剿。沿河防兵勢必不敷分布，賊馬驟疾，若乘虛逸出，又成不了之局。亟應添兵守禦。刻下江蘇、浙江、江西三省安靖，防兵應可調發。著曾國藩、李鴻章通籌大局，一而奏聞，一面的調江蘇、浙江、江西之兵，到防分段認守，俾勦兵得以專力追擊，不致顧此失彼，辦理較有歸宿。」

長佑再奏言：「臣前奏運河自山東至江蘇境，江、皖、鄂、豫四省當之，仍由直隸加調兵勇數千助堵。茲英翰所派皖軍已晷夜起程，兵數殆將二萬，加以江、鄂諸軍，儘可防至濟甯以北。臣已飛咨河南撫臣李鶴年速派兵勇赴防，一面檄臬司張樹聲督余承恩、劉祺、江開泰等所部水陸兵勇三千餘由黃渡運，前赴沈家口，安山關督紮，俟豫軍到防，議定地段畫界駐守。猶恐兵力不敷，復調張樹聲舊部樹字軍由運河入直，連上項兵勇約五千人，與豫軍接續分布，統由李鴻章調度。」

無如膠、萊河灣甫經興築，基址庫薄，大雨時行，沙土鬆散，旋旋旋崩。東軍麻灣口汛地爲賊南窺，莒嬰

街，前月二十日，馬賊馳逐窺伺，冒雨堵築。二十七日雨止，河水驟落。七月朔黎明，平字右營汛地賊馬百餘，水欲渡，右營擊卻之，擒賊目李明山等。已刻，全股回渡沽河。另股數百騎竄至店口附近，犯吉勝營汛地。飛熊軍力禦之，相持至未申，死賊二百餘，賊北走。俄而大股三四萬分二十餘起，益集河干，人呼馬勝，風霾烟燧，同犯開子集常武軍及曹標營汛段。成謙督洋礮軍登牆力守，連縱炸礮，賊移東南里餘，疑隊復前。賴汶沈一股專犯吉勝軍河牆，任柱一股專犯曹標營河牆，勢在必渡。成謙督都司高福德抽親軍合曹標營站牆嚴備，又派洋礮營官龔宗良協守吉勝營。三時久，斃賊數百，紅藍大旗紛紛仆地。賊向東敗奔，成謙令參將李炳武騎兵渡河追之，至沽河，又傷賊二百許，獲大槍二十餘。宗良追斬殿賊百餘。時沽河枯水深淺不一，賊人馬踏陷溺死千數百，人畜屍骸縱橫不可計。賊向東北復奔萊陽。

寶楨奏言：「前敵各軍暫行調回助守，實以賊既有可圖之機，不容食目前而昧大計。然自各軍不向河東急追以來，河東城寨日來告急。臣因全局所繫，隱忍不追，負疚吏民，愧痛交集。俟防局一定，急催李鴻章前進，臣仍須過河親督東軍力勦，以顧地方，斷不忍棄河東百姓任賊蹂躪而不顧也。」以著愛民為國附隨之盛

時豫軍張曜十五營、蔣東才輔衛四營、李成先豫銳二營，先後抵運防，統歸羅調遣，替出南陽鎮宋慶毅字十二營赴膠萊河防。初二日，毅軍抵新河口至楊家圈三十五里，與銘傳軍連營。

乃膠萊河牆北起夏店，南至柳林口，甫竣工，而逆南水勢日消，又濶出崔家渡二十里。寶楨又抽四營築牆扼守。泊初十日，淮軍王永勝開字十營至，營於吳家口，替出東軍常武十營，飭成謙引往濰西填紮空處。其南起夏店北至辛安莊四十五里，原屬東治四營，鼎軍兩營防段。無如水勢益落，從辛安莊北至下營六里，下

營至海口四十里，其間小蛇廬魚里鋪，水僅尺許，東治四營仍留扼守，不能抽作勦兵。以清獨任其難，不遺餘力之處。捻賊於十六日未明，犯新河口隄牆，壓督千總程允和力擊，斃賊三四百，致死不退。遊擊蔣尙鈞率親兵三百馳援，士氣益壯，鎗礮益密，賊不支而卻。守軍過河逐之，斃賊益衆，獲廐馬四百餘，衣裝包裹無算，斬老賊趙深、王羅等三十餘。

寶楨再奏言：「李鴻章來函，約月內可以起程，擬帶萬人東來，再抽運防諸軍更替進勦。臣以河東圩寨急須救援，且秋成在邇，須兵防護收割。臣兵三十一營，現在南北分顧，萬不敷用。暫已添募步勇九營，馬勇五百，以便抽出防軍之久，經臨陣者，渡河覓戰，頓慰民望。又直境梟匪聞已逼近京畿，必須急爲撲滅。每一念及，心急如焚。」

十九、二十日，仁芳等軍抵濟甯，鴻章令赴運西新口至安居接防，抽出秉璋、盛波諸營。二十一日由濟甯引而東，鴻章二十六日督兵東赴膠、萊。

初，北路濰河防務歸東軍駐守。因銘傳、鼎新議定認守北路，請寶楨專顧南路。其時寶楨軍追賊至高密朱陽集，即折回膠州布防。鼎新以海倉口沙灘數十里不能立牆，折繞平地三十餘里，南聯膠萊河，北接濰河，以十營守之。又以濰河西岸空虛，請寶楨派數營協助。寶楨原帶勦兵僅十一營，分布柳林至吳家口八十里，萬無可撥。由前敵調回心安四營，與鼎新協守。繼又因兵少汛長，再請添撥。寶楨不欲避難就易，復允添防柳林南二十餘里，吳家口北至劉家莊十六七里。迨月十一日，聞字營到膠，始抽出常武十營赴濰西協助。乃十五、十六以後海水益落，自石灣起至北海口，復濶出沙陸九十餘里。成議不得已接替心安所紮新安莊。

汛地三十里，勾出二營，由新安以北紮至下營，自下營至北河口四十餘里，尚無兵無糧。而魚里鋪、海神廟、小蛇廟等處最淺，鼎新、成謙議留心安四營前往暫守，再會商增兵。

心安到防後，查勘小蛇廟以北二十餘里，懸兵俱無。方與商諸將，而二十日卯刻，賊全股馳屯海神廟，以北土嶺，距心安地段逾北十餘里，潮汐驟落，海灘益廣，賊馬三三兩兩，馳突海灘不絕。心安馳告鼎新，先自督四營過擊，而馬步賊數萬卷地而進，亡營官胡祖勝及哨弁七八員，勇丁六七百，斃賊亦數百，四營二千，人幾爲所掩。心安揮兵血戰，整隊向西北橫出，以免全殲。

常武軍聞報，因河東馬賊遊弋，不能撤銷勦軍，成謙先率親兵驍隊四百，騎兵三百五十，鼎新軍亦出騎兵一營赴援。甫開仗，大股馬賊由東北沿橋向朝海築衝至。成謙躬冒矢石，子箠蔽墜衣襟，不顧而前，炸礮洋槍屏聲轟擊，馬賊退而步賊來，苦戰良久，互有傷亡，分股賊已突過河橋，由西南去。傳令諸營二成守營，八成追賊。賊狂奔昌樂之朱寨橋、官廠、馬宋營、邱辛莊、驛院、大柳林莊等處。寶楨督飛熊、正起、心安軍追之。

二十三日卯刻，賊由安邱奔高密景芝鎮。我軍行至金溝，大雨驟至。二十五日，冒雨進軍陳子莊。河水驟漲，方編棧濟渡，距景芝尚十餘里，賊又奔西南雹泉。赴莒州之路，成謙偵分股賊前隊已度穆陵關，遂躡追過關，賊向西南沂水去，勢如驅風。

淮軍銘鼎、奇鳳諸營先後拔營躡擊。至昌邑姜家集，提督徐道奎遇賊擊之。賊卻入東南，由安邱、臨朐南走，閱過諸城。鳳高於二十二日引步騎七營由膠、萊折回，出賊前，伏騎兵穽叢中，步兵徐發。二十六日，大股馬賊蜂擁而過，勢已逼，萬火騰轟，馬賊紛墮。步賊衝至，相持許久，伏騎環繞而出，賊敗而西，追斬百級。次日黎明，

分路躡之。甫過莒州南門，馬賊七八千由西來，步賊亦四面圍塞，勢甚張。總兵魏興發連縱劈山礮，斃賊百十。諸營布方陣環擊之，賊死傷枕藉，營官董學友、孫文科、王芝生等奮呼力戰，軍士無不致死。賊層疊嚴拒，吳鳳柱騎兵由後橫穿之，賊分而復合者數四。賊酋數十人撲旂揮衆馳突，芝生陷陣斫其三，賊大奔不止。官軍殺斃地，追幾三十里，又斃賊五六百，擒百三十餘，戰馬三百餘，槍礮牛驢數倍之，陣亡弁勇二十八，受傷四十餘。是日，都司賂得標守備宋朝喜、千總黃正科、外委孫魁元皆戰歿。

叟賊大擾莒州城外正西、西北、西南，火燄數十處。寶楨督軍馳赴之，鳳高軍亦至。賊奔西南馬奇山，距州城九十里，勢趨青口。鴻章偵賊已南趨，不入青口，卽折紅花埠、蘭、邳一路，督乘埭，盛波軍由濟南改道南出泰安、沂水。

八月初四日，銘傳、慶等軍尾賊邳城，道海州、桃林沙，向青口，贛榆、陸豐、盛波、盛傳軍入邳州，鼎新軍由臺兒莊向宿遷。寶楨督飛熊等十營回扼沂州，備賊回竄，飭成謙軍扼沂、莒、嶽隘十字路。距江南境三十里鴻章撤宋慶十二營由邳回駐洗口、戴廟、斬口，與張驪軍分汛布守。自斬口下至濟甯，令仁芳十一營、羅楨十四營守之，昭慶十九營分布韓莊起至黃林莊以下，鳳高八營自灘上三十里守至貓兒窩止，永勝軍駐邳州官湖夾護運防，入江南境得勝凱字九營自貓兒窩守至利運關止，文炳強字八營自利運關守至九龍廟止，秉鈞吳冠等八營自九龍廟守至仰化集止，余承先與副將張捷書、遊擊蕭泰來等水師三營由洪澤湖入運河，與陸軍段落互相依附，時惟浙江軍未到也。

賊衆窟聚江南境之沙溝平上，與成謙軍相距六十餘里。成謙設伏桑家莊，潛師夜襲。賊驚走，反向東奔，

游弋江南贛、榆、山東日照接壤。寶楨慮成譚軍深入重地，飭正起，心安兩軍助之。賊復回奔西南，行甚疾。遂旋軍。鴻章復督柔璋、宏富、溫德勒克西、馬德順等步騎駐東，蘇交界秦兒莊，東軍進駐蘭陵鎮。

寶楨奏言：「臣維賊走郛，宿必圖撲霧濤過運，否則沿運北趨，由嶧西窺兗、濟。善州逆踪剽疾，若待釁動，臣軍駐沂恐又落賊後。是以涼楊飛熊於八月初十日進軍蘭陵鎮，臣擬十二日督王正起、王心安兩軍亦向蘭陵一路徐行進紮探賊如過臺莊，必將由嶧窺兗、濟，即可在滕、鄆中途迎勦，如仍由邳境窺沂，臣即由嶧回勦，尚可出賊之前。臣拔隊後，擬飭王成肅一軍移駐沂州以防東北一面。日下情形，臣移軍嶧境，似較緊湊。」朝命聽之。

鴻章再奏言：「運河東、蘇兩省交界處最長，仰化集至六塘河，漕臣張之萬、清淮各軍分守，恐秋後水涸難資設險，又調淮揚水師千餘，魯洪達三營，自宿遷以下沿運巡哨。浙江撫臣馬新貽已派道員李耀南副將余朝貴帶楚勇三千到運，擬自仰化集紮至桃源縣邇南爲止。」

漕督張之萬又因六塘河水日淺，崔家渡、沈家渡、史家渡均可徒涉，即派浙軍駐守，咨商國藩派總兵王可陞所部協助，抽調參將劉鶴年填紮仰化集，合總兵姚廣武以資策應。

十四日黎明，賊窺崔家灘，廣武擊之。賊南奔，十五日黎明，馳回仰化集。過河迎擊，騎軍亦至，賊走。肖刻、馬賊萬餘犯劉老澗，唐高憑、張從龍步軍再擊之。計自十四至十七，凡五晝夜，均在劉老澗、鮑河順上下搶渡。廣武等步軍、副將黃中理等水軍，連禦卻之。十九日，退屯大興集，離河二十餘里。戰事不在山東境，不詳載。關鑿平檢大局故節敘。

寶楨軍初八日抵沂，偵賊由海、嶺西南行。飛熊初九日進軍李家莊，見馬賊二三千，雲星散竄，不便圍擊。過河逐之，則仍向南趨。而另股初九日由海入郯之東北鄉，逼城下。牛師韓督副將徐登善、魏林起等方駐其地，突出奮擊。是夜，知縣李漢與師韓潛軍掩擊王家寨賊壘，賊斃甚多。賊晷渡沭河，向沭陽去。

寶楨度賊雖出東境，而宿邊、清江一路河水寬深，不能渡運，勢必回奔。復調飛熊軍扼蘭陵備西路，正起軍扼郯城備北路，心安軍扼卞莊備中路。蓋邊防一望平曠，無山谿之阻，西北用兵難於東南者以此。習轄者，不可不知也。

賊果由宿邊、嶺、嶧、嶧山諸處西奔，郯之溝上，馬步賊多晷渡沂河。溝上距卞莊、蘭陵不遠，可突奔嶧、滕。寶楨督親軍一營，參將馮義德一營進擊。二十二日，軍於卞莊。賊由溝上回奔郯之馬頭集諸處。正起軍渡沂西，營同義莊，復回渡沂東，由李家莊迎擊。二十三日，大股賊屯郯之馬頭、姜溝、蔓延城北二十五里鋪。正起派參將王學禮振前四營進扼沙墩。次日，賊分股竄大埠。又派參將張福興振左四營繼進，自督親兵策應。馬賊五六百北趨蘭郯，見官軍即反走。正起追之十餘里，至馬站，忽心動，止軍勿追。小憩圩外，遣軍鋒五百伏附近村寨。部分略定，馬賊千餘突來，步賊四五千由東南西南兜進。正起浪戰，賊之伏勇四面揚旗喊殺。賊不辨虛實，驚亂將奔。正起麾軍縱擊之，馬賊百餘負傷狂走，步賊驚遁。正起因衆寡懸，追之一二里而罷。夜將半，復挑軍鋒五六百襲之，遇賊哨騎逐之不及，揮軍急進，賊吹螺南奔，輒檢海汰去。

二十八日，寶楨回軍沂州。度賊西趨不得，慮由江境繞沂河水淺處北渡。是夕沂州東北下莊邊馬紛馳，急調心安軍至沂城外與成謙合，楨正起出行隊壁郯南二十里。因奏言：「欽奉諭旨，飭臣分軍出境，與清淮

防軍互相應援，不得畫疆自守。臣竊維目前賊勢，但使有機可闕，何敢強分黔城？查現在諸軍駐境防遠，原以東省已遭蹂躪，故暫以東省爲擊。斯時東境雖暫無賊，而邊防東西南北與江境在處毗連，周遭不下數百里。臣極知以勦爲防，實爲善策。但以勦爲防者，須使本境無回竄之憂，乃可銳意追奔，盡力遠勦。會客軍數萬坐守河干，臣誠不憚越勦，但恐一行越勦，必將驅之入東，而兵勢已分，又不能合力痛擊。是外既不能勦，而境內又不及勦，本境之賊，失則兩失，悔不可追。再四思維，惟有分軍扼要布紮。固知兵少路歧，斷難扼賊不入。然就現有之兵，合力與賊盤旋，豈有一二處遇賊一戰，亦可稍伸士氣，而挫兇鋒，似較勝於貪越境逐賊之圖名。受騙賊入東之實礙，盜賊踪若由旁路回竄，使致處處落後，此中得失之機，顯然可見。區區愚忱，不敢隱飾於聖主之前，一疏入，報聞。

山東軍興紀略卷七之上

統匪十三

時銘專軍駐濰灣，盛傳軍鼎新軍駐江南海州石榴橋港西。九月，寶積移軍沂水，督勦土匪，旋回軍沂州。捻衆復由海州之房山、羽山、寶向東北，邊馬距大興鎮山口縣時不遠，大股由海州之石榴樹，分爲兩股，一股自東南小麥城過馬陵山，入鄰之官莊黃墩西曹村，逼城南，一股自東北之山子口過馬陵山，免沐河，入東莊官路口，逼城北，知縣李漢登陣力擊之。

賊合股西奔，分屯距城西十餘里田家小埠、凌家高册，前隊已渡沂西。初十日，飭心安軍渡沂進重溝集，賊北奔店頭集。距黃河一里。十一日，漏下三鼓，心安引軍進發，親督騎兵二營先掩賊壘，至則已南遁。復馳三十餘里至大興鎮，迤南及馬賊四百，散樹斃旋急擊之，斃數十，馬賊奔東南，拔出難民男女近千。整隊復馳二十餘里，調步軍進鋪吾山，向東南臨駁。同日，正起軍亦由徐家圩進馬站，申刻，行至前林寨，邊馬忽至，鄰南後股馬賊二千餘擁出，日已冥，正起軍陸擊之，突走，復回旋不已。相持至黎明，傷賊百餘，仍奔西南，正起方緊臨開，偵步賊乘夜由馬頭迤南渡沂，卽夕三鼓，正起亦由劉港渡軍，心安軍四鼓由鋪吾道泉兒莊，趨馬頭渡河，追之向西，爲江南之邳州，錯壤縣，數百里平曠廣陌，可直入鄰，騰而渡沂分股前賊近萬，復由羊陂家湖岡蔡底溝，斜趨西北，奔臺兒莊。鼎新出軍擊之失利，移營三里莊。馬賊分擾臨縣之東，滕縣東南及西南，知縣

洪調笙登陣守禦，請兵急，資積十四日，因鼓督成，護軍由費，泗間道疾趨以伺之。

乃賊自經正起，心安擊向西竄，十二日，邊馬至蘭陵附近之洪山，十三日黎明，馬步二萬餘，厲至洪山以東魯坊左右，飛熊所部祇五千人，勢不敵，乃抽十營入成隊趨洪山之麓，依山列陣，賊萬餘三路而前，營官蔡正清、李培榮等四營敵賊東路，楊飛鵬等四營敵北路，王士旺等率二營敵中路，飛熊親軍分三路策應。連環破敵之，三進三卻，擊其前隊百數十，賊知官軍兵單不敢進也。馬賊多曳子策馬，散轡歌呼，有驕色。飛熊潛飭諸營狂呼猛衝之，四千人聲如山崩，長矛洞賊馬腹，馬驚亂陣，官軍火器施烈，斃賊五六百，賊奔坊前，飛熊令於軍曰：『有取賊包囊者皆斬。』四千人同聲呼曰：『諾。』槍礮寂然止。馬賊怪之，反顧騎軍乘之，賊又敗奔，追六七里，賊顛墮被傷五六百，遙望步賊萬餘，整隊圍裹而來，勢甚猛，會大風揚沙，咫尺不見，飛熊嚴軍且戰且退，既而風定塵清，則賊繞洪山以南截歸路，馬步合圍數重，諸營將士誓死決戰，自辰迄未，始退距蘭陵五里。守營二成軍知前軍被圍，空壘潛出北門，由鎮西五里建旂，擊鼓而進。賊疑援軍之至也，飛熊等奮呼猛衝之，圍缺一隅，近坊左，捻酋牛逢乘勝突陣前驅，哨官楊長華馳馬斫其左股，軍功張玉升長矛刺遂膺，墮馬血溢，賊大譁死鬪。參將陳安邦、遊擊李培榮，奪其屍，負重傷不可得。羣賊輿屍奔潰，夜由坊前魚溝向城去。是役也，飛熊以少擊衆，實驍馬步賊千四百，官軍陣亡遊擊王世發、都司楊長生等百三十餘，受傷二百餘。鼓功、長華守備用，賞孔雀翎，玉升千總，五品頂翎。

正起軍由劉港過河後，因賊鋒向西南，十四日五鼓，引親軍數十赴飛熊蘭陵軍中，飭幫統王學禮督軍徐進，行傍洪山四里，偵大股賊屯西沓河北作字圩，正起慮後軍遇伏，整軍急進，而學禮七營已渡沓河，遇馬

賊二千餘，由密林突出，學禮陷陣死，軍士奮不顧身，馬賊卻走，步賊層累而上，正起，學禮更番擊之，士氣益銳，賊奔作字圩，而迦河之東，馬賊千餘出官軍後，河東三營方接戰，福興率兩營過河夾擊，賊見河西已敗，不戰而奔，成謙、心安騎軍馳突之，斃賊百數，傷散累千，擒數十，同日巳刻，心安軍渡河，行近馬兒寨，距寨三數里，屯賊千餘，心安擊之，馬賊來奔，心安嚴陣不卻，賊疲，奮起縱擊，賊欲遁，馬盤旋圍賊，不能進退，槍礮如貫的，賊多乘馬遁，殺傷極多，洋洋槍礮數十，西至而罷。

賊分股奔西北，正起，心安分曹追逐，後思步不及騎，正起抽營，騎官馬得白二一餘，遂博追之，斬馬賊數十，步賊百餘，心安因日中逐賊，賊曳塵先馳，相去五六里，卒不及，十四五等日，兩夜與之，大有斬獲，維時正起，心安、飛熊軍，馳逐附近關陵周瀆百數十里內，降賊北嶺、霖雨旬日，薪米都盡，軍士摘生枯充腹者三日，賊亦飢疲，奪路奔西北。

寶積督成謙十營、親軍一營、平字一營，由曲阜馳入鄒縣迎擊。二十日，邊馬至城南涼下店，距城二十餘里，成謙度賊衆不下四五萬，難與爭鋒，伏城南沙河林密處，日中，馬步賊蔽地而前，官軍分路進戰，總兵姚紹修等四營戰中權，參將馮義德一營爲後勁，參將曹正榜等三營戰東路，都可劉志和一營爲後應，參將楊殿邦等兩營戰西路，守備劉培二百人爲後應，成謙親軍營繼之。

馬賊先萃東路，正榜擊軍擊之，賊退走，成謙止軍勿追，見賊大股四五千從東山之陰馳出，怒馬如風，東路諸營山立不動，乃斜趨中路，紹修先發乘之，賊衆三四萬如潮而上，互十餘里，諸營幾爲所包，成謙遂縱炸礮三十餘出，賊戈戟如林，炸礮噴賊叢，傷者三四百，排槍礮礮又擊其前隊，捻目策馬揚旂，揮衆繞出陣西，礮

邦見兩路獲勝，士氣益熾，沙河伏兵復鼓聲震陸，陸然中東兩路迅起，擊突賊倉皇驚亂，角聲亂鳴，馬軼不止，不能敘，所殺傷千人以上。賊全隊西奔，成謙、紹修軍衝尾轟斃，賊大奔。是役以五千八百十之賊，實斃賊千餘，擒三四千，拔出難民二千餘，獲偽印一官，軍陣亡遊擊尤朝紳、守備趙天成及勇等十餘。

向分股賊萬餘，由河口之東繞土匪，分包頭、阜、湯陽，又分爲二股：一由潞境南大橋循泗河東岸奔東北，一由花藍村舊關奔西北，又合股山濟甯之孫氏，奔東北，與新軍斷賊至，賊分股趨曲阜城，寶楨僅餘兗州、嶽營兵四百留護孔林者，乃親督出營城南，揚旂伐鼓爲疑兵，賊不敢逼，奔甯陽，出大汶口，反奔東北，將山泰安犯省，成謙軍追之曲阜，飛熊、心安、正起軍擊之，寶楨督四軍分路追擊。二十四日抵甯陽，疾趨夏張，繞出泰安進擊。賊又奔東南，投新泰。寶楨二十六日馳馳泰安，其追賊之苦，及賊之難，軍士忍飢冒雨，無一怨言者，巡撫忠國愛民之心所感乎者深矣。

賊由新泰折而南，十月朔，寶楨督軍抵蒙陰之桃城。賊過青峽寺，折而東，入沂水分股，由棗陵闖折而北。寶楨督成謙十營復回蒙陰，令正起、心安晝夜尾之，調飛熊軍由青峽寺據莊趨萊蕪，出青石關，向東兜勦。賊後股與正起、心安軍馳逐，潛分千騎，由間道趨章邱之回莊、刁莊、舊軍鎮、唐王道、龍山鎮、遠城北，知縣蔣慶第守禦甚固。

寶楨初六日督成謙軍疾馳百八十餘里入會城，人心大定，計自泰安進賊桃城、棗塔回軍會城，四五日間，往返七八百里，馳驅盡瘁，比來督兵重臣，除僧忠親王外，未之有也。

賊旋旋章邱，志在掠周村。寶楨先飭常武軍東發，賊分股馬步數千，攻陷境內林河、羅莊、馬莊、吳莊。初八

日由桑家莊拔河隄，而韓家莊有城，同時以犯，皆賊屍才逸，濟寶積集賊必犯黃防，先期傷莫，組紳軍由省馳赴之，與原駐之張得魁軍合，調趙三元灤口，齊陽水師順流而下，組紳等悉力謀擊，溺斃十餘，賊半渡而回，而齊東縣城東南十二里賈鎮，有黃流決口，水勢平淺，賊掠獲民大小船百餘，入水套，組紳得魁夜伐林木，塞決口，初九日，三元水師至，覓民船三十，渡河擊賊，賊不意官軍猝至，傷斃百餘，傍河馬步賊驕散，小舟牽賊艮踏登陸，死者數十，大小民船皆擊沉之，賊氣慘切，十日賊奔東南桑家莊，為家莊擊滅亦平。

寶積營成，羅軍進章邱，退之鄒平，賊奔去，山勢極險，急營與賊軍自來，馬掛懸於口，人必履與成謀合，正起，心安軍臨蹤追之，至金嶺鎮，會鴻章回軍，營於金嶺鎮，遣許水稜隊，向青州，肅軍十四日由肥城折向泰安東發，續調靈軍，與提督唐仁康騎軍，馳泰安，與肅軍合，再調福生陸路提督郭松林武毅奇字諸營，湖南提督楊鼎勛，開字諸營，悉之，飭程文炳軍扼鄒城，備賊回竄。

心安由金嶺鎮進至張店，新城縣獲賊四五十，賊再奔東南，心安軍追逐，小有斬擒，賊繞出四寶山，回奔東北，正起，心安合軍追之，賊過臨淄，行益疾，十四日，及之壽光之丹河，揮軍猛擊，斬殺二百餘，賊乘夜渡河，奔濰縣，十五日，四鼓，正起軍東北進，又及之，甫渡濰河，賊四面環逼，平場整軍力戰，諸營往復擊之，且戰且前，倏已五六十里，距縣城不足十里，馬賊五六千，雜擁衝陣，營官王場，帶面商戰之，寇其衝鋒馬賊二十八，賊卻移時，猛衝如前，因步賊四五千，由東南，將至相接，旋抵，兩軍率四營再戰，馬賊旋繞圍逼，福興路中數子，裹燈血戰，手刃三悍賊，營勇無不誓死，火器斃賊三百八十餘，賊敗奔，心安軍由西北進，敗賊大奔，追之二十餘里，斃賊四百，營官宋延德見賊繞後路，獨以一營回擊，減少之，不為甯，延德陷陣，斬首餘，賊奔，心安正起會軍。

逐之至濟城下賊吹角集隊又出時許殺賊四百餘又逐之十里至股向東南奔諸葛正起擄長髮老捻二十餘馬二百餘心安擄長髮

十六日黎明心安正起分四營各駐七里馬賊四五千出官軍後正起以六營列方陣心安督營官金成德等分軍爲七道轉戰而前賊中隊再拔再厲斃賊數十賊亦分隊爲七旋繞猛衝正起方陣山立環擊賊五進五卻不得逞猛拔七里廟賊前八營抱陣兜擊延德驟馬橫刀所向皆靡馬賊輒擊輒走步賊七八千從東而出正起六營再扼之賊負傷益衆傳呼撤隊角聲紛鳴官軍圍之賊馬步相依卻而南不數里聲如崩濤馬步大潰心安正起合軍蹙擊斬首千級擒俘捻六十餘解散脅從四五百收難民四百餘賊前隊入安邱會銘軍由穆陵關進十七日及之安雜之交三戰三捷殲賊數千殺傷蔽數十里二十日心安正起軍追之諸城二十一日賊前隊由日照而南出青口入江南

心安軍沂州李家莊正起軍沂州城外寶楨督成謙飛熊兩軍回駐泰安扼西路因由泰安道泗水兼顧兗沂防賊不出青口必由沂州上竄飭成謙移軍兗州飛熊移軍泗水

部分略定二十七日寶楨輕騎旋省由濰口赴齊河達利津巡視黃防張文林因病乞假改派兗沂道文彬接辦黃防寶楨奏言「黃河天險本爲可恃惟自濟陽以下水勢平衍逆馬過多但有官軍追逐或無必渡之志今倒守逆西賊不得他竄必決意乘虛渡黃刻已嚴冬將屆堅冰將合非節節有兵未易扼守

臣前接劉長佑咨稱「黃河無年不凍凍必堅久今運河防軍除濟甯下抵韓莊中間南陽等湖巡以

師船不計外，由沈日、戴廟至濟甯僅二百餘里，由韓莊至宿遷僅三百餘里，已須豫、鄂、淮、皖四大軍六七萬之衆，始敷扼紮。由宿遷青口以下，另有湘、淮兩部水師及漕、浙諸軍聯絡石守，尙恐不足禦賊。况黃流千里，一經凍平，更不如運河坡坎隄牆，足資憑扼，律以守運之法，豈直省兵力所能布置？等因到臣。臣查劉長佑所言，原屬實在情形。直省任守黃防，夏秋以來，布置自爲可恃。現經馬賊滋擾，防軍節次調回，留防齊河一帶，已屬無多。時值冬凍，必不能以萬難全賴之勞費之重軍，速東近遭蹂躪，臣軍非力籌追勦，無以對八府州之士民。且黃防綿亘，即使臣將全軍坐守凍河，而隸亦以全力盡駐河干，以運防情形較之，豈敷布置黃河自張秋穿運，經東昌武定入海，上牽扼守運東自滄，范以至張秋僅二百餘里，而東南軍分任之，其自張秋以下皆可不可守。今倒守運西，自張秋以至利津多至八百餘里，臣與劉長佑萬不能有此守兵。

「冬凍以後，該逆南迫運岸，必北突黃防，此乃必至之勢。然守運而不守黃，是驅賊北竄，使河北決裂，擊輔震蕩，豈爲得計。臣於七月二十九日，會將運河防軍有礙黃防情形，附片陳奏。李鴻章初辦運防時，臣亦婉商以爲非策。及相晤沂州，臣又面言，既辦運防，則黃河冬防決不易籌。李鴻章亦重以爲慮。今冬凍在卽，賊又非計日可滅。且今賊全在東嶺，山東兵力，其勢能勦而不能防。况與賊共處一方，東嶺河南岸之地，數倍於北岸，卽防亦萬難得計。應請飭下李鴻章，再行熟察黃運情形，妥議籌辦，實於黃防有裨。」疏入，詔下鴻章量妥辦。

二十二日，銘傳軍追賊至日照。先鋒騎兵擊賊，洋槍傷任柱右耳，由腦際出，賊狂奔，檣、樅、鼎新、仁庵軍亦由莒、日向南縱擊，松林、鼎助軍由滕、嶧趨邳，額、期合銘傳越二日，銘傳、善慶軍追二日，檣、樅、鼎新、仁庵軍

集馬步賊三萬餘，伏城兩林落。其日本刻，軍抵城下，詢土人云：賊窺青口，距城甚遠，蓋賊過民逃，不知其醜狀也。銘傳步軍由城西進，善慶、溫德勒克西騎軍由城東進。天忽大霧，昏不見人。賊乘且悍，騎兵先戰，幾不支。步軍先鋒致死磨擊，賴汝洗、牛達兩股先敗。步軍更替戰之，柱自率馬隊數千，斜出東南七八里，烟塵合，選猛折而北，奮出官軍後，銘傳軍熟知途徑，布隊最長，賊隊不能抄其後。官軍前列回軍台，後軍陸擊之，接氣出。柱馳馬塵衆陷陣，死傷狼藉，莫敢退者。銘傳、善慶親出前，大呼殺入，戰中喉題曲，銘傳曰：「魯王中槍矣。」潰者千餘。相傳有賊言參行到永安者，始得存柱義子口口口待之狀。口口口曰：「吾何以報將軍？」長安曰：「何言哉？」待之有加。口口又贊之，且再長安寢其意，誠乃敵其攻下曰：「雖言也。」口口口語甚堅，固誓許。長安乃曰：「非為我暫柱頭不可。」口口非虛曰：「謀請以五十騎從。」長安許之。即日奔陣而出，抵柱前，望馬伏地而號曰：「有大王，死矣！今日逃歸，賊死。」柱曰：「伊路何事？」命遣馬行，相得甚歡。曰：「兒從來騎者五十，請王錄之。」柱曰：「然。」五十騎皆下馬，命之資。柱願觀方始，口口洋槍中之路，遂率五十騎隨而出，莫敢拒者。嘗曰：「萬金以花翎參時用，至今猶存。」官軍乘間猛擊，槍械所中，如擊雷聲，如驚雷聲。馬賊斃百，夾護柱屍狂奔。餘賊合隊死，拒降出盡，斃馬賊六十餘，訊言槍子洞杆腰肋，斃陣前。是役也，先有逆目溫貴升密齊達銘傳，願斬柱顯罪。銘傳允為奏給三品花翎，賞銀二萬兩。至是或云官軍洋槍所中，或云貴升暗槍所殺，奏聞，銘傳賞白玉柄小刀、火鏢、大小荷包、善慶賞穿黃馬褂，溫德勒克西以副都統用。事聞滿首伏誅，雖非由東境，亦詳載。

二十七日，鼎新軍追至額榆沙河寨，二十八日追至海州上莊鎮，督戴春林、潘國揚、吳從發、張景春、潘鼎立、聶桂榮等大獲勝仗，斬逆首什金保等二千餘，收降任道內五營李宗壽馬隊五百餘。

山東軍興紀略卷七之下

皖匪十四

十一月，銘軍由嶺南追奔逐北，賊尚數萬，前隊分抄又入郟之羽山，銘傳飭仁廉騎軍臨之，自督全軍由沐陽、高樓集赴葛遮驛，賊又分股徧海北趨日照之濰館、夾倉口。

朝日，鼎新軍犯日照，次日，賊去諸城。初四日，鼎軍及之諸城南城集，先遇馬賊游弋，鼎新知有伏賊，縱輕騎擊之，至兩城集北，伏賊步隊遽起，鼎新飭後軍稍稍逼之，騎軍東西繞擊，回合數四，遇各營大軍由山關三路壓下，步騎奮呼夾擊，賊大奔。初五日，賊回奔沿海鹽諸膠之間，半後，鼎軍又及之，賊不敢戰。

是夜，善慶騎軍抵諸城，進東北，黎明，銘軍步騎分路及賊，諸城東北十五里之石橋，十八里之孫村，三十里之昌邑北巴山，高密駐溝，五戰皆捷。

初六日，鼎軍追過留武溝，賊奔高密。初七日，鼎軍追至泓溝，賊奔昌邑。初八日，奔安邱。初九日，鼎軍追至北豪城，賊回奔濰縣。

初十、十一兩日，正起，心安軍與銘軍夾擊之，斬數百級。

松林、鼎助軍由莒州探進，日行百餘里，及賊離東南七十里之杞城，賊見重兵在北，折而東。松林揮軍急進，前至流黃鎮，遇賊隊。松林、鼎助分督吳鳳柱、張朝嵩、易用剛等騎勇猛進，步勇乘勢壓之，賊退往濰河、沂河。

之間，爲水所阻，致死回垣。松林等復督李長樂、宋德鴻、張正全、陳飛熊、王萬釗、張海龍、唐宏成、高占標所部，合力突擊，賊潰，免水東奔。諸營涉水砍斫，追至余家寨，斬二千餘，三更斂軍，露宿待曙，追之而東，又斬無算。計溺死悍賊四千餘，自任柱死，其弟僞宗王任三，祇統其衆，亦負重傷。

咸豐軍十二日抵青州，由臨淄進擊，賊竄濰縣河，或謂李鴻章之營賊近于，正起，心安軍由濰東北鳴驤，賊倉皇混戰，又斃賊六七百，獲四百餘，賊敗奔壽光。

先是初五之役，銘軍之及賊巴山，駐薄也，馬賊千餘回刺，陳鳳樓、徐邦達等擊敗之，擒營騎賊目張定任，陣斬紅旗賊目鄭馬糊及馬賊二百餘，賊奔東北。其已過濰河馬賊數百，步賊千餘，悉爲諸軍縱橫衝散。銘傳慮賊竄青州、濟南，則黃防吃重，督軍由安邱聞道備擊之。初十日，賊奔濰之東北安廂，不虞我軍先至，新授安義鎮總兵唐仁廉率仁字三營並鴻章親兵騎軍於日暮亦至。時任三帳藍旗大股屯東北，牛達、李允兩股趨西北壽光境。銘傳令仁廉由正西繞而東擊，令陳振邦先鋒騎兵、丁壽昌步軍由東路兜擊藍旗一股，親督劉克仁、唐定奎、滕學義、劉盛休等步軍，鳳樓、邦達騎軍由西北截之，善慶、溫德勒克兩騎軍由西北抄出，期夜五鼓會軍東北隅。賊方四散投宿，藍旗距官軍近，三鼓，先鋒騎兵巡邏警夜，擊破附近賊館十餘。諸營傳餐甫畢，賊波倫整隊，大股驅馳而來，振邦先擊之，善慶急趨火擊，學義、盛休步軍什伍俱前，村舍燬火如雷，雷不絕。賊依莊莊拒，克仁、定奎兩軍衝入賊中縱火，賊驚亂。仁廉由西縱隊出軍，賊出莊潰走，落月微明，官軍縱道追殺。大股趨東北，另股六七百騎獨懸一小村落爲官兵衝擊散竄，皆徒手就戮，惟聞號哭聲。銘傳中軍循河截擊，四更餘，追抵稍用四十餘里。月落夜黑，諸軍驚陣以備回竄，聞槍聲喊聲停而復作，銘傳乘火光中馳二十餘

里，至壽光之仇家莊，遇定平回軍，訊知夜破賊館，斬獲百餘。天色漸明，步騎官軍旅械俱在，惟仁廉騎軍不至。正疑慮間，所部自北歸，擒賊數百，訊言一夜追五六十里，往返百數十里，擊散賴、李二酋，遇海面還。軍中陣亡把總孫永勝、黑龍江營騎披甲東青爾曼二，擄勇百餘，擒賊二千以上，羸馬三千，餘賊四散。

十一日卯刻，偵報西北賊至，令善慶、郭達探報。見若星馬賊潛入村舍，兩軍部分搜索。大股賊由東北來，勢甚西奔，鎗聲會克仁當自營牛邊，黑樹李九中營，定平營營勇任三榮、任鐘嘯股，學義營劉三貓馬賊，銘傳魏率隊保營鎗聲，與定平大司馬、百餘人，走定平營北，擊退全營仁慶，以標各引騎軍抄遮賊前，賊惶窘涉河，不稍阻，各屍散水伏屍。定平營營勇任三榮、任鐘嘯、學義營劉三貓、奔東南，銘傳逃賊一書夜，士馬飢疲，乃斂會善慶、扶非、山、西、北、賊、至、城、斬、七、八、百、級、收、降、白、旗、戰、會、虛、金、輝、鈕、洪、章、尹、己、端、資、文、降、四、股、衆、二、千、餘。是役也，擒斬未聞逃等大小頭目四十餘及散賊四千餘，降散近萬，洵爲非常奇捷。奏入，徐連陞、龍太勝等先予陞賞有差。

十三日，松林、鼎勛軍希勝，距入東市，張惠、李始交隊，是收降，任廷外五營賊，自陳懷忠等馬賊千餘。十四日，追百三十里。十五日，及賊膠州鄉，軍擊之，賊奔六有轉，離十七日，侵晚，賊乘霧繞南城，集山中，圍松林，鼎勛回軍，退之，賊由東北徑，沿溪，十八日，與仁慶合軍，至諸城界，賊猝相值，狂奔山峪中，鼎新軍追至丁家村，是夜，馬賊王占發二百餘，率降十九日，鼎新軍統出賊前，二十日，及之膠州小南溝，賊拋棄婦女牲畜，繞道充塞，申誠軍中毋許，隨隊取攜，盡力踴躍，賊且走，追二十餘里，斬殺五六百，獲馬二百餘。大霧昏暗，仁廉冒霧進，龍太勝、徐連陞、楊西入窮，鼎軍占土，風夾擊，斬爲王賴世，就其偽印，又斬殺二三百。是夜，

馬賊張向春、趙林、高六、步賊千餘來降。賊曉夜奔竄，向高、羅、昌樂、臨淄北趨。二十四日，銘傳、松林、鼎勛、鼎新合軍安邱城外。二十五日，鼎新軍由昌、羅出長山，銘傳、松林、鼎勛軍於二十九日馳青州，遮賊西竄濟南之路。以正起駐齊之軍，令心安十營扼金嶺鎮，障賊西奔。飛熊軍扼關山，備賊由泰安西走。當是時，東軍將領額請移防軍追賊，以慎嚴戒諸軍，以黃防爲重，勿爭功逐利。

銘傳、鼎勛、松林軍抵青州時，捻衆已於二十八日竄新城。諸軍悉委輜重，日夜追之。賊沿海東趨壽光，官軍自南而北，過之海陽、洋河、濰河之交。賊竄路絕，致死惡戰。松林、鼎勛當其東，銘傳當其西，任錠引藍旂步賊五千餘，任三、羅引馬賊三千餘，賴汶、沈、李、允引白旂馬步萬餘。三、羅迎拒用剛、朝嵩、鳳樓、邦達之軍，錠、允、汶、沈連拒松林、鼎勛、善陽、振邦之軍，步與步戰，騎與騎戰，步進騎卻，騎進步卻，回合不可數計。西路定奎、克仁大呼陷陣，白旂步賊敗走。銘傳、松林、鼎勛乘勢橫之，官軍騎兵分抄其後，賊鬪益力。銘傳、松林親出前敵，爲士卒先，賊大敗，先棄老弱，再乘輜糧，再乘敵械，盡棄步賊。我軍由洋河追至濰河，死傷塞途，擊跡山積，血流四十餘里，窪坎皆赤，荒林隨寺，白寇者數百。越日，壽光令吳樹聲掩埋賊屍，數踰二萬，擒九千人，訊知錠、三、羅皆陣斬，惟汶、沈、允率七八百騎，每路西奔。善陽、湯德勒克、西、振邦、用剛、宏成、德鴻、定奎、從發、長樂、克仁、功最，鳳柱、昌、景、家、旺、寶、如、田、陳、明、龍、張、勝、選、高、占、彪、潘、國、英、余、琪、功、多，立、荷、奏、獎。

前此捻衆之敗竄東南也，淮軍追奔六七晝夜無停趾，賊南出青口分股，復由夾倉回奔東境，追軍爲所旋繞落後。二十五日，由安邱畿道潛趨利陵關。正起，心安潛軍伏村舍，賊謂官兵無備，呼嘯散轡，前後馬步隊相去數里。伏兵驟起要之，斬前隊五六，後隊奔，追之不及。大股馬步五六千，聞風，夜由昌樂向臨淄淄河店。

而去。擾新城之張店及長山城東十二里。寶積寨方駐鄒平，距長山三十里，所部裁千人，自將迎擊。而賊乘兵單，勢不敵。馬賊已過長山城西二里，寶積寨哨奔馬勇四十餘，逕趕長山，與邊馬往復馳騁，令後路千人多張旗幟，鼓角譟譟，分東西北三面出軍以誤之。賊疑賊莫測，回奔新城，不敢西出。

二十八日正起，心安軍由金嶺鎮西抄出長山，遇馬賊數百，兩軍縱兵馳之，軍士憤極，覓戰，皆如鳥鼓翼，從步若飛，變馬賊十之六七，獲駿馬千餘，又分兵追擊，賊奔臨淄。昌樂延德騎軍夜襲之，斬數百，焚其輜重，收降百人，仍奔東南，又爲劉匪武武三年所敗。

先是壽光賊牛夜河，前上國去北近，巨匪曹錫是等，戰賊獲賊，擊殺偽官謝天燕、朱有源、汪玉蓮等，僞首王范汝增、僞烈王徐昌先引衆復仇，縣子賈武生、王雲湘等率團迎禦，不敵而敗。會心安正起軍，與淮軍蹙擊而前，賊隊動，趨圍華勢，抑之。文公楊錫鑾、醫生陳冠文、田名顯與雲湘等皆殊死戰，獲僞王木印二，僞官木印五，僞照十餘，陣斬汝增、昌先，及賊目許維和等六十餘，得馬二十三，槍械旗幟百餘，民團亦多負傷者。汝增、東洲、劉人、彭、吳、中、日、藍、何、希、官、等，均爲今年所殺。其僞王范、牛、夜、河、之、下、即、汝、增、張、德、恩、李、光、次、之。

賊勢日擺，東軍將領益請出軍逐賊，賈積誠諸將曰：「諸軍志期殄賊，願馳驅前敵，衝鋒冒鎗，與賊爭衡，此人情所難，其見忠忱，深足嘉許。惟辰下淮軍追賊者不下四萬，兵力厚矣。我軍二萬人，若再悉力追賊，賊雖經戰走，如電如風，設追賊之兵，方全隊東行，而避兵之賊則乘間西逃，使一人一騎渡過黃河，復行嘯聚，即使追滅河南之賊，復始君父以河北之憂，無以對朝廷，無以慰百姓，功不補過，雖悔何追？不知者反將議其後，云急於爭功之一念誤之也。伏願諸軍慎守黃防，夙夜罔懈，祇求有人爲爾殄賊，勿至玩寇擾民，何用事必由我。」

爭功旦夕哉。自來戰守兼資，不有守者，戰亦無益。防黃與追賊，豈有二致？且諸軍頻年轉戰，勞苦功高，昭昭在人耳目，不以此時追賊與否分勇怯。本部院知之，朝廷亦所深知。惟在識其大者遠者。本部院十年戎馬，屢蹈危機，非怯敵者流，區區之心，可共喻也。」

嚴敷心安，正起，飛熊諸軍毋擅進，亦不過形株守。如脫由窩，日北賈青、萊、青州金嶺鎮兩軍可由臨、安、濰、昌、濰備出，如賊由沂、秦北竄，嶺山一軍可由長清、齊河遮擊，周遭不出二百里。總之，賊近則避，不令逼犯黃、渤扼之使東，俾淮軍與之馳逐。於是調成謙軍並黑龍江騎兵千六百渡河北，分扼惠民之姚家渡起，二百七十餘里，至海口止，合楊長林舟師四十餘艘嚴備。自姚家渡起溯流而上，至齊河橋三百餘里，調東昌綠營兵三百、泰安綠營兵二百、青州騎兵五百，交張得勝將之，並吉林騎兵千六百，莫組紳勇營五百人，合趙三元舟師三十餘艘分段巡緝。計自張秋至海口八百五十里，河牆一律堅築，里逢兵處，烽柝相應。湖河之齊東、青城、河津、高苑、蒲臺、鄒平、樂安、博興、黃南諸縣，均築長牆，互三百餘里，兼扼北路鹽課窺竄。詳另章

十二月敗賊由東南昌，諸日照奔入嶺。初四日，距宿遷數十里，聞犯連河，牛師韓軍險勝之，收降曹瀆、王鶴、劉姓、張宗調等千餘，徐登壽軍收降蔡志誠、張鳳山、謝竹、鄭鵬、高春等數百，黃乘鈞軍收降謝得光等七百餘。方長華軍不為程文炳沂邳後路。初五夜，分股馬賊由郟城九十里之石橋寨向西奔，長華引步騎從城東桃林掩之，斬賊二百餘，得馬虜百餘。會莊南夜昏，賊自相蹂躪，良久方定，長華軍追之，黎明，抵紅花埠。前軍總兵徐名揚收降王源等六百餘。

銘傳軍初八日追至宿遷，賊奔沐陽，文結由泰安回軍追入海、沐。初七日二鼓，賊竄沐陽城南郟都成，由

山東軍興紀略卷八之上

皖匪十五

初，捻酋張賴愚之竄陝也，與張守道、張五岳、程二長、劉誠子、李老虎、邱老虎等，引衆萬餘，由湖北而西，合回匪，故當時號曰西捻。

同治六年冬十一月，黃河凍，渡冰於起山西河東，片吉州。平陽府西澤鄉當平陽東南山內，而竄河津、移州西屬蒲、解州東南屬解。時太子太保恪靖伯左宗棠由浙閩移督陝甘，佩欽差大臣關防，專勦回匪，因自請治罪，即督陝西征軍提督劉松山老湘營、總兵郭寶昌卓勝營、回軍入晉，繞賊東兜擊。

詔下欽差大臣太子太傅肅毅伯李鴻章、檄皖軍程文炳、豫軍宋慶、由發鹿赴晉，豫軍張曜由臨洛關赴河北，敕下直隸總督吳威伯官文、派知府余承恩所部西行入晉，飭山東巡撫丁寶楨、派侍衛陳國瑞，改發山西，凡晉豫將領統歸宗棠調遣。

而賊行蠱捷，十二月初八日至新嶺關，入垣曲。垣曲在東南初十日以後，入豫之濟源、溫、河內、修武、武陟、分竄原武、獲嘉、新鄉，日向東趨，漸近魏甸。宗棠遣副都統、營昌騎軍入直隸磁州，出廣平、順德逆擊，松山步軍兼程出賊北，向南壓剿，親統後軍由龍州過河，道間竄入直，不離鞍馬者數十日，時年近六十矣。

三十日，賊入豫之湯陰、滑北行，分股由淇北走。七年正月初四日，由臨洛關擾順德府，入廣平府西北，距

城七八里

賈禎先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奏言：「東省現已肅清，省防、河防各兵均應裁汰。惟河南撫臣李鶴年咨，張總愚大股已由晉入豫，擾及衛、懷各屬。東省邊防、館寇、臨清均極緊要。然豫境與畿輻大名、廣順、毗連，將來賊蹤非由冀平出臨洛北趨，卽由大、廣入館寇、臨清東向。以情勢而論，自以保衛畿輻爲重，臣斷不容株守東邊。日城已渡黃，東省卽有運河可流，臣亦斷不容其河自守。置賊於北路之理，必須由北向南兜擊，方爲正辦。已調楊飛熊一軍先駐臨清，王正起一軍駐東昌，王心安一軍由泰安入省，挑補精壯，添撥騎兵再進，王成謙一軍由利津入省，聽調。」

初六日，賈禎詣東昌，挑集十一營，令副將莫組紳將之，合心安東治五營，爲步軍八千，騎軍千，赴德州備北援。再奏言：「賊若由大名入東省，臣當令三路之軍由北向南迎擊，蹙之黃、運之間。儻賊竟趨順、廣北趨，震驚畿輔，臣卽親督德州王心安、莫組紳兩軍，由景州、河間、任邱、雄縣向東北繞出賊前，遏其北犯。」疏入，得旨嘉獎。

於是皖撫英翰遣提督程文炳將步騎十營，由宿遷入鄆縣。初十日，由東阿渡黃北上，道員方長華全軍由壽州、安縣、臨清、西州提督牛師韓全軍由太和、安微、臨州、西北趨河北赴直。賈禎令飛熊軍由臨清進河間，備逆衆被勦南竄，正起軍由館陶移臨清，調同知劉時霖二營，並侍衛那斯輝、副都統花尙阿引黑龍江騎兵赴東昌，令姚紹修二營移駐會城，調前雲南提督傅振邦督黃兆昇、華宇營扼張秋，八里廟黃、運之交。

賈禎督諸軍北發，十二日駐德州，十三日督心安、組紳等步騎二十營由景河倍道進。時奉詔曰：「該撫

業已驅抵平原，撥於十三日，着村子心安等軍由德、景、河間北，進官廳奮勇可嘉，匪蹤已散，保定需兵甚急，著該撫每日拔營，由任、羅、黎、臨北上，探賊迎擊，以固近畿門戶。

十六日，師至建縣，奏言：「臣查建縣爲人京東西大道總路，東由固安、黃村至京二百四十里，西由新城、涿州、良鄉至京亦二百八十里，賊蹤飄忽，所向靡定，臣營紮維縣，察度賊情，如竄過保定，即行軍兼程，由固安至黃村，折向西南，出盧溝橋，良鄉進順定，竄如未過保定，即督軍由維縣機出涿州，向保定、安肅一路，會合各軍迎截，以假出索之，俟再探向高時，當派兵回，官軍該。」

又奉詔曰：「丁寶楨擬親督英、組、紳等軍馳赴任，羅等處迎剿，而慶勇往可嘉。」十七日，又詔曰：「丁寶楨地奏督軍行抵任邱，十六日可至維縣，丁寶楨一軍北上，迅速奮勇可嘉。」是日，賊至滿城。保定府西北屬距

府西一百

先是，賊蹤狂奔東北，中、定、唐、南、和、北、務、定、州、官、文、奏、請、派、調、甘、省、客、軍、入、直，並請神機營撥勁旅出京會勦。三日，通商大臣崇厚奏派駐津槍軍助勦，並奏七面空虛，情形緊急，請旨飭催山東軍星速北援，未知寶楨晝夜兼程，已抵維縣。

時有諺調部統定安密雲練軍來京，調學督鄭魁十古北口，遵化練軍赴前敵，聽官文調遣。詔諭李鴻章迅飭提督劉銘傳、都統善慶、湯德勳、苑西少省北援，其調赴保定之黑龍江騎兵，著由涿州進，暫駐易州，毋庸前赴省南。春、宮、和、所、營、馬、隊、調、赴、保、定、以、此、官、文、不、得、截、留。

於是五品京官、軍家時公、前、指、官、等、控、以、私、賊、吵、喊、入、上、驛、其、言、詭、偽、各、路、統、兵、大、臣、出、示、曉、諭、由、軍、機

處繕給滿字，漢三體字出示，如有搶斬逆首張益者，無論官兵軍民均照從前搶斬任柱之例賞給銀兩，酌予官職，其懸於賊中，能斬逆首自改來歸者，除免罪外，仍優加賞資。

時賊由定州犯清苑，直隸督城東嚴宗簡遣喜昌驛軍松山、賈昌步軍，先及賊降平擊之。十一日馳至保定，已出賊前，有官處疑，豫軍賊，皆諸將次日亦至，賈積帥抵雄縣，請明開闔廷本詔，該撫由東省馳赴直北，將廷已錄參且議，現在各營警，喜和在行即請，廷本詔，宗安賊，再行水攻。

官賊百戰支，通馬州京師步營，會日參程，西十里進固安分軍，起涿州，泆水先辦易州之賊，賊折竄博野，安平，寶林回軍輝縣，李奉，丁寶林，探賊直，由固安折回，雄縣進剿，甚合機宜，著即督兵兩向，聯絡諸軍四面夾擊，一會宗宗統後軍，至其陣，鴻章前軍抵景德，皆有詔嚴催。

東軍王必安步軍七營，副總宋廷德騎兵兩營，由固安回抵雄，任偵賊大股分屯肅甯附城及張崗村左右。二十日軍滿河間，十餘里，賊由肅攻肅陽，心安五鼓出屯，過肅甯二十餘里，見縱火數十處，邊馬成羣，竄突，野隨，每急騎兵緣道退，心安軍分三道，進傳全母，退零賊，鼓行趨岳家莊，距陽陽三十餘里，魏家莊，即前營，賊先期，慮大股屯賊，步騎同時猛進，賊方大掠，擊時，倉皇旅拒，俄出馬隊千餘，我軍縱衝，衝擊，斬級百數十，獲兵於刀矛數百，賊散奔西南，心安令兩營入莊，部索嚴禁，虜掠，自督劉志和等追之，十餘里，緣道又斬級六七十，盡逐十數，村屯賊，敵軍大戶家村，賊大股屯陽陽城，二十二日四鼓，由尹村進軍，距城十里，馬賊四了餘，列隊出拒，延德騎兵衝其中，擊，語說莫當，賊亂，心安步軍如牆而前，賊四下包鈔，步軍列方陣，以火器環擊之，傷賊二百餘，賊奔入，城全軍，五鼓下，軍士奮勇先登，長矛倚城，層疊，如緣檣而上，上者二

三百，奮呼股地，喊火齊發。城門洞開，心安分軍守門，賊亂墮墮，傷者死者數十百。城中潰賊，斫殺殆盡。復縣城，日已向辰，移軍城外。偵敗賊屯距城八九里之菜園，縱軍進擊，賊望風潰，復分三道遁，約十里餘，賊回門，另股援賊二三千突出，王三元、劉志和、金成德三營，鄴陣復戰。天色向暮，而子藥皆盡，三營連環斂軍。兵勇不知直境道路，誤入賊屯，賊驟起來擊，兵賊不可辨。激戰更餘，成德、家興歿於陣。後軍聞聲馳救，三鼓，始回軍菜園。次日黎明，大股賊七八千，圍攻菜園營壘，官軍乘懸殊，閉柵堅守，憑礮轟擊，斃賊百餘。賊終日馳逐，搗戰，魚夕奔西南，心安部勒諸營夜襲之，禁聲疾馳，約十六七里，抵賊壘，不聞更籌，有奮勇十餘先登，賊臥方酣，官軍營寨大呼，萬火齊發，刀子所中，洞胸貫背，賊號呼奔竄，官軍所得資糧旂械，焚棄大半，餘者尙莫可數計。傷賊千餘，得隸馬四百餘，敗賊奔東南。

疏聞，詔曰：「擒賊盜，將饒陽，王心安帶隊進勦，收復縣城，應戰兩晝夜，將匪擊敗，該逆現向西南竄遁。著賞還原職頂翎。」丁寶楨由山東督軍北上，首先奮勇，派兵擊賊獲勝，保衛近畿，深堪嘉尙。直隸前敵各軍，如劉松山、郭寶昌、張曜、宋慶、程文煥等，均距賊不遠，何以並未會合進攻？僅止王心安三千人孤軍深入，天津洋槍練軍與東軍同在一路，何以亦不會合前進？」

時捻乘自饒陽奔武強，經井陘，又經紳合，諸軍嚴擊之。賊由武強城外十餘里奔西北，回向深，保定府南屬二州紳回軍深州追擊，賊前隊奔高陽，保定府東南屬之板橋，距縣三十餘里，距任邱、河間七八十里，爲赴京津大道。寶楨議飛熊軍由河間二十里鋪出任邱，備赴鄭州、雄縣，飛咨崇厚調天津鎮陳濟清所部亦進任邱。賊果至任西二十餘里，沿村縱火，飛熊分軍追逐之，賊知有備，奔高陽，肅甯西北。

寶楨以兵單，增募新軍三千人，為健武營，營五百人，令千總譚高陞將左營，王定邦將右營，副將宋興元將副左營，守備管鴻照將副右營，把總黃金得將夜營，又改參將馮義德平字營為副中營，改都司劉志和字營為副前營，改參將蕭紹榮平字營為中營，改遊擊施國志果勝左營為副後營，改千總劉明發平字營為前營，令心安統之。又募騎兵五百，為左右武勝營，令守備陳志德、都司李繼孟分將之。守備劉得富募步軍五百，為武勝中營，令延德統之。

寶楨令心安、延德、管鴻照向出懸賞，高陞之間。二月初，賊邊馬至河間，距城三四里，心安、延德合軍逐之。賊波倫再盪，彙騎千餘，心安等先發馳擊之，追斬二十餘里，拔棘民百數十，被難民車贏馬四五十，賊奔西府。

是日，詔曰：「賊匪意在北趨，雖被官軍進逼，而輒轉奔竄，仍伺隙北擾。官文意在圍截北面，俟南路諸軍到齊，再圖圍剿。惟現到各軍已不為少，若再不乘勢痛勦，則賊乘機愈多，唯保不聲東擊西，伺隙他竄。滯鼎新、程文炳兩軍甫到，著在北面穩紮，以固京畿，暫事休息。其張曜、宋慶、劉於山、郭寶昌等軍，著官文催令會合進攻。賊匪現向東登張登竄，著官文飭追軍速行痛勦。丁寶楨當由東北兩面穩慎進取，以勦為防。楊飛熊已由丁寶楨調赴河間，杜賊入天津之路。山東所調黑龍江丹丁馬匹，計可體壯，著調赴直隸進剿。左宗棠著由西南兩路進攻。賊北竄不遂，必東竄大津，崇厚當嚴行布告。官文奏陳國瑞已有新募勇隊，著官文妥為駕馭，以收其用。」

又詔曰：「軍機大臣代奏，前任戶部侍郎李鴻藻奏請派親王為大將軍，左宗棠、李鴻章為參贊一摺。現

在各路統兵大臣，並各省督撫，帶兵入直勦寇，已明降諭旨，歸恭親王等節制矣。各督撫等於賊勢軍情，當隨時設神機營核辦。惟軍情變幻，進止機宜，仍應相度辦理，不得專候神機營指示，俾免遲誤。左宗棠、李鴻章均爲欽差大臣，自可一事權而免紛歧。所請欽派大將軍參贊等名目，均毋庸議。」

當時福建巡撫薛百用奏言：官軍與賊相持日久，請飭各路統兵大臣迅籌勦賊，以伸天討而解民困。其略云：「從來兵貴神速，勞勩過度，自虛帶兵諸將，私意未除，以專候節制爲名，藉端推諉。相持過久，不時餉需罄竭，諱言漸虛。且直隸上旬荒旱之餘，收成歉薄，小民粒食維艱，節近存分，正宜東作，搃賊一日不靖，幾輔百姓，日不安寧。竊慮賊安得志，方賊就現，時百物踊貴，所望專在農功。若默業廢時，則民困日深一日。應請旨飭各路統兵大臣速籌方略，戡滅賊氛，上紓宵旰之憂，下慰民生之望。」

王家璧又奏言：密籌根本重計，其略云：「臣愚以爲治軍在養其氣，馭將在得其心。臨陣勝負，祇爭呼吸，宜專資成，行軍要害，尤在綏遠，宜加保護。楚臣門廉一師克在和，一語雖萬衆習聞之常談，實萬古不易之勝算也。今日之事，京兵主守，以重齊靈；外兵主戰，以伸征討。揆之理勢，莫不謂然。朝廷總其大綱，以明征伐，出自天子，其分合進退，咸守之宜，仍須責成，統兵大臣，相機督辦，和衷共濟，不爲遙制，以免推諉而有所藉口。大帥之功在任事帥，中樞之功在任各路大帥，知人善任，功莫大焉。臣恐各路統兵大臣或誤會聖意，謂事事皆由中樞，臣竊謂賊情翻覆，刁蕩端，變態隨時，勢難遙度。昨聞如此，今日已非，往返稽延，事機坐失，恐迂緩者，已被令乃行，失事者，口奉令所致，功無與共，咎有所推，患有不能盡言者。惟請明諭宣示，乃無慮此。」詔答曰：「前經恭親王等奏請飭左宗棠由西北進勦，李鴻章由東北進勦，官文、丁寶楨、英翰、李鶴年、崇厚並神機營

派出各軍分段嚴扼，其進止機宜，仍由該大臣調度，一切不爲遙制。迭諭左宗棠等遵照辦理，該大臣等亦深知此意。子牙務緊要之處，即相機籌辦，並未事事拘執，必行咨商，致形迂緩。王家璧於朝廷布告，及恭親王等陳奏各情，未能深悉，恐外間無識之徒，一唱百和，騰其口說，於行軍大有關繫，不得不明白宣示。又詔以該軍營於此中樞，未能窺及，著派往左宗棠軍營差委，到營即將歷奉諭旨，給與閱看，庶瞭然於朝廷之並無他見也。

○宗棠督後軍，初四日抵定州，奏言：「臣行抵定州，因沿途糧餉軍裝極艱，而派員饋賄之糧已解往新樂，軍火不能如軍行之速，落後未到定州，雖可補出高陽，而軍無一宿之儲，道出祁州、博野，新遭兵火，粒米無從購辦，故萬難由此前進。擬由望都以抵保定，與官文商籌布置及軍糧轉運事宜，即赴前敵，一意進勦。」

○臣謹按：前敵全在誠忽馳騁，避實乘虛，始騎馬步騷擾，近則專意掠馬，即步賊亦乘騎隨陣，下馬持矛搏戰，而馬賊分鈔官軍之後。其乘官軍也，恆在出隊收隊，行路未及成列之時。遇官軍擊不可破，即望風遠引，瞬息數十里，官軍及之，則盤折回旋，輒肆以疲我，欲東也必先西趨，欲北也必先南走，多方以誤我。賊馬而畏步，賊輕而畏重者，賊急掠而狂馳，官軍必待糧而後動，賊之糧重少，官軍之糧重多，故賊速而官軍遲，尾追之戰多，迎頭之戰少，盤繞之日多，相持之日少也。

○一直隸地勢不平，無岡阜塘澗足限戎馬，臣與李鴻章所部各將領，並河南張曜、宋慶等軍，皆身經百戰，輿劇賊周旋日久，非不思退與驅除，早約賊役，而局勢固有難焉者。賊蹤現距京畿不過三百里，官軍南趨，賊必北向。迨官軍折而北趨，慮將又落賊後一也。今諸軍幸已繞至賊北矣，然賊由東南而西北，諸軍盡馳而西，

賊由西南而東北，諸軍又盡馳而東，無論往返奔馳，兵力勞瘁，且諸軍併聚一處，狂寇乘虛搗隊，終遂其北犯狡謀也。必須近京之處，先設重防，臣等然後放膽縱兵向南方擊。

畿內西南一路，以涿州為總要，正南一路，以固安為總要。現在各軍雲集，應請欽派樞機將領，率動旅兩枝，分駐兩處，嚴防力遏，此為近防之軍，即賊蹤稍淺，未可遽撤也。保定、河間、天津三府鼎峙，保定距河間近，天津距河間稍遠，現在軍兵在河間，如天津有警，尚可橫出截之。然三郡屏蔽畿外，防軍不厚，必多罅隙，此為兼防兼勦之軍，應隨時調度，不可併聚一處，亦不可悉數南趨也。其進勦之軍，則視賊所向，如逆蹤將過滹沱，則與山東、河南軍合蹙，如逸出而北，則與保定、河間、天津軍會攻，較之專防而不能勦，專勦而無以為防，稍覺局委，庶無前突後竭，顧此失彼之虞。惟智小謀大，力小任重，不敢不慎之又慎耳。應請旨將在防及前敵各軍分別調派，以專責成。一疏入，報可。

山東寧興紀略卷八之下

第六十六

東軍莫繩紳竟追賊至壽甯東北十二里，偵賊在平橋北，候家作附近。二月朔五鼓，出軍赴之，捻業紅旗馬隊六七千，仗利拏，組紳軍輓隊緊進，馬賊逼近，萬火警轟，賊頭墮，斃者五六十，馬狂逸不止。官軍乘之，賊奔東南，組紳追擊二十餘里，回軍薛家莊。

是晚濟軍唐仁慶騎兵，豫軍宋慶、張暉、陝軍劉松山、郭寶昌均出西路，抵河間。初四日，慶、暉、松山留駐，寶昌在直隸軍謀賊舉海濠，奔交河，河間野東，圍之泊頭。寶楨度其不東入德州，必北趨津郡，馳齊崇厚嚴備，遣於燕軍冒雪進任邱，道大城，臨滄，靜海，天津西南，合陳濟清之軍，斷由津北犯之路，調莫爾府額、春山騎兵至阜城，河間南趨。

賊見後路退兵，累勝，騎軍從東南橫出，盡向深，衝奔，寶楨檄組紳軍由深南趨武邑，冀州東北，圍出賊前，慮賊再由西南奔東北，復調燕熊軍由文安順天府南，圍任邱。初七日，組紳軍及賊深州東南，謹鴛池，距城四十里，賊大股屯末，潰王莊，營官劉時霖、曹正榜率親兵夜襲之，斬賊數十，賊遁。次日，全股奔東鹿。又次日，及賊東麗城南，賊方圍攻新集民圩，正榜、時霖率三營進東北，郭大勝率四營進東南，組紳三營自出中路，賊二千餘旅，官軍夾擊之，賊引去，分股疾趨西北。一由深州西南行，官軍及之曹家莊，賊乘官軍營壘未立，回馬確關，

南大名、廣平屬邑。三月朔，賈植檄心安軍道阜城，故城為河間府南屬。南行，親統組紳軍由景河開府東趨德。

賊旋由成安廣平府南趨奔豫之臨漳，彰德府東北屬。新鄉南林府西屬。未渡衛河，由新鄉河北西奔清化鎮，意圖新竹為長矛。宋慶軍及賊恩村，距清化四十里。宗棠督松山、文炳軍追入豫，驅鴻章由衛，冀移駐開州。初七日，賊南奔原武，復旋東趨陽武，齊西北屬。循河東走，犯延津、封邱。齊東府南屬。松山、寶昌、各昌、文炳步騎諸軍初九、初十日，大勝之封邱、謝吉、岳寨，奪其諸處寶昌軍陣，擄總總，奪賊酒攻之，身首被重傷，幾死。全軍卒而出之，宗棠乃合其殘勇金蓮昌代將所部，豫軍亦擊賊大勝滑縣東南。

賊分股由滑潯內黃奔東北，勢將回入直。東賈植方巡邊，自德州至武城、夏津、臨清，抵滄海，緣道查處，并塞擊清野，令心安軍移衛河西岸，南館陶，調飛熊回軍臨清之下堡寺，令副將王正起、遊擊張福興、知府焦宗良分軍擊勦直東另股馬賊，自引親軍駐東昌。

時奉詔曰：「徐乘有圖由曹州水淺處所竄渡之說，丁寶楨已回軍東境，即著督軍防直，毋令闖入。寶楨乃遣營總花尚阿引騎兵巡徽清澤一路，撤堯沂曹濟道長府將兌鐘標兵三百，步勇五百，巡徽鄆濮南岸。調楊長林撥船入澗，范河套，調曹州鎮保德將標兵六百，調濟南，令都司林待富率勇五百扼紅川口。」

徐賊由滑犯直隸長垣，大名府西南屬。開州，府南屬。大名趨東北，入濮州。正起由觀城出軍遮擊，賊回入滑，擊大名縣南屬。北趨南樂，南屬。正起躡擊之，奔屯大名之龍王廟、松山、曙慶、文炳軍由後搗之，賊奔如蔡。正起軍轉帳繞追，二十四日向暮，及馬賊三千餘於清豐，朝城育州屬。兼轄之洪家樓。正起揮軍猛擊，賊不意官軍之至也，前鋒驟散，後被馬賊千七八百圍，且走且戰。正起追奔十餘里，至畢家屯，賊賊百五六十，得馬八十。

七。是日，賊行百五十餘里，官軍亦追百四十餘里。

淮軍山東布政使潘鼎新，提督郭松林、楊鼎勳三軍蹙賊至，賊由莘縣奔東北。次日黎明，寶楨令飛熊軍由東昌向沙鎮，賊飛馳而來，前隊數十百騎分擾距城三四里，難民奔逃者塞途，哭聲徹野，烟塵蔽野，百里顏色。飛熊追隊繼擊，一營爲一路，松礮所及，賊皆卻走。寶楨短後青豹，親督那斯璉騎兵及親軍小隊衝鋒陷陣，所向皆靡，斬級三百餘，出難民男婦三千餘，賊收奔東南郭家林。會清河水涸，策馬徑渡，由李海務東竄，往平。前夕三鼓，正起軍追賊至東昌，囚軍士飢疲，次日黎明方引軍而東。大風甚南，衣裝盡溼，行憩田莊，食乾糲，寒澆，而終日霖雨迷途，陰晦不辨村落。是夜偵賊由阿城鎮東奔，兩腳如雷，二十七日，冒雨進軍，尋賊所向。至在平之廣平集，賊馬五六百方大掠村寨，參將王學禮、張福興引前軍馳擊，正起後軍繼之。賊不圖官軍冒雨來，惶駭不成列，斬級百五六十餘。賊潰，官軍蹙之盧村、劉莊。雨止，大股馬賊七八千繞陣出，學禮、福興乘勝守戰，賊死拒不動。步賊四五千分兩路斜鈔，中路馬賊二千餘同時突陣。正起、學禮等分率二營精銳，殊死力戰。賊下馬戈矛相搏，血肉都飛，不能下。那斯璉、龍江騎軍與諸營騎兵分兩翼而前，酣戰兩時許，斃賊四百。賊乘高望援賊久不至，又上淋下潦，官軍圍益緊，賊勢卻。賊目張標出陣督戰，福興、學禮奮呼陷陣，手扶張標而出，賊衆愕眙。官軍乘之，如潮而前，賊大潰，隊裂爲三，斬級三百餘，遂敗奔。追之里許，鄺陣小憩，鳴鼓再進。援賊千餘怒馬出後軍之背，踉蹌馳驟，勢如風濤。前賊還圍，正起令那斯璉騎兵，振字訓中營副左營步軍迎戰後股，自率中營與回賊復戰。令之曰：「今日之役，有死而已，退則全軍盡殺，將士當死中求生，此正起死所也。諸君勉之，毋負撫軍拔擢之恩，須答朝廷養之厚。」諸軍應者近萬人，聲聞十里，蹙馬衝陣出。諸營將

士忘身赴敵，如出一心，莫不一以當百，呼聲撼天，雲色開霽，斬級五百餘，靡路賊衆同時潰奔，遺棄資糧車牛，槍械，鑿破泥潦，追之二十餘里，賊屍委積，至李家寺，日晡，斂軍而回，緣道被傷未殊之賊，悉斫殺之。自朝迄夕，擒數百，斃賊千三百有奇，大獲全勝。

二十八日，正起軍自李家寺進至平城北二十里，復及大股馬賊，會心安軍由北出賊前，與正起合軍，表裏攻之，又斬千餘，賊奔西北。

初賊之由南，謂寬善也。潘鼎新、郭松林、楊鼎勳、周盛傳、善慶、湯德勳、克西、步騎諸軍循河追至，萃冠之間。二十五日，賊奔東昌，前股由李海務渡運東武，助鼎諸營，善溫騎軍，午後追及之，騎軍縱槍疾上，賊分股迎戰，提督易用剛、吳鳳柱排整進擊，總兵徐九遠、胡遠發、遊擊吉玉成騎兵從旁鈔之，步軍陣斬悍賊何士靈、周久等，斬長髮老捻累百，我軍陣亡協領常通阿，委防禦舒勳，副將嚴鴻猷，訓練陳兆榮等。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在河南山黃境，直隸南境境，大勝，不具數。

二十六日，賊奔在平王店鋪，距博平二十五里，博平令艾恩照令城汛外委成玉瓚率兵役三百餘，伏城東南松落橋城民二百餘，自督團總謝冠、謝蘭皋等在南關策應。未申之交，東南紅旗馬賊三百餘呼嘯至，伏勇伺其過半，狂呼轟擊，傷十餘。恩照督苞等揚旂伐鼓而進，賊不辨虛實，驕走，擒衣紅賊目楊潤林，及餘賊六，擄城刀矛數十，白銀二百。

二十七日，大股屯在平之崔家樓，平陰之日鎮，又西北之黃家閣、新莊、湖溪渡、大義屯、邊馬、自東阿之劉坡驛、李連橋、顧官屯、楊柳村、南河、葛延至長清之潘家店，王得雨莊、蕭家莊、胡家樓、魏家樓、田家莊，火光自且。

鎮起，北至齊河楊家園止，據堡百里餘，驛馬至齊河馬寨。二十九日，分股至在平之木梳柳店，入陵縣境。又分股奔禹城之貝邱，竄家廟，平原之明機店，楊柳寺，德州之邊臨鎮，德平附城西南北三面，皆充斥，馳騁歌呼。知縣周士瀟督團雕擊，賊卻，分股北奔陵縣鳳凰店，神頭鎮，疾趨東北，賊寇兵奔馳愈速。

正起等軍偵賊入平原，晝夜追之，賊又回奔禹城、高唐。三十日，正起等軍繞由高唐返西追之，賊疾由德州偏東奔直隸吳橋。四月朔，及之吳橋，賊已奔東北。鼎新、松林、鼎勸諸軍循運東向北追擊，正起等應賊由南皮、鹽山繞道旁，分心安、組紳軍由東光橫出，官津迤北，向南，鹽間道出賊前。次日，寶楨親統飛熊軍由東昌、趙德州，偽參將姚紹修二營同發。會宗棠統軍渡運西，循河赴天津，返北，寶楨軍即由河東向吳、光，兼顧武定黃防。是日，賊吳奔南皮，會甚雨，道益險，力。諸軍密，致人民案，西刻，心安軍雨中抵南皮，伏賊百數十，軍至即奔京北。

初三日五鼓，心安合淮軍進追。日中，賊勢回奔西南，日幾，心安軍行抵與隆鎮，距禹州城八里，後路馬賊三千餘，風馳包鈔而來，整軍回擊，賊衆環繞力圍，諸營蹲伏水塗泥淖中，槍礮更番接替，歷久不懈，傷賊甚多。把總裴占標等奮勇陷陣，擒賊日王來天、郭登等，吳之如羊家，相持間，淮軍武毅、勳、鼎，諸營由西馳出夾擊，斬賊三百餘，得馬百餘。諸軍追二十餘里，至朱官屯，風雨益驟，始斂軍。是日五鼓，正起軍亦冒雨進南皮城南，馬賊數百向東北行，正起軍追之，深泥泥滑，步不及騎，追至滄州城東而罷。

寶楨初與宗棠商定督軍綠運東行，因宗棠已往軍扼楊柳青，獨流、靜海一路，而運河水勢益落，度賊若策馬再奔運西，則滄州以下大任，交青、景諸境，所在皆可窺突，西北益空虛，故仍渡河西行探勦，駐軍交河。

賊乘忽由開州南樂走東北，宗棠率親軍循衛西馳入大名，與松山、慶會師。由大名夾衛河兩岸赴臨澗。偵賊已渡河，即由臨澗出德州而賊乃趨吳橋河門擊擊向東北，令松山、慶、慶軍於初五日分兩起，由柘園道河間出景塔之連鎮，交塔之泊頭，諸軍西向天津。喜昌、春壽騎兵作三起，親統文炳軍作四起繼之。初七日賊交河文家集，初八日賊青縣齊河，初九日賊天津。賊由滄海天津府西向州東行，尾股尚屯天津境，其衆如前。

初九日，賊軍初六日進駐滄州，二十日喜昌、大股賊屯東北，相距不足十里，韓帥而前，粗紳由左，正起由右，賊分股接戰，先縱火器，五進五卻，互有傷亡，潛傷學禮，輾輿選軍鋒敢死五百，衝賊中隊，出其後，馳突餘賊，賊火器不及遠，且疑前隊後隊大亂噴譁，前隊警懸，糾紳三起，乘機狂呼，營之，賊潰不可遏。賊日遠，斫斃人不止，自刻障前，官軍奪其大纛麾之，追殺三十里，斃老賊五六百餘，賊七八百，賊鋒大挫，崇厚亦傷，副將李其昌、參將張國安、守備周永令各率精勇分東西正南西南三路逐之，准軍會合猛擊，天津得完。

十二日，鴻章統後軍抵德時賊由臨澗、天津府南趨慶，均乘夜回奔，由東海豐、松林軍由靜、濟道賊南下，至德州，與吳長慶親兵諸營合。東軍於十五日由恩縣南趨，松山、春壽、喜昌、慶軍由鹽道入海豐、陽信，賊復而奔，松山等緣道斬賊不少，生擒髮捻而奪其馬，奪百有十五，內劉萬密、馬玉林均賊目。十二日，及賊武定城邊，賊衆回犯慶軍，慶軍連擊斬殺數十，得賊馬二百餘，賊大股奔武定城南，圍入西北。松山、慶所部終出城西截之，賊致死突人，槍礮叢中壓斃而踏者百數十，諸軍合追至商河北積窪，賊倉惶陣亂，松山由右，膠山由左，春壽、喜昌騎軍衝散兩翼卻之，慶部由左繼進，賊大亂，散隊紛奔，諸軍於積窪中，追殺二十餘里，賊屍覆滿，死

則順天各屬、河、保、順德等府、滹沱河南北各州縣、悉賴保全。其自桑園以至張秋、東省地段、現聞左宗棠在連鎮、李鴻章在德州、相距甚近、自必會籌調度。並聞李鴻章已在東昌開放黃水灌漑、連日運河大漲、卽上游黃水下注之故。賊不能竄過開河、則直之大、廣二府、豫之彰、衛、懷三府、亦資捍禦。李鶴年、英翰所部皆可進扼東昌、臨清、勝出湘淮、大仗勁旅與丁寶楨東軍縱橫截勦、更番迭戰、困賊於津南、武定之間。賊雖飄悍、可尅日平之矣。武定村、穴山兩海口、乃山東鹽場梟積之所、船筏甚多、應由丁寶楨仿府縣提泊南岸、現已節交夏令、黃水日漲、仍資較易爲功。使賊東阻於海、南過於河、西有重兵、局收勢緊、制流賊之方、此機誠爲難得。應請敕下左宗棠、李鴻章、官文、丁寶楨等、迅速會籌妥辦。一疏入報聞。

方賊之入陽信也、流波塢莊民團王兆蘭等率團禦之。總懲之弟張五孩衝陣死戰、中槍墮馬伏誅。卒賊號哭死鬪、兆蘭力竭被害、同時團丁死傷數十人、王氏叔姪兄弟死者十四人。疏聞、優詔於卹。

寶楨由交河回軍、十三日至德州、擬由陵縣橫出。因陝、豫諸軍並正起、組紳等軍均在武屬山北跟追、東昌無兵迎擊、與鴻章商定東昌爲南竄要路、急調心安軍自將以行、鴻章亦飭武毅軍赴東昌會勦。

賊由海豐之板橋營、正起等逐之、遂入陽信、圍攻縣城。組紳軍由間道疾趨、及分股賊之在惠民境劉家集、營山鋪者、賊奔入濱州孫家集、由樂陵金星堂再分股逼商河城、又分股入濟南屬之齊東縣王潘鎮、濟陽縣曲堤、鄭家莊、邊馬至臨邑縣薛安莊、又分股入德平縣。十四日、由齊河城北黃家鋪、三官城距城十二里、入小原、禹城境、由晏城、王家樓、華莊、倫鎮、蒙子莊奔西南、計日行二百餘里。正起、組紳軍及之高唐之張家寨、列陣迅擊、槍礮如烈風驟雨、傷悍賊二百餘、陣斬偽監軍王玉潰、下總張秦和、擒偽參軍楊懷仁、賊大敗、千總戴文

彬、黃紀成、從九湖湖皆與戰而歿。追至郭莊，擒斬益夥。十七日，追至博平之朱家莊。寶楨督軍至，賊方攻圍民寨，寶楨軍蹙走之。

山東軍興紀略卷九之上

院四十七

維時院撫英翰會師東境，自河南道口啓軍，竄內黃、南樂、達臨濟。十五日，由臨口軍赴東昌，偵賊奔清平，勢窺臨濟，中途勒軍視賊所向，令道員方長華回軍赴臨，屏蔽運甯。英翰築橋於二十八日抵東昌，分言：「但賊又向東北禹城奔竄，並接李鴻章兩復，以奴才前議守運之策，彼此意見相合，已向丁寶楨先督軍軍，並郭松林、吳長慶等馳來布告，願與丁寶楨相晤，所議與奴才並李鴻章相同。左宗棠來函，亦謂須趁勢合勦，現議定先布圍截之師，再爲合勦之計，更番設守，更番輪戰，以期就地撲滅。俟左宗棠、李鴻章、官文商妥會奏。」

「正繕摺聞，報賊又折竄東南五十里之皂角店，邊馬至城南四十里沙鎮，已令臬司史念祖提督黃秉鈞、總兵郭連昌、牛師韓等出軍迎擊。拜摺後，即親往督戰。」

鴻章奏言：「郭松林、吳長慶追賊至博平城北，賊大隊又自南折而東。郭松林率騎士及親軍步兵追及之，小有斬獲，賊散勢紛遁。又劉松山、張曜、宋慶於十五日合奏壽、壽昌騎兵，追至高唐。恐賊窺渡運西，十六日，逼之博平以東。賊突由莊平折入東北，飄疾異常。十八日，及之平原迤東，賊又狂竄。劉松山等以逆衆絕不問，抵，無憑藉，乃乘夜銜枚疾走五十餘里，屢破所踞馬家集、任家集、李家樓各村，盡戮村賊，外賊四散而走。復追十餘里，擒二百餘。十九日，賊奔陵縣，德平二十日，入直隸甯津，尾隊回拒，力戰勝之，斬首甚多。大雨，賊軍敗。」

奔東北，不知滄州尚有澤楊兩軍也。

時分股賊數十，見官軍由東昌附城出，回奔西北禹城、臨邑。金運昌軍馳擊七十餘里，賊旋繞分合無定，擊之不及。運昌慮其乘間渡運西，由博平、高唐循河東擊。英翰、盛長華、臨清軍孤，親統提督黃秉鈞軍馳回臨清，傍運西築營列守，催調運昌及牛師韓軍蹙擊之。

二十日，賊入德平，先自西南奔北，復繞東北東南，又竄西南奔北，往返四次。又由東北奔正南，又分股復奔滄州南境。松山文炳軍追擊之，賊得奔而南。二十五日，掩入平原、禹城、齊河境。運昌等偵賊回竄，即回軍恩縣，緣道迎擊。二十六日，行距恩南二十里，遇邊馬游弋，知賊不遠，商定運昌左進，師韓右進，騎兵中左右三路齊衝。各村踞賊不圖官軍驟至，紛駭而潰。我軍乘勢排壓，連奪十餘村，殺賊六七百，得馬、贏千餘。追不及十里，拔賊馬隊數十圍，列隊回拒。師韓分撥諸營力遏左右兩股，運昌步軍搗中堅，猛銳無敵，斬級數十。賊敗走西，南追五里餘，日將暝，斂軍小河之北。賊屯腰站，相距六里餘。其分股賊之在運東者，二十五日由平原、高唐奔清河，距運祇數十里。

宗棠奏言：「臣所部各軍在舊滄州與宋慶、張曜擊賊獲勝，賊向西南折向東南，以趨鹽山。擒賊訊言，賊意北竄天津，覓子樂且掣引追軍與之俱北，遂其竄撲運西之計。劉松山等仍向東南追擊，臣乃引軍而南。二十四日抵官津，賊由鹽山掠樂陵而過，邊馬已及德平。察賊行蹤，南多西少。諸軍擬由德平之北橫出，驅令南行，而後向西南擊之。臣以甯津地雖居中，賊由德平西南竄走，追軍又出其北，惟吳橋最爲扼要。二十五日，臣仍馳赴吳橋，探賊又向臨邑、平原奔西南。代理卓勝營金運昌，二十五日，由恩縣馳赴平原縣南迎擊。二十七

日險又竄過高唐，運昌已緊躡而南，則必由清博，在平以撲運河。郭松林來械，已督勇築牆六十里。撫臣丁寶楨函言，牆工十日可竣。以時日計，賊至牆成，西岸防兵有所憑藉，東岸追兵即可及賊與戰。賊如徑窺張秋，不能越過，則地勢愈蹙，滅之必矣。臣馳吳橋距德州僅五十里，可北顧直隸，運河南防在窟回窺，萬一竄過西岸，尚可由德州橋口渡師西出，截其北犯也。一疏入報聞。

於黃江皖淮豫諸軍議分防東境，運河北自臨清起，清平魏家灣止，六十里，皖軍牛師德、方安華、苗壽榮、總守之；自魏家灣起至東昌城南六十里，東軍王心安、楊飛熊、姚紹修諸營築牆守之；自城南至張秋，鉅河口九十餘里，淮軍郭松林、吳長慶諸營築牆守之。旋調長慶步騎十一營赴德，合道員丁日昌代統銘營接防。復調松林武毅軍，並銘軍唐定奎六營，親軍騎兵三營赴德，調豫軍提督馬德昭諸營接防。河縣加高培厚，以杜竄越。而河水淺窄可慮，鴻章復調水師提督徐道奎、張秋局委員萬年清、樹字營張樹屏、桃溶張秋淤河，黃水驟漲三尺，遂令引黃灌漑，復調楚軍丁長春舟師由張秋，臨清入德州運河。維時滄州捷地壩已開，誠河灌漑達海，水深丈餘；又經勦，鼎諸營在東岸築牆八十餘里，兩軍扼守之。其吳橋、東光、官津、南皮、運河之東，則宗棠率陳軍並皖軍程文炳諸營扼守。不在山東地不詳敘又因運河之西自德至滄，河岸綿遠數百里，僅民團數千，恐不足恃，崇厚咨令提督鄭魁士、總兵劉祺所部分赴薛家窩、泊頭，與淮軍聯絡布守；又飭余承恩軍由靜至滄，與楊鼎勳等軍聯絡。其泊頭以南，勢向空虛，咨由總統神機營官兵工部侍郎恩承派副都統銜博崇武、桂祥、顧等，各帶托克托布，率左右驍騎營騎兵赴扼東光、滄口河岸。又飭副都統銜全志、侍衛明安，率兩翼前鋒八旗護軍騎兵扼東光馬頭河岸，不在東地不詳敘聯絡民團爲守。

二十五日詔曰：「本日據左宗棠奏防勦情形，與李鴻章、崇厚所奏大略相同。該大臣進軍鹽山，欲與英、韓、丁寶楨所部各軍蹙賊於海隅，以期局勢較緊，所籌不為無見。惟賊蹤異常飄忽，恐官軍未集，而賊已乘隙他竄。左宗棠、李鴻章、丁寶楨、英翰等，總當迅速會勦，不可少緩須臾。運河水勢消長難定，臣固心志不齊，難於深恃。左宗棠當相機進剿，不可大意東顧。崇厚、李鴻章一帶重防，官文、丁寶楨、英翰當彼此策應，以防賊騎回竄。總須一團籌勦，無使相度，不可偏執一見。」

前連初督張之洞，先於月之初七日來檄，命人歸隱之亭見莊，謂總兵張遠訓、李鴻章得勝王文行步軍六營，並騎兵，由徐赴德。旋因英會查調從龍等營赴臨清，連內分投布守。二十四日由東阿于莊渡河，至東昌。二十七日，至臨，扼臨清、清平之藏家灣，連而二里，防西岸韓家莊，起至李家園止，計二十里。寶楨分飭各州縣專方黃防。自張秋黃水穿濶入大清河，所有清河州縣東阿、平陰、滕城、長清、齊東、濟陽、章邱、青城、蒲臺、惠民、濱州、利津，均屬守路，令一律提船禁渡，分飭委員駐守。知州謝焄、遊擊黃兆昇、巡檢東阿河口至齊河，知縣周連亭、副將營巡檢歷城，至長清沿河上下。濟南守備易國督知縣宋作賓，府經歷張煥祥，整飭濰口一帶。周練、歷城、知縣宮木昂赴齊河，胡廷耀赴濟陽，東昌同知周鵬、縣丞姚文裕赴齊東，防濟陽至惠民界。知縣黃成寶、縣丞陳光明赴濱州，防惠民至蒲臺界。前臨邑令張贊勛，府經歷沈榮光赴利津，防蒲臺至鐵門關河。知縣曾鏡湖，府經歷吳逢詒赴蒲臺，防濱州至利津界。水路派遊擊楊林檄船，自上張秋，下至利津入海處，長緘巡緝。

十八日加辰，分股賊衆二千餘，由博平西南入在平，逼城下。在合能鎮湘關南門，率勇圍突擊之。賊

卻，組紳所部千總莫燮山、外委魯勇吉、挺軍會戰，勢如風雲。賊駭潰，反走東北，斬級七十餘，擒十二，馬贏倍之。組紳正起軍繼至，營官劉時霖擊賊，距城三里，焦莊勝之。賊奔北。閏四月初三日，正起，組紳軍道禹城追賊。行二十餘里，擊敗賊數百，斬其斷後統將。又疾追三十餘里，至臨邑楊家莊，聞砲聲，賊方戰，臨邑民圍，劉時霖、曹正榜軍疾馳突陣，正起，組紳全軍繼之，斃賊甚衆。

先是，張貫城等圍與陵縣吳龍泰各圍，期是日，合家陵縣高家窪。四日，吳龍泰圍丁二千，貫城圍丁五百，張嘉賓、陳彥石、周際隆等圍丁六百，俱集營河鎮。陳、吳兩圍爲前敵，餘圍在高士風家莊。策應。吳圍驟擊，賊數百，賊急，乃擊數十里不絕。將合圍，龍泰負傷陣亡。日城率圍救之。乃吳圍敗勇悉奔陳圍，槍砲不能發，圍遂合。貫城奮力衝突，民圍與賊死亡相埒。貫城中洋礮彈圍將奔，圍合不得出。亂不成，爲被傷無算，惟聞號哭聲。會時霖軍馳至，親陷陣而入，全軍鱗之賊，圍民歸隊出，賊奔東北。是夜，官軍駐張家寨。賊夜攻民圩，未明，官軍與民圍再救之，追賊二十餘里。松山、膠、慶等軍先後追及，賊不交鋒，分隊狂奔而巳。

初八日，諸軍及賊軍光、吳橋間，斬級數十，收降百餘。賊復南奔。正起步軍一日馳百五十餘里。初九日，小憩平原城東。其夜四鼓，出軍逐賊至高唐東南侯家莊，擊散馬賊七八百，追奔數十里。至在平張大屯。十一日，陳樹瑞在天宮廟鈔出賊前，糜軍痛勦，破斃賊日陳鶴等。

十二日，正起軍至在半城東，偵賊屯西南二十餘里，勢趨東昌撲運。與組紳定計潛夜分路襲之。二更餘，正起由西南進，行十餘里，望村舍火光隱現，疑未遑前。警遇邏賊二騎，捕訊張總愚大隊馬聚村落，遂以王學

禮四營攻西南，張福典四營攻正南，正起率兩營策應，啣枚騁馬疾趨之，枹鼓並發，喊聲四合，賊無備，驟斬級三四百，擒老賊二百餘，人不及騎，馬不及鞍，被傷呼號之聲，數里不絕，得醫畜千二百餘，鞍轡子數百，焚旗幟帷帳不可數計，總懸率數十騎奔西北，執紳由南路翟家莊追之三十餘里，殺二百餘，擒長髮者八十餘，兩軍夜乘礮火光追逐，賊多旁伏參墟，天明，聞軍緣道部奚零賊二百，大獲全勝，賊奔清，留放漫川原，南北一百二百里，縱橫馳騁，會關，慶軍至夏津，東面遮擊，擒五六十，得馬百餘，賊復奔而南，十三日，國瑞軍及賊在平，清平之交，轉戰甚力，賊向京清走，是晚復向清平之魏家灣，敵家灣，蔡屯，孫梁莊諸處，沿途規渡，姚紹修並連防之徐州軍張從龍，皖軍方長華，守牆諸營槍礮卻之，十四日奔東北，十五日以後又奔禹城平原，十八、九等日又由陵縣之南奔臨邑，寶楨奏東軍在平襲賊大勝，有詔參將曹正榜以副將用，遊擊張福興、王學謙以參將用，加副將銜。

時豫撫李鶴年派軍人東助防，奏言：「李鴻章函咨運函諸軍築牆設守，急須添兵協助，商派提督馬德昭防兵前往聽調，臣查豫省兵力自張曜、宋慶及善慶騎兵越境征勦，現在僅十餘營，分扼水陸各衝，急難再調，惟連防關繫全局，自應併力合圍，即檄馬德昭於本月十二日由道口移營東昌以南，聽李鴻章派段扼守，臣仍在滑縣察度情形，再籌進止。」德昭十七日到防，鴻章令自東昌城南紮至李海務止，鶴年嗣於閏四月二十七日移營大名。

時程文炳、牛帥韓軍由海豐、嶺山臨賊南走，追奔四晝夜不停，及賊高唐過西二十里，大股仍由西紛擁而出，會大風揚沙，文炳嚴陣以待，帥韓騎兵趨上風衝擊之，再盪再決，馬賊回撲步軍，文炳殊死力拚，久之步

騎官軍益密，賊敗走，斬首三百餘，得馬萬匹。官軍陣亡都司衛守備李國幹、千總趙得然、李玉堂等。賊、慶軍十八日追賊入臨邑，賊由東北奔西南，薄暮，相距不足二十里。諸將伏墟墓林薄中，慶軍忽見，奔東，李永先等躍率賈蓋山、胡晉、李永芳等，挑軍鋒疾掩之。賊方爭路村莊，不期官軍之至，捻首張宗道、張振、江、李溫林等率黨旅拒，官軍回環擊之。賊散入村寨，延率馬玉坤、宋得勝由左入，永芳、晉由右入，破賊莊十餘，斬級千餘。總總率大股馬賊來援，慶、恩未勝，猛擊，賊且走且戰，為河溝所阻，倉皇搶越，官軍乘勢擊之，賊大奔。慶軍督軍追殺二十餘里，擄賊口並填，李福林等四百餘，職賊千計，解散後從無算，得馬萬三千餘，洋槍火藥，糜餼一日舉之不盡，官軍傷亡二百餘，賊軍亡官軍八春，賊敗。次日黎明，敗賊復聚。

是役也，僞進王邱遠才不及騎，與親兵萬見山等北行，由出村李里，為洋礮所傷仆地，幸賊昇之而奔。官軍始知為賊目也，追之不及，鴻章奏言：「此遠才僞粵匪倭黨，與賴汝混同入捻營，去冬賴逆被擒，有令邱遠才勾結陝甘回匪之言，實與張繼愚狼狽為奸，為賊中巨魁，果因傷伏誅，足孤張逆之黨。」

寶積因組紳正起軍追勦奔馳已久，軍士疲乏，調正忠休於東昌，組紳軍接替巡防，勝出心安軍，合松林武義營、鼎新鼎字營出勦。偵賊回奔武定東北，心安軍二十日進追武義、鼎新諸營同日由德向東進擊。二十一日，松林、鼎新、國瑞軍行抵甯津，賊由樂陵奔陽、壽境。廿二日，諸軍至樂陵，二十四日至陽信，賊回奔海豐東北，松林等步軍疾趨奮擊之。二十五日，心安、松林、鼎新軍分路追入陽、海、通北大泊山，繞前敵之松山、渡昌山而南，擊迎勦而至，抵小山，遇賊由東奔北，松山等分路鈔之。賊方列隊於山，遂昌、心安等追擊，賊潰，遺之四五里，回馬死關。諸軍更替戰之，殘賊益多，仍向南奔，前阻小河，晁渡過半，善慶、溫德勳克前，唐仁廉駭

車營之回關一時。諸軍道松林等追之三十餘里，擒七十餘斃者二百，得驛馬三百餘。諸軍復由北衝擊賊回，其有松山、遠昌軍又斃賊數百，擒二百餘，得驛馬四百餘，官軍亦有傷亡。

二十六日，諸軍及賊驍山城外，斬級百數十，賊奔西南。國瑞追過樂陵，二十七日及賊力戰，獲馬百餘，營官以文仲戰歿。諸軍合追三十餘里，至德平城西。二十八日，諸軍追至臨邑城南，賊營路走馬城西南，文仲師雖軍先於二十七日繞出平原之南，及賊迎擊，斬級數十。賊誠而南奔，又追之十餘里，許賊日行百八十餘里。官軍步卒日追百三十餘里，必繞前遮擊，始克及賊。

二十九日，國瑞軍由平原馳入高唐，驟擊軍由恩縣折入夏津，文炳軍扼陵縣，松林、鼎新、心安軍分由禹、在兜擊而前。

寶積因臨清以北夏津、恩、德及吳橋、東光、運河水勢深，無營扼守，商鴻章派員與直隸臬司張樹聲督勸民團，修築河牆，遂檄成設赴武、夏會辦。

時上命盛京將軍都與阿佩欽差大臣關防，赴直東勦賊，崇厚幫辦軍務，撥春壽騎兵、驟、國瑞步軍，歸其調遣。南江總督曾國濤、漕運總督張之萬各飭水師入京助防。又因鴻章咨言，北運河水寬深，曠船可以得力，令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督淮揚水師五營，入張秋運河聽調。之萬派提督姚武廣率淮水師五營由運河赴德州聽調。

時諸軍先後及賊鹽山城外，賊繞道西趨，復奔西南。心安與松林武毅軍偵賊亟圍南撲運驛，繞山德平、臨邑遮擊。五月朔，至任平西北三十里劉家鋪，遙望埽埽障天，諸軍分路覓賊與戰，各斃賊百餘，擒數十，得馬

百數。賊潰而北，回奔九龍口。國瑞師韓軍又及之，總兵徐名揚又及賊，灘武斬殺數十，賊奔高唐。國瑞軍追入清平，文炳軍追入齊河，又折追至腰站。時盛暑炎熾，軍士追逐疲罷，松林、鼎新軍暫駐陵縣，臨邑適中，嚴軍駐恩、夏，以息兵力。

初七、八日，賊由陽信、海豐北趨。松山、運昌、喜昌步騎由東光向贛山逆躡，嚴軍由樂陵馳向正北，春霖騎兵由樂陵向東北。十二日，中、慶軍抵贛山，春霖率副將劉廷、劉勝將向鈞左進，嚴率總兵程之偉、副將李永芳右進，遂為賊所逼，出不意，槍斃督副將及賊數人，馬約半，九龍、牙軍之來，亦用今勝。四面掩賊，目李幼順、韓耿及長髮老槍百三十餘，及髮軍槍七百餘，身死四百餘，槍斃無算。

十三日，松山嚴賊窺速槍決絕，西出，即前圍膠縣，已百餘日，阻擊飭去，長慶由桑園赴英橋截之，松林由陵縣挑四成隊向東，鈞之賊知有備，奔正南，到東去，莫至，薄是城東走，一海里各村圍宿，初不知鼎新語營駐此也。鼎新二鼓出軍襲之，賊睡方備，官軍所向皆勝，奪骨嶺路，血淫，有將十家，宗更服之。張宗先，股。

鴻章奏言：「竊臣等自督七八百軍，自道奔，徒疲士卒，尙難制賊死命；且久踏運河，日涸，西岸民困未可深恃。臣與丁寶楨商，以黃河伏汛盛漲時，繕地合圍，以運河為外圍，而就恩縣、夏津、高唐之馬頰河，截長補短，劃為毒圈。逼賊西出，層層圍紮，則占地較狹，困賊較易，收功較速。已由丁寶楨檄恩、夏、清平各縣官紳，號召民團，就馬頰河西岸為界，又飭郭松林、黃鼎新、馬盛波、王心安督弁勇，由臨邑、陵縣接築濠牆，與馬頰河連成一家，則賊於汎陽，各軍再合力圍攻，直塞黃河北岸，一隅再行分軍輪替追戰，疎

入報可。

寶楨奏言：「各軍日事追逐，不遑喘息，又不能獲一酣戰。現在商定，在臨邑、陵縣一帶平地廣築圩寨，西接馬頰河舊堤，東留臨邑至濟陽九十里，逼賊由此南出，然後一體築圍，層層逼擊，方足制其奔突。恩縣已報竣工，清、夏、高、博已委員守備，旬日可成。郭松林來電，亦言陵縣、臨邑圩工二十內外可以畢事。」疏入，報聞。

於是署統撫吳坤修撥水陸諸軍入東助剿，奏言：「准英翰來函現籌守運之策，皖軍防段自清平魏家灣起，至臨清上下關約七十里，僅有英、山、張、方四軍，尚須招募，不敷分布，宜以大功乘成，在此一舉，不得不移緩就急，飛調原駐兖州之建甯鎮總兵張得勝、凱字七營，又調原紮三河尖、顏州、南水師澄清兩營戰船，由清江取道運河赴臨清。」

初五日，文炳、師韓軍追賊武定南三十里鄰家莊，勝之，大股奔東北。初六日，又追賊東北十五里，知賊情伺官軍亭午造飯，始將隨後馬賊救回休息。見官軍收隊，即先起狂奔，是以相詭，恆在二三十里以外。是日，師韓伴爲造飯，俟賊遠行，急起疾趨之。賊方休息，東北莊文炳疾趨正北出賊前，師韓步騎由南斜出東北橫擊之。賊馬千餘結一大團，馳驟灌進，師韓騎軍分三道環攻，賊退敗五六里。少頃，各莊斷賊奔出，殿賊亦由南來抄，圍將合。諸軍殊死馳之，凡二十餘合，師韓三搗賊之中堅，賊始退敗，追之二十餘里，奔東北窟化境去。初七日，追至城西李家圩，師韓爲民圩誤傷。文炳於初八日向海豐一路躡擊，至大山與集，連獲小捷。松山、蓮昌軍由北路躡擊，助督輕騎裹糧，日夜追逐。賊旋轉無定，先向西北，繼奔正東，又回奔西北。松山等鹽山底營急起掩之，又回奔西南。入高、禹境，皖軍圍字軍又追逐之。十四日，豫軍追賊至臨邑。正議速營據守，乃大股賊

餘里，人畜四散逃奔，砍斫倒斃者頂趾相屬，總兵銜副將王福田戰歿。

二十六日黎明，松林心安追賊正西四十餘里，見零賊散亂被傷，息林落軍至賊走，追獲十餘，訊言是夕爲松山軍乘夜掩襲，殺傷千餘，大股折向南行，零賊棄陣四散。松林心安遂隨賊於樂陵境，賊望塵反走。松林等擊軍窮追，又斃老捻六七十，棄械伏地者所存皆是。擒者如索大家，賊大家由樂陵奔甯，吳門復回奔西南，馳百五十里，由吳橋之范屯，鈞店趨毛家莊，初不知盛波，盛傳設伏以待也。

先是盛波等偵賊近，令步軍潛伏密林中，騎兵數十，禦鞍散放，挑健兒善騎者，見賊騎馬而走，賊呼囑逐之，誘入林麓，步軍突起，萬火齊發，聲光如雷電，賊馬驚蹶不成列，後隊馬賊萬餘如潮而上，前賊回牙營隊，下馬搏戰。賊傷者死者徧田體，盛波等步軍列陣轟擊，帆不稍動。盛波等下馬擊戰，賊敗奔，官軍四面追斫，縱橫十餘里，凡賊奔竄所向，皆官軍扼紮之所，伏屍流血，斃賊二千餘，戰至二更，賊波偷斷續，不能合隊，一股向東奔，一股繞陵，德交界劉家莊奔西南，屯距德七十里，楊丁莊，孫世官莊，方家莊附近。盛傳復夜襲之，賊驚惶失措，斃德德之姪張三彪，擒逆首李老懷及大小賊百並婦孺數百。

二十八日，宗棠督軍擊賊鹽、豐之交，斬級千餘。是日，宗新、善慶、溫德勒克西偵賊將奔西南，徑出德平遷擊，官兩行至高家屯，自午迄申，血戰大勝，營官蔡家旺喪死，圍敗賊，追奔解家店，全臺去。國瑞軍亦勝賊，寇化之張虎店、張旺村。

鴻章奏言：「自今歲北征以來，罕有如是大捷，實足伸天討而快人心。惟張曾被勦窮蹙，日夜圖竄運河以永牛路。現在馬廠河西北去縣丁官莊與臣督催勇第，已有頭緒。賊若遁入西南，究多一層障礙，若仍游戈

東北，捷地減河，防軍較厚，都興阿業經前進，冀可無虞。祇京光、南皮以上，河西兵圍膏少，諒劉松山、郭連昌各軍，亦能就近遮護。而運河水勢日涸，當令商撫臣李鶴年開濬彰德之萬金渠，堵築懷慶之九道埝，使涇河、丹

河泉源下注。日來運河已增水尺餘，尙恐不足以限賊。」

寶楨奏言：「現在伏汛應時，黃流入運，自張秋至臨清，水已深五六尺。黃濬井、歐陽利見水師礮船，均已由東昌下駛臨清。此時情形機會，誠賊常有把握。臣等所慮，今鴻臚等熟諳妥辦，早除殘寇，以贖罪愆。陣亡之王福田、懇恩飭部優卹。」均報聞。

山東軍興紀略卷九之下

皖匪十八

先是，心安、松林軍於五月二十九日，圍新運關之南。三十日，及既商河李處坊。松林令親軍騎兵誅之，馬賊回犯，伏兵步騎驟起，斬首百級。賊奔惠民，薄春松村。心安令軍士德發乘夜襲，追三十里。心安督宋延德、蕭紹聲、雷顯揚、都司許占、龔其誠、並軍李長榮、蔡國、劉襲、李方、朱德、馮右、後南軍襲其右，松林自督楊可平、唐仁廉、胡良作騎軍往來策應。遇賊即斬，盡奪所古村莊十數。武定附近有湖，潑水袤廣，溺死無算。

時賊分爲二，一奔東北，一奔正北。分道七八十里，羸馬嬌樑，遺棄滿地，解散脅從千餘，擒長髮千餘。訊出逆姪張廣仁、張七、張得華、均斬之。正北一股，改道迷踪，不能合隊，百十爲羣，鄉民截殺過半。東北一股，遇皖軍由樂陵來，敗奔十餘里，擒斬數百。此六月初一、初二日戰事也。

初三日，心安、松林軍向東北窮追，賊合股奔陽信之清野鎮，撲縣城。知縣徐家杰守禦嚴密，又聞後軍追至，折而南奔。次日，入武定之杜家橋，過徒駭河。松林等涉河距擊，賊奔濱州之李子鎮，方圍攻民寨。心安、松林軍猛壓而前，騎軍繚繞之，賊惶駭解圍走。騎軍益銳，悍賊死損者盡殫。大股揮奔西北，官軍痛擊之，斬斃賊四百餘，賊隊狂達，聲如崩潰。官軍追至夏家橋。夜二鼓，鼎軍由陽信南來，與心安、松林軍合，士氣益壯。

初五黎明，賊方西趨，已刻，及之馬店。馮南。賊被追迫回圍，鼎軍騰崗武騎軍三營擊之，往返十餘合，死傷

略相當。鼎營步軍吳從雲、潘國揚、張春春等連環進戰，松林率仁廣、良作騎軍出賊背，長樂、德鴻、國祥步軍繼之心安、延德、振揚步騎橫衝之，賊隊分裂，心安等出入馳驟，賊騎蹙陣亂，自相礮斫。官軍嚴整自喜，槍礮無虛發，號呼仆折聲聞數里。穉田河漲，人畜填處不可計。又進四十里，至商河東北于家圩，暑甚，憩軍午炊。賊吹角集隊，官軍佯退，良作軍衝之，擒賊百餘，賊大奔，又逐之。天晚而罷。諸軍共斃賊二千餘，賊日陳信元率馬賊數十夜降。

初六日大雨，官軍分營房家寨附近，賊屯沙河未動。次日雨不止，心安、松林等黎明冒雨揮軍掩之。行十餘里，賊方起隊，松林遮其前，心安騎其後，驅軍橫擊之。泥濘深尺餘，賊馬不能馳突，死者盈乘。追之三十里，踐踏骸骨，醜穢薰蒸。抵商河城下，保恆騎兵由臨邑出擊之，斬級七八十。賊散竄不及入隊，百十為羣者數十起，伏匿菰葦。官軍聞風馬騾馳，搜斬動輒數十，皆引頸就戮。其大股奔逃者馬尚五千餘，連日為諸軍斬擊散者二三千，擒者千三百餘。是役也，軍士暑雨追奔，日百餘里，提督胡良作、提督潘國揚均負重傷，心安所部游擊王林、把總劉青和陣亡。

初九日，賊奔濟陽縣之龍王廟，初十日，至河北時家園，惠民沿河之賁盆、楊家圈、秦家圈、馬圈、許家道口均見馬賊。十一日，由時家園東奔惠民趙家坊，夜有馬步賊數百，轟奔齊東黃河之北延安鎮，旋繞覓渡，不可得，墮民盧結楫以濟。防黃委員周鼎、督委員姚文裕、知縣錢拾、破船千餘，鄧福興、城守把總馬立仁、齊東令何慶祥等，率勇團盡擊卻之。賊中燬被擄百數十，始退敗。豫軍聞賊搶渡，探蹤循河而前，所斬亦夥。

賊在商河等縣，為諸路官軍屢敗，勢日摧蹙。諸軍合謀逼之南趨，賊果由臨邑奔入徒駭河之南，屯濟陽。

東北黃河堤，鄆家渡，曲里店附近。地在兩河間，連日暑雨，平地漲洞，水深三四尺。徒駭河與黃河合流盛漲，賊屯地形高處，竄望窪涼，鼎新，長慶等由米家橋進攻，瞭慶等由林家橋進攻，保恆，松林，文炳，得勝，想兵奮光與心安等由多石橋進攻，皆由徒駭河北，昂水而前，驚懸之水濱，可一鼓盡也。十一日，驛慶軍由林家橋出，賊前遮攔大勝。

德恩月初七日，負傷不能騎，伏枕涕淚，語所親，恨黨各覓生路，故散者日衆，沿河村寨，長髮老捻，刻刻竄水考日數百，降者五六千。

先是，初三日奉詔，以捻衆雖多，其中勢窮，被脅無歸，歸者亦不少，據左宗棠奏：「賊無不滅，及賊無盡殺」等語，不爲無見。嗣後官軍接仗，逆衆如有投誠乞降，非罪在不赦者，著該大臣督撫分別遣釋，給以免死讖照。回籍後如別無違犯，地方官不准牽引舊案，故爲謀求，並出示曉諭各州縣圩團，遇此項人衆遣歸，毋得藉端擒殺，以示矜全。」於是各大臣督撫將帥仰體朝廷德意，全活者無算。

時分股賊奔徒駭河之南，屯蒲臺，利津南，孫之姚家渡，丁家渡，悉力搶渡，賊民燹，編大筏，推放中流，四圍排槍轟擊，以禦官軍。從上游順流而下，將及草屯，守備陶民，官軍六師，哨官蔡永清，礮船至，連縱巨礮，碎筏二羣，賊百餘泗水北渡。委贖口，口率民團盡力截斷，無一得生者。岸南羣賊奪氣。心安，松林亦沿河追至，賊歸併鄆家渡大隊而去，從此始入絕地矣。

驛慶，鼎新會商進軍，逼賊隊之西，取道東北，再繞北進，亦於十一夜抵郭橋，柳橋。二鼓，賈橋，徒駭河西火發，賊由東南來，慶，李承先渡河擊之，賊奔北，隴山郭橋渡礮，十二日巳刻，進至嶺寨，馬莊，賊復自南而北，官

軍分路邀擊，擒斬扈日鄭文起等三百餘。賊反走，奔入河干之老海窪，梟水東竄。慶軍覓渡邀之，驪軍繞由王泊狙擊。賊踰窪循河向東北，與驪軍遇，敗回西南，仍循河行。慶軍又遮擊之，進退失據，死傷山積，奪路斜趨玉林鎮、鴻福寺。地當河曲，周遭蕭索，兩軍環衝之。賊赴水者蔽窪，積總懸幸死黨數十策馬覓渡，擒其僞天將何光俊等，擊斃僞平頭王張元、扈日揚恩、楊照、程三老坎、張錦泗、周洛，獲其屍，擒斬臨溺者六七千，得馬萬餘，擊斃刀塚不用數官軍傷亡三百五十餘。大將彭凱、總兵韓文偉、肅將蔣東才、李永芳、李承完以次至千總、把總等三十餘人均荷降賞。

十三日，心安、松林文炳得勝軍先後由多石橋梟水進攻，土郭軍偏南，程張軍偏北。夜五鼓，賊隊掩至，諸軍騎兵先戰，心安、松林步軍向東北衝擊之。泥水沒膝，官軍有進無退，槍礮無虛發。賊夜黑喧亂，死者無算。黎明，駢斬所擒二百餘。心安、松林軍向西追之，得勝真賊戰於東，文炳軍由西擊之，賊散亂不能合。官軍益乘之，斬三四百，擒四百餘，降者倍是。十四日，心安等會軍追擒多石橋西二十里，賊折奔西北，由王莊搶渡徒駭河。心安等追及，未渡者悉燬之。賊由新大莊奔臨邑東北。

善慶、溫德勒克西山臨邑，歷軍南行，亦有斬馘。盛傳、長慶兩軍由德州吳橋分路南下。十五日，冒雨橫出，臨、德交界之姜鎮。賊方造飯，長慶設伏誑之，麥蔣葉志趨，楊岐等狙擊甚猛，斃賊百餘，得馬二百餘，擒賊目張正士、石光寥等。十六日，日加巳，賊夜由德平甯津間越吳橋而至桑園鎮，長慶留防運河二成步軍由德平隨賊而北，及之距桑園七八里。賊奔西北，沿運而行，馬步尚二千餘。先遣馬賊二十餘至高家渡，自稱官軍喚渡。徐道奎縱礮擊之，大隊繼至，長慶引軍臨擊，賊紛泗水，舟師轟擊益力，斬百餘，不得渡。日過中，奔德州迤北五

十餘里之第二屯，老蒼堂搶渡，舟師如前奮擊，歐陽利見，鄧萬林隨船至，直隸臬司張樹聲，道員李廷春，調景州民團站牆扼禦之，賊棄屯，連東上下數十里，縱旋撤脫。長慶、盛德由東北追迫，鴻章遣道員周世臣、總兵張信祥率親軍由德州夾攻，銘軍騎將乘夜襲賊，死賊六七百，降者五百餘。

十七日黎明，餘賊仍奔德州東北，得勝、文信軍又及之。營官王心忠、宋雲田、周學彥等冲賊陣，得勝等全軍船之，賊潰奔西南，窮追一夜，十九日及魏商河之當莊，其地湖河交錯，賊江湖爲固，尾隊留守隔湖，大隊四圍，十分刻調，詳文與曹煥、李得勝等營亦日潛營中，分三路亦進賊，得勝統由湖西夾攻之，賊兩面受敵，大亂潰奔，收降通日舉聞祥等三百餘，衝賊爲三一股，循湖南奔，一股千餘奔西北，爲東淮、卓勝諸軍截殺，總悉一股四五千人，奪路旋繞而馳。

二十二日，文炳與諸軍追分股賊至甯津，賊又南奔，二十三日，至臨邑境，奎光由臨邑進擊之，劉莊、總悉自引紅旗黃邊馬隊數十圍分禦諸軍，副將陸鴻慶、遊擊魏學純下馬短兵相接，都司孫景福、千總邵維常、前陣擒總悉，皆負重傷，力戰斬級數百，方苦戰間，參將徐思祥等濟隊橫衝之，賊驚潰分裂，斬級千餘，賊吹螺會隊聲不絕，奔東北。

諸軍同日在直、東交界諸州縣，周遭五六百里間，所追所擊，非一股，或四五千，少亦千餘，其漫延之廣如此。然卒賊日向諸軍乞降，國瑞先於十二日在濟陽高橋陣擒賊百餘，十三日降其僞准王邱遠才等八百餘，十六夜，盛德收降賊日張九林等六百餘，疊波降李老懷等賊八百餘，周世臣降著名賊日張正邦、張正位、張可帥、尹瑞成等七百餘，銘軍騎將降此麻子等賊二百餘。

賊分奔德州、陵縣境，盤波步騎三百餘橫出章家寨突擊之，長慶騎兵三營、文炳步軍三營躡其後。會松林軍追抵樂陵，賊口王有志、志安率三百餘騎乞降。十八日，善慶追賊林古莊，搜殺百餘，賊目張小辯等率四百餘騎夜降，適日張大福、洪順林率馬賊二千餘乞降。松山軍前賊目周六、焦仲光率馬賊千餘乞降。運昌軍前賊目謝得勝、陶得勝等率馬賊九百餘乞降。心安軍前賊目曹三仔等率步賊三百餘乞降。鼎新軍前十九日，得勝、文炳軍追賊曹河、西冠潭，或將首餘賊斬走東北，賊目楊保林、吳得名、陳巴等率步賊五百餘乞降。文炳軍前營洛華、韓高秀等馬賊三百餘乞降。晚軍遊擊德大武軍前保樹督魏林騎兵在德平義渡口收降四百餘衆，斬零賊不降者百數十。

時淮軍銘字營統將劉銘傳乞假離營養病已踰三月，鴻臚寺少卿朱序劾奏請飭銘傳赴軍勦賊，有詔嚴催。至是復奉詔曰：「劉銘傳自勦賊賴汝洸等股匪後，乞假養疾。該日原係直隸提督，值此擒匪窺犯近畿，即應力疾銷假勦賊，以副專圖之寄。况三月假期已滿，若宴然安居，豈人臣急難赴公之義！該提督起自卒伍，不數年擢至提督，受恩深重，當不至苟且偷安，頽然自棄。著李鴻章催令迅督所部，馳赴直隸、山東，隨同該大臣勦賊。」於是會國藩、李鴻章、韓、彭、鮑、蔣、傅六月初八日至自皖，先次東昌，旋赴德州。鴻章令赴前敵督勦，善、溫騎軍銘字先鋒營總兵徐邦達親軍騎兵仍歸節制，其原防張秋、阿城至李海務銘字步軍酌抽行隊，令營務處丁壽昌率赴軍前聽調，令道員劉盛藻、提督劉朝幹率五成軍留防，遣江蘇道員趙宗道、總兵丁德昌諭勸河西民團助守。

先是十九日，松山偵賊有商、樂之交，二十日追及之，賊向北奔，追之二十里，斬二百餘級。日過中，又追之

二十里。賊屯鹽山之保和寨，松山夜襲之，賊不能成列，銜裂爲十數，火器所及，惟聞呼號聲，約斬千級，大股西奔。天明，於高粱叢中，諸軍部案所斬者又數百。花旗捻目全數蹣道，降散略盡，復西追分股者至滄州。賊又奔西南，馳由德平向正南走。二十一日，松林派夏青雲騎兵夜襲之，又斬老捻五六十。松林大軍從之，二十二日，及賊盧寨，賊致死回闕，敗入德平西南，折奔東南。善慶、溫德勒克西夾擊之。是日，鼎新、國瑞先後追分股賊抵商河。

二十三日，總愚率死黨二三千涉水奔西南，二十四日由平原向高唐。寶楨方督親軍周巡運防，偵賊窺近魏家灣，距臨邑東昌各六十里，飭飛熊與參將李培榮引軍渡河，匍伏禾深處。賊揚旂前進，飛熊等奮呼突起，賊喧駭反奔，斬其死鬪者數十。賊繞出東昌城北八里橋，正起抽調守牆軍逆擊之。賊狂奔，正起追踰破寨口，李家營，緣道礮斫二百餘，擒四十七，受傷者不可計，又追奔三十餘里。賊由博平奔東昌城南李海務，都司歐陽應發戰歿。鼎新軍躡擊而前，賊犯周家店，七級河橋，是處爲銘軍汛地。二十四夜分，數起潛隊同時猛撲。代統銘軍丁壽昌與趙宗道、劉克仁、劉朝幹等嚴督守兵踣伏不動。賊逼外濠，連縱排槍，賊猶不卻。炸礮傷賊數十，始退屯河東。提督劉盛瑞、總兵丁達材引軍襲入賊館，擒斬甚衆。賊奔西南四更餘，犯七級以北河牆，斃水渡者累百。克仁悉力轟擊，宗道馳至策應，始卻。

二十七日鼎新軍由東昌來，黎明過陳家口，收降賊衆李志明等二百餘，賊奔東南余家集。日中，及之沙河。正起方東出，分股賊奔在平之廣平鎮。賊會慶衆縱橫馳騁，竄地愈隘，知已深入彀中。於是保復、銘傳、林慶、曜、心安等合謀殲賊。銘傳軍由桃橋守至在在平之南鎮，松林軍由桃橋守至博平，保復軍、曜軍由博平守

至東昌，因賊徒駭、黃、運之間。

二十八黎明，賊由西向東奔，屯高阜。銘傳步騎蹙之，反走。松林步騎又夾東擊之。賊進退失據，飛走。路窮，河水漫溢，泥淖寬深。總愚引數十騎北走，保恆督騎兵逐之。總愚遁入秫叢，投水，從騎救之，數十人皆泥淖塗面，不辨眉目。銘傳令參將鄧長安騎兵四面圍索。松林縱軍奮擊，總愚愛子葵兒，總兵略國忠左右兩軍，隨擊之，擒賊三千餘，垂首帖耳，蓋之如雞，斬者，擒逆姪張正江，及紅黃白黑旗大小捻口甚多。訊出逆兄張宗道、逆弟張宗先，擒日陳大老坎、四老坎、馬三彌、梁泰均已陣斬。

總愚入秫叢，向正東走十餘里，水深不能行，回奔正北里餘，與從騎散賊王雙仔、王結巴等八人小憩覓食。鄉民數十人大呼圍之。總愚等走東北，至徒駭河王家橋畔。吳城界日色向晚，不得食。總愚泣言曰：「爾等各覓生路，我當赴水死，免爲官軍所擒。」雙仔、結巴等策馬商赴官軍納降。顧見總愚所乘馬在河畔，雙仔等返轡視之，總愚浮沈中流，呼之不應，良久隨波去，於是首逆伏誅，全股降散。二十九日雙仔等遇驪軍，向營官胡姓馬前跪降，保恆訊解鴻章德州行營鞠之。

鴻章奏言：「伏查捻逆倡亂十餘年，流毒數省。去冬任、賴等股幸就削平，不圖張總愚渡河北窺，震驚畿輔，仰累宵旰憂勞，徵兵籌餉，日昃不遑，皆緣臣等治軍無狀，負咎滋深。四月間，賊竄運東，臣稔知流寇非圍制不行，與左宗棠、官文、崇厚、英翰、丁寶楨等議，就直東運河、滄州減河、圍築長牆，趁伏汛盛漲，壅地兜圍之。其時地廣兵單，有勦無防。經臣商之官文，派直隸臬司張樹聲、道員歐陽正塘督沿河民練，修守長牆，丁寶楨亦派遣員王成謙接修東境河牆。六月十六日，張逆率衆猛撲景、德之交，倖獲保全。丁寶楨督飭民團，就馬頰河西

北岸至陵縣、臨邑一帶，險築牆濬，作爲臺圍。該逆被勦勢窮南遁，遂入網羅。各軍乘機緊追，更迭兜勦，蹙之死地，遂就殲滅。臣與都興阿、左宗棠等，始願皆不及此，實賴聖主洪福。願議決勝於上，神機營暨諸王大臣蒞制於中，各省將士奔走效命於外，積年巨寇，迅就蕩平，爲中原軍務一大結束。微臣躬在行間，忝竊兵柄，愧無絲毫補助，從此獲睹昇平，祇有私衷慶忭而已。

寶楨奏言：「臣於二十九日將各軍會合，掃蕩全股，逆擒大數情形，附片馳奏。恐有餘匪伏匿高梁叢棘，安黨偷生，飛飭東軍及各地地方官督緝，沿莊搜斬，並嚴防軍及委員等照常嚴密稽察。近聞王心安暨各牧令來稟，在佳平水套以內搜出客匪多名，博平境內亦搜出匪匪，並分隊四路尋覓，遠近悉無賊蹤。所獲之匪，解至臣營詳訊，俱供張總勳投水淹斃，衆口同詞。王心安解來擒匪百餘，訊供亦無歧異。現在德州、商河、陵縣、高唐、平原等境均報無賊，一律救平，難民擔負而集。臣職任地方，何敢以逆股既平稍涉疏懈。當部分嚴索，不使一名漏網。並遵旨，飭司委員赴各州縣詳勸被災輕重，分別蠲懇恩施，以蘇民困。」

時奉詔曰：「前已賞還李鴻章雙眼花翎，都尉世職，馬褂，並開復處分，及左宗棠等除革處分均予開復，自應分別再沛恩施，以昭恩賞。李鴻章賞太子太保銜，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左宗棠賞太子太保銜，交部照一等軍功議敘。丁寶楨、英翰賞太子少保銜，交部照一等軍功議敘。李鴻年賞戴花翎，交部照一等軍功議敘。崇厚賞給逆攻撲天津時，督率兵勇紳團，力保都城，籌濟各營糧石餉需，源源不絕，著有勞績，賞太子少保銜。頭品頂戴雙眼花翎兩江總督曾國藩籌辦淮軍後路糧餉軍火，俾李鴻章等克竟全功，著交部從優議敘。署直隸總督大學士官，前在湖廣總督任內，於本年擒匪真直時，均因奮勦不力，降旨懲處。此次擒逆

悉平，著加恩調復太子太保銜，暫革職留任處分，賞還雙眼花翎，以示賜諒，爾庸至意。嗣奉詔開復王心安原官勇號，以提督記名簡放。王正起、莫組紳以提督記名簡放，組紳並賞換博奇巴圖魯名號。楊飛熊無論何省，從濟缺出，請旨簡放。所有勦賊出力之郭松林、潘鼎新、周盛傳、盛波、劉銘傳、劉松山、郭寶昌、連昌、宋慶、張曜、牛鍾韓、程文炳、善慶，以及將弁及防勇、防運文武員弁，荷恩給者二二萬人，不具載。

竄竄搜捕餘匪，籌辦善後。濟南府知府魏易圖督副將曹正榜步勇三百赴齊河、齊東、德平、濟陽、長清爲一路，知府焦宗良騎兵三百赴茌平、禹城、高唐、臨邑、陵縣、平原爲一路，楊成熊吉勝營移駐濟甯，莫組紳赴字營赴武定屬之樂陵、商河、陽信、寧化、濱州爲一路，王正起振字營會同東昌府知府程繩武，知縣鄭紀略，赴莘縣、聊城、觀城、濮州、范縣爲一路，姚紹修赴德州爲一路，同知劉時霖赴臨清、夏津、武城、邱縣爲一路，參將張福棻赴武定、鄆城、德野、曹縣爲一路，張營都司賈宗江，守備宋某引兵赴壽張、水套及蓮花池外堤巡哨。

再奏言：「臣欽奉諭旨，東、豫兩省如何酌留兵勇，鎮撫地方之處，著丁寶楨、李鶴年妥籌辦理。」

一竊查東省咸豐八年以後，時有捻匪之患，頻年防勦，為數不遑。去歲及今，任、賴、張三逆相繼東竄，賊勢披猖，餉日缺，而兵日增，辦理益形棘手。幸賴天威震懾，三逆以次削平，中原從此底定。然東省民力固已竭矣。臣竊憂過計者在於紓民力，欲紓民力則在於節餉需，欲節餉需則在於裁兵勇。蓋籌兵必先籌餉，東省兵餉專恃地丁，非他省之有錢金捐輸可以挹注也。

臣自前月二十八日，奉諭全股蕩平之日起，迄今二十餘日，將撤留兵勇善後事宜，朝作夜思，通盤默計。東省武定、東昌、臨清三府一州，毗連直隸，曠曠教匪，亦易潛蹤。曹、沂二府接壤豫，徐、福匪，長槍，恐多伏莽。當巨

寇初平之日，正銷灼羣慝之時。反側未安，人心浮動，奸民煽惑，不可不防。則有欲撤兵勇而不能全撤者一也。

「再各營勇丁，頻年轉戰，入死出生，盛暑祁寒，有不時之疾疫，衝鋒冒鏑，忘性命於須臾。凡此數十營之勇，一二萬人之身，祇數十百人於功成之日得遺得賞，此外萬數千人所以招妻子糜頂踵，甘涉不測之險者，戀此區區口糧耳。臣因餉源不繼，積欠過多，一旦委凱罷兵，若僅以空言撫慰，最給川資，該兵勇等裹甲數年，空餘皮骨，歸程千里，漸對妻孥，雖無誹卸之虞，實切忍心之疚。苦於庫藏空匱，清給爲難，必得陸續遣歸，騰挪較易，則欲撤兵勇而不能遽撤者又一也。

「思繼至再，先籌鎮款，逐漸清釐。先將省防調募之標兵與調防黃河之曹州、濮范、壽張、東昌綠營額兵，以次歸伍。其剛毅各勇及德州臨清、范縣准募之勇，先行裁撤。此外前敵各勇營酌留七八千人，分駐武、東、曹、沂各屬，藉資鎮撫。如日久安謐，再行次第遣歸。至前募青江舟丁騎兵，去年已將疲弱者遣回五百數十名，又派赴直隸隨勦者一千五百名，所留臣營隨勦者約九百餘。因其日久思歸，又不服水土，多遇奇疾，屢求遣撤，情狀可憐，已於本月十五六等日，飭軍需局提調知府丁彥臣，算清口糧，籌給路費，令侍衛那斯琿管帶起程北發，其派赴直隸之隊，尙駐連鎮，已委員馳往會同侍衛春山、參領吳爾唐額等點驗造冊。如實係疲乏之丁，等給川資，令就近由天津回籍。其壯精者，遵旨飭赴南苑，聽候神機營調撥。」疏入，報聞。

二十二日，寶楨蒞省。於是諸路客軍次第凱撤，惟吳長慶統數營暫駐德州。曜、慶軍二十四營十六日取道臨清，南樂南行。長江水師清淮水師趁閘河有水，十六日南下。牛、程、方、張四皖軍二十一日分起渡河。國瑞所部二千人奉旨飭赴英、翰營將之出境，再行遣散。英翰奏言：人數尙多，未便於渡黃後遽行遣散，應一併帶

回安徽辦理。二十八日，由濟甯南發。松林武毅軍八月朔由東昌起隊，鼎新軍次日由德州起隊。提督王萬劍所統助軍由滄州減河取道運西南下。盛傳盛波、仁康、樹屏所部四十餘營，分起渡黃。銘傳步騎全軍交臬司劉盛藻代統，由汶上、曹、單、歸、德、移駐河南周口。嗣奉諭旨，以左都御史毛昶熙奏請在大順、廣一帶駐防，英翰奏飭令扼駐畿南。鴻章覆奏言：「查直隸所屬地方，南勇久駐，與民情恐不相習，運餉構糧，亦多不便。且直省兵燹以後，民氣凋瘵，地方粗定，皆可無事，似應與之休息。若驟議大枝各軍移紮近畿，恐轉滋疑駭。」毛昶熙、英翰皆慮日後恐有他警，遠處徵調不及，蓋為黃河所阻，最滯師行。今令銘軍暫紮秋運北，西距大名僅百八十里，北距河間屬邑亦不遠，尙可就近兼顧畿南。張秋一水下達清江，採辦米糧轉運餉械接濟較便。」疏入，得旨允行。

八月初十日，鴻章自德道天津入觀。惟宗棠所部陝軍，由直隸入豫，西征回陝，不入山東境，不具報。

寶楨回省，賑撫災黎，采訪忠節，山東大定。奉詔曰：「凡賊蹂躪之地，焚燒虜掠，慘不可言。小民耕種失時，流離轉徙，各處紳民猶能集團修築，並隨同官軍築牆防運，奮勇殺賊，保衛地方。朝廷於矜憫之中，尤深嘉尚。除山西被擾各州縣應徵錢糧業經奏請蠲免外，其直隸、山東、河南被賊各州縣，著該督撫迅速查開，分別優宥輕重，奏請蠲緩錢糧。各處出力紳董，一併詳查奏獎。遇賊被害者查明請卹。」寶楨分飭十府二州所屬分別詳勘被擾輕重，議蠲緩錢糧。紳民捐輸盡節分二十次造冊具題。計自咸豐二年十月起迄今，共死亡男婦十萬二千一百十八，其本省官兵勇營、客軍之在山東陣亡者，不在此數。

寶楨家深仁厚澤，論漢民心，大吏官此

寶楨家深仁厚澤，論漢民心，大吏官此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之上

七匪一

齊魯壤地，環領南河，負海帶河，屏蔽畿甸，埋亂之勞，編甃中原。然十府二州，風氣殊異，登萊青三府，民性近樸，沂曹二府及濟甯一州，屬色薄界江，豫人情悍，寒暑膏承平，恆忠士寇，輒或斬數十百人，漂漉僧齋，游魂幻氣，本無足遺。然而比年以來，年穀順成，盜賊衰息，夜不閉戶，民安生業。前此探九草竊，始略恣睢，義士忠臣，單命豺虎，捕斬擒治之難，曾幾何時，事耶！故著之於篇，以垂鑒戒，蓋事在咸豐之始年也。

時粵賊未出湖湘，江介安謐，黃河尚循曹單故道。二年冬十一月，即有大股土匪數百，操舟游弋單縣劉口，劫奪黃河北岸鹽廠，知縣高振洛會營追捕之，至江南礪山徐家口，匪乘流鼓棹而遁。河南虞、永、夏三縣，時有土匪闖入東邊濮州，定陶間，黃鎮集土匪趙明揚、張雨、鄧道、李五禿、張糊塗、劉鵬等衆，或二三百，出沒劫奪，開風效尤者踵起。

十二月，黃縣土匪張九仔、綽號獨角龍，及吳學空、張連舉等聚衆百餘，說搶五十五次，先後爲登州守汪承鏞、知縣彭大賓捕治戡滅。

文宗皇帝智炳幾先，刑期無刑，殺以止殺，詔下山東巡撫李德曰：「此等稔惡匪徒，法所難宥，擊斃訊明，卽予正法，俾知警畏，勿照尋常盜案審轉，致稽時日，恐有意外之虞。」

三年春，粵賊陷江南，北方震動，土寇果熾。二月，金鄉之羊山聚匪數千百，東至濟甯，西抵單，南連魚臺，北逼嘉祥，數縣固盡伏宵動，劫奪居旅，單營營千總蘇干城上言其狀。德知教令多特備，彈疽不暇，必將復聚，始發兵捕之。教令多儘干城，而匪踪詭秘，卒不可得。

德又廉知歷城，章邱二縣鄉村，田莊，胡家莊，有匪出沒，教下守令督促搜索益嚴，獲者頗鮮。惟鄆城縣監生謝慶昇者豪於財，蓄死士百數十，合官兵緝土匪，暫獲多。德上功於朝，賞六品頂戴。當時健吏詭身自勦，兵捕匪爲德所激賞者，推滕縣合黃吳楷，署鄆城令盧朝安，候補縣丞蘭山縣青蛇寺巡檢程繩武，武員則曹中營遊擊劉玉豹，沂州營都司郝上座，單縣營千總姜長清。德皆疏其名入告，立荷陞賞。

德自督標兵出駐曹縣，檄兗沂道廣恩官駐兵滕、嶧、蘭、鄆適中，令遊擊王鳳祥引兵駐紅花埠會勦。而豐縣皇家樓人皇甫棠，綽號二先鋒者，衆數百，擾微山湖。虞城之牛王棚巨匪陳作賓，耿金豹，鄧季等股，出沒曹、單、豐、嶧、張明房，王法戶，李存心等衆三四百，起羊山。四月，江南曹八集巨匪張二紅，侯鳳，劉枕，龐杉，李魚，李樓，張漢，劉平，周明，魏三等股，衆各一二百，竄城武之白浮園，荷、濮，觀三州縣草寇，規掠無已。荷澤令董正詩，濮牧鄭映南，觀城令彭垣，捕逐之，視有擒斬。德益飭道員劉慶凱，兗沂道達鏞，單縣營參將富新，督長清分道捕逐，殺獲首夥，土寇略定。而粵逆林鳳祥，李開芳等陷安徽臨淮，鳳陽，於是泗、靈一帶土匪四起，應賊如麻。如胡、漸入江南北邊，劍、雕、邵，居民被匪攻鈔，日夜恐動，烽煙鉦鼓，遍山東南圍。

德乃移軍由韓莊進徐州，令百勝引山西兵二千營，桃源北岸，京、韓、王家營上七十里，總兵郝光甲引陝甘兵二千營宿濰之順河集，由京、韓、清河而上，百里自率標兵，陝甘兵營宿濰城北五里山，湖分路要隘，會壽張營

遊擊馬化青征兵千四百回東歸伍，留扼王家營，再令署膠州協副將武隆額引兵扼徐州黃北，新調徐州鎮百勝引兵由重興赴徐州黃南。德日夕勒兵捕勦土匪，民賴以安。

時奉詔曰：「竟沂曹三府匪徒潛擾，現雖未著，而粵逆正熾，心懷觀變，亟應防其勾結。黑龍江官兵改道由山東行走，李德可留兵數日，藉資勦辦。黃良楨膽勇過人，匪黨畏懼，可令專勦土匪。」

五月，粵賊陷河南歸德，土匪開風煽動德回軍東歸，檄化青兵回駐濰莊，令外委劉治富、唐傳、改服率銳士數十分入江南郡，肅搜匪巢穴，令竟屬滕、嶧二縣，沂屬蘭、郯二縣，曹屬荷、曹、單、鉅、定五縣，募勇捕匪，縣三百至六百有差。而邳之曹八集、宿羊山，銅之沭塘，有巨股高九倫等，衆五六百，日夜入東邊攻鈔。徐州鎮標遊擊胡松嶺引兵四百，合山東防河副將武隆額兵會捕之。又逃軍李效普衆三四百，起城鉅交界。

德鳳號剛果，又信賞必罰，故先後數月間，長清擒二紅鳳、枕、杉、魚、樓、明三等數十，曹縣令□□擒史會成等榮華鎮，城武令劉□□擒效普等，正詩擒部道、盧、藍、藍三叔神等，復擒巨匪金慶、李紹、劉起、劉二愚、劉二海、劉新智、郭二猴等東、長、清、定交界劉家坊、鉅野令謝宗本、外委邱鳳立擒巨匪趙大全、趙小全、杏兒、宋溪等數十，嘉祥令□□擒苗大牙等，峽南擒巨匪尹望、劉黑、趙明揚、滾地龍、吳雙周等，定陶令陳椿年擒巨匪范虎、郭魁標、張杏起、馮闖等數十於曹馬集，鄆城令仇恩注擒巨匪蔡勳、李三、李標等，玉皇廟、復擒石起、王岱城、蕭順等，江南清河令吳棠擒江東交界巨匪張景杭等數十。昌黎云：「勦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李德有焉。

六月，博山縣土匪唐孝林等聚衆與賊生國作動爲難，知縣周仲詰會營掩捕之，抗拒格鬥，斬匪十六，擒

四、餘黨散竄入幅隄陳更池股內。詳另卷

七月，土匪杜三元、宋金元等千餘，起廣城，擄入單縣隔河南泉堡，知縣宋煒圖請兵捕勦，尤率勇役邀擊，擒匪牛如噫、劉狗等，七寇再定。

兗沂道瑪恩官上言：「查嘉祥之滿家祠，董野之金山，向易藪置土匪。滿家祠額設千總一員，馬步兵三十二名。道光二十八年，抽添馬守兵二十名，共五十二名，是查空觀。近因調派出汛，存兵無幾。金山向未設兵，亦於道光二十八年，據曹州府、濟甯州稟請，於冬令撥兵駐防哨案。是滿家祠、金山必須弁兵駐守，庶匪徒不至竊發。現已商之曹州鎮慶德，擬撥兵五十名赴滿家祠，交千總巡檢，再撥兵五十名赴金山附近之王家莊，交守備黑學齡巡檢，以清奸宄。」金鄉令楊鄭白，亦請撥百兵駐羊山，營從之。

德統軍援懷慶。八月，回軍濟甯而歿。詳另卷

九月，巨匪周大中等起河澤之沙土集。十月，杜三元餘黨復熾，單令盧朝安掩擊之，擒匪日劉會祥、唐興文等數十。

土匪李年、吳奎、陳狗、孫貴、王早立、孔廣祿、孫陶力、周金標等數百，起濮州，帶兵之杭州將軍瑞昌督營總奇凌阿、恆泰、慶豐、書明額等擊之，賊械無算。

土匪蕭克振等千餘起德平之重興鎮、于合莊、白家集，紛擾甯津邊境，商河西北、樂陵西南，巡撫張亮基檄參將吉興擊走之。

十一月，檄前曹令姚景崇率勇截擊土匪草上飛股衆三百於城，鉅接壤劫家集。

然而自十月迄四年正月，土寇蜂起不少。在平之朱家樓、賈家樓、高院牆、蘇家店、東阿之秦家老莊、茄子李莊、大小王莊、陽穀之柳家莊、聊城之洪寶寺、連莊、果子王莊、曹州之閻氏口、清澤之沈家口、鄆城之王姑庵，多者二三百，少僅百餘。曉夜攻鈔，莫知主名；其知名者，則聊之顧官屯匪徒陳員父子、望西樓匪徒程諒等。最劇。檄馳令飭在籍按照磨李鍾達、武生劉文，率練勇捕勦。二月，檄濟、曹、鉅、濮、四州縣各募千勇，交良楷將之，專勦土匪。

會粵賊由魯工渡河，颯忽馳騁，遠陷金、鉅、鄆、莘、冠六縣。良楷馳賊本其首也。

同時土匪樊栲得、王三托盤嘴、衆六七百，紛擾鄆、濮。土匪解慶美等衆二三百，縱橫鉅野。土匪耿薪等馳突東阿，土匪李三杠子、王五貽脚、魏大漢等蹂躪陽穀，土匪陶三相、王方雲、楊二帽纓、張廣居、馬心寬等乘亂踞金鄉。

朝安因難民赴軍相屬，三月朔，率千勇馳赴金鄉雞黍集，值土匪丁膝、孟長信等衆四百餘掠迤東民寨，團長副貢朱蔚壁率勇掩擊之。匪本烏合，不虞官軍之至也。大亂，斬五級，擒長信、張狗等八，匪全潰。會良楷率代理分胡春華引練軍至，遂復縣城。豐、縣武舉孫蕙田乘粵賊陷豐，糾衆焚掠，闖入單境。朝安夜襲擒之，致豐梟斬。

當是時，粵賊方熾，土寇散髮披面，效賊結束，蹂躪鄉閭，報復圍練，劫奪拏賄，燎原不可辨。良楷馳逐金、嘉、曹、濟間，擊斬功多，黃勇之名特著，而勢亦漸熾。

亮基、檄良楷引軍馳豐，單河干過豐賊續渡。良楷遣典史李光豫、把總袁大武、武生柴振宇等分兵入鉅。

野獲麟集、蔣家海、與民團張蘭桂等勦擒土匪蔣培金、張斗庚花等巨股。而濟甯南陽湖匪船日多，引兵由嘉祥至嶽林崗，率勇乘舫追之，沉匪四艘，擄溺五十餘，斬匪浮屠妙覺、張丑等，回軍嘉祥。

會土匪武舉李朝燕、李兆庚、李海龍、任來隨、張雲芳、馬景成等五百餘起，朝城之郭莊，初二日晝夕，冒賊狀紅白帕頭，入縣城，知縣任騰鼓聞變，出堂募賊衆火槍及之，駭駭忿怒責問，朝燕等數十人擁之行，擠入井而下石焉，燔署縱囚，衝傷百餘人，甫出，於是四鄉伏莽盡起，不止數十股，分犯濮城，令軍力擊卻之，請兵急，臺司散曹鎮移兵赴勦，遲久不至，十三日，良楷率勇馳至，擒兆燕等，殺斬之。

時曹屬土匪張獅、陶大山、顧三、李通兒、毛仙、精黃散、劉二妮子、李金犁、杜黑子、魏糾、陸小兒、徐杉、林姓等，乘各數百，號稱十三股，合爲一股，衆三千餘，屯鄆，鉅交界沈家口，欲先陷濮州，次陷曹府。正詩與都司唐佐清、千總郭齡蓋、把總楊西林偵知之，集營練兵勇二千餘，越二日，分曹進擊。匪魁擄旂糜乘旅拒，官軍三縱三馳之，斬百餘，擒呂秀成等八十六。匪猶屯臨，滄、臨、西、林、勇日張九山等，手銜旂匪三，匪披靡，追之十餘里。初十三、十九等日，偵匪衆鄆，鉅開州交界五界，王家樓、呂家莊、張儀集、曹莊諸處，正詩率沙土集巡檢秦邦慶、訓導孔繼虞、千總常國泰等，護曹鎮武降額、前曹鎮三星保，分遣千總伊紹保、額外遊蓬關、總制田永魁、外委楚邦舉等會之，前後圍勦，斃匪無算。先擒孫文寅等二十一，再擒陳大舉等五十二，馬匹刀矛鉛藥，舉之一日始盡。又引兵入鉅之李家海，斬土匪李人林等二十一，又引兵入鄆之辛興集、胡莊、文家樓、下家屯，擒匪首呂中舍等十七，又引兵入鄆、鉅、濮、范，捕斬土匪張三楊等七十一，衣裝糧食馬竈無算，兵杖解府儲庫，餘以充賞，故兵團皆奮。

同時，樞鉅野令陳應元者，廣西舉人，月之三日，甫受事，察知一月來四鄉控匪焚劫者四百餘起，次日詰旦，率城武練勇二百五十，鉅勇二百五十，以武生劉長清爲軍鋒，以城汛把總李進梁、觀音汛外委魏承下爲左右翼，出縣南大蕪集。偵有嚴線者，爲東南金、武、鉅三縣匪魁，馬步二百餘，踞銀主廟，溝澤馬鬣，陳玉、石、郎頭爲之遺選，官軍動靜，乘虛抵隙，劫掠最熾。應元語長清曰：「予在城武，線知吾名，故遁鉅境。今度吾甫下車，必不出掩之可獲也。」長清曰：「然！」夜五鼓，率勇突入銀主莊，線引衆格鬪，斬張佗等二，擒線及玉石、郎頭、張田、張本、吳攸法、賈用等三十八。越一日，偵匪首陶七怪聚陶家樓，有線黨逸匪先至。應元行距不半里，遇馬匪衝陣而過。應元曰：「疾馳之！」五百人擁而入，匪整裝將發，擒七怪及陶庚、陶丙辰等十二。長清追至金鄉邱官屯，又擒張如兒等十一，獲兵杖糧藥衣囊累數十車。初六日，擊匪寇成等衆，義河集，擒成及劉二貓等十五。初七日，擊匪卜廣松等卜家樓。匪甫從城武，畢樓麥載回巢，應元、長清分道掩之，擒廣松及卜蜂兒等十三，盡獲其孳賄。初八日，擊匪宋雪等宋家樓。初九日，擊匪蘇見兒等馮家集。初十日，擊匪徐懷綠等耿家海，皆擒斬數十，獲匪分隸各隊，回縣鞠斬，其不可赦者線、玉、石、郎頭、七怪、成、廣松、雪、見兒、懷綠等六十六。十一夜，復出擊匪謝義集，十二日，擊匪趙家廟。十三日，擊匪核桃園、古道莊。十四日，擊匪解家莊。十五日，擊匪三王家莊。五日之間，陣斬不計，擒匪謝景平、潘大旋、謝振業、李拚頭、姜廣漢、畢贊等九十有奇，斬梟四十七級。餘者縱道之。於是四境肅然，應元名聞數百里。盜賊深潛陸伏，聞人足音輒驚，顧曰：「鉅野陳官來矣！」輒自刎。其威稜如此。

粵賊方趨臨清，館陶、東昌所在騷動。亮某棧良楷專勦，卞、鉅諸縣土匪，恩官專勦，陽、齊、東平土匪，旋調恩官隨營擊粵賊，乃咨前漕運總督李瀚榮，由江南回軍山東會勦。

亮基旋從罪遣戍。新任巡撫崇恩檄都司王殿元擊土匪臨清城西龐寨，為家小莊，斬薛玉旺、王明亮等數十。檄前臺莊營參將玉興分兵擊土匪東昌。

時臨清已陷，欽差大臣勝保、將軍善祿攻圍之。而土匪勢益盛，經數官軍軍騎偵賊轉饋者。四月，勝營官兵吉升截兵仗道館陶，為土匪吳基紹等所奪，營員方鳴恩被掠於尖塚，士默特札薩克官兵行出堂邑西布寨，為所殺。臨清土匪郭彌、郭禿子起鄉家園，民團導官兵擒斬之。東阿滋蔣村民團周光碧等勦土匪甚力，斬村山等數十百。鄆城土匪尤杭兒衆二百餘，起尤家樓、陳三和寨百餘，起陳家樓。

勝保奏言：「山東土匪四起，臣營吉林委參領阿昌阿、防禦盛安、委統騎校額勒德恩布等，帶兵二十餘，臣善祿營驍騎校札音阿等亦帶兵數名，南行偵賊。抵臨清之南姜家油坊諸處，均為土匪據殺。」有詔嚴賞崇恩。然各郡縣自三月至五月，捕治擒獲，多者數十，少則五六級，皆不勝紀。崇恩亦奏言：「除陣殲不計外，已擒斬五百餘矣。」

先是三月二十六日，官軍收臨清，粵賊率衆南奔，所過州縣，土匪冒賊焚殺，多為良楮破走。四月初八日，粵賊方為勝軍所追，道絕野，不遑停趾，而逆匪馬鳳山、李觀容等迎賊賄留，糾衆應之。代理令郭毅、守備孫不成偵知之，捕斬鳳山等數十，城得無陷。

五月，檄前兗州守岳齡、青州營守備溫長溥、蒼德州桑園鎮緝匪。

六月，臨邑革生王鳳嶺與馬遊械鬪于寨樓高廟，檄恩官引軍彈治之。

時應元權濟甯州事，親赴嘉祥，擒匪首魏黑兒等狼山屯，紙坊集，擒匪首高青田等曹家莊，擒匪首李孤。

范光玉等李家山擊散匪衆，獲其兵仗火器，遂詣金鄉，率令胡春華、把總朱邦憲、撒魚臺、李琛、把總石占龍引勇役來會，掩擒巨匪周大中等與龍集。日色未曙，部勒勇役，圍其居。大中排牆走，春華逐之，入叢穉，傳呼全軍陟斫而入。大中與死黨陳倉、刀距躍，刀及馬首。應元舍騎，刀截其顛，邦憲等遂縶之，并縛倉。出莊，復擒馮、顧、陳、梨、張、清、响、張、營、塘、吳、平、李、周等，訊之，具服。自道光二十五年糾衆行劫，同惡五百餘人，今則分佈各營充勇。上年九月與官軍戰於沙上集，遂斬首級之。越三日，掩擒匪首郭振，即郭三張、葵等陳家口。越二日，掩擒劉振等劉家廟。越日，掩擒婁三盛等羊山，得刀杖百十七事，悉置羣匪於法。正詩與曹右營守備孟均需等亦擒匪蘇、箭兒等，郟、鉅間蘇家集云。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之下

土匪二

四年七月，詔崇恩曰：「有人奏，河北銅山、豐沛、新起土匪張彥、李大選、杜師、杜午等，衆千餘，在河朔游掠。」崇恩檄武定營遊擊郝上庠捕之。八月初五日，匪艘四十餘，載衆三百，順河而下，犯大泉汛。上庠令守備盧儀、外委趙長春、引兵馳擊，沉匪二艘。越五日，儀等復圍擊之虎莊，奪匪艘一，擒匪嚴玉璋等七。而距大泉二十里之段莊匪艘二十餘，載匪五百許，闖入大泉。上庠密會銅山兵團兜捕之，始退。

二十三日，童正詩、鄭蔭南、郭欽、與把總李遵齡、王東洋等，由都司集巡檢至沈家口，擒匪黨崔湘等，至濮州查張莊，擒匪首張曉等七，至劉家寺、徐家坡、太平集、善福寺、任家橋，擒匪黨苑豺等十五，兵仗鉛藥舡件以百計。

是月，陽穀土匪蔡烏、李洛成等，誘張土匪薛洋、陳述糊、楊怪物等，東阿土匪徐歪脖等，衆各二百有奇，燔掠東阿譚家莊、韓城呂家海諸處，往來飄忽，沒無定。陶三和、張廣居、王二等，復糾衆乘劫，出沒商陽湖，燔掠魚臺之兩城鎮、陶家樓、李琛、石占鼈捕之，擒匪復爲所奪。

九月，江南徐州鎮道擊匪獲勝，匪首彥遁入關山。二十日，滕令張文林報匪十二艘登岸焚掠。

應元方率勇役赴魚臺，遇周大中餘黨擊走之。又至金鄉，擒陳邦述、郭振等，皆積年匪魁。於是各郡邑辦

聞詰盜，築柵守望益密。守令類能上馬馳逐，橫掃搏擊，應元尤能聲洋洋，所至盜賊夜徒如避露電，威聲邁良楛而上之。良楛已除，濟甯直隸州，因督勇勦賊，募司做應元代蒞州事。不半年，濟甯大治，有道不拾遺之美。

黠盜皆投身捕役，竄名尺籍中。牧令名捕之，而盜立仗下噉應，急之輒走。應元患之。五年正月，應元偵匪魁三相匿金鄉捕籍。十二日，以壯駒曹獄道城武，廉得實，乃挾城武令汪蕤先登，撤金鄉令許濟清以時至，夜投縋入縣城。比明，圍三相宅，索之。三相率黨陶振、趙豁子、劉見、王二雪、方民等百餘，乘屋塞門以拒。應元勇役墮門毀垣入，振等露刃衛三相走。應元輒目叱之，二雪、屎斫應元，重傷而殞。蕤、濟清奔救，三相跳。事聞，崇恩檄兗沂道遠鏞、都司孔繼武，率勇馳勦，令郝上庠、姚景崇引軍會之。先在羊山擊夥匪之來，應三相者，斬數十級。三相等圍民舍，官兵焚屋出之，遺三相、振等五十三，駢斬四十一於市。奏卹應元，建祠濟甯，從民請也。奪金鄉令職。餘黨趨走，正詩、毅與曹標千總伊縉保、楊酉林等追捕其黨強貴、陶明、陶橫於羊山，李二變於金鄉城南。楊景等於鄆城賈家屯，掩陶大三等董家樓，不獲，得其百觔巨礮一，槍械百餘。

二月，高唐、禹城間土匪李克成、劉半長、王大剛等復起，禹令林士琦、遊擊王鳳祥，率兵捕討之，斬二十三，擒十有二，旋定。

三月，奉令孫□□獲土匪于二松於境之李奉桃莊。時土匪霍明堂等起鉅野，王三托盤嘴起菏澤，趙二八狗、楊二帽繼起濮州，王放起鄆城，衆各數百。

四月，匪徒張林、袁乙等糾衆冒稱赴馮官屯大營鄉勇，時值王太軍圍膠縣，許前卷止宿汶上之開河，夜將半，號呼焚掠營商而去。知縣蔡德沛得報追捕弗及，縣令購夥匪寇隆等十一，斬之。未幾，官軍復馮官屯，粵

逆盡燬，土寇大定。

惟是年七月，城武革役李瑞糾衆入城劫署，知縣鄒麟率勇捕之，火器繼瑞及黨黃標等數十，乃定。八月，則馮心寬、祈明寬、賈山雞等數十人，出沒隱見曹濟間，不爲大患。

九月，正詩與曹標外委張在與、董富經捕斬匪首李廣爲，邵銀頭等清澤之沙七集，查賑知縣繆玉書獲匪首王勺等鉅野文家樓。

十月二十四夜，有匪賈二麻等數十人，投甕入濮州，劫富室，贖累千金。

十一月十六夜，有匪戴彥得、戴合頌等，糾衆乘夜闖入魚亭城，劫富商。知縣趙開元、千總楊晉攬等率兵役格鬪，擒合鶴、潘獅等，因撲火，匪遁。

十九日，江南督奏官爲土匪掠於紅花埠。

十二月，鉅野巨匪孔繼雙、城武巨匪舉東元、金鄉巨匪張獅等，聞皖匪張樂刑萬餘擾入豫疆，連陷虞城、夏邑、曹州大震，乘亂糾衆，各三四百，大掠數縣間。

六年二月，有匪夜入鄒縣城，另股匪衆千餘闖入東平境，回旋郛城。崇恩統軍親赴東平。

三月，樂利逼東縣，詳察匪卷道黨八十人潛入曹屬，糾衆赴蕭，殲復仇，土寇復起。王三托盤嘴、張花輪、蘇木杠子、樊拷得、樊大判、邊保和等衆三千餘起，濇澤賈軍屯、濮州劉家寺，爲捻內應，脅農民，鬻髮爲記，紅裙黃幟，自辟皖捻，掃掠尤熾。二十二日，鄒團趙康侯、季錫魯等，鉅圍康士懷、魏肇瀆等，討擊之，匪走安與墓。民團圍之，匪敗，由太平集南走，逼曹陶。二十六日，闖渡洙水河。崇恩令膠州協副將定順將滿營騎兵駐曹府，合良楷練

軍擊勦，正詩與鄆令楊烈、定陶令楊傑、遊擊王殿元，各引民團，合三萬，邀之半渡，斃匪千餘，擒花輪木杠子，及王占龍、董大開、楊榮、陶版、陶招等百三十七，溺死無算，拷得托盤嘴等竄豐沛，土寇頗斂。

會江南軍募勇徐宿，東民赴者千餘，抵清江，倚衆攘奪，官軍擊之，傷斃二百餘，竄回者八九百，時四月下旬也。曹屬四野，轉相恐動，謠詠紛起，各縣柱遺偵詢屬道，乞不知匪在何縣。

五月，漢之伏春集有匪徒張殿乙、段武魁等，乘四百餘舉事，崇恩、徽、殿元與州判吳樹春引兵討擊之。匪散走，檄留營之曹州守陳顯、蘇率騎兵逐捕巡徽。顯、蘇分飭上庠出曹，單正南、大義集、章、綫集、田家莊、金山、羊山爲一路，良楷出正東、鉅野、金鄉、嘉祥爲一路，定順出東北、玉皇廟、太平集、龍岡集、黃姑壩爲一路，殿元出西北、濮州、趙王河西岸、黃河水套爲一路，荷澤、定陶兩令詣正、西、沙土集、安興臺、孟家海、柳林集、半接隄爲一路。大索十日，訊斬二百有奇，再擒張三、罪、呂大寬等一百有奇，再擒盪雙、及李廂、何貳、咭吧、馬小戲、侯慶瑞、侯西岐、李黃山、楊百輻等，土寇定者累月。

七月，陽穀土匪李三杠子等二百餘掠聊城境，兵圍逐之而沒。八月，運河道餉船被奪於高唐。二十日，有匪夜入曲阜城，劫市肆殺人。九月，廣東驍騎校伊勒哈春被掠於平原。十月，捻警邊防復戒嚴，土匪大小數十股復起，盤聚梁山、張飛坡、韓家海諸處。汶上令齊世嫡率兵圍討擊之。匪勢衆，兵圍負傷而退。守備錢開泰引兵二百赴勦，怯不進。崇恩、徽、良楷及鄆城、壽張、東平、濮州牧令率兵圍卻擊，始散竄。王三托盤嘴、陶大三等復出沒兗、曹間，崇恩、懸金購擒托盤嘴者白金五百，大三、誠二，並獲者金千。十一月，另股徐、咭血等，誦豐、沛、饒、民二千餘，黃巾抹額，乘大艘數十，入飲馬集、安興臺、築楊河之南。代理曹州守張文林及殿元、正詩、烈、傑等乘舫

率勇勦之。匪勢盛，十九夜，聯航渡飲馬以東之趙王河。黎明，十餘里民寨皆張藍幟，難民蔽川原。次夜，官軍舍舟衝救進擊，號召民團，三面圍之。楊西林及外委張在與先擊之，而勝，匪卻走，把總王東洋、胡鳳池、張鳳藻陷陣盪決，飢民先奔，匪大潰。康侯等屢民圍縱橫蹂之，斃數百，擒者百二十有三，陷漳、鹽水無算，頃雪熾焉。托盤嘴窺伏梁山滿家峒，合另股土匪王方雲、楊雙烙，集饑民二千餘，旬日間，紛擾張、汶、鄆、鉅、單、金、嘉、魚八縣，兵圍所在捕逐之，匪敗入江南。上庠及單縣營千總文英，知縣范鵬程，引兵圍出其前，合豐縣兵擊之。時十二月初十日也。匪回奔金鄉之霄雲寺，兵圍圍之數重。托盤嘴搜掠引衆摩圍，金鄉令胡鳴泰陷陣斫賊，兵圍益奮，匪潰亂不可支，轟斬首夥三百餘，擒方雲、狄兒等四十九，追之三十里，又斃二百許，擒雙烙、曹卿等百五十五，餘者斬散略盡。托盤嘴隻身行入村塾，塾師識之，款以酒饌。托盤嘴以爲昵已也，止焉。被酒引枕臥且酣，塾師扶巨石擊其踝，骨折，起而仆，鄉民繼以鳴於官。塾師姓氏無聞焉，在事文武奏賞有差。

時御史李培祐奏言：「定陶徐家樓有匪魁徐禮，集遊民逃犯肆劫東明、南宮、鄆諸處，潛遁吏沒，日久恐成巨患。」詔責崇恩嚴兵搜捕，並命直隸提督雙銳引兵來會。願曹屬自捕斬托盤嘴諸匪後，土寇大斂，惟有小股胡咽、姚二壘子、任鏡清等數十人未獲。陽穀之徐家樓有匪趙丕增、徐麻五等數十人，草竊鄆、鉅間，不聞徐禮之名。崇恩奏言：「已派知府來秀、遊擊莫爾根布馳往，地方尚安謐，可毋調雙銳客兵入東。」得旨允之。旋捕咽、丕增等數十，訊知果有徐禮者，么蟲細孽，不若培祐所言之甚也。而土匪張二科、袁車兒、田書儉等百十爲羣，嘯聚不散，崇恩徹顯赫討擊之。有任廣風者，鏡清族也，爲曹奉關所殺。奉關繫鉅獄久，鏡清聞官吏狃於救生不救死之說，必舞文以闢殺成讞，可邀寬典。鏡清、二科等，糾車兒、書儉等衆二百餘，十四夜，闖入鉅

野城，破獄殺奉關，悉縱囚徒而出。顯森軍逐之，擒二科等百五十有九，陣斬四十餘，兵仗火器釋是。

月二十三日，李三扛、杜大矮、孫大漢、路二憨、杜廣文、楊烏、李共獲、楊大罕、楊樹恩等九匪，各糾衆數百，集陽穀之郭店屯。知縣沈善濟、聊令德銓分率勇役捕之，斬匪二十二，兩縣亡勇相等。至七年正月十日，匪復嘯聚沙鎮。善濟自引新勇八百，勇目李育堂沂勇二百，合德銓擊之。匪縱礮旅拒，良久敗奔。善濟、德銓追至後梨園莊，斬級三十九，擒九十四，餘走定水鎮西北。善濟請兵會勦。顯森方擊匪汶上，即引開泰官兵三百，鄂勇二百，汶勇百，遊擊信長慶兵二百，都司張遇祥兵百五十赴之。檄府經歷高一枝、外委趙守明、率勇二百駐東阿，檄通判李伯祥、督康侯、陳希昭等民團五百分駐范壽，知府李德培、把總朱達濱、率勇分駐梁山左右。二十七日，顯森軍至阿城，長慶開泰、府經歷葛慶桂、未入韓文朗等，分引兵勇擊匪楊架莊、回林寺，擒王五鐵胎、楊烏等二十二，餘匪潰逃。二十九日，遊擊莫爾根、布府經歷龔逢詔、何其傑等，擊匪宋家隄口、州同錢枚、縣丞張俊傑、張鎮全等，擊匪坡李家莊。知縣陳善、典史錢豫等，擊匪王把什莊。顯森率葛恩榮、陳寅吉、張贊勛等，擊匪九都楊莊、擒廣文、共獲、瀆恩等四十五，傳首犯事地方。

二月，前兗州守岳齡率辛團孫清溪等擒三短鬚、二憨等三十四。初十日，擒扛子直隸磁州。

先是，顯森之勦匪鄆、汶也。臘月二十五日，令其傑、逢詔、康侯引兵圍扼硝皮口，次日，自督長慶、遇祥軍至侯家寺。匪首侯士攻引衆拒，遇祥突陣斫殺士攻，匪潰。陳烈率硝皮口民團、廣益等圍捕之，禽李翅等四十七，礮械百餘，把總盧鳳彩、擒斬柳條園伏匪錢名遇等十二，千總李毓鏗、擒斬惺惺屯伏匪賈客等八，齊世耀、都司保德、安喜、擒斬管里村、張飛、張臨匪王二學、天等二十八，鄆、鉅諸團先後擒三百有奇，嵩張、東平亦斬數

十大致靖讜。開泰駐兵拳家鋪，以資彈治。迨正月，顯睿分兵至壽張劉家樓，擒匪首劉數、劉學燕等數十，斬辛家莊踞匪武款等十八。十一日，移軍紅川口，進伐馬集，先令長慶駐兵黃姑巷，外委王金偉、民團季錫魯、郭錦渡河西，知縣陳慶成、千總郭聖碧繞西扼擊，長慶軍擄紅川，擒毛常等二十，槍械稱是。世藩先後擒徐良人等三十六，擒蘇見中等二十六，斬韓利福等新家莊。十五日，顯睿令莫爾根布、錢枚、未入姜琦寶擊匪溝、濮交界麻糖寨。匪聞捕，竄歷山南。怡祥、慶成、濟甯州判蕭湘、與逢詔、其傑、俊傑、文朗等，引兵由飲馬集馳會之。匪縱礮突圍，錫魯與武舉沈遇榮陷陣，斬賊二十餘，擒張鈴子等四十四。其飲馬集敗匪遁入壽張之裴城寺，知縣方振業、委員方以晉、李勇渡河掩之，擒王振等十七，令傑掩獲匪首馬心寬及巨匪劉占考餘黨施狗等軍家屯溝、曹定、鉅、濮、范、金、東、汶、陽、齊、聊十二州縣，先後報獲七百有奇，土寇大定。崇恩詣曹州酌減各縣練勇及曹標餘丁以節經費。

七月，直隸廣平土匪之入城燔掠也，知縣李某集役捕逐，不勝，負傷。匪發庫兵，縱囚徒，奔南樂，散入東臨館陶、濮州。直隸官司文贖輒言山東館、邱土匪句合廣平土匪所為，責東曹守令加意捕治。八月，邱匪褚洛友、孫五大王起褚家莊，闖入曲周，知縣某擊之，奔回邱之坡裏莊，擒郎二步雲、楊月亮等，而孫烏等復起邱曲交界大王廟。二十三日，復有范縣土匪丁書堂、元志縣等數百人，掠南樂縣王家莊。知縣鄒淑齋引勇圍追捕之，至王路集，擒志縣等，書堂奔匿觀城東莊莊。於是巡撫檄知府張鼎輔、戴肇辰分詣東、曹督逐。堂令張逢壬擒匪仲奴蟻等四，館令彭啓昆擒匪宋蘭等十，博平令趙□□擒匪李順等二。是月，土匪元和義、孫黑等數百起東平，旋定。九月，逢壬再擒廣平餘匪高鳳式等十五，聊令何允安擒匪葛天順等十一，冠令朱瑞果擒匪李上

達等四，濮牧方傳植擒匪蔣谷渠等三，博平令趙□□擒廣平餘匪侯鬚等四十三。十月，朝城令胡□□擒匪李鬼毛等四，尤安再擒王斗等三，皆廣平逸匪也。惟匪首南樂曹乙、濟豐何混、范縣丁書堂、高桐、冠縣張九城、朝城李庭相、鄆城劉四反叛，路躇子等亡匿未獲。

是月，世廟、偵梁山東南鄆、嘉交界李莊巨匪胡泗等復聚。二十七侵曉，令縣丞王鶴、從九李嗣亨、把總朱達演、引勇掩之向家莊，擒泗、胡文德等。於是曹、濟之間，伏莽擒獮遠寂，桴鼓不聞；然而凶渠大數悉入江、皖、豫三省，投身皖匪、輻匪，爲山東此後大患者垂十年，別詳後紀。

未幾，有匪徒康塔拉、劉興剛、石三鬻子、馬彌大王等，衆數百，焚掠東明、開州，與濳、濮、范、鄆壤相錯也。數州縣同時戒嚴，崇恩檄牧令分引兵圍遮擊。十一月初四日，匪竄毛湘河之東焦邱集，迤北連遠寺。聞東軍且至，匪欲渡河而西。府經歷范承霖練勇三百先及匪清澤之薛家樓，沉匪二艘，擒興剛等十有六。而匪焰張甚，范令上首請派大員督勦。崇恩檄曹守董正詩、遊擊信長慶，引兵至臨濮集，與直軍開州協副將田在田會捕之。擒羅可義等五，餘匪由開之柳下屯入豫，驅滑、滑、林、淇、湯、陰五縣。豫軍堵擊之，不詳敘。同奔開之張家樓。直軍擊匪兩勝之濮州孫村寺、東明徐家莊，擒者數十。十六日，長慶等引兵圍由濮趨開，次日，追至嚴家樓。郝上庫由單引兵來會。匪卻走，官軍逐之，擒三十有奇，兵仗稱是，牛羸倍之。匪退屯張樓迤東廢寺，官軍卻擊之，令居民戶出束藁環燒之，與寺皆燼。於是書堂、傅二狗躋、白法典、董石乙、任三躋等偵官軍出境，糾濳、鄆、濮、伏匪黎自省等千餘，於二十一日，刑牲歃血箕山之陽。民圍范治邦等赴勦爲所挫。上庫等方嚴役馳回，戰匪箕山，千總劉占甲陷陣入，兵圍隨之，匪敗，傷斬五十餘，擒董失志等二十五，匪奔濮之葉家莊，乘滑渡河。官軍環襲其

復、縣丞李杜等，逐捕土匪於城武，擒楊振等四十餘。土匪旋定旋作者累數月。

其時蘭、鄆、滕、嶧、費間，棍、幅各匪，抄盜方熾，事具另卷。又擒匪自春徂夏，擾江、豫，逼東疆，入秋益甚。圍單、固曹，攻嶧，陷城武，逼魚臺、濟甯，陷金鄉，困鉅野。擒衆初在城曹，境天女廟、青鞠集、園築土圩，周五六里，擒退輒爲土匪所踞。迄乎九、十兩年，沿邊竟、沂、曹、濟三府一州屬邑，曾無甯宇，黠桀無賴游民，皆入賊中，故腹地府州晏如，抄盜差鮮。

惟十年四月，詔下文煜，有人奏：「江東接壤州縣緝捕廢弛，山東鄆城至江南驛路土匪竄起。有武舉劉一舉，近因擒匪蹂躪，揚言糾衆禦寇，勒索行旅，疑成禍端，著卽密訪辦理。」文煜奏言：「臣先於月之二日，派署運司明新、兗沂道王觀澄，赴鄆查辦匪勇。據報，紅花埠行旅經由，必出買路錢之事。查距紅花埠十二里劉馬莊宿遷武舉劉一舉，盤互兩省邊境，大爲行旅之害，已行徐州道並傳振邦調徐防兵勇會勦，臣亦飭青州營參將梁愷赴之，斷不敢稍分畛域。」疏入，報聞。

未幾，鄆匪張志岱、王懷錦等，糾人豎旂鉅之太平集、鄆之新莊集、閻氏口、玉皇廟，民團逐之而散。七月，鉅野土匪苑禿子、嘉祥胡山、城武宋金龍、馬映宸等，衆各二三百，冒稱民團，道魚臺，強索衣糧，入豐、沛湖圍尋釁，回掠魚臺舊城李家溝諸處，知縣趙溶引勇逐之，遁走。

八月，豫撫慶廉奏言：「直、東交界東、開等處，土匪傳帖惑衆，與曹縣土匪侯大水牛等往來潛合，請敕下直、東會捕。」

其時省城兵備空虛，文煜引軍北行，署巡撫浙盛出省禦寇。有浮屠大安與朱伯玉等，潛謀糾人劫獄掠

卷期十五舉事，爲知縣朱銘、歷城令吳載助等訪獲，驛斬於市。

九月，捻犯曲阜，土匪廣樹、廣元昌、宋榮、快府珍、卽榮三、吞四、吳五等，乘亂圍城。會兗州鎮富新、製長色爾同善追捻道曲、擊斬樹等，府珍等遁。

十月，東平壽張間黑虎廟土匪王連舉等，傳帖糾人。知州王錫齡、知縣鄧馨，設計捕逐，兩日而定，連舉逃走。

當是時，皖匪大擾曹州屬邑，土寇益起，以征勦皖匪爲名，自稱曰一心團，又曰長槍會。曹縣則劉景山、王景崇、王禮坦、蕭百如等起郭家樓，鉅野則張四發、蒲澤則王鳳琢、定陶則祝振清、城武則李興瑞等起茅家胡同、蘇家集、陳家集、新集、沙土集、鉅野西南柳林集、定陶東北孟家海、陳天王廟、姑姑菴、黃店、城武之王家堂、郛城之梁山，所在響應，衆幾萬餘，民圍皆散而入會；又有苑三亮、劉泰、孟光文等，衆皆千餘；蒲澤團長生員焦瑞麟，卽其後爲董朝清、劉前、郭秉鈞等，則首鼠兩端。鉅野團魏篤、趙康侯等皆上言，羣情渙散，不能彈治，請迅發大兵。文燧令守備謝炳、知縣王朝翼，引勇千餘赴勦。辦團大臣杜爾敏、董正詩、楊傑、定陶令武燮、率團周臣弼等，擊之沙土集，擒鳳琢及張東海等，篤康侯、李文燾等分路掩獲四境，振清、興瑞及薛九元等，土寇略定。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一之上

土匪三

十一年春，捻亂益深。詳另卷土匪勢益甚。二月，黃縣有劉文彬、李得基、姜齊緯等，各糾數十人，集城西舉事。遣黨持蝥卒，迨掩於沙河店，官司兵團聞而掩擒之。三月，土匪馬步三百餘，由平原、臨邑，入禹城二十里鋪，掠石賓王等五家，又掠千戶屯，許家堂，迤縣城。知縣陳某登陴而守，匪由臨邑田家口去。又張秋鎮土匪僞元帥石懷讓、湯連珂等，糾衆起應邱莘教匪。又城武紅旗土匪黨凌漢等，衆千餘，攻圍楊家樓寨。又土匪蔣嶸、李章等千餘，起東平州姚家莊。又朝城馬老莊、舍利寺、范縣之舊城、鳳凰臺、鉅野西北毗連鄆城之鹽市口、井家莊、簫竿廟、濮州之羅家口、閻氏口，土匪劉四反叛。李天經、岳振標、井文一、杜玉珍、康興年等，衆五六千，紛紛豎旗，股遣黨羽詣魚臺之穀亭集，導捻內犯。由范縣羊兒莊、濮州楊家集、呂家集、涼船渡黃，逼濮州城北，火光互數十里。專辦防河之四品京堂聯捷頓兵不進，知州范允中，把總胡鳳池，登陴而守。初四日黎明，匪奔西北，入觀城境。其河東羣匪，大擾鄆城之呂官屯，攻汶上之梁寶寺。圍民轟斬其九，傷數十。夜半，匪火圩外民廬，大股退屯西南黃德集，東南諸縣皆震。時欽差帶兵侍郎勝保奉旨由景州而南。聯捷奏言：「匪踪西竄，恐擾入畿，願請救勝保軍由西北兩路進。」會另股匪衆竄陷直隸曲周，詔下勝保迅速南行。而邱莘教匪方大擾東昌，連陷邱冠、莘館、堂諸縣。界速曹屬觀、朝、濮、范，徧地皆賊，四五百里間，鉦鼓烽燧，聲色不絕。七教諸匪，分合出沒，

不可辨其著者。范縣廖家橋廬生王來鳳，即王儀廷號稱辦團糾濮，范數百十村衆，推爲堂主，僱襲皖匪故態。來鳳遣黨橫行，居守不出。凡同時股匪，如董道平、毛得平、陽毅股匪張東倚、鹽匪王存重、教匪房士林、房興林、高占玉、董清吉、趙倫成等股，惟所指揮，與邱莘教匪合勢，東阿、陽毅民團皆敗。匪黨分屯阿城七級、張秋、連陷陽穀、聊城、親城、陶壽張。詳邱莘股匪卷十七日，陷濰州，舉正馬洪基被害。匪自濰州北境，訖壽張之竹口止，計程百三四十里，築營立卡，翁關相通。分股千餘，搜掠之內黃縣楚旺鎮，突奔直隸南樂城，大掠而出。直軍擊之而東，與另股張三、侯玉林、姜長毛等千餘合。東軍知之，奔回南樂之韓張集。知縣將志鴻率團擊勝之，匪奔東南。來鳳又遣道平等引匪數千，由濮趨觀。勝保檄大名守劉照率勇赴清，團整理民團，便宜禦擊東匪。照軍遂折而東，由六塔集赴觀。至西陽疇，聞砲聲，飭南和令劉錫毅、前武邑令張輔榮引團南進，贊皇令劉退齡、南樂令蔣志鴻、引勇北進。知縣任凱引開州勇，守備陳康裕率天津兵，照督縣丞劉季坦、薛勇、扼東南縱擊之，代行觀城縣事典史呂輝翬等，喊殺內應。匪驚解圍走，照斬級數十而還。顧東昌西南萃、冠、館、觀、濮六州縣，道路阻塞，官吏不知存亡，惟觀城令懷印入省乞援。七州縣無兵無官，鄉民良懦，點然悉從賊。教匪、鹽梟、土匪，莫可辨別。范縣城孤懸河畔，知縣彭錫齡請兵請餉，臺司不報。守二十餘日，糧盡援絕。二十二日申刻，土匪僞元帥馬心敬衆千餘，環城焚掠。錫齡涕泗督衆登陣，勇役吏民七八百人勸衝出求救。錫齡泣曰：「衝突出城，僅以身免，何以示百姓，錫齡有死無貳，爾曹速去，吾固知城之不守也！」戍刻，賊由北城蟻附上，火蛋、火箭雨集，煙焰蔽空，城缺頃刻成路。錫齡手刃二賊，身被刀矛傷，昏暈踏地，民勇擁之去，死而復蘇。直軍遊擊吉忠阿壁南館陶小灘鎮，防河京堂聯捷將兵壁大名，奏言：「查賊由楊家集渡河，奴才迭飭山東地方官嚴防。乃州縣恃非奴

才所轄，玩視札文，應請旨將濮州知州范允中革戍軍臺，范縣知縣彭錫齡派勇駐防羊兒莊，爲范允中一言解散，不即整飭，致令渡越，亦屬疏防，一併嚴加議處。

四月，另股匪衆千餘屯濮，范渡口來往守船，遂送輜重。另股數千再入曲周，南樂，圍攻威縣，大名，薨及開州，元城，肥鄉，邊馬入豫之臨漳，回龍集，內黃，縣泊口集。河北鎮總兵牛浩然，彰德營參將程特布勝之句村，即范莊六里，匪再奔大名，而濮，范，黃河以東民衆紛紛從賊。其故起於鄆，鉅等縣屬總，自於禦捻有功，賞行曹團生殺由己，斂費無度，地方守令條教號令不及，團總片言而曹州白成，豐四五年以來，以有官募練勇數千，白備長槍，名曰長槍會義勇，守令聞警，率以禦賊，稟請臺司，動支正賦，廉給。日久糜帑甚鉅，臺司停其廉給，守令張空拳，益聽命於團總。於是曹守董正詩，高令楊傑等，因練總倪廣和，即倪和尙郭秉鈞，郭廷珍，生員焦瑞麟，即焦廷昌董執信，李標，王廣繼，田効曾，常連佩等，赴團練苛斂強橫，我等既爲官練，隨官禦捻，又無例給口糧，不應再出團費。正詩等避其言，諭告團總，當時無敢違忤。而長槍會練總宣言號召，入會者日多，團總之權日蹙，因與練總尋讎構殺，敢令不敢爲左右袒。團總投身僧王大營，言長槍會包藏禍心，急宜征勦，并言收令庇匿害團。王大怒，遣騎將引軍合趙康侯民勇壓境捕治。會衆大譁，謂地方官庇團給我。於是河東南則倪和尙，即倪廣和高丕振等，管領金鄉，定陶，城武，鉅野，濰，各團寨奸民，河東北則劉占考，丁霄堂等，管領鄆城，范縣，壽張，東平各團寨奸民，以及散勇數萬五六萬，倣皖匪犯境，遂合捻圍圍，圍攻趙家樓陷之。團長守備銜趙廷教，諭趙在田督戰，殺了死者千數百，速陷鄆，鉅百數村寨。初五日黎明，倪和尙等乘近萬，圍攻曹鄆。正詩與僧營參領柱祥，前曹縣令王光綬等，登陴轟擊，傷匪百餘，始卻，盡焚附城民廬，三晝夜火不絕。初八日，引衆向西

北小劉集去。次日，占考衆萬餘，自沙土集以冷德拔而回，勢再逼城下。僧王所遣援軍，幫辦軍務都統西凌阿騎兵阻賊不得前，曹州圍關二十餘日，吏兵不得眠食，皆無人形，勢幾陷。康侯上言僧王自願就地籌餉，會匪，令富者盡力捐助，入會之家，概行抄洗，志在假公以快其私。王疑之。康侯夜遣幫辦軍務侍郎宗室國瑞言之，國瑞爲言於王，允其請。十四日，至嘉祥會隊。十五日，進兵縱火而前，聲震資糧，畜繁，帛者獲免。曹州益大亂，哭聲盈野。地方牧令，諱御不止，神治不邪，甘翻要，巡撫譚廷襄遣使持檄旁午於道，禁遏不止。文函告王，王不辨漢文。牧令親詣王所，不得見。國瑞見之，語甚秘。王賢國瑞所賢，否所否，以檄巡撫，巡撫不敢忤也。旋奉詔，以僧格林沁奏章正詩，不恰輿情，良莠多所顛倒，祖護，以致民心不服，著譚廷襄查明參奏。時羣匪分股五六千，競趨河干覓渡，接應渡黃前股，又與邱莘教匪相犄角。豫撫嚴樹森奏言：「聯圍所以禦賊也，今則爲賊附翼矣。防河所以阻賊也，今則爲賊竊徑矣。揭竿響應，糜爛千里，濱黃天險，失此保障，豫中河北三府，賊氛環逼，邊馬又覓焚旺，志在因糧，以致游艘不能開行。且臨清、東昌、運河兩岸，均爲賊踞，屢搶鹽包，商船停運。請旨令防河大臣聯捷迅將直、東兩省黃河渡口賊蹤堵截，並掃蕩大、順、廣一帶賊氛，以靖畿南，而固河北。」疏入，報聞。

又另股土匪侯日賢、張克烈、李大勇等，衆數千，起郟城丁家寨，張八卦旗，僞號有四相、八帥、四先鋒。入汶上、西南鄉，分二股，一回郟城，一入汶上張家樓。知縣梁文鈺集團，於二十夜由袁口河西掩擊之。會僧王飭南旺湖官軍來會。次日申刻，圍之數重，擒日賢、大勇等八，斬級百餘，餘衆散走。另股土匪劉成先、劉紹乾、郭景輝、宋三毛、張桂庭、戚恩明等衆，各數百，張忠旗，焚掠周五六十里，圍攻東阿縣，百母山民圩陷之。又陷壽張之壽

家圩、土山圩，移逼東平城。知州范鵬程擊卻之。又土匪千餘起夏津，冒稱團練，赴臨清防河。知州彭垣參將信長、貴成志出拒之。匪由夏津紅蓮寺掩旗臥鼓而通。廷襄奏言：「東省連年捻擾，皆由魚臺入鄆，鉅或從邳，歸巢黃河以西，尙未能偷渡。今則東昌土教各匪騷張，多係附近不逞之徒，生長於斯，賊來則羣相附和，賊去則散入鄉間，不便悉數殲除。要在剪其大股，散其脅從。臣惟有與聯捷兩面合防，以期周密。已委曹州鎮郝上庠、知府董正詩引兵圍扼防濮、范河口，令道員沈維瓊率鄉團周巡壽陽黃河穿入大清河一路。倘爲匪竄越，卽行奏參。疏入，報可。」

會礪南院匪圖北犯，勝縣屯捻直撲兗州，濟甯渡連入甯陽、東平。郡王僧格林沁分軍擊之。戴家廟逆南，匪飽掠輜重數百車，阻水阻兵，急圖南走。慮爲長槍會匪垂涎截奪，屯羊山不行。詔下僧格林沁曰：「羣匪正在遲疑之際，應卽相機勦辦，不可坐失事機。若能籠絡曹屬土匪，使爲我用，尤爲妥善。」僧王承詔，由鄒縣移勦教軍入鉅野。二十四日，擊匪呂月屯諸處，斬級千餘。聯捷奏言：「東省匪勢猖獗，請救勝保分兵三路：一由臨清南下進攻邱縣、館陶、教匪；一由大名而南，進攻莘、冠、教匪；一由清豐而東，直搗濮、范土捻諸匪。」廷襄奏言：「濮、范、鉅、鄆、清、定、城武等處，隨地皆匪，結成大股，勢將蹂躪，漫及壽張、陽穀，日聚日衆，解散爲難。臣甫經蒞任，際此時艱，既無可調之兵，又無已練之勇。所謂郝上庠原駐曹馬集之軍僅有二百數十，雖益之以梁山營兵二百、木標兵三百，以之防河亦不足用。祇得續調原駐鄒縣參將吳應龍軍五百人與之，責令隨馳防濮、范、河一帶。可否救勝保將續派景州之軍入東助勦？」詔下勝保籌度辦理，並飭廷襄督上庠等嚴扼河干，與勝保聯捷四面兜勦。

五月，大股皖匪合濟、曹、鄆、濮、七縣數萬，退避豫中，睢、杞交界黃沛園中集，與直隸開、東、山東朝、觀、鄆、濮，相距且千里，而匪情瞬息相通。同時劉四反叛，張大漢等股，與莘縣教匪合股千餘人，擾入元城，南樂、焦桂昌等復遣黨蔡鎮、周大誥等率衆數千，循黃東山考城入屯曹縣之流通集，城西韓集，距城四十里，李尚美集，三十五里，王澤集，三十里，王宮集，十二里，分股入定陶，代理曹守王朝翼飛書請救。長槍會匪郭秉鈞、劉前及馬朋年等，由鉅奔攻單縣，圍城六日，回屯城武之自家徒草灘莊，抗參甚熾。僧三寶連日與戰，兩敗賊於鉅之柳林，一敗賊於城武徐官莊，夜攻匪圩，斬級無算，劉占考倪和尙兩大股，分屯曹州城外四十餘日。王遠舒通額、積康侯步騎來援，匪解圍走。一由西北入考城，一向東南擾單縣，而壽張土匪郭簡、趙立純、王秉固、戴光朋等，衆千餘，復起水南，分踞小路口、壽章集、東平土匪楊金林等糾衆應之。僧王道村辦軍務蒙古都統西凌阿騎兵赴東，昌勳教匪道東平，遇匪擊斬數十級，匪大奔，屯黑虎廟趙家壩，崇觀境馬頭寨，安山東平境諸處。西凌阿軍北發，匪復大張，徧張僞示，竹衆至六七千。知州王錫齡請兵，王檄臨清協副將文英引兵數百赴之。另股水南匪目岳禿子、李瑞真等千餘，時犯張秋。另股蕪上來，王清魁、王金鈞、僞元帥郭興、滿光印、吳朝聘等千餘，屯棗城寺，義和集，時犯壽張城。知縣鄧馨上言：「卑縣城南一片汪洋，大河當其前，寬廣十數里，水南數百村寨，悉已從賊。若由此進兵，無如民船皆爲賊用，悉泊南岸，不使一又亦而寬深，風色不順，三兩日尙難過渡，不便二。又匪衆兵單，非大隊少騎不能深入。倘船少兵多，先後參差，恐致挫失，不便三。應請由安山渡運，直搗匪穴。」廷襄聽之，咨由僧王撥步騎由安山進，擊散馬頭寨屯匪，斬級數百。趙家壩等處屯匪皆遁，匪衆數千分竄鄆之蔣杆廟，汶上之拳家鋪、戴家莊、永安寺、琉璃井諸處。僧軍阻水不能馳騁，回軍安山、長溝。

六月，王軍擊匪荷、鉅間，連拔田潭寨、于家樓，擒匪目陳懷玉，斬殺數百。土匪知大軍圍南，所在嚙齧，錫殺縣則土匪口口等路阿城，分黨設卡劉家集，馳犯東阿之關山。知縣吳樹聲調魚山團房嘉謨等逆擊，轟斬三十餘，焚其卡舍。追抵阿城。初六日，匪掠林馬莊，民團轟斬匪三十有二，傷者甚衆，獲其火器旂幡百餘，民勇亦亡其三。東平則土匪蔣燾、蔣學珠、周鴨等馬步千餘，攻圍汶上之齊家崗。民團孟傳遠、勇目魏新泰等力戰卻之，斬級二十。追奔至姚莊匪巢，攻下之。匪奔西南，王甫集民團孔昭著等追之數十里，斬級百餘。臨淄則土匪石會雲、傅曰岸、劉德培、于萬盛等，糾衆千餘，築特鳳凰山。知縣洪調笙稟白青州守潘駿文，率民團擊之而散，德培、會雲逃匿。

七月，皖匪大股深入，合濮、范、壽、張、水南土匪，紛由濮之羅家樓、范之羊兒莊、壽之竹口、張秋鎮渡河。會大名府守劉煦分遣步軍攻拔鬲池、南家海等匪寨，觀、莘教匪勢蹙亦衰。來鳳合毛得平、吳均師等欲衆臨濮州爲巢穴，煦乃調集清、開民團二千餘，與開牧金秉忠擣濮賊，距城一里而軍。來鳳先出白旂數百，匪於城西松落，官軍擊之而卻，城匪縱破應之。煦令於軍曰：「擒斬來鳳者賞千金！」於是兵圍爭先薄城。匪破密，傷者數十。雷雨大至，平地瀕洩，濠水四溢，日暮回軍劉家拐。距城十二里，匪阻水固守，煦令民團圍扼西北。因東西瀕臨黃河，兵圍力不能及，上言直隸辦團大臣內閣學士桑春榮，咨由山東撥軍兜擊。而山東軍方與勝保軍專力東昌救匪，不遑問濮州治亂也。八月，水南裴城寺屯匪郭興、李克賢等二千餘，十五日，由范縣城東渡河，焚掠范之白家灘、仲子廟、豆腐店，入屯陽穀之倉上，壽張之蓮花池、竹口。兩令袁一士、鄧馨、張秋通判沈沅、守備馮勝林分引兵圍圍攻之，各斬級數十，匪分股奔，有泗渡水南者，沈沒大半，有西奔范之金斗營、陽之袁家樓諸

處者。另股滿光印股衆數百，屯陽之卽家集、石家樓、郭興等，則負創入水南，增調匪黨千餘，合光印股衆，東趨壽張之趙莊、常莊、白莊，逼城下。城東民團高集祥等力戰三時，後匪大至，勝林率兵圍絕城應之，奮呼夾攻，日晡始退走，西入朝城之李家臺、吳家堂，漫延陽之孟家樓、八里廟諸處。兩攻郝家圩，未下。時王來鳳陽乞撫於勝保，陰遣黨數千，合皖匪由觀擾入開、東、清、南，在處鄉圍兜擊，互有殺傷。惟清豐令王懷清戰賊陣亡，鄉團奔潰。大順廣道王榕吉由南樂馳入清豐六塔東南，會勝保北赴熱河行在。廷襄因皖匪由省而東，後股入魚臺、人嶧，入都，數道並進，遂旋軍會城，故匪勢復盛。有分股藍白花三旂皖匪，復爲劉占考、董道平、毛得平等勾引，欲渡黃而北。范縣圍繆丁建雙防河葦力，伏匪丁書堂遣人夜殺之，民團驚散。書堂率衆千餘，逼范城。代理令過瑞雲、典史梁承榮、登陣力守。城匪李占元、丁發科等開門納匪。二十二日，范縣再陷。劉占考等遣黨冒圍潛渡，分屯朝城舍利寺、范縣榮家莊、陽穀蓮花池。參將吳應龍、游擊王秀禦擊之，互有殺傷。匪大股屯濮州馬陵集。皖匪接跡而渡者踰萬，焚掠濮、范、觀、朝、開、清、南樂，及豫之臨、內、濬、淇、汲，千里間皆亂。豫軍擊之，匪東奔開、長。而僧王全軍方追前股，吃匪入青、萊，惟餘都上庠兵勇千餘，分駐陽、范、河、干，不能出戰。廷襄乃檄勝營道員陳顯燾，諭勸王來鳳及投誠宰教黑旂宋景詩擊捻。景詩僞戰，來鳳故不應也。

其時乘亂而起者，安邱則土匪王汶輝、張年等，保聚西南鄉壽山，時出燔掠。知縣嵇文笏率勇役捕之，匪婦槍斃縣役，文笏歷勇格之，獲其婦及餘匪張世有、張二閨女等，汶輝等遁。甯陽則土匪韓大膽、曲阜則土匪孔繼諾，糾衆起兩縣交界之九山、黃林溝、棗莊、石門寺，以募勇防捻爲詞。甯令李琛、曲阜令陳萬春掩擊之，不獲。東平則土匪劉廣允等千餘，攻圍河西馮家莊，民團奮擊始退。德平則回匪張懷時、張元辰等，糾衆豎旂，揚言

皇帝升遐，中原無主，毋庸納糧，愚民從亂如歸。知縣何元熙密期臨邑，圍陳貫甲、貫城等，詢圍掩之。懷時等拒戰而敗，擒斬懷時、元辰及其子馬步匪二十餘，亡勇廿盛亭四，事旋定。九月，羣匪千餘過張秋。鎮城固跨運河爲東西二堡，濰、陽、東三縣軍營，水陸交衝，又黃河穿運入清，要隘。廷襄先期飭守備李鵬霄引兵三百，與沈沅等聯圍扼河守之。羣匪由鎮西陸路進攻，潛殺戍數百人順流而來，東西岸民圍奮擊，敗走。十五日，西來羣匪五六千，颺旂等以衆寡不敵，潛入臨河西鎮城。沈猶率圍扼東岸。匪梟水亂流競渡，圍民駭散，匪分踞東城。廷襄飛檄上津並營總馬爾賈札布步騎進擊。二十二日，軍抵鎮城。烏爾賈札布與都司管聯芳等布城北，鵬霄原部台兵圍布東，向上原與參將傅萬清等布其西，令守備馮勝林扼鎮西十五里圍。匪槍密火施，官軍選鋒緣牆上，傷墮不輟。登者百餘，斫匪數十，外軍大呼而登。守匪散亂，圍門涸水，斬溺死者四百餘，被傷未殊者千餘，擒二十九，獲大礮二十二，小鎗矛千餘，大車百三十餘乘，馬羸牛驢千頭，餘匪困守河西待援。俄而角聲西來，分軍逆擊之，日暮而罷。次日五鼓，匪怯，官軍一鼓下之。匪出奔西南，追斬五百餘級，遂克張秋。勝林、高進祥等又擊勦八里廟等處屯寨，斬殺五十餘，擒長髮之陳玉蘭等五，獲礮械紅旗，追奔至十五里圍而罷。又土匪張立方、盧落安等起肥城，知縣蘇炳榮掩捕之。又土匪李文淋、朱沉等起平陰，導捻擄掠，官軍逐之而殺。同時沂水縣已革武生孫廷英、孫七等，糾衆數百，保聚西北鄉八十崗山，匪賊百里焚掠東里店山後諸莊，奪官鹽數十萬，勦運入山，令民間以米易鹽，脅附近居民入山，先火其廬舍。前壕莊巡檢徐士藻、千總孫彭齡率勇五百赴之。匪於山岩開穴，士藻等軍逼岩大呼：「良民下山免死！」岩內應者千人。匪目孫子毅率黨塞窟，斬其欲出者數人。官軍攻之不拔。會晚，匪營至，回軍而罷。分股晚匪五六千，合長槍會匪、范、濮土匪，數

踰鉅萬，於月望分起日夜渡黃，屯濮州城外。王來鳳遣黨鄉導，分股馬步四千餘北趨觀城之桐城營、白雲閣、郭疇、魏家莊，勢犯直隸。大名道王榕吉飭南、清、開等民團扼西北，東軍吳應龍台朝、陽、民團兜擊而南，匪敗奔范縣去。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一之下

土匪四

十月，曹州長槍會匪倪和尚一股屯郡城東北，劉前一股屯正東，郭西令一股屯正西，司古一股屯西北，侯伍一股屯正北，焦桂昌一股屯正南，常連佩一股屯東南。在菏泽境者十之六，曹定交界者十之三，城鉅境者十之一，而來往於鄆、鉅沿河之安與、嶧、新、路、集、濮、范之洪川口、羅河口，與水南羣匪相龔鬪，勝則馳驅焚掠，敗則遁入水套。會嚴樹森奏參聯捷防河軍糜餉擾民，請旨撤退，責地方督撫籌防。詔下其議。令文煜、譚廷襄等覆奏。廷襄奏言：「山東省西北而向無黃河，自咸豐五年銅瓦廂決口，由豫之蘭儀折入直之東明、長垣、開州，以達濮、范、壽、張，由張秋鎮穿過以入大清河歸海。濮、范、開在河西北岸，鄆城在河東南岸。茲蒙諭令防河，將籌辦情形有無把握之處，迅速馳奏。臣查防河以扼守口岸爲先。濮、范被水之地，寬處二三十里，窄處亦五六里及七八里，漫灘一片，並無口岸可言。就其船隻通行，如羊兒莊及范縣城外並張秋、八里廟、沙灣等處，皆易登涉。沿河遙遠，兵少則不敷分布，兵多則供饑爲難，惟有擇要設防，隨在佐以團練。而制賊欲求把握，則不在濮、范，而在鄆、鉅。緣鄆、鉅與東、開亦係連界，一水可達，不必由濮、范偷渡搶渡，始能西竄大名也。鄆、鉅兩縣，西通曹、考，東接金、魚，其間菏泽、城武、定陶，隨在皆有土捻。近年皖匪屢次入境，愚民多半失業，潰勇逃兵，潛回勾結搶掠，各處團練，有賊來隨賊，兵至隨兵者。甚至圍總諸人名爲堂主、寨主，風氣與安徽蒙、亳相似，其曹、鄆二縣，

大半民賊不分。爲今之計，郟、鉅、濰、范、張、秋交界，如洪川口、羅河口及水南等處，各匪往來必經之地，應先派兵奪其口岸，即在此處設汛安營，一面勸團以勵民氣。附近村落向爲黃流浸灌，有三面水圍，四面水圍者，久爲盜賊淵藪。必翦厥巨魁，安其群弱，然後節節掃蕩，直抵曹、單。聲威既壯，反側自安。從此妥辦邊防，方可一勞永逸。一疏入，報聞。

僧王回軍安山，偵匪日郭興、武朝聘、朱連瀉、生員王少穎等數千人，分屯蕪箕營、竹口、蓮花池三處，令宗室國瑞分率步騎五千餘，由東昌進擊，檄東昌軍曹州鎮常存、副將保德循河犄角而出，令壽張營守備馮勝林調團扼竹口，進東十里。二十七日，民團囂然前行，遇賊大敗。二十九日，國軍次竹口，匪旂幟如林，軍逼之。十一月朔黎明，環攻良久，匪槍礮聲烈，官軍傷亡五六百，正白旗漢軍副都統舒明安中礮殞，遂罷攻。西路蕪箕營援匪千餘傾巢出，官軍逆擊，勝斬五百餘級。匪奔入竹口，官軍焚蕪箕營。另股援匪郭廷珍、李克讓等數千人從西來，烏爾貢札布騎兵再戰再勝，追抵范城。匪入城固守，官軍死傷百餘。僧王軍中聲大礮助攻，檄西凌阿軍由黑虎廟進，與國瑞軍合。另股援匪五六千，復由朝城來，騎軍逆擊卻之，獲其牲畜槍械甚夥。於是水南、星屯、小白口、趙家壩諸匪日，另股趙東江、榮四江、房得勝、裴蘭蔭等紛紛乞降，惟黑虎廟竹口抗拒甚力。初七日，火箭焚圩舍，煙燄彌霧，守匪不亂。國瑞軍穴地爲雷，匪懼竄。十一日，雷響，填圩牆丈餘，匪大奔而西。官軍追斬百餘級。匪分入蓮花池及范城，其免渡水南者溺死千餘，官軍遂克竹口。十三日，國軍移攻范城，一日未下，回軍蓮花池。時黑虎廟屯匪亦降。僧王移軍郟之羅家樓，而蓮花池匪亦遁。國瑞移軍朝城縣北。是月，會匪倪和尙、吳錫貴等衆數千，復糾皖匪渡河，由濮、范、開、入豫，蠟滑、洛、湯、陰諸縣，勢趨衛輝。豫軍擊

之分股由延津奔新鄉、原武。副將楊飛熊、新鄉令丁世選，與辦團編脩衛榮光等，分引兵圍大勝之新鄉城南，回環遮擊，逼令東歸。匪因奔開、南，勝保分軍禦擊之。有嚴詔飭直督文煜、豫撫嚴樹森、防河之京堂聯捷、內閣侍讀學士段晴川、並勝保等，嚴扼直、東交界，四面兜勦，一鼓殲之。會勝軍連勝莘邱教匪，而渡黃院，因野無所掠，反劫奪教、士羣匪資糧。勝軍乘釁攻擊，皖匪仍渡黃而南。過瑞雲，出入水套，匪中累月，諭勸丁書堂、劉有翼等皆悔罪。於是劉占考、王來鳳等乞撫勝保，郭廷珍等乞降國瑞。二十三日，納官軍入范城，國瑞散常存所部，先入撫愷之。有詔以勝保奏劉占考等呈繳馬械，率衆乞降，與莘邱教匪分別挑選精壯，隨軍南征，並改名劉效忠，特恩寬其既往，賞給五品翎頂。又詔曰：「勝保祇能辦其大概，全在地方官經理得宜。如草率了事，再釀後患，朕惟文煜、譚廷襄是問。」而其時曹州附郭百里以內民衆張什店等四十四村，羣匪抗拒如故。孟莊等四十三村，聲言投誠，閉寨不出。其常連佩、焦桂昌、李朝珠、孔廣運等股，又播掠定、曹境，攻城破寨，幾無虛日。僧王乃移軍紅川口，檄國瑞軍渡河回駐長溝。王軍戰匪累捷，一勝之羅家樓，再勝而克紅川圩，三勝而拔劉家集。四勝而搗郭家唐坊，入郭乘鈞老巢，乘鈞走入棧中，擒斬弟乘鑽、乘鎰，族其家。五勝於大屯，斬李朝珠等。兵勢甚盛。匪圩畏威，縛其渠魁軍前者，訊斬二三百人。乃皖匪又由碭竄軍東南，分股入金鄉石佛寺，赴援會匪。廷襄奏言：「內外交訂，恐難兼顧，請敕勝保順道進兵曹屬，與僧格林沁併力勦擊，迅殄逆氛。」詔下。其奏僧王覆疏言：「毋須勝保會勦而罷。於是羣匪之未降者，悉散匿潢、范水套、支河岔港，不可蹤跡。廷襄再奏言：「山東省大半糜爛，其中以曹州爲甚，東昌次之。必得逐處思一辦理之方，有人可葬，有財可用，而後事事著實，不難轉危爲安。曹州現有僧格林沁駐軍沿河一帶，分別勦撫。大兵所在，一時必可帖然。第收撫安插，兵仍未可

遠離。蓋兵至之處，不過逆者誅之，順者撫之。誅固不能殲滅無遺，撫亦不能頑愚悉化。此中維持捕掠，仍須好地方官妥實爲之。而臣所鯁鯁過計者，則地方官無兵不能自立也。似應敕下僧格林沁，一面肅清河北，一面派兵駐紮郡城，相度機宜，講求清釐團案之法。辦理一處，務求了當，不稍遷就。否則兵去而依然反側，甚可慮也。至於河北道入水套之賊，兵力不能遠及，東擊則西竄，西擊則東奔，上可以犯開，東下可以犯張。河岸綿長，非編造船隻，搶築積穴，豈能日久相安。臣於張秋鎮已設有礮臺，派兵扼守。其上游羊兒莊等所，亦應一併勦明添造，以資堵禦。惟河中制賊，利用礮船。山東素無諳練掌舵之人，亦乏此等器具。容臣再加體察，如果必不可少，另行酌量籌備。一旋奉有「河面較寬之處，卽酌量添製礮船。現當軍務未成，應加意講求，未可畏葸苟安」之諭。

其和尚錫貴之回竄開州也，勝保由大名出軍，縱橫兇擊，匪潰散紛奔。錫貴棄械乞降。十二月初五日，又詔曰：「僧格林沁專辦山東軍務，諱延襄身任地方，均屬責無旁貸。勝保現亦進兵曹州，東曹各匪，除就撫外，餘匪應責令會商進剿，掃穴擒渠，不得遷延粉飾，致貽後患。」於是勝保分軍駐濮，廷襄飭常存及副將保德等軍入范，又令參將傅萬清、知縣徐必麒與范令過瑞雲，乘船親詣水套招撫羣匪。旋即奏請敕江甯將軍都興阿兵撥小長龍礮船四十隻由運入黃，並奏陳直省之開、東、豫省之蘭、儀與濮、范均屬瀕河，請飭兩省督撫臣一體籌備，上允之。

是月，乘鈞、桂昌等引衆四千餘，由南突奔曹州。令王朝斌方周巡堡寨，遇匪大挫。十八日，僧王騎軍擊匪陳家集，匪奔西北五霸崗。次日，進軍韓集、危灣，馬賊二千，步賊數千，分三路南奔，自崔家壩追至黃南龍門。

口，斬級千餘，拔難民二千餘。乘鈞等率馬匪數百遁走，曹南無賊。王飭營總蘇克金、恆齡巡北鄉民圩，趙康侯巡西北，營總富和、常山保巡行魚臺之湖園。廷襄檄壽張令鄧學督民團張扶清等巡行水南，擒斬匪目滿光印、李大牙、席萬林、岳二禿、董增奇、趙三紅磚等數十，大致靖謐。惟濮、范水套泥淖深者十餘里，冰凌相間，步騎不通，匪阻險逃死者甚衆。

同治元年春，曹州會匪圩寨，自去冬僧王軍分路向南攻擊，十拔其四，寨匪悉薙髮投誠。惟會匪曾目焦桂昌、劉前、董執信、李標、王廣繼、張守義等，率黨數千，潛投皖匪，思再逞，遽迴豐沛、蕭、碭，規入金、魚、城、定、曹、單、王軍由單移營劉口以備之。許維匪卷其土匪則散匿濮、范、開、東水套，飢孳餘生，乘船出沒，大股千餘，小股數百，衆亦踰萬。會日則郭西令，一作中令石鳳標、侯伍、李怪毛、盧中和、冷俊雲、李中宇、冀光燦、董得振、馮允康、劉遇春、黨凌漢、梁貴午、林讓、杜九皋、劉廣居、楊景常、傅經天、萬邦、申烏等，以東明之習城鎮、甘露集、濮之遠家集、箕山、臨濮集、范之舊城、大竹潭、唐家海爲窟穴。正月，僧營分兵與鉅野令趙惟崑、守備王裕慶等擒斬連佩於劉家莊，斬其黨楊永潮等二十七人於呂官屯，趙官屯，伏匪大懼，多出降。時勝保方分軍駐張秋，亟於赴救皖。類上乃命正白旗漢軍副都統達克敦布與大順廣道王榕吉會辦直、東交界防務，賁廷襄搜捕伏匪。勝保亦派記名道員陳顯森駐濮收撫降匪劉效忠股衆，並責令降匪王儀廷來鳳更名搜勦水套伏匪。廷襄乃調都司郭齡鼐引曹標兵六百扼河東羅家口，令署曹守林士琦、琦令王朝翼、郭令陳烈，分率兵圍循河塔壘。先有董得振、馮允康等十餘股投首乞恩，文煜檄開州協副將文運、大名守劉煦，分引兵圍塔壘。二月初九日，轟斬甚衆。石鳳標率黨迎軍羅拜，煦分別有業者歸農，無業者隨營充勇，降散七八百人。惟申令等固守甘露集，臨濮集。

時犯開之保安寨，圖向西奔。遂令齡驚分兵扼小劉集，代理都司包朝魁扼董家口，陳烈扼羅河口，投誠舉人李燦率團扼順河集，斷匪糧道，竟沂道盧朝安派弁引兵直擄高莊集，責鄉民雞髮免死，令勞勞孤援絕。縣丞王朝宗與團民馬振乾及燦章等涉水深入，呼語申令，許以不死。五日，申令與侯五、怪毛、凌雲、中宇、廣居、卞年等各率黨百餘降，南鄉反正者十餘股，乘五六千，東鄉翼光燦等十九股，亦赴榕吉軍中納款。惟另股開州匪日卡塔元、王禹臣、任保住等，鄆城匪日李松茂等，畏匿不出，率黨二百餘乘船遁由傅家營、馬廠，掠食苟活。濮牧王元治與前牧范允中率兵圍進擊，啓元等亦降。廷襄令千總張大宮駕新製礮船由張秋入濮，范、黃河演試巡徼。四月，奏言：「臣查濮、范、河東水套屯匪，大抵皆黃流浸灌失業窮民，雖踰巨萬，祇因逃匪數十人潛入爲之渠率，窮民無識，從以謀生，故焚掠之情，究與群民有間。惟遭逃日衆，每外匪屬至，則接引渡河，倚其凶欲，不得不勒兵捕斬。又以黃流蔓延往復，其藏匿最深之處，有隔泥沙一二道者，有隔沙泥四五道者。水漲則淪連數里，水落則曲折千條，必土人方識其徑路。自上年曹屬圍寨逐漸清釐，外匪漸稀，水套匪徒窮困。現既先後歸誠，應請恩施，貸其一死，再由臣分兵駐守，務在搜捕淨盡，不令餘燼復燃。專派常存率兵四百，再由遮克敦布飭大名鎮伊綿阿帶兵數百，分駐河西，即將原駐濮州、青、德、滿綠各營及河間協綠營遣撤歸伍。臣於月內暫由東昌回省。」疏入，報可。

是月，人捻之會匪董執信、李標等馬步千餘，先於月之中旬，遵捻白考城流通集過隄北竄。危得民圍擊走之，分屯曹縣之韓集、曹樓。廷襄奏請敕下遮克敦布分撥步軍，由東明渡黃而南，騎軍由東昌繞赴曹郡週緝，勿令賊入水套。曹營分軍禦擊，捻甚敗，追入豫疆。執信、標、股衆千餘，竄踞東明之沙果寺。遮軍赴東明採

擊，不克渡黃，赴曹南。僧王方欲分軍回擊，而後股會匪王廣繼等引捻由嶺，礮北奔，亟檄營總常山保、恆諭步騎進擊，匪引還。而士琦、齡葵等巡徵水套回郡，與執信等相值定陶。荷令王朝翼、定令武燮等引關先後至。清圍戰賊撓敗，亡兵勇器械甚多。二十七日，士琦等整團妮隊再進，僧王由虞城馬牧集遣蘇克金騎兵來。朝翼等先出詭賊，騎軍卻之，斬級百餘，馬匪略盡。步匪踞圩困守，官軍圍之。五月初三日，蘇克金、士琦等致死仰攻，齡葵軍逼圩下。詐伏林落縱火器傷官軍數十，日暮而罷。林日，朝安、士琦、朝翼、燮、齡葵等，布軍圍之益密，絕其汲道糧路。遠克救布遣侍衛益謙引步騎千餘渡河會攻。匪竄路絕，遣黨黃昭、董佩、趙孟奇、旬伏圩外乞降。諸軍初未之許也。乃會匪故多籍隸曹屬及東、長，卽有民團癘老百餘，赴營乞請，以困圍恐猶曠日，麥秋農功方亟，若允所請，庶幾早日罷兵歸農。諸軍慮重違民圍，或水套伏匪應賊，致他變，允之。初七日，執信、標率衆百餘，雜髮就撫。朝安派員入圩，注籍降者千一百五十有二，收其火器旂矛五百六十有五，戰馬百五十騎，令執信等隨蘇克金詣僧王軍中，挑壯者百人入朝安軍效力。伊綿阿進軍至西南薛家屯，因撫而還。有詔誠僧格林沁、廷襄曰：「董執信等窮蹙投誠，其心實不可恃。且匪等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爲害地方，久而愈甚。若卽認真辦理，匪首罪無可道，不可仍令漏網。維時匪日焦桂昌、劉前、馬步千一百餘，屯豫中睢州，由孫福集歷嚴家集、考城境。人屯曹縣磚廟集、張秦寨，闖授執信。初十日，至馬集。士琦、朝翼、燮等親歷四郊，諭誠民團勿徇鄉情縱匪深入，一律擊賊清野。圍總劉錫蕃等禦賊甚力，匪無所得食。士琦、朝翼駐軍金隄集將擊之。桂昌既聞執信等先降，意氣阻喪，詰其黨會豪曲元基，東門人陳魁，考城人曰：「一時事至此，不如納降。」前，元基等皆不從。桂昌不悅，失和爭言。前，元基等分引馬步數百人逃走，從桂昌者僅百數十人，勢益孤，乃繞錫蕃等陳說願降，繳兵

仗薙髮入郡城。廷襄奏以前許執信等投誠，桂昌等未可同罪異罰，令朝安資遣赴僧營。詔允所請。惟曲元基等恐遺患將來，遂克敦布尚在東明，派出之軍應如何分駐曹州，以資鎮撫。范水套留王榕吉一軍，能否足敷堵勦？方奉詔書賞問。果有開州巨匪石二鸞子、劉清和等，先為遮軍擊敗，遁入水套，嘯聚圖再逞。范允中等部索就擒，解榕吉軍鞠斬之。惟卞起元餘黨二百餘，尙屯什家集，尤中大富水陸攻捕之，斬溺十餘，擒二餘，不可蹤跡。六月，丁書堂一股亦率黨數十人赴陳顯赫軍中乞自效，圖西為石夢坡等衆均先後薙髮為民。會遮克敦布奏言：「焦桂昌等因石二鸞、劉清和等被獲，河北無匪內應，詣郡偽降。發篋得其偽示，有古來創業之初，未有不遭挫敗，引漢高幾為楚制，其言狂悖已甚。又私書有約江皖，粵匪偽伏王，偽沃王等北犯，如不能取勝，即偽降，與董執信等商待入秋，劉前糾合皖匪趙浩然北來再舉之語。詔錄原疏下僧格林沁、廷襄、僧王承詔、斬桂昌、標執信於軍前，撤士琦、胡翼斬其黨王貫一等三十三、宋仲玉等十八，妻孥悉與駢首。未幾，王廣繼劉前，復句皖匪入徐州西北，又合豐沛湖團由安家渡屯夏鎮，犯臨城縣，都司姚鴻烈禦擊之。十五日，遁入沛縣卜家灣，次日回犯夏鎮，鴻烈敗之。孟家嶺斬級數十，奔東北。另股游弋運南車輻山，另股回鹿邳州灘上，德榜額由臺兒莊進軍加口，擊之而退。參將梁愷又在侯遷閣渡河擊勝之，匪遁回宿羊山。於是廣繼等圖窺曹州未成，合入雲谷山教匪。廣繼旋斃，守義先投幅匪，後合入皖匪李成。分詳教、幅、各匪卷。有詔促廷襄出省督勦。因轉而擒會匪已為德榜額合僧營蘇克金騎軍擊散，遂進駐兗州，專辦幅教。詳另卷。

初，朝命以廷襄奏飭遮軍渡河入曹南，至是，遮克敦布奏言：「北路門戶宜重兵嚴備。若分兵入曹都，則館驛一帶兵力太單，且黃河阻隔，勢難聯絡，請毋行。」詔許之。廷襄乃檄陳顯赫軍渡河入鄆，並備皖匪會水

套伏匪劉永漢、劉齡致、楊獅、滿午與匪目傅景天、黃桂林等嘯聚五六百人，將南行迎扞。顯彝掩擊之，散竄百餘，降者三百。顯彝再令守備朱廷芬、王壽朋、千總張玉林把總李順、趙長柱、武舉周步雲等，部家范舊城、羅家樓、大竹潭、唐家海、陳家坊調處。七月，擒斬永漢、齡致、獅、午、吳肆等數十，皆會匪餘黨也。自是皖匪尙奔擾曹南者累月，僧汪軍累戰，或勝或否，皆不聞有會匪之號。泊乎九月，羣匪傳清水、吳錫貴、軒轅五作等隨軍南行者，復由勝保軍中潛回水套，糾衆千餘，起羅家樓。廷襄檄郭齡憲、桂林陸軍、千總張祖榮水軍，兩路進擊。匪深入水套，獲其黨王雙喜等斬之。十月，曹州守來秀與齡憲等親督師，范兵圍擒匪吳家樓、江家樓，斬級數十，擒匪目延仲汶、張鳳明、楊興珠等十餘，迭擊之。羅家樓、卓家樓、苗莊、劉樓、邵莊、擒斬羅鳴揚等三十有七，餘匪潰走。錫貴、五作等遁匿。顧漢、范間諺誅不已，民乃恐動。而廷襄奏言：「續獲水套匪首王五燈、蔣金鈴、羅二怪等二十餘，斬散不可勝計，地方枚安。無何，有降匪毛得平、董道平者，久居范縣城，與城西民團等讎相殺。匪一日遊擊桂林把總胡鳳池、濮牧潘世劍等思藉圍除之，道平懼而走，得平備焉。十一月十七夜，西團潛入，得平率黨戰之城中，圍敗。桂林等勒兵彈治，不勝。桂林、鳳池遇害，得平發庫兵，掠城中三日，出屯城外三官廟，遣黨赴水套糾衆。未集，世劍與前范令過瑞雲、范縣守備王壽朋等分率兵圍圍之。二十二日，得平引衆奔西北，官軍斬級五十餘。次日，得平圍逼南城，世劍率居民乘城拒守。道平依違其間，未顯與得平合。而王來鳳亦素善得平，世劍等乃親詣道平來鳳所爲言禍福，且泣下曰：「吾儕固几上肉耳，異日遮軍自北而南，僧王軍自南而北，本省防河諸軍舉足卽至城下，得平庸得免乎？諸君助之，終歸滅亡，胡勿擒得平以自効，則身安而得貴可致也。」來鳳然之，悟道平曰：「若固不疑爾也。」道平迺不發。世劍等警說千言，道平翻然率黨百餘馳赴之。得

平曰：「三兄來助我乎？」道平曰：「然！」並禱耳語移時。道平呼曰：「時矣！」從者大呼，斫傷數十百人，遂羅得平及黨畢奉，疑五十餘而入。得平諾誓不絕，道平漸而悔之，曰：「儀廷誤我！」來風更命會常存、祿彰、齡繁與

新署如州葛恩榮各引兵勇先後至，遂斬得平。桂林、鳳池奏請優卹如制。

治平二年十一月，僧王軍擊捻宿州，始擒斬劉前、倪和尙、張守義、劉四反叛於石弓山。三年十一月，聊城令鄭紀略始擒斬董道平於東呂。六年二月，葛恩榮始擒斬王來鳳并其弟來潮、子玉昆，姪金堂於石家莊。此外兗、冀黨惡爲各牧令歷年捕斬者，不下千人。匪名時日皆不勝書，故略之。其沂州幅隄、邱莘教匪、鄒縣教匪、濰川踞匪，雖皆土著，而顛末較繁，故詳另紀，俾易省覽，以昭覽戒云爾。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二之上

邱莘教匪

當亂之未發也，州縣狂於夫察教匪，吏議暴嚴，於是甲甲首告，官曰：「誣良。」丁役捕治，亦防捕亡。戊申上旬，上曰：「張皇。」隱忍諱飾，曠穴備防，匪伺伊夕，長查亂動。

咸豐十一年二月十一日三鼓黃旗教匪孫全仁等百數十人，城縣城知縣于業聞警，率勇役捕圍，互有殺傷。匪遺棄五色旗幟，令箭、繆卷，出北門，屯城東。臨清教張延齡聞報，與臨清協副將信長趕率兵二百赴抄。比至，匪已入冠縣，三五成羣，宵聚晝散，知縣朱瑞果自正月聞知，不為備。至月十九日，黃旗教匪左輔明、大綠旗教匪楊泰、楊福齡等數百人，聚境內趙莊，瑞果聲言調圍，出城改服而遁。匪由南門入，火署縱囚，出屯十里鋪、白塔、清水鎮諸處，股衆二三百。同日，黃旗教匪張玉懷等千餘圍攻莘縣，前令繆玉書帶黨先行，後令李杜視軍前三日，不及設備。二十五日黎明，開雙門險城，縱火徹旦，日中，出北門，分屯縣境曹家樓、閣店、三和鎮、花園及朝城縣張魯集，糾人索馬。先三日，東昌守秦際隆督知縣羅陳堯，候補按司獄全存謙等，率兩城練勇百，東昌營兵百，道堂邑趙冠、偵莘、冠城內虛無居民，燬火未熄，窮民連城索出城者勞午於道，亦有紅白頭匪衆往來，擬由堂進軍。而聊之沙鎮近南劉家河，張八莊附近黑旗股匪宋登詩等數百人，突起逼府城。兗報署巡撫奉布政司清盛撥援兵，請催參將成志德州兵二百會勦，際降地回城守，營於城東龍灣，督聊令許濟

清籍守具，而館陶令馬曙東懸書告急，花房楊朋嶺等乘千餘圍城將陷。成志二十七日軍次恩縣，不進。際隆率兵勇二百，東昌營參將宗權撥兵二百，令守備常喜將之。三月朔，同德堂已，喜進駐辛集。黃藍紅黑旂隊分屯沙鎮及清水鎮，冠館交界之高壽燕兒莊，宋村諸處，搜索民間馬械火器，從亂者如歸，衆已五千餘。成志壁臨館交界之尖家，囑延給寬留，際隆督募，陳堯存，把總陳金鑑，外委黃松林，魯志勇，王占慈等，分爲前後隊，趨臨陶。至則匪已於二十九日入城，帶火公私盡合。初二日，由西門出，其後由西門入，八次敗會，同日臨明復與黃旂張九春兩人邱城。

初，令準上言：「單縣北鄉馬頭路匪現分一隊，入直隸曲周一帶，掠城西五里陳村，縣城日夜警備，岌岌可危，屢請援兵不至。城汛馬守兵十餘名，一軍無備，形同乞丐，所募民勇，五日未發，糧糈勢將潰散，乞發餉銀五百，蒙批：『自行招辦。』」請撥臨關稅銀二千兩，蒙批：『不准擅動。』」兵民無不解體，似此勝兵不到，盼餉無期，職齋粉賊手，命同蝶蟻，原惡是情，如一城民命何！但捷百姓死於殺賊血戰，職心尚覺無愧，豈令無兵無餉，徒手就死，民舍冤憤，縱死不暇，日不避刀鎗，泣血上聞。『不報城果再陷，匪發劫火車，毀武營官廨，出城屯馬岡村。其分渡者屯徐村，宋村，張官寨，另設馬隊數百，由辛擾陽殺之沙土集，又奔回辛南周店舖，糾黃河之東鄉，鎮土匪千餘，掠船塢市口，羅家口，由范之辛兒莊，濮之楊家集，上下游過渡，入朝城，知縣王潤督團練之孟家樓，隕由白衣關西入觀城，知縣蘇汝璣禦之邊境，馬陵初四日，縣長賊分將入城焚掠，旋奔直隸清豐。

初五日，成志軍抵館，赴勸張官寨，匪奔邱城，獲細作李大適，訊言匪首習天能，八卦教習乾覺者，從世欽，程順書，安慶兒，安喜兒，石天雨等，張白旂，習坤長者，張善繼，張玉懷，張殿甲，孫全仁等，張黃旂，習震震者，楊太。

楊福齡等張大綠旗，雷鳳鳴，王振南等張小綠旗，習離卦者，鄧老文，蘇洛坤，穆顯榮，顯貴，張桐，張宗孔等，張紅旗，習坎卦者，先張藍旗之左，臨明，後與姚泰來，宋景詩，朱登峯，杜慎修等，張黑旗，花旗，楊明嶺，楊朋山，楊朋海，不知習何卦，冠，莘堂三縣人居多，大小五六股，股千人，少或四五百，習教者十之六，分處莘，堂，冠，館，鄆，村，邱之盧村，鄆，館，鐘鼓寨，牛犛莊，人數最夥，多掠馬匹，方圖大舉，訊畢，斬之。

時紅旗教匪老文，洛坤等衆千餘，由莘分竄鄆，店，入陽穀之老莊，逼縣城。兗州府屬知縣王俊率團赴運河之北防盜，初四日黎明，匪入城燔掠，縣城自成豐四年爲粵匪所陷，官吏寄居市廛，居民不滿百戶，俊聞警馳回，賊奔西北，入運西之朝城，逸東之壽張，馳驅焚掠，成志由館引兵回臨清，際隆偵尖家，王家集，正場均匪踞，初八日，小綠旗，匪鳳鳴等攻館陶城，際隆，曙東，登陲守禦，被圍兩晝夜，初十日未明，引去，分股紅旗教匪顯榮，桐等，由堂趨府城，際隆十一日冒辰，引兵救堂，匪於初十晝夕陷縣城，知縣張逢壬巷戰負傷，匪奔沙鎮，丁家廟，府城戒嚴，際隆馳回城守，匪分竄濟平之魏家灣，分馬匪數百，由堂之候塌集，安太集，宋家小屯，至梁家淺，堂邑縣境，潛渡運東，縱火朱莊，孫莊，回子李莊，回奔梁家淺，次日又渡運，擾博平城西李官莊，朱官屯，鄧官屯，宏官屯，官廳李莊，兩縣告急，冠，館，莘，朝四縣，則文檄阻絕，不聞呼籲矣。

另股土匪再陷陽穀者，又合長槍會匪，遠奔河南濬縣楚旺鎮，焚掠而回，十七日，陷濬州，朝令涵，鎮在濬率副傷，因東南陽穀股匪已至于家樓，距城十六里，北路莘匪連營，至王熱鋪，觀城西股又東來，至王店張村，孤城四面屯賊，聚書請酌水援，十上不報，莘匪玉懷等於十七日遣黨僞元帥宋義，王加增，王邪子等，馬步千餘攻之，活嬰城守禦，旋陷，與舊客王啓英，楊華廷，丁役盛，馮商榮，楊森，畢圭，趙福，馬中，孫坤，張進泰等，巷戰至

城南，力竭同被害。

分股紅旂教匪顯貴、顧榮弟宗孔、相子等二千餘，由陽穀孫家樓至張秋鎮，奔運東，東阿民圍周光碧、劉文等塔擊之。匪西奔趙家海，駱院巷，十五里營。大小分股十數，教匪兩大股，闖入莘境，餘皆陽穀、壽張土匪。陽令倭率團由阿城移紮枯柳樹塔，匪犯東昌之臨，朝匪合鹽梟，會匪三千餘，來援陽穀，北十八都民圍孫鋪等分路堵擊。張秋西奔之賊，又分股于十九日犯壽張，撲城攻圍。壽張營游擊景泉，知縣鄧馨，守禦二晝夜，城外民廬焚燒殆盡，退屯附城村莊。次日黎明，外委團朝海等出賊不意，翻城賊殺，奪其銅礮一，長梯十餘。賊忿甚，用牛馬輿三層礮樓，帶大小礮十二，逼西城。萃賊肩礮，縱營礮樓。千總馮勝林等率敢死百數十，翻城撲處，礮衣黃賊三，守樓賊十數，乘礮九，雲梯十數，焚其礮樓。匪退屯閻家樓，時出數十百，旋繞外陞，六七晝夜不得息。城北馬家廟、王家樓、李家亭，賊織連，五色閃動，戈矛如林。

是時，東昌西南莘、冠、館、朝、濮六州縣，官吏不知存亡，惟觀城令汝鏡懷印入省乞援。七州縣無官無兵，鄉民良懦黠者悉從賊。教匪鹽梟土匪，長槍會匪千百成羣，莫可數計，旋陷范縣。奉旨專辦防河之四品京堂聯捷將兵壁大名，奏言：「山東邱、冠、莘、堂先後被匪闖入，焚署劫獄。奴才聞起岬之山，半因求緩錢漕，地方官撫馭乖方，以致鹽梟教匪乘機煽惑。日來匪等在莘、冠、邱、館、堂等處，尋覓官吏眷屬，意在殺害洩忿，平日居官大可概見。奴才若遂加兵隣境，恐致激成大事。現已勸兵邊界，出示解散。如怙惡不悛，再行進勦，應請敕下山東撫臣查明地方官有無激變，據實參奏。」

於是署巡撫清盛調道員明新東路追捻官兵五百，咨僧王派營總烏爾貢札布十獸特騎兵五百，赴東

昌新任巡撫譚廷襄由陝調撫山東，行次德州，奏言：「臨清屬與直隸冀州等處毗連，東昌屬與順、廣等處毗連，隨省呼應不靈，往往事機坐失。查冀州一帶，正定鎮汛地，請責成正定鎮帶兵會剿；廣順一帶，大名鎮道所屬，應責成大名鎮道勦辦。德州與直隸景州驛路衝要，開防兵駐紮河間，距德州二百餘里，緩不濟急。臣思德州瀕臨運河，可移師扼守，夾河築壘，當更得力。可否敕下欽差大臣勝保，署直隸總督文煜照辦？」疏入，報可。

二十二日，擊匪至府西十八里高莊，黑旂景詩一股由侯廟集，安太集糾紅白旗匪三千餘，復至梁家淺渡，分屯東西河干，犯博平城。際陞督常喜兵勇六百，合烏爾貢札布騎軍赴援。匪回奔梁家淺，退屯河西。官軍奪其浮橋，騎兵衝殺隘河，步軍繼進，搗其巢，匪奔西南，遂復梁家淺，追之十五里而罷。二十五日，明新、烏爾貢札布、際隆等進軍堂邑道口鋪，偵匪聚與泰集，妮軍進擊，匪吹螺聚拒，騎兵佐領札穆色林札布、登中營守備謝炳、及喜、膠州營把總王世俊、外委王英傑等，嚮陣前，斃匪甚多，擒十數，奪其寶糧，甲仗無數，匪潰走，騎兵陣亡披甲一，緣營負傷三。方斂軍，東南雜色旗匪朋嶺、朋山等二千餘趨堂，騎兵向城西西南衝擊，喜率膠州營千總黃中興、高密汛把總高名揚、萊州營把總吳俊德等，妮軍再進，匪奔西南，薄暮斂軍，獲大小礮二十，火藥鉛丸數尊。白旗順書一股竄王家樓，紅旗洛坤一股竄張爐集，堂邑境與聊城同名莘，聊之沙鎮左右數十里間，賊乘隙竄。大股由莘奔陽穀，分股一由柴家莊回奔壽張，時而攻城；一股焚掠安樂鎮附近。分股合土匪，又奔陽穀東北鄉胡家莊，其壽張攻城之匪，旋退屯陽穀皇姑家，新莊諸處。二十七日，東阿令吳樹聲督魚山團房嘉謨等，銅城團劉毅謀等，夾擊，斬匪四，斬馬五。匪馬步銳進，嘉謨敵謹誓死戰，匪潰，敵謹等負傷，武生鹿永全戰歿，匪趨阿城。二十九日，安樂鎮股匪奔吳鄉社莊，樹聲率嘉謨等再擊之，斬匪百一，羣匪數十，匪西奔沙

土軍。其王姑家一股，移過濰張城西北八里冀莊，十二里孔莊，倉上，十六里龍虎寨，正西二十五里郎家集，冀家樓，數十村皆大擾。另毀七八千磨聚沙鎮。三十日，明新、烏爾貢札布、際隆步騎由堂進，辰刻抵鎮。北上默特，頗起騎兵馳入東南，步軍卻走。二起騎兵由西南進，步軍繼之。匪騎先衝步軍，步軍北，明新、際隆墮馬，所部兵勇傷亡潰散，能鬪者百餘，皆徒手。日暮，際隆回府城守，因傷乞代。延襄徵知府李德增署府篆。明營、烏營退，寨之二十里鋪，另設土教，墮馬又從直隸清河之油坊鎮，封魯莊，回入武城縣西子濟廟附近，知縣趙新村、劉源勛、長史、成志，引兵赴河兩夾擊，擒斬匪首范貞、李永貴等十八。

先是，月之二十六日，分股匪遁入清河之黃金莊，武城訊犯總金成堂等，起兵追之。頗有騎斬，勇目頗長，勝，回三戰，殺武城遂無賊。而直隸之曲周、清河兩縣，十日內均陷。時延襄徵參將玉山赴臨清，行次博平，明新因沙鎮之敗，調玉山赴東昌。四月，再殺逆孽，玉秀引軍赴壽張，計綠營三百，勇營五百。初四日，遣平陰、東阿，而安樂鎮屯匪馬步千餘。初七日，由聊之周家店冒圍練衣裝渡運，至七級鎮。陽穀民圍弁不能禦，潰退傷亡數百。次日，匪犯阿城，玉秀軍潰，匪乘之，守備陳兆頌及弁勇陣亡，數十軍械缺失。樹驥率勇圍地救縱擊，匪始回奔，分屯七級、五香社、周家店、李海務。玉秀單騎赴省，告敗乞師，奏勸摘頂。

匪犯東昌城，明新自沙鎮敗，不能成軍，匪勢益狂。東昌東城外，南沿北上孔道，商賈輻輳，市肆駘次。教匪大股合陽殺七匪王存重等二千餘，由城南十八里李海務搶渡。明新令謝炳引步騎五百扼守，而匪由周李劉掩至近城三里溝，明新、烏爾貢札布、玉山等欲入城拒守，商民大譟。匪五六千分兩股，一出北隄洪城，一出南隄，入路東關，蕩米市，衝禮拜寺，民舍，火光宵旦不熄。烏營退壁八里廟，明營退壁王棧鋪，欲移軍在

平。商民千餘跪馬下，控鬪進留。內夜，兩軍潛去。同城文武營縣聯銜稟許，府同知家駒另稟上言，綦切。廷襄奏劾明新，徹玉山將之。際隆等登陴憑守三晝夜，匪盤旋圍攻，倏近倏遠。宗權爲團民詬詈，匿不敢出。十二日未明，家駒與上河通判毓明、聊令濟清，候選令增瑞、團總訓導朱學寧等率團，乘賊不備，繞出二百餘人奮呼突擊，斬匪二百餘，匪退屯傅家營附近。復出敢死五百，設伏東城頭。已刻，馬步匪二千餘由西南隄入雙關街、漕工街，夾護糧輜大車百餘輛。濟清學真激城發大礮，傷匪數十。伏勇聞礮躍起，城內伐鼓齊鬧，賊應。匪不辨寒寡，委棄車牛而潰。斬首百餘，內有紅白衣匪目三，官兵負傷十數，匪全隊卻走。十五日，匪四五千三面撲城。眺河東王家口北壩，旂幟飄展，鼓角填然，憑河擊匪。知保德軍至。匪勢怯，站隊河西，依村而據。保德伏兵起，搶馬匪多名。烏爾貢札布、玉山步騎在速東三里堡、七里河、彭家窰、張旂耀兵，奮呼助勢。匪不敢薄城，繞南路循漕工小路掩旂而進，伏淨業林、陶寺。東南城隅連縱巨礮，寺垣崩，斃匪五六十，匪退。

同時，臨清、武城又警，攻陷清河之匪，四出攻抄。勝保飭洮岷協副將楊永燾道武城，繞南宮進擊，匪奔威縣城東十八里方家營。壽張縣爲匪攻圍，乞援益急。自三月初十日，匪犯境撲城。初則攻圍兩晝夜，繼則五晝夜，至今四月五日，一月有餘，焚劫四鄉無完戶，環城烽警，薪米不得通，將內變。夜遣人翻城請兵。廷襄咨兗州，鎮撥兵三百赴援，累月未至。又河東土匪或數十人，百餘人，冒賊剽掠，旬引臨清、江家油坊、堂邑、前後吳家莊、豆方屯等處踞匪，由丁馬莊、小辛莊、左家橋渡運，旋繞魏家灣、魏清平、高唐、冬漕囤積魏灣未兒。知縣桂昌、魏潛巡檢彭年督圍逆擊之程官營，匪退。廷襄督師趨東昌，檄遊擊緒綸原駐開山官兵四百，臺莊營參將柏祥、縣丞徐必麒、原駐王家林、濟南練勇千，飭往清、博、東四縣調民團，自備糧糈，赴東昌助官軍勦賊。清、博、東三縣

以土陞出沒，不能出境。

延慶十八日出省，行五日，次荏平，傷戶部郎中楊紹和、前兗沂道王觀澄，隨營辦事。二十五日，進次府城。延慶奏言：「現在聯捷奏請敕下勝保分兵三路進攻邱、館、莘、冠、濰、范各匪，已奉諭知勝保酌辦。如果分路前進，則東郡西南北三路之匪必將分竄，臣孤軍獨當東面，單弱可虞。惟日盼前此蒙恩准撥之直隸兵早日到齊，肅清偏禦。」適日保德、玉秀、烏爾貞札布、玉山、戰圖府城外小有擒斬。匪解圍伏城西南，官軍又敗之。李海、哈爾濟、周家店擒十餘，瀋河河師轉者二百餘，匪分半潛竄臨邱老巢去。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二之下

臨莘教匪二

於景勝保赤紅符牌府錄由軍實務由保定步軍統領軍門張善繼楊本等攻圍威縣，皆于五月間，軍門之短解慶園匪巢則在臨清臨縣之邵家莊，侯家寨，王家莊，下堡寺，張三寨五處，壁高壘深，與寇，節，率，堂，朝，觀，六，難，踞，匪，呼，吸，相，應，再，日，甚，多，以，臨，莘，之，張，王，懷，朝，賊，之，宋，景，詩，堂，邑，之，雷，鳳，鳴，爲，魁。四，月，二，十，一，日，大，名，道，士，椿，吉，副，將，成，祿，率，步，騎，兵，二，千，爲，前，敵，副，將，徐，廷，楷，率，陝，甘，直，隸，兵，子，爲，後，勁，黃，西，道，文，桂，持，令，督，戰，五，鼓，由，威，縣，軍，前，距，邵，家，莊，數，里，馬，步，團，五，千，餘，旅，拒，成，祿，指，觀，正，定，兵，北，進，天，津，兵，南，進，河，州，兵，西，進，營，兵，分，兩，路，抄，之，椿，吉，傳，飭，鄉，團，分，路，呼，應，轉，戰，甚，力，匪，不，敵，椿，吉，入，邵，家，莊，等，五，寨，分，軍，環，攻，自，辰，迄，未，五，寨，先，後，排，斃，人，擒，匪，三，百，餘，擄，斬，不，可，數，計，獲，偽，印，二，鑑，礮，十二，槍，械，七，百，餘，潰，匪，奔，東，南，追，之，三，十，餘，里，獲，大小，車，二，百，餘，斃，馬，數，百，出，被，脅，男，婦，千，餘，日，哺，斂，軍，焚，匪，巢，五，二十三，日，潰，匪，復，屯，邵，家，莊，東，南，之，辛，莊，三，百，餘，成，祿，軍，及，之，既，不，戰，走。次，日，糾，率，冠，五，旂，股，匪，五，六，千，渡，運，河，而，西，分，屯，尖，冢，附，近，魏，下，堡，寺，老，巢，距，魏，縣，六，十，餘，里，圍，襲，威，縣，成，祿，率，遊，擊，姜，國，伸，守，備，王，朝，棟，合，兵，練，突，擊，之，追，至，尖，冢，匪，大，奔，斬，殺，六，七，百，獲，槍，礮，刀，矛，檣，牌，鑼，鼓，千，事，火，藥，二，千，餘，勦，黃，帽，黃，袍，馬，褂，各，一，戊，己，土，內，子，火，雜，色，令，旗，大，小，綢，布，疋，百，十，有，五，綢，布，項，帶，男，女，衣，履，如，邱，山，僞，示，多，張，偽，印，二，餘，匪，退，屯，臨，清，候，城，距，城，三，十，里。

勝保移軍威縣，被運水鎮伊總阿將兵赴臨清，檄言：「邱清賊巢爲賊所破，西路軍追勦正力，勢必東竄臨清沿河一帶，伊鎮卽統勇部赴臨清河干，與東軍合擊，仍營清河，廣平府東南九十里故城，河間府西一百六十里之開油坊鎮，鄭家口，不得遠離，有違者下令毋忽！」

時山東會匪侯占魁由清豐，大名南九十里開州大名南百二十里蠶潯縣道口鋪，劉占考由觀城白衣閣入南樂，大名南五十里峽峯驛，攻出廣平之匪，廣平府南六十里衛屯清蘆營，在名西北四十里冠縣教匪楊太屯，元城東營集，大名正北二十里寧京堂，喻捷中軍糧大名城，一再乞援，二十五日勝保令成祿回軍救之，又因邱縣接境，在魯爲山東西北邊，東軍爲賊氛所隔，晉令各寨不能滋蔓，前令軍餉勇餉，既於鄉間，卽出入無禁，勝軍連戰皆捷，匪棄城走，乃令文桂率兵入城，填撫，存饑民數十戶而已。

蔡匪在東昌東南戴家莊，遠岸架浮梁，二十五、六、七等日，保德、烏爾貢札布、玉秀、列陣河東，匪衆屯河西，築壘相望，保德步騎伴退，匪衆五六千，臨梁而前，保德回軍擊之，烏爾貢札布步騎分張夾擊，匪潰，合軍追之，轟斫溺匪，斃賊十二，馬數十，另設騎驛王三行戶屯李海務，周家店，與匪潛合，玉山、玉秀等擊退之，仍屯譚家莊，五鄉社，五月初三日，廷襄傷緒，槍斃，必魁、烏爾貢札布等，專攻譚莊匪巢，代理聊合李均引勇爲繼，保德、玉山專攻周家店匪巢，玉秀引兵爲嚮，把總姜順、李元肉薄攻圍，技諳莊，匪潰走，周家店，擒匪梁兆杰等，二十餘，訊言：匪魁均退赴莘，冠館、邱老巢，府城外屯匪，乃十匪，鹽梟十居七八，踞田家莊者，綠旗匪首張得魁，攜孫克盛莊，徐家樓諸處者，紅旗匪首王振南，階七級，官橋口諸處者，黃旗匪首王存重，卽王三行戶，與教匪翁圖相通，衆亦七八千，廷襄仍駐府城，奏言：「臣提一旅之師，勢難長驅直入，若由北進，則館堂、臨清各匪在

右冠縣各匪在左南進，則壽張、陽穀各匪在左，莘縣各匪在右，均防鈔襲後路。

時廣平之匪竄入邯鄲者爲兵團擊散，餘衆歸併大名運東小滯一帶。威縣東南臨館、冠、莘、觀各匪，與邱縣敗匪，又應聚饑頭老巢，即清西南號稱萬餘，浚濠增壘，圖復肆。先於四月二十九日黎明，匪五六千渡河北游，尖家附近。勝保令成祿騎兵及天津、河州步軍，趙喜義河南彝勇赴尖家。日中，抵臨馬寨。匪迎拒，官軍逼之。匪退重河之南，徐入饒頭不出。官軍逼河北饒頭。夜半，喜義挑軍經三百過河視之。匪壘列炬十餘里，夜明如晝，不克掩襲而還。至月之二日黎明，成祿軍由尖家渡河，自西而東，喜義軍由大雲集渡河，自北而南，營總文哲率黑龍江頭起騎兵爲後應。官軍至匪巢三里所，匪步隊踰萬，馬隊二十餘，分三路戰官軍。成祿、喜義馳馬分路騎之，火器斃匪數十。匪勢墜，諸軍益奮。自辰迄未，斃匪二千餘。匪奔，追斬七百餘級。抵匪壘，諸軍負藁填壘，躍升而上。匪大亂不成列，號呼奔竄，如山崩濤湧，血肉狼籍，地爲之赤。悍匪伏村舍縱槍擊官軍，官軍稍卻。勝保軍中道員周士健、遊擊劉景芳、侍衛祥恩、知縣鐵珊、揮軍畢進，縱火焚之，步騎分追三十餘里，抵館陶城，緣道斬七八百級，回軍饒頭。風火砲烈，匪巢皆燼。附近之唐家園、楊家樓悉平。是役也，實斃紅綠袍帽匪首二十餘，擒者三百餘，殺獲不下四千。牛馬騾畜旂幟刀矛槍礮以萬計，大獲全勝。疏入，成祿、喜義等降賞有差。

勝保奏言：「白蓮教首以黃旗張善繼爲總頭目，楊太雷鳳鳴、張殿甲、石天雨、左臨明、宋長壽爲各旗目。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方色爲營名。小頭目則白旗姚泰來、呂寶義、朱路紹、楊金堂、李進、崔頭、綠旗王建功、俞清泰、黑旗張二麻、桑振河、趙六虎子、周義、紅旗時書、黃旗劉萬清、胡得功、孫全仁、孫集、劉崇德等，不下百數十，各領三五百人。山東臨、鄆、冠、館入教數百村莊，皆謂白蓮社。直隸清、威、樂、廣、雞、平之入教者，皆領有方色

小旂。又句合山東、濮、范、鄆、鉅、會匪，遍大名屯聚，譚廷襄所請分直隸之兵渡河會勦，刻下斷難合近及遠。譚將直、東兩省賊窟處所，並官軍所破賊巢，及紮營進勦地段繪圖誌說，呈進御覽。一疏入，復聞。

勝保調伊瀋阿軍移駐尖家，營州防軍填紮坊鎮。時饑饉餘匪方潰聚小灘，剋寇南清水鎮，以行而七十餘里，及館陶大渡教匪，濮、范、鄆、鉅會匪，時竄漢真，尖家各村，悉伏旁騎，直抵官軍臨馬寨頭敵營。初四日黎明，馬步匪萬餘由馮家園分股渡河，長緡犯尖家，勝軍嚴陣以待，相持兩時久，西安、黑龍江騎兵先縱，馬匪卻走。成祿、喜義步軍乘之，喊聲動天，斬殺七八百，焚燬無算。伊瀋阿軍由大營口進，喜芳護軍小隊繼之，成祿軍追躡饑饉之南，援匪大集，士健、祥恩、盧兵疲挫失，傳催徵軍。初六日三鼓，勝保親詣尖家，前敵都勒諾軍，次日五鼓，分道渡河。士健、喜芳、參領明通阿騎兵由右，成祿、營總德榮、騎兵由左，喜義、味勇、都司文林、守備張清宇、正定兵、參將楊永魁、河州兵，分三道向館陶，伊瀋阿與城守尉富明所部赴饑饉頭以前站隊接應。前軍至瓊兒莊，匪千餘突出，官軍兀不少動。匪三擊，官軍步騎迅掩之，匪退十數里，官軍擺陣逼館陶城五里許。城匪縱礮，關門，出馬步隊萬餘，由西北繞東南，互八九里，官軍參軍懸絕，匪吹螺伐鼓，有十則圍之之勢。官軍誓死進戰，自卯迄巳，斬殺數百。日中，匪圍益密，士健、明通阿、喜芳軍自西街擊之，成祿、德榮軍由東夾攻之，匪隊離爲二，官軍益馳驟之，匪驚愕失措，潰其。開，奔城西關爭門而入，官軍轉敗爲勝，人馬如有神助。全勝懸陞而軍城，匪不敢啓關，外匪冒罵，繞城東南奔。官軍一面仰攻，一面城附上，守匪皆開走，遂克館陶城。全軍追至唐莊，合被三軍東南清水鎮馬步匪五六千來城。官軍甫休息，驟列陣再戰之。戰方酣，祥恩引尖家後路騎兵至，合軍而馳，匪大墜，人馬騰踏，相塞階空，槍聲如雨，追殺二十餘里，伏捕獲野，再克清水鎮，守匪棄城南奔冠縣，官

軍乘勝越牆入，分軍縱火，傳餐而食，資糧器械充塞不可計。慮軍士資得致敗，聚而焚之。日晡，回軍館陶，殺獲三千餘。敗匪千餘奔東北田家廟者，伊綿阿婆驟擒斬過半，仍與富明回軍尖家臨馬寨，嚴隘北路。兵勇應戰一日，有陣前賊仆者數十，傷亡亦數百人，外委王鳳瑞戰歿。是日三戰三捷。奏聞，奉旨嘉獎，士鏗、文性、景芳、清字、祥恩、明通阿均進階，鳳瑞及陣亡兵勇從卹。

勝保奏言：「邱縣一城，自賊退後，山東撫臣譚廷襄相距較遠，且孤懸邊境，難守禦。現在館陶收復，前路賊勢漸消，邱城恐再爲匪踞。查邱縣梁固村練總王秀芝，前善教頭石天雨，大雨舉事，秀芝與絕交，圍練五十二村，力經鄉里。已飭副將徐廷楷帶官兵，督王秀芝圍練入城駐守。」疏入，允行。

時郡王僧格林沁飭幫辦軍務鑲藍旗蒙古都統西凌阿督軍東昌，奏言：「河北土，教各匪，雖經譚廷襄統兵由東昌進剿，然股數甚多，奴才若由甯、鉅進兵，勢必紛紛過河，北路又添黨羽。現擬奴才西凌阿率黑龍江騎兵，恆齡率察哈爾騎兵，共千餘，由汶上、東平一路馳往，期顧北路藩籬。」於是臨、館匪衆爲勝軍擊敗，零股散集東昌西南周家店。官橋口。十三日卯刻，西凌阿與副總管恆齡騎兵先進，東軍相祥、保德、玉秀、緒綸、謝炳、步軍繼之，循河東行，抵蔡家莊。匪二、三千由周家店出隊旅拒，官軍步騎夾擊，匪奔河西。官橋匪衆復出拒，撫標左營千總馬炳蔚右營把總陳萬策死之。官軍苦戰餘時，匪奔，恆齡追之二十餘里。諸軍乘勝入周家店，官橋口、蔡家莊三處，匪衆悉焚燬之。是日，日中，匪分股千餘，掩至府城西南，聊令均親督步勇，合烏爾貢札布騎兵，出擊之。追至七里河，斬殺數十。西凌河連日擊匪，迭克李海務、錢家樓、潘家屯匪穴，戰輒勝，軍聲赫然。

乃棠邑侯趙州府李河日三十餘里，復新起土匪，合教匪竄濟平邊界劉家孩子莊。又紅旗匪黨時書等屯新

家堤口，黃旗匪黨萬清，得功等分屯大李王莊，鹽梟存仲一股屯陽穀城東北。漕倉之在七級鎮者，羣匪搶運蕩然。壽縣三月初閉城，至今未啓。羣匪於城東里許築土埂一道，高厚丈餘，南北互三里，城西穿三里長壕。匪驅鄉民刈附城熟麥，斗抽二升，從者日衆。東阿縣則另起土匪二千餘，焚掠關山，魚山團勇陣亡六十餘人。鄉團解體，不敢出戰。勝軍所擊匪衆，有自館陶清水錢敗奔冠城及七里韓村者，有屯北路李塌、馬王屯。冠縣文西路四屯店、當村、石村等處者。距小神廟十餘里踞守犄角，揚言同攻館陶，分犯大廣，以緩官軍急進。

勝保十二日詣大名，令榕吉督遊擊吉忠、阿大名兵四百、王朝棟天津兵千二百，把總婁鳳閣勇丁千，祥恩與營總德克登布八旗兵六百、騎兵三百，由小灘大名縣境西進，大名鎮阿麟保督本標兵四百爲後應，撤館陶軍成祿、文哲、德埜、景芳，守備王永勝所部由南進，伊綿阿仍扼尖冢，馬家園、大營河口，備匪竄突。調廷楷原駐邱縣之兵赴前敵，調遊擊戎發原駐孝固村之兵填紮邱城。十四日五鼓，北路成祿等進至館陶東南之李塌、賈村、化村，正南之萬善，匪衆五六千迎拒如前，官軍擊之輒敗。分踞犄角之賊，悉舍壘而奔，追至冠北，殺傷不可數計。西路榕吉、祥恩等同時進至四屯兩馬寨，數十村莊羣匪出戰。官軍精整自喜，匪衆戰慄，交鋒輒走。騎軍馳驟之，譁然委棄器械，無敢入壘者，亦追至冠城之西，匪乘城拒守。景芳、永勝攻北門，祥恩、晉德布攻其南。圍將合，匪潛啓東門，奮呼而走，衆猶三四千，遂克冠縣。官軍步騎兩路追之，緣道砍殺又無算。已至七里韓村匪巢，巢外深壕排列拒馬，叢林岔徑多伏匪。知爲善繼，太窟穴，停軍傳餐，分路臨伏，焚莽而進。俄匪數千出壕列仗，搖旗喊殺而不前。眺軍騎如長蛇向南行，陣賊多反顧耳語。官軍乘之，匪大潰亂。官軍刀斫矛刺，匪匍匐稽顙，惟骨肉脆折人馬騰踏聲，不聞槍礮。所斬千餘，官軍擁而入，又斬七八百級，再克七里韓村，匪悉

奔華縣老巢，分軍盡拔冠北數十村莊。匪望風先遁，捕斬餘孽又數百。分軍守冠城，疏聞於朝，穆吉、廷楷以下文武員弁數百人皆荷陞賞。

官軍自克七甲韓村，聞軍入冠，乃周遭四鄉數十里無人烟，亦無芻豆薪米，城垣殘破寥落，難以設守，一宿而行。十六、十七等日，甚雨如注。次日見霧成祿、崇芳、永魁、喜義、文哲、輝、德、學等步騎由館赴冠，周視領見，諸軍通方修整，更替成備。一日夜而畢，匪偵官軍入城，不虞其修葺之速，新葺堂、朝、觀、碑、鐘、鼓、范、土、教、葦、匪、疑、除、夜、至。官軍城內外諸營，臥鼓息聲，登陴伺守。匪縱酒馳驟，距不半里，發音呼嘯，槍礮如風雷，官軍益寂。匪疑城空，大隊圍繞欲入。夜色暮昏，匪莫辨距城遠近。守軍度槍礮及賊萬火同出，匪中傷者周遭數百人，駭呼歸，退屯里餘。通夕來擾，成祿等黎明擊軍突出，分東西兩道攻之。匪殊死戰，官軍有進無退，日加辰，匪始卻。全軍轉之，斃匪無算，遺坐車匪百十餘，追至七甲韓村東南，始斂軍。後路糧械鍋幕至，於是撫慰將士，簡閱步伍，巡察夷傷，終日而畢。

綠旗匪黨黃學文、黃蘭枝、黃旗匪黨楊洛顯、黃勞玉、李德、黑旗宋步詩、曹三墩子鼓等，引衆分由清平之左家橋、土橋關、博平之邢胡劉莊、三空橋、李家園、上下游搶渡，清平圍周在東等，博平圍胡德俊等禦之，團民多死。匪衆投過河東，凡清、博、韓、境沿河康家莊、劉芳屯、水城屯、鄧家橋、白虎寺、駱家梅莊、苗莊、賈家寨數十村寨，悉被焚。烏爾貢札布步騎八百馳赴清平，匪聞臨河西豆方屯、侯棚、三十間房、劉家海、河東康莊、戴家灣等處，虛張旂幟。十九日，巡檢彭年入城告急。烏爾貢札布與知縣桂昌，分率兵勇趣魏灣。二十日黎明，景詩引衆在土橋關架浮梁，先節二起土默特騎兵營之。烏爾貢札布與營總佐領沙津、滿達勒先突陣，傷匪百，匪卻。驍

騎棧鄂齊耐、馬甲拉登札布、沙津格呼力、音噶拉等涉水衝殺，顛起十數，得穆古楞、壽星保、巴彥爾圖、林保、音保、噶哩德等數百騎，均渡河追擊，槍不虛發，斬級二百餘，擒二十七。匪潰，追之二十餘里，奪大小旗幟數十，威遠駟由燬數事，甚兩驛至，回軍魏溝。

時教匪分半回寧抗拒北軍，而士莫各匪尚不下七八十，惟存重已槍斃，其綠旗得魁，紅旗振南二股仍附田家莊、孫克盛莊、旋檢府西南數十里，北軍臨不能通。十五日黎明，西凌阿騎軍由府東龍灣渡河，愕齡步軍由王家口渡河，保德、賴耐、玉秀、緒綸、炳、把德、泰順、令均等各率步勇分道接應，將至孫克盛莊，匪大股出拒，騎兵衝其中堅，匪不支，裂為二騎，兵進益猛，步軍隨之，匪散亂西潰。諸軍遂克孫克盛莊、田家莊，附近之李堂、徐戴莊皆下，斬級千餘，擒劉金球等七十餘。匪偵官軍騎兵赴魏灣擊渡河之賊，計乘虛襲府城。十八日，官軍哨騎百餘至距城二十里于家營，迤南十里，匪大股掩至圍之。西凌阿飛飭恆齡馳援，率薩英額木起官兵繼之。至則賊圍數里，復令營總西蒙額、喜成阿從張莊繞賊後夾擊。匪圍略動，營總達爾濟從西北衝出，已至白家莊。諸軍乘勢兜擊，匪敗北，遁歸曲家營。步騎軍次日黎明又克之。于是府城東南李海務、周家口、官橋口皆無賊，惟香露西南沙鎮，其清平搶渡之匪，遁跡稍遠。柱昌督團隨烏營渡河，部索河西豆方屯、板橋、二吳莊、新莊、譚家樓、陶家莊、王廟、南營、孫黃二莊、楓莊伏匪，日數十人。餘匪數百奔西南。會勝保訂期進兵，分賊勢，而堂邑為匪衆往來捷徑，必先收堂邑，廷襄乃調回烏爾貢札布一軍。二十六日，與西凌阿合軍進擊，匪屢挫之。除聞官軍具至，先潰走官軍入城，公私廩舍無半糧，城壞全圯，居民無一戶。官軍築壘城外。

廷襄因屢奉嚴旨切責，急徵冠令王世榮、堂邑令卓文河、邱令李亥，代理館陶令孫承黃初入城視事。又

本謂曰：「邱縣、館縣、冠縣等城，既經克復，全賴地方官安撫善良，緝拿餘匪。著譚廷襄速飭地方文武，尅日赴任。」於是文檄守促世榮等單騎之官，四城暴骨如莽，棗杷塞路，機務夜號，厲鬼晝跳，民無丁男，官之隸圍，攜一二僕從，披荆棘，張帳於顏頊庵寺之旁，馬賊猶往來無虛日也。

勝保移軍館陶，而寧邑西北柳林、侯棚、宋家小屯附近數十村均有屯匪，沙鎮匪勢特熾，南北軍不能會合。勝保傍伊綿阿山，家倍道趨堂西北，添調冠縣之軍，由西南夾擊，匪聞聲潰走，柳林、侯棚等匪皆遁。寧北無賊，而冠東南之東西白塔集、富義集、趙莊、焦莊、三河鎮、距冠城一二十里間，大小匪巢林立，死抗，以衛老巢。二十八日，勝保由館陶輕騎至冠縣前敵軍中，修嫺部伍，飭成祿、廷楷、嘉義、崇芳、永魁、文哲、昭等軍並新調守備劉祺、景州千勇到冠，由東西白塔分四道進，入傷枝，馬縛口疾馳，距城數里，遇放卡馬匪百餘，見輒反走，諸軍逐之，林薄中突起馬匪千餘，諸軍擊陣卻擊，步軍在前，騎軍在後，斬殺四百餘，匪抱隊不散。少頃，匪且戰且退，陣漸動，莫司周士鏗出前，呼猛進，一時步騎官軍如潮而上，匪奔白塔，援匪大至，敗匪惇惑，疑官軍夾攻，自相衝擊，官軍益乘勝取之，匪大亂不支，追至東西白塔，擁而入，遂克之。分軍襲富義集、趙莊、焦莊，皆下，獲偽令、偽示、軍械、牲畜不勝紀，殘匪歸併桑阿鎮、沙鎮。○是之兩天時溽暑，息軍一日，晦五鼓，進軍向桑阿，士馬勇奮，恐後爭先，距匪巢不及五里，不見一匪，再進三里，亦不見一匪，一騎惟破聲如連珠，諸軍知匪氣既也，喊殺而前。近則制旬猛進，匪礙高仰，落子聲隨，忽然，迺抵巢下，匪大驚，啓關欲出，官軍逼擊之，出數百人，多傷路。各門均啓，官軍逼巢環擊之，匪馬爲礙，再折回，自相衝突，大亂散走，落帽者，顛爲之半。官軍畢入桑阿，匪猶血戰寨中，伏尸橫路，餘匪向東南幸縣奔，連克白塔集、三和鎮，惟陣亡外委鄭啓祥及兵勇數十。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三之上

邱華教匪三

時東昌西南丁家廟、寧邑之賊秦年、范三莊、黃家寨、陶營、卓阿各墩、張秋鎮之北、阿城鎮之西、安樂鎮之東、數十回分合竄馳，多者二三千，少者數百。西德阿、牧營、王秀、綽綽等步騎先墜丁家廟窟匪。馬匪三百餘拒戰，官軍步騎三道圍之。佐領何通額廷步隊，賊匪陣後鈔擊，匪不辨虛實，衣黃馬匪執旗回顧，何通額驟進奮鎗刺騎之，匪驚潰，官軍追殺十餘里，抵沙鎮，林箐中出馬步數百，官軍如前鏖擊，匪勢或前或卻，風雨驟至，官軍回。此五月二十八日事也。六月朔，仍進攻沙鎮，匪不戰遁走，馬匪殿後徐行，官軍奮擊之，馬奔，墜坐車，匪目及益連孛，隨步匪二百餘，擒十餘，官軍克沙鎮。會烏爾貢札布一軍擊匪奧泰集、范二莊、黃家寨，獲事，調回其軍，令趨寧阿，合勝軍攻莘匪，而東台之南七級、阿城、諸匪尙張，東阿合吳樹聲督民團房嘉謨、陽穀令袁一士督民團郝朝棟，分道堵禦，嘉謨等踏平劉家寨賊營，匪忿怒，糾衆報復，攻關山，傷亡民團房省山等數十，團衆惶怯，西凌阿初四日移營七級，延襄撤營存率步軍助戰，匪馬步千餘，略一抗拒，即渡河西奔，官軍追殺臨河，斬衣黃匪目二，衣紅匪目一，擒二十七，回軍七級，又搜斬百餘，附近大小村落漸靖，惟阿城、張秋及陽穀境屯匪如故。

初，勝軍擬攻大李王莊，期東軍同時攻沙鎮，分賊勢，沙鎮屯匪不戰遁。士鏡、帶吉、文哲、陳、德克登布、伊克

精阿、廷楷、得魁、喜義、文林、景芳、清宇等軍，由桑阿進蕭家寺。初二日寅刻，抵莘縣匪集。村落在處伏賊，輒勦輒進。得魁、景芳軍已越過大李王莊，距城祇四里，匪大敗，追至西關之南，殺獲不可數計。而縣城東北大隊擁出，約萬餘，城隍七八千出巢夾攻。廷楷步軍爲匪所包，死傷相屬，勢將覆沒。喜義、文林、清宇奮勇赴援，回環轟逐，景芳得魁回軍兜擊，匪內外受敵，重圍始解。廷楷乘勢修路衝殺，匪始斂隊。日暮回軍馬橋，距城計里許，陣亡數十，傷者二百餘，斬匪級四百，餘制鐵礮二十三，搗牌六十七，僞印七，他物不勝名狀。

勝保山寇縣進馬橋。初五日五鼓，士聲成，得魁、文哲輝部勦諸軍，定計先攻大李王莊，以正定、河州兵攻其西，東兵、豫勇攻其東，大沽兵、景州勇攻其北，缺一隅，分馬步爲三伏，陳騎兵五六里外，兩翼鈔之，直隸督標兵爲後應。諸軍覬隊疾馳，所過村寨，斬馘零匪一二百，如摧枯拉朽，無敢抗者。抵大李王莊二里許，馬步匪踰萬列陣東南，旂幟林立，不動。莊內有鼓吹聲，將士皆憤，騎兵先馳，匪不動。三面馳之，匪勾隊撥讓西南隅。諸軍大噪乘之，匪却，槍礮所及，匪前列盡踣。有猛士突入，奪譽匪旂，向西南急馳，匪後隊隨之行，官軍再乘之。匪日乘馬督戰者，刀斫之不止，遂大敗。官軍克大李王莊，匪闔南門奪路走，伏兵截之，盡棄擊斃，得脫者馬匪二千餘，步匪盡殘。官軍布營莊內外，小賊傳警，縱火起隊，仍分三道進。距莘里許，城匪礮如連珠。官軍行列稍密，多被傷，覬隊傳令更換陣法，魚貫雙行而進，近則益猛，抵城濠乃止。城上火器均虛擊。匪闔東西門出關，官軍分路應之。仰攻不已，城隍木石雨下，所傷甚多。士氣益怒，有奮勇築堞上，女牆匪斫其顛，刀陷骨不拔，擊堞擊血而登，始仆。匪恐勢卻，教首披髮朱衣登堞，念咒二十餘聲，官軍愕眙。匪槍礮穴垣出，官軍大卻。成、祿、廷楷、得魁、文哲輝躬冒矢石，追外壕，士鏗催軍繼進。匪槍礮漸少，木石將盡，知不守，紛向城南隅竊遁。官軍臨北

垣入，巷戰所殺縱橫蔽道，非爲之垣，兵士浴血不辨眉目，傳呼口號而已。餘匪圍南門出馬步千餘，遂克葦縣，分軍追至靳家堤口，匪寨十餘處皆破毀之。時未申之交，回軍入城，甚暑臭穢，火燄不息，流血積隘，不能安釜，張旗四城，營於隍外。是役也，前後斃匪七八千，兵勇傷者數百，死者百餘，戰狀良苦。救出男婦二千餘，獲匪男婦數十，囚位大小五十六，徒曲周縣印一，黃蓋、黃衣十數，當官軍之攻入也。有數十悍匪擁護一馬賊爭門欲出，諺爲匪首楊太，環繞擒之，從匪死焉。葛斌、太下馬衝突，身被刀矛十數，始仆，遂斬其首。

西凌河移七級得勝之語，道阿城關匪寨在阿城者，則風沿河南奔，鄉圍縛斃從逆之劉萬芬等十餘斬之。復齡騎兵由河西進，廷襄檄常存步兵由河東進，陽穀民團郝廣立布嚴標，李毓南等率團助戰。張秋匪衆千餘屯河東，見軍至，奔河西。官軍逐之，匪向西北正西潰走，斬獲五六百，斬衣黃紅匪目九，擒僞副元帥劉定彥、王興安、趙四、高占玉、柴坤等四十三，獲僞印五，黃馬褂五，僞令八，銅轡一，刀矛六百餘，牛驢騾馬四百餘。十一日，官軍復海，值匪潛回張秋，窺東阿，圍總王建中、陳懷玉、魏凌雲、田錫之、陳錫朋、孫華堂等率團擊匪半渡，追至泗河，殲溺者三百餘，斬僞總兵王春安、黃旗僞元帥王奉魁、趙倫成、張子信，匪目孫保善等五十四，遂克張秋，一士率圍駐守。

先是初七八等日，莘匪有竄臨陽殺米紅鎮、略曉巷、安樂鎮者，廷襄調駐莘烏爾賈札布、成志軍、壽陽毅城，期成祿軍會隊。城匪方俯守，葦沙負土繕道相屬。官軍猝至，遂潰。民團吳廷幹、鄭朝棟等率團入城守之。初九日，莘西南朝北，突出虜糧匪千餘，向北行，得魁所部向西南擊之，匪敗回巢。會成祿軍至，十一日，諸軍皆馳入陽穀，匪先期遁，遂回軍莘西南十八里鋪。十三日，諸軍進攻朝城。有道光間習教戍新縣教回之從政等詣

藏匿逃死云。

勝保軍由館回威，偵西竄匪首善繼、臨明、二邪，即張九春、天雨、向曲、周，直隸廣平府東北四十里雞澤一路，徵景芳、德克敦布等騎兵窮匪所向。二十三、四等日，及匪永年、縣廣平府附郭沙河邊，距臨洛關不遠之吳家莊、柳營、劉固村，斬級七八百，餘匪奔回那臺，直隸順德府附郭任縣，順德府屬東北四十里騎軍又及之。其西奔敗匪餘三十騎，四散潛匿。直隸戰事略略之。其東南敗匪三四千，出沒觀朝、莘、穀之間，倏由堂、冠交界闖臨清、瀕河之范家場、大營口，分股擾清河。廣平府東南一百六十里調廷楷、喜義、知府劉策先各起步騎，抽回明關八旗槍官兵，由那壩、下堡寺、郭七寨分路追。二十四、五等日，連擊敗之。每勝，斬賊四百餘，匪敗屯淺口，南館陶西十八里。又分股三四百入廣宗。順德府屬一百二十里徽佐臣及參領阿本泰騎兵勦之，距復奔平鄉。府東八十里大名守劉煦等奉勝保檄言，朝、觀、悍匪均聚濮州，大軍因勦東西兩路竄匪，慎防後路，未克分兵，資煦赴南、清、開、整齊團練，進攻濮、范、匪巢。煦率兵勇行距東館集迤南二十里，匪數百迎拒。兵團縱擊之，敗走。直隸清豐令王懷清、河南內黃縣德府東屬一百十里令黃見三，率鄉團來會。匪踞觀、濮交界黑米寨。二十一日，兵團環攻之，連縱威遠紅衣礮，牆崩，守匪亂，兵團擁入，獲匪千餘，出難民男婦五百餘，擒匪目悍黨數十，車馬旂幟數百，火其巢。

當是時，各縣伏匪，聚四擾，景詩部衆潛叛，陽、堂、莘、館再警。勝營自謂景詩投誠，功在東邦，亂匪遺已，東民方謂陽奉陰違，禍猶未艾。其實景詩黑旗人數衆，叛服難齊。有假冒黑旗焚掠，東軍不便擊勦，致負激變名。且勦而勝，紛紛入勝營號訴，勝營將弁不能辨其真偽，即景詩亦不能辨也。十五日，黑旗匪衆由莘之變，獨屯入陽穀之皇路莊，至距城三里，孫家墩，衆二千餘。陽穀請援兵，烏爾賈札布留成志、炳軍駐莘，自率騎兵向東。

南追擊，小有斬獲，而朝寇四鄉伏匪，由朝之大場入冠之辛屯、桑阿、蔡兒莊至堂城西賈寨，距城三十五里，石槽莊、葛延辛堡，距城二十五里，李家劉八寨、王家劉八寨、缸屯、柳林、范寨、侯壩、宋家小屯、陳屯、七星屯、劉紹諸處，章文湧隨營總隊，布騎兵勦擊，亦有擒斬。自朝之張魯集以南數十村莊，皆張黑旗，自稱投誠宋勇，而勝營遠壁朝城西北五十里外夾隄，烏軍移壁張魯集東北，各縣民團亦堵而不擊。二十二日，成祿移營孔家堂，景詩移營李家安州，相距十里，遣叟什趙玉林等查發功牌，放軍火，諭令二十七日候點驗，玉林等幾為所獲，黑旗焚掠益肆，館陶東鄉劉家塔頭、西二莊、彭莊、楊家墳、西北之魏僧寨、丁家園、西南之武家寨、張官屯、柴家堡、朱莊、紅白黑三旗環繞馳突，幸冠、館驛路可塞，復登陣守禦，而前此入直隸衆六七百，復由曲周之張朝、朱爾寨、城孟、王家堡、樞人邱之務頭、段爾寨、梁爾莊、七方屯、常家屯，皆藍旗，頭帕青巾，腰插黑旗。另股竄臨清鐘耳寨、破廟莊。另股匪日楊洛顯，又從辛入臨之李官莊、樊村廠，距城十八里，欲架浮橋赴宋家。又另股數百騎，偷渡丁家村，入臨北謝路油坊等莊，後股則在洪五營、常家園。距州城四里餘，彭垣督典史張升瀛、武生常甸、邦過河迎擊，暫陣而出，殺斫紅旗匪口，自稱火帝真人賈添祥於馬下，斬賊七八十，獲馬六，大小旗五，黃馬褂二，匪敗奔黑家莊去。另股又奔夏津河西二哥營、王家壩、張家窩搶掠。惟油坊莊股匪，清河縣境，距武城三十五里，趙新督團力禦之，未得犯境。

七月，直隸諸軍陣擒女匪多名，內有善織母妻，訊出善織匿沙河順德府南四三十五里之贊善村。知縣金秀三、邱臺令順德府知縣錢敏率勇役掩之，善繼及弟善正、光文等死黨數十上馬欲逃，秀三伏勇役狙擊之，村西匪奔回，勇役由村東進，匪短兵接戰，斃二十餘。善繼、善正匍伏哀乞，遂釋之，解威縣勝營處斬。初二日，勝軍進

攻淺口，匪遁西北張官寨，又攻拔之，獲匪目斬三等數十。復由廣宗順德府東關一百二十里竄出一股，意相接應。火器營副參領斌陞、佐領格本泰等騎兵，追至平鄉，順德府東關八十里南和、府東南關四十里任縣、府東北關四十里復奔向曲周，入邱之新莊。令亥亦謂臨明率黨數十匿大河套莊，率勇役往捕，聞民識之者為鄉導，先擒數十匪，無臨明。鄉民縱火積薪，一人突出，爭手搏之，乃臨明也，解威同斬於市。善繼、臨清侯家莊人父萬選，嘉慶間習教造成新編，道光六年，回縣出力救回。善繼隨母習教，太殿甲、玉懷、二邪、今仁、太來，均其徒，推善繼為教主。臨明綽號左三毛包，邱縣大河套人，師太來與善繼同教，白號中央戊己，與靳參、郭肆雖卦教各分支派，焚殺攻掠則一也。

時皖匪屢由蒙、亳出巢竄河南，詔下勝保俟北路肅清即統兵督辦皖豫軍務。乃紅旗匪黨肆，洛坤等大擾邱、館、東直交界。肆即邵老文、臨清尖冢人，或云館陶山村莊人；洛坤，朝城富義集人；趙老懷，清平縣人；馬步二千餘，二十七日屯淺口，直隸境距邱縣城三十里。焚掠小灘南館陶附近。玉懷股衆割掠莘、堂、冠、朝，市月不已。張西南岔河內匿，匪時欲渡河，賴僧王軍駐黃南，語張、陽殺民圍堵運西、東阿民圍堵運東，匪不得逞。景詩部曲未降者二三千，陽與景詩為難，各旂羣匪亦揚言恨景詩，以示景詩之無貳也。於是玉懷、朋嶺、楊太子、順書、殿甲、殿乙、高思繼等均張黑旂，留邊月白別；景詩部衆屯大王寨、楊下莊、張魯集、黑旂白月；玉懷部衆屯曹家樓、姜家莊、黑旂黃邊；順書部衆屯大場集、杖巴村、黑旂白邊；朋嶺部衆屯位莊左右，黑旂綠邊；思繼部衆屯胡疔白塔，黑旂紅月；靳參餘黨屯燕店集、霍莊、黑旂紅邊。七月初二起至月既晦，莘、堂、冠、朝、四境紛紜擾亂，忽去條來，此股彼竄，無虛日。烏爾貢札布、保德等，一驍之王家劉八寨、缸屯，即甘棠葉范家寨，匪奔西陲，由隴北分為

三。再擊之，匪西走。同時臨清西南李官莊、丁家村、馬家莊、白炭營、榆林頭、張家莊，皆有囂聚，幸西北河店集、曹家樓、距城八里西南陳家集、延家營、正西密子村、李院集、冠之賈鎮、桑阿，在堂邑正西偏南五十里，狼窩、堂邑正西偏北五十里，紅屯、堂邑西北五十里，無不匪聚，聚散無定，多少莫測。各縣團長文武生監與股營弁勇出入匪中，圖說多方，行徑詭密，朝欲納款，夜復叛逃，東則乞降，西又攻剽，東軍無可捉摸，按兵不動。廷襄督兵壁府城，烏營、保營、壁堂邑，成志壁莘縣，署曹州鎮郝上庠壁陽穀。勝營之檄，云有阻撓撫局，激變降衆者，軍法治之。巡撫之檄，曰，有言降衆欲叛，撫局難成者，軍法治之。

初九、十一等日，大股紅藍黑白四旗匪衆數千，分股從館陶西南薛家園迤河，入冠北之高善，東北之趙村、李當鋪，正東之烟村，東南之胡驢、白塔，日夜縱火，照耀百里間，與賈鎮、桑阿匪合。另股匪自號大成軍者，衆七八百，夜攻莘城。成志與委員知府胡鳴泰，前莘令李杜，署令黃以鑫，乘城固守。十四日，匪衆有從桑阿、杜莊、丁家寨、顏真莊往西北者，有從操莊、宮廳莊，由馬橋竄西南胡噓集者，有馬匪從堂邑西北至紅屯，南趨賈鎮，向烟店，後股猶在柳林，距堂城四十五里，張家孩兒莊，距堂城三十里，後甲，距堂城三十里，范兒莊，距堂城十八里者，執分執合，莫可知。十八日，烏爾賈札布騎軍，成志步軍，均進烟店至百家巷，遇黃紅綠三大股匪衆。官軍向東移，匪趨莘城，攻西北門，噴筒火箭燒城樓。有純黑旗從西北來，云是景詩赴援，未交鋒而匪退，叛服固未可測也。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三之下

邱華教匪四

八月，勝保奏言：「緝竄西路匪衆張殿甲、程學書、女賊程五姑等，馬步不下二三千，官軍蹙蹤追勦，相飭大名道王榕吉、廣平府知府金鏡，率曲周、平鄉、大名、南樂練勇會擊，四面兜圍之，賊匪略盡，槍傷王懷、學書、擒斬賊首僞元帥殿甲、女賊首五姑等，餘匪無多，回奔東路冠縣東南。臣分軍搜勦，除殲滅外，餘皆畏威反正。一面教黨分屯朝之正北、西北，及距城十數里之朱莊、妹冢、冠之桑阿、呂莊、大張莊、周家莊、杜莊、葉莊、掖莊、辛莊、風莊、蔡兒莊、柞莊、灣兒禪、靳家屯、油坊、吳莊、野場佛莊、莘之烟店、河店、曹家樓、信莊、牛王莊、吳莊、安州、堂之城、西南管家屯、溫儀集、張爐集者，尚不可數計。」與朝聖張魯集同名縣城十五里初四日，犯聊之李家河、王家堂、郝莊、西葦園、王官莊、連家莊、潘王廟、盛莊、五孫家莊、沙鎮。譚廷襄因南捻過運，由東不趨甯陽，西凌阿軍于七月二十日移濟甯。詳前卷廷襄又調烏爾寶札布騎軍、保德、卞祥、緒給、徐必麒、步軍，由齊河入省，勝軍半回威縣，留者分赴濮州，收撫叛團王來鳳等。詳另卷無暇兼顧東昌。匪衆聞勝保初八日赴熱河行在，叩謁文宗皇帝梓宮未返，訛言大興，人心惶惶，圍練解體，匪徒再熾。

景詩赴紫邑謁留防道員王觀澄，請擊擒白贖，觀澄慰安獎借而行。二十五日，皖檢大股犯范縣之郭灘，景詩隨勝營千總楊光德引軍迎擊獲勝。詳前卷

九月，教匪遺黨赴黃南結長槍會匪，向灤范河口冒民團陸續過渡，不下四五千，分屯朝城舍利寺、范縣榮家莊、陽穀蓮花池、曹廟土匪劉四反叛，亦率黨數千北渡。於是大綠旗教匪楊福齡、即楊奇峯大紅旗教匪靳肆餘黨、小綠旗雷三即雷煥、小紅旗李金聲、王懷玉、趙老懷等、小黃旗王玉符等，復夥游聚衆冠之燕兒莊，合之槍會各匪，幾萬五千人。勝保北行未返，勝營帶兵官興山、趙喜義、恆奎，由閭家集遇賊敗退。十五日，匪攻陷大場底營，兵勇三千餘潰至臨清。匪由冠東南出西北攻圍冠縣，伊綿阿率勝營辦團委員廣西知州覺羅英銳，代理令李煊，登陣守禦五晝夜。威縣勝營撥騎兵馳救，匪奔西南小灘。景詩方營冠縣竹竿巷，匪衆夜襲之，猝不能禦，退營堂之缸屯。匪衆從張煥集撲缸屯，景詩部衆搆武，不能出隊，退至堂北招子營，匪愈熾。而皖捻志在擄掠，莘堂、冠館十室九空，反劫奪教匪資糧，倒戈相殺。雷三、李金聲均爲所殺，殺傷過半，竄至堂邑十八里范兒莊，黃家舉避之。十四、十七等日，成祿密期景詩夜襲堂，冠交界唐門寨、王家劉八寨，焚紅綠旗匪營十餘處，匪奔西南。

是月也，臨清牧垣，莘令以鑫、館陶令李青林，皆擊匪獲勝，各有斬擒。勝保十五日由北回威，軍聲復振。二十一日，飭前敵諸軍擊宋平張村踞匪，斃三百餘，追至范村、趙村、華村，擒數十，獲旂械礮位二百餘。皖捻俱爲教匪所始，又爲兵圍截擊，悉數搶渡黃河。詳院匪卷中冠縣以南，堂邑四境，惟教匪遺孽糾會土匪五六千，盤旋攻鈔。勝保調回赴豫之黃得魁軍，合營總烏勒興阿騎兵、成祿、廷楷、佐臣步軍，分扼冠南各隘，派景詩降衆由堂進逼，期與上庫軍合。二十七日，進館陶。十月朔，福齡、老文、雷三等衆分股從堂西于家樓城北柳林趨臨清之董家莊、王家坊、千戶營、尚店、前後荆林四莊，借城關河口搶渡。佐臣軍馳援，垣與署副將信長慶、郡司安喜、

王家淺巡檢胡潛、州吏日齊承墾，及張升瀛等過河夾擊。匪南吹波倫、佐臣騎兵先馳之，垣率升瀛步軍及團衆齊出，斬匪二三千。匪首尾不顧，敗奔東南。佐臣等揮軍循河追斬數里而返。

時南邊捻氛漸退，廷襄檄烏爾貢札布回軍東昌。初四日，合上座軍至堂北丁家廟，再城下二里遇綠旗匪張一兒、藍旗楊老象等衆五六千，四面包鈔。騎軍衝其一隅，上座步軍繼之。騎軍突圍出，圍復合，步軍陣陣轟擊良久，騎軍反圍，圍益密不能入。步軍礮火略盡，至元家莊，上座殺三矢軍陣，馳馬馬驟而墮，羣匪攢刺之，遂遇害。葉相善守備伊紹保、巡標右營千總袁得勝同日陣亡。太公廟，兵丁死者數百，烏營退壁府城。勝軍方擊匪堂邑，匪衆萬餘分屯薛店、李官莊、楊家墳、八岔路。初六日，成祿、廷楛、烏勒興、阿步騎六千餘，整隊進。匪連勝輕敵出隊三千餘，匪首不相下，進止不齊，勝軍擊之，匪前隊卻。匪日執小紅旗者，突前斬二人，匪大譁。勝軍乘之，匪人震莽，人馬錯亂。勝軍擲火繡之，匪藥發，焚其旂幟衣裝。匪潰聲如山崩，追斬十里，獲三四百，獲槍械馬匹無算。迫至薛店，李官莊、楊家墳，匪棄莫走，官軍入之。五鼓，匪分三路再犯薛店。成祿、廷楛等知敗匪之必反圍也，設崗伏待之。營內燧火不然，作若無備而臥酣者。匪潛至，四面薄營，距濠不十武，聞曳柴聲，萬火同出，無一虛發。匪大奔，出寨遂之。伏兵起夾擊，無不一當十。天大朗，綠道轟斫斃約千人，馬械盈路。此初七日事。是夜，飭景詩研、龔營焚其三巢，斃匪二百餘，得馬百餘。十一日，成祿等進軍柳林過之，匪奔西南。十二日，得魁軍由清水進，佐臣由臨清出軍會之，成祿、廷楛、景芳由柳林躡擊而前。匪不敵，分股走東南正南，入狼窩、榆林頭、辛村、桑阿鎮，並築圩。陳村死守，勝保親至前敵八里莊、興旺集督戰。自十二、十三、十六等日累戰皆勝，匪死傷散亡大半。計者三四千。官軍由狼窩、榆林頭乘勝追之，辛村、賈鎮、桑阿、烟店、馬橋，晝夜二百餘里，沿途屍骸縱

橫擄仆，流血殷紫，車牛繫畜，旗械收繳，糧草充賞，數日始盡。餘馬匪六七百走范縣，勝保移營，劉之張魯集，搬運河道敬和，前曹州守童正詩，督莘、堂、冠、館、州縣部索伏匪，飭王觀澄率東昌官兵駐莘縣，烏勒與阿斌陸景詩步騁出觀城。十一月，教匪敗衆分半入壽張之竹口蓮花池，與土匪合。詳另卷有千餘人，莘之延家營教集。初，教頭延倫秀從世朗從尙還者，習白蓮教有年，蠱煽蚩氓，傳徒積貲甚厚，不出外鈔掠，而他縣從教者，月有獻納。自咸豐四年東省擾亂，輪秀等以團練禦賊，築壘濬壕，附近宋家莊陳家集皆爲所併。同十四五里設樓櫓，儼然城郭。泊邱、莘大亂，莘、堂、冠、館無不陷之村寨，延家營獨完，日益富庶。匪黨潛入者六七千，官軍逆境，輒有快應，癩老十數，潛伏道左，稱良民，其饋餉軍。實則良民適脅入圩者，敲撲輸納，作苦爲奴，諒不從教者殺而收其孳貲，莫能控告。官吏無如之何。圩中良莠不下三萬。是月朔，勝保飭成祿、得魁、景芳、烏勒、阿文、齊、輝、伊、克、精、阿、斌、陸等引步騁及技師降衆陳五里外，遣數騎諭降輪秀等。比至，寨閉不得入。站騎者周遭皆滿，聞號礮聲。次日，出示十通射圩內，限三日不從教者出寨免死，三日不出，進兵無悔。於是繩牆逃死者數千。匪防禦益嚴，斯夕稍守。初三夜分，官軍兩路進，距匪寨不一里，匪發下礮，官軍趁越過之抵壕畔，火器仰擊之。守匪益密，自辰迄午，官軍多傷亡。復遣都司賈金奎、王圻持令督攻，誓必克。軍士冒死血戰，毀環壕之鹿角柵，牛馬糞由西北攻入，全軍踰濠肉薄而登，傷墮枕藉，肩累不輟。匪知不守，退而巷戰。官軍四面入，先擲火燭之。官軍反附圩牆站隊，燒燒四合，守匪旁竄，官軍四面斫之，如籠鳥釜魚，無一得脫。有危樓四垂，磚瓦火不得，悍匪登樓磚瓦得魁、金春撤屋材環燕之，盡碎，薰眼焦髮斷，脰碎顛者，枕藉圩地，羸馬牛驢雞犬皆飛騰跳躍，人畜自相蹂藉，號呼耳不忍聞。餘匪乃關兩門奪路出，圩外步騎軍層層截之，擒悍匪六七百，訊出輪秀世

則從錫祺等斬鼻之圩內外平地流血成川，殺獲萬餘，遺良民五六千，獲違禁黃色帳蓋旂幟袍袴百餘，槍械
 數百，刀矛數百，之不悉，負傷逃遁殘弱不及千人，四散狂走。

維時匪衆無復大股，祇餘匪首王懷、老文、雷參、顧貴、玉符、宗孔、福齡、朋益、丁泰和等，自知罪大惡極，各率
 死黨百十為羣，徃四日、真柳林、焦莊、杏莊、寬寨，越二日，竄梁村墩，聯軍為浮梁西渡，成碌、景芳、景詩等軍邀
 之，由馮官營乘夜狂奔，分屯呂寨、堤口、等處，奪村某日，延家營敗匪亦由大營口渡，西走下埠寺，勝軍逐之，
 行司張玉祥、馮匪戰歿，匪奔威縣之周家灣、陳家莊、曲周之龍招村、西懷橋，十三日，勝軍及之廣平府南牛莊，
 十六日，又由曲周入南館陶，丁家園、魏僧寨，復回奔臨清西倉，軍家屯、張莊、堤口、馬明堂、呂家寨、王家莊、循衛
 拉渡，其由尖家過河者，奔大名之小澤，復渡衛從西南向東奔十九、二十等日，至王奉大場、白塔、李兒莊，多者
 百餘騎，少者二三十騎，勝保回軍威縣，追賊曲周、廣平，均奏報連獲大勝，並奏賞都司銜景詩以參將用。（小注）
 景詩，字致各，謀日，兗州家突，窮蹙無歸，官軍鄉圍緣道截殺，於景王懷、朋益、鳳鳴、順書、世欽等分赴士饒、觀澄營
 輸款，放兵繳馬，勝保派上尉、景芳、都司查甫、陳、失身反劉祖，五品軍功于海龍等，分詣東昌沙鎮、莘縣烟店，與
 觀澄宣諭，朝廷威德，數其不軌之罪，予以不殺之恩，匪衆崩角稽首，跪道獻呼，聲聞數十里，分東西伏地，自行
 叩名登册，挑精悍馬隊編為誠順、順順、慶慶、靖東等營，並親軍大紅旗隊、小紅旗隊，派守備松瑞、都司王永慶、
 卓武臣、遊擊張得祿、及降目參將景詩、守備鳳鳴、順書、王懷、朋益、馬榮等分帶，隨營征勦，惟老文一股，自外生
 成，逃竄伏匿，此外不顯出從降衆，各給免死牌票，凡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所犯情罪，寬免不問，分別遣回，幸
 室、冠、館、臨、臨、觀、原、安、插歸農，勝軍不日南行，詔令正白旗漢軍副都統達克敦布、大順廣道禧吉、督辦直

東防勦，准其聯銜奏事。

附記

咸豐十一年三月，景詩遺黨杜慎修、曹三墩子鼓、許船五等爲先鋒，率馬匪數十路地東昌之東，汜往平境，良民數百村寨，畏賊莫敢忤，比戶建匪旂。有李孟洲者，聊之東鄉荆家莊人也，素耕讀。時年二十六，謀於族人孟渠曰：「時事至此，吾儕奈何從賊則玷宗，不從則徒死而游祀，計惟僞從而徐圖之。」孟渠然其言，糾同志數十人，逐慎修等入，饋以芻糧，率數十人隨之，徇諸村寨，與同臥起，佩刀擁盾後之。先慎修等不疑。一日，孟洲由後斫碎其腳，同志數十人，手揮三墩子鼓，亂斃以死，船五奔呼奪門走，衆逐斬之。轉三首巡行數十村寨，告曰：「前此孟洲從賊者僞也，今除景詩腹心三賊，銜恨既深，諸君願從賊，卽殺孟洲以說，否則宜辦圍力禦。」衆皆服。遂與訓導元懋修、從九陳其昌、監生郭錫庚、刑牲而盟，集團索斬慎修餘匪，日夜濬壕增壘。匪至輒戰，累勝，村寨皆完。又擊匪城東，追北，府城屢危未陷。至今東昌論功，推孟洲言景詩先降以失三驍將也。事平，孟洲得官從九品。至同治七年，以禦捻張總總進階縣丞。蒙院文據聊城令王恩滿轉據紳士朱學篤、高承基等呈言如此。孟洲尚偉矣哉！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四之上

降衆一

降衆者何？上年統兵大臣勝保收撫邱莘教匪，編爲靖東、誠順等營，調令隨征，轉紮館陶、臨清，大名者也。其乞降被法，附麗降衆，出入營內者，數倍之；其未降匪黨，散處莘、堂、冠、館、臨、邱者，不可數計。當時五州縣編戶同被惡名，實則爲匪者，莘、冠、民十居七八，臨、館次之，堂、邑又次之。然已不下數萬，所收者三千餘，被數萬匪衆化莠爲良，不如是之易且速也。三尺童子，知將反側，長吏豈獨無聞？無如勝軍方頓南征，東顧竟沂，教、幅、兵不能弛，不得不苟且旦晚之安，勢使然也。

於是勝保與巡撫譚廷襄分遣員弁，責牧令清查保甲，令之曰：「降衆橫毋逞，撓不進，一無如匪日張玉懷、楊朋嶺、宋景詩等衆三千餘，皆爲盜積資，繫戀孳賄，猶防鄉里，無意南征。廷襄知聊城在藉道員楊紹和、鄧望廉平，檄令先由堂、邑周歷冠、莘，率團長武舉丁錦堂等挨莊查逐降衆，責令歸營。而各州縣團長不下數百，繫繫否匪一，漁利復讎，略致相殺。降衆控懇勝營，民團控懇巡撫，州縣文檄交誦，隱忍莫可控告，馳逐阡陌，排難解紛，日不暇給。雖烽燧告息，鄉閭草竊竄穴，輒言降衆所爲，益不相安。玉懷、朋嶺私衆死黨，景詩潛遣弟景書及張丕烈、夏津縣學生引衆六七百，分布堂之李官莊、宋家莊、侯堦、焦莊、宋家小屯、南辛集、莘之馬兒寨，官民互相恐動，軍足而立，勢不可終日。會匪黨有遷其孳隨於衛河之西者，旗幟星屬，戈鋌森然，於是謠詠益紛，運

衛南河間復震。

同治元年正月，勝保督軍南行，令將校率降衆七營由館陶、大名赴豫。十四、五日，勝軍先後渡黃。玉懷、朋嶺藉詞無船，模稜將盡，吹角警隊，引馬步二千餘回奔東北，勝保遣騎將副都統明慶追之。二十日，叛匪大股至直隸元城南境，掠十數村莊。二十四日，向東南入山東莘、朝城、北趨冠縣。次日，大順廣道王椿吉引兵抵莘。朝晚諭彈治，而玉懷等堅乞歸農。椿吉窺其桀傲不允。玉懷等乞渡河赴勝營，椿吉素有威望，責令刻日起隊。二月初二、三等日，玉懷等分股入冠之清水鎮狼窩，頓隊不發。椿言辦裝，明慶、椿吉訂期馳擊，廷襄亦分軍赴扼堂邑。專辦直、東防勦之副都統遮克敦布，率德州勇二百四十、沙鎮勇三百亦赴臨館。

時奉詔曰：「降衆仍復折回，諒因河套中尚未肅清，查阿句結，即使押令南行，非獨不能得其死力，恐緩急之際，變生肘腋。莫若乘此尙未顯然背叛之時，四面截殺，免貽後患。」而廷襄力主撫議，分遣員弁諭勸辜堂、冠、館、民團具保，勒繳馬械，願赴勝營者，給照進發。奏言：「伏思招撫太多，不無流弊。而大局既定，地方已安，卽宜審度時宜，不致騷擾良善，以順小民目前生計。現在降衆並未生事，人數不多，惟器械俱全，分居數十村莊，聽候查辦。一經截殺，必鋌而走險，各處奔突。從前遣散及河東就撫之衆，多於折回者數倍，設令誦勸，春耕又將輟耒，所關民事甚大。今既願安生業，俯首乞憐，有寬圍練保結者，有求親戚保結者，有血屬出爲哀懇者，不能不俯順輿情，從權辦理。較之再興兵革，利害輕重較然，仍應顧鑒天恩，准予免死。如再不安分，卽捕拿正法。」奏入，允行。而朋嶺部衆王雲、侯升、趙從先、李方清等七十餘騎，潛聚冠之楊家湖。十八日，由北館陶渡河，至龍澤掠行營，焚殺臨境徐家樊村。隨清收彭垣上言，請及早剪除。寇令李燾以鄉團具保朋嶺是日六

出爲詔，半遂寢。而臨清西南大名、邱縣交界西河寨附近，時報焚掠。

三月，南征之誠順營綠旗降日馬榮，白旗降日程順書等，率二十餘騎由豫回寇，於是孝朝降衆彈鐃欲起。十九夜，有匪首任奇秀糾人率騾小張莊，揚語二十日赴大名接隊，在處恐動，城門晏啓。四月，降日張丕烈由豫回豫，先是二月間，明慶令與莘人田清彥引降衆二百餘南發，沿途叛逃，餘數十人抵汴。會景詩初次由皖潰走，豫撫鄭元武派兵截回，計不願清彥等願與景詩失和。是月初二日，馳騎北反，景詩追之不及。會廷襄奏留勝營道員陳顯發駐防留剛，乃遣不願清顯發軍中。

五月，紅旗降衆五百餘起，率之赴進寺，揚言至五月縣民圍營，殺掠不報，不測來自。曹州鎮總兵常存令參將陳瑞引兵彈治，庭定。鎮館與直隸接境時有訛言，謂伏匪定期會隊下饒寺，鄉民日夕戒心。大名人王叔謙復越境亮圍，圍圍益甚。

六月，降日宋崇禮、楊殿乙回籍，自言奉勝保檄令回東，招募部馮勇赴營。二十二日，至堂邑，輒言有頗赴營者，如馬給鄉圍，雖未回，以已變賣，准本勇回。其語妄如先，鄉圍大譁。登禮寔病死，殿乙統其衆。

七月，未降匪日莘人斬二發旺，駐營直隸，廣平之寇盧營，仗時擊，率族十人，由西南直隸，曲周縣扶淺口，距館陶三十餘里，掠西河寨，房兒寨，冠人張大牛糾衆數百應之。分股由河西鴨灣，趨館陶稱鈎湖，過衛河之東，張紅黃黑三色旗幟，焚掠新村，王田井，張沙村。另股教匪部老文餘黨李崇德亦從稱鈎湖渡河，屯冠西湯家村，屯家村。顯赫遺外委張之和，張鳳元等騎兵數十，合朔城圍白雲龍等，及元城團會擊之。匪復渡衛西走，分股入曲周，廣平，勢甚盛。堂邑柳林園，良園也，官河乘微詞之，令扼衛河之東。二十三、四日，遮克敦布，榕吉騎

軍先後至冠。維時莘之馬陵寺、河店集、冠之臥佛堂、相裏村、范家村，均數百人夜聚，盡散，謀不軌，伏匪劉桂哲、王以言、孫立成等立成文孫者數本，殺首復起，館陶之東古村、顯章軍掩捕之，獲桂哲以言、奪馬三，得旗矛刀械號筒二十餘事，火箭百餘，餘匪奔遁，追斬立成、張四圍王等五級。其分竄曲、廣一股，爲直軍截擊，回奔臨清。遮營道員蔭德泰、參領多鑾布、侍衛平安，引軍勦之。二十八日，合彭垣民勇夾擊之，張家隄口，擒王裕懷等十三，均參卽考文官八卦教者旗矛馬匹數十，餘匪星散，發狂跳。

時勝保隨營降衆，陳遡在籍，馬勇爲鄉團，凌侮不能安業，願隨營效力。勝保允之，令遊營，張得林等率降日謝來鳳、籍法雨等同籍。先謁商榕吉，再赴莘，冠乞地方官示募，毋擅收步勇，乃得林、來鳳歸商朋嶺。玉懷、玉儂欲招步勇五千人，莘令鄭溥不允，乃止。於是在莘募馬勇四十四，冠縣五十六，堂邑二十七，共百餘，得林、來鳳率由大名赴豫，並飭殿乙馬勇同詣勝營，不從，責令遣回原籍，亦不遣，堅留顯縣軍不去。降目從世欽、陸朝、馮任振鏗等五人復回籍，自言在營乞散，濟來者二十餘輩，皆赴遮營投謁委員主事王仲珪，厚結其弟叔詰，由遮營檄莘令派世欽爲團總，令溥拒之。會叔詰籍團恣橫，聞於遮克敦布，世欽意沮而罷。

閏八月，朝團白雲龍、韓文鐸、張仲等揚語桑阿以西、白塔以東、七里韓莊降衆將舉事，莘之曹家樓、東旺莊、姜家廟、小白旗降衆已豎旗，率團二千赴之，遂大掠。別嶺等忿怒，傳帖糾人。莘令溥捕路新正、翟書成等，訊爲雲龍文鐸、仲蘇、樂坤團丁。朝令邵讓名捕莘人張世秀、卽張二平安等，獲其僞印紅巾刀械。二令各庇其民，各執一說。廷襄撤濟東泰道呼震、東昌守秦際隆，督從九稽文翰往平之。冠令燈爲別嶺上言，願投營効功避禍。顯章因口糧無款，難之，爲上言廷襄，久不報。

九月，積匪梁燾、秦餘黨李丙仁、趙化山等，李雲龍餘黨延發兩、左桂枝、彭金嶺等，定期分攻莘、朝、讓名、博、偵知掩獲之，白雲、際降、接治、震、際降不敢專殺，權解丙仁等回郡，待白巡撫。道沙鎮，張玉懷因丙仁甥也，遣族弟張玉珍率葉金榜等百數十人，糾堂匪侯書德、冠匪張金華等，衆二百餘，張小白旗，遊弋王姑莊、張項穿山廟、半坡、陶堤、丙仁夜半縱火呼號，沙鎮防兵鳴鑼集團，四面攻之，匪敗，擒王珍等十二，餘匪奔西南。

十月，遮克敦布聞寇冠、鄉圍降乘藉難日甚，禍變將起，遣侍衛謙禧、知縣李鴻甲、李兵分往鎮撫，乃離營參將王恩第於初三夜引步騎二千，賊骨柳林圍、桑阿圍、合四千人，大掠寇之楊家湖、寶兒莊、白塔集、鄉民良莠隨，扶老攜幼，入城避難者近萬，燔夜詣東南鄉見恩第，恩第說言奉命而來，謙禧及委員樂善聞恩第詞意，叵測，燔商之謙禧，令赴遮營効力，謙禧慮其朝夕發難，不及白遮克敦布，即引之行，初九日，至臨清河西，遮克敦布遣蔭德泰、侍衛益謙、按籍點驗，令放兵繳馬，朋嶺、朋山等十九人快快聽命，恩第謂：「此尤可散日張錫珠、其子裕孜、及李勇等五十餘人毋繳，繳則日暮就戮。」錫珠等然之，蔭德泰無如何，會日暮而罷，遮克敦布夜令恩第詣朋山所諭勸之，未及旦，錫珠、朋山等五十三騎縱轡走，朋嶺等十九人未行，有欲白遮克敦布者，恩第喟曰：「是何巨事，足使閣驚統帥美睡乎？」遂止。翠知恩第通匪，而遮克敦布寵倚之，莫敢言。日中入白令謙禧並侍衛段如九率兵逐之，去已遠。綠道焚掠臨之孫家樓、周家莊、柴科、尖家集，伏匪得八九十騎，入邱之榆林頭、郭呂、館之張官、染及直隸威、曲、清河境，馳疾如風，謙禧追之入威，斬殿匪二十四，匪乘山威奔回邱之賀劍鎮，及距城二十五里大河套，大名鎮伊縣阿與平安，臨清營都司安喜率兵勇千餘追之入邱，時匪

馬步百數十而已。十五日，焚掠臨清甘露集、賈村、下堡寺。另股數十騎自曲周竄邱之香城、馬蘭諸處。十七、八等日，分股者竄節之自新寨、威之葛爾寨、曲之郝寨、臨之大屯村、周遭幾百里。威令李呈瑞、前曲周令余承恩、督兵圍追及，戰之大屯東北，匪甚敗。會遮克敦布遣恩第引軍合擊，鼓方殿，西南軍槍子雨集，東北軍中承恩縱騎出陣，責問何得自傷官軍。不答。東北軍引卻數武。錫珠馬隊由恩第隊東乘間出，十九日回奔下堡寺，再犯直隸廣宗。二十日回奔邱之池莊、館之樊家堡，欲從南館陶渡河而東，柳林圍擊走之，折赴房兒寨，及直隸蘋果集。

時遮克敦布微聞恩第得匪金帛，責令率天津勇移駐館陶，專防衛河之東。乃十一月朔，錫珠由南館陶、徐村渡衛，恩第斂隊縱觀，與匪共話，遂竄入冠北八里莊、七里韓村，南行赴張家胡疔、白塔，入莘之焦莊、燕店、張樓、位兒莊，嘯聚馬步七八百，東昌大震。知府李德增調聊城勇三百，守備周保清奔兵百，扼防堂邑。初五日，匪奔莘之曹家樓、江家莊、河店，餘已千餘。與瑞率兵五百，鄭溥募勇二百，登陴守禦。廷襄遣副將文英率兵百五十，參將宗權率兵二百馳勦，文英因臨清需兵不至。

於時伏匪部四、楊朋舉、前嶺弟各聚匪二三百起館，冠間，縱火攻剽，塢村安館，規奪馬販，驟得馬隊七百餘。玉懷倚朋嶺在遮營為之調讎，又行跡恩第，故乘騎出入遮營，飲嘍止宿，意致閒暇。陰則部勒黨衆，得七八百人，張黑旗，與錫珠潛合，由河店馬橋趨堂。初六日，讎賊，恩第步騎行至堂之石家王朝營。民圍方與匪戰，留防冠縣守備萬家春引軍會擊之，殲匪數十。恩第抑隊勿追，匪向西南去。次日，匪匿堂之王家海子，定遠寨、小粉案、程家莊、黃家寨，距城七里線道攻抄，宴肴日衆，逼堂城，知縣董桐乘城固守。匪馬步三千餘，其分股屯莘、朝

境者又二千餘矣。

先於八月內，詔授格吉山西臬司，令秦聚率署大順廣道，與遮克敦布會辦直東軍事。至是，遮克敦布督兵暨臨清，合秦奎與伊縣阿出戰。初九日黎明，錫珠匪聚由堂賢西南，聚至商伊縣阿軍進東南，調清豐民團守備馬學孟即馬三帶進西南，自率兵圍進西北。三道逼之，匪勢分合無定，官軍蹙之輒走。崩山、馮寨等引衆力戰，民團散聚，全日小灘、白塔引軍馳至，乘阿王險伏匪子，槍突起，聚率魏馬衝身，身被數傷，爲賊擊斃。所督金堂即格敦也。伊縣阿由大場集引軍馳援不及，進擊小灘。紅河由二十五里，於是過北王，誤合燒人，官軍亦擊之，撤莊、鳳莊、辛村、朝城之大王寨、王本集、金灣鎮，所過焚燬如洗。朔南孔國善等先傷千人以上。十一日，河分股奔清水鎮，益謙驟之李調榮，小有斬馘，再敗奔館陶東北張寨，益謙輒騎退逐數十里，營人館城，備乾糧，紫衝勸，次日四鼓，復追之。遮克敦布亦移軍入館城。十二日，另股又奔堂冠交界之辛集，與柳林團戰，傷匪百數，奪其旗纛，匪退趨賈鎮、陳村、趙錢村、戈家析村，拍二莊。十三日，民團劉來段、王古吾等血戰勝之，斬級數千，俘獲西南，來魂死焉。十四日，匪分股奔臨清之汪家院，溜莊，由孟家口臨冰渡而西，趨天家、林馬寨、韓耳寨，及下堡寺。十五日，撲邵壩，竄賀劍。十六日，直軍驤之紅科，大股搗冠之河北廿集，神槍擊其甚力，率將黨回勇，敢死鏖鬪，死傷甚多。恩第擅日移軍，揚言擊匪，乃由後環斃五勇，回勇神而退，匪竄威境。十七日，又竄桑園、奇梅花鎮，次日回奔黃金莊。距臨清四十里，兵圍兜擊之，遂由威之河潮等處分股奔清河、曲周、張強、冀州、南宮、鉅鹿，紛紜旋擾，東顧暨無匪蹤者七日。

遮克敦布撤際陸赴冠，使豐錫珠等五十三家室廬，既而聚集一處，分爲二十七村，誰者若留以安插，哭聲五千

家豈不善。若懸旛同里，何正可掩捕，否則變常充實亦善。毀之何益，而濮州亂民毛得平於十七日，聽城戕官，詳另卷朝觀，莘秀民復欲動，四鄉宵旦，金鼓震天，爲圍爲匪不可辨。

二十五日，錫珠等馬步四千餘，復至臨之桑園、河北寨、大蘆、紅桃園、高爾莊、下堡寺、丁家莊、太平莊、大儒莊十數村，適州城樊村、廠河口搶渡，彭垣督團力禦之，殺獲紅旗匪目李嗣昌等五，得馬七。其分股千餘，南奔館陶之張官寨、淺口，稱鉤灣搶渡者，爲兵圍盡堵，同奔元城、廣平。

十二月朔，降樂段方朝等數百起，圍莊，在沙鎮西刑牲插血，言爲張玉珍等復仇，先犯堂邑。際隆率保清兵練三百赴之。初五日，戰於馬橋，互有傷殺。與瑞、槐及千總張夢祥，各引兵勇馳會。匪引衆走朝城、大陽樓，追之弗及。降乘掖莊人姚玉錫，即花頭董代雲，即大田。趙信、李師、高得志等衆四百餘，復起冠，焚剽甚熾。際隆、與瑞分飭保清、都司馮勝林等引兵掩之。初九日黎明，擒斬玉錫、崔元、李連捷、賈鳳林等，代雲、信、逃匿。信亦玉懷甥也。旬日間，位兒莊紅邊白旗率匪復起，由北而來，與瑞遣都司郭齡鰲與宗權會擊之。匪踞曹家屯、河店，攻抄冠、莘交界，宗權兵單不進。而河西錫珠等匪衆勢將東避，零匪不復致詰。

其殿乙之在順珠軍中也，顯峰餉缺不能以時給，遂引王連木、張得功等十餘騎掠禮堂之小村。槐率軍圍丁錦堂等，購勦之，互鬪良久，斬連木，得功，圍丁負傷六人，殿乙跳。其錫珠等股自入直隸，與玉懷分合不可辨。諸路偵賊者，莫得主名。初四日，廣平一股從嚴村回奔塔子橋、小寨，入曲周東北，逼山東邱縣。直隸臬司孫治統兵壁威縣，逼克敦布嶺館陶。初八、九等日，另股匪衆旋繞直隸新河、東鹿、衡水、冀州，直隸總督文煜督軍由深州向東南日夜追之，伊蘇阿與直隸州余承恩、遊擊委國仲、擊之冀州，聚強問大勝，截匪爲三。故城民圍

又於十一、十二日兩敗之，賊益激亂分奔，又入彘強，分股入衡水。不詳敘其故城一股又逼山東恩縣，知縣陳恩壽率勇赴扼運南。其彘強一股，由王君莊入山東武城之苦水屯諸處，知縣郭尙桓飛書告急。十三至十五日，匪歷王君莊、雀母橋莊入邱之邵壩、甘集、桃園、唐兒莊、臨清之渠園、下堡寺，十六日，又自倉集深入紀莊、苟莊、張家院、郝家莊、邇州城，火光燭影百餘里，分股竄丁家園、通館、陶城河西。知縣湯履忠率民勇與萬家春往來馳逐沿河南北百里，匪不得渡，引去。

詩文煜引大軍進西北，伊縣阿引軍進西南，故城民團由東進，遮軍亦移回威縣。直隸官軍不下萬餘，匪衆股一二千，合之數亦踰萬。東疆之臨清、館陶、當賊衝，而廷襄文楨調遣員弁，扼此狂寇。奔走莘、堂、冠、館間，東兵之可指數者，宗權、保清兵各百，興瑞兵二百，家春兵百五十，謝炳騎兵百五十，勝林兵百，夢祥、礮勇四十。十七日，匪衆千餘竄館陶河西子孫堂、桃兒寨、臨清馬嘯橋。所恃與匪馳逐者，遮營益濼官兵二千餘，在河西追擊，匪暫未渡衝而東，回旋曲周，南宮、廣宗、鉅鹿，連入新河、棗強、鶴澤、平鄉六七縣。有詔文煜、遮克敦布、孫治均擢職遣戍，通商大臣崇厚授任總督視師。

聊之沙鎮、鄧家莊、奶奶廟，常有真知府將斯疇商令由陝叛回降，自雷鳳鳴率眾連擊，匪趨冠之小廓寨，桑阿鎮去，鳳鳴順隊弗追。夜半，匪擾室南趙家，小張炳集，鳳鳴房舍資贖萬然，始馳追，已不及，深入定遠寨，三奶奶廟、祈家屯。秦際隆引勇二百餘趨堂。十三日，王懷等乘二千餘圍莘，合泮、萬家春登陴守禦，飛書請援。鳳鳴始擊之西南李莊，頗有殺獲。匪奔東北，分股者屯曲周之香城壩。館陶之黃金隄、路頭村。崇厚分軍連日擊之，皆勝。十四日，鳳鳴與郭齡輩、游炳擊匪于官莊馬橋、大屯莊，殺獲頗衆，而館陶東北正北灘二等村，匪騎連進，馳驟，距城僅七八里，遮營王仲駐，各率親兵入城協守。大股盤旋堂之小張塘集，嬰家塔頭、奶奶廟、沙兒莊，分股竄距臨清城二十五里李官莊。十五、十六日，河西股復由歸耳寨游戈尖家上下游，與河東股掎角。直軍追之，匪馬步二千餘奔馬頭河西，入西南另股匪徒孫思邈，乘復數百，欲攻堂城。際隆、董槐晝夜設守，官軍惟炳、齡輩步軍四百駐定遠寨，馮勝林步軍百駐冠城，而匪衆多寡分合不可數計，勢不敵。莘、堂、冠、館、鄉圍畏禍，與匪首鼠，惟柳林圍爲匪所欲甘心，無日不戰。朝城民團則良莠不一，與匪分合亦不可測。四五縣令保孤城，文檄阻絕。石占輩率鳳鳴部曲千餘駐李家集，擲兵僅而不叛。

斯疇詣臨清與垣諭勸景詩擊匪，景詩觀釁不發。諭之再三，遣黨薛法起、朱登峯馬步各五百，道柳林赴桑阿，而其意欲襲柳林，有備未發，遂營堂之道口鋪以逼之。河西股爲直軍追擊四散逃走，莫不偵察。河東股於十七、八兩日從桑阿分股犯朝城，邊馬距陽穀三四十里。另股從清水犯館陶城，仲牲發巨砲擊之，繞城向西南去。湯威忠率勇出擊，謙厥騎兵圍西門逐之，至楊紹，小有斬馘。匪奔萬善，分數百騎從李官莊逼臨清，臨堂、館、民圍截勦數十。其大股則深入臨清之樊潭、蘇爾寨、馬虎寨、汪家棗科、代章堡，焚掠甚熾。十九日，回奔李

樂營欲渡西南徂河。官軍奮擊卻之。退屯王家隄。獲諜言。匪圖趨東南渡運。

時賊踪襄廣四布。凡館陶附城東北三里。莘縣附城東西北二里。皆充斥。另股復從南樂衝河東北岸入朝城之饒家屯。畢家村。張魯集。十數處。市地烽燧。危城晝閉。廷襄乃奏令運司恩錫督兗州軍。詳另卷。親引大軍北發。初四日。官軍進桑阿。匪由莘西北入城南田家集。鞠家屯。陷十八里鋪。黃樓店。近陽縣境七八里。攻圍朝城之舍利寺。紅廟莊。張家莊。擾范縣之十里司。八里鋪。白家灘。逼城北關。入觀城之谷疇集。十王廟。初六日。陷舍利寺。屠男女數千人。初。邑人張躋堂者。與團長邵翼之深讎。至是引匪督破之。燔掠特酷。匪馬渡入壽張北境四角棚。果子鋪。濮州之馬陵集。大股攻朝城。危在旦夕。知縣王培楨羽書乞援廷襄。一日五至。不報。次日。匪陳向東南移。培楨絕敢死二百出擊之。匪笑而卻。又次日。回趨城下。敢死者伏北關廢寺。圍將合。城內外呼譟乘之。聲塵合沓。匪疑援師來。解圍走。斬級十餘。旋犯范縣。知縣范承祜。守備王壽朋逆擊之。斬數十。獲姚落等十二。奔回莘堂。保德邀擊勝之。

其館陶大股之奔西南也。又分爲二。一趨小灘渡衛。一奔上流濬縣境。搶渡。河南省團練廷楷軍在河西。濬濬築壘。寶山軍入館城。崇厚由尖家移軍馬頭。匪衆有爲南樂民團擊敗。回奔莘。朝者。其攻圍朝城之匪。亦退屯鞠家屯。常家莊。劉家莊。乾河營。及陽穀之西孔家橋。張代家莊。知縣李德基調圍禦之。匪奔西北。入莘之尙家樓。官家堂。周家莊。黃店屯。聊之沙鎮。另股高玖。從四老虎衆二三百。屯莘東南。綠旗楊家政復數百人。明查。賊屯莘西北。朋嶺。順書衆千餘。繞城呼言爲匪所脅。請開門納我。良久向西北。保德軍由河店進南小楊莊。馳進。偵察莘北屯匪。令占鼈率鳳鳴降衆前驅。參將定順。守備張大富步軍。守備程斗山騎軍。由左。炳齡。鄒

司李元引董道平降衆，守備楊酉林步軍千總周鴻儀騎兵，由右自率千總林占俊威勝勇，穆萬全滄陽勇繼之，戰匪燕店東四五里。斗山恇怯不能軍，騎兵反奔，幾蹈藉步陳。大富、內林、鄧隊力戰，一日交鋒二十餘次，斬匪近千。匪繞後環抄，海羣騎兵夾擊卻之，軍始克斂。

初十日，玉極馬步千餘至莘東南蔣家莊，李抹楊莊、盛家河，回旋攻抄繞東北行，而東南十里鳩屯匪復北來。次日日中，復有大股近萬，由冠西南娘廟渡衛而西，冒官軍旗幟，至岔道口，與河東匪夾攻圍仲軍圍之數重，都司崔福泰馳救，投圍衝出之，匪奔曲周。其夜將半，寶山曾益誦步軍四百守河西，誰轄百騎守李賜，自引步騎全出館城，渡衛西，與崇厚同軍威縣，匪乃自西南而東北，紛趨直之魏澤、牛鄉、甯晉，繼時附近河干、臨、館、冠、三州縣報匪全股西走，其實玉懷衆未發，莘、朝境尚有另股二三千旋繞，有趨莘東南林家莊者，有趨莘、冠之西蔣莊者，有由朝窺冠趨元城之莊莊者，有屯堂之沙王莊，通城下，令槐與典史惲世英晝夜守觀，飛書乞援者，各城相去數十里，阻隔不相聞如此。

十三日，匪掠費家莊及沙鎮。十四日，掠焦莊。十五、六日，掠范家寨、柳林圍擊走之。外此，聚散出沒，或羣或友，不可指數。兼以景忒恣睢於堂館，來去自由；先云赴西，立移入館，至是月十四日移入堂邑西北辛集。十五又移西南郭家莊。鳳鳴、來鳳、越越於聊、莘，冒功要挾，先隨保德赴莘，繼在沙鎮及張家樓，石占嚴於魏縣魏鎮。躡堂、茶毒於朝城，仇殺不已。十七日，冠西南復有土匪郭大、儀九槐等，糾元城紅旗離卦教宮四和尙，衆八九百，焚掠斜店諸村，李培、勝林督團擊斬之。而堂東南王古莊、費莊，復起土匪劉二亮、孫四暴一股，馬步三百餘。

時大股降衆多深入直隴，有旨奪寶山任除餘齡暫授成保以待之。二十三日，懷勝軍由東昌臨濟渡河。

入直。玉懷、白朋嶺分股竄河西，徒衆漸少，勢凌我，海峯、保德合莘、堂、朝、冠、陽、穀、民圍陸擊之。十八、九等日，敗匪屯馬橋及沙鎮，以南莊戶村、大楊莊、河店。越二日，分股奔莘西北田家海、冠之吳莊。又二日，合股，全入冠。勝林率登峯等擊之西北，斬級百數十，擒蘇春等十有三，得馬七十四，匪奔元城之黃家家。分股者至莘西段家莊，疾趨館陶，由徐村渡衛，至邱家溝廠，又逼臨清西南。而前此十一日，奔由河西入直一股，至是復南奔，屯曲周之河北寨，距州城西祇六十里。直軍所追鷄澤、平鄉一股，亦奔由下堡寺而來，屯於河西。是日，河東西兩股均逼館陶。城上連縱巨礮，引去。二十四日，河東股南奔，河西股西南奔。直軍劉景芳率景州勇、恩第率虎賁勇由孫店、房兒寨追入西南，崇厚及臬司王榕吉由威出軍，向西南縱擊大勝，陣斬錫珠，擊匪爲三：一奔趙州，一奔廣平，一奔邯鄲。河東匪之南奔者，皆入寇境。二十四日，李福回圍敗之。其夜，保德軍至冠，肯分千餘匪趨班家莊，渡河奔西北，復入肥、雞，河東回子營屯匪復奔莘之延家營，東西丈把，井路口。是日，寶山軍由小灘渡衛東，駐馬固村。聞匪西渡，次曉，回軍小灘河西寨房兒寨，即日追入西北。越二日，肥、廣大股敗匪復入館之柿莊、南辛莊，於是匪股不下數十，爭相雄長，益莫知其名。玉懷併有錫珠之衆，與錫珠子金堂餘衆千餘，乘夜渡衛西奔。保德軍追之館陶西南沙隄，分飭齡、齋、西林、大富等躡擊。二十七日，大勝之，斃匪五六百，擒六十餘，部索村舍，又擒斬四十有奇，得羸馬稱是，龍鳳大旗八。玉懷負傷未死，擒匪柳魏等所言皆同。保德察知景詩、鳳鳴，躡堂圍衆通玉懷，是役也，不調令追勦，而宋、雷、張各發馬隊數百，守南館陶。保德戰勝窮追，至南館陶，敗匪寂然不見一騎而罷。燔隨軍進退，緣道搜斬四十餘。同日，邯鄲奔回敗匪兩股，由香城壩，指揮屯，逼臨清城。恆歸軍追匪至尖家，寶山軍由小廣平追至徐村。二十八、九、三十等日，匪有由甘集北奔者，有由尖家奔東北者，

有由樊村廠奔館、令履忠逐之奔堂邑者、有由河西青陽城回奔、欲由馬頭東渡、西入曲周者、有由元城之
索莊北來、恆齡追擊於冠之正村者、有由臨濟西南孝谷、二虎寨、奔甘集、王曲、再分兩股、勢趨臨北、夏武、恩、德
者、其擾亂如此。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四之下

降衆三

三月朔，前窟河西兩股益奔西北。復有第三股自臨清西北棗園、趙村、魚化、棧頭村、李連屯，奔正北，分爲二：一奔南宮、冀州、新河，一奔西北，深入甯晉、趙州。其奔冠縣河北甘集者，已窺賀釗。臨清西北七十五里，殿縣東北三十里。其由尖家窺東北一股，遇佞齡、海羣騎兵，由威擊回甘集。敗人臨清之白灰鑿，無糧社。距清十五里，距歸七十里。又一股由館陶南奔郭壇、白家灘、道溝一帶，其地在朝城南二十里，觀城東二十里，范縣四十二里。馬步不過三四百。河東西均無巨股。保德飭遊擊馬柔阿步兵、周鴻儀騎兵，赴館陶。李元、馮勝林步騎赴冠，分曹部索餘匪，自引全軍營冠東之辛莊，北距鎮冀十二里，再北即柳林。日有擒斬。石占龍率雷鳳鳴降衆營董王莊，旋移延家營。東嶺漸靖，諸軍移入直、東、豫三省交界龍王廟。

初六日，有敗匪屯小廣平附近，勢復東趨。次日，彙強一股奔武城西北，向郭桓率團禦之油桐林、五方頭、廣平一股復奔縣境代兒寨，距南館陶河口三十餘里，欲渡河而東。又匪首陳占元等馬隊千餘，由嶺果店敗奔館陶西南淺口朱莊，漸近稱銅灣河口。分股奔元城，又分股走東北。續有馬匪三百餘犯徐村河干，謝炳軍趨館陶，出擊之，折而西北，抵臨。館交界黃家營、桃園。新任直隸總督劉長佑與榕吉引洋槍軍由下堡寺尖家追之，虎賁勇亦由直隸追入南館陶。初八日，日過中，大股有從廣平爲恆齡擊敗分股千餘，由曲周回奔鑪耳寨河干。

薛稱馬學孟圍隸，遂渡河而東。薛法起半渡濟之，宋景詩由東截勦，頗勝。另股從薛鉤誘，遂南亦渡河，東人冠西南，聲譽林元，通驛之魯村，亦有斬獲，得馬二十餘。時羣匪略可辨識者，級旗爲楊明山，紅旗爲戴龍，白旗爲李單鋼，黑旗爲李絡，餘皆不知。

初九日，保德軍至冠南，追匪五岔口，趙家莊，繞道斬殺百數十，得馬二十七。令勝林回軍與肅城守，保德率元等追匪，萃北小趙莊，斬殺匪數十，日暮而罷。是夜，匪屯萃南楊家莊，密飭董道平單騎馳勸朔山來謁，胡鳴泰與楊西林環而擊之，廷襄軍中斬之。餘卒與保軍旅拒良久，繼斬二百餘，得馬八十餘。匪奔西北，保軍追之，館陶迤西而止。其過武城一股，由贊谷，贊谷，晉書贊皇縣。王營，杖村，軍屯檢及近城西柳屯，瓦子莊，尙相合故恩，民圍擊之，匪回奔張清。同日，河西有綠旗，匪爲直軍敗之，西河寨，突奔位兒莊，當時偵者不知其何處，渡河也。遂入河店，大楊莊，約馬四百。保軍逐之，匪衣襟尙溼，恆齡又敗之，隨以界小寶寺，鑼鼓寨，匪奔西北。後論軍山馬頭渡河東，營宗家莊，步軍仍扼河西。其河店，大楊莊之匪，鄧溥調西南鄉團並張魯集回圍，毆擊之，殺獲數十，匪奔東北。由堂入冠，欲渡稱而西。朱登舉，薛法起，裴萬春，張思玉等引衆登之，戰於馬莊，獲張金堂，縣效之東昌，剽心以祭泰聚奎。匪復有從臨清，高莊，白炭，冀渡河東走者，彭垣與程斗山，熊玉山，岳中貴等步軍合民圍擊，擒馬匪趙迷惑，步匪楊金桂等數十。後股爲直軍追，由叢強抵段家村，復追臨清，垣鄧隊出周家樓，殺之，滿炳飭千總武士林，把總金魁林出徐村，匪卻入西北。十二日，恆齡，寶山軍先後回威。十四日，突有千騎游弋曲周之東，邱縣之西，縣西門三里，曹州曹縣。勢攻邱西北陳村，回圍有備，引去。次日，朋嶺馬匪千餘，由小灘渡衛而東，言爲朋山復仇。十七日黎明，匪有從甘集南奔人臨西南屯郝家莊，龍壇上排子者，垣軍逆之，東北劉莊。

匪出拒，垣鄴隊奮擊，匪奔回西南，斬其少隊數十，馬併入威之張官寨，日中，由尖家西奔館陶魏僧寨，步隊下直軍追之，湯履忠率勇役赴馬頭扼禦，匪奔回張官寨，於徐村田寨三鼓，匪火藥轟發，喧駭狂奔，再過陳村，十八日，犯城北關，繞東西兩門呼噪環攻，傳令荊州副都統薩薩布與海軍騎兵馳至，匪解圍走肥，曲緝時所在東軍皆有勝斬，冠、華、館、烽火略完者數日。

二十二日，匪下餘山曲周輪橋高直河，在徐村，奔阻北十餘里，殺出，由東北之城，下下儀寺，一由曲之七兒寨，王堡過邱城，深夜乘炮，南攻高門，次日向房兒寨去，是日宵分，又有大股紅白黨，旗從曲之堵子橋孤隨之盧家莊、趙家莊、南家莊、國奔家莊，隔渡河二十四日，首尾兩路，為首等敵之賊，午夜奔臨之王家草廠、林馬寨，徑趨河干，出喬家莊、葛家莊、薛家莊、徐經橋，分引步騎追之，匪至尖家、魏渡、水渡者，強半，分奔西北，其渡河而東者，由蘇家寨入清水桑阿，越日後股千餘亦渡，保衛先期，檢景詩引隊布河干，故詩方攻柳林，上言為柳林遮擊不能進，下言翠匪行益疾，前隊即日趨紫之賈鎮，分屯寇之胡疔、白塔、莘之煙店、河店、馬橋、鄒家巷、朝之大場，二十六日，保軍擊匪董王莊、江家莊，追至百家巷、李家窩、橋頭、楊子村、匪東奔，分股入聊之雙樓、陽之草寺、定水鎮、鄉間略有追斬。

劉長佑奏言：一臣奉寄諭，桑阿鎮為翠匪老巢，前奏聚奎帶兵勦捕時，童梅婦女皆執木棍掃帚，扞士助賊，非痛加勦洗，不足以警兇頑。臣查軍省幸、堂、冠、館、巨、葛林立，不得桑阿為然。旬日來，匪復回冀河東，止宜及時分兵渡河，草庭掃穴。第東省自成豐十一年，教匪滋事，十數州縣匪首之多，以莘、冠為最，百姓初被煽惑，猶未甘心，繼則安之若素，良莠淺難可分，求其能自拔投集團強賊者，一縣曾不數村，一村曾不數人，地方官無

兵無勇力不能制，不得不隱忍遷就，祇求不攻城垣，即引以為幸。甚至催科派役，尚有借重匪首之時。或以民之畏賊，甚於畏官。此次回窺河東，如向羣聚，猶可併力夾擊，若散歸各縣，民團牌甲不敢舉報，地方官從而諱飾之，率報肅清，恐大兵轉無用武之地。一經亂擾，勢必復起。臣惟聞堂邑柳林團營不從賊，而能殺賊，應請敕下山東撫臣，令該團隨營進剿，導引前略，必能指賊所向，亦免妄殺良民。新任巡撫閻敬銘，忠果正直，臣所素知，定能共圖廓清，卜答宵旰。」云云。可見景詩上言擊匪幸屢獲勝，殺大得馬五十二，已分賞戰士，官司莫究其誠偽也。

時匪衆復窺渡蓬東，二十七夜由完水鎮、郭店屯趨七級鎮河十，向上游郎接洩噴渡，黎明渡夫見官軍裝束，擊舟渡之。抵東岸，窺見其山，駭而走，匪僅五人，四百餘悉渡，磨食小馮莊。署張秋通判蒞惟嶧，濰東主簿劉凝輝率民匪鳴鼓擊之，匪委棄鎗鼓戈楯奔東北，而後股千餘亦至東阿邊境黃河之西柳河東莊。二十八日，保德率景詩馬隊由周家店渡運，步隊由李海務渡運，而登峯，道平馬隊至王官屯。民團聞匪多冒官軍衣裝，互圖互傷，保德馳至始解。道之七級東北四十餘里柳樹張莊，民團又不辨其為官軍也，復剿良久，道平追至郭家莊，民團亦然，保德解紛良久。

匪初阻水銅城驛不得前，至是沿黃北去。後隊渡運各股，趨在平之沙頭寺。距城二十里，民團高飲揚旗列隊，匪退屯三十里鋪。迤西韓家集、東南任家樓、趙家樓。民團圍之數重，莫敢進。保德進軍在平城南。二十九日五鼓，飭赫、齡、道平由王店鋪進東南，自引登峯等由八里莊進西北。匪先於三鼓決圍出，民團不能禦，向東北走郝家集、社郎口，及正東二十里鋪，漫衍長清西北田家海、沈家莊、董家集、蘇家、石家、孟家等莊，齊河之葛

走蘇軍保軍會擊之勝匪平德交界李家橋東南斬賊數百德州判照泰率邊臨鎮民團分數道鬪之斬級數十匪逃所向由苦水鋪曹村奔老君堂臨淺渡河分而為二一向故城南宮長佑度其必由威曲回窺西北飛飭榕吉逆擊於西南親督兵練由東南夾擊初四日軍行至曲周李家寨北匪引象方馳大軍連縱大礮其裂為三圍仲春霖開州牧楊詠春肥鄉令楊毓楨陷陣奮擊殺獲百數匪奔北有難民數十趨趨馬前詢為朋嶺非單綱張光忒遊擊潘永泰都司邱瑞祥唐建勛出陣諭令放兵繳馬數十人噉應次日收其刀械五百餘馬羸稱是朋嶺等分隸諸營効力散遣難民七百有奇。

玉懷一股自陣斬錫球後雖稍有其衆而屢為直東軍擊敗降散日多又聞順書順書本宋景壽匪魁乞討事入於下卷與朋嶺等未諍引衆邈邈不去榕吉授計建勛令朋嶺夜與單騎俱來期入恩第營議撫玉懷不疑至即伴入建勛營遂者陽謀廷指伏勇起並朋嶺縛之遂封玉懷而釋朋嶺越數日並斬恩第其一股撲劉智廟逼景州回奔西南入夏津之于里長屯生店温新莊是日茂劉蘇軍至德州大孩馬營安錫等八思屯十數村殺傷男婦六十餘突擊盜野兵團余賊黨入諸運之蘇軍管叫城計入知州張應翔登城慰諭之郡城內難民數萬卷陌充衆議具糧料二十萬福城相解蘇軍怒罵難民為城詢之通夕成備詢察與賊相聞蘇軍引而北後師之會部應期官。衆約千餘知縣李漢率團禦之先斬二十餘級再擊之獲匪六斬級百餘匪遁清河。

其分股由八里屯渡河者回奔恩縣之四女寺馬匪四百餘步匪五六百向叢林西南初四日回奔腰站進西位張屯由恩城之東張仙店神樂店往平原西北次日一入恩北闔王廟保軍追斬四五百敗奔平原老官陳莊保軍追至平原城北十里又敗之成保海羣營總鄂勒哲依布各率騎兵由腰站進北李家集進

餘騎兵由高唐馳入腰站，匪衆斬散略盡。初六日，清河一股向南再入臨清，爲匪目張廣德、楊文玉合股，馬隊四百餘，由樊村廠、馮家園、過河入冠東北馬莊、清水、胡曠、桑阿、李二莊、初七、八等日，漫衍清平之辛集、辛之煙店、朝之大場。勝林等分曹兜擊，斬散尤多，半匿入景詩隊內。時文玉欲向西南，廣德欲向東走，勢日蹙，馬隊尙二百餘，回旋冠之女兒莊、白佛頭。廣德統團長郭恩多乞降於冠令孫善述。善述責令繳馬釋兵，往返開說數日，引衆南去。

初十日，另股靳大法、旺起冠縣，衆三百餘，入莘之董王莊。令溥率團追捕，由十里十八里鋪入陽穀吳八隄口東北，至殷家坡。保軍由臨清追至館陶，是日，至堂之定遠寨。景詩方與柳林搆難，詳下。保德頓兵排解之，移營程村。十一日，廣德等由朝城奔莘之田家集，與法旺合，由殷家坡擾柳之李莊，奔東北，入陽穀西境七級鎮之南渡，逶而東，屯天神廟、翟家莊。民團擊勝之，又向東北，至聊之顧官屯。屯一日，奔東阿之賈莊，由劉家樓漫衍往平三十里鋪。恆齡軍與民團圍而逐之，香河沽，殺獲百餘。回奔西南，由東阿之楊柳莊、胡家樓、民團截擊之，奔銅城驛之東南任家集，滑口民團與勝林軍分合擊之，馬隊尙二百餘，步隊又二百。勝林自河灣逼之，苦山、鄭安邦、玉山、元炳騎兵再接再厲，斬殺百餘，步匪略盡。馬匪向東阿之周家集于家莊，平陰之董家莊盤旋，欲再渡運而西，不得分股，奔銅城西南北京店、紅廟、草寺、孟家樓。勝林督道平、董全等騎兵循河追斫，匪分半西奔七級，迤南魚窪，由夏堂渡運西走。追至安樂鎮，餘馬二十餘，奔散無蹤，此文玉分股之衆也。

其周家集、董家莊、河東一股，道平追之，向荆門關渡運西走，爲廣德敗匪，元軍盛之紙坊、藥械道左乞命。十七日，引至沙鎮，保德受降，籍其名上之教館，選馬勇六十，馬隊改步八十有奇。教館奏旨，未便與楊朋嶺等

同罪異罰，乞恩貸其一死，得旨允行。五月，餘匪奔散，略盡。蓋著名匪目錫珠已陣斃，朋山、金堂、順書、非已、勝斬，朋嶺、廣德等已納降，絡苴、張洛鈞、常三、老虎、武敏合、張奉春等不復成隊，或數十騎，十餘騎，輒走幸、堂、館、冠、間，兵圍日有殺獲，餘者亡入景詩隊內。詳下卷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五之上

降衆四

初，勝保之料軍赴撈皖北鎮州也。令宋景詩、靖東、降衆四營、大和縣、泗州、縣西北、距縣八十里。前敵景詩屢敗，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引衆潰歸豫之陳州府。譙降日雷鳳鳴等，誠順三營，譁然拔隊入省乞餉。豫撫鄭元善令知府朱光宇出慰諭之。景詩言願歸農，鳳鳴言奉令駐陳無歸志。宋營揚言撤防，部勇擅退，自知干典，願回隊陳州。景詩二十八日五鼓，引衆由太平崗距省二十五里，繞蘭儀東北道。元善令副都統明慶騎兵、昌勝等營楚勇，遣副將巴揚阿將之追擊。奏開奉旨：「宋景詩即行革去參將，勝保力主撫議，該勇日既營遁，已兩月，不即奏報，顯係意存回護，著交部議處。」景詩引衆西趨，由柳園、熱陶覓渡不得，緣河奔中牟。二十九日，巴揚阿追及之東淳池西，奮擊斃數十。宋衆益西奔，游駛楊橋、京水鎮附近。元善檄河北鎮道於黃河上游提船禁渡，遣營總阿克唐阿率騎兵由偃、鞏、汜水巡擊之。咨直東、山、陝戒備。巴揚阿又及之榮澤境，斬步匪四五十。勝保派弁馮廷祉、彭體勳等塗招景詩回軍。景詩見官兵四集，河不得渡，率部曲偕廷祉入省，趨懸悔罪。元善奏言：「消敗見歸，原不得目爲叛逆。前因晝夜潛逃，搶船拒敵，則不得不勦。今既悔罪乞恩，正可網開一面，已飭司發銀千兩，令明慶騎兵帶降衆回營。疏入，詔曰：「辦理甚爲姑息，惟業經該撫允其戴罪立功，若再治其罪，恐號令不信，即著照所請，第貸其一死，係屬法外施仁，勝保不得稍涉週護。如故態復萌，即予正法。」勝

保本能動賊，近以招降過多，復多反復，聲威甚減，不可不誡。此景詩前車也。

是年七月十九日，勝保奉命督陝西軍征粵賊之入秦中者，降衆兩軍入關，分駐同州府、潼關廳。其年冬，逮問勝保命，荊州將軍多隆阿爲欽差大臣，視師辦賊。十一月，裁軍分別遣留同州、潼關諸營。景詩嘗前在咸陽謀提督雷正綰部下，願復歸其節制，多隆阿允之。初三日，景詩引所部行至蒲陽縣歸井，回州前東北改道向東北去，勝保方就歸蒲陽，傳諭景詩責之。景詩以各勇思歸爲解，遂引衆走。多隆阿數駐守旬邑，回州府官之提督成明、副都統金順，率步騎老韓城，同州有東北軍連營，各營撫英桂、西安副都統德興阿嚴戒備，飭所過州縣民圍隙而不戰。景詩引衆由茶峪、白馬渡河，茶河縣界境各隘防軍詰問，輒稱遣撤回籍之勇，多隆阿奏言：「該勇馬勇祇八百三十名，沿途尙不滋擾，是羽翼未豐之故，然窺屬狼子野心，回東後，難免不勾結蠢動。請殺下山東撫臣，乘其喘息未定，設法翦除。」初十日，詔曰：「前因勝保所部降衆執辛藩出其中，詔令多隆阿妥爲駕馭。乃派宋景詩赴三原，聲息遠隔，調遣失宜，英桂亦防範未周，本日已將多隆阿、英桂交部議處矣。」

景詩渡河後，道稷山、絳州，出平陽府大路，行甚疾。多隆阿令成明、金順步騎追至河干，不及。德興與阿令家諒景詩之副都統富海臨追，及之趙城。景詩堅不願留，引衆潛發。英桂仿知州裕彰，知縣金紹先率蒲勇四百，營總陶爾斌率騎兵百兜勦之，另遣都司凌安率兵馳入平陽，與太原鎮遊擊怡壽步勇擒之，梟候營。石石縣籍

至則景詩已逃，揚言由北大路出獲鹿，正定府屬縣以達山東，其實分兩路行，一起馬步千餘，由介休、平遙、山西涇州府屬縣壽陽、平定州屬至平定州，出固關，爲入直之路，一起馬步數百，什什伍伍，由長子、潞安府屬縣高平、澤州府屬縣北八十里鳳臺、澤州府屬縣出東關，爲入豫之路。直隸總督文煜遣知府徐鑄、沈鎔赴井陘，正定府屬縣

論景詩釋兵。有詔曰：「降衆如出山而南，則由正定、趙州、清河、張壘，可達臨洺，與教匪張錫珠合股。若出山而
 車，卽入河間、景、德、驛路，戍傷成保相機辦理。」一時直隸臬司孫治統軍由鉅鹿、順德、南迎擊。二十
 三日，景詩引衆趨南宮，文塋方追賊廣平，再派弁出南宮，急招之。景詩詭言投營効功，惟部勇傷病百餘，必送
 回原籍，請給假期十日。塋乃遣千總劉世忠伴護以行。景詩遂由清河、直隸安平府屬縣，直隸冀州屬縣，入東
 明，後起降日參濟甯鳳鳴。鳳鳴在直隸南日馬頭三百餘水由西入獲鹿，二十六日，未幾，男子五百，步勇
 三百數十抵臨清，鳳鳴及邵司謝來鳳部衆於二十七日亦至知州彭垣山南原外屯營，資以大鎗。景詩言陝
 營待勝營將弁寡恩，輟賜誠薄，恐終難保全，各勇皆歸校日味，願在本省効力。時巡撫譚廷襄駐軍兗州，
 檄知府蔣斯鐸詣臨察視。奏言：如無不法情事，擬調令赴河川軍營。疏入，報可。著直隸總督崇厚亦遣遊擊鄧
 啓元赴臨察詢。景詩言願行叩効力。崇厚奏令引隊赴直。晉綠景詩部曲大半東昌、莘、堂冠、館之人，前與教匪
 茶游鄉里，閭閻切齒。投誠後，應節籌畫，勢必尋仇報復，俾遠逸鄉里，免再肇釁。景詩依違其間，懷意叵測。於是
 所部降日稱願書，朱登峯馬勇七百餘渡運趨冠，二十七日各遣子永勝、法起持景詩移文至縣，詞頗侮謔。知
 縣李庸留防遊擊謝炳，守備馮勝林出城撫慰之，令屯白塔集。塔集在冠縣北八里允給資糧，許其回里省視戚黨。其風
 鳴等衆之在臨清者，因在秦歸景詩節制，積不相能。至是不願屯一處，二十八日拔赴東昌。東昌守秦際陞，聊
 城令許濟濟出慰諭之。屯小東關外，延長令及什委週清調以爲赴營隨勦。鳳鳴以勇未齊不發。朱部降衆
 莘人吳松峯等五十餘回里虔歲，乞假令派莘人祝某五伴之行。至則鄭薄令屯城外，諭鄉團毋得尋仇生釁。
 爲之飛報巡撫。

二年正月，景詩、順書、登峯、鳳鳴、來鳳等遣黨募勇。景詩揚語赴直，隨勦部曲過單，募尼三千，方可應敵。鳳鳴亦以赴竟助勦，爲由。維時張錫珠、殷匪分竄直東邊境，或降或叛，禁如亂絲。聞閩、洵、洵籍籍，駭駭訛言，腰弓鍊槊者在處皆是。不旬日，各得七八百人。順書登峯馳白景詩。景詩謂步勇不耐馳逐，令留馬勇餘在，疑遣散。順書不從，會李煒代散，否則率赴臨清，再爲區理。晉書地理也。東昌民陶濟榮、汝等聯名上言，廷襄謂鳳鳴交降，非真心効順，嘗嘗頓當存令屯馬橋，已潛募千人，恐日久調之不行，遣之不散，不報。

景詩納登峯馬勇二百數十，共馬步千餘，令降日守備劉厚德將之入直。順書步勇二千餘，全數卻回垣。窺其快快，恐肇亂。商景詩再選千人作二隊，乃順書引衆南行，追之不及，偵有投錫珠爲匪者，有隨順書屯冠東南趙爾莊者，有投都司唐建勛處者。助助冠縣人曾在穆營統帶降衆。有赴七里韓村向投誠楊四索銀，因而格鬪剽掠者。景詩亦上言，順書之勇不能調遣。

初八日，錫珠股匪由館陶孟家口渡衛南奔，東昌大警。際隆需兵迎勦，因景詩所部，巡撫有調赴潘營之奏，即赴直隸，亦屬爲國宣勞。遂矯巡撫檄諭，留景詩赴直二起馬步，由柳林逆擊。景詩派把總薛法起步勇七百餘赴敵，自率後隊繼進。嗣此日與堂冠民圍搆，相殺，於是際隆以權宜赴急之謀，成養虎自衛之計，至今東昌輿論，詆際隆不置。雖然，是非頗有難言者。當此之時，四野烽煙，大吏色莊瘠懼，請兵不報。景詩方羸靡可用之時，際隆忝握郡符，若不以大義激勵景詩，則當時景詩必顯與賊合。况景詩邊延未必赴直，即赴直必其不回，尋覓乎簡冊俱在，咎將誰歸，必有能辨之者矣！

於是法起引衆分屯辛集、王家莊，截賊東北竄路。鳳鳴前已奏調兗營，因竄匪紛擾冠館，際隆再令已革

參將石占鼐率赴沙鎮進西擊賊。是晚，至王官莊，馬匪數百乘夜撲營。鳳鳴潛隊迎擊，斃匪三十餘，斬呂順，呂得勝、李副等。十四日，景詩馬隊二十餘縱火柳林北界牌，斫傷圍丁林玉俊等。永清圍長文生楊鳴謙率圍擊之，殺四人。次日，宋衆大至，圍攻尙義園，往返兩日夜。鳴謙等赴救，擒斬二三十，宋衆敗退，相避益深，圍民出探，輒伐殺。會錫珠匪衆勢趨堂邑，際隆飭把總陳金鑑率法起馬步營宋家小屯，截竄溝，諱之路，鳴引軍應之。時奉詔曰：「宋景詩、雷鳳鳴等均願勦賊自効，自當因勢利導，惟能舌實力勸，誠著崇厚，諱是屢誦時察者。」宋景詩欲添馬隊三千名之多，崇厚于鈐制駕馭之法尤須審慎。此輩狼子野心，與張錫珠等有異，句合將來賊下後，宋景詩所部人數過多，如何安插遣散，亦須預爲籌及。一頁者閱誤同編後先

景詩續遣宋忠昭馬勇入直。忠昭，景詩姪也。崇厚飭鄧啓元將之，屯北館陶，傳家頭河下。順善因景詩不內新募步勇，引衆由冠奔朝城，與河西賊爭踞村莊，格鬪良久，殺亡步隊過半。順善率馬隊入賊中，時大股教匪竄賈鎮、桑阿，另股土匪劉二亮子數百人滋擾王古莊，見上卷景詩引衆擊之，賊遁。際隆調景詩營堂北，鳳鳴營堂南，旬日間，羣匪時撲范寨、柳林。景詩等遇賊不交鋒，彼此吹唇唱吼而退。宋部五品花翎宋景春、五品軍功劉希武，引衆屯東昌舊米市街，日以偵賊赴鄉攻抄，圍民控縣，莫敢究詰。一日，接徐家寨圍兵杜立標、譚溫率圍殺之。景春、希武赴院控告，法起引數百人入元城，大名府郭之小灘鎮，自稱由直官兵，良臣郭廷爾、呼延中等守寨不納。退屯宋兒莊三日，飽掠而歸。鳳鳴部衆亦赴元城東館集，鐵下營諸村，七八縱火，輒稱官兵，其地有危樓，鄉愚男婦匿者數百。鳳鳴積薪焚之，哀聲動天，以爲笑樂。遂撥龍于廟，入大名境，輒稱奉命巡哨。直東交界楊家營民圍楊玉成等，斃之。斃六人。鳳鳴願官查理，否則發難。大名守長啓，縣令劉傑，元城

令黃瀛慰諭之，令回軍候區處。南樂等縣數十村紛報賊至，皆宋雷部衆也。有朝城人張踏堂，以禦賊爲名，糾馬步數百，爲接應。一日，至是風鳴招之合隊，又得馬勇二百八十餘，勢益橫。

是月二十四日，於詩登峯，度柳林，范李無備，被殺楊鳴謙等二十餘，擄極慘毒。馬步大股屯候，留弟景春小隊屯臨清，頗與民團爲難交。先是二月八日，縛民團王百餘去，至是絕割設城衛河。

三月，廷襄嗣鳳鳴部衆赴滯，至則誘出曹標高唐營官兵赴東昌。

願書自入賊中，與李汝光卽李軍帥，賊匪卽賊匪，陸陸等馬步二千餘，剽掠前東麥界，直軍敗之。願書、汝光隨陣乞降，挑留馬勇八百，馮爲平定營，肅清營，領回千四百有奇，令遊擊張得謙、王朝棟將之東歸。願書等爲哨弁，中途潛逃數百，餘者由直入冠，旋屯館陶城南，寇抄如故。萃令鄭溥上言：「前此直隸收降之衆，挾兵策馬全數遁逃，奉檄督團捕斬，正在遵辦，而程願書、李汝光、梁雙玉、王玉和等馬勇到境，民情喧駭，城市爲空。所資公文，稱平定、肅清營，而蓋用天津鎮標守備鈐記，真僞不可知。若爲逃衆冒充，任其屯踞，難辦防捕不力之愆；若奉官回籍，冒昧擊勦，衆勇藉口激變，又蹈辦理不善之咎。進退維谷，措置良難。此輩不法之徒，在籍殺人父母妻子，仇不共天；今乞降回里，馳馬試劍，意氣洋洋，欲戡刀其胸者，四野環伺。此後仇殺相尋，斷非州縣數十疲癯丁役所能制也。」一不報。

維時直隸漸謐，總督劉長佑分參將王永勝引景詩人直，馬步歸原籍。於是景時擁衆二千有奇，屯堂邑，隸保德。景詩上言：「直省不安插勇隊，人數既衆，無術駕馭，慮假無出，必滋事端。一官則擁衆橫制，叛服由之，僅未顯與官軍對壘耳。」

五月五日，景詩率衆焚掠臨濟城南李官莊、薛店、鄆家懷顧、倉上、前後翟科、白棚莊、東鵬兒寨、西燕兒寨、八岔路、楊家墳、荆林諸處，景書厚德引馬步千數百扼開河之南，與直隸提督恆齡軍夾河列柵相望，分兩營駐李官新屯，隔絕棠邑柳林諸團，不令與官軍通。景詩張僞示安民，平隸州牧、新任巡撫閻敬銘方督軍福川、樞署按察使呼崇赴東昌彈治，因奏言：「臣查河西股匪經東軍擊敗竄渡運河，又爲各軍追勦，張廣德等窮蹙乞降，東昌一帶匪蹤略定，宋景詩一隊前經臣譯統製督東昌歸探德調遣，現以官軍營長苗又撤回前赴此直千人，東昌屬邑現雖稍安，而降衆益居，莫稔甫定，恐多餘孽伏匿，搜捕犯溝軍官武如聖諭，必須文武六員實心辦理，保德帶兵向無貽誤，究係武職，查署臬司濟東秦邁呼處，在東日久，熟悉情形，臣令前往會同保德籌辦，以期無誤事機。」疏入，報可。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五之下

降衆五

新化吳司丁質植督勇於五月十三日由湖南抵濟甯，十八日詣省。敏銘先奏令赴淄助勦，因淄城爲僧王軍合圍，而景詩反跡漸著，改赴東昌。六月初五日駐堂邑，進軍冠縣，令秦際隆諭景詩遵直督示，留勇千五百，册報候點。景詩震其軍威，伏不出，益思他策。請以陳雷山員文鈔，丁公名質植，該督填，青州平遠人，以翰林家第，練鄉兵，與兄卓選毀家紓難，并衝關里，驅禦鸚鵡，老關潮寇，朝廷特尚爲湖南郡守，廕守長沙，不二載，命按察山東，時寇發兗斥，計連所部赴官與關公先後至。同時兩賢治止，吏民欣欣認帝，二公卒不大有。謂即解州，丁縱舟巡撫，政治清明，民安吏肅，有夜不閉戶之樂，天子倚之爲從南藩，故七年不移節，亦見國家之知人善任也。文長不備錄。

景詩擁馬隊二千餘，令步勇四出布紮。景書、登峯等初屯館陶者，均嚮東北移臨清，自衛西尖家起，運東魏海止，綿友百里餘，設卡巡警。又分屯臨南尚店、荆林、翟科、李官莊十數處，搜索資糧馬草。厚德屯車營，嚴鼓教戰，槍礮晝夜無停聲。恆齡火河按兵拒之。初六日夜半，厚德引衆搶渡頭關歇馬亭，三里灣諸處，沿河上下游十里，喊聲震地，恆齡軍合彭垣督圍擊卻之，匪回車營，南廠拒守。恆軍渡河轟擊，匪南遁。追之三十里，擒賊數十。劉長佑先營威縣，移壁馬頭，諭宋勇造册聽點，密飭道員劉策先，丁守存調順書、汶沈、戴莊至營，數其罪，斬首驗之。長佑飭徐廷楷與參將蔣希夷、熱河營總協領瑞興、調大營口步騎扼劉家口，恆齡飭總兵王佐臣

將兵扼臨清頭二關。是夜四鼓，厚德、峻乙再引衆渡河，佐臣逆擊之。同時鼓樓底、三里鋪、匪昇、屋梁、勝驪，於精礮聲中緝棧以渡。垣督團營陸牆內擊之，殺溺甚多，擒斬袁煒等十數。匪少卻，涓渡劉家口。瑞興等力拒之，山海關副都統成保、翼長海琴、撥騎兵助擊，匪不支。南屯八里莊。越二日，諸軍分三道進，將大名鎮姜國仲、廣平守余承恩、進東南，副將崔福泰、肥鄉令楊毓、已革總兵吳再升、進東北，遊擊湯繼揚、知縣張植初、參將吳永放、進正東，前浙江提督鄭魁士、及徐廷楮、陳蔭布等步騎繼之。日中，抵冠之清水鎮，僱軍逐甘官屯匪巢。匪分路旅拒，官軍勢卻，急斂軍。四野高粱穰稜，伏匪盡起，官軍且行且戰，傷亡甚多。是日，恆齡由臨清出軍至柳林，阻漳而返。長佑奏劾植初，永放貪功輕進，雖勇於殺敵，而營實難附，均摘出頂。詔曰：「宋景詩叛跡昭著，劉長佑咨會恆齡定期進勦，布置妥協，乃各軍轉戰而前，恆齡所部並未前來。行軍之要，信實必副，尤貴特平，不聽將令而輕進者，雖有功必罰。劉長佑之參張植初等，良足示懲。恆齡期會不至，劉長佑不將恆齡奏劾，殊失其平。」

時陰雨連日，降衆偵官軍堅壁不戰。初九日，由劉官莊、甘官屯、出馬步三千圍攻柳林。自卯迄申，守者不懈，傷匪累百。匪向西斂隊，民團出圩追擊，匪委棄軍械火器甚多。而羣匪方分屯犄角，白旗紅邊匪衆屯楊家墳，黃旗紅邊屯張官寨，紅旗綠邊屯塔頭等五莊，惟黑旗紅邊一股回老巢。丁軍進賈鎮，保軍進得勝寨。天色西二十五里，堂邑令董槐親赴匪巢諭景詩出見。槐入死出生，不避艱苦，前後借遊擊黃兆紳、知縣劉時霖、冠令孫善述往返開說，曉以利害者四五反。初意誘之來營，景詩知計，卒不出。初十日，五鼓，官軍潛襲甘官屯。會甚雨，寇竄，一晝夜川原湧洞，不克前。次日，馬步匪五六千分四路進，西南北三面皆掩旗風鼓，從高粱深處蛇行。

來犯，丁軍副將馮翊翔、都司沈玉貴、守備劉家興、及兆紳、時霖等逆戰之。先一日，調朝城回圍千二百，令善述將之，距大營四里而軍。及晚隊會戰，匪意民團易掛，出精騎馳之，善述督岐山等團屹立不動，匪三蹙三反，被傷二三十，三面伏，匪亦爲官軍擊斬騎者十數，步者四十餘。匪敗，官軍躍擊之。泥水鑿壕，勇丁有溺斃者，釋勿追。匪抽悍馬數百，突圍勇中擊，又分兩翼抄之。寶楨由西南引親軍橫出接應，翊翔、玉貴、家興殊死戰，喊殺聲，槍礮聲，水滾聲，振動原陸，人馬騰踏，泥滾皆飛，面目都不辨。刀砍矛殺，礮傷匪不勝，匪大奔，是勇不習從，恐朝敵軍，匪於是不敢踞守甘官屯矣。

丁保兩營積水日深，全軍乏食，匪有竄梁家淺之語。馬誠接兩軍占二十五里，聞東昌且有內應，十二日軍回堂以備之。匪連日焚柳林附近五十餘村，丁軍往來馳救，始末占歸。十三日四鼓，匪馬步二千餘焚掠沙鎮，距城四十里，丁軍移營小屯。是夜，匪熾黨急攻柳林，丁軍又移營連軍吳家屯，保軍營梁家莊，匪又竄柳林西南張九寨，孫爾寨，正南界牌，欲誘官軍南行，分股投東北渡開河，可由恩德人直驅也。

恆齡軍十三日移李官莊，距匪巢二十里。侍衛益謙、參將晉登布、守備葛開泰，各率大名、天津兵二千四百餘，新定營津勇五百來會。廷樞、福泰、承恩、當節陶出軍，抵崔家莊、潘兒莊，遙爲聲援。十五日日中，進至梨兒莊，距匪巢五里，令三起白旗騎兵前驅，踏伏不見一匪。高梁袖袖然，俄而突起千餘，官軍兩道分擊，東股卻出數十武，西路伏匪復出千餘，腹背合圍，恆齡衝突而出，成保、薩薩布、海泰騎兵紛退，損折甚多。新定營勇占北口，天津步軍逆擊之，匪稍卻，而大股馬步匪復分路來犯。步軍喧亂逐北，兵勇多傷亡，惟國伸全軍而出，猶還炸礮。丁保兩軍因十四日晚軍商會勦，其日由堂鼓行而前。綠道水滾滾頂，繞行數十里，始至張家莊。次

擊，傷匪百餘，始卻。日在附近旋繞。丁、保二軍更迭赴救。二十二日，又攻圍柳林，民團出戰，兩時久始遁。而朱登峯弟二大頭，與玉擲、于獅、馬步數百，十九日焚掠桑阿鎮、席莊。二軍飛馳夾擊，戰匪任家莊，斃其數十，獲器械甚夥。追之趙莊，餘匪奔潰。二十日，幸北蔣家莊突見匪馬馳駒，令海率軍功路朝海等民團兜擊之。軍功張玉亭血戰，追賊至河店西南曹家屯。馬匪匯集，朝海死之。另股程四黑率衆屯燕店、牙莊，與朝城張善集山家堂民團徐鎮清等屢戰，民團甚敗。

僧格林沁遵旨調蘇克金等騎兵至臨。匪中盡率牛驢作擋牌千餘。二十四日，聞渡衛河。直軍參將邱瑞祥、張九元、遊擊張得祿、知縣徐必驥等奮擊卻之。降人楊朋嶺復率馬勇赴河東，追斬數里，擒匪二，奪馬七。次日，馬匪焚掠館陶之灘上村、樓子坡、崔家莊諸處，延楮率都司陟定邦等設伏掩之，斃匪數十，擒十餘。同時尖家、大營口馬匪亦爲天津鎮春霖、知縣熊存翰擊退。丁、保二軍進營辛集。於詩懼，壁於堂西北二十五里辛集之東，乞武舉石興邦、千總徐永魁、陳說願降，引衆趨辛集道左。寶楨出前，責令撲滅候棚程四黑股匪，及寇境李家蔡莊、白塔、胡疔、張玉懷餘黨。又另股李絡等之在倉山廟、北王、段化莊、李樹屯諸處者，立功自贖。景詩曠應。寶楨、保德遂詣館陶長佑軍中，有所商白。而柳林、范寨諸圍，聞景詩納款，啓圩樵汲，匪驟馬掩殺六十九人，盡焚附圩屋室。越日，民團追匪西出四里所，匪設伏焉。莊殺民四十四。又次日，馬步匪千餘圍攻柳林、范寨，獲熟禾二百餘畝而去。長佑飭參將劉祺引軍駐臨清防河，而匪馬百十爲羣，出沒州東十里鋪、南岸方家辛莊、黃官屯、水深淺。諜報，匪計言景詩與于孟春撲范家廠渡河，法起。登峯撲南水關渡劉家河，厚德撲觀音嘴，郭景暉撲歇馬亭，楊殿乙卽楊二馬驢與楊殿甲撲十里鋪，又有匪黨李念聲、李光榮、王棚、周維新、李絡，各

引衆二三百，分屯杏兒莊、塔頭、楊家墳、艾兒寨、及堂西北八甲劉家莊、距城十八里姜家胡同、蘇家隄口、勢相翕關。丁、保二軍晝夜陸擊，匪小戰則小敗，大戰則大奔，臨堂獲安。匪引衆退保侯欄、黑白周莊、張官寨，北至八里莊、十章屯、周家店，西北至姜家莊、朱莊、白炭窩，擾善之東北潘莊、姬莊、田家海、小楊家莊、鄭家海、大呂家、小呂家、寨裏、楊二莊、安莊、雅淡李莊、馬莊、孟家莊、東大楊莊、小楊莊諸處，記其焚掠最熾，被禍尤酷之村寨，十之一二而已。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六之上

降衆六

七月，土匪李奎元、宋三賸、糾馬步三百餘懸旗，初四日，由莘之陳家寨突入朝城之成店營，山家堂、新店集，知縣王培楨督民圍白雲龍等，互有殺傷。宋匪合之，回奔莘之梨花園，延安營、宋家莊，分屯清平之運河二十里鋪、官窩口、左家橋、戴家灣、張官營、李家園諸處。馬匪往來如織，圍闖渡。知縣桂昌督團防，河甚力，匪卻走。丁軍初意進營六官莊，北距柳林十五里，西距范寨十里。陰雨浹旬，河水泛漲，不克前。遂分營而軍，一營柳林南，一營范寨北。保軍仍壁堂邑。圍敬銘令都司楊通廉守備郭大勝、張大富等三營，由淄詣堂，令劉時霖將之。寶楨親巡河防，上言：清平團練整齊，又有崔世亮步勇百名協守，而堂境梁家淺地勢寬平，可直窺聊城之齊集、李海務諸處。嗣查得馬橋爲莘、堂、冠三縣連界，直隸諸軍俱由南向北擊，賊敗奔向北，我軍須向東南迎頭遮擊，擬分三路：一由范寨進，一由六官莊進，一由許務集進，則韓登泰原駐梁家淺等處，毋虞闖入，而東路之沙鎮、七級、李海務諸處，爲賊窺熟徑，必須移營馬橋，方可遏堵。敬銘聽之。

時劉長佑奉詔促戰，遂移營臨濟，逼匪巢，令藩司王榕吉、通永鎮徐廷楷軍馬頭，大名鎮伊綿阿軍南館陶。初十日，日中，匪出數百騎，倍道馳衝東關渡，榕吉、廷楷軍更替轟擊，共斃匪五六十。匪奔杏兒莊、甘官屯、楊家墳，越二日，大股夜奔調馬橋、馮家園，鼓音鎮聞百里，民圍震駭。官軍知匪氣餒也，敬銘益調淄川范正坦、

曹正榜步軍赴清、博、河、下，王安邦騎兵三百赴丁營助勦。

十三夜，柳林團民劉禾入寨，景詩遣緝作三十餘負，蓋隨聲叫棚。時丁營知府惠慶與前營黃兆紳軍圍內，巡將瞻眺，微察其異，傳呼閉棚。團民負重者與驍勇相詰責，有數十人委重反奔，團民譁逐之，擒其二，圍門納之，哨官吳德馨鄧隊循牆戒備，俄大隊馬步匪吶喊擁至，惠慶兆紳兵民圍楊樹墩等縱礮力拒。匪先攻西南，且卻，繞由東北進，營團憑禦益力，傷匪累百，兩時久，斃其三百有奇，全營引去。

初匪自張廣德於四月中旬降魏復德軍，詳上卷。至是，都司李元伍中心走廣德等五十六守備馮勝林伍中亡走吳梅德等五十七，焚抄定遠寨，曹家屯與另匪武致合，于玉和合股。致合曹家屯匪生製化糧藥時在製化家為敵練石年。十七日，匪大股再至范寨之西，殺傷收穫農民十數，玉貴家與軍救之，斬匪六，拔鄉農數百，匪分為二，馬匪由南繞西行，步匪由南繞東行，再攻范寨。營團更番環擊，自午迄晡，斃匪七八十。匪憤甚，火附近民居。同時，柳林亦為所攻，殺婦孺數人，惠慶兆紳出軍奮擊，匪北走。景詩又遣熟殿甲登峯屯薛店營坡，張步鈞屯潘家莊，在處虜人掠馬，人數益衆。另股匪目李莊與飯匪廣德焚抄溫儀軍附近，寶積再分軍驅勦之。莊禪衆旅拒，官軍馳突如神，遂斬莊，匪穴潰，追奔三十餘里。

其馬匪之屯調馬橋者，距棠邑三十餘里。二十日，寶積督中營親軍何楚隆、及通廉、大勝、大富三營進擊，卯刻，遇匪調馬橋西北。通廉先陷陣，斬匪二，匪卻。步軍追之三里許，伏匪突起擊殿軍，敗匪回圍，官軍表裏受敵，亟引梁家淺騎軍來。楚隆望塵起，挺矛馳碾，寶積麾軍奮呼而出，什伍俱前，鑼鼓震天，致死決戰。匪不知所措，紛紜奔敗，騎軍斬匪數十，轉敗為勝。其夕，惠慶兆紳值馬匪二百餘涼糧東南，必道楊家莊回巢，令樹猷引官

軍伏壯側。頃，匪囊垂囊負，吹唇呼嘯而前。官軍喊衝突作，火器如霆電，匪大亂，棄糧墮馬，死傷百餘，獲其刀矛旗旛糧食稱是。次日，馬步匪三千餘撲范寨，而匪隊反向西北行，謂官軍不予備也。行約七八里，折而東，策馬狂馳，薄寨下。家興帶陣迎之，驚而南走。玉貴知匪巢在西，爲家興追逐南奔，引所部伏西路松落。匪果折西回巢，玉貴要之，匪奔北。民圍范景賢、景唐、王占鼈等率圍出西北橫衝之，匪惶遽亂行，斃者二三百，獲大旗十數，馬數十，匪中傷嘶喊聲，遠近相應。時廣德王得平糾衆五六百，圍聚王家海，景詩遣黨許肆引三百騎入圩助之，日濬壕增壘，招納幸冠伏匪，爲持久計，梗塞西南官軍。

寶楨度宜先拔王家海。二十二日，令李元騎兵北進，謝炳騎兵南進，保德督曹標兵與通廉、大富軍兩路策應。匪登圩拒守。東門先出步匪千餘，憑壕力鬪。寶楨親犯礮火，爲將士先。匪分股闖門浪戰，時柔、大勝、長勝下馬，鄴陣連環擊之，斃其七八十。遊擊李芝芸衝入匪中，矛取廣德，牽其裾，中洋槍殞。軍士怒，力戰斬得平，匪勢卻而北。續出馬匪二三百，抄官軍後。保德先設伏圩北二里許，肆引衆往來衝壓，負傷遍地。匪大奔，勇目周鴻儀單騎蹙之，馬蹶，爲肆回矛所害。官軍捲旂掩殺，匪不及入圩，斬散無算。守匪啓西門出，我軍前截後追，屍蔽原陸。分軍越壕板牆上，拋火蛋焚之，圩中烈焰燬數十里。匪大奔，遂克王家海，毀其廬舍，芝芸、鴻儀請卹如制。

敬銘再撤道員林士琦履勘運河，分正榜一營軍魏家灣，兼備口家口、戴家灣諸處；正坦一營軍七橋，兼備梁家岡、梁家淺、棧隄諸處。自臨清二十里鋪至棧隄止，營圍歸士琦督率；登泰一營軍李海務，兼備周家店、三空橋諸處；馬春嬌一營軍陽穀七級鎮，兼備阿城。上下四圍自東昌李海務至四圍止，營圍歸呼震督率。

令之曰：「使一匪潛渡者，殺無赦！」檄千總張祖榮，撥船入張秋運河，上下巡徼。會前飭副將陳錫周、參將宋延德、王正起、遊擊王心安、劉漢秀、雷顯揚等赴襄、樊、募楚勇東治六營三千人先後至，令趨堂邑黃家莊，隸寶積軍擊賊。敬銘由淄移軍東昌。時齊、住、高、驛路黃水泛溢，又暑雨數日，二十五日遂博平，遂駐軍焉。

長佑方引全軍滾營以逼匪巢，先令恆齡、江長貴、鄭魁士、蘇克金、姜國仲、崔福泰諸軍進臨南舊縣壘，分步軍五成列陣以待。馬匪千餘突前，騎軍抄之，馬匪卻走，斃其五六十。當日成五壘，夕令國仲軍入守之。令彭垣率民團盡獲附近梁秫，長貴魁士、總兵吳再升、都司陳定邦、知縣楊毓祺，分率所部進舊縣之前于家樓築新壘。匪衆環迭衝突，蘇克金騎兵擊走之。又令再升等軍入守新壘。度匪將大至，蘇克金令副都統常喜、善三保騎兵伏叢薄中。匪巢三路出，步軍凡戰且卻，誘之摩壘，火器鴉發，賊負創奔。騎軍乘勝追擊，轟斬百數十。匪奔尖家，調馬橋、圖渡河，春霖軍擊之，又斃二三十。次日，國仲、承恩軍再進江家村築新壘，匪復來窺。承恩率親軍突出，賊反奔。其夕，長貴魁士軍入守新壘，而匪衆大股縱火，距壘里許，東南南村寨煙塵四合，官軍兀守不動。匪進退飄忽，都司高振海、副將陳飛熊，分曹衝擊之，蔽樹縱劈山大礮，傷匪特多，追斬五六里，前路梁秫茂密，始斂軍還。七日間，大小八戰，斬級六百餘，擒者五六十，匪鋒大挫。而廣德、王三第又引馬步匪三四百，掠堂西南三十里河店、馬橋、定遠寨、觀音廟諸處，旋奔桑阿鎮，陷北潘莊民圩，殺莊民六七。另股掠燕店、河店、鄒家巷，分我兵力，勢欲竄館陶。知縣湯履忠上言：「一直軍由臨清滾營進逼，漸近卑境東北邊之李官莊，距匪巢尚二十里，是專堵匪巢之北，嚴扼衛河之西；丁軍、保軍因兼顧東昌，專遏匪巢之東。其最可慮者，為西南一路。自卑境至莘、冠及衛河東岸，周遭百數十里，僅小灘鎮大名道一軍，孤懸遠扼，衛河綿長且數百里，在處

可渡，應請急撥勁旅扼守冠館適中，如冠之清水鎮，卑縣東南之邵村，萬善，正東之潘莊。否則，西竄必矣！一寶楨聽其言，分兵備之。

直軍方與匪相持黨家莊，二十八日，進軍興隆寺。匪冒官軍旗裝，出前敵諸營後，馬步二千餘，穿出前營，營後呼聲，語與礮聲，自然相應。承恩逆戰，曷聞不得前，蘇克金軍來援，勢逼不能縱騎，幾大敗。長佑親率後營馳之，諸軍乘勢奮擊，匪始卻，互有傷斬，三十夜，景詩襲柳林，惠慶、兆紳尚令樹猷民團伏寨前。俄聞匪馬院，暨輝通南寨，惠慶等禁聲黑立，火器屢響驟發，匪號呼大奔，傷者紛踣。啓築追之二里許，敗匪波倫亂鳴，良久甫集，行入伏中。啟生、王景芳等密飭王成、劉錦繡等二十餘人混入匪軍，昏黑中發號衝殺，與伏勇夾擊之。匪再潰，傷斃不可計。混戰七八里，黎明，白柳林海子至和莊，匪散布地，且十里，得礮槍矛旂數百，被傷人畜聲嘶，未絕者皆斬滅。次日，景詩親率馬步二千餘三路進，謂官軍倦劇可乘，乃將士戰勝，奮勉，全軍畢出，匪愕而奔，棄其碎丈宋字紅旗，刀矛衣物無算。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六之下

降衆七

八月，僧親王移軍東昌。先飭舒通額騎兵在東阿渡黃，王由蓮放舟至魏灣西三里店登陸，分軍扼梁家灣。次日，出軍追逐王家廟，與家廟諸隊對陣。梁家灣北四十里，劉長佑移營臨清河南三里莊，前敵軍仍駐于家樓。距李家莊僅六里，初四日，中馬俱百數縱火館陶之南。未刻，另股匪二百餘搶渡坎兒莊河干，分股馬匪三百餘擾炸子店、徐村、河干。王樞吉、徐廷楷分飭參將王朝棟、知縣張植初未入于濶，率全定營奮勇冒雨驅離。又有紅黑白三旗七八百匪搶渡南羅，沿河上下游同時告警。廷楷調通永鎮標兵分擊，尋退。酉刻，適遇羅家渡、老隄頭河干，火光徹夜。匪意乘雨闖渡，諸軍適夕戒備，黎明始罷。保德令東治步軍扼古隄，騎軍遠出四五里。匪勢甚盛，四周圍裹而前，步騎分合會戰，傷匪二三十，匪奔西南，官軍遂斂。連日風雨不止，官軍與匪均閉營。

初三日，日中，蓋薄中有人蒙袂趨走，營勇捕之，訊名馬禿子，室貴，景詩遣調官軍動靜，連夜襲營。雨勢益驟，徹夜淋漓。夜才，西南隱見燈火數星，惠慶、兆紳飭勇圍戒備。良久，聞踐踏泥涼聲，暗影動搖，不辨人物。北牆突縱排槍，火燄中見數十人匍負雲梯，洞屋蛇行以進，連擊之，伏不動。雨猶淋漓，而洞屋將逼濼。守者擲以火蛋，如著狂火油，得雨沃之益熾。匪驚呼，守者益縱火箭噴筒。惠慶、兆紳乘火，率敢死翻牆度濼，擊之，匪大呼而奔。南寨門負攻具之匪，亦爲樹燄火器所燬。兩路圍壁出擊，匪大亂，追之四里所，後隊援匪亦迷路散亂，爲

官軍所乘，獲其贏馬刀械，甚多。詰旦，見涯屍蔽道長三四里，丁、保兩軍進祈家務，辛集。次日，令鎮標官兵濟安營、東治營由任家隄口分東西進，中營陳錫周尾隊爲零匪捨失文卷關防，後營劉漢秀弁勇入叢林伐木爲匪掩殺，亡守備楊春華、千總周必仁及勇丁四十六。令馮勝林率熊玉山、周蘭桂、鄭安邦等騎軍合郭大勝、張大富等步軍，由任家隄西南進。寶楨上言，各軍已逼匪巢，惟西南萃、館一帶較爲空虛，且步軍不能追逐，應請巡撫咨親王派騎軍分布西南，以昭周密。

時祈家務西北突出馬步匪二千餘，分數股來犯。東治營分曹戰之，斬敵九十餘，匪遁擾萃之燕店、耿家樓、信王莊、河店、楚家集、董王莊、曹家樓二十餘村，入堂南二十里廣盛店、西北蘇家隄口、楊家莊、侯家莊、高家海、黃家寨、辛集、任家隄、通縣城、董槐登陴守禦。匪方仰攻，會大宮、大勝軍回縣夾擊，斃匪百餘，斬匪目李雲龍、獲馬數十。匪奔西北，入冠東北鄉十里鋪、烟莊、馬玉、七里佛堂、夏兒莊、清水、程村、白塔、趨城下。孫善述率團迎擊之，斬紅旗匪目薛德勝等。蔓延柳城之寨裏村、謝家海、郭大家莊、張店屯、道口鋪、于家營。又有紅黑花三旂攻圍沙鎮，上河通判毓明、知縣鄭紀略馳援，解圍走。又館陶東南之招村、西南之鋪上村、陽穀西北之鄭家海、殷家坡、馬步匪縱橫馳騁。僧親王進軍天齊廟，陰雨連日，泥濘際天。初九日，晨霽，令諸營進柳林，舒通額、蘇克金、恆齡軍三路進，所有趙家塔頭、劉家塔頭、姜家塔頭、葉莊、張官寨、六處寨匪分路出拒。騎軍追之數里，匪奔歸趙塔頭。官軍逼擊之，匪奔西南。舒通額追至崗屯迤北，斂軍而炊。王佐臣、春霖、晉登布步軍分營趙塔頭諸處。次日五鼓，出軍圍攻甘官屯、劉貫莊、匪喧亂，啓甘官屯東門出。官軍自北繞西南擊之，匪奔入劉貫莊，遂克甘官屯、恆齡、春霖軍入守之。夜三鼓，匪全股奔劉貫莊西南。僧王調魏鴻猷軍入守之，分守崗屯、小

劉賢莊諸處。黎明，匪分兩路。蘇克金西追二十餘里，至大廠，伏匪千餘突起，會反風急雨，官軍礮火不燃，為匪所乘，傷亡百數十，副都統成保受傷落馬，為匪扶去。次日昇回。匪屯程村。舒通額向東南擊之，大有擒斬。於是長佑軍營罷王廟，僧親王軍營冠縣。

匪於十三日奔冠之趙新屯。城東南十餘里。次日，擊之。烟店之南。馬步匪二千餘列隊東南，舒通額軍衝擊，匪屹不動，出驍騎二百，擣營總常德軍。德伴退，協理台吉諾林至勒引軍援之，德復前來擊，前匪盡殲，後隊馬匪亦為舒通額所卻。步匪力拒，蘇克金返齡。賊之匪大亂潰走，成保、海泰追斬三十餘里。當日斃匪千數百有奇，委棄槍械無算，獲車轍一，馬二百餘。餘馬匪六七百奔西南，追之。朝城之張家莊，始罷。僧王移軍入觀城呂家海。

先一日，蘇克金追至莘西北白家廟，殺獲無算。又分五股：一股，馬匪數百，敗入朝城柿子園，蔓延西北楊莊、韓莊、岳莊，并城二里一股，步匪二百餘，竄觀城之遠家廟。十五日，僧王軍至觀城。其柿園一股，由觀之谷疇集繞出范縣之高莊，濮州之道口馬陵集，再由文明寨向西南，趨直隸清豐大名府南屬之夏村。六塔，入開州；其遠家廟一股，由西陽驢至六塔。蘇克金、恆齡追入開州，擊匪花谷集。匪奔開之清河、頭叉河。十六日，犯河南滑，衝輝府西北之滑。為輝府東北之滑。詔飭豫撫張之萬徹河北鎮李明惠夾擊。十八日，犯臨潁，彰德府東北屬內黃，彰德府東。渡河向西北。十九日，犯直隸永年。於平府府屬雞澤，廣平府東北屬曲周，廣平府東北屬平鄉，直隸順德府東屬遂入成安。直隸廣平府屬邯鄲，廣平府西南屬分股虜脅各千餘，由平鄉入鉅鹿，順德府東屬奔隆平，趙州南屬闌入新河，冀州西屬武邑，州東北屬劫餉銀二萬兩。直軍追之。匪晝夜行三百餘里。二十二日，回奔冀州，擾冀州西內，河間府東。

屬故城西北。河開府南屬長佑由獻縣移軍景州。二十三日，匪奔阜城。河開府南屬正北東北，入交河。府東南屬知縣□□率勇截擊之，獲者頗夥。二十四日，竄東光。河開府東南迤北泊頭鎮，南饒口渡河，又名迎風口，向南狂奔，馬步尚千餘，均白布幟頭。次日，山東光入吳橋，河開東屬通縣城。長貴、穆吉引軍分赴滄、棗，扼其回奔西北之路，勢逼山東德州。敬銘調通順、大富、大勝步軍，塔克蘇、堪騎軍赴德州、德平。二十六日，匪由吳橋敗奔甯津。河開府東南屬向東南越連鎮，入德州東境之十橋，又分兩股，馬步各七八百。一由任家鋪走恩之南津期店，陳恩壽引勇扼之。趙王河西許家橋、劉龍口，迴旋堵擊，匪不敢犯。一由十橋趨邊臨鎮，犯陵縣，撲城關，知縣謝際亨率勇出擊，弟遇亨戰歿。二十七日，蔓延平、禹交界之崔家橋、禹城宗家集、平原曹家莊，由平原東北八里莊，統西至腰站。知縣文熙率勇擊之，遁入高唐之彭里長屯、苦水李莊、皮戶李莊、曹莊，回奔夏津之十官橋。距城三十五里，王家集、段官屯、李莊、琉璃廟、邢莊、倉上，縱火殺略，百里間煙燄烽靄。直軍大順廣遠祝堦、參將劉祺，由德州追逐而來。匪由升斗張莊出境，循河南奔而西，至馬頰橋、勾子劉莊去。敬銘調兆紳濟安營赴臨清。匪夜由十官橋走清平之東辛集。距城二十五里金營莊，二十八日，由康家莊渡戴家灣入河西為景詩一股，未渡數百騎為殿乙一股，仍擾清平城西老官莊、康家莊、皮家寨，奔高唐葛岡屯。距恩縣津期店三十里由趙王河西劉龍口趨恩縣。恩壽督圍截擊，直東諸軍殲擊之。二十九日，再由恩之東沈店入平原城北班鳩店、老饒陳莊。文熙再擊之，由平原葉家胡同入陵縣之楊柳寺，又分三股，股數百人：一屯馮家老莊，縣西南三里，敗竄縣境神頭鎮。縣城東北二十五里一屯平原倉上，一屯平原迤北徐莊，兆紳等逆擊之。八里莊、下佛堂。

僧王移軍恩縣，調通順、大富、大勝三軍赴清。博匪晝夜狂趨，繞竄運河東北，出官軍後路，或數十騎為一

股百餘騎爲一股，東擊西遁，南截北逃，不下五六股。有由康莊東北窺夏津城南趙官屯者，鄉團襲擊之，有窺腰站之東爲直軍陳濟清，劉其追擊，折奔西北，又入恩德者，有爲直軍余承恩及之劉家橋，遂窺高唐東北，趨魏縣，走於鞏子城、河漢、唐莊、大社莊、李莊、尹集、紅廟、黃花崗、賈潭者，有回旋趨魏於清平之雙井、龐莊、水城屯者。通廉、大勝兩軍與劉其同日抵高唐，分道追擊，而分股匪又入河西冠北寶鎮，爲期正起軍奮擊走之。其截灣西渡之匪，避兵旋繞，回找柳林，傷數十人，閉特守。寶鎮率東治、濟安諸營救之，匪解圍引去。通廉、大勝軍追匪入恩，匪由王某分設一寨，高唐北三十里劉家莊一寨，高唐東南，人傳平之倫家橋，爲民團擊向清平，僻河南走入高、博邊界南嶺，洪官家居入西城之楊家園，其分股從平原老練陳莊入陵縣者，九月測至城西南三里，馮家老莊，四李家莊，臨河鎮，城東北神頭鎮。罪惡三十五里，次日，分股從平原向西北，入德州之孫家莊、土橋。林士琦合通廉、大勝、大富步軍，塔克蘇堪騎軍，兜擊之，匪遁東北，再出吳橋，趨東光、甯津。民團擊之，向東南，再入山東德縣之十八連莊，城西梅鎮，余德口初三日，南入陵縣之杜家廟，再入平原之李吉寨、禹城之馬家廟、房家寺、高古等，如縣情，督團擊御之。初四日，竄在平之丁家祠、將軍廟、白官屯，旋入高堂西南殷家樓，李官屯、平屯夾澗，回奔在平之娘廟。初六日，仍奔高唐之董家樓、正榜、塔克蘇堪軍及匪高唐小井莊，騎兵失利。匪渡河奔西北王家樓，南、東軍晝夜蹙之，初七日，回奔高唐之鞏子坡、罪惡二十里，在平之三、家廟。大勝軍由腰站出擊之，匪奔東北張官店、沙河，這之小屯，邁北，略有掄斬。東治軍雷顯揚等馳擊高唐、平、禹之間，匪奔散不可蹤跡。股乙一股，則由恩、武、城之夾馬營渡運，奔邱之桃寨，犯寨，入直隸鴉澤。三日兩夜，如粟擒，駭鹿，歷犯肥鄉、任南和、廣宗、隆平、鎮鹿諸縣，軍令石元善擊勝之。蘇克金、恆齡軍追之，匪奔東北，由新河入冀州。

南奔狼強，再奔西南。廣平守余承恩躡擊之。其後股續由夾馬營渡河者，由高家莊入故城境。初八日，奔狼強東南，與南宮竄匪合。東軍陳錫周移營館陶西北喬莊坨之，王心安移營臨清東北坨之，朱延德移營臨清尖冢，孟家口、王家集、憑河扼之。自此，河東一股益散亂不成列。兵圍在處遮擊，匪不敢拒戰，緣道棄擲戈盾而遁。

其河西竄匪自柳林爲濟安等軍擊敗，奔冠之黃莊、呂莊，亦於月朔竄幸之烟店，逼城東。心安軍擊之，走西南。是晚，回屯田家集，高樓店殺傷農民四百。東治軍次日追及之，匪再奔西南，入朝城之梅仲村，攻圍城北李家寨。保德軍擊之，匪由北寺節村入觀城東北代莊寨、岳家莊，由清豐之六塔集、關爺廟、黃家集奔開州。舒通額、恆齡軍及之，開東十二里，斃匪無算。餘匪奔滑之大寨、韓良村，西奔滑縣渡河，再入直隸成安。初六日，恆齡及之，邯鄲蘇曹集追殺三十餘里，奔永年。曲周復竄鉅鹿，分兩股，一由南宮入棗強，與嚴乙合。榕吉與大名守長啓擊之石槽坊，棗強西南陣擒嚴乙等斬之，餘匪降散略盡。

其登峯一股，由新河北竄大名，祝壇追之，由祁州回奔，分數股入任、柏鄉、南和、趙州、曲周境，兵圍殺獲過半。餘匪奔邱、館西南，由安靜村渡衛而東，餘匪仍有屯朝城之馬家集、沙莊者。蘇克金、保德、錫周、時霖等軍夜襲之，斬首五百級。零匪由朝城之蓮糧河入觀之袁廟，攻何莊、宋寨。舒通額軍及之，匪奔西南，出開之岐山。計追殺百五十餘里，遂散略盡。

其一股則景詩、厚德、登進山、蔣中貴、王六義子、宋喜等三十餘騎，而登峯、程敬書、順書之兄郭景暉、張廣德、劉書紳等零騎，回旋復合，復得千五六百人。初三、四兩日，竄開州，兵圍擄斬益衆。登峯、敬書等又分二股，均有兵圍尾追之。初五日，景詩、厚德、中貴、六喜等二百數十騎，至開之東武星村河崖，奪小舟六，乘馬放舟至小濠。

州柳下屯之南王村壩，再掠高船五，順流東南，初六日至千里眼，在張秋鎮之南入大清河，順流而北。敵船千艘，張祖榮、鼓棹尾之，擒張明高等。初八日黎明，匪二舟馳至黃河東岸于家莊，三舟至龐家口南山下，逸水登陸，入平陰東平叢山，已刻。至舊縣，午刻過棘程，遇僧營差官存福、豐紳泰等於馬跑泉，奪馬戕之。未刻，過王古店，東阿令吳樹聲追之入山，道擒數匪，截回難民四十有奇。申刻，匪過東平新家泉，酉刻，過花藍店，趨東北王家林，樹聲踵至，天已昏黑，莫辨所向，東平牧王錫麟搜山而來。是夕，勝林及守備董富經引軍至。次日五鼓，樹聲、錫麟探蹤追入東平嶺子莊，山徑益雜，賊蹤散亂不可見。錫麟赴州城之北雙塔，鳴鵲榆，遇匪數十，匪棄械奔遁，獲張附等十四。樹聲入平陰，東阿交界，行近螞虎山，遇匪十餘迎拒。樹聲麾賊斬級六，擒一。上言敬銘、通飭東平南州縣緝拿。於是城關市隘，在處盤詰，猝不可獲。敬銘因先期飭祖榮及張秋通判錫麟率礮船溢黃河隘口，三令五申，卒令景時遁走，劾祖榮遣戍，錫麟摘頂。

時登峯、敬書、廣德等不願登舟，與景時分股，各引馬匪七八十去。廣德、登峯又口角失和，敬書率黨另為一股，蹴躑鬼魅，倏隱忽見。東軍擊之則入直，直軍擊之則回東。旬日來，防軍與州縣緝獲匪黨數十人，多得之廢寺荒村，賴牆土壁間，詢以匪目所之，亦無所知。十六、十七日，匪有由濟滑回竄館陶腰莊渡河者，有奔白塔、胡疇諸處者，有由小灘過河竄冠東，直謝家海者，僧觀王騎軍分兩路由莘、冠兜擊之，寶楨步軍由桑阿鎮出，尋蹤圍擊，匪趨冠南距城十八里蔚胡疇，十八日奔西北河康家莊。在七級西距鎮五里王家樓，孟家均欲屯不得，至西李家樓，回奔西北。副都統定安及海軍騎軍馳逐之，匪倉皇散亂，環繞河店西南孟家胡同、曹家樓及冠西南良久，向朝城圍村，奔元城。定安臨之，分股者入邱境。榕吉督遊擊湯繼揚，知府楊詠春要之。二十二日，登

峯五十餘騎奔邱東陳寨，遇官軍，致死旅拒。詠春令降目楊朋嶺入匪隊諭之。朋嶺已先期由中馳逃回，仍在營効力。嗣朋嶺於十一月十日自後死。登峯及弟登山等五十餘人繳馬伏地稽首就縛，悉解威縣斬之。承恩追匪目岳金聲旁股至任縣東北，順德府東北，降平正南，趙州府獲金聲等。厚德及著名匪黨張蓬海等，前在黃河堯水登陸時，夜竄陽穀之劉家樓。其地四方黃流，人馬徑絕。官偵知之，密遣劉家興、勇目張玉林等伏行泥淖，突入掩之，擒厚德、蓬海及餘黨十餘，皆處斬。馮胤忠亦獲，敬書及餘匪數十於田平村，解定安營斬之。

於此官偵分營馳搜捕伏匪，飭東昌臨清守令率團長挨莊緝賊，營捕斬許先欽、曹方得、戴書田等三百有奇，聯令紀略捕斬周在江、宋張氏、張甲母閻氏、張甲夷王氏、張乙妻等五百四十有奇，功最。館陶令履忠捕斬二十六，堂令槐捕斬段方朝、楊宋氏、張甲母閻氏、張甲夷王氏、張乙妻等五百四十有奇，功最。館陶令履忠捕斬逆首楊敬書、張付劍、宋沉田、陳泉義等百六十有奇，功多。前後著令權、汝欽、溥捕斬王得安、張郭氏、康德母范氏、康德妻等二百一十有奇，功多。冠令善述捕斬逆首謝來儀、李來瀾、白旗偽帥發峯之弟劉潘氏、厚德母方氏、厚德妻等四百五十有奇，功最。臨清牧彭垣捕斬逆目劉善紳等百二十有奇，前後朝城令培楨、汝欽捕斬逆目朱萬順等六十餘，平陰令澹捕斬匪目薛法起等，東平牧錫麟捕斬匪目于得成等各三十餘，邱、邱、夏、津、武城、觀城、濮州、范、博、陽穀均捕斬二十以上，其諸軍擒斬不在此數。計搜斬二千餘。僧王令道員明新與榕吉會捕不具載。餘匪悉平。

景詩白人叢山，晝伏夜行，饑寒可躡躡，偵報已投叛練苗浦，後又投亳捻。迨同治九年，皖撫英翰副景詩改名許連升，往來歸、徐、陳、亳之間，竄技授徒，爲人符水治病，僥倖，人呼爲許半仙。遣總兵牛師韓、劉

永清、遊擊顧廷文、都司刁文煥等率百盜黃宗孟、趙克振等自秋徂冬，改裝尾蹤。宗孟與景詩有舊，先令往來款洽，告以毫需，間餘捻不少，可糾約舉事。景詩信之。十年二月朔，偕行至亳州界溝集，永清等帥而翼之，解省具服投苗，投捻。奏聞，奉旨斬之，傳首京、東，梟示。師韓、永清等諱實有差，宗孟等免罪，留營効力。

附記

姬家營者，莘縣教匪窟穴也。匪首近黃秀，從世間。從錫祺、從三老虎、從世欽、即從延慶、從尙選、延書善等，於咸豐十一年春，突冠人楊朋、幸人張玉、楊謀亂。會皖匪犯境，擁衆數千，建白旗，自號忠義團。地方官不能制，因而竊糜之輪秀、從三老虎等冒朋、王懷名，四出焚掠，費用大饒。其年冬，勝保督軍攻之，斬輪秀、世明、錫祺。詳前卷數匪等中逃殺近萬。從三老虎、尙選等數千人乞降免死，餘衆保聚故圩。同治元年春，勝軍南行，從三、尙選等怙惡如前，集亡命爲通逃數，益深壑高壁，抗欠賦稅，剽劫行旅，復爲幸患。二年秋八月，官軍擊敗宋景詩，餘匪半入其中。搗斃銘密、飭保德、王心安攻之。二十八日，官軍距匪圩之三里而營。圩匪鳴鑼旅拒，出五六百人，裸身披髮，狀如鬼魅。官軍先縱騎軍營之，即分張出步隊火攻，斃其八九十，匪分爲二。官軍步騎環合擊之，匪大潰，回竄入圩。官軍縱擊之，又斃百數十，傳圩下。匪閉寨不及，將北寨走。官軍繞圩追斫，匪營隊不散，且阻且行。心安與馮勝林軍夾擊之，濟至朝城之馬場，緣道又斃二百餘，餘匪百數十躍水洩過。心安、勝林引援馳水追之，擒書善。從三老虎、趙小山、王青閣、沈四狗、張廣住等斬之，焚其巢，獲世欽、書閣大名，解東驛斬。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七之上

幅匪

湖自承平以迄二百餘年矣，南漕由江淮達運，連橋北上，歲輸千艘。江南徐、海、邳、宿、山東鄆、蘭、滕、嶧之民，隨漕逐末，及游手好閒，餽舟儲食者，累數十萬，恆以匹布分幅帕頭，私相雄長，陰有部曲。卽嘉、道間，四方無事，江、東、兩省南北孔道，山湖南路賈旅，自徐、宿出鄆、蘭，出滕、嶧，已患剽劫。兩省輿吏勒兵彈治，歲以爲常，搶斬已不勝紀。而當時稱謂鄆、蘭境內曰幅匪，滕、嶧境內曰棍匪，實則恃衆奪掠，行徑一也。顧晝伏宵動，聚散不常，未敢顯抗官軍。而著於令者，已曰：山東匪類，如聚衆搶奪，結幅四十人以上，不論賊數多寡，分別首從斬絞之。聲明數年後，此風稍息，仍復舊例。乃兇徒不知朝廷德意，慙不畏死。咸豐元年，起幅、結幅益多，邳州幅首則靳豹，宿遷則朱有谷，海州則侯應元，朱廣田，沈陽則陳玉標，劉雪得，邳城則呂科仔等，衆各數百，剽掠兩省緣邊，居戶，詔下疆吏名捕之。山東巡撫李德用法嚴明，一年間，先後奏報擒斬幅匪呂科仔等百二十有奇。

三年春，江南被兵，南漕改折，或海運，挽夫游民數十萬，無可仰食，豐北黃河連歲潰決，飢民亦數萬，弱者轉溝壑，壯者淪而爲匪，剽劫益熾。六月下旬，費縣仲村集，仙姑廟，有陳更池，薛得志，王升，閻三虎等數十人，結幅聚衆，劫寇新泰境，旋入蒙陰、沂水，博山三縣魯山中，三縣勇役合民圍撲滅之，擒斬首夥十數。是年，粵匪大擾山東，幅匪出沒寇抄，邳、宿、蘭、邳，視如疥癬，無暇搔抑。

泊四年春，王樞、廣田、雪得、益引衆千餘大入東疆。二月，分擾江南贛榆，入莒州之大店、梁店、黑林、黃花峪、沂水之葛溝。二十一日，入邾、莒之雞莊、十字路、屯蘭山之歡、臯。臯司厲恩官撤署臺莊營參將郝上庠、署沂州協都司姜長清、沂州守李維醇、蘭山令陳紀勛、邾城令凌泰磐、青駝寺巡檢吳肇元、與辦團之戶部員外郎丁守存等，分引兵圍馳勦之。遇匪吉利埠，幅匪不虞官軍之至，上庠陷障街擊，逾沂廣田、雪得等九十餘，搶者七八十，馬贏倍蓰。又痛擊之贛榆歡墩埠，斬獲尤衆。幅首自稱海東王喬鳳來者，被傷自刺以死。王樞負傷奔贛榆。莒牧周承業先後擒贛匪劉湖河等百餘，沂水令吳樹燧槍更池等數十。巡撫崇恩殺上庠、維醇、承業、樹燧等，皆荷賈賞。十月，鄧幅斬豹潛入嶧境，爲知縣倪夢麟懸金購擒，置於法，亦遞殊擄。幅匪斂迹年餘。

六年四月，有棍匪魏春、賈致、梁光松、劉朝中各結幅數十，劫奪泰安、蒙、費、滕、嶧間。五月，滋甚。先後爲沂州守黃慶同、兗州守沈□□定期督飭蒙、費等縣，及沂州府經歷張錫綸等捕逐之。擒春及邱如俊、劉廷芳、范章、楊春、金拴、張龍、袁錫等數十，餘匪潰逃。七月，朝中復與李廷中等聚衆劫掠兩省，吏兵兜捕滅之，餘黨再散。是年冬，致等百餘人爲費令福廟堂等所敗。是時，棍匪著稱者，以李希夢、褚四丫頭、霍三禿子、范僧、致等爲首，各聚衆輿幅匪合勢。

七年二月，鄧幅馬汝繩糾伏幅數百，分布兩省交界，揚言爲朝中等復讐。初五日，合股分屯費之關陽鎮、埠陽集、鳳銜溝，衆裁三百餘，趨蘭山之洪山溝、尙巖、文峯山。沂州守成濟聞報，上言崇恩，請兗州鎮撥兵捕勦。親督錫綸、紀勛、泰磐等，沂州協副將苗樟督都司陳彰、千總王壽椿、外委楊攀桂，引臺莊營兵，赴泉兒頭迎禦。另股三虎、宋新詩等復與之合，僉已七八百人。前軍抵蘭陵鎮，爲匪所卻，亡失刀械。成善勦全軍馳之，匪兩奔。

歡墩埠。會江南海、邵、韓、榆、牧、令率勇役勦而前。匪向西南奔遁，殲其十餘，擒其三。二十四日，另股幅匪劉樂居、何成鳳、郭成章、聞大受等，衆數百，起沈陽紫寨，汶、檉、股衆合之，突入鄒、宿交界張家塘莊。民間團慶昇者，捕匪最力，匪衆掩至，焚其室廬，大掠而去。分擾閩之車輜、新莊，費之駝邑馬莊、東柳社，合股退屯邗、邵間磨山、層山，王標引衆南行，致三禿屯蘭之小嶺。三月初三日，竟鎮富新道長清合紀勦等擊致，敗之卞莊，致負傷走，擒成章、謝牛等十三。初九日，匪復屯境內重坊、徐家橋附近，營縣合軍赴之，匪分股旅拒。長清率兵陷陣，西南匪先潰，北股力圖舉，官軍礮火逐密乘鋒而進，轟斬羣匪三十餘，擒其旗匪王苟、孫希先等二十六。獲重二百勦之礮五，拾礮密槍四十三，鎗藥絨筋甚夥。匪敗奔西南，追至邊境長城始斂。十二日，汶、檉、三虎引衆潛入邳、滕、蘭、費、錯壤高嶺、石井諸處，成善、飭紀勦、長清、滋陽縣丞多琳、及肇元、攀桂，率兵勇夜擄匪巢，擒匪黨李沉等十三。偵三虎在石井，疾趨掩之，漏下四鼓，先縱火燔之，羣匪驚突，三虎躍馬持矛出，長清橫刺墮之，遂繼以行，火器縱擊羣匪，十傷五六，得旂矛牲畜百餘。汶、檉知三虎被擒，率黨走蒙，費令福堂與蒙令鄧培英、滕令黃汝楫、泗水令悟真、各率勇來會，均有斬擒，匪遁入梁邱及蒙山。成善合樟引兵圍回扼石井，富新引軍駐費。匪出蒙之蘆、桃墟、垣埠莊、馬峪店、沂之核桃園、丁旺莊、驢頭、沙窩，四散分竄，不能成列，向莊民求索衣糧，多所擄縛。二十五日，竄沂之梁莊、岸堤、戴峪、雙壘。令樹聲禦之，回奔費之張柳莊、鄭城。代理令錫綸與兗州守備錢開泰，分率兵役截擊之，匪奔石門。樹聲追至胡羅、蔡安，匪入蒙陰西南。培英與都司安喜率兵遮擊，匪復入叢山。四月初二日，追至費之光棍營，斬尾隊數十。匪分竄黃山，費令范承祐、府經歷張壽芝、與竟標游擊范正坦，引兵圍駐梁邱，由馬莊、高橋進擊，槍斃多匪，餘匪三百餘入叢山。諜報匪首爲希夢、周應臣，由山中趨嶧。

遁入宿遷。成善、樟移軍進紅花埠，長清扼蘭、邨之交。

時有陳遇珍者，素類族姪也。糾衆五百，起流陽，由邨、積之楊家集，沿台、嶺、嶺、重坊。初八日，樟、泰、壽、迎、擊、小勝。匪騎衝突甚猛，官軍負傷大卻。匪忽奔而南。十七日，成善、樟、長清、合江而軍。徐州守趙作賓、遊擊安某等，夾擊之。宿遷、銅、塔、嶺、新、河、新、洪、洪、百、餘、下、個、元、等、二、十、餘、餘、者、敗、散、南、奔。正、日、承、祐、復、遷、斬、數、十、江、東、兩、省、銅、塔、紅、花、埠、驛、路、並、而、輻、輳、上、致、均、落、匪、手。夜、間、日、夜、捕、獲、十、八、日、香、夢、應、遠、折、衆、二、百、餘、潛、入、嶺、之、傅、家、溝、長、清、香、夢、崇、桂、等、引、兵、圍、逐、擊、頗、有、斬、戮。會、清、遠、總、督、邵、慶、奏、請、救、山、東、援、兵、會、勦。詔、下、崇、恩、毋、得、區、分、騷、擾。因、徵、成、善、樟、白、紅、花、埠、進、扼、相、崗、莊、而、蘭、費、騰、輝、聞、譏、誣、紛、紜。日、夜、恐、動。謂、攻、四、丫、頭、希、夢、楊、元、之、黨、不、日、起、幅、復、讎、之、蒙、鄂、轉、相、傳、播、驚、擾、無、定。五、月、崇、恩、檄、遣、員、陳、顯、孫、引、兵、駐、費、彈、治。顯、孫、令、都、司、張、遇、祥、與、正、坦、承、祐、分、引、兵、圍、嶺、嶺、費、南、路、令、知、縣、陳、烈、州、向、馬、春、原、未、入、韓、文、朝、趙、蒙、鄒、北、路。南、軍、遇、匪、東、柳、村、擒、斬、王、兆、吉、等。北、軍、遇、匪、仲、村、口、擒、斬、卞、彬、李、載、等。六、月、代、理、鄒、令、陶、洪、昭、上、言、合、宿、遷、令、擊、匪、江、境、南、支、溝、篋、勝、而、幅、首、梁、光、松、楊、拾、馮、科、方、分、股、入、費、之、北、林、明、光、寺、神、風、嶺、培、英、撥、勇、役、扼、之、九、女、白、馬、兩、關、率、練、由、蒙、荆、關、進、竄、之、上、治、署、總、令、郭、逢、春、上、言、沿、邊、起、幅、益、夥、多、者、七、八、十、人、少、者、三、四、十、有、陳、小、斌、張、夢、裕、曹、殿、華、陳、三、科、了、大、阮、李、中、喜、閻、二、棍、李、洛、李、小、日、王、錫、再、合、之、希、夢、四、丫、頭、三、禿、僧、等、大、小、不、下、二、十、餘、起、一、二、千、人、額、設、鄉、勇、三、百、不、敢、迎、禦、請、飭、顯、孫、移、軍、縣、境、督、勦。

七、月、兩、下、下、莊、南、礮、附、近、復、有、幅、匪、楊、芒、即、楊、林、張、成、等、糾、衆、將、起、沂、州、營、縣、馳、往、掩、捕、斬、芒、等、八、級、餘、匪、散、匿。同、時、滕、縣、東、鄉、索、莊、梁、莊、東、徐、莊、幅、匪、蕭、沅、王、存、王、學、性、等、各、引、衆、數、十、出、沒、馳、突、令、汝、棧、與、把、總、率

勇役掩匿於之。二十四日，小賊一股大擾，歸之郭里集，臺莊營參將因福、丁嗣汎于總姚鴻烈、與謙、費蘭、鄒各令引兵勇千餘陸續之，斬其七，擒其十五，匪奔東北。而邳州新臨趙和尙、張德等，於八月十三日，引衆數百，圍歸山。長濟桑柱、錫給前督令姚崇崇、縱補令程繩武、府經歷李天等，引兵勇馳抵山口，匪突出迎，官軍等斬和尙等四十五，擒德等十二，遁至邳，又擒丁大力等五。先有費民宋德基等列編匪首姓名百餘，狀訴都察院。上聞，會燎亦奏言宿遷、歸縣、歸德、滋陽、諸賢崇崇等不奏報，著按名查拿，毋得而讓。崇崇因功逢春，諱幅匪賊案，嚴職。

其時匪之伏匿，郭、滕、嶧、費、歸、交、界小湖村、方山、長城、蔚山、層山中者不少。於是新署費令林士琦募勇八百，正坦率兗州兵二百人，從山捕匪。嶧令蔣慶第、把總王宗斌、塚中營把總呂瓊、臺莊營外委李殿英、文煥彩、委員王鶴、黃成寶等，分率勇役六百有奇。二十四日，慶第、宗斌、鶴由稅郭集東北入山，殿英、環、煥彩、成寶、山、惡石口正北入山，次日，會於抱嶺，緣道搜斬，奪匪斃十。偵希渺一股五百餘伏埗陽集山內，會正坦、士琦、繩武、景崇，二十日，分引兵勇入湖，燒蕪山，遇匪力擊。匪伴敗，山溝伏匪三百餘，開礮突起，正坦等奮呼力鬪，繩武連縱大礮，傷匪數十，匪竄蕪山，官軍乘勢取之，匪大潰。慶第等屢軍阻其前，匪奔西北。繩武、景崇等前後夾擊，擒光松、梁成、李斗、李千等十三，乃仗火器百餘，餘匪散竄，不可踪跡。日暮，慶第、鶴、成寶等亦退，匪至石子河，遇得匪百餘，掘山險，掘斬二十餘，擒十二。九月，小賊三科二股合全整子、宋大慈、王二麻、滿五、關景汰等數百，伏嶺，時之賊劉架山。初七日，趙環等疾馳掩之。匪伏山巒，縱火器仰擊，官軍不得前。環等選軍鋒數十抄山腹，出匪後，排槍驟擊之。匪驚顧騰躍而出，大軍乘之，擒大慈、三科等十七，斬賊累百，餘匪入叢山，不能烏。

合。

初，崇恩奏言：「如果西南邊境幅匪猖獗，臣當親往督勦。」至是月十三日出省，二十一日抵沂州，奏言：「一幅會李希夢、賈玖等十數股，自百餘人至數十人不等，以霍三禿子一股爲最悍。自八月間各路會勦，匪衆潰散散竄，有回江南藏匿者，有伏匿蘭、郟者。體察情形，已不能爲大患。所恨匪情詭險，鄉民良懦居多，或貪賄窩留，或畏禍隱忍，藏身甚密，耳目甚多，故首要匪犯一時難以悉獲。惟嚴飭在事文武，董勦紳耆，明定窩留之罪，以黨藏事。已查成新任登沂道王觀澄督辦，臣可毋庸久駐沂州。拜摺後，卽赴東三府閱伍。」疏入，報聞。

於是文檄督責嚴切，各令搜斬。綦勦紀助獲匪目陳法志等尙嚴，慶第獲李亮等東苑山，鶴、咸寶等獲閻世俊等石家峪，獲李東等毛家寨，環、殿英等獲崔安等石拉河，周村、下寺、慶第復獲通匪生員呂燦斗等，分別斬繫。二十一夜，有散匪五十餘，冒營勇結束，投膠縣城東旅店，令汝梅潛夜勦兵，開雞馳赴其處。勇日徐邦傑、外委楊忠先大呼馳入，匪驚起格鬪，斬九級，擒張兆夢等四十，盡奪其槍械。十月，正琪、士琦獲匪李武等三十餘，卞莊、杜莊、于總、郭齡、陳射、幅首邵三成於鄰，斬之。紀助獲三禿黨呂吳等城子村，李洛等窩洞。正琪與委員董黃獲汶樹黨任春南等二十餘，泰安之上帖村，委員鹽大使周爾梅獲希夢黨徐福來等膠之青山頭，委員知州王元治獲任大麻等銅山、窮搜山谷，漸無匪踪。

而著名幅首三禿子踪跡最秘，由其輕財好施，環奪金帛累萬，恆分半給同惡，餘悉以周蘭、郟、費、鄆、嶧六縣窮民，所至窮民德之，所謂盜亦有道者。時其黨日夜奔伏深巖奧竇，惟三禿居郟境重坊馬頭民家，妥如也。觀浴飭員弁跡之，不可得，獲其黨張九城等，訊言三禿二十七日從容南去，而郟境復有陳振聲者，起幅數

百人，趨蘭、鄆邊境大興鎮、夏莊。觀澄檄營縣會勦，振聲南還。十一月，三秃黨羽復集，屯鄆之管家集、汴陽高家店，勢將北擾。鄭令胡鳴泰偵知之，十六日，率勇役馳抵長城之西，幅衆逆戰，鳴泰麾軍確固良久，斬其前列二十餘，擒糕朋竣等八。三秃引衆奔西而，再入鄆，鳴泰追之，上言匪會既有踪跡，請兩省吏兵合捕。於是撤下江南鄆州牧畢培貞引兵駐四戶楊莊，宿遷令周□□駐劉馬莊，紀助駐南臨紅山，慶第台臺莊營官兵駐古册，四面營之，擒劉言、楊兒等數十。匪黨潛合避兵而奔，入鄆，蘭兼轄之埠莊，涉沂河岔以去。二十九日，鳴泰、培貞、把總趙振邦等率兵勇臨擊之，斬嚴匪霍友、張約先等十一，三秃仍不可踪跡。

慶第偵匪中閩二棍者，澤日也，更名徐景讓，郭良更名張廷，獲之江南草廟，可臨境繼武亦掩獲解甌元等八匪葉莊，嶺山縣境泗水令王亮采獲王周適等江南仙姑廟。八年春，費令周鵬偵汶嶺，希夢伏贛榆，陰窺其黨，岳得安餉致之。希夢與李廣、閻瑞祥等數十人果南行入關境，伏東莊寺，另設解道士、劉教生等數十合之。鵬、紀助、鳴泰、景崇、繡武、鶴承、孫燾祖等率三縣勇役掩之，不可得。二月初十日，希夢遁歸與姑山硯臺，鵬等夜扼山險不使出，希夢揮刀奪路，官軍圍之，得安由後擊之，官軍乘勢砍斫十數，擒希夢並其兄希空等十六，械致會城磔之，傳首以徇。汶嶺轉入蒙新山中，蒙陰令張德霖縱間離之。汶嶺聞希夢爲黨所賊，益相疑，其黨郭寒怒甚，方抵新泰高家園，汶灑酌酒譏罵，寒抽刀刺殺之，贖其首奔德霖。四月，委員知州湯鈺、府經歷劉淮桃、李演未入黃以斌、與鵬等逐匪黃山寨、長馬莊、聖陰境，獲其黨吳江、賈自成、郭三順等。培英逐匪蒙山，鳴泰與委員知縣吳邦治、陳本立擊三秃下莊，斬夥匪十六，擒其五，追入鄆之楊莊寺，再擒斬杜存等七。五月，代理蘭山令錫綸等擊匪首于洛尙巖，鳴泰與把總陳萬策擊三秃，朱蘭住等重功攸甲山。在東坊之西爲郡境

爲匪所敗，陶亮采擊匪唐村兩泉溝，頗有擒斬。

時兩巨魁就獲，方謂可日靖讎，乃匪黨自相疑貳，益散亂，分起出擾。有郎中福建林拱樞，主事高連乾者，行出蒙陰之大河涯，爲匪所掠，山西人王福全被掠於滕之沙河莊，殺人而去。德霖與滕令彭斗山皆擒頂勒，會院匪北犯，邊陲擾攘，玉標等與徐潘台、三毛、夏四、希夢明等出沒隱見重坊、關陽鎮，官軍不暇致詰者三閱月。

迨六月，皖匪略定，而攻、竊、洛春等股各數百，復合三充衆千餘，突入嶧之吳家後村、費之南礮、蘭之甘露溝、蘭陵鎮、尙巖、向城、紅山。崇恩飭撫標遊擊劉奉祥將兵二百，調曹標兵三百，合之進勦。初九日，壽椿方巡微蘭陵，匪衆馬步五六百掠奪居民，與分防縣丞姚鳳長、把總楊安貞率勇役三百餘迎擊，抵堰頭，匪列隊迎戰，官軍衆寡不敵，勢卻而潰。鳳長及汛兵孫榮、練勇陳太和等數十人死之。蘭山令劉錦堂入道左廡寺，匪衆焚門縛錦堂去。壽椿、安貞、妮陣追之不及，講解三日始釋回，上言追賊深入，力戰而出，崇恩雖聞知，不之咎也。奏令摘頂，而奪壽椿、安貞職，卹鳳長以卹。

十八日，上庠抵沂州協副將任，集營縣兵勇出營下莊。二十一、二兩日，擊匪向城、尙巖，匪散入石浦、橫山附近。令閃福出橫山之南，壽椿出橫山之北，安貞、段志先由中路入，自督後軍繼之。二十三日，遇匪蘭、郟之廟町村，壽椿佯退誘之，福安貞抄其後。上庠先馳猛進，志先呼譟乘之，寇匪累百，擄馬匪王冬等二十有七，餘匪入層山中，四野秋禾障目，不敢窮追，親澄微屬縣限民間五日盡刈之。

七月，大股匪衆分屯蘭之南礮、郟之長城、費之仙姑廟、李家莊，蔓延新泰之羊家礮、官頭山。初四日，上庠

奉社等引軍南進車輞固，乃玖、洛等扼要塞路，圍官軍。上庠憤怒，揮軍並斫甚厲。士琦等縱軍衝殺而前，轟斬四五十，擒冷詩等。援匪由長城南隴分股擁出，塵墟蔽天，官軍旋陣再戰，殺傷相當，匪勢不退。成善督委員本立與鄭、費、蟬合引勇圍馳至，士氣奮發。上庠等踞擊十里餘，匪敗而奔，先後斃百二十有奇。而另股曹同華等七八百匪擾入滕、蟬之大北莊。崇恩奏言，兵勇不敷分布，請調回前赴徐州之臨、德、壽張官軍三百赴蟬，驍助勦。上從之。詔曰：「匪衆叛跡昭然，斷不准狃於粉飾積習，將就合混了事。」

八月，敗匪復糾同華、劉醫等犯紅花埠，窺邾。上庠鳴秦要之，匪奔費。鶴合圍禦卻之，擒蘇大拱等十五。初八日，玖衆復由沈、頸回竄，與同華合屯措莊。方舉炊會食，上庠、鳴秦、奉祥馳掩之，盡棄糧賄而走。屯溫家埠，驚擾達旦。黎明，上庠軍及之，賊驚不成列，追之數里，斬三十餘級，擒鹽。再及之新莊山，匪升山梁縱礮，上庠伴與拒擊，潛抽銳士數百繞山陰襲之。匪大驢奔遁，斬其十七，擒戚文成等八，獲大礮十九，上庠斂軍。匪奔睦甯，嘯聚三禿股衆。上庠、奉祥等分道窮追，輒遇小股數百，擊之輒走，不可得見。自十二至十五日，大小三戰三破之，斃匪百五十有奇，擒張庫等二十。諜言同華負傷墮谷死，其衆爲玖所併。十八日，匪趨宿遷署灣，王家莊，上庠合江南軍分合馳之。匪衆益散亂，玖執其黨蕭英數騎遁，兩省選兵踪跡執之，駢斬以徇。十九日，益合江南軍擊三禿股匪於邳之良壁，殺獲尤衆。其首匪春、洛、股衆分擾新、蒙者，知縣李天騰敗春柳泉寺，德霖敗洛劉杜，鶴合勇圍連敗之。右寺仙姑山李家莊，破斃及墮崖以百計，擒周克志等數十，餘匪全潰。九月，首匪鍋、四丫、顧等匿宿、銅、閭，江南軍遊擊李恆清選執，竄於法、傳首關、邳。十月，鳴秦軍入沈陽，迭獲幅首呂三、穆貞貞、李邦玲等三十餘於馬陵山長龍集諸處。

崇恩奏言，自七月二十六日起，至九月止，東、蘇兩省吏兵先後擒匪三百有奇，臨陣轟斬六百四十餘級，
褚四丫頭、王錫等均著名匪魁，戕官正犯，惟翟三禿未獲，沂屬漸就肅清。得旨，准保在事員弁。崇恩錄文武員
弁勳匪功，上庠，觀澄以次皆優敘。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七之下

編歷二

咸豐九年四月，翟三禿、于洛、邱春、吳安、孫劉洪、顧北、竄、蘭、勢甚勁，復有新起幅匪周莊、卽周克生、王誠、魏、隨、魏、韓等，衆數百應之。五月，崇恩奏留甯古塔副統德楞額、黑龍江瑯兵統帥莊勳，協於是。轉騰匪衆多避兵，趨蘭、費、竄穴、蒙山，出掠不已。鄒縣戒備益嚴，聞賊勢敗之車、輜、糧、匿、潛、梁、邱、張、得、霖、數、之、盤、軍、潘、李、天、騰、敗、之、羊、流、店、秦、安、縣、石、徠、民、團、吳、乘、安、等、再、敗、之、放、城、而、賊、勢、不、測、崇、恩、乃、檄、兗、鎮、標、兵、四、百、分、駐、蘭、費、間、秦、安、營、守、備、任、全、吉、率、兵、四、百、扼、九、女、白、馬、紫、荆、關、三、陘、口、匪、始、不、得、北、趨。

六月，匪衆三千餘分屯蘭之郭里、卞莊、費之集山、諸處。十一日，擾平邑集、上冶村。十七日，陷平邑集、薄三里溝、逼費城，勢甚盛，儼然巨寇。思繕完守具，悉力禦之。十八日，兗鎮兵抵卞營保安寨，城得無恙。十九日，匪犯南泉堡，民團拒卻之。回竄朱田集。臨合兵圍追勦之，饒有斬獲。其屯鄒郭里者，二十四日，陳紀助與都司蘇泰戰敗之。十九、二十等日，德營佐領慶恩復引騎兵二百要之向城車、朝樹。匪卻入莊塢河口，負劍而行，糾三禿股衆焚掠卞、宿、德、楞、額、引、騎、兵、與、徐、州、軍、協、領、常、陞、參、將、高、玉、振、步、騎、連、營、緝、賊、擊、之、四、戶、鳴、泰、胡、亦、引、兵、圍、出、鄰、境、扼、之、匪、計、欲、夜、襲、徐、州、軍、鳴、泰、偵、告、常、陞、戒、備、夜、分、匪、果、大、至、常、陞、開、壁、礮、擊、之、匪、號、呼、敗、走、鳴、泰、騎、甲、逐、之、追、抵、橫、山、德、營、騎、兵、往、復、衝、擊、匪、散、亂、紛、奔、成、善、紀、助、扼、勦、之、卞、莊、魏、范、正、坦、扼、勦、之、埠、陽、集、斬、獲

首虜各數十，然諸軍逐日窮搜山谷，不見一匪一騎，始知皆匿入民舍。崇思檄郝上座赴沂督勦，各教令追捕益力，鳴泰復與徐州軍獲幅黨朱闕仕等於海流境。

會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務勝保，飭軍功單汝霖與臨山人洪佃一回沂募勇。佃一者，故幅首洪潮，諱名謹，匿營中者也。值江東吏兵搜捕幅黨，洪佃多投身汝霖，竄名勇籍。地方牧令爲汝霖守，汝霖以奉檄募勇，原以收召匪徒，令爲國宣力以紓地方之害，孰弗聽。匪來應募益衆，橫刀似剪者，城市皆滿。牧令以狀白崇思，崇思奏言：「此等匪類，稔惡已久，按名沒斬，尚恐稍留餘孽，若召之尹勇，何異養虎自損反噬之毒，實在意中。若召募而來，初無不軌，復聚而熾之，轉覺非義。」臣已咨白德楞額，引兵親詣蘭嶧，鎗機勒令已集者分起而行，並密咨勝保隨時審察，如戰陣不力，或別播黨端，皆當從重懲辦，以靖後患。」得旨飭勝保嚴爲鈐束。時已集者四百人，匪首洛春、岳、湘林均在尺籍中。八月初三日，汝霖率勇行出韓莊，民圍嚴備防亂。佃一給汝霖入城，呼塘大掠，回趨洪山。上座正坦開校，引軍馳範圍陵，促汝霖招撫，不應，奔向城上治及費之上泉，下泉初五日上座合蘭費兵勇追之，蓋莊寺。上座呼佃一慰安而諭教之，不應，躍莊抗官軍。上座曰：「是祈死耳！」乃揮軍圍之，毀垣壞屋，焚斫而前。匪奪路奔潰，斬首餘級，擒十有六。崇思復奏言：「比年山東少年不逞之徒，往往以投効爲名，千百成羣，赴營充勇，而軍營因此輩亡命敢戰，冀得其死力，往往全數錄用。試思派員樞募者如此，其自行投往者可知矣；甫經應募者如此，其久在軍營者可知矣。此等勇丁，散之適以資敵人，聚之亦恐爲內應。近年軍營時有訐潰挫敗，未始不由此也。」疏入，詔曰：「洪佃一著名兇渠，于洛亦爲匪首，俱未擒獲，著勝保嚴密督擊。」

跨，徒手格鬪，殲其百餘，大股五六百，猶整隊力拒。吉順排槍猛擊，前隊洞胸碎額，後隊悍匪益奮，匍匐進戰。大武縱騎兵蹂之，把總王德山手槍無一虛發，馬勇武生魏三攀、張學冉，縱橫盪挾，斬級不可計。匪大敗東奔，追斬百餘，獲其器械旗牌倍是。馮方率勇扼朱田，復截斬潰匿數十。羣匪知同黨敗於車輞，且黃勇回軍號稱五千，匪大懼，盤旋避兵。走。初十日，由長馬莊、馬家莊，入費之上峪，傅文引兵圍追擊之。匪趨紫荆關，折朱田南竄，竟州鎮總兵筵齡合德營騎兵遮擊之。十二日，正坦與姚崇崇擊之。黃尤黃壽，匪收走蒙山九女關。其昌等十三日，由馬峪店、新莊、陽集臨其後。上庠與協領明霖、德傍、良楷、傅文分引兵圍山家趙費法聲之關。費同唐棣林、仲村、青山、湖東莊、勝新夥匪劉大成等數十，膝令士琦亦於界牌村截殺尾隊十餘。良楷再襲之。關、嶠、問豹子谷，斬匪日王莠、任年等。而海沈匪日孔兆鳳等復爲三充、洛春、馬成所糾，入郟之壯口，知縣沈沅部勒兵圍擊卻之。

會皖捻陷清江浦，黃勇煽縱擾亂。子勇爲士寇奸起，蘭、郟、勝、費間，變如濟如。文煜督良楷、臧，令青州營參將梁燮統其衆，黃勇懼罪多亡。於是散勇伏匿，紛然馳驚。上庠與防禦故昌合蘭、郟、費，釋收令分曹捕逐。四月，賊於崇擊匪費之崖頭，蘭之魯城北，搶斬頭衆。復有宿溪劉馬莊人劉一舉，假圍糾衆千餘，盤牙紅花埠，要挾行旅，輒遭殲奪。朝右聞之，詔責文煜。文煜奏言：「劉馬莊爲江南轄境，距紅花埠十二里，已傷署連司明新、竟沂道王親澄，派梁燮移軍紅花埠，傅振邦亦撤兗州鎮富新征軍夾擊，一舉率黨南遁。」

其間一之逃竄也，復與海州幅首盛宗元糾殘匪得千人，闕北犯。沈沅獲輓糧幅首趙景桂，得其情，上言臺司，檄綠潯各邑戒備。五月初，匪衆千餘果由嶧渡連屯紅山。初四日，蘭山令胡叔琳與正坦引兵勇擊之，失

利。臨明寨要之埠陽集，先獲小勝。匪分股包鈔，民團駭亂，爲匪所敗。鶴明霖退守九里山，黑風口。事聞，文煜奏：「匪勢張甚，請抽調海防千兵助剿。」時洛、歲、甘、湘、林、孫、保、真、管、集、崇、應、佃、一、叢、山、深、峻、隱、見、出、沒、不、可、數、計。官軍輒墮伏匪，相戒勿深入。待大軍再進剿。於是正項、明霖、叔璠、扼莊坊、龜嶺、梁邱、滕令、趙敏、功、扼界牌、泗水、合、宋、嶺、扼、泗、費、之、香、山、沈、澗、沈、陽、之、沙、河、合、從、魏、開、同、有、掩、護。十二日，德榜額、偕、由、蘭、陵、鎮、十、莊、垓、城、引、軍、東、進、匪、合、股、拒、戰、珠、泉、莊、互、有、衝、斬。十六日，懷、合、以、莊、長、陶、劉、仁、等、逼、匪、壘、而、軍、匪、分、兩、翼、進、勇、日、劉、志、和、俊、旅、陷、陣、斃、悍、匪、甚、多、匪、陣、不、動。德榜額、與、副、都、統、富、爾、孫、騎、兵、馳、入、分、合、騎、之、步、勇、愈、奮、掩、斬、海、州、匪、日、散、志、東、苗、允、中、李、嬰、等、百、餘、賊、走、鄰、之、夏、莊、沈、營、軍、接、之、二十日黎明，及之，匪遁走。德營帶隊官、蘭、興、順、景、率、精、騎、逐、賊、勢、如、飄、風、匪、大、披、靡。德榜額、以、捷、聞。

時三禿負傷，實入蘆塘十七村。甚雨滂沱，哈勒洪、阿率騎兵百五十，吉順率步兵三百，馳入蘆塘，歷長城、磨山、莊、塢、擒、張、士、蘭、等、二、十、四、訊、知、三、禿、入、江、南、德、榜、額、富、爾、孫、副、都、統、銜、色、楞、泰、與、沈、引、步、勇、八、百、馬、勇、百、乘、雨、由、紅、花、埠、分、赴、那、之、勞、溝、沈、之、張、倉、諸、處、斬、賊、百、餘、而、回。新、署、蘭、山、令、程、繩、武、甫、下、車、即、引、勇、入、山、捕、賊。偵、佃、一、伏、向、城、尙、優、與、色、楞、泰、引、步、騎、掩、擊、之、行、抵、小、陵、遇、步、匪、掠、食、方、反、繩、武、等、歷、軍、衝、擊、山、水、驟、至、匪、涉、水、淹、斃、中、斃、死、者、累、百、吉、林、官、兵、德、成、玉、應、接、遠、城、官、兵、博、棟、武、皆、死、焉。官、軍、洞、匪、日、寇、等、三、十、餘、斃、渡、洶、河、正、項、繩、武、明、霖、雨、中、逐、之、匪、人、坊、前、民、衆、圍、諷、趙、遊、等、斬、其、首、以、獻。六月初七日，哈勒洪、阿、志、和、率、步、騎、馳、扼、蘭、陵、令、懷、率、步、勇、八、百、自、蠡、趨、費、與、鶴、所、部、勇、役、自、北、而、南、德、榜、額、繩、武、引、步、騎、由、車、輞、入、山。初八至十五日，德榜額、

雙離兩敗匪高濂。正州敗匪新莊德軍領隊官色布庫、禮軍志和軍、敗匪水牛池十七日。上庫、魏武敗匪上沽、孟家莊擒蓋繼雲、蓋繼良、倪振魁等眾百、獲者倍之。七月車朝、匪日主斌請魏武言、山林、楊九二會、願率眾納款、捕獲百、贖魏武商上庫許之。海官軍據匪日周春、佛利等二十六、十九日、魏武、沉、上庫等、引兵圍吳、孫牧、張富平、圍魏王、牧清、執佃一、於高夜、獲、軍、並獲書、軍、城、軍、光、等二十四、餘匪散、軍、路、蓋德、楊、上庫軍、內院、併、深入、曹、濟、各、引、軍、回、防。

十月、流、匪、編、匪、喬、小、東、馬、宿、遷、石、曹、營、城、城、小、東、道、經、首、等、尾、之、蓋、賂、其、衣、表、會、刑、引、將、軍、部、與、回、引、軍、由、北、面、出、令、營、統、杜、噶、爾、率、百、騎、逐、之、不、一、十里、及、匪、揮、刀、方、行、刺、首、以、十、級、擒、張、元、等、七、去、其、衣、裝、沉、率、勇、馳、入、流、境、掩、捕、小、東、不、獲、火、其、軍。

十一年二月、皖、匪、深入、東、關、編、匪、乘、其、後、入、勝、發、城、關、令、做、功、嬰、城、固、守、另、股、編、復、貞、率、營、據、亭、兒、莊、參、將、閃、麟、輝、令、頭、領、帶、退、之、而、匪、陷、夏、鎮、三、月、初、九、日、德、榜、額、追、擒、回、軍、應、輝、引、步、營、分、道、擒、斬、匪、李、長、安、等、百、餘、而、另、股、劉、德、印、劉、牛、劉、兆、燦、等、襲、擊、齊、村、侯、孟、汴、塘、盧、塘、等、十、數、村、寨、相、倚、角、頓、首、匪、春、三、國、張、花、萬、甲、中、王、周、馮、牛、子、等、七、股、分、隔、關、郭、費、之、成、全、山、赤、山、神、山、車、洞、圍、數、十、村、寨、深、險、築、牙、頭、山、蓋、慶、祭、旗、會、民、四、出、攻、抄、迫、脅、良、民、嚴、慶、堂、率、南、途、放、德、輻、匪、之、勢、大、張、魯、自、昔、所、未、有、月、十八、九、等、日、引、眾、擾、蘭、費、之、能、邑、中、村、東、埠、唐、棣、典、陽、梁、邱、高、橋、諸、處、成、善、正、旗、魏、武、明、霖、等、分、引、兵、圍、而、殺、後、追、僅、未、獲、敗、亦、不、能、勝、賊。

時、科、備、以、博、多、勒、明、官、現、王、僧、格、林、沁、勳、徐、同、軍、清、水、營、縣、請、王、軍、王、乃、飭、道、員、李、麟、遇、率、功、千、戶、是、關、勒、福、陳、大、股、軍、河、城、向、北、莊、馬、二十三日、韓、君、令、守、衛、將、馮、法、千、總、馬、高、齡、率、營、標、兵、天、津、勇、赴、費、與、知

縣趙惟燁夾擊。會正坦、繩武、參將與瑞、都司薛泰由西南朱陳軍。二十六日，查軍進新莊，圍軍出仲村，放盡微各邑，分率兵圍噴山柵險以拒。驍邁等謀先蹂莊塢。乃二十九日，匪平馬步千餘，騰聚石城岡，成全山抱轎圍拒官軍。我軍進營卡莊。匪乘夜來犯，官軍殺然，無孱火，匪疑不敢逼，引衆反走。官軍開壁縱擊之，匪大奔如狂。官軍勝斬百數。三十日黎明，官軍分路進。正坦、繩武進東北，泰與州同李鷹進西南，曹標守備武尚文進中路。騎過營後，策慮日中，抵成全山，於陣發兩翼，跟伏而進。校四卡五，匪出馬步近千，戰中路。尚文陷陣衝鋒，什伍俱前，敵火遇驚，匪傾巢來迎，勢益置亂。官軍萃銳乘之，匪奔北，斬其二百餘，匪退東山。四月朔，得匪數百，出圍官軍。曹標官兵突陣而前，馬兵王春仁矛刺四目，奪其首。官軍深謀而進，乘時併東路，升阜會戰。正坦、繩武慮軍仰攻，外委王天柱、孫玉祥、馬兵尙英魁、勇目楊平、王泰運等皆冒死距躍，短兵接刃，河匪胸腹，匪奪路抱隊乘阜入平陸，列陣回再戰。後軍已環阜北夾攻之，匪奔西南，官軍遂斂。初三日，匪等屯曲里，若衆刑牲，圖大舉。官軍前隊馳之，匪不備，潛棄其牲宰。官軍就地結營，醞酒習樂，嗷呼以誘之，匪不敢至。我軍惟燁等亦破匪梁邱運北，爲伏賊所鈔，先勝後挫，陣亡計勇數人。匪勢復振，會驍邁爲親王檄調赴鄒，留沂州兵七百有奇交正坦扼仲村，兵力益單。於是匪僭號九山王，居守青山寨，張僞示，申嚴總令。甲申踞成全山，泰洛踏黎城，張蛇踞黃崖頭，周臨屠山。一作青山牛子臨姑娘山，葆貞踏大關山，三關居東朝因，勢如連雞，首尾相應。官軍孤單不能進戰。成善請兵急，新任巡撫譚廷襄駐軍東昌勦教匪，奏言兵單勢難兼顧。先由地方官兵吏自行會勦，故匪勢益橫。初十日，匪首花引衆攻費城，惟燁與千總張永慶悉力禦之而退。十九至二十六等日，分擾蘭、鄒、蒙、費，焚掠幾無虛日，頗難力擊。卽之馬頭、姜家莊。二十六日，江南徐州道吳棠與總兵李恆清、參將王致

祥引軍攻侯孟。匪脅良民近萬，棠憫之，令馬鞍圩團長張玉珂等密諭良民出圩刈麥，歸山下寨者悉貸之，散者頗衆。

五月，僧王檄德榜勸專討幅祥，並飭營總富和協助。以捻警兵久不至，初六日，匪衆二千餘自蓮河北渡來授侯孟，大泉汛官兵拒御之。初七日，官軍攻之，匪趨由逆，伏兵斬其首數十級，奪其三寨，竄遺良民千餘。初，雙印等乞降，呼令歸崇義會，張去其軍，遂寢。至是，德榜等引軍自邵岡，團長王霖落等復以為請，遂允其降。雙印與牛閃女和牛靈等率黨三百餘，與泥首德榜額承僧王檄，責縣令顧銜慶給之。銜上言廷展，累月不報，銜暫令挖煤以蠲贖之。匪衆多潰，遂初八日，幅祥陷大興鎮，派判張維樞率勇殺數十傷亡，勇役李克柱等十一。匪分股擾高裏集李家莊，過府城，分犯葛游，遂延江南之序口。正琪、繇武與苗牧福格，許令萬想榮時出截擊之，頗有斬獲。初九日，花復糾王廓、王公平等自方城襲攻費城，回旋城下四日，惟繇調四家寨、古城、石溝、曹車、上治民團來援，圍始解。匪陷鹿城三里，立失出逃之。嘗是時，費東南民圩數百，半為匪所脅從。西南要隘如梁邱、高橋、關陽鎮，悉為匪踞，以吳家溝為魁。二十六等日，屢攻平邑集。圍上牛達辰、李廷蘭等率團戰之，黑風口殺傷相當，退而圍寨嚴守。匪累日始解去。有北城子民團拒匪最力，而從官民團取家寨，賊自剝撤愈，革生李宗棠引幅黨張太基、李八回子於二十六日環攻之。團長進士王殿麟集團力圍，賊子增生、紹鼎死之。二十九日，匪攻鄭之土門堡，顧積率外委朱世祿等掩擊之，獲刀板旗牌並木質，鄭城縣偽印一，台德軍至鄭。六月朔，進營盧塘杜家圩，斷匪避兵走，合橫追抵磨山，德軍仍回臺莊去。餘曰防捻云。

二十二日，匪遺黨孫燧開，周玉香、吳雙，衆數百，伏礮之陳家埠，王家樓將伺盧襲城，知縣張振榮與德營

李其昌冒雨掩之。匪方炊，委其辭鼓而遁，追斬百餘，擒雙及馮四羊等十二。其黨孫肇五、蘇飄等復自東來，援振榮率民團孫毓惇等逆擊之，斬肇五、燬羣匪數十，匪遁蘭山。而李八回子等攻北城，民團益前，嚴麟憑河逆賊，匪夾河而軍。會蒙陰令王成謙調任費縣，備帶舊部四百，募費勇二百，銳意辦賊。嚴麟乞援迫切，成謙令軍功滿茂贊、武生章象源率勇圍赴之。擊匪勝斬累百，追之二十里，乘勝掩攻賊家埠。淑愈等率黨焚圩而奔，東南民圩始有反正者。遂進攻距城十八里之方山。山曠性絕，幅匪杜永鎮壘而踞之。二十三日，成謙率永慶引勇三百，以下車巡閱轄境爲名，令民團王茂遠等集圍運巨礮猛調。成謙東行二十餘里，折而南，突圍之，匪倉卒旅拒。縱礮壞其牆，裂文餘。成謙麾勇隨烟而進。勇目見文忠先登，衆皆激進。永鎮自壞後圩而走，官軍焚燬寨匪數百，擒張開家等二十有奇，於是東路始通，匪踪稍斂。

八月初九日，匪衆千餘趨沂州，成善、正坦與蘭山令茅茂等登陴力禦，匪退屯高里。十二日，正坦、茂率軍擊之，轉戰而前，敗匪萬村。匪分由東北正東入沂之壕莊、塔山廟，合皖忿再深入，紛擾安邱、昌、濰、諸縣。詳前匪衆九月，僧王道捻由臺莊入邳，幅匪多匿入宿遷之劉馬莊，王軍圍之數重。二十六日，礮摧其圩牆，軍士蟻附入，遂克之，執匪首孟繼廣，獲匪衆三百有奇，遣散難民千餘。先是雙印、文降蓄異志，潛引皖匪渡河。近見王軍連勝，振榮、其昌等又捕殺其黨殷七、華驪，盡得其隱，乃說庚、甲申等黨衆二百餘乞降王所。王許之，令隸德標額部下。

十月，成謙引軍出境，迎謁僧邸。匪首賈三、李乘風、范僧、裴口、張姓等偵知之，糾衆千餘，突攻天保山、大平安等寨。初三日，成謙馳回，令永慶、巡檢胡石麟等，分督勇隊六百，合東園朱尹民團分道救之，匪解圍走。成謙

等襲旺山匪巢不下。知附近之豐山、磐石洞、小鳳山三寨匪皆入旺山，分軍掩之，同日皆下，擒斬匪首珠兒等數十，獲賊械甚多。

自雙印之降也，會匪劉前與其黨劉兆燦、丁振鐸、趙克端、趙天泰等於十四日率衆渡選渡澗注塘。九月十五日，有劫起幅匪程四虎、景四虎等張白旗，糾菁、蒙、福匪趙紅進、鄧士元等衆千餘，自一女關發掠長馬莊，燒軍溝，蒙令林寶同劉之差走，符泰龍廷保知縣檢用雙印之掛回家境。十八日，陷張市、土皇山、通溝、水、葛思、雙印之折寨之寨子村，人皆出之築板，孟改池，知縣吳文達與之歸子嶺。後因火電，文達率圍之極之。十八日，前敵二十一日，匪入臨院，二十四日，回京清博，三岔店，繼旋由谷累數日，二十八夜由黨山向香蘭山。二十五日，吳棠引兵攻注塘寨匪，十一月初三日，德楞額率軍會之，軍勢甚盛。初五日，際首軍竄入輝之潤頭集、小山子、趙家嶺、杜安、萬年關諸處，與下塘匪將角圖官軍，棠攻益勇，乃魏生員王文鳳、王珍等請棠乞降，陰囑四虎等於初五日，京東北入蒙，用熊與熊令其思察夾擊之；又訊聞匪出援城前，正由，策敗之；又囑雙匪再攻天保山，成謙敗之，斬匪百餘。又囑雙匪旬歸教接泗水，知縣王其慎禦之，犯曲阜，知縣薛繼德御之，皆不得逞。二十日，非自輝赴蘭，自言招春來降。至則細讎相圖，爲春所殺。雙印自言爲匪復讎，率黨攻春，行兇各寨，復從之大亂，後馳往諭勸，皆閉柵不納。二十五日，率匪雙印、閔女、茂康、葆貞、步裕等脩築於輝境文士峪民圩，圩長韓培厚力勸之，各有死傷。官軍恐軍亂不敢爲左右袒，責振榮往押解之，累日始罷。十二月，德楞額率軍力攻注塘賊匪，斬溺數百，德軍以巨贖日夜轟之，雙印遁走，平勢益孤。官軍襲入外圩，不率黨數百突圍出，合入捻匪。再經西營，惟雙印走西北屯嶺之香村，官軍再攻擊之，匪且戰且走，入踞雲谷山，巖壑深遠險阻，重煩兵

力者又累年。德軍分撥其昌勇營追逼入縛，餘軍專意禦擒，匪日平被殲云。詳略匪卷

時巨匪劉業居之黨田庚寅、劉恆裕、陳太平、劉惟吉等衆嘯聚沈之北扯溝，勞趨紅花埠。鄰團謝恆莊等於月十九日率練禦之，爲匪所敗。鄰令周士溥、沈陽令宋秉中分道馳至。匪敗，斬惟吉、太平等六十餘級，擒庚寅等二，攻入北扯溝，恆裕逃匿。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八之上

編年

清治十年五月，劉景暉遣營中隊，逐石牛峯，出雲石山後，掠湖坡莊，圍夾谷寨，寨長董純，乞援師，張振學，李長昌，起兵，以自衛，驅將營寨，與官軍夾擊之，匪敗，逐廿三日，追之，斬俘，擒倉。二十二日，雙印糾蘭費，匪衆接應，不肯歸，部將，寒風口，德，劉，副都統，德和，台，振，空，其昌，進戰於香城，擊，鳴，兵，先，縱，匪，奔，遂，略，地，高，村，郭，集，掩，殺，匪，衆，率，匪，入，山，官，軍，追，鄒，坊，二十七日，匪，自，生，三，回，宋，斌，王，德，引，衆，千，餘，竄，沂，州，城，西，沂，莊，嘗，知，府，奎，芳，與，道，正，邦，茅，流，德，觀，之，南，曲，坊，匪，退，屯，十，德，寫，股，差，三，壯，率，衆，逐，千，犯，府，東，王，家，砦，沂，河，入，宮，之，十，家，路，二十九日，分，股，北，走，一，由，前，之，白，沙，軍，入，沂，水，沙，行，一，游，弋，蒙，陰，之，梳，城，高，蘭，民，團，擊，之，股，衆，復，合，正，坦，等，追，抵，蒙，山，官，軍，將，圍，軍，擊，破，山，前，營，空，回，匪，衆，擁，首，劉，尚，志，遁，走，二月初二夜，雲谷匪黨，孫，孫，珠，率，黨，四，五，百，以，內，應，陷，夾，陰，氏，寨，其，昌，振，榮，潛，夜，勦，其，助，赴，之，匪，衆，驗，而，行，擾，民，入，圩，慰，安，居，民，齊，通，匪，內，應，之，張，得，瑞，房，得，先，等，斬，之，其，昌，進，匪，抵，夾，谷，寨，勦，斃，董，田，軍，王，廣，定，等，引，圍，慮，官，軍，千，總，李，景，孟，踰，溝，深，入，官，軍，薄，雲，谷，西，麓，千，佛，崖，斃，匪，衆，百，餘，委，兵，強，攻，寨，路，險，卒，圍，長，張，翼，文，曾，知，內，險，導，官，軍，入，侯，家，寨，縱，匪，日，林，傳，來，等，十，餘，擒，僞，軍，師，趙，安，和，劉，石，一，於，二，寨，山，初，五，日，三，壯，股，衆，屯，沂，水，之，上，旺，莊，游，弋，七，里，寺，再，入，桃，墟，燕，子，崖，初，七，日，犯，萊，蕪，之，時，泥，溝，里，幸，集，安，德，營，扼，之，蛇，莊，復，於，顏，莊，合，民，團，圍，之，得，四，虎，率，衆，來，援，民，團，大，御，匪，大，掠，漫，子，道，開，諸

以分趨臨淄。博山青郡震動，廷襄檄登萊青道崇芳合滿營騎兵與青州守高鎮科民團扼防，而由山隘。在籍雲南提督傅振邦令都司孫占魁亦率團赴之，淄川合麟盛、博山合樊文達，均扼守青石關，匪退回蘭沂之大山寺。二十八日，雙印先燻復與葆珠、孫祥、馬備元、邱春等越山陷喜鶴驛，方山、馬頭山諸處，其昌振榮扼之，斃山口，匪扼黃龜、香山諸寨，與官軍相持四日。其昌等因山險糧糗不繼，斂軍回城，匪乃於三月初三夜出屯齊村左右，逼城次日，德軍至自蘇，初四日，臣大段屯郭里，十里泉官軍出竄山口，騎兵分抄山徑。其昌振榮陷陣場中，墜亡勇數十，賊益力，千總李得勝、景孟皆肉袒而前，火器如雷，匪致死抗拒，德營騎將色爾固善分精騎橫衝之，軍功劉衣引民團奮呼助勢，山谷皆震，匪大靡，振榮號有賊勇，傳呼猛進，全軍繼之，追抵黑風谷，是日斬匪三百有奇，擒孫祥等三十有，匪入雲谷山不出。

會道員同新等奉檄勸辦團營，詳另卷。僧王亦飭副都統富和來助勦，於是防振榮繕攻具，借糧糶，謂將大舉搗山穴，明新等督責供頓，煩擾遷延，旬日不發，而底閣案匪靳光得兄弟四人號四虎者，與幅黨滕化光、白麟、孫永吉等反出犯官軍。十一日，振榮始嚴供頓，引軍出城趨底閣擊匪，德軍營總富全、德陞額、永山、烏凌阿、及呂德勳、張希堯等，繼隨迫之，振榮、其昌與徐珍、周清漢等步勇踰嶺，抵圩下，匪槍石雨下，官軍不得入，會北風起，官軍乘風橋之，火勢座烈，寨屋皆燬，匪略驚大亂。昨日扼南圩餘嗣，富和等舍騎摩軍登其北圩，圩民被脅者旬旬呼號乞命，聲聞數十里。羣匪懼，乘圩東出，援匪從崗陵紅山來，爲色爾固善所敗，遂披底閣，斬長髮悍匪七十有奇，擒者累數百，男婦負傷者千餘，斬耆刀械楯是。二十二日，明新令城西圍營揭掛馬鼓，示西馳，德營合其昌、振榮等東襲龜山黃寨，乃香山，雲谷出匪力援，不得下，遂斃軍二十六夜，圍牛匪卡五，匪

伏不出，德榜額令降匪牛閭女引匪下山閭女反輸款於賊，截我軍饒張范集，殺傷兵團數十，振榮設計誘匪至郭里，痛擊之，殲其什之五，擊閭女於獄斃之，關山，瓊路寨，幅首陸牛子引衆攻太平安寨，寨長孫克力乞援成謙，成謙攻平泉不得前，令外委王天柱赴救，匪解圍走紫荊關，復追擊之，匪由小水橋回瓊路去，又費南十五軍立支棚幅首張九仔負固久，屢出於理，二十五日，成謙飭巡檢莊繩武，軍功陳玉川，購募寨民侯成基，陳學林等四應，更夕，令張永慶，典史朱雲輝，圍去王學雲，誘軍薄寨下，匪方屯守，寨內遺火塔發，守匪驚亂，馬兵徐典才，邢長安，劉去勝等呼聲而上，境將陷，騎勢如風，寇聞不能禦，賊斬數百，營寨衝九仔之圍而出，釋難民千人以下，平其寨，延襄親王，正坦，成謙等先後勦匪，勞，加正坦副將銜，擢成謙直隸州。

維時三閩之穴窟，靈山也，招引四虎，林秋庚，魏捷三，王毅，秦廣，阡，王，甄，秦淑清等股衆，不下六七千，出沒新蒙，泰安，秦蕪，屢爲恩嗾，贊阿用懇，泰安營參將愛興阿，知縣楊寶賢所敗，先於十九日，追出新泰，逆伏蒙陰之東，盤溝，諸軍獲輜，潔清等數十，而二十六日，四虎自費之牛關，莊突竄紫荊關，入蒙之保德莊，延襄撤游擊，緒給會贊阿，折回秦關，邀之，悉敗之，積嶺，匪由大莊，入九女關，回道魯埠，二十八日，正坦，成謙軍向北行，合緒給軍夾擊，斬殺百餘，獲牲畜無算，匪奔西南，入南泉，初南泉猶爲民寨，自三月十五日，驅匪馬傳山，費回程四虎，盤嶺，匪出湘林，合黨夜襲之，脅從良，擄近萬，資裝火器，盡爲賊有，奎芳等軍屢攻之，爲匪所卻，延襄以匪勢甚，令劉志和，增募勇千人，歸正坦統之，再撤謝炳率勇五百，爲緒給軍策應，以泰安兵二百，扼蒙陰，高唐兵二百，扼泰安，四月朔，南泉匪犯平邑，集正坦，成謙三路邀之，匪敗回，十三日，緒給，炳軍次平邑，奎芳以新練，廠隊三百，率會，南泉，距匪大寨，十八日，河水寨，吳王園，南吳園，三寨，旱匪來，拔，分屯東陽，南莊，相犄角，奎芳等

議先擊援賊。是日亭午，全軍起，東賊數百匪先犯炳軍，都司姜順遠戰，守備曹正榜騎兵夾攻之，擒王立功等五，匪遁西南，官軍入東陽。匪由山後出犯，南泉匪營寨相應，官軍表裏受敵，軍功趙東江橫刀突陣，斬一旗賊，大軍乘之，匪甚敗。十七日五鼓，官軍復繞出南莊，擊水寨援賊，乘勢斜蹙南泉。縉綸軍西，炳軍北，成謙軍東北，更番進攻，軍士多被傷，民圍死者尤衆，不得拔。官軍高順灑、溫督破之。湘林乃由緜龍山遣黨吳斌、美赴克乞，撫僧營幫辦都統西凌阿，願助勦，都教日賄。廷襄傷克州鎮札隆武，登州守姜方琦，資湘林退出南泉，册報人數，還募墮軍進勦。疏聞於朝，詔曰：「毋得將就了局，貽後患。」

於是奎芳、成謙合謀破匪巢。會豐縣武尉驍之寶泉，緜從匪寨長附生葉寶亭、監生周清平等有反正志，先令龐居莊團長牛允登、葛雲巖等潛諭之，寶亭等感奮，期官軍端午建白旗爲號。五月，允登等僞令會豐東趙玉榮等，選團丁援南泉敵官軍，傅山信之，留守西寨。初四夜，繼東遣人告官，四虎已回水寨，湘林已回盤龍山，守匪僅傅山、傅法、趙光寶、吳邦彦、李言五人，羣匪八百，至日毋寇期。次日日中，正坦、奎芳、縉綸分伏西南北三面，王殿鈔伏東北隅，傅山、光寶、方崇瀾伏甚隘，玉榮、縉綸款洽，傅山等密醉飲，側觀焉。玉榮佯醉刺殺之，攜其首登圩大呼，官軍望白旗，遍圩下。傅法等知爲繼東給，與邦彦、言、逐斫繼東。官軍毀牆入，與繼東圍丁夾擊，匪潰亂不可支。正坦、成謙、縉綸擒傅法、邦彦、言等百七十有奇，奎芳、縉綸、炳圍圩殺六百六十有奇，遂拔南泉，慰安男婦被脅者三千餘口，餘匪遁水寨。疏聞，詔擢正坦參將，奎芳知府，成謙孔雀翎，縉綸武寶亭、繼東等有差，諭廷襄飭諸軍乘勝攻水寨。而水寨距平邑駐軍處三十五里，其東北十三里有張李莊，幅匪夏雲、賓、羅守之，爲水寨障，先期令溫泉團長趙光澤等，購募匪黨徐蒲倫內應，蒲倫允之。初十黎明，官軍薄寨以覘其變。雲

資方站懸爲守，弗倫率衆百餘啓柵出，官軍擁而入，巷戰斬雲賓等百餘級，餘匪散走，火其莊。四虎糾曬書臺、岐泉山匪衆數千力拒。十一日，官軍薄之，匪逆戰流峪莊，大敗反奔，官軍圍之三日，會鄒縣教匪竄泗水，遂回軍平邑而罷。

其德榜額軍之攻雲谷山也，屢爲附近黃、龜二山援匪所牽，先於四月下旬，令其昌逼黃山前峯築壘，並扼龜山東北河干，及龜蛇山半六泉，斷其汲道。而黃山距龜山一里，兩山匪皆堅壁不出，每乘官軍夜罷，輒數千人取水黃山。德軍揮黃、龜二山適中鎗壘要之，匪來爭不勝。壘成，令色楞泰、哈勒洪阿、倭和以巨礮迭擊之。五月朔五鼓，西寨火發，富爾孫突入，斬二百餘級，男婦投澗死者千計，焚其廬舍二千餘椽。黃山寨匪傾巢出西門，北走盤山。色爾固善騎兵由斗山繞擊之，死傷蔽道。德軍入黃山，盡得其孳賄牲畜。迤東之崑山從匪寨長李祖蔭大懼，請縛獻首匪效功。龜山羣匪之入寨者，聞風奔竄，夜啓東北寨門而出。色爾固善、其昌等縱兵擊之，哭聲動山谷。哈勒洪阿沿山縱火，風火剋烈，糜傷頗踣以千計。餘匪奔費之抱犢崗，勇目魏欽追斬三十餘級而還。十二日，進軍郭里。次日，抱犢崗匪遁走。會皖匪竄徐州之南，崑山之北，屯廬山，德營分軍禦之，尋退。詳曉匪卷於是與雲谷匪異犄角者，僅餘東南阜山與羨黎園兩大寨矣。

二十日，哈勒洪阿等進軍圍卓山，一日夜，礮弩併進不拔。天時甚暑，匪中汲道絕，欲乘夜突圍，乃撤一隅縱之，設伏以待。令曰：「俟盡出乃擊！」夜將半，匪千餘呼號東奔，其昌等軍由後擊之，伏始起，遂拔卓山，擒斬陳雨來等五十有六。是時，劉兆燦合邳輻高龜引敗匪自蘭陵鎮迤東渡河入邳，旬掠北甯。詳曉匪卷梁愷合色楞泰軍由陶溝橋擊卻之，兆燦等入邳之高米圩路守。德榜額以先勦高米爲詞，自引步騎二千餘南去。署漕

運總督吳棠亦飭副將謝□□、袁世功、游擊龔維倫、海州牧黃金韶等，將徐州軍，與通判張維權，引團擊兩省交界羽山、朱湖踞匪，匪首劉業居擊乘奔邁，不知所之，惟其黨歐大興、劉恆裕伏宋家灣子，鄧令周士溥偵知掩之，每道驛店涉子，追殺三十里，擒恆裕致之徐軍，而邵福龜乃獲歸紅山民圩，圩民奔告德勝額，且言龜出掠糧，守具弛備，可襲也。二十六日，龜果從河南竄截回巢，哈勒洪阿疾趨掩之，奔散什之三四，半入紅山圩，閉棚嚴守，其昌、振榮率步勇圍之。二十七日，倭相率賊隊至，盡擊益密，破西兩圩，竄乘勢擁入，匪將南增走，騎兵追抵大石磯，斬散略盡。

其時奎芳、成謙等進軍攻四虎，四虎招引杜家河、大田地兩寨爲援。奎芳等令溫泉團長彭春田、孫廣緯、大井團長劉鴻等，夜率募偷降業費入兩寨。二十八日，會廷襄遣千總郭大勝率勇五百助剿，先扼正北流峪山陞，召溫泉、大井、平邑、仲村民團合官軍得七八千人，分曹突入，軍容甚赫，鼓角震山。四虎等傾巢走，追之數十里，擒其僞軍師林獻英。四虎合入滕境，湯泉匪寨，官軍括水寨、大田、林家河，盜糧得數百餘石，貸貧民。二十九日，四虎旬白蓮池教匪二千餘分路回突，正坦、順璋兩營，緒綸、李元擊其西，大勝與馬得福，把總司元魁擊其南，奎芳、成謙率氣文忠扼其西北，匪不得逞。鏖戰三時久，元魁血戰以殉，斬匪級數百，匪奔潛，甚雨而罷。匪入勝之分水口，鄧崇孟、姚鴻烈又敗之。六月初三夜，復合滕境頂山匪張夢玲、劉永燦等出擾，崇孟擒斬其黨孫保和等百餘。東鄉山亭踞匪亦爲民團郭有章等所敗。惟德勝額等軍，因皖匪合會匪逼，與僧營所遣蘇克金軍追勦入徐州，詳另錄。嚴攻雲谷者兩旬，匪勢再張。初四日，始回軍疾趨夾谷山麓，逼之。越三日，毀人蕪葵園外圍，雲谷出白旗，匪乘來援，富爾孫、察隆額力擊卻之。又出花藍旗大股來援，其昌再敗之，擒尹義兒。

等數十。明日，匪首劉四漢率衆遁入雲谷，遂拔蕙藝園。其日，蘇克金騎軍聞會匪王廣繼、張守義引輻衆出山，攻廓里集，民圩將陷，分軍三道援之。匪走，正軍追躡濼浪河，西抵卓山，斬級三百有奇，奇軍鈔之，懸石口，希皇山，各斬五六百級，以大捷聞。

七月，費境各匪寨同時出掠高家莊、郭山寨、山亭、艾湖。初七日，崇孟與把總周廷標合民團擊之，匪匿林薄，突出傷官軍七人，退屯薛山。匪攻山亭民圩，崇孟、鴻烈馳救之，匪解去。是日，正坦順、奎芳與署蘭山令長廕、都司官錦堂率沂州步騎兵練攻武得匪圩。長廕令全軍伏嶺外，自率銳士誘之。匪出百餘，越嶺來圍，伏起盡殲之。匪首劉倉、侯巴傾巢出，官軍分曹禦之，斬斫相辱，擒劉大、劉冰等數十。附近旺山、岐山踞匪勢欲來接，官軍暫斂，圖再舉。岐山匪首孫化祥果分衆數百人武得。倉率以拒戰，岐匪多死傷。化祥責倉不善戰，倉怒，化祥刺殺倉，巴并其衆。長廕度匪等犄角固守，非出奇不能拔，惟舒家官莊地險僻，匪所不備。十三夜半，妮軍出營李家莊南，黎明，抵蔡村。勇日寇順獨身趨圩下，匪寂然。俄而分門出，長廕麾軍縱擊，匪陣亂，敗回，擒舒紀中等十一。先攻其西南不得入，攻其東南，登者什之三四。守匪不亂，軍士傷益多。遙聞蘭山、永泉各匪寨皆鳴鑼集匪，乃罷攻，回軍李家莊。十五日黎明，長廕再引軍三面攻之，自辰迄酉，入其圩，匪首舒四率死黨數十泅水西遁，合入莫平匪衆屯郭家莊，欲趨雲谷山。振榮率民團龍德濟等截擊之下泥河，斬平等十一。是日，德軍營總倭和夜攻雲谷，焚其柵門，宵旦四時久，毀其西南圩牆數里，雙印、夢稔、葆貞、劉唐等死拒，不得入而罷。另股幅首褚法意、褚國三百餘衆屯武學，欲趨雲谷，爲民團袁金岐、褚慎助等奮擊，斬法意，追之西夾埠而回。其時甲申，三岡股衆二千，自仲村撲神山，傳家莊民圩，岐、旺兩山杜家堡、蘆塘各匪圩皆出賊助甲申，神山民圩縱

戰死守。長庚令西莊、官莊、碑柱、石梁等民團逆戰兩股。趙莊、湯莊、大道莊民團逆戰北股。匪多東趨，相持竟日。二十二日黎明，匪突出撲西河廣民圩，團長邵廣平馳救失利，團丁密克禮等亡者十餘。西河民圩陷，匪殺男婦百餘，盡掠畜鬻資裝，回屯神山。二十三日，沂州軍出哨，邊柳莊匪圩致精神山，被斬三十餘級，奪其糧載。匪氣奪，而掠資益豐，欲襲蘭之黃土壩民圩，朱陳民團孫士芳等急援之，匪始退走。二十四日，周士溥由鄆率勇來會，駐陽官莊。二十五日雨後，長庚士溥引軍攻不莊匪寨，匪迎拒，長庚略陣衝擊，正垣、錦堂、炳武縱橫力戰。匪騎敗亂，斬西嶺匪首李三虎等七十餘。東北官軍凌勝猛濤，斬薛南匪首陸士琦等三十餘。西路匪衆不戰而奔，官軍斃神山之南。是夜，復遣銳卒擄火器襲擊西山匪寨，營寨中被燒及墜崖者累百。匪不敢啓柵圍，惟聞四山鐵鑼聲，如泣如訴。我軍嚴陣進退出入嶺後，若山嶺下，合莊匪圩皆不敢逼官軍，匪夜奔者，擊五十餘里。長庚令外委紀鳳皋率沂勇逐之，道傳家莊而出，白率朱陳民團截擊於黃土壩之北，斬殺四十餘。擒湖頭匪首黃鳳立等。二十六日黎明，匪回竄磊石圩，而杜家堡、永泉嶺匪更趁出擾。長庚等馳赴粟壩河口，合民團堵追，匪竄岐、旺山徑，知官軍不可犯，遂舍神山回巢，官軍亦回軍入城。是役也，長庚率諸軍深入陣中，謀定而動，全勝以歸，視攻取尤難，故一時吏民服其膽智。

二十七日，神山敗匪千餘，撲東埠陳莊，搶刈秋禾，民團禦之多死，費軍攻諭引步勇五百，令李元率騎勇百，馳驟之，匪走。渡河追之十里，抵岐山之麓，仰攻不下。元作退誘之，匪出百餘，回軍敗之。二十八日，匪匿不出。寂謐等翻軒山南嶺，燬單家莊，輒子塔匪卡數處，均有殺獲，留屍文忠，駐東埠。時南來長齡會匪王廣熾等游駛白彥，唐林諸處，雖仰食於輻輳，而輻輳拒之不令入山。德軍亦先於二十五日雨後進攻雲谷，倭和運炸燬

登山轟擊，其昌步軍自東西走馬嶺夾攻，幾入谷口，卻回。正北千佛崖出四五百卒，勇日景孟騎兵衝擊之始退。營總烏凌阿引小槍騎兵扼山隘，振榮率勇自梁王寨西鈔擊，斃匪七十，擒其三。而東山頂花白旗匪衆出者益多，平兆燦自出陣前死闘，富爾孫倭和馳下走馬嶺，列陣梁王寨，斬匪十數級，還之抵碧門，爲火器所卻，會霧雨濃密而罷。

二十九日，德軍進駐西嶺，遇王知材率三河勇也馬步股匪數百向東北行，富爾孫擊之小南莊，其昌擊之紅山，斃殺大半，餘匪悉入蘭陵東圩。其昌躡蹤而入，斬長髮悍匪百七十餘，擒高義來等百餘。甚南窪日，作于河水漲溢，洪山之東積溼汪洋，回軍輝縣。維時秋禾成熟，穰壇獻，羣匪覬覦搶穫，農民日夕戒心，於是漢分路巡警。八月初六日，正坦軍自西而東，長庚軍由南而北，結石匪衆二百餘掠嶺而南，長庚軍擊之古城寨，應軍馳之。炳武擊槍指衣紅馬賊顧謂伍伯曰：「看槍！」馬賊應聲過地，軍士盡讓避之，匪且走且戰。正坦軍方至三崗莊，聞砲聲，令騎將引二百騎馳至合擊。長庚、炳武軍盡奮，勢如山頽，匪大潰。初七日，復掩擊之紅埠寺。初八日，另股三四百匪屯西右埠，將東出拒戰。正坦擊騎兵衝之，斷匪爲二，千總王天柱縱馬衝長髮匪二，騎兵孫玉樹刺旗匪一。長庚率步勇號呼轉之，匪散入西山。官軍焚西石埠，獲匪訊言，此股爲磊石匪首饒朝聘、將潘巖匪首侯謨、圖攻朱堤民圩，期三圍繼進，不圖過官軍，遂一收不振云。

其時官錦堂率千總段志先出哨，遇匪，敗之東石埠。初十日，廣繼等復合幅衆竄下村，尙巖、德軍連敗之。成全、山、黎墟十二三等日，雙印等衆大擾齊村、郝塢、夾谷，振榮軍單失利，兵民傷亡數十，乞援德榜額，令其昌率勇赴之。又距沂郡九十里永泉莊者，久爲幅首傅雙刀所踞，奎芳、長庚等屢圍之，未得聞也。會成全、山、匪據

河東中縣，醫生邵廣平因言藍山圩匪彭殿舉、肖竹圩匪冷朝陽，有意納款，廣平請以兵行，屯藍山圩東北，先攻梁家莊。軍功王經讓率勇趨將先入，皆擄納全軍，執匪首焦繼，劉成。二十日，朝陽率黨五十餘，揚言赴援藍山。慶舉佯令橋下乞援永泉，雙刀不知其計也。率黨高元峇等三百餘助之。殿舉言身屢屢敗，非君當前，敵不能破。雙刀欣然，殿舉與廣平還山麓。二十二日，斬元峇於陣後，並殺其衆高連來等百餘。雙刀大恨，突圍走，其勇譚伏楚最者突起趨之，負傷泗水道。二十三日，分軍薄永安圩。藍山東八里匪首張雲冬夜遁，餘黨李清士猶力守，官軍四面圍之，縱火焚圩，雙刀大驚死圍。梁鳳翔援槍刺之，洞顛而死。官軍入圩，搜斬匪入彭職，雙刀忿怒出，殿舉潛布內縣，舉火焚圩，雙刀大驚死圍。梁鳳翔援槍刺之，洞顛而死。官軍入圩，搜斬匪門劉銀匠、毛國殿等百六十有奇。是日，攻山出匪千餘，緒綸方駐軍平邑，成謙駐徠莊，因分軍設伏英家壩，楊家嶺。匪騎方馳，把總白玉、外委毛景祥、馬兵呂球鼓勇而出，擒化祥之姪存現及狄典等六，斬百餘，匪退走。次日，劉偉面武符、唐、綠林率匪來援，成說等與遊擊石占英再擊卻之。二十九日，奎芳、長府等進軍高要，匪棄圩走屯永安之東，勇圍勢甚，匪驚竄道降者累千，自言被脅不能自拔，皆貸之。一時附近從匪民圩，如莊塢、沙埠、廖家屯、赤土門、石坑皆啓寨降，以備餉軍。長府人永泉圩，搜斬長髮伏匪數十，分軍平毀之。會長府以母喪將去任，軍民投狀巡撫乞留長府，廷襄責令攝統治軍，疏陳長府運籌決策膽識俱優，每戰身先士卒，軍民悅服，朝議允行。

閏八月，西礦諸匪知官軍之克永泉也，匪首王謙益肆虐，脅良民。磨山民圩未從匪者，晝夜無甯宇，乞援稟直。十三日至芳，長府分軍數百先馳之。次日，全軍繼進。按匪粉至，柄武負傷不能軍。是夜，磊石匪朝聘等合

三箇股衆圍郡南朱陳民圩，游騎逼城下，代理南山令周士溥與錦堂等登陴守禦。長唐等度匪計待前軍回援，則由後夾攻，因分軍佯退，令大軍爲三覆以待之。匪果大出，全軍起擊大勝之，傅家莊與磨山民團皆出陸擊，匪大奔。十九日，全軍回城，朱陳圍亦解。德楞額亦隸言，是月六日，擊棍匪懸石口，匪由吳家壩沿溝竄逸。步匪已登香山，李其昌、張振榮、宮爾葆、蔡隆額一擁進擊，斬級數十，獲馬稱是。其昌率騎勇二十餘追匪定花盤，圍月臺給藥馬而遁，獲其花馬，匪衆奔東北費境去，雙印負傷入雲谷。初十日，再擊再勝，遇伏小挫，擒匪二十一，現在駐軍齊村云。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八之中

編詩四

初十前戶部郎中文彬爲沂州守至是廢郡視事。九月，縣尉程四庚、千餘、王和尙、宋厚等，率數千人，由費之古城，方城、沙河、北趨蒙莊，任義飭任全、古抱蒙、段正、田率部司馬春齡、米大全等扼新泰。月朔，匪入蒙之公家城，挑塹盤軍溝，後股投楊家莊，車犯沂水。初五日，竄及西寨，屯張莊，蒙文彬探出，東里店、石占、蔡留守平邑，集王成、謙率李炳武、東趨，獲之。初九日，匪入沂之月莊，南麻、齊博山、福壽，因誦匪劉德培來援也。詳前卷蒙令謝慶元、沂令孫偉元，先後出禦，均有斬獲。匪據沂水銀鈴關、馬站，伏東南蓋山。二十一日，慶元入山遇匪，亡勇六，匪旋擄高橋，越張陸關，入沂水杉溝、棠園，三坦自青石關拆入沂水，令委贖出，據莊、柘西路，自率東勝勇千人，進摩天嶺，鈔賊東嶺元，逼匪絕之半渡，而勝，匪奔銅井、界湖，於是正田軍勝匪青曉寺、潘家莊，顧軍勝與藍湖山、界河、文彬、長府軍勝匪東北湯頭林子，匪勢渡沂東，成談令張永慶、魏玉麟率步騎六百扼之。東北胡羊莊、狄莊、匪奔西南入蘭、費之小湖莊，又爲王慶麟、王肇震等民團所殺，匪勢大創。先是，磊石、羅匪出擾湖西崖，月之五日，文彬、奎芳、長府合兵圍亂，戰，勇王翰進，善射，發十四矢，斃十二賊，官軍共斬匪五十有奇。匪潰奔武得圩。初九日，長府調東等民團助戰，肇震陷陣受創，民團多傷亡，乃斂軍。十一日，文彬、長府潛夜勒兵攻蒼山匪圩，匪首宋方圍自上午將旌糾衆出擾，屢爲長府敗斬，皆守其固。至是，文彬、長府軍調韓家莊民

國王朝吉等，選勁勇四百，錦堂率兵會之，夜伏朱池村。次日黎明，大軍佯攻之，相持一晝夜。十三日，調方開宵遁，西北圩守匪稍懈，文彬率勇由西圩緣山倚橋上，輪選，張鳳來先登，拔匪黑幟，麾軍畢登，閉柵縱火，斫守匪三十餘。匪奪路走，顯墜斫傷者無算，擒宋方如、黃振沂、盧茂貴等數十，火其廬舍，東路匪圩多反正。維時德榜額軍攻震谷久不下，振榮、其昌、李總劉振元扼山東麓，李景孟圍長張鳳崗等扼山西麓，亦於月五日擊退賊營。夜賊追至走馬嶺而回。而前克底關匪圩復爲震谷匪所襲，露出擾石佛寺。梁徵引兵擊之，乘勢復奪底關。斬逆匪魁志倫等，匪遁西北入山。而費境西南有葉莊，王莊爲幅，匪劉煥章、董慶所踞，糾由吳崗率匪東竄。成謙夜擊之，擒煥章、廉等五六十，進獨由吳崗。乃岐山匪乘間夜襲東壩，數十賊已入圩縱火，圩長殿驛、榮震卷戰良山口久，匪反奔，追之十里。德榜額牒官，誦知費境香山、斗山匪特時餉震谷，因於月十五日抽隊赴東北。逃戰，令景孟、徐珍自千佛崖鈔出紅門山麓築二營，遇匪致餉將入東北營門，山匪出隊逆戰，景孟等前後受敵。方危急間，振榮率勇圍赴救，擊斬香山來匪數十，擒十有七，得其糧畜刀矛百餘，追抵山下而回。匪目夢裕再負槍傷，勇目龐玉清圍斬匪目周祥云。

十月，雙印、葆森與會匪張守義率王廣繼餘黨來援震谷，鄒縣白達池教匪亦出巢響應。初三日，振榮、其昌、步勇力戰山北，兩晝夜不能罷，而德軍縱兵掠物，爲匪所乘，佐領榮某騎兵先遁，徑奔嶧城，羅陸高步勇被圍陷沒，振榮、其昌血戰突圍，僅以身免。雙印等衆紛擾臺莊，德榜額駐軍齊村，其昌等請援不應，民團呼號求救，亦不應。匪氣益熾，殺略周數十里，振榮等以狀聞。民團張鳳崗等二十餘人上言，百姓非死於賊，非死於賊，而死於德帥一軍之不振，請另選良將，投狀廷襄。廷襄以債事失機奏劾之，上譴德榜額職，命僧格林沁查

辦。德楞額於僧軍中有與援，王不直疑，石德楞額面馳詆之。朝廷方倚王辦賊，旋移廷慶爲東河河道總督，起了憂湖北布政使圖敬銘撫山東，石德楞額奮勵克功自贖。

於是白蓮池教匪與幅匪合勢，滋曲、鄒、滕、費、泗、大、嶧、德、嶧、額、益、斂兵不出。廷襄無如何，乃檄原駐平邑集完順、王琪、賈國、抱、曲、問、元、曠、營、德、海、翠、騎、兵、四、駐、冠、郡。會幅匪求索，殺匪失和，十九日，幅首僅森等引衆北走，成說、占、蔡、冒、南、敗、之、賈、家、莊。匪繞走九女關，入蒙之十六連城。二十一日，至蒙縣之顏神鎮。令官殺擊之，常路莊，匪走新泰青雲山、湯、坡、莊，知縣王宗周合圍力禦之。二十三日，擄折東北奔蒙之寨子村。二十四日，入蒙縣蓮花山。二十六日，分擾青兆溝、蘇山、徐家莊，受恩、寧、率、圍、悉、攻、之。二十八日，入博山之密頭、夏莊。定順、正、貝、占、蔡、擊、匪、紅、山、秦、安、守、錫、惠、守、備、錢、潤、秦、觀、匪、奇、石、關、奎、芳、錦、堂、扼、匪、梁、莊、文、彬、長、府、扼、匪、寺、院、寺、禮、元、扼、匪、總、陵、關、淄、川、統、兵、之、道、員、陳、顯、森、令、守、備、米、大、全、邀、匪、於、口、口、均、有、斬、獲。十一月朔，占、蔡、定、順、兵、敗、博、山、臥、虎、山。十二月朔，初六日，匪趨龐略、崔家莊、黃家寨、翻山而南，由燕子崖犯益都、臨朐，折入蒙之新莊、九女關，爲民團公、蘇、東、等、所、御、遂、走、西、南、入、費、之、假、棚、回、巢。廷襄以定順、占、蔡、部、勇、滋、擾、均、被、賊、並、專、疏、自、劾、其、略、云：「臣自唐重寄，未能殲除醜類，俾地方早臻安定，負疚實深。惟以省軍盜充斥，若閭、鄒、費、之、幅、匪、鄒、曲、泗、之、教、匪、騰、悍、之、棍、徒、久、已、蔓、延、數、年、來、或、勦、而、未、盡、或、撫、而、仍、叛、總、因、捻、匪、迭、次、竄、入、遂、致、不、遑、兼、顧、其、勢、日、張。」又云：「匪巢林立，踞寨負隅，攻之甚難，圍更不易。議者謂勦教練而勦幅易，或又謂先勦幅而後勦教。臣以爲賊分頭緒多，原不易制，賊合則聲勢盛，更屬難除。臣識慮短淺，力小任重，治軍無方，何敢存五日京兆之見。」疏入，詔答曰：「圖敬銘未到任以前，諱廷襄責無旁貸。各將將士及地方官如不盡調度，按實參奏嚴懲，不患呼

應之不靈也。」廷對再奏言：「東面關、費、輻匪各自爭雄，近因官軍攻逼，轉相仇合，無如臣軍因淄川、劉德培滋事，分撥三千，又因追勦赴援輻匪，分撥二千，現在勦敵前敵之軍，僅餘六千。日昃僧格林沁皆派員來尋，接統德標額一軍，擬請敕下署漕臣吳棠派兵至嶺山會勦輻匪，庶可漸次掃蕩。」疏入，詔答曰：「派兵會勦，已諭知吳棠酌辦，不得專待鄰省之兵，致滋貽誤！」

時曹瑄范家樹輻匪與會匪守義及雙印等，均爲白蓮池教匪所招引，大擾滕之馮卯、鄒之紅山，直抵西南循嶺。方詳都教會要旨中有黃魯山匪寨，地處盤龍山前四里，爲輻首李奎洗所踞。其黨孔琢文、武一正、武輝皆不悅奎洗，請密樹之以自效。成謙許之，令團長杜輝光等引勁團二百乘夜馳進，琢文等開門納之，遂斬奎洗，擒匪黨武玉虹、劉萬祿等數十，滅其拒敵者百餘。輻黨孫茂貞、孫承棟、賈虎率衆數百，於初八夜襲入馮蘭屯民圩。圩長黃誠一等巷戰而出，匪括其財帛牲畜，入滕、嶧之劉家嶺，總軍振榮率團掩擊，投之。十九日，文彬、奎芳、長庚、馳襲武得、磊石二圩，不即克，拔城前北山頭莊諸處匪巢五，擒斬苗碼等百二十有七。會士薄攻磨山匪巢不下，乞援文彬，遂分軍扼藍山圩，杜匪援。二十三日，冒雨進攻，三晝夜破其六卡，逼磨山。獲諜周舉，言是圩本張振祥所踞。今春爲成全山匪首傅丙貴所奪，率黨五百踞之，而令振祥守北棚。振祥恚恨不能發，請貸死回言振祥內應。文彬等縱之歸。十二月朔，大軍攻南門，潘師伏圩北。北門果啓，舉引官軍入，先令錦堂扼甲，隨備振祥等之回測也。文彬、奎芳、長庚率從九陳乃昌、把總紀鳳泉、外委崔建功等，分軍爲三而入，勇日郝祿、李長榮等搜獲西貴於南山峯頭墳塋下，餘圩遁走者多爲外兵所殺，毀其圩，遷難民於山下，選振祥、舉等驍勇者數十隸軍中，於是分軍略定。西北五里之耿家墩，東三里之張家楊莊，北六里之西官莊，東六里之董家

墩，東八里之學田莊，凡爲西貴所有，從者皆下之。長庚等入圩，撫慰民，皆感泣，言獄餘匪百十，訊斬之。沂州南陷大埔。

先是十一月，詔下吳棠派兵進進蘭、郟。至是，棠飭總兵黃國瑞，後也社，率所部二千入東助勦捻，幷請勦辦團練以資攻剿。是月初十師次郟，上以國瑞初到東邦，辦團恐難聯絡，責廷襄令地方官實力舉行。知縣長庚，同知奎芳，均係沂營得力之員，卽吳棠亦解長庚勇收有爲，苦卽村飭勦辦，以輔兵力之不足。於是國瑞駐軍重坊，定策先攻江東交界之徐圩，蘆塘兩匪巢。十一日，令參將張從龍、千總張學豐、縣丞李思謙、士連軍先進徐圩，自率參將郭寶昌、守備邵法國，知縣吳炳麒攻蘆塘。而徐圩匪首徐天祥、夙聞國瑞治軍江淮有聲，先期遁，除匪阻險，擊斃學生等，躬冒礮火，負土填壑，乘風縱火而上。軍士皆百戰之餘，視幅匪如摧枯朽，浴血被體，而僥升不懼。匪職潰，官軍墮牆入，斬二百餘級，搜斬捻目李友灰、李友傑、田催等數十。其翻牆下窺者，爲思謙、士連圍斬之。編首劉會、孫良、田三、虎、石水、楊八等，冒難民亡服，遁爲已。軍知縣畢培楨，已革參將姚紹簡等，髮辮之河干，斬首梟之。蘆塘斷匪見黃軍逼圩下，匪首徐友彪與難老數十人，扶服馬前，放兵乞命，附近徐家廟、翟宅二圩亦啓寨納降。一時反正者五千人以上，友植等二十五人，隸軍中效力。國瑞威聲所播，足以偏賊如此。

雲谷官軍失利後，匪屢出營，文王峪民團敗之。十七日，擾及大趙莊，振榮要擊之茅山之範，民團韓培正等擊傷幅首化祥，斃者累百，德榜額亦敗。官擊匪南勝於蘭，斃易堂、大楊樹云。

十八日，文彬令成謙進軍攻武得，毀大店四十九，自率王芳、長庚攻磊石，焚其東園，匪堅壁不出，而

臥牛山、漸溝崖、距匪分道來援，官軍迎戰斬殺而還。會皖匪李成大股入犯，回軍沂州。詳於前卷。國瑞偵長城窟，匪劉兆青等招引皖匪，潛壕築壘以抗官軍，遂移軍攻之。十九日，趁日趨開元合三崗，幅衆馬步二千餘分屯西北杜家堡、南嶺、岡，授兆青、國瑞令寶昌等守營閉壁，法國、炳麒等迎戰。馬匪突陣如飛，國瑞嚴陣，張兩翼，匪三驤三馳，馬鬣踞，進退漸懈。國瑞旗三弊三作，洋槍如雨，開元墮馬而死，前隊皆靡，全軍東南夾擊之，匪奔北。向嶺，匪蘇克功來援，先出馬匪二百，炳麒一擊即卻之，繼克功及其弟蘇二、姪蘇旺於陣，遁回南嶺死守。國瑞度宜先拔之，二十一日，抽敢死三百以行。會僧王徽富和軍至，守匪王蘭榮等脅衆憑守，良民股栗喧亂。官軍縱火箭入圩，匪慮燃發，守匪大亂。國瑞軍三百人一躍而登，狂斫之無拒者，伏屍塞路。即日回軍攻長城。文彬率士溥等乘勝下鄆之疇里、蘭之房村、紅山、魯坊、楊莊、吳疇六匪寨，並遣生員王經謨、醫生邵廣平、從九銜徐向方等四出宣慰，分撥勇隊先扼青竹、楊官莊、蘭山各隘，杜匪援長城。先是，十七日，經謨等誘擒龍衣莊匪首姜汰，汰乞命效功拔西哨，文彬許之。二十二日，軍逼西哨，內應徐敬棠等啓柵入官軍，執匪首胡鐵頭、胡金德、張朋午等二十六。文彬、長庶遂連下南哨、北哨、墩頭、薛家莊、史家莊、二郎廟、趙家樓、周家八寨，前後殲匪周高劑等百六十有奇，惟周家莊匪首周啟揚投誠，貸之，西哨匪首居廣立、張麥歲、元長等均投入國瑞營，散遣難民累萬。文彬、長庶等之御軍也，出則當先，入則殿後，故所向有功。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八之下

幅匪五

同治二年正月初五日，雲谷山匪出擾子村、齊村，張振榮合團力擊之。初八日，蘭之散金城，作子村匪衆糾李成散捻數百，擾冰坊、孫保珠、王洋、馬佛元、孫茂康復引衆三四百，擾金家莊。民團孫毓昭、蕭士志等擊其西南，黃葆壽、孫承薪等擊其正南，振榮敗之。秋莊、再勝之顏莊，士志追之十里，匪折趨冰坊，葆壽等方與南股相持，匪應至而卻，振榮馳合之，壓匪陣而軍。葆壽等乘之，匪潰走，追抵劉家驛，士志亦追抵樺城之北，殺獲甚衆，斃馬贏以數百計，匪曰姚剛、雷亮、孫羊皆授首。

初，王成謙偵蘭、費幅匪多，隨統匪出巢，守匪勞弱，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率李炳武等毀西南由吳崗山下碌碌，匪卡戰匪累百。岐山匪首孫化祥忿怒，糾旺山、武得、唐棣匪衆千餘，襲入東北三十里，南尹民寨殺掠悍惡，袋載而行。東埠、石瑯、徠莊民團邀其歸路，成謙率巡檢胡石麟馳赴之，匪退，斷南尹以拒。文彬、李芳分軍會之，營圩之東，匪脩守甚力，攻之七日不拔。正月初五日，南山出匪分東西來擾，匪自寨東門出。文彬、李芳擊其西，楊通濂擊其東，成謙截擊寨賊，呼斬聲聞數十里，山谷動搖。良久，斬數百級，匪車馳卒奔，不能禁遏，遂潰。成謙召北尹防軍三百，城陽民團二百，襲入南尹，搜斬又百餘。羣匪浪戰累日夜，乞援寶泉崗，匪程四虎。初七日，四虎合吳王崗、山吳崗、大頂山、囉書臺、蘇家頂五寨匪衆三千，入費之紅子廟、龍榜崖。初八日，撲

蒙之橙子莊。任全吉逆擊之，匪敗回龍榜岸。初十日，竄寶興店，泗水防軍郭大勝合盟繩武扼保秦業禦之。匪由東南入蒙山，大勝敗之汪家坡，追之豬市莊。文彬駐軍南尹，先令成謙、通廉由賈莊馳至。匪方屯豬市之北，官軍秣馬蓐食，卒銳逼之。匪不戰走，追斬百餘。十二日，匪竄溫水河之南，民團乘夜又襲之。匪怒，攻溫水河成謙再赴救，匪解圍走，分股入南山。十九日，復出溫水迤南張莊，成謙、大勝軍柏林扼竄九女關之路。匪走賈莊，小卞橋，上治，二十一日，撲紫荆關。通廉、大勝合軍北追，中刻及之。匪列陣旅拒，炳武、大勝率騎兵七八十先馳入，通廉步軍繼之。匪散而復合，殺傷過當，回軍扼紫荆關。至芳率謝慶元馳抵距關八里之陸山，成謙軍至自九女關合擊。二十二日，匪西趨蒙之南喬家莊。羅家莊，伏山險分拒，官軍阻雪不得入。越三日，匪遁長馬莊。文彬督全吉力禦之，李芳、成謙自陸山西追數十里，饒有斬獲，擒匪王東長等十數。匪折竄西南，再逼九女關。官軍密召汪家坡、賈莊等民團截擊，匪由同石河南回巢。當是時，踞匪如西噓之王錦、魯作之劉正邦、吳噓之任恆章、楊家莊之李洪吉、魯坊之潘繼志、房村之趙吉、橫山之孫琦傳，先後皆薙髮，分詣黃國瑞、文彬軍乞降。文彬拔其精銳者爲一隊，令降人杜鳳儀將之。而魯作餘匪高登鵬糾大道口踞匪王鳳元，圖再振。文彬、長府分軍掩斬之西哨，遂平之。

其國瑞之攻圍長城匪圩也，調郅、鄰民夫數千，輜餉輒墜困賊。而李成揜衆糾張守義、趙老蓋等衆由葛州、日照奔入軍帽、仲村，圖援長城。國瑞外禦援賊，內攻踞匪。先於正月十九日戰援匪長城之北十里，吳鳳柱、張保聖、把總陳化業、王樹楠斬匪百級，奪馬十九。西北援賊萬餘復來，國瑞度衆寡不敵，移軍向北憑濠列仗。匪竊出長城之西，先犯騎兵，張從龍等苦戰不卻。踞匪啓西門夾攻，勢幾殆。國瑞麾軍力擊，化業等敢死應之。

始敗走，援匪亦奔，追之六里。二十五日，令從龍、鳳柱等攻其西，駱得勝、張學聖等攻其南，親督邵法國、王正標等築壘逼之，線橫而上。匪瞰石如雨，法國與千總陳學金、劉繼廣先後負創歿，軍士傷者數百。國瑞攻之七晝夜不拔，攻益力。吳棠、譚廷襄以戰狀奏聞，有旨嘉獎。詔下僧格林沁、德楞額迅速進兵，儘有心延誤，即軍法從事，並飭富和等軍會勦。二月初五日，圩民多爾勝遁，圩匪內亂。越二日，官軍乘亂攻之，因風縱火，風火翻騰，鳳柱、從龍得勝與副將鄧得勝分曹燒燬，入，斬殺百餘，劉定壽率殘孽悍匪奪門衝陣，深聖以騎兵圍之，匪致死，兵勇負傷憤怒，莫不一以當十。從龍等揮軍大戰，賊尸之五，擒兆壽及蔡正益、蘇遠、馬屎等，縱遣羅民數千，斬級千人以上。以捷聞，國瑞以次賞賚有差，法國等卹如制。詔下棠酌保出力員弁。

國瑞既克長城，十三日，先令從龍、鳳柱移軍扼蘭之坊前，謝殿元扼魯坊通驛路，令姚紹旂率鳳儀、寬內應，農破作子圩，匪首孫成吉暫遁。十五日，入圩投斬孫成慶、孫錫兒等數十。蘭陵圩長王紹虞等又縛獻匪首杜紅德、劉二成等二十五，皆斬之。是日，沂西武得、磊石二圩匪衆四百餘出擾，文彬、長廣飭軍功郝祿、彭殿舉引馬步三百伏磊石之東，擊匪，斃其數十，擒王破、王送、王強、王豐等。岐山匪首化祥、寇仲村匪首宋三岡有反正之志，遣黨夜襲之，盡殺其孥，三岡僅以身免。遂招邀軍喇匪首斌、尙巖匪首甲申、賈莊匪首宋四、諸國瑞軍中降，皆撫定之。國瑞移軍仲村，長廣、官錦堂率勇五百來會，仲村以南羅區、及距郡七十里臥牛山、磊石匪圩，見官軍勢盛，悉乞撫，饒道大通，惟仲村之北朱留屯、嶺徑二圩犄角爲守。十九日，國瑞引軍略仲村，朱留而行，化祥衆千餘計鈔其後，分軍戰卻之。薛南踞匪復與嶺徑合勢。二十一日，長廣引軍先襲朱留。丙夜，銜枚而馳，守匪覺，燬火迅密。國瑞飭把總李福先登步，再繼之，匪滑由山後而竄，伏軍擊之，殲其十之九，獲器械牲畜累

數十車，礮礮南望風潰，降者累萬，誦其號健者爲十營。有被脅之劉自新、李鳳鳴詣文彬軍言，願爲內應。破斧山匪圩。文彬遣團長湯溶川、冷朝陽等率小隊輔之。夜分南北兩路進。匪首于洛先出走，擒其父子至，于大興、于三貞及于福、鄭維義等數十，剽平其圩。廷義奏言：「黃國瑞銳意以滅賊自任，部將皆猛於善戰，自當用其所長，惟兵力不足，尙須添募。臣已允其月給萬金，以兩三月爲約。至進剿之方，蘭境匪寨尙餘作子圩、成全山、仲村、車欄，費境尙餘岐山、旺山、寶泉崗。似宜移軍費境，先攻寶泉，剪教匪羽翼，卽由鳳凰山東南紮營，竟軍由西北會合，教匪可望得手。」詔令商之吳蒙。廷義方檄催國瑞移軍寶泉，蒙奏言：「譚廷襄所稱黃國瑞之軍，當令赴竟，先由費境攻克寶泉，卽營鳳凰山東南，與西北竟軍夾擊教匪，教匪破，則蘭、費匪徒瓦解等語，此係東軍勦匪一隅之見。殊未思黃軍所以由鄰、蘭進者，兩縣界連江境，既可回顧，宿後路並可策應。且恐南趨海、贛，是數月苦戰之功，幾同虛擲。」疏入，報聞。國瑞亦以孤軍深入，未使回軍，覆廷襄。

二十六日，分令舉培貞、吳炳麟率降人宋世烈等三萬餘名等合長唐部勇薄西北武得圩，出匪不意，一鼓而登。匪致死巷戰，斬匪首夏五及長髮者四十餘級，遂拔武德。（得）長唐再合官錦堂疾馳西南四里，襲費之尖頭匪圩。圩匪見武得火起，方部勒站牆，長唐馳驟猛進，騎兵喊聲震數十里，壓軍畢登，匪不能拒戰而潰，執匪首劉登莪等斬之，斬餘匪累百。再拔尖頭附近之西作、柳莊、棠棣、林南坡，匪目皆聞風遁，圩民跪道者千餘，長唐皆撫慰之。蘇石匪首饒朝聘亦詣營乞撫，始收軍還。二十九日，匪首邱春糾李成餘黨馬賊數千，道岐山、援仲村。國瑞軍自西北逆擊，匪恃衆包抄，國瑞親督正兵擊中堅，守備趙得勝、把總王樹楠等騎兵分擊其左。

右。匪卻而復聚，列陣甚整。國瑞引礮軍衝之，化祥率衆出坪應，其力從龍與把總李開春等奮擊之。自辰迄午，斃匪三百許。援賊斂隊出山後，國瑞飭鄧得勝率斬撫王濟遠馬步三百，益以保聖騎兵，殿元步兵追之。化青且行且戰，濟遠軍殿元軍走開道要之。有頃，化青率三十騎先至，殿元等奮起盡斃之。後匪卻，官軍襲入岐山，山內匪圩十餘處同日皆下。守備戴廣福等擒偽軍師屢生李宗堂、廣員劉淑愈等數十百，餘匪遁港溝崖。長庚、學聖、李福、炳麟等乘勢取之。文彬軍分徇岐山、旺山。三十日，搜東山周家寨。長庚再破黎墟，春道走。成謙方收撫蘇家頂、泗延等匪寨，而賊嘗榮匪怒而攻之。成謙再馳救，匪退走木頭岸。乘夜再襲敗之。郟城同日，令東埠團王殿麟合國瑞所部鄧得勝軍，半毀舊化莊。光山頭、張家壩、齊家灣諸匪卡。三月朔，官軍襲入旺山匪寨，斬散千餘，撫者五千人以上。廷襄奏言：「沂屬匪巢，其著者爲蘭山車欄、仲村、黎墟、費縣之岐山。旺山，此外多係民團。祇因頻年輟匪勢甚，所在逼脅，良民柔懦，力不能抗，故一圩入賊數人，秀民先從，良民不得不俯首帖耳，居然有衆數千，閉關拒守，儼然全圩皆賊，驕首何辭！實則爲惡不過數十人，大軍既臨，不便盡撫，又未可全誅。現在車欄投誠，黎墟收復，岐、旺兩山攻克，僅餘仲村匪寨，其勢已孤，當易辦理。」疏入，報聞。

於是諸軍進攻仲村，分番晝夜環擊。而圩東瀕沂水，深不能涉。文彬等密遣降人世烈、斌等率降衆十餘伏圩內，潛夜蠶土過水爲內應。初五日，國瑞督炳麟等攻其北，文彬、長庚合培貞等攻其南，餘軍東西密布。三鼓，呼譟突喧，雲梯倚圩上，火箭勃發，守匪堅忍如前，初不知世烈等內應也。俄圩中在處火起，匪驚亂。化祥率黨自西圩突出，濠外伏起縱擊之，傷斃累百。國瑞軍攻之，火器猛密，化祥負傷踣殞，餘黨死鬪，屍血縱橫，山谷盡赤，器械牲畜塞道。全軍入仲村，死傷三千人以上，降者五千餘。廷襄奏言：「此次攻克仲村匪巢，黃國瑞固

屬奮勇無前。文彬、長庶、王成謙等均能身臨前敵，爲士卒先，又能激厲民團，同仇敵愾，卽黃國瑞亦言非兩省兵力不能成此巨功。請獎文彬以道員用，長庶、王成謙以知府用。江南軍請由吳棠奏乞天恩。惟吳炳麒爲吳棠之姪，吳棠引嫌未保，應請以直隸州知州用，並賞花翎。一得旨允行。

維時聯齊發匪首徐鳴意、勞益孤子、潘糾寶、固四虎、鳳凰山教匪李越、馬步二千餘，圍拒官軍。成謙先期召集老山、小蒼山、大蒼山、負崗頂、馬群山、天保山、大平安寨投誠各衆，由西南及東路進，飭吳王固、由吳崗、岐泉山、泗延、富漢寨降衆，由南接應，自移得勝之師進駐蘇家頂。匪恃衆出抗，炳武、張永慶首先陷陣，冒犯烟火，縱橫馳突。教匪先敗，四虎引衆西奔。旗長胡正勳、祈傷鳴意，餘匪潰。驅書臺守匪啓柵奔，遂救之。是年十一月，成謙搜斬鳴意於飛路，搜斬邱昌意等七，平毀附近之杏樹頂、真字頂二寨，移降衆於蘇家頂、岐泉山而回。

先是，黎墟雖復，匪首春蓮逸，至是率黨回踞故地，詭管裏村、黃山兩圩，勢再振。國瑞急分軍三路攻之，令紹旂攻黃山，從滬合成讓攻管裏村，保聖等攻黎墟。初七日，同時馳進。五更甚雨，世烈等嚮導而入，執春及邱兆麟等二百餘，斬以徇。其時雲谷踞匪，自德軍移勦鄒教，振榮集古邵等二十餘民團圍之。是月初八日，匪首保珠夜殘官軍，把總劉振元、典史姜恩元等禦擊猛烈，民團乘炬環攻之，槍斃保珠等數十，始退。兵圍屯列衝要，匪糧盡水竭，勢將內訌。竈有距雲谷十餘里之斗山、香山二寨，爲雲谷羽翼，緝官軍官軍不敢進也。振榮度先拔之。會十一日，斗山踞匪陳經引衆二百餘趨雲谷，振榮軍逆之，轉戰良久，縱敵中經墮馬，餘匪潰。振榮乘勝奪入斗山焚之，出難民七百有奇。振榮益購雲谷棍匪王峰、李滿爲間，令懸官軍。十五日，國瑞亦遣風柱軍來，遂合軍自騎馬嶺闖入西圩門。峰滿點火狂呼，匪驚亂。官軍乘勢上，斬匪首洋鑑元等，擒長髮悍匪蘇驪等

數十，出難民千餘，遂克雲谷山，匪奔西北。官軍回趨香山，匪潰亂不能守，傾巢而遁。同日拔之，追斬匪日滿登等，餘匪走入白蓮池教巢。詳另卷

於是費境匪首湘林、張寶貴、王平等，率新莊、戴莊、長清崗、劉字崗等十三圩匪衆八百，良民數千，分赴國瑞、文彬軍乞撫效功。惟費之轉關山、嶺娘寨、廟子崖匪首崔立、馮養、高關固守不下。從龍、成謙率湘林等行攻之。湘林呼諸守匪，從龍縱城墜其西圩懸。守匪逃，軍士擁而入，斬斫無算，立等就擒。同時長壽山、巨龍山、黃崖山、崗口店、流井、廟子巖、大泉頭、馬莊九匪圩皆下。成謙等分軍搜斬顏衆，貨死者亦數千。費境大定。而蘭境之黃牛山、蝦溪、鄧王山、楊家莊、小仲村、魯城諸處，餘匪尙夥。皆倚尙巖，賊路兩圩匪首萬甲申、劉業居爲動靜。國瑞令張祖雲等合長曆、錦堂、李銳師突入黃牛山寨，匪不備，遂克之。再襲尙巖，甲申等率衆狂走。祖雲、長曆分路躡擊之，擒甲申、業居、洛寶森、王承靈等，斬梟，斃衆匪二百有七。蘭境亦靖。惟四虎攔衆五千餘，據寶泉，與鄒教相犄角。詳教匪卷於是廷襄檄長曆、成謙分率兵圍駐仲村、尙巖、新莊、馬莊、平邑集，巡緝彈治，以沂匪肅清。疏聞，詔以撤防之後，恐降匪故智復萌，潛滋暗長，不可不加意防範。著僧格林沁、譚廷襄飭員弁實力搜捕。如新撫圩寨稍萌反側，立予懲辦。

五月，國瑞移軍赴兗，專勦教匪，留鳳柱兵二百駐蘭。乃鳳柱增募步勇二百有奇，通逃悍匪悉竄名勇籍，自稱吳勇，不資屢給，橫刀策馬，傳食民寨，魚肉良儒。長曆、成謙有所捕治，鳳柱輒爲闖說忿爭，以此幅黨鈔襲日劇。迨乎八月，國瑞檄鳳柱軍南行。文彬、長曆等始克旌別淑慝，毅然大定。巡撫閻敬銘遂倚文彬、長曆治沂數載，用法嚴明，迄無東昌降衆復轍。彼姑息養奸，誤國而賊民者，當愷然悟已。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九之上

鄒縣教匪

鄒、滕、曲、泗之間，有萊山焉，其著者曰：尼山、曰：龍潭山、尼山之東曰：顏母山、鹿山、魯府山、鄒嶺之東曰：牙山、葛山、紅山、晉陽山、平山、柯樓山、邵山、連壽山、諸山之間，距鄒東數十里，曰：點登山、大山、雲濛山、辛莊山、鳳凰山、兩山，名不詳於志乘，而互六七十里，巖岫杳冥，教匪所窟穴也。山中村落以數十計，白蓮池爲大，亦曰白龍池，故著稱焉。匪首以數十計：曰：劉承芳、楊作楫、高廣圖、李殿朋、劉建法、范文欣、朱傳中、莊玉河、王存芳、李泰鈞、張樹德等，以朱繼鵬、馮開疆、郭鳳岡、李捌、李玖爲稱首。繼鵬故爲鄒東田黃社社長，盛諳文義，能誦經書，符爲人治病，鄉愚多信之，自號文賢教。鳳岡爲教師，捌、玖、泰鈞、樹德、存芳五人爲教友。捌尤黠，鄉城李和里人，其祖固習教法者也。

咸豐三年，山東初遭粵匪之亂，旣而南邊歲苦搶奪，通撤鄒縣辦民團。繼鵬等藉團市兵仗火器，團長監生孔憲標、廩生孟某、鄉約劉建緣等，皆從之，造謀不軌有年，僞元天縱，設僞官，嶺嶺週繞，人罕知者。附近州邑從教者多入山依處，誘脅寔衆。泊十年八月，鄒令林士琦始發其奸，上言巡撫文煜，請調駐輝，防搶之事。古塔副都統德楞額及謹甯州鎮郝上庠，分兵彈治，會搶警，不報。士琦先出示諭緝解散，有十餘莊民自陳悔罪出教，繼鵬等率黨焚其廬舍，擄良民數十而去。十月，士琦再上言，匪反狀已著，非臨之以兵不可。兗州鎮富新現

駐曲阜，若分兵馳至，與卑縣兵練會合掩擊，必可一鼓破之。久不報，匪勢大張。

十一月晦，士琦率勇役二千餘分道進剿。甫至黃土崖、趙家村、龍泉，匪出山迎拒，衆甚盛。勇役卻走，士琦退駐土旺，飛書告急。文煜檄署兗鎮雙龍、兗州守張鵬志、引兵三百馳勦，兵單爲匪所卻。時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軍至濟寧，劾雙龍、鵬志摘頂，檄富新赴勦。十二月初六日，滕縣民團戰匪挫於城前莊。是日，富新軍至，擊匪官莊又敗，守備姜長清、把總李佐清、中隊陣歿。於是幫辦傅王軍務之部統西凌阿、侍郎宗室國瑞、分引步騎，於十二日至自濟寧，擊匪土旺，先斬三百餘，騎兵追至官莊，又寇其二百餘。匪入雲濛山，國瑞步軍攻之，拔匪羅魏莊等十數，匪大敗，斃者累千，出薙老百餘，跪道左降。會於氛復警曹南，國瑞等回軍去，姑尤所請。富新駐土旺，復其軍，匪復張。文煜奏奪富新職，以參將吳應龍領其衆。

十一年春，正月二十二日，富新率應龍及守備姚鴻烈、台士琦、練勇由土旺進軍雲濛山下，積雪迷路，爲匪所乘，襲入土旺，士琦勒兵入城守禦。二十八日，匪由山麓大律村南出馮卯，犯滕境，知縣趙敏功率團禦之，山西店。二月初三日，匪二千餘北犯泗水之壘水塔、毛窩村、郭家塔，竟中營把總王榮綬引兵圍禦之，敗死，匪尋退。匪日循雲濛山西口修築石壘。十一日，出山焚掠東南鄉老巖頭、灰埠村、香城諸處。諸軍因捨深入，多引去，鵬志亦回兗城守。

士琦再乞援兵，並自募民勇三千，圖進勦。三月初五鼓，提軍進至大東村。偵匪出掠北桑莊，士琦至南辛莊，斂軍。匪往西南，焚掠城西之北宿村。次日，繼驅率衆三千餘，由尹家溝渡橫河，入濟寧東境下吳家灣、陰家橋、南黃集、透鳳岡入山。濟寧民團逆擊之，始由鄭莊渡河回鄆。初四日，步匪四千餘，馬匪四百餘，圍鄆城，焚東

西北附城廬舍，一日始退。僧營翼長副都統舒通額、都司翁吉順追擒至騰，頓兵距城二十里雙村不進。二十六日，匪攻紅山民圩，復逼東城，應龍、士琦登牌力守。紅山陷，虜脅累千。應龍軍餉缺，引去。二十八日，僧王軍至，調泗、曲、滋、寧諸縣民團會勦。四月初九日，王進軍田黃，破匪二壘，斬級百餘，會雨而罷。十二日，王親督諸軍進擊，破匪三壘，抵雲濛之麓。匪由東北鹿山出援，大股千餘襲王後軍，民團敗亡者數百，王分飭騎兵力卻之。十四日，出軍逼之鳳凰山下。匪登山，縱火器，飛墻投石以拒，不得入。十七日，王全軍進七旺，繕攻具，破車。越七日，三路並進，破斃百餘匪。另股繞山南出者，騎兵斬級二三百，獲兵仗稱是，匪勢摧挫。王軍連戰皆捷，調署沂州守來秀募勇隨營勦賊。二十六日，正圍攻，復有癯老數十人，引匪首存芳、樹德、鄒行而降。時曹屬長槍會匪方熾，王慮其糾結，再許之，資來秀率代理都令張體健入山察匪誠偽。來秀體健親詣白蓮池，見鸚鵡一日，斃六十許，及諸匪目，宣述朝廷威德。諸匪爭言投誠後，出山刈麥，慮民間尋覓，乞王給山內八十一村免死旗。來秀回請於王，如數頒之。復與體健三出三入，回言鸚鵡等毋慮反覆，惟奉固、捌不可信，王領之。會長槍匪益熾，詳另卷初四日，王回軍長溝。於是降匪出山刈麥，復事築牆濬濬，以防擒，會為解。王飭體健諭鸚鵡挑降衆隨營助勦，稱病不出，而益修圩塹。凡西自點登山，東迄雨山，諸峯缺處，輒築長牆穴門，設樓櫓。來秀體健以狀聞。王因勞師捨會，巡撫譚延襄又駐軍東昌勦辛、邱教匪，詳另卷不遑兼顧。匪百十成羣，日掠境內黃瓦口諸處，蔓延滕、泗。體健月入山四五次，諭勸而詰責之，輒言幅匪冒名嫁既，而教黨兇狡橫暴，恆持免死旂，馳突良民莊寨，揚言祇准殺人，不准人殺，一時聞者絕倒。五月下旬，泗水令王其慎上言，降匪焚掠東南境，已集團戒備，應勦應撫，仍候進止。鄒東羅頭社民團亦上言降匪掠奪。而來秀體健與前署都令許寶名一再入山撫

慰，給還前令林士琦鈔沒教匪入官房地，以慰安之，匪益駭。

八月，皖匪大入東境，屯齊村。詳皖匪卷教匪亦於初九日出山，犯鄆北玉皇山、小薛、白馬廠，分擾泗水茅山、獨角村。九月下旬，大股四五千，分三路焚鈔泗之東西古巷、黃家嶺、龍清莊，民圍張水福，張在與韓守福等集圍堵擊遇害。十月朔，匪合幅匪近萬，擾泗之苗館諸處，教匪竄截回巢，幅匪陷鄆北莊民寨。十一月初六、七日，教匪焚掠泗之南北機埠、皮孤莊、馬家井，其憤督團擊走之。初十日，逼距城十數里之尙書莊，其憤督團鏖戰，文生喬光鏗勇往無前，斬賊多級，力竭而殞，民團潰，匪趨聽城鎮。其憤乘城固守，請兵益急。廷襄檄兗鎮兵赴援，遲久不至。二十三夜，教匪數千攻圍泗西南弋山廠，團長肖來寬逆擊潰敗，遂陷。焚掠附近數十村而去。二十五、六日，匪入曲阜東南北三鄉，署令薛燦告急。十二月中旬，匪屯泗之五里莊，逼縣城。其憤率團力擊一晝夜，匪南走。

是月，德榜額令千總桂錫楨、錫棠，將騎兵三百至曲，兗州鎮札隆武飭外委孟延齡、徐春堂，率步兵三百會之。二十六日，截擊零股於辛莊、倉高廣蠟、宮化、券等十餘，時有詔命僧王進軍檮蒙、毫、扈、巢、王、奏言，鄆縣教匪之勢漸張，須分兵勦辦，不能即時南下。初，札隆武請增兵，廷襄益以千總馬凌霄楚勇千人。札隆武令都司銜勇目劉志和率步騎九百，會師駐曲。

同治元年二月既望，匪衆數百逼曲城，知縣陳萬春與桂錫楨力御之。遂焚掠尼山顏母祠，志和等逐之回巢。小股出沒曲、泗，焚鈔無虛口。僧王已移軍入濰。詳皖匪卷三月，遣道員趙康侯率勇五百回東駐曲、泗，合札隆武軍會勦。十六日，大股千餘擾泗之老寨、南山寨，都司馬春燾與劉志和、劉先鳳赴救，小勝之。吉埠，匪退阻

山隘，官軍不得前，遂陷商山。廷襄以春蟻志和赴援不力，摘頂戴。十八日，匪大股六七千擾滕之谷山，棠梨，日夜燔掠。二十一日，志和馳戰之士，墜匪敗，復合幅匪移攻普救山民圩。二十四日，志和合其慎再馳赴之，擊匪峙山。匪舍圩力鬥，官軍敗之，匪遁。二十六日，匪由泗入泰安之石祿，放城，參將受與阿、遊擊石占鼈力禦之。四月十四夜，匪大股逼泗城東南二里土嶺，其偵出陳城外，障市隘以拒，春蟻志和步騎奮擊之，斃其百餘，遂卻。五月初二日，匪陷柯樓山民圩，樹旗。札隆武引軍赴之，臺莊營參將梁、橙沙溝營都司姚鴻烈繼進，賊不戰走。十一日，越東南山口入泗，春蟻等逆擊之高里。占鼈駐軍堯山，聞報會戰，賊復奔回，追至商山，小有斬馘。

時奉詔曰：「有人奏，鄒、曲教匪前經曾格林沁派兵勦捕，已欲撲滅，因違爾議撫，致餘孽復萌。今匪黨益衆，號稱十數萬，多馬隊，札隆武步隊二千，難以致勝。著德楞額就近移軍，與札隆武會勦，毋任招撫，再貽後患。」六月，廷襄奏言：「教匪巢穴介乎鄒、曲、泗、費、滕、濟五六州縣之間。自投誠以後，俯立恭繕，圍聚糧食，勢非數路並進，不能搗其吭背；兵力不敷分布，南路幅匪未平，勢難兼顧，德楞額亦不克分兵北來。」又奏言：「幅匪散而教匪聚，必須先清幅而後辦教，故臣於東昌旋省，先派兵勇赴沂勦幅，其鄒、滕教匪出入之處，祇能分兵扼隘，遇匪出山即擊。兼旬以來，頗未北出，間有爲幅匪勾引南行者。」疏入，報聞。

二十九日，匪知札隆武諸軍移辦幅匪，詳另奏。大股復出泗、曲，廷襄令遊擊謝炳率勇七百赴曲扼之。七月，調札隆武回軍鄒、曲，詔資廷襄駐兗，沂適中督戰。廷襄始由泰安進兗州，奏言：「本月十二、三日，匪復南擾鄒縣界河一帶，掠糧刈草，運入山巢。兗州距鳳凰山賊巢祇七十里，實爲前敵，並非無賊之地。臣非有所避就而駐兗州，且駐兗可以前顧沂州，後障北路，駐沂則轉覺北路空虛，駭急難以繞出賊後也。」

十二日，匪馬步數百極泗之亮莊、堯山，占薩防軍截斬數十。匪沿泗河回棗，竄馬分竄曲之黃桂、安上村諸處，自倍東而回。復出大股犯泗之聖水峪，一趨西北香義潤，一向正北故縣胡家莊，一竄東北餘糧莊、小鮑春嶺。其慎分道禦擊，賊奔界河之東，擾土門，存禮諸處，專掠糧畜，先圍劉家營，轉入山巢。二十、二十一等日，分擾鄆、滕之靈山、山頭集，札陳武軍擊退之。二十六日，志和巡徼至香城集，匪衆拾刈秋禾，鳴角旅拒。志和與選用知縣丁彥臣揮軍奮擊，斃匪數十，得糧畜甚夥。其小股數十百人分入滕之九老莊左右，竊儲積禾黍，背負馱載而行。滕令鄒崇孟率團掩捕之，禽徐棟、邱登山等數十，多髮長披面，引出駢斬，猶喃喃謾經，合掌而拜，其愚惑至此。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九之中

鄒縣教匪二

八月既望，教匪大股趨柯樓山、峻山村，參將忠順與丁彥臣分路敗之，入泗水龍灣套，北走賈家峪、吉埠村，分薄縣城。王其慎、馬春嶠率兵圍逆戰，相持半日始退。一趨泗城之北，愛輿阿與通判許寶箴扼之，堯山之南，匪合股回奔山館。十六日，出屯泗之孫徐村，旋退由東北進。譚廷襄令謝炳及把總黨嘉賓追擊之，抵城東三十里黃連樹口，匪奪路入山。先是，長槍會匪由驪之雲谷山入費之梁邱，合幅匪。詳另卷。至是，教匪引爲外援，饋以芻糧，衆三千餘，屯白蓮池之東。二十日，教匪四千餘出山，再至孫徐村、龍灣套，官軍阻雨不得前。越五日，見視而進，炳、春嶠其憤，分道疾趨逼之。步匪入圩憑守，馬匪出拒。官軍更替進戰，火器環轟，斃者頗衆，匪悉入圩。官軍乘聲突入，知縣向昉、府經歷陳金釗等戰尤力，盡奪匪窟，殺傷過半，餘匪奔賀莊、香樂莊、北景臺、黑石、分石、固安諸處。炳、春嶠合民團復要之東郝莊。二十七日，東奔堯山、華村、石徠，放城。愛輿阿嚴陣待之，匪遁由泗之大卞橋入山。

閏八月朔，馬匪游弋曲阜十村叢山中。初四日，炳、春嶠其憤分軍入山。炳軍及匪泗之張莊千總熊玉山、騎勇先縱。山徑高下，匪隊裂爲三。廷襄所派戈什馮殿元催軍馳之，匪亂，角聲四起，奪路東奔，其分竄者，由西南兩路復合。諸軍波倫三鬣，整旅進戰。兵勇僅千餘，匪數倍蓰，意欲東奔蒙陰掠糧，履險深入，無不致死。諸軍

且戰且行，退保安山寺口，相持至夜分，官軍始克斂。次日，匪偵官軍掘山隘，奔回老巢。

初，廷襄奏言：「匪巢西通都縣，東出費、泗，徑路較寬，其南北兩面皆層巒疊嶂，鳥道羊腸，必東西兩軍同時併進，並須分軍扼南北山口，防其竄突。無如臣與札隆武並協領海翠等，馬步不過四千人，故須幅隄路定，調齊南路兵勇，兩路逼進，方能制賊。」

既而皖匪李成、胡四北犯魚臺，廷襄於八月二十四日移軍濟寧，泊閏月初，始回兗。議令海翠、姚鴻烈、劉志和、千總郭大勝等軍進扼匪巢邁西紅山、昌平山、土旺、已革道員黃良楮，副將保德軍繼之，守備蘇泰、千總張大富等軍扼北面于村、白村，聯絡西路軍，札隆武、趙康侯引軍駐曲阜爲後應，炳、奉齋等軍由泗水東進，檄原駐平邑集遊擊緒綸軍扼東北，備幅匪來援，南面滕境空虛，函訂德榜額軍由城前進。乃德榜額以僧親王責令專辦靈谷山幅匪爲詞，不至。會淄川劉德培肇亂，詳另卷復由兗營抽步騎兵四百，令遊擊馬柔阿將之而東。

初，教匪見官軍大集，匪首王存芳復率數十人羅拜顏行。保德、良楮止軍問之，言山泉人衆乏糧，誠心納款。廷襄賜之手諭，令爲內應，疏聞於朝。有詔：「匪衆未受懲創，恐詭言以懈軍心。前宋繼鵬等乞降卽叛，卽是脅轍。若事機不密，爲賊所乘，惟爾是問！」

時賊巢南北山麓時出婦嬰極薯餅野蒿以食。二十六日，騎兵出哨至龍山，遇匪百餘，掠食飽，兩香城集騎兵衝擊之，斬六十餘，禽其三，獲旂鎗刀械百餘。二十七日，擊回紅山窺匪。同日，曲阜城南魯園、泗水城西水前莊、水巖灘出賊，亦爲札隆武分軍擊走之。九月朔，數百匪復入泗境，春嶠逆戰之西巖沙河溝，匪敗回。初二

日，焚尼山，秦、大富合軍卻之。另股匪竄費之八埠，知縣王成謙與占隘軍自平邑進擊，斬級百二十有奇。初八日，入賀家莊，爲仲村民團所敗，退屯歷山。成謙夜襲之，遂遁回巢。鄒崇孟復敗匪王村口，龍陽店、田黃，均有斬獲。

先於八月，廷襄疏請起在籍雲南提督傅振邦對辦軍務，移疾不至。上年請調刑部員外郎劉錫鴻赴軍，上不允。錫鴻，廣東人。廷襄聞其在毛昶熙河南軍中有年，至是復疏言之，乃得請。

時，匪熾盜援絕，官死出城，屢爲官軍要隘。初十日，西南山峪出馬隊六七百，備戰官軍，從匪千餘奮呼大掠，郭大勝敗之楊家峪。十二日黎明，前敵軍中外委秦保成、勇目鄧安邦，引騎百餘趨田黃誘賊，匪繞山隙出其後，扼隘門之。保成戰死，傷亡騎士過半。安邦退保昌平山。志和軍救之，匪退走。而大股四千餘馳出西北，攻曲阜，元曠防營蘇秦等戰之王家莊。匪勢且前且卻，秦軍以爲可縱擊勝也，步騎馳而入。東南饒頭山出匪千餘，攻陣後，秦回軍門之。匪前後夾戰，官軍死傷累百，幾不支。海羣騎兵張兩翼騎之，匪少卻，志和、大勝等從都東馳援，秦軍復振，匪退屯魯國山口。次日，焚掠山南，怒馬趨兗郡城下，呼廷襄而詢。廷襄忿忿，集將校責言之。而廷襄自蒞軍年餘，未出城關，將校諄出觀戰，廷襄默然，禮而罷。（一歲切）令志和、大勝軍由夏侯園、九龍山進，遊擊定順、守備金榜賢軍由第頭嶺、老龍腰進，保德督忠順等軍由東灘店、宮村分進。匪不與官軍戰，馬步二萬餘布寨山谷。官軍不能縱擊，嚴陣良久，匪馳騁漸疲，志和大勝突起擊之，定順、榜賢騎兵皆縱，官軍槍礮屯密，匪自相踏藉，入馬顛蹄，海羣軍環擊其西北，大富軍從東北陞之，烽火四合，匪抱隊死鬥者千餘，餘匪不顧而奔，屍橫二十里，轉戰至魯國，逼之沙河之濱，馬匪陷淖不能進退，官軍火器無虛發，先後斃匪千數百有奇。

禽者累百，牲畜刀械蔽地。廷襄大喜，拜疏以大捷聞。上海羣、定順、泰等功，皆荷陞賞，保成卹如制。匪受創離心，多槌髮出降者。於是匪會擲、致、繼鵬等保山巔小圩，晝夜修守，誘之不出。廷襄募新勇五千至軍，而龜山匪潛結費，輻爲援，令定順回軍平邑，署沂州協副將范正坦回軍扼集東北。

十月初，廷襄奏言：「查營自上月十三日大挫賊鋒，沂軍亦收復十數圩，較秋初似有起色。然此中艱難情形，有不得不據實上陳者。查教匪久蓄異謀，地處萬山之中，山嵐重疊，外山諸峯低缺處，周遭數十里，皆築長牆，重關設險，數萬匪衆更替死守，山外數百民寨，存糧積草，皆略入寨中，我軍幾無駐足之地，無覓糧之所。臣軍本屬無多，初則分兵禦捻，繼則分勦幅匪於蘭、鄆，分勦踞匪於濰、博，德、樸額一軍日久不至，臣固無如之何也。籌餉之事，連年賊擾，財賦已空。僧格林沁、遮克敦布月餉不下四十餘萬，臣營各路之軍亦月費數萬。兵愈增而餉愈竭，每籌一款，不知幾費經營，而數日即已告匱。臣自恨無滅賊方略，惟有深自刻厲，凡向之供給於糧臺及州縣者，除兵勇口糧外，不敢稍有沾取。每苦製造軍火雜費支絀，臣卒不以困苦之情，仰乞司農，上頌天聽者，自愧無才故耳。至用人雖無傑出之材，然如總兵保德、知府孫家毅，皆能力圖報國，任事任勞，同知奎芳，知縣長庚、王成謙，皆有勇有謀，軍民悅服。然而賊不即平者，非諸臣之過，臣等餉之無方，調度之乏術也。現臣力圖藏事，約計三冬，或可上慰聖明，伏乞鑒宥。」疏入，上意憫焉。

廷襄密飭成謙、正坦、委順軍東進，保德、錫鴻、家毅軍西進，海羣騎兵伏西南，備截擊。保德軍潛抵西營門，填塹薄牆下，匪矢石交下，不得前。而德樸額攻雲谷之軍失利，東路諸軍聞變引退，雲谷幅匪三千餘果趨屯鳳凰山東南麓，要約教匪，令納銀米。教匪無以感，幅匪走費。詳另卷二十九日黎明，教匪五千餘出南山峪犯

前敵軍，保德、錫鴻、志和、大勝等逐之反走。追抵侯家窪，大震番山，西路馬匪千餘馳下。諸軍以爲官軍也，放火器以待。匪乘之官軍大亂，軍功祁英奇血戰以殉。志和等揮軍衝鋒，甲士傷亡益多。丁彥臣謂志和等曰：「今日之役，全軍爲上，慎毋衝突，盡嚴陣以待援軍。」踰時，後軍聞槍聲，海羣、大富步騎數百而出。會雲瑋霧收，彥臣聞鼓角曰：「此援軍來也。」迅起馳之，呼聲撼山，表裏夾擊，匪敗走。

十一月朔，匪出東南山峪，至馮卯城前，遂入鄒。幅匪之在滕、費、寶泉崗、范家嶺者，亦出入馮卯城前，與山匪合勢騎角。初二、三等日，匪另股出東嶧門，趨泗水東西兩山口，奔堯山。鄒曲防軍馳禦之，卽反。初六夜，由西嶧門傾巢出，衆二萬餘，焚掠紅山附近。保德、志和、大富等議以步軍列東南嶧山，騎兵列西南兩家店。海羣嚴疾不赴軍前，保德將之以行。步軍爲嶧山屯匪所阻，不得出。大股馬匪專攻保德軍。保德候步軍鼓音夾擊，嚴陣半日寂然，乃先馳之。三驍三反，馬傷而蹶，墮他馬以走，鳴角斂軍，已多負傷者。廷襄勅保德褫職，自請議處云。

初七夜，匪逼鄒城，張體健、姚鴻烈力禦之。次日黎明，錫鴻、家毅、大勝、都司毛貴等軍來援。錫鴻爲偃月陣，背障而軍，部勅進擊。匪卻行數里，東北出援匪千餘，合而前。錫鴻再爲圓陣，出廣陌禦之。匪大集，衆且倍，錫鴻卻復背障，匪不敢逼，飽掠而行。初九日，由鄒境分東北西北走，邊馬入滋陽，廷襄令駐郡軍迎擊之。匪東趨曲阜，分屯鄒之西北。十二日，掠中山店、岡山頭、富村，數十里，連連馳驅。錫鴻等閉壁嚴守，海羣騎兵馳之不能勝。匪攻圍志和營，千總沈玉發縱礮擊殺數十。廷襄令漢中鎮標遊擊姚長齡、守備唐文箴、周汝楠等引兵來援。匪萬馬騰蹕，勢不可遏。汝楠並弟汝幹、監生張繹輝、吧總邢錦魁等皆死之。海羣決圍出，錫鴻等乃開壁夾

擊，匪退中山店。於是教匪回紅山，會匪循橋分股去。是役，官軍甚敗，乞援僧王。王以進持捻集，不能分軍，檄德楞額緩攻雲谷，調駐永城春壽騎兵，守備桂錫祺騎兵，赴兗會剿，因山匪回巢而罷。

廷襄奏言：「臣營勇多於兵，輕進易退。已先調曹州綠營兵五百，登州兵千五百，惟待到齊，即將不能得力勇隊撤退。」於是遣長齡與遊鱗焦其洲赴前敵汰遣。

十二月初旬，匪大擾泗境苗館等處，元職防軍御之。十二日，由叢山沿入新泰之靈沙等莊，趨羊流店，知縣謝慶元敗之。同日，宋雲長齡設伏，匪泉林寺，匪分三股，走卞橋。官軍步騎分合擊之，斬獲頗衆。匪亦路奔近巢下，山峪中出匪千餘賊官軍，及匪始得入。十七日，崑我境，大勝軍方移平邑集，綠道坡走之。馬匪怒，復馳下，大勝突發百子礮，馬傷面。

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九之下

鄒縣教匪三

同治二年正月，廷塞因直、東交界降衆叛亂，詳另卷移軍東昌，抽海軍騎兵，保德步軍備發，令署鹽運司恩、吳札降武營軍。匪偵外軍撤動，十七、八等日，分擾濰、鄒之龍山、晉陽山，夜攻民圩，官軍不暇救，燔殺甚熾。二十九日，薄鄒城，張體健嬰壕守禦一晝夜。二月朔，姚長齡引軍馳援，體健鼓而出，斬獲數十，奪其密梯四，匪始卻。越二日，復出數千人，疾趨東灘店圍攻焦其洲營，良久向東北由泉林寺奔堯山，盤旋境內，與幅匪合股焚殺。會皖匪李成山南而北，入寧曲，詳另卷德榜額率尾之而去，教匪益熾，攻陷徐八、嶧、烟、丹、嶧、紅山、唐口山、香莊、接輿山、趙村等民圩，鄒城四面皆賊。另股奔犯泰安西南婁德、八里莊，時家莊諸處，詔責恩錫既接辦兗州之防，縱不能直搗賊巢，何至任令出竄，即著德榜額會同恩錫軍，並飭焦其洲等夾擊。十九日，匪復陷踞岡山，山頭兩民圩，孫家設寨，勇合擊雲圩民圍攻之，匪遁走。三月，匪勾合會匪張守義、王廣繼及李成等馬步七八千，自梁邱入屯嶧山，未幾，捻、會匪仍北走。詳另卷

初，鄒縣舉人董乾儒者，與教首繼鵬等潛通。聞捻、會北竄，乾儒與子士紅等納教黨，踞守嶧山圩及南華觀、太白山、嶧陽砦、小鳳山、後華宮、紅廟等七處，脅良民甚衆。體健與守備張玉振調良民反正，密諭南華團長王朝棟、孫長暉、王統萬等應官軍。十六日，家望聲言出軍攻寶泉崗，令其洲軍由城南繞而西，都司康貫均、

守備田常裕、毛貴等與健軍爲後繼。其洲衍枚疾行六十餘里，四鼓薄南華觀，縣丞孫家篤率勇踰牆入，研守匪數人，禁不得發聲。朝棟等聞門納軍舉入，悉斬悍匪，分貴軍緣山疾上，登太白嶺，守匪竄遁。其洲揮軍下馳東北，徑撲後營，匪死拒。官軍火器震山谷，烟焰煜燄，大呼：「良民北趨，一棄械奔敵什而六。」士氣奮發，貴均等亦戮破輝陽營，與長齡登山合其洲軍攻徐八寨。寨匪槍石如雨，不得上。家篤軍乘登闖入，崇南鳳山小寨，對壘逼攻，火箭噴筒如電火，砲刃鏗空。匪井清聲如崩山，長齡、貴軍分攻後華宮紅廟，同時幾乎平之，七營俱投。惟崇頂王泉圍餘匪數百死守。諸軍佯退誘之，匪下嶺東走。追抵紅山，賊長髮百餘，發性奇礮，舉之數日始盡，出幣民二萬餘，更夕撤軍山下。十八日，乾德義子李師收餘衆保徐八寨，家篤、長齡乘勝銳軍攻之。匪奪路奔桃園，追斬略盡，嚴洞伏匿，部家無遺。掘開家設，其潮功址，以次陞賞。

嘗是時，僧親王由皖回軍赴淄川，詳另卷遣道員趙康侯、副將何建勳、引步軍起鄒。德榜額、張振榮亦連克斗山、雲谷山、香山幅翼，詳另卷嶺幅首劉雙印與寶泉幅首程四虎七八千人皆合入教匪。先犯平邑集，巡檢嬰繩武督圍御之。亦西北之武臺、近臺，再爲民圍于廷仕等所敗。二十三日，白鳳鳳山北奔蒙陰之常馬莊、高都嶺、新泰之三皇莊、羊流店、翟家莊諸處。廷襄微郡司楊通廉馳奏安扼擊，嚴飭州縣率民圍布防。先是，漕運總督吳棠飭總兵黃國瑞後援軍引軍入京勸備。時上以廷襄奏請令國瑞由寶泉一路進攻，詔下吳棠體量。棠覆奏非之。詳編四卷四月初七日，匪由新泰趨石徠、萬家峪，出蒙、費之白馬關，費之武臺回巢。十一日，馬匪百餘突犯鄒城，另股犯曲阜，分股撲東灘店、馬噠、嶺山、界河，均有屯匪。十三日，大股趨泗城東，陷固安民寨。思錫飭防軍分隊，小有斬獲。會黃國瑞以沂郡幅匪肅清，詳另卷率所部步騎四千餘，由嶧至滕，分駐馮卯、城頭。

九老莊，遂進城前。十五日，僧王傷都統舒通額及德榜額合軍攻固安，拔之，匪遁山巢，斬其百數十。十七日，匪出屯孤山，次日黎明，國瑞率參將張從龍、張祖雲等進擊，匪列隊相持，另衆數千槍刈熟麥。都司張保聖守備王樹楠趨山後鈔之，姚紹修冒煙直入，家盡等率勇圍前後夾擊。自卯迄午，斬級數百，獲牲畜百餘，匪敗走雙峯回巢，官軍布陣護民斂麥乃還。二十三日，黃軍自城前移陶家莊，旋進石柱莊，扼匪南門。五月初二日，攻其東門，分軍伏林澆。匪出隊近下，官軍佯走，匪逐入伏中，迅起擊之，禽劉雙印等二十餘，蓋前此雲谷與驪山同日攻克，雙印投入教巢也。初五日，國瑞遣守備李開春逼營匪巢之東，扼匪竄路，自督全軍騎甲以待。匪衆二三千分起屯巢外，開春出營門之，匪不戰走，追薄圩下，乘勢仰攻，守備石萬貴、千總李正標負傷殞，官軍卻。匪目劉錦春乘間下竄，國瑞佯退誘之，伏軍環攻其後，斬錦春。初七日，副將郭寶昌進軍攻之，從龍設伏山泉。而運軍寶泉崗出援匪千數百，樹柵奮起邀擊，殲斬大半。寶昌掩殺而西，克其外圩。官軍攻入鳳凰山，驟馳山外圩，悉拔匪械，建官軍旂，從龍等入南圩門扼之。初九日，進西岔河，扼東南門圩內。僧親王以捷聞，賞國瑞黃馬褂，寶昌等有差。

初，李成之子吊敗竄入教巢，至是見官軍攻急，虔教匪不足倚。二十九日，率黨翻西南山谷，走紅山，建龍其洲軍連敗之末亭、二溝、桃源、翠莊諸處。國瑞令知縣吳炳麟及保聖等追其分股者，及之滕縣高莊，殲斬什之六七。賊走沛縣，循微山湖行。又及之邵莊，斃百餘，餘賊奪湖揚帆南去。

六月初旬，長齡軍進香城集，其洲軍進驪山，扼柯樓山、紅山要隘，備東南。家發率都司劉萬清及家篤、昌平、元瞻防軍扼土門，備西北。恩錫度賊勢將殄，飭家發等修入西砦門立壘，副將滕自新軍守固安寨，備東北。

於是與國瑞軍、寶昌軍、康侯軍、建徽軍、舒通額軍、德榜額軍、札薩武軍、南北東西無不望炊間樓，翁關相應。匪飛遣俱窮，守死而已。甚雨連日，國瑞偵匪弛備。十七日夜，親著兜鍪芒屨，銳士五十人從，攀藤附葛，由岩北懸崖上，令參將康錦文、張從龍等殿鼓縱磯，攻東南陔。匪知官軍聲東擊西，北崖守匪趨趁猛擊，擊暇如故，銳士傷墮十餘。國瑞奮不顧身，騰躍而上，手斬怯者四。軍士見主將先登，冒死繼進，官軍噴筒火蛋奮擲，喊殺瘡瘡，拒匪潰退。東南陔守匪驚竄，錦文從龍軍亦入，合軍擄劉莊，悍黨惡鬥，斬級千餘，死傷塞路。國瑞陷陣流血被體，銳進如前。匪西奔，國瑞軍追抵威蕙新莊，匪焚巢走。會家毀，萬清、家篤與知府晏方琦等軍攻入西岩門。十八日，破其巢圍匪巢。諸軍先後斬匪二千人以上，匪遁入西南小紅山、楊家峪、鳳凰山、西底圩。東西兩軍拔劉莊、寨圍，有老匪跪道左，自言被虜思歸久。家篤知爲董乾儒，士紅羅致之恩，錫軍贖之，餘多散遣者。時匪無莊寨可守，驅人畜芻糧保山巔。有湖窺叢山荒峪入蒙山者，蒙蔭令劉守曾、千總雷聲遠率民團扼九女關、長馬莊、王家坡，邏斬又數百。札薩武、王其慎分引兵圍扼泗境老寨南，擊斬竄匪百餘，收降郭鳳春等累百。

其程四虎之負嶠寶泉崗也，糾張守義及香山匪首孫輝餘黨，與敵首劉希賢、謝玉庭擁衆五千餘死守，以白蓮池爲障蔽。當是時，王成謙先期遣教諭朱桂丹、訓導趙邦典等入山，諭勸匪目王榮祥、李殿友內應。至十七日，令外委張芳義等由東進，外委吳文忠等由南進，千總李炳武等由北進，成謙督千總張永慶及桂丹等由東南同右進。十八日，薄崗下，五鼓攻之。望西南火光微霄漢，知白蓮池國瑞軍獲勝，榮祥亦舉火寨中，成謙諸軍乘勢突入。守義、祥率衆三百餘敗南寨走。文忠追之，斬祥等二百餘級，守義敗衆奔西南趨嶺。是夕，芳義等軍攻入山巔，四虎率男婦二千餘棄路東走。我軍焚寨而下，追之四十里。二十日，四虎餘衆屯水寨，諸軍

圍之數重。二十一日，榮祥等引藍旗降衆千餘，俯伏陣前。次日，四虎窮迫乞憐，成謙責令縛獻希賢自贖。希賢方率騎八十餘，徑路西奔，四虎逐之，門且啓，良久，縋希賢、玉庭等二十七宅軍，遂允其降。撫餘衆四千有奇，計斬六百餘級。國瑞遣騎將孫玉殿等繼至，燔斬竟數十里，以共其功云。

張振榮二十一、二等日，引勇斬寬匪於夢龍橋，鄒其匪不復抗拒。振榮益奮，蹙馘窮追。匪首王洋人馬出，輒與容匪從者得四五百。振榮步騎百餘及之，懸石口，迤北光九泉，並馬山三里，衆寡不敵，倉中不能回軍，輒謂時上曰：「不圖尋儕死鼠賊之手！」騎十四：「未可知也，盡先馳之！」揮軍前，當者披靡。振榮手斫數十人，身被十數傷，洞胸破額而沒，吏民哀之。事聞，沒詔褒卹。

雷親王軍方拔潘城，詳另卷。七月初二日，潘城奔出會匪餘黨千餘，由叢山入白蓮池，緣道民圍斬其四百，餘者降於國瑞。時國瑞軍聲赫熾，吳棠最疏揚之。國瑞欲自歸於王，戰狀輒先達潘營，王連章上其能。朝右重其勇略，有詔山徑險備，黃國瑞分道進攻，宜持重審慎，不可貪功輕進。國瑞曲說王將移軍南來，全功計在東顧，日夕料軍遇擊，手刃亦勇，王卒不即投。王先遣侍衛托倫布騎兵二千馳至鄒。初五日，王至，徑入白蓮池山中，督攻，令參領倭什引隊除曉夜護之。侍郎宗室國瑞等，事王甚謹，王悅之。侍郎請統軍環山築壘，令托倫布軍、富山軍營紅山南，營總常德軍、守備桂德、積軍營西南，舒通額軍營西北，德楞額軍營東北，王許之。黃國瑞領身事侍郎，侍郎許黃國瑞引軍進攻，惟勸東軍孫家毀等毋進。家毀自悼前功，詞色悻悻。侍郎意有所屬，家毀固強直，不應。侍郎怒，以他辭戍土，王亦怒，劾家毀冒功，咨新任巡撫閻啟銘查參家毀，罷其任，飭隨營知縣王朝弼守寬州。於是諸軍由雲漢山緣嶺而上，守匪潰，大軍乘之，匪向西北山峪，奪路奔。僧營舒通額、

德楞額、建儲、常德、康侯、錫嶺等分軍截擊，禽匪首鳳岡，搦守匪壇驢自投而下者甚衆，遂克小紅山。敗匪南奔靈山，分踞岡山八頂。二十三、四等日，嘉頓累高，山谷爲赤，敵鴈死亂軍中，斃其屍。弟繼漢、孫亭兒及匪首李化亭、王存芳、黃鳳岡、棚督寸磔，教匪悉平。仍撥舒通額、托倫布引兵自喀山至界河沿山部署，撤沂州守文彬引兵回邊防營，輯獲其夥，訊釋羣民數千，賊黨四散。順王以大捷聞。黃國瑞功最，德楞額以次皆陞賞，惟家澂等疏員待罪。

僧親王奏言：「教匪滋事五年，錫、勝、曲、泗、武、縣逆，及逃亡戶口餘田甚多，應亟招佃認墾，不若以墾代賑，招曹州府屬被水窮黎益田耕作，免佃二年，以示優卹。」詔下敬銘移議。王留侍郎國瑞、德楞額兩軍駐節鎮撫，康侯率勇五百駐輔，節令黃國瑞所部三千赴皖勦匪，親督營總蘇克金、恆壽、舒通額步騎赴東昌勦降。計勇參 敬銘、敬恩、錫興、竟沂、道宣、苑安、道員、張文林、知府晏方琦，入山平粵，辦理善後焉。

山東軍興紀略卷二十之上

淄川土匪一

劉德培者，淄川縣革生也。先於咸豐九年，因關漕捕繫論道亡，匿臨淄李金盞私園內。年餘，潛歸。十一年夏，結臨淄、博興土匪傅白序、劉化隴等嘯聚鳳凰山道濱鎮。青州守潘駿文、益都令洪調策，率勇圍討之。不二十日，禽斬化隴等，擄與令周不澄亦率勇擊斬白序及于萬盛等。詳另卷除匪解散，德培再遁匿。

同治元年春，知縣麟慶權縣事。時方勞師鄰教，專意皖匪，詳另卷飭郡邑辦民團。德培乃假團營衆自爲團長，引坡地莊誘人莖，勾寇平等爲腹心。屢無可講衆，以催賠搶掠永和營貨爲詞，集窮民淄川城外。城內永慶與永和一商，遂實償永慶，麟慶斷償本十備三；德培諾衆抽一成爲團費，衆莫敢忤。市兵怒，徒黨漸衆，入城踞般陽書院，比戶勒捐，官不能詰。麟慶乞病候代。七月，巡撫譚廷襄檄新選令李鳳韶詣任。紳民吏胥多跳亡。鳳韶募民勇百餘。然士著多德培耳，公私文移下縣，匪先發視，官靡動息。輒知。德培外示恭順，鳳韶與城汛千總李鴻圖三至匪局，曉以利害順逆，官德培引衆出城，輒唯唯。匪黨尙有疑出而夜入者。八月，匪殺人掠燬，諱亂日熾，廷襄檄濟南守吳載勳赴淄察究。載勳不卽發。

初，匪衆集青石關，長莊立僞酋，太和莊舉人王敬鑄馳白博山縣彈治。德培銜之，閏八月，遣黨翟雷、蘇慶雲等陷太和，殺貢生陳知本父子，敬鑄跳免。載勳是月初七日次長山縣周村。博山令樊文達上言，匪入境剽

掠。廷襄山竟營道遊擊馬乘阿將步騎四百赴之，調省標兵二百交，截勦協勦。初八日，截勦次潘城外，令隨員棲霞令鄧景福、章邱縣丞李鈞、縣城舉人林允憲、長山監生吳承典入城。德培旬留泣言不敢為亂。景福為開說利害，責令出城，良久面罷。截勦乃上言，匪黨已衆，有餘糧，鄒、滕土匪，武定響應，未便株守，擬回省稟白藩、臬兩司辦理，留隨員在潘，以劫諭為犒，由山令縣領兵勦辦，臬府則意在解散也。十一日，馳回會城。廷襄令知縣蔣慶鑾赴潘，察截勦、文達所言，何以互異。

時文達率勇投去和，先令曹應舉入營在田莊內河莊口，十五日，引軍逼之。甫及莊外豹崖，匪槍礮雨驟，斃馬夫陳升，不能進，回軍西河。匪四面環鈔，文達奮勇衝殺，圍將合，遂入莊拒守。十七日，距莊三里，紅土山隱隱，聞官軍數聲，文達促隊鳴角，大呼陷陣，匪披靡，斬首餘，決圍出，亡勇數十。匪入隰之，自坡底、西平、西河諸村，互三十里，徂張儀城，勢大懼。截勦再赴潘，行五日，壁周村。

時匪建五色旗，純旗，皆鄉人周為虎、藍旗，博山人霍雷，白旗，直隸寧山入孫姓，黃旗，臨淄人崔功修，黑旗，咸四，不知何縣人，德培自建龍鳳旗，率黨五百援西河。鳳雷察階城明永民圍，拒匪可用，夜與鴻圖潛出勦其蹤賊。德培閉關不納，責問出城云何。鳳雷恚怒，馳詣周村謁截勦，二十四日五鼓，絕城入。

廷襄遣遊擊謝炳將步騎千一百赴救西河，九日不達；再遣直隸州知州林士琦繼進。乘阿先領兵博山，旋引軍赴周村高友勦，將府部改趨淄川東南路，再進攻西河。次日，匪焚傅山附城民慮，文達登陴守禦，馳書截勦、乘阿赴援。而截勦等據匪導意博山，於二十八夜勒兵乘油城下，令周村團長張安瀾調城。城匪圍門出，騎兵營前反志。匪呼嗷進，官軍多負傷，退至柳衙。廷襄責截勦先則逗留周村，既不赴博援勦，又不赴潘守

城，畏意貽誤至此，淄事責成速辦，不得以赴博會勦爲巧脫計。

時匪安巨礮博山城東山上，五晝夜不絕聲。二十九日，謝炳引軍從西北神頭鎮來，守備韓登泰麾軍逼陞下，文達鼓而出，圍遂解，匪回西河，官軍小有斬禽。炳再引軍詣周村，見載勦，匪再至，勢益狂，文達度非以計卻之，城不可保也。夜出銳士五六百伏東山峒中，鼓譟縱礮，山谷震響，復乘炬百數十縛林端，光焰煜雪，城上舉燎應之。匪疑援兵爲伏以待，引衆走，分趨太和、淄城，終夜有聲。廷襄奏勦載勦、鳳韶等，詔鳳韶、鴻圖視職逮問，載勦奪職留任，乘阿拉頂。

九月朔，文達調匪黨亂東徒，乘鞏由東山、南平郭大灣擄西河，士氣甚銳。匪出莊欲拒，衆瓦解，追至新莊斂軍，亡勇十八，負傷七，緣道殲匪三十有奇，禽四，奪頭巾旂旗甚多，拔難民二百七十餘。越三日，進攻坡底，殲匪數相等，禽二，獲槍械十餘。匪死拒，文達分兵夾攻，殲匪數如前，禽匪目司冠平之父載蟻等十三，入莊焚匪巢。次日，移軍太和。其地當要隘，又礮石爲圍，匪恃險以拒。文達奮擊之，殲匪六七，禽蒲巴即蒲人正等二十八，獲大礮二，擄礮四，旂械百數十。匪潰奔，拔難民千人以上，毀太和石圍，軍聲大振。近時，山東文武視師者揆衫屐蓋，與馬雍容，阿殿城闕，談兵紙上，文達差能橫策策馬，時人多之。

德培大懼，由淄潛出賄結蒙、沂棍匪趙青州。廷襄遣副將范正琪、馬春嶠等將步騎千七百餘分道蒙、蘭截擊。文達獲匪譚王洪來等，得德培密書，言將引衆南竄，期棍匪由松仙嶺北來。時南路樓峒望見匪燦，又麻莊等處有南來匪衆鄧士興、徐大元等千餘，詐稱赴淄官兵。文達內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衝突被傷，退守八陡莊。青州守高鎮率委員趙台桓、鄭啓勳、廣東貢生區鳴珂等，引勇三百，由朱崖、太和進，緣道搜捕太和敗匪，

獲德培弟德沅竹林寺。餘匪携聚迎敵，禽斬花旗匪魁焦宜彬，僞軍師焦建同等十餘。初八日，行抵鎮后，遇沂匪數千由臨朐之月莊、三岔店、五井迎撲。啓勳陣歿，鎮被圍石門山。青州協領倭紳軍馳救，匪解圍走。另股棍匪游山蒙、沂東北趨青州。初九日，文達由福山峪追至池上莊，匪百餘，負隅旅拒。糜勇前擊，斬二十餘，得火器牲畜稱是，餘匪入蒙、沂蒙山。

時詔賁廷襄速飭棧勳復淄城，盡滅醜類，儆督責不嚴，致匪蔓延日廣，必治該撫貽誤地方之罪。廷襄知救勳、乘阿、始、惟伏，無克朕方略，檄奏留辦防道員陳顯森往督勳。初十夜，炳率勇攻城而潰。時蒙、沂援匪北入淄境，十一日，林士琦引兵迎擊之譚家莊。匪二千餘，呼而馳，官兵戰慄。士琦振策引勇踰溝，衝匪東陣。匪乍卻，另股自嶺陰斜出，我軍壓而西。高唐營千總馬國富，祖錫援槍馳入匪隊，推墮騎賊，躍馬出。士琦奮呼乘之，匪始敗，竄距城十八里。營龍山、雲山、昇雲梯攻羅家莊。次日，官軍赴救，戰之前莊，殘匪數十，奪雲梯九。顯森偵援匪東奔，責炳迎擊自劾。炳兵次譚莊，匪至再潰，再詣周村。廷襄勸炳奪賊，仍將所部。而關山軍輒聚幅隸糾衆援淄，從業山入益都之後塔莊、牛角村山口。詳見匪志中知縣梅楨高與滿營官兵分三路縱擊，殲馬匪二，步匪十餘。匪從山後夜遁滴水張莊。兵勇追至黃馬莊，匪入臨朐境。臨朐山徑叢雜，村落多隱，嵐谷間鄉團金鼓震天，喊聲四遠相續，火光徹霄漢。援匪疑駭南逃，繞胸而東，折入東北，由莒州進海去。正坦引兵要之，匪方渡沂，我軍突起，斬馬匪三，步匪十餘，溺者甚衆。廷襄少之，責正坦追賊不力，並都司姜順奏勅摘頂。

時德培僞稱督招討大元帥，其衆稱曰堂主，黃衣黃冠，僭號漢王。楊調僞軍師，高繼沉僞軍機大臣，翟三僞太師，翟大僞文部尚書，高午僞農部，周繼開僞憲部，呼春僞武部，楚甸僞比部，僞祠部不知名，翟雷僞總元

帥陳四爲五旗都統兼藍旗僞大將軍，姬奎紅旗、孫廣黃旗、沈四花旗、武生王文芬白旗，均大將軍，尙有僞目張清、齊洪詔，侯來燕等數十，日椎牛置酒，鼓吹聞城外。

初，官軍距城遠者且六七里，兵勇輒履屨弓，遊擊鄉曲，城匪四出焚剽，牧馬民田。顯赫軍始圍隙而疊山安莊，夏莊進逼，距城近者不踰百武，日引軍鼓譟掩之，匪棄城困守。又日夕昇攻具懸之，匪大縱火器，軍輒引退，弛則復前。如是旬餘，士琦請顯赫法敵，應惶見奮爭。顯赫謂之曰：「諸軍力求敵外奸濟賊硝藥，彼孤城斗大，我多方以誤之，硝藥盡可待也。」士琦不服，動相遠驚。會臺司日以玩寇督促，匪又利嘆罵謝營勇，鈞金引藥，禁遏不止。緣營弁兵自恃撫鎮糧部，不能裁以重法。顯赫不得已，於二十二日，躬犯矢石，督兵攻之，雲梯衝棚，百道並進，匪死拒不懈。絕城伏羊馬牆排轟，兵勇負傷而退。顯赫因文達屢有斬獲，檄率民團留營協勦，先營明水，進小楊莊。

十月，匪窺李鳳韶通官軍，伺察益密，逼受僞職，鳳韶怒誓之。匪出獄囚，鳳韶冠帶坐獄門拒之。匪怒甚，截鳳韶髮辮，斷十指，剝體無完膚，新以草索，鳴鑼環城而行，鳳韶罵不屈，與鴻圖均支解死，棄骸隙中。僞從陳金亭懷印翻城投營，言其狀。事聞，皆優卹。

顯赫初用明雷攻城。初十夜，令東西北三面並攻，各負皮擋牌、木板屋、雲梯、火箭噴筒並發，南面設三伏待之；乘阿亦引兵抵西城，撞牌護石工，鑿城垣，守匪墜二三百觔巨石，碎四五寸厚木屋，皮牌爲礮所穿，匠役受傷八九而罷。登泰攻北城亦如之。炳軍與城匪互轟良久，匪穴洞連縱大礮，撞牌摧爛，傷者益多。士琦與倭紳攻西北，馬春嶠與守備米大全雲梯倚東北城，亦爲礮火所卻。顯赫再檄旁縣覓煤工，密在春嶠一里溝營

屈曲穿隧爲暗雷，度至城下止，再令守備李鳳碧進營三里溝以應春蟻。匪偵知，謀他竄，重賞募爲先鋒者，援匪在城告奮勇得五百人，冒死突出，先犯炳營，顯係率千總蔣玉林、馬連勝等擊之，匪死門，炳軍大御里許。顯係冒敵火，督千總信長貴騎勇縱橫奮擊，炳軍始定。東城出賊環攻春蟻，顯係抵軍復前，良久匪由東北門入，顯係親薄障下指麾，幾爲火器所傷。察知炳部東勝楚勇臨陣退縮，改爲安東營，體炳而令登泰將。匪知新易營官，二十二夜，出北門襲之，擊泰營於御敵五鼓，出如前。

時參將定顯、遊擊石古憲、與王坦、順等方探察遠聲援匪。匪潛從萊蕪、新泰境入蒙陰上陳家莊、東嶺，距淄百五十里，城固且晚出里即待援。顯係令諸營夾城繞擊，復不得與匪合。再抽登泰步騎七百、大金騎兵百，二十六日，馳赴西河頭拒之。文達廣備匪之犯博山也，率勇於松仙嶺逆之。行近嶺山，匪馬山夏莊山口沿淄河行，煙烙罄空，數十里不歸，勢不敵，退而據守。搜匪趨淄川，城匪四出轉戰以入之。

顯係爲地雷至是十有八日，納獲四千餘觔，咸諸營騎甲以待。令曰：「雷發城裂，孫升而上，退者斬。」寅初雷發於牛馬駒之內，距城尚丈尺寸，剝糜潰湧，而城不崩。揮軍急攻，城上礮石猛密，負傷甚多，青州佐領喜昂、千總李鶴均中礮，始發軍。顯係憤憤甚，知穿隧不如法，而煤工不能盡律以軍法也。二十九日，再購死士入穿之，匪由東門出，斃騎五六百混戰。前股趨泰安，河夏夜，聯車貫土，越下流，水北，趨城壕，溢瀆地道，雨時久，深數尺矣。

十一月，搜匪結至金錫山。官軍遠戰，匪陽敗，委棄資裝。官軍追蹙西略，伏匪大集環鈔，官軍退守太和，亡兵勇失甲仗無算，少匪謀者清三、王緒五等六，斬之。定顯、古憲遁援匪臥虎山，山賊恣橫不成列，匿入林薄，

匪由臨胸從容南去。順占盪橋頂，旋奪賊。

城隍自十一月下旬迄十二月上旬，屢出犯，顯赫晝夜督軍觀之。初一、二等日，官軍藏匪二百餘，獲礮械數十。時廷旨責問益嚴，廷襄乃奏言：「陳顯赫原非東省官員，與臣素不相識。因其曉暢戎務，故奏留辦防務，旋令督軍攻潛川。該員督勦傷，裹創力戰，其意無畏縮，信而有徵。潛事之壞，實已革知府吳斌勸帶兵不敢造城，再誤已革遊擊謝炳帶隊不能馭衆。」疏入，言者不已。顯赫雖感奮，顯軍寡不能合圍，城堅仰攻不易，文武部曲皆撫鎮所遣，崇庫賂相埒，成敗之故，良有以也。

復有援匪游弋臨胸馬鞍山、西河流，分股一由龍山峪趨淄，一屯西峪入益都之聊屋，另股入臨胸黃草關來援，有分股由胸回奔益都境。孤軍內外警備，危亦甚矣。其另股援匪在沂水之白塔蛋塢，折由濛陰、汶上入新泰城東河東軍寨，繞萊蕪青泥溝、蓮花山，再入臨胸之坡口莊，徑奔益之朱崖者，距坡口八十里。梅續高督勇迎擊，匪由人和溜、奔東南。續高復迎擊棍匪之分竄濟水張莊者，敗之三角地、唐莊，再擊之曹上嶺，又入臨胸。知縣吳贊令外委劉占魁率勇迎擊之，遇馬匪於花半嶺。占魁橫冲其陣，出匪不意，匪潰向沂水南月莊絕處而馳。餘詳另卷

山東軍興紀略卷二十一之下

淄川土匪二

冬十一月既望，夜半，顯霖悼功之無成也，曰：『吾身殉以報國，躬率擋牌軍，讓煤工而前，薄城下，鑿西北垣，納藥發之，向曉成巨窟，城上瓦石沸湯，熬油俱下，死者枕藉，登墮哀號聲不忍聞。匪復翻城搏戰，定替戰之一日二夜，人馬荼毒，死傷無算。顯霖誓死，當矢石而立，諸軍呼聲加厲，勢將洞登。賊會姬全乘環大呼納款，將士疲甚，聽請顯霖斂軍，乃罷。匪恪守復拒。

十二月，城匪大股出犯，勇曰喬冠軍力戰，匪敗回，冠軍援旂奮門欲入，中敵阻，匪再出，官軍奮擊尤力，燬匪甚衆，器械山積，禽斬虜得成等數十人。匪守益密，官軍不能逼。於是環城諸營各建礮臺，晚夜轟之，城夾煙燄，輒起輒落。有陷賊號生孫樹棠思自拔，林士琦偵知之，夜獲見顯霖，設以內應時日密號。字子官書虛從兄傳樹棠毋糾同志得七八十人，事洩，德培盡殺之，死狀甚慘。

姜順懷以力戰被劾，移營薄南城。匪畏逼，日夜攻之，顯血戰，顯霖引軍援之，大戰而勝，匪奔回城。偵知匪日霍雷狡悍，爲德培所倚，用反間爲諭，覆書射入，德培疑雷圖已，殺之。

時顯霖步騎千一百營夏莊，城西乘阿騎兵三百餘營新莊，城西北登泰騎兵六百餘營黃店鋪，城西南州滿營營總倭紳步軍五百營二里溝，城正北大全騎兵三百營趙莊，城東北春嶠，正傍鵬霄步軍六百營小

莊，城北半里。正坦步騎千營東關市隘，距城數十武，惟西南正南無兵，圍不能合，日久不下。廷襄迭奉廷旨切責，又檄署濟東秦武臨道吳白朗赴淄督戰。於是先後赴淄辦賊者六輩。

月八日，北門出匪犯滿洲軍，士琦令把總張希堯騎兵擊卻之。官營日逼城下，自初四日始，匪致死撲正坦營，槍礮底烈，綠牆不輟。官軍刀矛如蟻，懸手倒者，浸幾滿，斬衣紅匪日十數。晝夜更番出擾，官軍守禦不懈。初九日，自南而東，布隊五六里，分股塞河壩，引水再灌地雷，喊聲嘈嘈，撲營愈猛。柔阿、玉林、大全、信長費等分曹迎擊，顯森督軍由西鈔之，鏖戰三時久，殺傷相當，始敗。

有土人畢瀾遠者，先於十一年陷漕圍城，殺縣役袁思茂，官莫敢究其事。洎官軍圍淄，瀾遠乃在鄉勸捐助餉，謬爲獻策破賊以自文。是月，顯森發鄉團穿蝨蠅濠，瀾遠所管鳳雲團不至，日趨城下與匪共語，人言籍籍，因訊斬之。

廷襄猶駐兗州，而在處叛匪、教匪、捻匪縱橫馳騁，自陳無方遏制。淄川屢報殺賊，亦不能克，廷旨益嚴。會登州鎮總兵曾逢年奉調至兗，因奏令赴淄督戰。於是先後辦賊者七輩。

城匪閉壁不出。二十日，顯森挑疲兵由東徂西，亂行以誘之。匪果由南門出三四百馳來，官軍迴環夾擊，禽匪日娘孃等十二，斬衣紅匪三。同時東門出二百餘，擊傷百餘而卻。官軍陣亡五，傷二十餘。二年正月，官軍進營城西。匪啟南門出門，官軍兩路分戰。方鷹，匪復出數百助戰。官軍奮呼動地，火器環擊，短兵接，一以當百，匪大潰，競輿尸奔，轟死伏溝之匪無算。追抵城南濠，毀其本棚，匪致死回拒，且戰且行，入城者什傷八九。初六日，疊成，顯森再穿地雷已踰月，度抵城下。初九日，發之，西南隙墳起輒落者再，內滿半陷。官軍蟻附登，負重傷

者數百，垂克而退。城匪自正月二十一日始，輒夜出，二十五日，月內不退。佐領喜昌潰墜之，被傷，諸軍殊死戰，殲匪五六十。越日再戰，再勝，匪負傷奔回。會土人在京侍郎畢道遠一再奏劾顯雅，廷震懼，罷之，檄赴東昌辦降衆。詳另卷以潘事責逢年，台明。

二月，逢年督軍攻城東南，獲匪目一，夥匪二十餘，窩匪劉化蟾、孫玉蕙等。台明攻東北，火其附城鹿角棚、草囤、橫木，火箭射城內，烟燄甚烈，守死如故。台明又令曹正榜、馮福壽、鍾光香勇營先後穿地道，均無成，偵報轟斃匪中五將總曰陳道冬而已。時從賊叛勇周萬慶、韓匪夏仲仁、喻朶沈四周等三壯，舍之德培死黨，精銳不足六百，餘二三千皆脅從。自正月上旬迄二月十八日，無日不戰，所傷亦多。廷襄再檄前雲南提督傅振邦赴潯督戰。振邦、昌邑人。上歲奏令營辦軍務，稱病未起，至是赴潯。於是視師者先後八輩。

三月，擒匪李成餘黨、會匪張守義等，引衆援潯。詳另卷廷襄商之副都統德榜部，飭部司楊通廉、守備郭大聘，由青石關赴博山南路圍擊。羣匪由寧、泰入萊蕪。十三日，知縣文恩率圍擊之王家莊進西，斬馬匪三，步匪數十，禽二。匪由青山走青石關，文遠縱賊竄回，又爲恩擊繞前截擊，斃匪益夥，匪繞奔常莊紅山口。十四日，宜石馬莊。文遠再擊之，窺土土崖，分股一入益都之朱崖，一由張莊、黃崖趨淄川。淄川正坦軍設伏龍口山，誘賊，匪折而北。正坦調高唐官兵填紫原營。匪偵外援至，官兵抽動，乘夜突圍，高唐營委棄鎧仗，不戰走，逢年引軍援之始定。乃移營城北，匪復出入無禁，長山、鄒平、章邱、青州均被焚劫。

初，雷鳳鳴與宋景詩等叛亂東昌，侍郎勝保降其衆，令隨軍征陝回。上年冬，景詩等率黨潰歸。大吏慮再亂，設事慰安之，令景詩引隊赴直隸，詳請乘委鳳鳴馬步降衆千五百，令占整將之赴潯。時親王軍由皖回東，聞

潘軍失利，由濟寧、寧陽進淄，營城西北張家坡，潛師擊援匪之在紅山者，追奔三十餘里，斬千三百餘，餘匪二千負創入淄城。

四月，僧王度匪將竄，舊濠淺狹，飭知縣張錫綸發民夫，布軍護而穿之。錫綸到官纔數日，寓城北趙瓦莊，整飭圍練。三日集丁夫萬人，濠成深廣，丈有八尺，賊始不再出，錫綸功多。王再令錫綸別築崇臺城西北，類瞰城中，徑巨礮重五千觔者設臺上，日夕轟擊。匪大懼，謀竄益急。

初九日，新任巡撫閻敬銘抵省視事。而初七日，教匪入新泰，十一日，幅匪犯鄒、曲，降衆竄陽穀、聊城，十三日逼東阿，均詳另卷軍書旁午，部署而行。至則營賈村，檄候補知府曹丙輝、李宗岱、前青州守王繼庭、通判陳兆慶、知州楊濟、江西知縣馬映奎、知縣丁彥臣、陳用賓、鄭紀略、張彭年、陳昆蘭、龔寶琛、管晏、縣丞陳文顯、黃成寶、戴杰、朱瀚、庫大使陳家駿、州同范重等赴營。

時奉詔曰：「苗沛霖當髮捻交乘之際，乘機勾結蒙城新撫捻股，密招李成敗黨，又有串通李世忠，以正陽、懷遠易五河縣之說，大有併吞長淮之意。僧格林沁督軍圍攻淄匪，諭令酌量進止，據奏已遣施紹恆帶勇赴皖。然非該大臣親督大軍，斷不足制其死命，著僧格林沁即由淄南征。閻敬銘昨奏由阜城前進，不日到營，著速往督勦，俾僧格林沁及早南征。」

五月十一兩夜，西門出匪千餘，火棚填濠，卷出鳳鳴營。鳳鳴棄營走，匪入踞之。振邦引步騎馳救，侍衛托倫布夜戰良久，匪始敗退，奪回其營。僧王斬鳳鳴以徇。越日五鼓，南門出匪五六百。官軍接戰方酣，馮匪二百餘撤動奔東南。托倫布追至沂水釣魚臺，匪蹤四散，緣道民團截殺百餘，餘匪奔曲、泗去。

時丁寶楨授山東按察司，由湖南募勇來東。詔曰：「前因唐訓方奏皖省軍情緊急，令丁寶楨軍抵豫時，由汝、穎徑趨皖北。本日丁寶楨奏已抵許州，則所帶之勇，連日將入山東境。卽當察度緩急，相機進勦，毋庸再行折回。」寶楨軍是月十三日抵濟寧，敬銘檄令赴濰助勦。

敬銘到濰旬日，奏言：「東省兵勇驕縱不諳紀律，借格林沁與臣力求嚴飭，將尤不得力，刻難姑容之勇隊先行遣撤。」疏入，上聽之。於是勒鳳鳴所部汰三百有奇，釋兵繳馬，飭臺司核給從征口分，曰：「比輩以軀命易衰，勿以臺司空匱欠發傷戰心。獨不思臺司所以空匱者，吾儕自魏理財無術耳。」兵勇聞已廢服，額外給程糧錢。見唐訓方今路異也。派降日都又司謝來鳳，守備周登山，分起引赴東昌回籍，宋景春、張躡堂馬勇汰百五十有奇，降衆董道平馬勇汰二百二十有奇。諭之曰：「令出惟行，違者斬！」衆皆服，莫敢動。此外遣撤勇隊及綠營不下數千，無一人譁者。蓋敬銘久官楚北，廉明剛果聞天下，又新到官，舉措一二事，公信而有威惠，所謂舉中於理，強梁視氣矣。比年山東將儒寇驕，軍氣爲之一振。

僧王方壽攻具。一夕，傳錫輪諭之曰：「三日內攻城，需雲梯百數，如誤下軍法！」錫輪應曰：「諾！」時附郭數十里薪木供饗，樁藥都盡，赴旁縣購運亦非三日可致，人爲錫輪危。錫輪曰：「已受命矣，王威莫敢撓也！」從容飲啖畢，策馬馳羅家莊，款當商丁晉祺門曰：「爾停業未久，度架應存。」丁方遲回，錫輪排扉入，度木具在，得等丈杉木三百餘，漏夜造攻具是王。王齋顏稱賞不置，其臨事多智如此。卒以雲梯克城，錫輪功也。有安邱人李□□者，自陳練勇千人，願隨王勦賊。王令攻城，甫薄濠，城隍槍礮及之，委棄雲梯火器潰，皆鄉農初未訓練也。王盛怒，斬數十人，全隊潰散之。

六月，理簡委員張紹陵檢舉千總李清順索領餉銀八百兩。敬銘訊之，具服。不解褲衫，斬之。改刑大嶺，一挽數十年上姑息下苟偷之習。

二十夜，匪傾巢撲邊，官軍按汛守禦，轟擊無間，大股不能度濠，惟赴援入城之搶，輻致死衝突，由東南河頭奪出千餘。振邦、色爾固善等馳援不及，匪奔東南山峪。托倫布、春壽等騎兵追至東南五十里田莊，匪回門輒敗，斬四百餘級，禽百餘，民團殺殺又二百許，尚四百餘入荒山四散而走。二十一日，城匪日夕七八出，皆爲槍斃卻回。

僧王度匪必竄，派翼長全順詣前敵督率守躡。是夜二鼓，巡撫幕僚管晏方治軍器，欬起告曹丙輝曰：「賊將遁矣！」丙輝曰：「何以知之？」晏曰：「今夕巡邏槍斃聲加密，是氣餒而僞備也。」丙輝聽之，相與趨敬銘帳言之。敬銘曰：「王當有備，吾不欲爭功也。」晏曰：「雖然，壺密飭東軍諸營，集營哨官坐騎，當可得三百騎，伺賊出追之！」敬銘首肯。丙輝、晏爲傳牌誠諸營騎甲以待。四鼓，匪果潛啟東門出。全順分督諸營憑濠禦之，一面還軍鋒及投誠勇丁倚梯城西南，層累而上。把總郭靖先登，都司周隆廷亦由西北攻入。城匪全隊東出，波倫四起，縱火而行。先出者奔東北，犯青州營防段。回望城尖，燭燒四合，知無歸路，合隊犯東北濠，良久，死傷委積，濠幾平。官軍負傷稍卻，匪馬步二千餘，馳驟東奔。東軍三百餘騎先及之，傷匪以千計。色爾固善引騎軍，振邦引步軍大至，追之三十餘里，獲匪四五百。德培率死黨三百餘奔太白山嶺，振邦等步騎圍之，火器仰擊，應聲墮路，猶投石旅拒。振邦等麾軍直前，德培手長劍亂斫，軍士皆忿，攢矛刺之。傳令生禽，皆搏以手。德培引劍自刎，不殊，遂就縛，並獲其子中兒，僞大將軍紀魁，僞軍師楊訓，王在潮、蘇宏圖、馮中慶等，分別丹斬。火

器營營總倭和入城搜餘匪，王令無留遺孽，遂屠之。噫！過矣！

前敗匪四百餘之竄入荒山也，復合隊狂馳，圍趨白蓮池，合殺匪二十四日，至蒙陰盤軍溝，知縣劉守曾率團逆擊之波南。我令王成謙方軍寶泉崗勦數匪，詳知縣教匪卷令守備任全吉、千總李炳武、步騎六百逆擊之九女、白馬關。是日，蒙陰武臺團賊匪斬四十餘，獲馬十五，傷亡團民于方太等五。匪奔水溝，又爲民團張雲鶴等斬殺十餘。次日，向仲村奪路去。民團管士道等設伏要隘，斬七十餘，虜四，得旗幟刀械稱是。匪百餘南奔全吉、炳武及平邑，集巡檢黃嵩年等，引勇追之三十里，至泗境杏山，賊匪五六，禽者茶多，餘匪釋兵翻越山谷。日暮，軍斂，次晨，已不可踪跡，墮崖顛谷者無算。沂州守文彬、蘭山令長庚，亦率勇入蒙陰山中，部索零匪百餘，旋進發境。七月初四日，軍抵明光寺、東峪，復與成謙軍法擊竄匪。匪不得南，夜奔絕蒙絕頂。文彬等令投誠，編匪程四虎引衆二百，登山誑之。初六日，五鼓，匪潛隊下合四虎。文彬等分伏峪中，奮起夾擊，斬五十餘級，禽李壽奎、于中隴等七十餘，竄匪略盡。於是錫綸先後率民團周錫齡等禽餘匪劉興仁等十五，李德廉等禽王當春等五，禽匪姪劉椿稔、匪黨門來宜等，鄉民格殺者不在此數。錫綸訊釋脅從者，全活亦多，寬猛相濟，有能稱。僧親王移軍東呂，敬銘留春曉勇五百鎮潘川。

山東軍興紀略卷二十一

黃崖教匪

張積中，字石琴，江南儀徵人也，世揚州右族。兄積功，咸豐三年知臨清州，合門死粵匪之難，積中以子紹陵字道生者爲之嗣，命名繼述張道陵，識者固已鄙之矣。

初，積中年少時頗讀書，屢試不售。當道光間，揚州風物繁盛，買賣磨粥。有術者周星垣，號太谷，能鍊氣辟穀，明於陰陽奇竅之數，雲字見淮南子符圖是呪，役鬼隱形，又教人取精元牝，容成秘戲，放游士商大夫間，多心樂而口諱之。積中師事久，頗得其術。太谷門徒浸盛，兩江總督百齡惡而收之，斃於獄，其教浸衰。積中、太谷高弟，神其師，謂濁俗相鬪求仙，故自創法網，實則兵解不死，惟堅持願力可以證道，有現身住世不廢飲食男女與天同壽之樂。積中竊饋參同契、道藏大全、仙靈寶籙、靈霄指掌諸書，益修師術，風角占候，晴雨頗驗，惑者浸衆。雖居城市，罕與人通。慕者踵門伏地，敏類流血，積中堅拒之，謂無善根，非造福濟世不可。先令放生，施食作諸善事，而陰調其隙，謂其事惜力，某事倖財，不足證道，爲太谷所棄。其人大懼，求錄賜請益誠，堅執不許。恐其人果去，陰令徒黨洞壙懲惡之，僞登金累千列庭中，謂無道根，卻不納。復盛妝女奴，珠貝錦繡如天人，入室膜拜，引出之，謂障障未除，不能證道。反令市丐襤褸，穢惡婦人與之美食，一室跌坐，或引虬得僧父，避戶促鄰，俾崇信者勿有所疑。於是一時高門甲族，男女師事積中，錯處房闥，不復引嫌矣。

道光季年，淮南離務變法，天下奇詭之士均集邗溝，如陽湖周韜甫、長洲馬遠林、武進關非季之屬。韜甫辯口如懸河，公卿屢履到門。積中慮爲所毀，與游客錢東平、楊蕉隱、吳雪江等懷謁相結納焉。韜甫、非季詆訶積中旁門外道。積中不爭，發篋陳論。孟、大、學衍義、近思錄諸書，與徒誦習講貫，以媚韜甫。韜甫賢而游揚之。積中乃取參同契附入聖賢緒論，以文其術。

咸豐六年，江表大亂，積中徙家北行。會中表吳某某官山東，因依卜築博山縣，旣而僑居肥城縣西北六十里黃崖山。山麓有莊曰南黃崖，中黃崖，迤北里許北黃崖，界長清。山形三面環拱，南北峯對峙，中廣百畝。積中謂北方當亂，此可避兵，築室山上。東省南邊捻寇屢警，避地者稍稍就之，益以其術教人。吳某方宰歷城，爲署巡撫清寤所昵，驟躋首府。吹枯噉生，咳唾可怖，而推崇積中不容口，於是官僚緣某師事積中寢多。

同治元、二年，捻寇深入東疆，積中墨石爲兩砦，白築大礮山巔，引河水環山麓，市弓弩甲仗，設武備房。兵火適不及，汲引來歸者數十百家。

積中謂從學者深戒恠財戀色，資裝妻妾毋許顧問。積中以神自奇，不輕覲人。其白遠初來者，舍之文學房，令高弟吳某、趙偉堂、劉耀東等轉相授受，授讀所刊指南箴，五日一聽講，鄉農不能誦習，任其去留。從教者祖石臂，比屋毋許相遇，朝晡羹饋豐腆，知賓執禮甚。而終日語默，以二女甥素馨、蓉裳爲高足女弟子，專屋列居，進講者泥首九拜，如見積中，女高座不答，雖吳某等莫敢抗禮。素馨本太谷孫婦，早寡，蓉裳適吳姓，均依積中居，事祕不具述。積中爲祭祀堂以禮神，歲有常期，恆以深夜參拜，升降禮節繁縟，素馨、蓉裳盛裝挾劍而侍，旒燈燦爛，薰赫霄漢，數十里外望其光，鄉愚輒稱張聖人夜祭，願非其徒不能入窺也。

黃崖地固荒僻，近且成市，置田築室，棟宇鱗次，積中資計日滋，自肥城之孝里鋪，濟南會城內外，東阿之滑口，利津之鐵門關，海豐之糧子口，安邱，濰縣諸處，皆列市肆，取名泰運通，泰來，泰祥，泰亨，千里間，指麾使令，奉若神明，遠近稱張七先生而不名，如吳某，耀東數十輩，并不舉其姓，相語以七先生而已。

四年九月，濰縣民王小花者，治裝盡室徙黃崖，知縣靳昇怪之，掩捕小花，上言臺司窮究其事。巡撫閻敬銘委員保薦與肥城令邱馨詣黃崖，見積中鬚眉磊磊，言論颯颯，比戶耕讀相安，稟覆臺司，事遂寢。泊五年九月，益都令何毓福調縣民冀宗華等糾衆謀亂，以告青州守閻廷佩，相與率役掩獲宗華，及冀兆棟。訊言同黨有冀雄，及臨胸人郭似擺，濰縣人劉顯庚，劉洪齧，陳壽山，同師黃崖張琪，師命集人馬，期九月，十月間舉事。顯庚，洪齧，雜，聞捕亡匿。毓福索城內藏兵仗處，得刀矛數事，及四言逆示。臨詢令何維堃方謁府，馳回掩捕，似擺，洪齧等槍傷兵役，奮格繼之，及劉玉，洪自子，曾四野鬼，劉沛霖，王捷三，陳午，侯倫等，訊言同黨。復有同黨劉名教，闕益成，劉元泰，李希剛，馬相喜，江沅，謝傳賢，徐成倫，劉國榮，冀華安，劉五，王佩阮等，均結盟師張琪，期十月十九日陷濟南，再陷青州，令似擺，洪齧集衆，至期趨省。維堃復掩獲益成，相喜，江元，國榮，廷佩，督知縣魏正藻，物之，皆實，報聞。布政使丁寶楨檄巡捕官唐文箴單騎詣長清，與知縣陳恩壽入黃崖，諭積中入省自白，念其老，且世大家，無意殺之也。

二十夜，文箴等入山。吳某方治裝將發，文箴等以見積中告。吳某言七先生游五峯未回。俄一人急遽入，持細字書授吳某，某變色，促文箴行文箴等上馬絕塵而馳，尾追者殺僮從黃紳。邱馨甫入，聞砲聲，馳回，而馬暨被殺。時敬銘駐軍東平，得報，疑之。其子紹陵，固山東待次之知縣也，馳檄諭以益都，臨胸所稟情詞，責令

隨藩司員奔赴肥，奉父出山自白。並言：「事關叛逆，不能中止。平民犯法，尚須詳審研訊，斷無據一面之詞，卽爲定讞，不問有無汗枉，卽行加兵之理。不厭反復詳示，以免誤于輕發。僅受匪欺弄，拒塞不出，大軍一至，不難入山毀柴，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該員亦將無以自明。」時紹陵先期乞假赴揚州，實已入碧矣。繕諭屬吳某付之，復出示十數通，張碧門內外。

二十六日，山嶺嶺紅旂一，紫牆獨立尖旂，碧前純黑，紫後純紅，綠道運薪糧煤燭入山相餽，夜有數百人，焚掠長清之下巴、貴德、馬家山、黃花園、辛莊、肥城之石岡、東張莊、奪鄉民羸馬，又武定鹽梟截兵仗自大清河泛舟毓孝里鋪，入山，四番聞礮聲。黃崖南北中三碧居人均徙山嶺，紫隘安巨礮。敬銘慮各縣上言過當，檄道員潘峻文詣黃崖，先駐孝里鋪，再飭吳某招積中，再而三，不出。越四日，寶楨輕騎詣長清，令吳某與知縣林溥入山諭積中。至則不得入，逆跡大著。駿文移駐平陰，報聞。

於是敬銘率參將姚紹修兩營爲前軍，遊擊王正起四營次之，知府王成謙八營又次之，副將王心安三營爲繼，駿文率千總王萃騎兵勘入山路徑。十月朔，諸軍布自水裏鋪、常家莊、虎林坡、張家莊、翟家莊、小紫石山、傅家莊、滿井崆、段家店、五眼井、兀子山、尹家莊、王家莊、西南繞北，出正南，環山進逼，步騎萬二千餘。騎兵擊匯水裏鋪，獲勝。紹修軍乘勝入山，有卡一，匪隊守之，轟擊兩時久，不得入。紹修縱巨礮摧之，斃匪十餘，陣斬匪日劉耀東。正起由東山僞道銜尾進，焚其搭隘卡棚，獲火器軍械旂幟衣，諸軍皆登山奪隘斷汲道。

再飭吳某作書招之。越五日，吳某先遣之韓姓回，出積中復函，詞意狂謔。其函云：「來函責我不肯出山自白，甚合我心。但近日苦甚，有急欲爲吾弟告者。兄平日談於榮利，肆志讀書，以世襲未平，隱勞未志。無如韶光宋久，而處士虛聲動人聞聽，相從敬

於者不絕於門，其間雖多時，亦不憚。見既未能識之於始，遂欲以德化之，使暫歸於正。此兒實有文不擇人之過也。終末東下，何敢一本妄爲？乃去歲以通鑑之王小花橫如宋軍，今年之冀宗帝妄被譏謗，以此事之來，若輩固伯平，以一向相告，見必擬身投軍，絕無留難。乃兩君軍以兵來，幸適出迎，去遣海子，不然已陷於陣，幾久矣。伯平、西亭復夜夜進兵，示人莫測，以致許崇禧門，傷損奔逃。見自知大禍臨門，一身不免，遂欲東身可敗，不認事我仇冤，奈及門榮驚之士，遂避不逞之能，却我主盟，苟全性命。見禁之不得，謂之不能，數日以來，隱隱山隱，則與無阻，及大兵臨境，見欲出而制自，維如伊等海海，不肯束手待斃。有已至此，焉可言說。本欲引劍自刎，結如及門在外者甚多，願子死，定不甘心。一旦遇夜見頭，則吉店生靈俱遭塗炭，見如思乘機而欲，但人較衆多，度約於慎之性者不少，須寬收日間。詩曾將大兵撤出山外，得反聖陵，雖言解散，若一面進一，一面招招，則上進天能示人必也。見又復欲和，亦計其人心，雖去大軍。自此五日無一人出山。被圍而營，伯平、陳思、山亭、唐、又議。敬銘再示招撫營內居民：『自行投首，概不加誅。張琪始則閉匿不出，繼則入圩自守，並出山焚掠，抗拒官兵，罪無可道。能縛獻張琪者，破格給賞。張琪孤身老母，豈能禁過衆人，全在爾等無爲所惑。大兵已集，勒限兩日各自謀生。即張琪自行投首，亦曲施法外之仁。』傳入營內，乞無一人出者。若藉火器與官軍互及，誓勇時有被獲，忿恚已甚。敬銘慮玉石俱焚，令諸軍暫毋進攻。是日紹陵出謁，敬銘子限次日遣送官僚居民名册，再令吳某爲書，許以不死，令諸營將校路挑一隊，赴營前建尋丈白旂，朱書『脅從罔治，投降免死。』重夕，積中又書覆吳某，言人心洶洶，不能舉步，須從緩造册。而民間傳述匪計緩兵，已遣諜密召武定鹽梟，河西控匪，待外援出軍。

時捻氛犯曹南，詳另卷。各州縣並銘鼎軍來，獲捻諜亦言渡河赴教黃崖。敬銘撫膺而歎，傳令進攻，申誠毋妄殺。於是成讓軍由西山上，正起軍由東山上，鈎梯鐵牌俱進。營匪死拒，槍石交下，傷弁勇數十，血雨流

注，呼聲撼山，成謙軍連縱開花墩，繯崩，斃匪甚衆。特中燭燭四合，紹修軍由特西舉牆上，參將曹正榜懸懸崖爲隴而入，匪猶死守，正起軍稍怯，手刃三四人，奮勇由特東纏牆而登，匪碌碌都盡，槍礮不絕聲。千總萬年清、張福興負傷，頂踵浴血，致死孫升，勦匪徒手推墮十餘。正起軍已入，紹修、正榜西路亦進，匪不支，恃械巷鬥。心安等諸軍合擊之，斬悍匪七八百級，奪路奔出者爲抱陸軍參將宋廷德、都司李元、遊擊郭大勝所斬，少得脫者，僅千七百餘，墮屋頽谷無算，流血成河，積中、紹陵、鳳臺男女均髮謀，合焚死門，無一生降，寄居官僚及弟子等男女二百餘，有一室爲灰燼者，其堅頑如此。存婦女幼穉四百餘，歸有形色泯然，笑語如平常者。獲弟子韓美堂等數輩，皆願從師死，訊無飽詞，吁，可異已！然燄中求得黃色帷幕蓬雜物，及鉛塊砲礮，出積中首於灰燼鼻之。奏聞，奉旨嘉獎，陞賞有差。

敬銘入山履勘，檢州縣查封遺產。州縣先後上言，均於大兵未發之先，九月二十六日，同時屬道，千里相應，如是之速。敬銘奏略言：「張積中素之才名，祇以僞托詩書，高談性命，乃至精神爲之延譽，愚氓受其欺蒙，其家本無厚資，來東不過十載，遂能跨郡連鄉，徧列市肆，挾術誦經，爲收集亡命之資。從其教者，傾產蕩家，挾資往赴，入山依處，不下百數十家。生爲傾資，死爲盡命，實未解所操何術，所習何教，而能感人如是之深，據武定府知府張鼎輔訪聞，入山匪類多有巨猾，如文生張沈、張鈴、張鈴，尤爲著名，曠墓之首，插久未獲者，入山非止一年，此次開亦殲斃，又查得逆書一冊，悖謬乖妄，離奇怪誕。近則衆口傳說，妖術邪法，不一而足。事無確據，弗再查究。獨怪其悖謬如此，而臣從前再四訪問，率稱爲讀書之士，良善之人，臣自懸髮贖，實亦人心風俗之大可憂也。逆書逆書逆軍標已查。」於是督部軍向東平防河，寶楨駐黃崖，辦善後，毀其崇屋，令登州守豫

山及懷恩，蓋實遺難民，任勞任怨，全活甚衆，至今頌聲不衰。

山東軍興紀略卷二十一之上

團匪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無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旨哉斯言！一若逆知百世之下，必有如今日團練之舉，而先發其覆也。謂嘗綜覽始末，慨古人良法美意，教民守望相助，今乃爲賊民之舉。非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抑亦在上者，馭之無其術，而導之乖其本與？不然，何流弊若斯之甚也！

初，咸豐三年正月，粵賊由廣西犯湖南，沿江數省皆震，北方恐動。詔令武英殿刊發嘉慶間臣工築堡禦賊疏，堅壁清野議，下封疆大吏通行照辦。疏略云：「爲今之計，莫若勸民築土堡，或十餘村聯爲一堡，或數十村聯爲一堡。賊近則更番守禦，賊遠則出入耕作，各保身家，自必奮勇。堡派文武幹員二三人，紳耆數人，董率之。賊至之處，溝壘森嚴，難以衝突，人民不致逼處，積畜不爲劫奪，加以勁兵雲集，殺一賊，滅一股，少一股。如近日紳士梁友毅等築堡圍練，賊不能犯，卽其明驗。」此原任大學士德楞泰之言也。議略云：「爲今之計，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圍練丁壯，建立堡柵，併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賊未至，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將至，閉柵登陴，相與爲守，得精兵二三千，不必與賊爭鋒，但令尾追前截，攻若則救，退竄則追，無所得食，不過旬餘，非潰卽死，此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若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易其人，不當廢此法。」

此知府饒景瀚之言也。嗟乎！今昔豈易民而治哉？何流弊若斯之甚也！

是年二月，山東巡撫李德遵朝命，檄通省舉行團練，墜墜清野，有詔令在籍前漕運總督李瀚章、前尋海鎮總兵呂恆安、前湖南巡撫馮德馨、禮部郎中丁守存、待衛田在田等督辦民團，旋命在籍禮科給事中毛鴻賓與前河南江運同知彭以竺、山西孟縣知縣李鴻鳴分路督辦。

當是時，北方未被兵革，官不知軍旅警備之事，民不知烽火流亡之慘，中朝官上說陳團練之法，聯莊之制，以山東爲畿南屏蔽，尤總總致意焉。礙累上，天子督促軍機處，總奏言：「辦即團練，各省情形不同，因地制宜，方不至閭閻驚擾。山東十府二州，惟兗、沂、曹界連江、豫，地當孔道，最爲要緊。武定、登萊、青四府，歷久安謐，未便概令出了團練，不惟廢時失業，且慮騷動不安。臣愚以爲聯莊與團練，當分別辦理。武定等府，則團而不練，僅令聯絡聲勢；兗、沂等府，則聯莊之外，責令練習技勇。第兗、沂多有著名兇悍莠民，若辦聯莊，良民不與之相聯，則身無所歸，迫而爲賊，又以召募此輩，作爲義勇爲宜。」疏入，稱旨。惟諭召募恐滋流弊。

嗣後再奏言：「專責守土之官，恐不免假手胥吏。且地方官不能門到戶說，必在籍紳士爲之董率，官民方無隔閡。」因舉在籍汶上之前閩浙總督劉澍河、聊城之前江蘇巡撫傅繩勛、廣西糧道朱崇慶、濟甯之前工部侍郎車克慎、安邱之前河南藩司王簡、前福建興泉永道劉耀春、平原之甘肅平慶涇道張璣、鄒縣之前部郎中董作棟八人分辦民團，此外舉貢生監，或數十人分辦，不勝指數。德復令縣令黃良楛、臨山令張應翔、曹令姚景崇，各分兗、沂、曹一府，爲總辦之員，與紳民講解條教，周巡密要，使皆通曉。責兗沂道厲恩，官候補道員劉慶凱，董其事。而閭閻富後出財，貧慮失業，從者頗鮮。紳士之奉旨辦團者，勢不能中止，中朝官又續奏，令

民間莊製信礮、銅銃，並仿明臣戚繼光立牌禦寇之制，以備衝鋒，及責成莊長、團長教練等語。詔錄原疏下巡撫體量照辦，督促從急。

御史奎斌奏言：「辦理團練，原以保衛身家。第恐無業之徒，事平難以散遣。又私藏軍器，本爲例禁，現在辦團自不允令儲備。應令編號稽查，嚴事即應收繳。亦詔責巡撫先事豫籌。而寇氛日惡，團練已迫不待時。」毛鴻賓奏言：「臣欽奉恩命，暫回本籍辦理團練。伏查團練即古寓兵於農之意。而事之難行，一由於風氣之不齊，一由於人心之不固。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無事恬嬉自安，有事倉皇失措。又省會五方雜處，休戚不相關，人心浮動，多方勸導，猶相率而畏疑，若少徇從，更譁然而興謗。臣等惟有身任勞怨，先定章程，次申文約，現歷各鄉，訪求公正曉事之十民，舉爲團長，教以聯莊互援之法，轉相勸導，築堡浚濠。先於城市關廂，分設八局，教民技藝，給以口食，擇其壯健者另爲一團，以備調遣，俾人知守望之誼，不以團練爲苦。查省會境地，內分八約，外分七十一里，領街巷二百三十九，村莊八百零三，屯莊十四，南郊多山，城西四十里，大河爲西來門戶，河東爲長清境。臣先與代理知縣王元善，聯中店鋪五十四村爲一團，以壯遠勢。回省復與濟南府知府陳寬聯省東龍山鎮百十二村爲一團；又與歷城縣知縣張積功，赴段店，聯三十六村爲一團；此外數十村，或百餘村爲一團，統計六百餘村莊，周三百餘里，皆係扼要之區，其餘偏僻之處，亦一律舉辦。仰賴朝廷威德，衆志成城，卽前此曹縣虛報粵賊渡黃，臣等冒雨馳抵古城，中店鋪，各團集者萬餘，敵愾同仇，忠勇奮發，各團長勸導有方，擬懇天恩，准下署巡撫崇恩查明，量與奏獎，謹會同臣彭以竹、李鴻臚奏聞。」疏入，報可。

四 科 資 軍 總

於是紳士之賢者，引衆賢似和補助，不賢者，引衆不賢爲爪牙；地方官之賢者，輕財刀，日與紳民講求

而切究之殆不數觀；其不賢者，深居簡出，若無所事事，一以委之紳民。紳民樂其易與也，招贊教誨，請姦捕盜，致之於官，曰：「榷之！」官則榷之，曰：「殺之！」官則殺之，四野翕然，頌一方之團練以成始也。刑罰殺戮出之紳民之口，而北方未甚亂，公道未盡泯，榷也，殺也，初無過舉也。或有傲岸之吏，則曰：「爾紳也，民也，我雖吏也，官也，惡乎令我！」勳相逢蓋，至於顛歸。紳民之賢者，則曰：「苟非大無道，當爲國家存政體，尊官以尊朝廷也。」亦不數數觀。其不賢者，日伺官之變，以要挾之。其弊也，紳與官心相角，又有貪墨之吏，夙無惠民之政，亦無辦團禦賊之心，墜墮而說密，日與不賢之紳民促避耳語，按籍以私部民之肥瘠，曰：「某也應納團費若干，某也應納練費若干。」不納，則總納從事矣。紳民陽請援其獄，出則曰：「官怒矣，倍從而請爾。」入則曰：「某也非甚富，願有私於君，而不著名於籍。」官樂其使也，於是紳民得十之八九，官得十之二三，假團以濟其欲，始曜而陳末者比比焉。紳民之賢者避其事，彼不賢者晝夜於官所，其弊也，官與紳利相市，而官卒爲紳所賣。或有仁弱之吏，煦煦子子，優柔而寡斷。紳民方奔走阡陌，暴虐風雨，捕逐姦宄而殺之，官則鞠之不能盡其辭，獄成不忍置之法，朝審而夕遲之，紳民賢不賢皆惡之矣。始也，紳言之大吏而官懼，繼也，達之中朝而臺諫執奏焉，大吏不敢抗矣，是非不復論矣，而官益懼其弊也，官與紳勢相角，而官恆負，於是悉聽紳民所爲。雖曰賢者多，不賢者少，其不賢之紳，藉以漁利婪賄，武斷鄉閭，無論已；甚而細民里長、武生、文童、職監以及吏胥、黠徒、下賤，自躋於紳，挾衆以號令一邑，肆其貪暴而生殺由之，官與紳皆無如之何。會外寇猝來，其圍倖而不散，寇亦不入，詭謂焉，其里黨倚爲干城。且有遇賊奔敗，而揮其怯公戰勇私鬥之能，大神引爲爪牙，長吏假之詞色，如虎而冠，則兵旣以起，是曰團匪，不重可慨耶！

是年五月，詔曰：「逆匪負固金陵，揚鎮分竄皖豫。當此賊氛不靖，必有忠義勇敢之士，奮跡草莽。如從前楊遇春、楊芳等，均起自鄉里，爵至通侯；比年幫辦軍務湖北臬司江忠源，亦以居鄉團練著績，超擢監司。北地民風素稱驍勇，安徽河南山東交界地方不乏奇傑之材，能爲民禦災捍患，募勇投軍，殺賊立功者，統兵大臣卽核明優獎。其在本籍辦團保衛鄉閭，則捍禦之功，亦與效力行間同其賞賚。地方官勿擅行征調，致令遷地弗良。如此使民自衛，俾賊進無所掠，退無可據，烏合之寇，不足平也。」

會豫中歸德失守，億請調直隸官兵二千，詔以畿輔重地，兵力甚單，著李德勝諭紳耆，實行團練，果有材具可用者，嚴實保獎。六月，詔以大學士賈楨奏言：「黃縣民團緝拿土匪張九存等送縣，何以縣官延宕不訊，有無吏役人等從中徇庇？著李德勝查參。」時積官於京師，其某人操官之短長告之耳。八月，沛寧辦團之車克慎、孫毓桂等復奏言：「團民緝獲粵賊奸細，地方官應卽嚴辦。」詔下李德勝飭遵照。而帶兵之郡王僧格林沁與花沙納、達洪阿等，探探聊城令李肇春之言，奏參辦團大神傅繩勛，於是官紳間聲交惡。

是月，曹州府朝城縣鄉民韓存柱等，聚衆鬧漕。先於上月十八、九等日，盛雨三日，鄉間間有積潦，紛紛詣縣報災。知縣任騰蛟赴鄉履勘，八月十二日向縣。存柱與孫際美等糾北鄉小園丈十一村莊數百人，突然入城入署，拋磚擲瓦，丁役皆傷，騰蛟親出撫諭，不聽，爲磚石所中。當時傳呼閉城，始各散竄，獲存柱、際美等二十五人，分別斬遣。查聊城民情愚悍，自未經辦團之先，道光二十四年夏，大雨時行，期縣皆被水，如縣署地，被水者錢希並後，餘或被官征錢，或舊征銀，而九月初十，東南鄉郭家莊申來玉等鳴鑼號召五百餘人，入署喧鬧，恐語且有焚燒破水之處，概不納，會地面充而罷。出城焚燒戶書趙鳳翔運倉，破舊趙金邦等，坤捕獲亂民張彩待，索玉等聚衆千餘，割破米之，放幾扇，釋彩而罷。鄉民尙有運米入

城內兵士皆爲三卷。始七寸來可，乃改職備任，而卓京玉、郭家莊一百十餘村燒燬並殺。則則無處不聞，知縣應輝被殺，日事懲認。二十七年秋七月，畿軍果萬，同署設官，知縣劉禮雲爲長竿所犯，不敢夏自等司。三十年十一月，魏駿履任，成豐元。二兩年皆料業入城，惟不如二十四、七年之甚，實非一日矣。

九月，毛鴻賓奏請添派在籍編修李慶翔、前山西平陸令余正西、前直隸故城令孟毓濠、候選令張汝清、兗州府教授吳步聲等，以游園編，待旨充行。

時粵匪由山西入直隸，訂粵匪於十月新任巡撫張亮基署任，到發併村結寨團練章程，飭教令董率辦理。帶兵之藩司覺釋崇恩官兵團駐武定北邊，爲欽差大臣勝保檄調赴靜海。亮基乃令辦團大神王簡接統兵團。詳粵匪於四年二月，代辦藩司劉源瀚、臬司司徒照等，議飭各學生員辦團三千人以上，不及萬人者，附生作增，增作團，團作員；二萬人以上，團作調，增，附調導衛。亮基敬駁之曰：「團練必求實能殺賊，非徒以人數爲斷，若人多不練，各州縣何患無人？有警則烏驚獸散，於事何濟？若果能辦團殺賊，當從優獎，非僅附升，增升廩也。」議始寢。

三月，粵匪由江南渡河入東，連陷鄆、鉅、陽、莘、冠諸縣。詔下直隸總督桂良、山東巡撫張亮基，實力舉行團練，如吳認真辦理，何至逆賊所向如入無人之境。山東惟單縣、嘉祥兩縣民勇得力，賊均未闖入，是即團練明驗。時朝命益嚴，而文檄益亟，全省白七州縣無不興辦者，惟曹州屬縣民團鄆城李錫魯、趙康侯、鉅野魏篤者，以能戰賊著名，噫，僅已！

當是時也，固練甫練，乃距省千二百餘里之寧海州，距州五十里之紅石頭村，有曲獅、趙蚪者，假辦團市

兵弩，造旂幟，糾楊烏、王法芝、王七和尚、集衆三百餘，期三月朔舉事，先掠潘家莊曲六監生，度官吏必出追捕，即設計先入，是時守定許六，忽聞王七歸，聞之，令其日當安環與紳民城守，自率民勇四百馳約之，武生鄭某，拉入山，爲匪所執，錫馬陣當王湖等二十四，訊斬之，焚其巢而返。

五月，長山東鄉宮寧禮等糾衆抗糧，旬三日，知縣曾毅等乘夜馳逐之，宮西象等鳴鐘奮犯，斬傷縣役五人，死其一。次日，餘黨復集千人，執團練旗不，同縣人支人等，支得奉勇及城圍門之，互有殺傷，城圍大集，團練始奔逸。

六月，亮基奏留在籍侍衛郝明備擬辦軍縣匪類

寔、曹三有團練，是制漸淡。故三月二十六日，騰洋克臨清，粵匪南奔魯縣，所過民團邀避殺殺，爲數累三、四千人，詳其匪類頗敢團練之效，細民登若願者數百人。於是紳民激勸，百七州縣奮然辦團，不煩敕令詢言，窮鄉僻壤，予戟如林矣。私立名號，曰衛義，曰效忠之場，不可勝記。紳民互相建長，一縣中或區爲四五團，或析爲十數團，數十團，亦不可勝記。有團長焉，長其所居之村寨，或附近三四村，有團總焉，總其一鄉之數十村寨，視其人之才力勢能而爲之。良團則籍其名士之教令，匪團則官不知其孰爲正爲總也。設假民知畏團總而忘畏官，官亦倚團總備糾緝盜而自忘其爲官，團乃曠不可制。

七月，巡撫崇恩奏湖南高唐入官，再是武定、樂陵、察河、臨、分別縣戶糧雜者，立與賞酬，先給功牌頂戴，以卸任樂陵典史葉壽海統率有方，奉給六品頂戴。閏七月，崇恩擬審司劉源灝曰：「省城團練，聞皆山官支給口糧，緩急不分，虛糜過鉅。庫款果足，尙懸子爲機，况當支絀之時，亟應嚴實益法，惟緊要之處，酌留若干。其

屢次滋事，及濫等尤數者，分起遣散。使民團仍還舊章，要在節虛糜而歸實用。『噫！此辦團之始也，而文牘所言已若此！』

十月，小度州監生陳上錦藉團糾昌邑高密匪徒曹古武等圖劫掠，初四日，引衆百餘入城。會知州李岱率勇校圍於場，閉門拒逐，圍不攻發，以入城領團費爲詞，岱率勇禽上錦等十九，餘匪釋兵而遁。

五年正月至三月，高唐州馮官屯粵匪先後蕩平，四月，兵團一律遣撤。崇恩奏敘馮官、慶湖等辦團功，馮官道員用，慶湖知府用，餘各有差。

惟濟陽民團陳綱、王文訓等因縣令徐順昌逮繫欠糧民丁范湖，綱等率團二千餘赴城圍劫，順昌閉關拒之，賊轟傷匪數人，始退。崇恩飭知府黃慶同、譚伯筠等引勇三百，遊駭王殿元等引兵二百赴之，綱、文訓皆遁。

九月，陽穀縣民團控其令李云鑑於都察院，崇恩立罷之。

山東軍興紀略卷二十二之中

團匪二

營成豐五年之三月也。皖匪張奎利等乘萬餘人豫之商、虞、永、夏，迫東嶺曹、單、金、魚，詳專匪委官兵數千憑黃設守，恃以無恐。民團或集或否，張虛聲而已。其夏六月，甚雨兼旬，黃河潰於豫之蘭儀縣銅瓦廂，決而北，溢於濮、范、鄆、鉅諸縣，故道下游曹、單、金、魚頓失天險。於是再議整防，南圍民團。八月，皖匪大股犯江、豫，由商、嶧、虞、永、涉、乾河，復曹、單、金、魚，以沁、鄆、滕、嶧，長隄千里，兵力益單，檄沿邊諸縣辦團益亟。守令奉檄舉辦，輒上言集團數萬，或稱萬餘，或稱數千。皖匪自夏徂冬，迴迴江、豫之徐、歸、郟、邑，兵團不能解嚴者半歲。

六年正月，樂刑等股由毫入鹿柘，宋喜元、張中元等股向東北入永城，詳專匪委前隊涉乾河犯曹、單、民團。憑隄守者數難踰萬，而勢倥然，寇退始罷。是年三、四、九月，皖匪三出巢，沿邊三告警，民團凡三集團。於是曹州守令選民團之壯健者，少或數百，多且二、三千，以爲練軍。其時火器鮮，專以尋丈白槍爲用，號曰長槍會，由官給口糧，糜帑頗浩。詳另卷而團總李錫魯、趙康侯、魏篤等，益集其鄉人，教之步伐止齊，故荷、曹、單、鄆、鉅、城、定六七縣間，民團甚密，匪亦不敢深入。

四月，崇恩奏言：「臣遵旨引軍赴曹、單防捻，親歷兗、曹、濟寧，察看民團。大抵地當衝要，爲賊窺伺之區，紳民咸有自衛之志。金鄉縣爲曹、兗咽喉，單縣瀕黃軍地，民團訓練勇敢，一融州縣調度，迥非虛應故事者比。其

次則鉅、鄆二縣，雖不免桀驁，然剛勁之材，剷馭有方，亦堪驅策，多能人自爲守，不必重資兵力。」流入，奉有「各處團練頗能得力，甚好賞爲鎮內禦外要著。」之諭。

五月大學士文慶等奏言：「自粵逆起，通行團練，數年來不少得力之處，亦多視爲具文。皆緣實心者每患權輕，喜事者有同兒戲，甚至土劣劣荒，借名科斂，變散亂萌。一只有警，賢者效忠，不肖者逃匿。且有奉旨辦團之巨紳，潛踪不出，以此見任紳之不如任官也。兗河南以團練委之於民，遂啟聯莊之患，故不如以官率紳以紳率民之爲愈也。考唐乾元初置團練使，大者十州，小者三五州。代宗時，刺史悉帶團練使。至宋又置諸州團練使，元徵開練安撫勸農使，又置同知、副使等官。前明則以按察使、兵備道分統團練諸務，古制具存。臣等意擬與其別設一官，不如仿唐時刺史帶團練之制，令知府、直隸州兼之，按察使及各道均兼督辦團練，府州均協理團練銜，其地方遼闊，或添設三四品官督辦，每省不過一二人，或由部議給廉俸。」等語。又章京主事王錫振奏陳十條，有團保、團練之分。團保者，言互相保衛不應徵調者也；團練者，民強戶富，願應調遣者也。有詔，升侍郎沈兆霖奏請行民團，先清保甲，奉諭：「所言不爲無見，均下督撫體量辦理。」

六月，崇恩奏請賞給郟城團長文生李錫魯六品頂戴，以縣丞用。

七月，崇恩奏言：「竊團練誠爲目前要策，願行之不得實效，是羣聚不逞之徒，教以殺人之事，鮮有不爲地方貽患者。東省自軍興以來，舉行團練，大抵皆紳士董率，官吏未能盡操其權。衆紳賢否不齊，辦理致難盡善。甚有修業嬰狹，不服地方官吏，幾有官弱民強之勢。故北路粵匪肅清之後，臣卽分飭州縣收繳軍裝，散遣歸農，以弭其勢，惟最要之曹、濟等處，暫留團勇備緩急。今蒙聖訓，要果舉行，自應將暫留者實力整飭，其餘州

絲應請從從，以免疑。文獻、沈兆霖所言，均已洞徹利弊，毋庸別議修教，原奏言仿唐代刺史帶圍練之制，似亦同其虛銜，無裨實際，誠如聖諭，惟在州縣得人耳。」疏入，報可。

八月，崇恩又奏獎團總魏篤、趙康侯等數十人。於是百七州縣民團聞風激慕，盡復三四年故轍。

七年，民團多強，官吏隱忍之。

八年三月，樂安武舉李金鼐、廩生劉家說，集團三千餘入城抗糧焚署，包掠而出。檄青州守朱秀、遊擊劉奉祥、與前守毛永柏率兵役捕之。金鼐遂匿，聚者奔散。

其年秋，皖匪深入曹、濟、圍單縣，攻定陶、金鄉，陷武城、曹縣，民團致死決戰，曹縣團總守禦所千總袁處戰尤力，其臨陣死綬者，鉅野團丁蔡明堂等四百有五人，鄆城團丁康士林等百四十有七人，單縣團丁吳興利等四百九十有九人，金、嘉、荷、曹城定先後死亡皆不可數計。噫！非忠義勇敢而能如是耶？固未可一概論也。

九年，民團益跋扈，官民皆苦之，而事不獲已。惟是年九月，皖匪五旗並出，由考入曹，袁擬與六品軍功監生劉興義、李奂若、生員倪鳳來、百總李中廷等，連戰賊於桃源劉家岡，死者二百數十人，朝廷褒焉。

會有詔令巡撫文煜設備海疆。十年正月，文煜奏以山東海岸自北而南，武定、登、萊、青、沂各屬計長三千八百餘里，汎地遼闊，兵力防不勝防。計惟酌調官兵，駐於瀕海適中之地，以便策應，仍以勸諭紳民團練爲先。如瀕海之煙臺、臺、石島、龍口等處，能否團成設守，或須遷入內地，容臣酌度辦理。」疏入，奉有「所籌尙屬周密，著即認真辦理」之諭。

又奉諭曰：「皖捻時出滋擾，宿、碭及河南、山東等處，已派勝保等分路督辦。現在捻蹤雖遠，而出沒飄忽，

北省地勢平衍，恐其乘虛紛竄，宜豫籌堵截。前經通飭實行團練，以助兵力。山東曹、單民團向稱得力，著文煜再飭地方官實心經理，不得因捻氛已遠，稍有懈弛。至曹州民團修築黃河北隄，限賊馬隊，因考城未築，上年九月，匪即由此竄入。計自曹境以東直至宿遷，若仿照曹州河隄挑築，使千里屹若長城，亦可藉以守禦。著何桂清、張蔭桓諭紳民急爲辦理。」時其請曹州、東、德、博、河南、文煜奏言：「東省民俗強悍，前此地方平靖，功令森嚴，尙多逞忿尋釁，聚眾械鬥之案。今則公然團練，以千百壯士聚聚一處，團長賢否不齊，勢成尾大不掉。現在曹、濟一帶，已一律團齊，全在駕馭得宜，方能有利無害。至挑築河隄，工費甚鉅，事須借資民力，動涉勒索，派激變。

現令道員開新、甯沂道王觀澄分往整理團練，繼築河隄矣。」疏入，報聞。

二月，皖匪孫葵心、李大喜等乘由宿州走永、夏，犯曹縣，另股由夏莊屯犯曹縣。山東王集民團四千餘追擊出境，斬級四百餘，奪馬五十餘，救出難民四千餘，民車千二百餘，賊奔而西。三月，鹽房捻匪劉天祥、黑旂劉大老淵等衆數萬，自商、永犯東邊，郝上座防軍合民團下隄蹙之，奔考城。考團阻之，奔豫之蘭儀、陳留。鏖藍旗漢軍副都統勝保駐師鹿邑，調曹、單民團助戰。縣令祈星多瑞上言：「農民各有不業，練技未必皆精，時零淡集，心志不齊。雖有例給口糧，本境須籌津貼，兼以頻年防捻，藥糞修隄，民財已殫，力難應調。」事得寢，民德之。是月，上命在濱州之戶部右侍郎杜懋行辦民團。籌辦會城設局，刊條教，頒符記，申嚴號令，檄飭州縣。

與巡撫伴，各州縣團總團長與牧令分庭抗禮。

四月，齊河廩生韓指南與子晉楚假團技誦敵，糾衆不許納糧，良民王與郭永允，火其處。知縣陳□□上聞，檄濟南守汪承燾引兵捕之，指南逃走。

五月，文煜奏令道員沈維璣赴武定屬辦理團練。

七月，勳奏陳通籌團練大局，並擬章程十二條。有詔曰：「面生可疑之人，盤詰立卒；儻不受盤詰，持械拒捕，許民圍格殺勿論等語。如確有拒捕證據，方准格殺，不得妄殺無辜，或挾嫌報復，以重人命。」

八月，天津海防方畝，總統綠旗各營大學士瑞麟咨調山東民團赴北助剿。杜錫燾調李錫魯、趙康侯分率團勇三千人赴京。會曹南捻警日至，詔令折回，交駐嶧防捻之副都統德楞額調遣。

九月，皖匪大擾曹州、濟寧，陷鄆城，錫魯陣亡。詳前卷團民死者千二百有奇。勳奏言：「東省團練，曹州爲最；曹州團練，鄆城之李錫魯、趙康侯、鉅野之魏篤爲最；而三員中素稱忠勇，衆論交推者，又錫魯爲最；民間倚爲長城，賊中目爲靛虎。故此次捻衆，併力錫魯之團，而以餘衆分路牽綴趙、魏之團，俾錫魯孤軍陷覆，以快其忿，且盡焚魏篤所居村寨。賊意必先殺三人，則曹南門戶無所阻遏，可以長驅北犯。今自錫魯戰歿以來，民團大爲短氣，惟有責令康侯等益加激勵，以固邊圉。應請將康侯等團留防曹州，無再赴嶧。」一疏入，允行。

是月，李金聲潛回樂安，竊團製兵仗火器，糾衆集李家莊，遣黨丐助臨淄民團。青州守王繼庭、臨淄令洪調筆詢知，密諭臨團訛金聲自至，遂緝之，并獲王隨、劉小仔等，斬以徇。

九月，撫標守備胡運鴻引兵由金鄉赴單擊捻，引抵單東北徐家寨，民團數百人門之，殺傷馬兵王琢玉等，失馬二十三。民團趙鏡秋等控告，官兵曰賊殺掠。知縣多瑞不敢平其獄。

十月，平原東鄉民團王汝玉、趙萬圻等，引團千餘薄城下，知縣韓光鼎登城問之，爭言團費無出，乞免徵漕米。光鼎誓說千端，民團喧囂滋甚，環城縱礮，徹夜不絕。十八日，有數百人散走。汝玉等揚語於衆曰：「有敢

納糧者，先焚殺之。一器亂益甚。會游擊保德引沂州歸伍兵北歸，道縣境，光鼎飛報文煜截留駐城東，城圍始解，期再集。文煜商之，諭令隨員編修徐昌緒赴之。昌緒四川人。

同時，莘縣西南民團王狗、焦廷中等千餘，合匪楊庚寅、延玉會等五百餘，以求滅濬詣縣。知縣繆玉書率勇役出城撫諭之，鄉民奔散，而玉會、楊超羣等大呼縱槍，斫傷勇役，奪門欲入。玉書遮擊之，斬四級，禽玉會、超羣等八，閉城拘釋其三，梟玉會、超羣，二十日，嗚豹等三四百人募兵徒手至南城下，款門求見。玉書再出，乃庚寅等數百人，潛繞北城入，揚聲縱火，掠奪窮衢，亂不可遏。玉書爲城南狗等牽裾不得回，行則三四百人皆隨入。玉書環城走，三四百人嬉笑罵詈，或前或後從之。城隍焚署縱囚，逸三鼓，大掠而出，屯城西張家莊。東昌同知何家駒引兵至，逐之而散。民團奔訴於繆，繆孫官率勇赴鄉催科，縱槍斃四人，囚八人，回縣井刑榜掠，立斬其三，囚之民變。繆以告文煜，玉書奪職。

同時，濰陵民團係清沂等率衆入城入署，脅知縣杜國出示誠濬。囚民入內室取印白印之，罔然鼓掌而散。於是陵縣、臨邑、德平、德州，在虎民團滋鬧，如出一轍。文煜飭德州營參將成志引兵五百先赴陵縣，以次巡緝，督徵錢濟，行緝飭地方官捐給，民團頗懼，錢濟稱踴躍焉。

宋幾，露出省校閱民團，由泰安而兗州，而濟寧，而曹州，而東昌，民團旗矛蔽野，沿途迎謁，供輟甚盛，牧令益折道左，奔走傳舍，期無忤團總、團長而已。劄奏言：「臣周歷府州，查閱團練，以曹州爲最，濟南、東昌、濟寧次之，兗、泰又次之，間有數縣地僻民貧，以及嘉祥、寧陽被賊殘破，團練無不減色，已嚴飭重爲整理。臣十一月杪可抵武定，懇恩賞假回籍釋服。」破入，報可。

十一月，徐州軍遊擊傅萬清遣回青州勇丁五百，遣出泰安大汶口，民團圍殺六十三人，守備趙澍涵行
至朱家莊，民團縛之。

文章邱東南鄉關六等里民團崔秀喜、崔際元等業五千餘，以瞭圍爲名，城內不之備，二十四日突入圍
署，官軍潰。知縣陳來思點諭百端，不散，終夜有聲，次晨始罷。

文煜奏言：「東省現惟登州一府示報抗糧之案，其餘九府二州，錢漕多半抗延。」奉旨：「各州縣中大
小團長，人數既衆，實恐不一，藉端生事，若不及早懲辦，恐成巨患。著杜蘭曉諭各處團練，毋得抗欠國課，自干
罪戾。」

十二月，欽差大臣哲華科得沁親王僧格林沁奏言：「東省恃圍抗糧，如莘縣、平原、樂安等縣之案，尙未
辦結，而各州縣之民效尤者日多。其故皆由辦團大臣實未認真辦理，偏聽團民譴訴之言。地方官順團則安
居，違團則罷任，故雖知聚衆，因以團練爲名，不敢過問。督辦大臣數月以來，每至一處，地方官供應車馬飯食
不暇，儼然本省督撫，物議沸騰，而杜蘭猶如充耳。奴才釐賊濟寧，杜蘭即由濟避赴曹州迫賊；至曹，杜蘭即赴
武定，珍匪各處竄擾，身任督辦，並未率團剿辦，實屬有負委任。應請旨撤去督辦大臣，責令巡撫督率地方官
辦理。」疏入，上從之，令蘭俟交審案件訊完後來京，著文煜督辦團練。

是日，武定府知府張鼎瑞上言：「惠民、青城、陽信、海豐、樂陵、商河、齊化、蒲臺八縣會稟，本年下忙開徵，恐
民抗欠錢漕，藉以肥己，一倡百和，相率效尤。各縣恐一經請兵，重蹈辦理不善之咎。又念愚民誤聽法網，先則
曲爲勸導，繼則略與懲處，以冀勿勞慮戾，勿贖聽聞，亦免糜餉勞師，草菅人命。乃日復一日，隱忍不察。今則刁

民愈駭，愚民愈惑，圍民愈聚。勸之不開，懲之不服，糧盡地保所到之處，鳴鑼聚衆，緝賊差保，焚屋掠物，良民進城納糧，輒遭截奪。或則一日之間，糾衆萬千，擔糧負種入城，塞署同堂，不加耗脚，逼官收納。或則執持槍械，名爲瞭圍，入城入署，日夜喧譁，意在恫嚇。各縣情形不一，而蓄意聚衆抗糧，則無二致。若再不稟陳，日後將各令嚴參治罪，於國計民生，毫無裨益。惟有緩斷惡源，可否仰懇速撥重兵，來武勦辦，督激錢漕，仰別作良圖之處，均候批示。」文煜飭濟東秦武道明新、中軍參將玉山引兵赴之。

十一年正月，臨邑民團陳鳳城與王章挾議聚團械鬥，章夜殺鳳城，掠其資賄。知縣林本鳳率勇役逐捕，禽章黨劉星斗等十餘，候鞫。鳳城之子率團日與章戰，不勝，引衆入城，斫殺星斗等於獄。城民擾亂，越日始定。是月，樂陵東鄉民團萬毓盛等脅衆抗糧，截奪西南北三鄉良民納糧者，縣令圍與辦團委員直隸知縣李熙載，率西鄉民團掩獲毓盛，其黨鄭蕪等數千人奔城下，圍等閉圍拒之，縱槍擊殺二人，始散走。次日再至，攻圍益急。熙載率團力拒卻之，屯距城十里鄭家廟，城圍日夕戒備。圍上言請兵。

前所遺明新、玉山千兵久不至，良團與匪團互鬥者累月。文煜方檄諭在籍辦團知府袁泳錫，令其隨明新分詣各鄉團，嚴捕法無可貸，解散情有可原者。乃二月，濟陽之陳綱、王文訓、江思哲等，潛回原籍，事詳前卷。自充團長，橫徵團費，焚掠張爲清等數家，官不敢詰。又武定屬縣鹽梟煽亂圍民抗糧，在處蓬起。署巡撫清盛飭運司杜亮、右營守備陳兆煊，率勇五百討之。

時皖匪大入東甯，由定陶、鉅野趨東平，渡安山蓮河，分股擾泰安、東阿、平陽、肥城、長清、蓮會城，另股趨濰。張之張秋霖、東阿之李連橋、阿北竄。民團兵部主事譚金詒等，議由嶽山橋築塔沓河橋，止以禦賊；再在五

道嶺，費德鎮，築告以禦寧，肥入省之路，在陰嶺關築告以禦泰安入省之路。譚奏言：「查該逆大股尙屯曹園，留格林沁堵禦西南，不能分兵援省及北路。臣思去年八九月間，捻匪入東，全賴民團擊退。臣受恩深重，雖交卸督辦，實不敢置身事外，惟有勸懲各團，再爲整飭，並集練勇扼守長清之五道嶺、新開嶺，及開山諸處，以衛省城。並調素稱得力之泰安團張子綱、東平團陸厚謙，分投堵擊，飛飭聊、東、陽、壽民團嚴防河北。臣惟盡其力所能及，求其心之所安，不敢避趨避之嫌，惟聖明垂察，再行巡撫廷章，尙無到東之信，請旨飭催赴任，督率民團」疏入，報聞。有詔，著清咨先會同杜澤榮飭民團，嚴防黃河北岸。於是膠嶺沿河州縣重發民團，將轄境河岸長若干里，河寬若干，派何團駐守，與何縣民團相互，應令協守，妥議，繪圖誌說具報。

時捻乘前股數萬，東奔章邱、長山、鄒平、益都、濰縣，濰州在籍河南歸德府知府陳介眉，訓導陳威鳳、武舉譚占元等擊賊而敗，圍丁數百人皆死。詐饒匪卷後股黃黑花旗捻衆復自金鄉趨東平渡運，再犯肥、長，逼會城。紳再奏言：「譚廷襄尙未到任，著撫臣清盛帶兵出省，省城存兵祇有五百，臣已飛調縣、長等民團赴扼四槐樹、固山、開山要隘，一面傳集紳團，乘城設守，挑留團民三千，分據站驛，移會諸臬二司委員會同紳士清查內奸，以固衆志。所有前此大學士賈楨奏保交臣差委各員，並臣隨帶及奏調之員，一時未便裁撤，應俟譚廷襄到任移交辦理。」

當是時，民團大亂殺人，焚掠甚。章邱水寨團李繼和等用鑼刀殺濟陽汛兵高殿元，雖清泰等四人，新城民團殺長山汛官張照遠，汛兵王冠軍等三人。清盛奏言：「章邱、新城、博山、萊蕪等縣民團，遇有經過客商差役，輒敢擅殺無辜，甚至網縛臣營差弁。是團練禦賊無成效，而抗官滋事有尾大不掉之勢。」詔錄原疏，飭

譚廷襄馳赴新任，嚴行懲辦。

三月，捻衆盤旋肥城之衛魚莊，突入四槐樹，民圍大御。賊圍長清，分股入歷城之段店、中宮，距省益近。湖、濟、西之效忠圍同心圍、城北之八陣圍、城南之雒義圍、東鄉之濼口圍、環城堵擊，賊奔西南王福莊。嗣復調齊河、濟陽民團赴省西三十里飲馬莊扼之。

前調明新赴樂陵之兵，亦先飭防檢，而樂陵之鄭蕪、鄭賡、孫清海等，復率衆二千餘人，城與李照故城門閉，脅知縣上言止兵，令圍不得已，從之。

又夏津偽團董貞祥等千餘，於二十五日，張紅旗，由油坊鎮、謝省莊，奔屯武城縣西子游廟，掠人索馬。武城與直隸清河民團擊之，奔西南。臨清協副將成志，引兵會圍夾攻之，斬十餘級，禽二十八。

又諸城存籍禮部主事癸丑進士尹燁宗與弟與宗，自立知方團，揚言入圍者戶給黃旗，則皖匪不敢犯，詞訟毋庸赴縣，糧賦可免完納。愚民從者，先納雜糧一斗，銅錢二百。一時集者數萬。

山東軍興紀略卷二十一之下

團匪三

時團民之賢者，相與馳告鄉人而語之曰：「爾等無行，以惡名累督辦，至今邸紳糾紛，宜及時改行爲良，毋貽鄉里恥。」庶知各州縣民團之賢者，皆遠避其事，惟不賢者，多欲而喜事，恃團抗糧如故，方悉一旦撤團，則失勢而無以自全。會社總有旨內召，益大恐，猶幸諒廷襄、胡斌也，乃日以辦團報贖之利，地方官督團極民之害，以登場聽。三夜默然，聞廷襄由陝且至東，當從西北入嶺，民團出鄉迎候者，積滿金鼓，聲光可怖。自入嶺迄抵省，數百里間，賊夜列團夾道，人數之衆，蔽架原野，廷襄愕然。

四月，廷襄乃奏請由京派員分路督辦山東團練，詔令侍讀銜翰林院編修徐昌緒再赴山東專辦省西北路各州縣團練，又詔在籍昌邑之前監而世督傅振邦專辦省東路登萊青三府團練，御史任兆堅奏言：「臣籍萊州，暫知登萊地勢平衍，防守不易，青州僅有淄河店，青石關爲要津可扼，而南境沂州一府，賊於上年京擾竟，泰後，由沂回魯，本年窺擾青萊，亦由沂州而出，則可出之路即其可入之路，明矣。臣聞沂州辦團之前河北道莊琦年，已歸七旬，愚懇辭任。合懇請旨飭傅振邦兼督沂州團務，并令四府弁兵均歸調遣。」詔下廷襄體量奏聞。會振邦奏病體未痊，祇能就近辦團，不能率團防勦。廷襄奏彰其議。

五月，卓昌毅匪大擾，廷襄調東阿民團周光壁、房嘉謨、清平民團馬復菴等，率團赴郡助勦，飭陽穀民團

布殿標、郝廣立、馮朝棟等齊圍棧院。而曹州則長槍百匪之勢大張，民團悉從匪入會。皖匪方深入濟、泰、青、萊，均詳另卷。全省擾亂，岌岌不可終日。

在處民團強梁抗官，不可枚舉，其尤著者，六月，齊河民團郭少棠，邀黨武保慶詣三合團尋釁責讓，少棠殺三合團三人，知縣李均趨問之，不屈。二十九日，引團焚掠三合團村寨二十餘處。會昌緒由京赴東，道齊河，少棠迎謁甚恭。昌緒撫慰良久，諭持赴東。昌緒獲獲，少棠頗喜。八月八日，昌緒由省返齊河，少棠、保慶、王天賜等百人赴東昌，而其交念賢與黨王天賜等調鄉團五百餘，屯城內，分守城關，泲遞文報，日行殺掠。期二十五夜，歃血舉事。均先一日知之，密調三合等團三千餘，布紮西北城關，聲言殺家復仇。念賢等閉城登陴，繞槍擊殺北鄉團長王又增，城外團民忿怒。追夜，念賢等登陴如故。均令勇役總城喧呼，偽為鄉團已入之狀，其黨棄械奔者二百餘人，開城走。均率勇役突入其巢，排牆擊屋而走者百餘，死黨楊萬三等數十人。團均勇役大呼攻之，禽萬三等三十二，念賢、天祿遁走。黎明，啓關逐之，遣撤鄉團而定。時少棠隨昌緒由東昌回平原，少棠排刀擁門，遮迺出入。昌緒悉屏左右，同少棠臥起。少棠疑之，日商其黨殺昌緒，百頗洩。昌緒嘗說百端，選之益厚，邇來殺。二十八夜，昌緒密屬平原令韓光鼎與吏司馬貽芳，為警言黨外委張太清、民團州判張光燦、武舉楊倫才、祀茂寇、貢生遲從祥等，分率勇團六七百人圍少棠居。貽芳等率勇突入，少棠揮刀穿靴，奔斷貽芳。馮勇役環格少棠路之，縛致於獄。越日，斬首梟之，吏民皆慶。其月，樂陵鄉紳等復被掠，陷城史祠，吏炳箕、張國昌等十數家。七月，繩等入城搜索富戶，李熙載復率西團千餘入城備之。代理令朱銘多方為東西團排解，不聽。第、縣載上言請兵彈治，久不報。又惠民團王政等衆且累萬，一月六圍郡城，官吏不得踰城關。凡武

定府屬縣十，因民之亂，中於全省，商旅不通，賦稅獨貸，皆不止。

又諸城圍尹繼宗等，衆四千餘，圍攻縣東北百尺河莊三日。知縣鄭崇孟詣繼宗所問狀，繼宗面罷。崇孟上言，請辦圍大臣撥調繼宗詣省。未發，會晚匪前隊犯諸，愚民執知方團旗數萬迎檢而拜，檢不以爲忤也。檢至枳溝，見知方圍大掠責前，遂焚繼宗所居，捕得賊，怒繼宗結我，統兵焚殺，死者近萬，繼宗與宗一門無老幼皆殘焉。徐張知方圍黃陵以攻膠、高。

又汶上西鄉民團侯希傑、王克短等，糾衆設卡抽收貨稅，商旅苦之。

八月，鄒平西北孫家圍民團孫傳榜等，集團二千餘，要遮僧王所派偵賊武員忠林、國們巴爾雅等，戕二十六人，奪其乘馬衣裝，投屍濟山、嶺湖注。

同時博平民團胡德俊等，把持錢糧，壟理詞訟，從者日衆，勢將發難。知縣宋克揚設計廩生許芹芳等，召德俊入城，縛訊斬之，縣民大悅。餘黨劉清平民團周宗昌等，入城焚署掠物。克揚請郡兵不報。民團訴克揚於總，廷案奏劾克揚擅殺團長，奪庸半謫，撤職查問。清平令許昌掩獲宗昌解省，弟宗林糾衆追入東平，不及而罷。

八月，青城民團胡耀汶等，設僞官，理訟斂稅。

沂水民團孫子毅等，皆營置械，緝人勒贖，其令引勇捕之，格傷，送人京師，控於都察院。詔下廷襄平其獄，累年不決。

九月，沂河民團陳鱗波等，集衆陸家場，德平團戚德廣等，糾衆應之。

初，濰口紳民上言於諭，請設團營，令縣選壯丁二三百送省訓練，糧械由諸縣籌解。下令議，多格不行。詔促歸回京。

是月，廷襄奏言：「東省爲中原肘腋，界接京畿。近年輻會、教士諸匪以及偽團，計十府二州，幾無不亂之處，情形岌岌，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臣蒙先帝厚恩，由陝調撫山東。而東省爲捻匪一再竄擾，百事艱難，若不亟思變計，則軍務益不可爲。臣思東省團練舉行已久，頗資其力。而素無訓練，勇怯差池，同此耗損民財，仍無救於傷殘民命。現擬抽丁訓練，分路安設團營，以助兵力之不足，勸捐抽釐以資經費。」疏入，奉有：「所奏不爲無見，迅速辦理，不得徒托空言。」之諭。

廷襄再奏言：「山東自咸豐五年黃水漫溢以來，民力愈困，而徵漕本色折價，仍循舊章。近年銀米價皆減，而州縣所收本折未能隨時遞減，以致民間藉口辦團，抗糧聚衆，毆官圍城。州縣曲意減價，刁徒得寸則寸，恃衆挾制不已。而團總團長之按畝攤錢，製械儲糧，團費倍蓰正賦，錢漕由此而誤，官民重困。臣通盤核計，擬定明折漕，每石收制錢六千，以四千五百文辦運，以五百文爲本邑紳民團費，以一千文解省，爲臣五處團營津貼。其無漕州縣，准按畝由官收制錢二十五文，給團支用。」乃起道員黃良楷於廢籍，令與道員明新、參將定順，先在滕、嶧、單三縣試辦。州縣辦漕遂踴躍，團益憤不可制，團營終無成。

惟昌緒文白廷襄言：「團練必須地方官辦理，方能補偏救弊，以專責成。編脩初因臨邑團練五萬餘人，尙有紀律，團長武生某、廩生某、貢生某，尙能勇往。近則良回民互鬪，恃衆焚掠良民，苛斂團費，自立團名，糾約鄰閭，任令抗糧焚掠，加不禁約。又與回民動輒械鬪，日久恐釀雲南之變。編脩奉諭，祇辦齊、禹、平、德四處團練，

而日睹一武生連合數縣民團，勁輒集衆數萬。當此民心喪法，殆非稍重州縣之權決不能懾伏刁民。若州縣不認真辦團，則良民皆爲強團脅制，鄉愚有重團輕官之勢，忠將不可勝言。而所深辦團之員，既無管轄之權，又分州縣之責。卽編脩在此，曲意聯絡紳民，賤以推重地方官之意，以身率教，而強團轉謂州縣傲慢，時有不服之言。編脩練勇無資，空言勸誡，既無制強團之力，適以啓其輕視官長之心。請卽奏明撤退編脩，歸州縣自行辦理，方免後患。」廷裏覆文慰留之。踰月，呂紹言益力，始奉命回京。

十月，齊河團民薛登糾衆號如意團，掠當商王漢光喬桂林家，製械習武，與王汝魁等揚言天下已亂，天子幸熱河，毋庸赴縣納糧，立禱勒石，按畝徵錢養勇。有良民林相廷、馬克勳等赴縣先納，道衆掠相廷，縛克勳勒贖，縱火買虎站、黃家屯，官不敢詰，相廷奔訴臨團，其長率衆夜圍蘆小屯莊，縛釐等數十而去。

十一月，濰川民團畢瀾遠等千餘人圍城旬日，殺縣役乃罷。濰州民團孝德俊等，率鄉團入城索其餽，城圍圍之，殺三人以出。

時欽差大臣勝保奏言：「直、東交界秀民假團聚衆，此風日熾。山東臨邑縣團，自去冬迄今，以禦匪爲名，結連直、東三十餘州縣，衆至十數萬，惟所指揮，生殺由己。劍刀所死者已數十人，脅諸縣民團之不遵調者，焚掠百數十村。臣查其人，並無苗沛霖勳賊之功，亦無苗沛霖取衆之路，而欲效其跋扈；若再因循不究，恐兇頑先發，則忠不在皖捻之下。」疏入，詔下廷襄區處。廷襄先時以防河捐資出力，獎之，朝廷致詰焉。廷襄奏言：「臨團保衛鄉里不遺餘力，不特本邑各團受其約束，卽隣界州縣亦聽其號召，聲勢最雄。臣派員迭經查訪，茲當益加詳察。如勝保所言，尙無確據，或僅尋常劣跡，當善爲解散。若材武可取，河北地方尙可資其捍衛，臣

不敢以列保在先，稍有回護，惟望絲亮察。」而一時附近之齊河、平原、德平、德州等十數州縣良圍，爲其所脅，控訴諸牧令者，何止數百家！臨圍且移書齊河令，言：「章疏煌煌，漕糧內折收圍費，統計貴縣應解銀三千數百兩，錢萬五千串，閣下甯得食言乎！」詞意甚諄，令以聞，不報。

十二月，樂陵東圍蕪等引衆焚掠前坡等莊甚熾，西圍熙載率衆赴榮家莊掩擊之，禽鄧爾一等。蕪益怒，與王成壁等日鬪報復。十二月十一夜，蕪等焚掠城南李在光等十餘家，令歸赴府未返。熙載於十三夜，率張冠英、國昌等三千餘人掩擊之，燬廟集、趙家嶼、田家劉大保家、孫家坂、關家集諸莊，敗之，追奔至鄒家廟，獲六人，及槍礮搥牌百餘，蕪逃。

同治元年正月八日，臨圍萬人建樹伐鼓，壓齊河境，限日索圍費，遲則引衆薄城。次日，張僞示，令民赴陳家場納糧，收足圍費乃止。又僞示，勸捐制錢二十五文，解助僧王軍餉，違者十倍罰之。良富洶洶，哭聲盈野。其牧令比去，圍以虐民者，圍亦不擾，上亦安之；其上言圍民跋扈者，皆不獲乎上，故相與隱忍而已。

二月，蕪、清沂與劉學海、李文魁等糾鹽梟，脅鄉民二千餘，縱火鄒家廟，聲光奪燭。捕梟委員江蘇道員董燧、游擊桂林，由武定引兵七百馳至，知縣張繼武募滄州千勇合討之。蕪分股迎拒，攻縣城。縣令洪調笙出禦之，斬一人，禽其四，匪退走。武定守張鼎輔遣人諭教累日，蕪爲副團總閻慶、崔連等海罪降，蕪弟燾、煦劫蕪糾衆死守。官軍待之二十日，蕪不出。十九日，燧、桂林軍抵鄒家廟，不三里而陣。蕪業錢鼓建旄，縱礮而出。官軍嚴陣良久，蕪衆氣衰。官軍由西斜擊之，衝匪爲二。匪奔營拒守，官軍圍攻之。守備韓英奎、白雲彪與繼武等率勇踰牆入，斬燧等二百餘級，禽二十有六，蕪、煦率黨翻牆走，獲大礮大旗七，小槍數百。奏聞，敕下直隸總督，檄鹽

山、慶雲等縣跡之。調笙旋獲燐。餘匪數百復屯東辛店、李莊、魏莊，詔令駐津通商大臣崇厚飭天津道李同文、魏勇與東軍會捕，先後禽獲黨數十。餘數月，獲屍、照於天津。

四月，前博平令宋克揚因事詣博，胡德俊餘黨趙墩本糾衆縛之趙莊，各令具狀，列舉本所宿怨者殺之。揚言爲德俊復讎。如其指，一日始得出。諒月，衆掠胡玉瑛數家，以祈雨誦衆入城。鄉民始知墩本巨測，實非祈雨，十散八九，墩不餘百餘人而遁。知縣張聯奎先請發募兵彈治。廷裏檄責曰：「前令殺博已爲舉革，民間何尚不悅服？今爾張皇可恨！」聯奎幾至罷任，都守秦際隆與前守李德增力請乃免。際隆先因墩本勢張，請截留邊境遊蹤謝炳部勇三百駐博鎮撫，不許。

是月，齊河之陳麟波、德平之戚德廣等，倡議捐築大清河北岸長隄以禦控，令均諭禁之。麟波志怒，二十日，率團千餘薄城求減錢糧，均有備，衆多亡走，麟波等不敢入，再傳帖越三日必入，以嚇吏民。至日，麟波等二千餘人集晏城七里廟，均報廷衷，發長勝勇二百赴之。二十八日黎明，均率民勇三百，合軍由陳古寺進擊，匪踞守陳家場。日過中，官軍距場五里而軍，匪扼徒駁河之北，縱砲馳驟，官軍迅擊之，匪敗溺者數十，斬級五，麟波遁走。五月，獲德廣。六月，其黨陳麟貴、甯洛北等糾衆數百，期初九日舉事，均預知淹擊，焚其居，再散竄。是月，館陶縣民劉上哲、宋邦靈、史廷拔等立私團，合直隸大名、王叔詰數千人，立樹建旗，馳逐阡陌，脅德、館陶官團隨之。臨牧彭垣、館令湯履忠率勇諭禁，僅而未亂。

又夏津亂民程寶珍、張茂然等以淺溝誘衆立團，圍城三日，副都統邁克敦布引軍至，始散走。寶珍詭名入進營，數月事發，斬之。

八月，濟陽之江思哲再立圍，傳帖四鄉，毋許自行納糧，必交圍總代納。有良民張大福潛令徐尙信、尙義先納，思哲聞知，圍大福居，傳呼焚火。大福懼，餽錢三百貫而免。復圍尙信居，乃餽銀始罷。閏八月十日，思哲志益盛，曰：「尙義、縣吏也，吾豈能貸之！」率二百人入縣廩，縛之出夷城，譴呼命酒，以爲莫敢誰何。縣令陸城群把總蘇逢春、集勇役掩之，衆驚散。思哲猶活饑腹，而嘗曰：「明日當戮殺爾輩！」履祥引勇繼之，置於獄。上言奪司，抵其牘於地。縣中洶懼，卽月，上言者三，卒不報，另檢訶責之。履祥忿甚，嘔血不止。

是月，僞團劉德培糾衆入淄川城作亂。詳前卷

九月，王文訓、江振南、路希文、趙談等引團五千餘，圍城索思齊。履祥謂逢春曰：「事已迫，吾當棄此官也！」出思哲於獄，斬之。乘城呼語民團，詞理甚正，散者四千餘。文訓等數百人繞圍譏罵，履祥令逢春引勇啓關逐之，文訓遁匿。臺司卒不發兵，而文檄訶責不已。遺親信奔赴圍道視，多所取攜，回言文訓良民，官激之變。履祥憤懣幾殆，遂乞病。臺司遴員代之，莫敢往。知候補令李翼清治劇有才，迫之行。

翼清至則單騎入其圍。文訓聞新官且至，搦刀露侍，唱吼相迎，翼清不爲動。閒談嘗說，良久，文訓不覺陶歸俯首，竟日始返。復巡視四郊，撫慰良善，民大悅，亂亦止。越五六日，文訓、綱詣縣上謁，從者戎裝數百，直入廳。文訓被酒頰面，跣高聲揚，綱僞恭謹，皆醜詆履祥，履祥始出。翼清慨然曰：「此亂民之魁也，不除，則強梁效尤，弱者附和，何以爲治！」於是平康勤敬之政導其民，民且悅。有輸糧者，朝輸而夕居毀焉。民訟於庭，出堂皇而問之，曰：「不知誰何也？」引之入圍而問之，則涕泣左右視，曰：「圍所遣也。」踵而訴者皆然。有顯言者，明日負傷死於道矣。遣役往偵之，皆跪泣曰：「往皆死，自辦圍以來，役莫敢出距城三里者年矣。」越數日，翼

清撫臚總省，言之郡守曰：「非臨之以兵不治也。」守曰：「是何言也！是欲罷職也！」臚清曰：「常罷可也！」遂言之，三日不報，又五日，不報。回擊臚如山，皆訴臚，不能理，遂乞病罷。候代兩月，有欣然自請行者，至則如山之臚皆理矣。臚總國長旅於閩，履鳥交於庭，酒食費於燔，如市焉，如博焉，釐金出入，事者數十百，惟臚長之言是從。數月間，爲閩所破者數百家，號怨之聲，環境而起。令語團長曰：「將奈何？」團口：「易也！」出語其爪牙，伺民之破家而怨歎者，焚而烙之，曰：「爾以淺淺之團費，乃冒官而誣閩！」其人不服，烙以死，又焚其居，曰：「敢控於臺司者，或此！」於是官與閩比而爲益，濟陽之民，垂足累息，閩以官爲刃，官以閩爲毆，上言民閩安堵無恙，使親弁覘之，回言官閩相得甚歡。

十二月二十夜，鉅野圍刃礮溪等，率衆攻圍城武鄭家莊，緝人掠物，殺數人而去。

二年二月，臨邑圍截殺僧營前站官兵數十人，實縣令究其事，累年不決。

三月，壽張私團李鳳樓、艾均回等千餘人，焚掠太和團閩文機，姜有泰等十餘家，官不能詰。外此日殺不辜，橫行郡縣之閩，不勝枚舉。收令心有所懲，不復稟白，悉不具述。

於是新任巡撫閩弘銘，稟使了寶楨、董東，皆清直忠勇，以身率教。數月之間，平淄川，克鄒教，靖東昌，各詳前卷。刑政脩明，團勢日綱。通微郡縣曰：「有不率教者，以兵討擊之！」一時收令，頑廉懦立，吏治日上，民知有官，閩亦馴擾。八月，勒令臨邑團散其練丁之有糜給者，收繳其感遠大礮及他火器數百，調令團總入省蘇撫，標爲材官，帖然莫敢忤。

惟十二月，文訓網漕回聚衆，立遣參將志昌引騎兵，知縣劉時霖、李翼清將步兵掩擊之。文訓白焚廬舍

而遁。三年，獲文訓直隸新城，獲網及弟鏗，乃劉黨楊煥，高林恭馳京師，屬御史富稼劾承緝承審諸員以緩其獄。敬輿專疏陳言，有旨富稼奪職，網等肆市。

二月，高密令魏慶恩擒偽團練君鶴入省論如律。周德澤定。先是上年冬月，劉君位、李長沙、楊得勝等數百人入高密城，殺守令，慶恩怒，遣日始。日有密言，市肆皆魏慶恩所稱，自稱守意有所疑，曰：「彼毋違自卷司，君且先獲！」慶恩獲，經馳請省以管首令賜緡，糾將曰：「吾令高密，於年二郡地，自北至東，界之，不可行也。失令不從，乃及大急。聞公言者，必不以病君。」六月相與入言之。聞公曰：「行也。」慶恩曰：「吾聞曰：『能言者，』」曰：「德。」曰：「然則何不早處之？」慶恩不教對。糾將曰：「數年來，地方奸民橫恣，敢命敢在，一舉百，可曾來某城者，則以幾天不者，在或，在母師入告，則先與校台，則首，每至，則度，相造，成惡矣，奸民悉知之，故上控之時，其自願，以父子，其母妻，至此。」聞曰：「何甚也！」慶恩即回縣。慶恩曰：「名公一舉，」聞曰：「爾毋慮上司之反覆也，即不能以計致之，吾須親自其往。」遂託韓而檢下。慶恩乃授所。君曰：「德數十，請歡，頃已，百人，穿軍，以官，慶恩曰：『吾不能以空言自，台，等可，事者，數，入城，技，吾當具言之，可必尤也。』」衆曰：「然，始得脫，越十日，來者，頗衆，慶恩悉捕其狀，慰安良久，衆散走。君每六十餘，則不，從者數十，密令而行，計其款之，繼以酒食，日，君被，慶恩中，數其罪，而執之，在者，飲，城已下，多，而下，夜，情之，甚，其，有，至，年，度者，守不見，慶恩，有，責，慶恩以，河，郭，獲，會，名，名，顯，要，君，於，獄，冀，日，吏，獲，書，慶恩曰：『車，房，林之人，求，此，何，多，也，頃，東，老，原，質，者，三，某，甲，乙，也，財，前，真，手，能，術，者，某，甲，也，石，家，坐，坐，者，五，某，某，也，餘者，不，難，誰，何，皆，車，房，房，林，語，音，也。』」慶恩急，名，題，後，閉，城，大，車，有，數，十，人，皆，出，再，再，要，思，請，府，守，卒，不，見，言，有，急，遣，乃，見，調，色，俱，怒，曰：「賈，民，也，胡，結，而，謂，我，」出，萬，俱，假，示，之，乃，云：「吾，不，知，惟，二，君，自，為，之！」名，願，為，去，出，乃，於，慶，恩，道，之，言，者，世，行，五，日，而，遠，囑，於，獄，民，結，結，然，是，歲，獄，不，煩，鼓，計，而，集。

又臨邑逸犯趙汝煥回籍立私園，劫衆焚掠。四月，敬銘立道劉時霖率濟安營掩擊之，十九日，入其巢。匪門傷官軍，猛攻破之，汝煥自刎不殊，遂縶之，斬以徇，獲其大砲，斬級數十。

會皖匪復犯東關，御史王師曾奏請飭帶兵提臣傅振邦總辦登萊、青、沂四府團練，詔下敬銘體量。敬銘奏言：「敵鄉里之財以爲餉，耕穡之民以爲兵，於事有害無益。卽傅振邦亦言本籍之人不宜再辦團練。臣惟有嚴督地方官力行墜墜清野之實，無再附會團練禦賊之名，以挽頹風而弭後患。」疏入，得旨：「准。」

自茲以往，閩丁爲政，嚴而不煩，不多教條，止除害本。先事候情，極其機牙，竊不得發，發乃立鋤，不著聲色，不爲重輕，問法如何，王誅以成，民安其生，吏得其職，散團方積，蘇民軋轍，盡齊環魯，棄惡從德，稚耄嬰遊，無腹

匪跡。語多本昌黎文

書山東軍興紀略後

讀山東軍興紀略而竊有感焉。憶予自辛酉秋七月權篆臨淄，八月至十月杪，張賴、任等捻股，東西奔突，透城而過數十次，入城避難男婦不下數萬人。城小無壕，守禦無備，而秋雨獨多，部署丁壯妨壞，曠曠之夕，周巡至明無敢懈。賊馬數至城下，度鎗得及賊始發，多折腰勒馬遁。間夜遴精銳縱城援襲之，於其奔也，亦尾截之。計雨夜巡城達旦，彌月，賊始退。暫開城壕，壕甫成，陰溼積勞，臥病逾月始瘳。

同治改元，三月，又奉檄赴諸城任。緣諸於成豐之季，被知方偽圍害，四境傷亡不計千萬人，兵劫後復大旱。又劉逆踞淄川，任、賴等捻盤踞肆出交沂間，將逼諸境圍京指。比值私圍改官，旋奉立團營，截賊東遁，洶洶沸騰，朝不及夕。猶憶下車三日，循東坡守密州，即舊城麟雨常山故事，越三日不應。午倦仰歇，默禱上蒼，以奉職無狀，求罷歸。黑甜鄉裏，迅雷風烈，一雨三日，大有年。而捻營或日至，日數至，匹馬登陣，幾成書生故知。兩年，中徠侮於境上者，不幾百數十次，與飛蝗蔽天，同一入境不爲災。中間金陵復，髮逆平，而淄川劉逆亦就滅，任、賴等股亦漸蹤漸遠。軍書旁午，一變而復武修文，月課士起然臺上。踰年，兵銷事畢，士庶改觀復舊。湖菴語之初，羣以從逆控僞圍除黨者，概置勿究，安反側，靖疆陲也；願後僞圍長詭逸卸典，當具事實願末以概奪之，士論翕然。正人心，維風化也。

乙丑夏，忽奉調任長清之徵。甫蒞長，值捻禍復燃，兢兢城守，爲殫身計，長城壕及腰，增修如式市談，賊即

沿運庫隄趨戴廟，距長不數十里。圖東下，比賈莊侯林隄成以後，黃迂曲穿運奪濟，下游數十莊衆，於西北境上，規築攔黃大隄，上游亦聚衆掘挖，成巨窾。瘡痍無可補救，猶及輕徭薄斂爲民請命。除有警治軍旅外，無片差餘閒，兩腿觸溼患瘡十數計，臥治逾半月。閏撫軍一再飭驗，姑予退閒，此同治丙寅中秋也。

計自辛酉起訖五年，與捻患相終始，軍報幾半公牘。戊辰里旋，甲戌東返，山東軍興紀略書成。光緒己卯，權覓沂兵備案，後撤總書局，翻閱一過，脫漏假借不獲免，詳釋成書，多具胥賂自陳，卽據而編輯之。後來志乘信史，諒多採擇。姑撮牧令始末軍事於篇末以識之，聊以例其餘云爾。

光緒乙酉百華生日總辦書局善化張曜海藩甫跋。